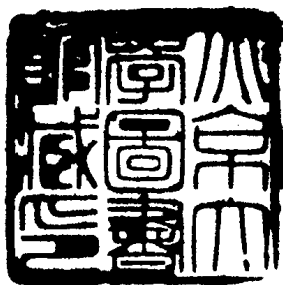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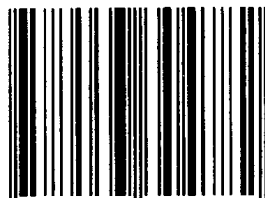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三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三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三四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二十卷首一卷（二）

〔明〕焦竑等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二十卷》提要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卷之十七

從吾　焦竑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抱朴子（晉葛洪撰也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元帝時累召不起止羅浮山鍊丹著書著抱朴子明飛升之道導養之理黃白之事以為神仙書內外篇外篇所言者外篇也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為文辭不近古紆徐蔚茂旁引曲證以達已意乃已要之洪亦奇士也）

嘉遁篇

抱朴子曰有懷冰先生者（註）薄周流之棲遑（父周流四方）悲吐握之良苦（洪興祖曰耗也於懷白守傲朴衆石道遙於物表其節然不淫）若嫺（企）吐哺士讓膏壤於陸海（陸海八也即大海）爰躬耕乎斥鹵（沿海可耕者曰）所以秘六奇以括囊含琳琅而不吐謐清音則莫之或聞（其名完也）掩輝藻則世不得覿（其光秘也）背朱門（漢文選云朝華之雜）之華邃（謝朓云濟上京城內赫赫王侯居陰四街朱輪翳長衢朝集金張館）保括寂於蓬戶絕軌躅於金張之間（注冠蓋）養浩然於幽人之作（幽人即伍也）謂榮顯為不幸（許史盧南隣擊鐘鼎北里吹笙竽）以玉帛為草土抗靈規於云表獨違令而遂古庇峻岫之巍峩藉翠蘭之芳茵（即楚詞云但以芳兮）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精英思眇眇焉若居乎虹霓之端（虹為蝀雄曰虹雌曰霓）意飄飄焉若在乎倒景之鄰萬物不能攪其和四海不足汩其神於是有赴勢公子聞之慨然而嘆曰蓋有頑領之駭者孫陽之恥也太平遺冠世之才者賞真之責也安可令俊民全其獨善之分而使聖朝乏乎元

王守仁曰此言負才華者從沉晦不彰殊無益于皇家為君子所不取是一段問意

凱之用哉（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高辛氏有才子八凱）

乃造而說曰徒聞振翅竦身不能凌厲九霄騰跚玄極攸叙彝

倫者非英偉也今先王操立斷之風（杜秦川詩云我有一寶劍出自昆吾溪操鋒能立斷）

潛鶩鬼魅帝 掄炳蔚之文（晉子題云豹云炳蔚 西方夷群居陽谷陰）玩圖籍於絕跡之數

括藻麗乎鳥獸之群陳龍章於晦夜沈琳琅於重淵蟄伏於盛

夏藏華於當春雖從下怍 思殫毫騁藻以贊大極單闡釋元

本言歡則末梗怡顏如矣 戚則偶象嚬顣而滂沮抑輕則

鴻羽沈於弱水抗重則玉石昇於飛波離敗則肝膽為胡越（雖

則同心又為胡越）合異則萬殊而一（人異則萬歸於一）切論則秋霜春肅（之論則

如肅厳）溫辭則氷條吐葩（溫和之語令氷亦吐奇葩）摧高則峻（高者則山）極頹可使

弇州山人曰此先於言至人棲志於冥漠優游自設不苦形於外物為一段

下竦則潚泄羞義（下者能令羞義）庇清則倚暗外光（暗可使明）救濁則立澄

黃河（濁可使清）然不能沾方惠 令餐者弘勳於皇家名與朝露皆

稀（詩湛露不稀）體與蜉蝣並化（其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又朝生暮死不能夕存）言忽崇高

於聖人之寶忘川逝於大耄 嗟竊為先生不取焉

於是懷丘先生答曰嗚呼 是言乎蓋至人無為棲神沖漠不

役志於利祿故害而不能加也不躡時於險途故傾墜不能為

患也藜藿不供而意佚於方丈齊編庸民而心歡於有土浸宜

僚之舍（楚國先賢傳熊宜僚居市南不居）閑于木之間攜壯叢之交治陋巷之

居確岳峙而不拔豈有懷於卷舒乎以愁廣則濁和故委世務

而不紆眄以位極者憂深故背勢利而無餘疑其貴不以爵也

王世貞曰此言乃然尚知避患別於人乎故不可觖尚矜故而為迷心之害也是為一段

富不以財也似雲鵬以高逝故不縈網於脩風（莊子鵾鳥得風鵬仰遊鵬雖恐）

奮其翮翮也 以番武（陳蕃竇武）為厚誡故不改樂於簞瓢以丈六貴遠邈

而人生倏忽以過隙之促（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白駒日景也）託閏極之間迅

乎猶奔星之暫見飄乎似飛矢之電經（以飛矢擬雲閃而飛矢）聊且優游

以自得安能苦形於外物哉

夫鷙不絓網（陶急居云關捕魚者之）飛騰江湖絓鱗網 驊不墮穽（驊驥之駿日馳千里）

相彼鳥獸猶知為患避之曾是未吝也若夫要離滅家以

效功（闔閭欲殺慶忌要離請以焚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慶忌）紀信赴燔以誑楚

（紀信用兵擊楚陳圍紀信為楚燒殺）陳貫刎頸以 弟仲由投命而菹醢聶門伏劍

以喪心聶政感惠而屠殺荊卿絕臏以報燕（燕太子丹厚養荊軻荊軻首以

秦册事即此事也）楚公含悲而受首皆下愚之狂惑豈上智之攸取哉

蓋厚祿者責重爵尊者神勞 漆園（即莊生也）垂綸而頓卿相之責

栖成藻以而不屑諸侯之禹 說安乎屠肆揚朱吝其一毛侻

求之徒昧乎可欲集不擇木 不料世貪進不慮負乘之禍受

任不計不堪之敗論榮貴 引伊周以救溺言亢悔則語卷餘

而不計（易覆公餗折足）伺河龍之睡而撈明珠（河上翁家貧持葦蕭而食者其子沒淵得千金之珠謂其子取石來鍛之曰夫珠必在驪龍頷下子遭其睡也使其寤子當為齏粉尚奚珠之有）居量表之

寵而冀無患恥漏刻之安蔽必至之危無朝菌之禁望大椿之

壽（千歲之椿下有菌朝上有晦以八千歲為春秋朝菌朝生夕隕之草）以蹈薄水以待夏日登

朽枝而須勁風淵魚之引芳餌澤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充饑

袁宗道曰言亦人當察微原始見物而兆几至於唯酬斯及則雖欲畏元悔亦毀辱不可得也又是一段

酣鴆酒以止渴也
昔箕子覩象箸而流泣紂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尼父聞偶絶而永
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闇夫蹈機不覺何前識之
至難而利欲之蔽焉昔周成聞而信流言管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
信其言公旦聖而走南塊託鴟鴞以告悲作鴟鴞之詩賴金縢以覲免
後感風雷之變遂啓金縢冊成王始悟而迎周公能悟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誘
無時而覺之德不以激烈風而起整未事不以載珪璧而稱多
才嗟立辨及宜其然也夫蚍蜉之又則膠漆解堅凌潤之至則
骨肉棄析壁羽之積則沉舟三至之言人有與曾參同名者殺人人告曾參母
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頃又來告及三至其母投杼踰牆而走則市虎以成曰魏龐恭謂魏王人來言市
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矣
故江充疏戾非親於元儲江充與戾太子有隙致戾太子自殺後母假繼非密於
伯奇伯奇為後母所譖其父逐之伯奇清朝履霜而擬梗之誣滅父子之恩袖蜂之
誣破天性之愛又況其他安自以嗟乎五員所以懷忠而遭
尸伍子胥為吳王夫差所惡遂賜劍自殺賜之屬鏤令伐越使浮之江悲夫白起所以秉義而
刎頸也蓋徹見所為衆心匠人之所眩惑矣又欲推短才以逢
雷同伏獨是以彈衆非然不覯金雖克木而錐鑽不可以伐鄧
林水雖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
水不能却蕭丘之熱是以身名並全者甚稀而先笑後號者多
有也畏亢悔而貪榮之欲不減忌毀辱而爭肆之情不遣亦猶

習孔牧曰此段正言至人變辨白得所志物表安於時而漫於懸間隨中之竊務哉此乃抱朴險為但也一段為書而述笑氣之於世者諸者浮之言外

恐溢而泳深淵惰影而不就陰人有惡其影者愈行而影愈疾不如就陰而影滅穿舟
而息漏猛燄而止沸者也欲湯而無沸愈益而愈不可止不如絶薪而去火
夫七尺之骸稟之所以生不可受金而歸淺也方寸之心制之
在我不可放之於流遁也躬耕以食之穿井以飲之即耕田而食鑿井而飲
短褐以蔽之蓬廬以覆之彈詠以娛之呼吸以延之逍遥行
素寄情玄毫守常待終斯延矣行此段言素位而足以自樂意且夫道存則
尊德勝則貴隋珠彈雀知者爲以隋珠而彈千仞之雀言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也智者所
必不如此何必須權而顯俟祿而飾哉言不藉權勢不求祿食且夫安貧者以
無財為富胸中有至富者在甘卑者以不仕爲榮吾身有至榮者在故幼安浮
海而澄神胡子甘心於退耕逢比龍逢比干有令德之罪信布韓信黥布
陷功大之刑一枝足戢鸞羽何煩乎豐林豐林即茂林也瀟路足泛龍
鱗奚事乎滄海藜藿嘉於八珍寒泉旨於醽醁酒有厚薄清濁之分清而甘者一名醽醁躡履美於赤舄詩云赤舄几几縕袍麗於袞服撞把安於扶鉞
嗚呼條樂乎絲竹茅茨於楹采椽珍於刻桷登嵩峯為臺
榭庇巖嶺為華屋岩之有曰巖言其積篇章為敖庾寶玄談為金
玉棄細人之近戀損屬隸之所款遊九皐以含歡遣智慧以絶
俗同屈尺蠖藏光守樸閉藏其光守樸素表拙示訥以拙自表以訥自居知止常
足然後咀嚼芝芳風飛雲浮睇景九陽附翼嵩遊仰趍梧桐俯
集玄洲孰與御轡而伏櫪固被繡於犧牛哉楚威王以千金之幣迎莊周為相周
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文以衣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為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屠隆曰此設為仕逸問答甚氣激昂吞吐雲霞讀之足蘇沉痾破胃中磊塊矣

逸民篇

抱朴子曰余昔遊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焉仕人之言曰明明在上統御八紘華夷同歸要荒服事而先生遊百或之翅武穆辟伍於鳥獸然時移俗異世務不拘故木石山棲外物遺累者古之清高今之逋逃也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來無乃去張毅之內熱就豹之外害畏盈抗慮志亂群之近憂避竿遂之淺嶮而墮巨仞不測遠濡足之泥浮投鑪冶而不覺乎逸民答曰夫銳志於雉兔者不失騶虞之用必勝務於庭粒者安知鴛鸞之遠指猶焦螟之笑雲鵬莊子云有鳥其名為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古九萬絕雲氣負青天然而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也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莊子云朝菌不知晦朔○朝菌糞芝也朝生而夕華○又云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朝菌之怪大椿坎蛙之疑海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海者拘於虛也子誠喜懼於鼈蛇之蛆應龍也班固答賓戲云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不睹其能也勸沮焉識玄曠之高韻哉吾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人之志焉。

王應麟曰此段答太公誅華士之問見知此非招致英俊之道

仕人曰昔狂狷華士意不爭上隱於海隅而太公誅之吾子沈遁不亦危乎逸民曰呂尚長於用兵短於為國不能儀玄黃以覆載擬海嶽以博納褒賢貴德樂育人才而甘於刑殺不脩仁義故其劫殺之禍萌於始封周公聞之知其無國也夫攻守異容道貴知變而呂尚無烝鱗之術出致遠之御推戰陣之法變

孫鑛曰此與孔子聞鳴犢之殺臨河而歎同

高上之士可不謂煩甲胄以完刃又無之浮淚以射走之儀又望求之於准的者也夫傾巢之渠則靈鳳不集漉魚竭池則神虯遐逝刳凡獸之胎則麒麟不游其郊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歎曰丘聞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害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踐其境呂尚創業垂統以示後人而張苛酷之端開殘賊之軌是以驅俊民以資他國逐賢能以遺讎敵也去彼市馬骨以致駿足燕人求千里馬又死買其骨百金以還曰死馬且買況生者乎不朞年而良馬至者之賦陋巷以退奔兵者不亦遠乎。

劉純仁曰此段又設問呂尚不應誅華士為上者亦何貴於空生從死而不鬻世號殆

仕人曰昔呂尚之未遇文王也亦曾隱於窮賤凡人易之老婦逐之賣傭不售屠釣無獲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匹夫朝歌之廢屠○傳曰太公少貧賣傭十賣內曾無一人慕之其避世乎何獨慮狷華之沮眾邪說令殷紂以上逃道收而斂之尚臨死豈能自謂罪所應邪魏武帝亦刑罰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汙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後漢至幅裂三分尚足亦一妄矣紛擾日久而求競成俗推貴賄以龍躍或階黨以鳳起風成化習大道漸蕪後生昧然儒訓遂湮將為立身非財莫可苟有卓然不群之士不出戶庭潛至志味道誠宜優訪以興謙退也夫使孫吳孫臏吳起荷戈一人之力耳用其計術則賢於萬夫今令大儒為使不必切事肆之山林則能陶冶童蒙闡弘禮教何必服巨象使捕鼠縛駕也則鍾鳴

何孟春曰此言士之處世不在祿位勳伐何可以言立德若逸民則祿與榮華亦何足羨

鑄其聲若乃零淪藪澤空生徒死[illegible]貴者逸民答曰凡所謂志人者不必在乎祿位不必須乎勳伐也太上無己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群騁迹以絕軌為常人所不能為割近才所不能割少多不為凡俗所量恬粹不為名位所染淳風足以濯百代之穢高操足以激將來之濁何必紆朱曳紫服冕乘軺被犧牛之文繡（犧牛被以文繡入太廟求為孤豚不可得○出莊子全見上）吞詹何之香餌（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鉤荊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出列子）朝為張天之炎熱夕成冰冷之委灰（得勢則炙手可熱失勢則頓成灰冷）夫令鷁不以蓬榛易雲霄之表王鮪不以幽岫貿滄海之曠虎豹入廣廈而懷悲鴻鶵登嵩岱而含感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泰於得意而

張之象曰立德立言是主意關鍵處

慘於失所也經世之士悠悠皆是一日無君惶惶如也譬猶藍田之積玉鄧林之多材良工大匠四意所用亦何必棲真而洗耳哉嘉遁高蹈先聖之所許或出或處各從攸好蓋士之所貴立德立言（太上立德其次立言）若夫孝友仁義操業清高可謂立德矣窮覽墳索著述粲然可謂立言矣夫善卷無治民之功未可謂之減於俗吏仲尼無攻伐之勳不可以為不及於韓白（韓信白起）矣身名並全謂之為上隱居求志先民嘉焉夷齊一介不合變通古人嗟嘆謂不降志辱言不降者明隱逸之為高也不辱者知羈勢之為洿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美亦云天爵貴於印綬志修道深孫卿所尚道義既以可輕王公而世人所畏唯勢所重唯利

余有丁曰嗟此世人何徒畏勢重利分華割殊視道德仁義之士亦屣也

孫文熙曰有利誠為無益以所貴不在士所貴在德而已何必爵

盛穢身滯便謂庸人器小任大便為高士或有乘危冒嶮投死忘生棄遺體於萬仞之下邀榮華乎一朝之間比夫輕四海愛頸毛之士何其緬然邪（緬然去遠也）

仕人曰潛遠之士得意山澤不荷世貴蕩然縱肆不為時用嗅祿利誠為天下無益之物可知逸民答曰夫麟不吠守鳳不司晨騰黃不引輦尸祝不治也（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言尸祝不肯遊去樽俎而代庖人烹割也○出莊子）且扶揚大明乎無外宣嫗煦之和風者日也耀華燈於闇夜治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下不可以經時無日不可以一日無火然其大小不可同也江海之外彌綸二儀升為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累仞之井（江海雖大不若井汲之小亦有用）

吳約曰見聖人在世有一段至當至貴非如利云亦也

灌田溉園未若溝之沃（灌溉之功雖大以不若溝之沃爾為易用）校其巨細孰為最哉桀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怒焉見擬於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見惟德是尚）故孟子云禹稷顏淵易地皆然矣安予亦謂孔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釣稱於王者儒生高極乎唐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

且夫交靈升於造化運天地於懷抱恢恢然世故不棲於心術茫茫然寵辱不汨其純白流俗之所歆不能染其神近人之所感不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莊子云彼以生為附贅懸疣猶寄迹意）萬物猶蜩翼（即蜩翼）也若無者甚育詭為其支躰俯仰其容儀抱助於其所不喜脩索於其所棄遺怡類以取近曲公以避退恐俗人之不

胡宗化曰極世欲物即此是也

郭宗曰此段言高位厚禄有誠不若貧賤之淡泊肆志為尊樂之無物也

悒感我身之憂遲。屈龍淵（劍名）為鎌鐰之用，（抑鷙義……大缺也）故為鷙擊之音。推黃鉞以適芻鎌之持，撓華旗以入林杞之下乎。古公杖策而捐之，越騶入穴以兆之，季札退耕以委之，老萊灌園以遂之，從其所好，未與易也。故醇而不雜，斯則富矣；身不受役，斯則貴矣。若夫剖符有土，所謂祿利耳，非富貴也。

且夫官高者其責重，功大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可得長寶而無憂焉。濯裘布衣，拔葵去織，匏不掩豆，萊肴糲食，又獲遁下邀偽之機，樹塞反坫，三歸玉食，僕侯之富，安昌之泰，則有清上滂沱之累，未若遊神典文，吐故納新（莊子云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也），求飽乎耒耜之端，索縕乎杼軸之間，俛仰河而已，滿身集一枝而餘安（昔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曰鷦鷯巢於新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萬物芸芸，化為埃塵矣。饘粥糊口，布褐縕袍，淡泊肆志，不憂不喜，斯為尊樂，喻之無物也。

袁黄曰夫子不憤則不啟不悱則不發揚子有云學之為道也不有備乎此段托物引喻極[illegible]

汪見坤曰昌陽子有云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illegible]知智之源與此意互相發

勗學篇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情理，鍛揚埃穢，雕鍛鑛璞，礱鍊屯鈍，啟道聰明，飾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成，仰觀俯察，於是乎在。正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為國，退可以保己（即辛不特修身雖此凡明氏人皆治家國天下皆此物此志也）。是以聖賢罔莫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盡日中而不釋，饑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言非率以干當世也），誠樂之自然也。夫斲削刻畫之薄伎，射御騎乘之易事，猶須慣習，然能後善（即薄伎與射御猶藉於習則遲安可輕也），況乎人理之曠，世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邈玄奧，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四句即揚子所云甘受和白受采之意）。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玉不琢磨則夜光不顯）；丹青不治，則純鈞之勁不就（鑄純鈞者不治則丹青則劍不成）。火則不鑽不生（火麗於木，无以鑽之則火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莊子云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无力）。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閬風，捫晨極，然後知井谷之闇隘也；披六經，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夫不漁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心雖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而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西施佼麗加以粉黛猶麗），而宿瘤以藏醜（宿瘤加以粉黛愈藏其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逸，闇鈍者惺悟。文梓干雲，而可名樹者，未加班輸之結構也（干雲之梓木可為棟樑須公輸子為之結搆此以下[illegible]章）。天然爽明，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大倫之臧否也。

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退影之足欲凌洪波而遐濟必因舟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故朱緑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椒玄雲而揚大明即披雲見日意則萬物無隱其狀矣萬物之狀皆必然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藏其情矣況於鬼神乎而況於人事乎泥埋可令亦堅乎金玉泥和沙石焚之如金石之堅曲木可攻以應絶墨木從繩墨則曲者可使百獸可教之以戰陣畜牲可習之以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感之以精誠物類皆可使化見人皆可以激成意又況乎含五常而稟最靈著乎低仰之馴教之功也馬之低昂中度以聲控得宜鷙擊之會貴之馴也以馴習有素鷙鳥之能擊搏與彼凡馬鷙鷹本實一類此以飾貴彼以

賤遲行潦而勿輟必混流乎滄海矣行潦之流不輟有時而進於大海崇一簣而弗休必鈞高乎峻極矣一簣之功不已有時而至於峻極漢詩選云涓流積至滄波水激土崇成太華岑四句即此意大川滔瀁則虬螭群游大川之內虬赤螭聚焉日就月將則鷄帶狎霞珥鳴蟬杖劍而凡拔白而舞盛稱山之勁竹南山之竹不揉德立道備乃可以止夢乎丘旦何徒解桎乎困蒙哉昔仲由冠鷄帶豚自直此子路初見孔子時言也欲任猛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後君攻事之科子房鄙人而灼聚凶猾漸漬道訓成化名儒乃抗礼於王公子房後封為萬户侯豈直免於庸陋以是貧人悲窮世之倏忽人生倏忽疾泯没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朝聞道夕死可矣通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不率循道也不率將落覺周念之作

許應元曰引仲由子房一人皆猶誘染漸漬而成于人安可不安不將之師哉

林希元曰此段正說貧人務學問以進德修業即上聖賢人猶然

狂周念作狂不飽食以終日不棄功於寸陰大禹惜寸陰鑒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電速光陰如白駒過隙如電之飛何迅速也割遊情之不急損人間之末務洗憂貪之心遣廣願之穢息畋獵博弈之遊戲矯晝寢坐睡之懈怠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辨之進德脩業溫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絶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董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三年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絶蒲以寫書黃霸抱桎梏以受業黃霸宣帝時人係獄中受尚書更冬講論不怠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奥窮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户庭考七耀之盈虛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往科故能盛德大業冠

於當世清風今聞播于罔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瀁齊有一足之鳥飛公朝下殿前舒翅而跳齊侯遣使問孔子曰鳥名商羊昔童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將有水火○出家語訪隼砮而洽東肅陳有隼集於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陳湣公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于是肅慎貢楛矢石砮矣○出史記諮萍實而言色味楚王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王使人取之不識又使人問於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而食之惟諸侯之伯者方得此物也訊土狗而識墳羊季桓子穿井得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仲尼曰吾穿井得羊也對曰丘聞之土之怪墳羊也○出家語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吳伐越墮會稽骨專車吳使使問仲尼曰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臣于會稽山防風氏后至禹戮之其節專車此為之大也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螽而覺閨余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況墳索之弘博哉才性有優劣思

孔子則明不學則暗仲尼之知信日燭之喻信學之不可以已也夫

理有脩短或有夙知而早成（詩民之𩥇驥 夙知而莫成）或有提耳而後喻（詩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夫速無時習者騏騄之腳也遲解晚覺者鶉鴞之翼也彼雖尋飛絕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騏驥千里止而不行則駑馬先之意）此雖止咫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時之學其猶然乎盛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脩學務早及其精專習於性成不異自然也（賈誼疏云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若乃絕倫之器盛年有故雖失之於暘谷（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指之日退三舍）而收之於虞淵方知良田之晚播愈於卒歲之荒蕪也日燭之喻斯言當矣（師曠對晉平公曰少而學者如日出之光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之光○出說苑）

實甫曰夫子本朴散以成器世何恭之士故學而無公卿之子騎而不知學雖有教異端入代此段先從至在回志說起而下反歸崇教之端

吳默曰是即賢者汲汲於營生

黃洪憲曰是即富貴者沉淪於逸樂

崇教篇

抱朴子曰夫受繩墨者無枉剡之木（木從繩則直）染道訓者無邪僻之人餙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沉淪於逸樂（此四句是一段主意下正詳之）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累世不一見）面牆之徒比肩而接武也（世皆不知學不多如面牆而立）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糊口（左傳云羲人有求使餬其口於四方）薪火以脩業在位則以酬接之餘暇時游觀於勸誡則世無視肉游及不乏矣（則文學之士亦有之）亦有饑寒切己藜藿不給膚困風霜（衣不給）口乏糟糠（食不給）出無從師之資（無由取給）家有暮之急（使朝不謀夕）釋耒則農事廢（古人秉耒而耕若釋耒則廢農業）執卷則供養虧

者（若徒執經而學則又缺供養矣）雖闕學業可恕者也（若此而缺學非不勤也蓋為營生所係其情猶可恕也）所謂千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一刀之鑛不經歐冶之門者也（素士闕學業而其才也是為一家）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婆娑綺紈之間（婆娑安逸貌漢書云婆娑於六藝之場 綺紈即綺縠也言其安意於綺縠之麗）不知稼穡之艱難目倦於玄黃（玄黃乃采色之觀）耳疲乎鄭衛（目游於鄭衛淫聲之樂）鼻饜乎蘭麝（蘭麝芬芳之味）口爽於膏粱冬蹈貂狐之縕麗夏縝紗縠之翩飄出驅慶封之輕軒（市馬之輕車）入宴華房之燦蔚（宴樂之修）餙朱翠於楹棁（華其居也）積無已於篋匱（厚其積也）陳妖冶以娛心（耽於花色也）湎醽醁以沉醉（湛於酒也）行為會飲之魁坐為博奕之帥省文章既不曉覩學士如草芥口筆之乎典據（不通典籍）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屈臨疑則生

元儲一此指元帝以太子為宗敬故不試官為人臣子忠孝之名

老而憔悴雖叔麥之能辯亦奚別乎韓貫哉。

抱朴子曰文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齒於國子者。禮記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乎學之謂也已知為臣然後可以為君。知為子然後可以為父也父子君臣一理所貫故故學立而仕不以政學操刀傷割鄭喬所嘆子皮欲使其何為邑子産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而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觸情縱欲謂之非人而貴游子弟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憂懼之勞未嘗經心無憂懼以勞之或未免於襁保之中而加青紫之官未離襁抱即應官爵纔能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纔能勝衣即居位要操生殺之威能生人能殺人提黜陟之柄能黜人能陟人榮辱決於與奪與奪人能利病感於唇吻或於口吻愛惡無時暫之溺於愛惡毀譽括屬於耳括於毀譽嫌疑象類似是而非。因機會以坐無端無端生是非者借表信以設巧言交構之變千端萬緒。姦言百出巧弄所不能詳毫墨所不能窮也。即言不能窮書寫不能盡也無術學則安能見邪正之真偽於此數者辨則邪者正者真偽倘無學以者安能了於胸中哉且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感假能傾巢覆車之禍乎。先哲居高不敢忘危。愛子欲教之以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偽。選明師於以象成之擇良友以漸染之督之以博覽古今示之以成敗事變使之通達使之察往以悟來觀彼以知此驅之以直道之上斂之乎檢括之中援攜括囊以自守懍乎若跟掛於萬仞慄然有如乘奔以履冰持臨深履薄以自警故能多遠悔吝保其貞吉也。昔諸竇家道教之福霍禹受率意之禍中山東平以

視竟曰所謂學數者以教之以象方但弗納於邪良友明師也宜皆聞則忠孝之理素明而可以道法入德矣

好古而皆發剌由面牆而前事不忘今之良鑒也湯武染乎伊呂其興勃然辛癸商紂夏桀乎推崇其忘忽焉朋友師傅尤宜精簡必收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群見憚者其經術如仲舒武帝時仲舒桓榮者明帝時桓榮儒古之士強直若龔遂王吉者宣帝時處士能朝夕講論忠孝之至道正為諍存亡之軌跡以洗濯垢泥閑邪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

葛仁同君道平尊己修其身以為天下先特言化淳治本端事理然恐忠危不休朝虔夕惕斯又君道所以傳也此一段詳言道正君乎物固本防乱之道具悉之矣

君道篇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言天居高)濁黃判而下沉(言地處卑)尊卑等威於是乎著往聖取諸兩儀(即在天地也)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諸己以先四海(先正身以率萬民)去偏黨以平王道(書曰無偏無黨王道平平)遣私情以標至公(公道以率物)擬宇宙以籠萬殊(宇宙以為量)真偽既明於物外矣而兼之以自見(真偽既別而又加之以獨見)聽既聰於接來矣而加之以自聞(所德惟聰而又加之以獨聞)儀決水以進善(進善如流)鈞絕絃以黜惡昭德塞違(塞違左傳云君人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言照明善德開塞惡邪)庸親昵賢(庸用也昵愛也)使規盡其圓矩竭其方(使賢者得盡其規員矩方繩肆之才)繩肆其直斤効其斵(得效繩直斵斤之用)匠之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軌之以忠信蒞之以慈和齊之以禮刑揚(?)陋以伸沉抑(舉明之揚側陋有沉抑下賢者有以伸之)激清流以澄臧否(激濁揚清使臧否自定)使物無詭道事無非分立朝牧民者不得侵官越局推轂即戎者(為將帥者)莫敢憚幾顧命(畏危亡至於保身)悅近以懷遠修文以招攜(招攜以來遠)卑百姓之財眾闡進德之廣塗杜機偽之繁務則明罰勅法哀敬折獄淳化治則匿瑕藏疾五教在寬(書敷五教在寬)外惣(音總)多士於武內建維城之穆屬(詩宗子維城)使親疏相持尾為身幹枝雖茂而無傷本之愛(本茂而本不傷)流雖盛而無背源之勢(流盛而源不背)石磐岳峙(國勢鞏固)式遏覬覦(凡狐鼠潛跡覬覦者式遏絕之)見三亩之傾殄則知流川之末可峙也者弱由之不守則覺厥釁之不足賴[illegible]金城湯池未若人和是

楊慎曰人道以[illegible]

孫鑛曰一段為君者當珍重民情休恤民隱言之親切矣用刑察訪納宜防患容美之事當足所詞意切誠為君人龜鑑

以賢君抱懼不足而改過恐有餘謀當計得猶思危而弗休焉戰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焉夫民之饑寒則哀彼責此(民有飢寒則曰我飢我寒也)百姓有罪則謂之在予(即武王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嘉祥之臻則念得神之祐感逆天之怒則思桑麻之(一湯時大旱七年湯乃剪髮斷爪以身為犧禱於桑林之野以自引咎)不吝改絃於宜易之調不恥反迷於朝過之塗虎尾以驚豪(嚴戒以防之)蹶躓以接疏(仁厚以處之)路無擊壤之叟(堯時康衢有老人擊壤而歌)則羞聞和音之位民有不粒之饑則愧臨方丈之膳處飛閣之概天則懼役夫之勞瘁(居安則思百姓之勞)茹柔嘉之旨脆則憂穀稼之失時(其食則思百姓之失時○書敬授人時)聆管絃之宴娛則感逸樂之有過(聞樂則思樂不可極)睹廉麗之美采則慮賦斂之慘烈(睹珍麗則恐厚斂於民而有慘裂之苦)遵放勛之[illegible](堯之治天下也采椽不斲茅茨不剪冬日鹿裘夏日葛衣)準衛文之大帛(衛文公大帛之衣)追有虞之卑宮誡瓊臺之不果(文帝欲作露臺召公計之曰費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乃止)鑒章華之召災(紂作章華之宮)悟阿房之速禍(秦始作阿房宮殿)諮譬則念一時之失信恥玩則覺寢恥之或我征伐則量力度時不令百里有號泣之憤誅戮則逆情任理不使鴟夷有抱枉之魂(子胥諫吳王不聽賜之鴟夷浮之江)鑒操彤之杜伯惟人力之呼豕廢嫡則戒晉獻之巨惑(晉獻公寵驪姬而廢申后)立庶則念劉表之殄祀蒐畋則樂失獸而得士(文王出獵而得呂望以歸)識弛網而悅遠偏愛則慮袖蜂之誘巧(詩莫予荓蜂自求辛螫)飛燕之專寵(趙飛燕)獨任則悟鹿馬之作威(趙高指鹿為馬)恭

弇州山曰此一段言殺所除或

也漢書云有土崩瓦解之危何者不居乎大而務其細滞乎下人之業而闇元本之端也元本在思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下文詳之誠能事過乎臨深履冰居安不忘乘奔之戒處存不廢慮亡之懼操綱領以整毛目握道數以御衆才韓白韓信白起畢力以折衝蕭曹蕭何曹參竭能以經國介一人之心致其果毅誅夫協思進其長策則人主雖從容玉房之內天子所居之室以玉飾之逍遥瓊閣之端羽爵腐於甘醪飲之樂人疲於拚儛言歌舞之樂猶可以垂拱而任賢高枕於責成何必居茅茨之狹陋食薄味之大羹躬監門之勞役李斯謂二世曰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懐損命之帝勤然後可以惠流蒼生道洽海外哉

昏惑之君則不然焉其爲政也或仁而不斷朱紫混漫正者不

之主和王不辨臣刑以逞自修其雖而不近仁賢不親古訓㳂沈桀而不恤民命不須固家未有不危亡者也

賞和者不罰或苛猛慘酷或純威無恩刑過乎重不恕不遣根露其穎危猶巢幕如燕雀之巢幕而自比於天日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擬同於泰山謂天下如太山之安謂克明俊德者不難及不難為堯之君小心翼翼者未足笑也文王小心翼翼又經典規戒弗聞不覧玩弄褻宴是耽是務高樓觀而下道德廣苑囿而狹招納深池沼而淺恩信悅狗馬而惡謇諤忠言切直之上則惡之貴珠玉而賤智略有抗智勇略則疎之豐綺紈而約惠澤恩澤不加于民綏賑濟而急聚斂以聚斂民財為急勤畋戈而忽稼穡田獵以防農務重兼幷而輕民命思兼幷諸國日從征伐不恤民命進便佞而退儒雅頑儒博雅之士則退之不用厚嬖幸而薄戰士流聲色而忘庶事先酣遊而後聽斷數苦役而疎揭賜工造費好不急之器樂珍玩之巧圍聚

王世貞曰此段言人主當深仁其之分智散弊之原思爲慮預謨之功一旦至大變人難亂者四起然後求賢思輔號伯將乎則無及矣

食肉靡殺之物好狗馬珍貪之物然則危亡不可以怨天微弱不可以尤人也此則不思保邦不恤民命至于危亡削弱安可怨天尤人

夫吉凶由己湯武豈異哉昔周文掩未埋之骨而天下稱其仁殷紂剖比干之心而四海疾其虐一亡一興頃殊如此望在具瞻毀譽尤速得失之舉不在多也凡舉重則當頴懐而不可以虛索也言當不可以虛致毀積即華夷離心而不可以言救也言毀不可以言解是以小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為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去也昔劉備戒子云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即此意也若乃肆情縱欲而不與天下共其樂故有憂莫之恤也削基增峻而不覺下墮則上崩故傾頽莫之扶也於是轡策去於我手法天下有御馬然一旦馬失其轡去其策則不為我有矣神物假

袁宗道曰未聴來上至則思治備未則忘亂此治乱存亡所係分不君道若乎死命哉此篇分為七段詞意俱切可為龜鑑箴銘

而不遂即卯庚神叢之論叢祠神於人朱丞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力勤財匱民不堪命衆怨於下天怒於上陳吳陳涉吳廣之徒奮劍而大呼劉項劉季項籍之倫揮戈而飈駭雲梯攻城之具乘於百雉城也之上皓刃交於象魏之下飛蜂內膺禁兵外潰而乃憂悲以思遯世之大賢擁篲以延叢棲之智士暮伊呂於嵩岫招孫吳孫臏吳起於草萊拜昌言而無所思嘉美而莫問猶大厦既燔而運水於滄海言救之無及也洪潦陵室而造船於長洲矣言晚也夫巍巍之稱不可驕吝搆言君位不可以驕吝居而東嶽之封未易以恣欸偹也封太山非可以恣欸遊玩也上聖無策載馳猶懼不逮前策而馳之猶恐馬不及前人而庸主緩步按轡而自以為過之按轡徐行自以為能过於人或於安而思危戒者或在峻而自逸安其危者或

功成治定。而悲怠匪荒。或綴旒（視君猶綴旒然）累夕。（左傳累十二卵不墜公曰危矣）而不覺不寤。不有辛癸之沒溺（桀紂之沒溺如此）。曷用貴欽明之高蹈哉（堯舜之欽明如此）。念茲在茲。庶乎庶乎。

君孔次曰此先揆古之人臣君明合德相待一体故末無荒故之禍為一段

唐順之曰是以忠主社稷之臣亡身以名節自厲立朝以忠直有聲雖是陶冶服之臣矣以加

王慎中曰為臣者以此正己立朝則忠臣矣不

臣節篇

抱朴子曰。昔在唐虞。稽古欽明。猶俟群后之翼亮。用臻巍巍之成功。故能熙帝之載。庶績其凝。四門穆穆。百揆時序。雖無猾夏之變。阿閣有鳴鳳之巢也。（堯舜時無寇賊奸宄之变鳳凰巢于阿閣）俞之元首。方之股肱。雖有尊卑之殊。邈實若一體之相賴也。君必度能而授者。備乎覆餗之敗。（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其任也）臣必量才而受者。故無流放之禍。（不至放流斥逐）夫如影如響。俯伏惟命者。偷容之尸素也。（竊祿之臣）違令犯顏。蹇蹇匪躬者。安上之民翰也。（忠主保民之臣）先意承指者。佞諂之徒也。（言諂望之人臣）匡過弼違者。社稷之骾也。（言骨骾之臣）必將伏斧鑕而正諫。（正言極諫雖伏斧鑕而不辭）據鼎鑊而盡言。（近鼎鑊而不避）忠而見疑。諍而不得者。待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動也。匪訓典弗據焉。其靜也。匪憲章弗循焉。請托無所容申。繩不頓私。明刑而不濫乎所恨。（刑不為私怨）審賞而不加諸附己。（賞不為私厚）不專命以招權。不含洿而談潔。進思盡言以糾謬。退念推賢而不蔽。夙興夜寐。感庶事之不康也。儉躬約志。若策奔於薄冰也。納謀貢士。不宣之於口。非義之利。不棲之乎心。立朝則以砥矢為操。（以砥節自勵以矢直）自居己則以羔羊為節。（詩羔羊言節儉正直也）當危值難。則兼家而不顧。持衡執銓。則平懷而無彼此。儀蕭公之宇宙。羨張陳之奇。（張良陳平出奇制勝）追周全之盡規。准二鮑之直視。（鮑永鮑宣昭不避權貴）躡嬰弘之節

張鳳翼曰臣道以此為極軌

儉（笑數有不悛 亙公孫弘布被）執恬靜之守。終其此離絕、全身之分、戒彼韓英失忠之禍（韓信以反誅）。出不辭勞、入不數功、歸勳引過、讓以先下。專誠祗慄、恒若天威之在顏也（左傳云天威不違顏咫尺）。宵夙虔恪、如湯鑊之在側也。負荷寄托、則以伊周爲師表（伊尹輔太甲周公輔成王皆輔寄托者）。宣力四方、則以吉召爲軌儀（吉甫召虎皆周宣時賢相）。送往視君、則竭忠貞而不迴。搏噬干紀、則若鷹鸇之鷙鳥雀。扞彊場、則慕魏絳李牧之高蹤（李牧備邊 趙二良將）。蒞衆撫民、則希文翁信臣之德化（文翁學化俗 召信臣為民興利）。以夫忠至者、無以爲國、況懷智以迷上乎。義督者滅祀而無悼、況出處之敢辭乎。故能保勞貴以顯親、託良哉於輿歌（書哥元首良哉）。昆吾彝器銘勳、與隨后稷亦何人哉。

劉純仁曰此段言人臣當誦以居位若近威權擁未有不亡身者宗者也此足以為人臣之戒

抱朴子曰、人臣勳不弘、則恥俸祿之虛厚也（無弘績而食厚祿為己之恥）。績不茂、則羞命之妄高也（無懋績而膺高爵為己之羞）。履信思順、天人攸贊。貴盈居謙、惡盈福而好謙之以豫、乃終有慶（易勞謙君子有終吉）。舉足則蹈道度、揮手則奉繩墨。雖淹留而無悔辱、亦必遠矣（雖未蒙顯重而必遠悔辱矣）。若夫損上以附下、廢公以營私、阿媚曲從、以水濟水、君舉雖謬、而諂笑贊善、數進玩好、陷主於惡、巧言毀政、令色取悅。上蔽人主之明、下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人臣之義無私交）、內樹背公之黨（人臣無背公之黨之行）。雖才足飾非、言足文過、專威若趙高（趙高有指鹿為馬之奸）、擅朝如董卓、未有不身高刻戮、家糜湯火者也。然而愚者含正、即邪遠真、倡偽親覺傾覆、不改其軌、無禍之（自天也）

良規篇

何孟春曰言士貴藏器以待時苟且于亂以役險於僥倖矣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群之禽矣（禽鳥不擇木而...）。出身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為士者不相時而出必遭患）。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之覽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陸（人之失時猶魚之失水）。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爲也。若乃高巖將霣、非細縷所綴（言巖之將墜豈一縷之所能維）。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滔天之水豈一杯土所能塞）。則不苟且於乾役（言貪財利者...張湯傅...始為小吏乾役）、不投險於僥倖矣。

抱朴子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廢昌邑、孫琳之退少帝、謂之含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詩狼跋其胡）、流言載路（謂公將不利於孺子）。伊尹終於受戮、大霧三日（記）。霍光幾於及身、家亦尋滅（其後顯禹雲）。孫琳桑蔭未移、首足異所。皆笑音未絕、而號跳已及矣。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爭臣七人、無道可救（孝經云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引舊事以飾非（以周公藏策金縢以身代命於成帝）、內包豺狼之禍心（後以篡位）。霍基斯亂也、將來君子宜深鑒茲矣。

余有丁曰：能言者易，受言者時難。今奸凶之徒，得以其私而已，至於受罪，故言非難而審時為難。

楊文熙曰：明從在非言之難二句。

夏約曰：皆以言見罪者。

胡時化曰：藏器俟時無如呂傅。

時難篇

抱朴子曰：盡節無隱者可為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必安者須時。時之否者也，夫姦凶之徒，踞所不逮，擁上抑下，惡直醜正，冀世而出。畏公方之彈擊，邪枉是以務除，勝己以紓其誅。明主不世而出，容君迷於皂白（黑白不分，邪正莫辨），既不能受用忠益，或乃宣泄至言，吐露其衷。於是弘恭石顯之徒（元帝時宦者），飾巧辭以構眾，似假公以售私（窺其主心，遂至構姦邪罔以能昌姦說）。令獻長生之術者，反獲立死之罪；進安上之計者，旋受危身之禍（皆以進言而受誅戮之慘）。故曰非言之難也，談之時難也（二句一篇骨子）。夫以賢說聖，猶未必即受，故伊尹干湯，至於七十（七十說而不合）；以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王諫紂，終於不納也。言不見信，猶之可也，若乃李斯之誅韓非（秦王欲用韓非，李斯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龐涓之刖孫臏（太史公曰：孫子籌策龐涓明矣，不能蚤救患於被刑），上官之毀屈平（屈原被上官之譖，至於放逐，遂赴汨羅以死），袁盎之中鼂錯（吳王反，鼂錯本為國遠慮，袁盎又令斬錯以謝天下），不可勝載也。為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往而不反者，所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時者，所以百無一遇。高勳之臣，曠代而一有；陷冰之徒，委積天史。眾悲夫時難遇也，如此其甚哉。由茲以言，吾知渭濱呂尚之儔（呂尚釣於渭濱也），巖間傅說之屬（傅說版築），若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邈世之才，秉竿擁築，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鮮矣（二人即不遇主，亦無得而皆病之）。

胡宏曰：良臣不遇聖主，即有言不能以相受，有能不得以自展，安望希隆平之化、奏良能之勳哉。

真秀德曰：賢才者，人主所以擬以輔理成化者也。然才有短長，人君用其長而舍其所短，無棄才矣。

官理

抱朴子曰：騄駬（良馬名）之騁逸，亦由造父之御也（造父善御，而騄駬得騁其足）。禹稷之序百揆，遭唐虞之主也（禹稷得佐堯舜聖主，故其能）。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揖讓而頌聲作。若乃臧獲之乘驌驦（臧獲即廝养之類，驌驦良馬也，以良馬而賤役若乘之），殷辛之臨三仁，欲長驅騖，則縶急轅逼；欲盡規竭忠，則禍如發機（言禍至之速也，機動而弩矢即發）。所以車傾於險塗，國覆而不振也。故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躓（顛躓也）於闇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亂（崔杼弒君莊公，而晏子不能沮止之），其才則是，主則非也。夫君猶器也，臣猶物也，器小物大，不能相受矣。譬孺（幼小）之童，背千金而遂歛鍵；越人棄八珍而甘鼃黽，即患不肯好義，病不要識矣。夫不用則雖珍而不貴矣，莫與則傷之者必至。昔衛靈聽聖言而數驚（靈公聞仲尼之說而懼，故聞陳不合而明日遂行），秦孝聞高談而睡寐（秦孝公惡聞高論，而鞅挾術以說之，三說而後合），而欲緝隆平之化，收良能之勳，猶卻行以逐馳（卻步不行而求馳逐千里），適楚而首燕也（欲適楚又向首於燕）。

務正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詩：沔彼流水，朝宗于海），以成不測之深；玄圃崇本石，以致極天之峻；大廈凌霄，賴群僚之積（群工積累以成大廈）；輪曲轅直，無可缺之物。故元凱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名曰八元；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名曰八凱。舜時登用之而成格天之化）；折衝之才周，則逐鹿之姦殄。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舜得元凱之才，禹得折衝之才），衛靈所以雖驕恣而不

危也以能用仲叔周三人故也衆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群智用則庶績不足康也故蠶足者死而不弊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多士者亂而不亡然劒戟不長於縫緝劒戟能斷而不可為縫縫緝之用鍼縷補綻也錐鑽不可以擊斷牛馬不能吠守雞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

汪鳳沖曰至人抗志於雲霄之[illegible]恭孝世羨誠狹石齋[illegible]疾者

廣譬篇

抱朴子曰立德踐言太上立德其次立言行全操清行完全操清潔斯則富矣何必玉帛之崇乎此吾心之至富又何羨乎玉帛之富高尚其志不降不辱志不降而行不辱斯則貴矣何必青紫之兼乎此吾心之良貴又何羨乎青紫之貴俗民不能識其度量庸夫不得揣其銓衡是則高矣其高也人莫得揣度何必凌雲而蹈霓乎言不必用世凌雲蹈霓以為高也問者莫或測其淵流求者未有覺其短乏是則深矣其深也人莫得而測之何必洞河而淪海乎言不必垂勲洞河淪海以為深四海苟備括四海一身雖室有懸磬之窶即貧而室如懸磬出左傳可以無羨乎鑄山而煮海矣昔禹鑄莊山之金管仲煮海以為富○言已無羨於是身處鳥獸之群隱居與造物遊可以不謁乎朱輪而華轂矣姜維公碑云珥香貂乘玉輪勝則紆繻仇拷遁藉則王瓚青瑕動則華轂坐則五馬○言已不謁於是

顧天峻曰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則蓬累而行問其志也

抱朴子曰潛靈俟慶雲以騰竦應龍潛靈諸雲而騰霄漢摶鴻候勁風以凌虛棲鴻亦翮未舉翔勁風以凌空素鱗須姬發而躍周武王發與王有白魚躍入王冊白雉得公旦而來周公旦輔成王以朝重譯始獻白雉姜老值西伯而投磻溪之綸太公磻溪約叟遇文王始於汲綸而興王室韓英遭漢高乃騁撥亂之才韓信寄食漂母遇高祖始拜將而成漢業

許應元曰抱真抗節遺以自適

抱朴子曰澄精神於玄一者則形器可忘抱真守一之士脫略於形迹之外高節以外物也則富貴可遺高節超世之士即富貴可忘夫故支離之僂造化而怡顏彼遊心於物外者比人箕叟棲嵩岫而得意焉彼恣意於岩棲者

[illegible]

抱朴子曰粗理不可決全言不必求全能事不可單兼言不能並兼故懸

…知衣人乎

呂祖謙曰士固有志安能相逐以就流俗

蕭良有曰君子貴以進容衆言

吳默曰物各有適非局於一端

黃居憲曰君子守貞俟時非苟阿苟合者

[illegible]曰昔人云…知不足

象明而可蔽日月可蔽而晦山川滯而或移山川可移而改金玉剛而可柔金玉…
雖剛有時而柔堅冰密而可離堅冰雖密有時解散公旦不能與伯氏踆踦於憑
雲之峻伯氏高峻即周公不能與之較崇仲尼不能與呂梁較伎於百仞之溪
呂梁之水即仲尼不能與之較深

抱朴子曰震雷不能細其音以協金石之和則其音從故也日月不能
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則其明從故也大川不能促其涯以適速濟之
情其大自若五岳不能削其峻以副陟者之欲其高自若故廣車不能脅
其轍以苟通於狹路廣車安能滑其轍高士不能撙其節以同塵於隘
俗高士安肯毀其節

抱朴子曰陰陽以廣陶濟物陰陽二氣於物無不濟三光以普照著明三光
日月星無不照明嵩華以藏疾爲曠嵩華至大凡山無不藏之北瀆以含垢
稱大北海至廣大凡川之污無不納之碩儒以與進弘道道大則曲成萬物而不遺遂數以
博愛容衆愛博可以容物畜衆

抱朴子曰靈龜之甲不必爲戰施龜甲自有可用豈待戰用之麟角鳳爪不
必爲鬪設麟鳳之角爪自有可用豈待鬪而設之故雋生不釋劍於平世雋不疑出入好
佩劍豈待亂世始佩擊柝不輟備於思危夜行擊木用戒不虞豈待危時用之

抱朴子曰南金不爲處幽而自輕重者自重瑾瑤不以居深而止潔潔者自
潔也忠道者不以否滯而改圖時有否滯而忠道不易守正者不以莫
賞而苟合君子所守至正豈以貪利而輒苟合於世哉

抱朴子曰登玄圃者悟丘阜之卑登高可以悟卑浮溟海者識池沼之

…也

楊[illegible]曰因本可以知末末有小而能致大也

施仁曰涵博雅之儒不以固陋之可鄙

楊慎曰士之操…之爲[illegible]

沈位曰士貴…德量力不然…不清矣

楊[illegible]曰事未有不由近始者

褊可以識彼披九典乃覺牆面之篤蔽九典披閱而面牆之蔽始覺闚至道乃
知拘俗之多迷一闚至道則拘俗之迷始知之矣

抱朴子曰渾沌之原無皎澄之流其本渾也毫釐之根無連抱之枝
其本根小也分寸之燼無炎遠之熱其本只分寸也隙穴之中無炳蔚之彩
隙穴之鼠焉有虎豹炳蔚之文鉤曲之形無繩直之影本鉤曲安望影之直參差之上無
整齊之下上本參差安望之整齊

抱朴子曰不覩瓊琨之熠爍則不覺瓦礫之可賤以瓦礫與瓊琨之玉較始
知瓦礫之可賤不覿虎豹之文蔚則不知犬羊之質漫以犬羊之質與虎豹炳蔚之文
較始知犬羊之質漫然聆白雪之九成然後悟巴人之極鄙白雪曲之高
不聆白雪之高焉知下里巴人之足鄙識儒雅之汪濊乃悲不學之固陋儒者學問
汪洋浩濊識儒之博雅始知不學之固陋誠可鄙矣

抱朴子曰無當之玉盌不知全用之埏埴寸裂之錦黻未若堅
完之帛布故夏姬之無禮夏徵舒之母有淫行靈公通焉不如孤逐之餒[illegible]富
貴之多罪不如貧賤之履道

抱朴子曰猛獸不奮搏於度外鷹鸇不揮翮以妄擊若廟美既
內不揆德進取又外不量力猶輕羽之投洪鑪洪炉烈火投之以輕羽未有不
化飛雪之委沸鑊沸湯之鑊飛雪未有不消朝菌之試于將朝菌野草以干將
試之則斷羔犢之犯虓虎也羊遭虓虎則靡矣是以君子貴自度也

抱朴子曰三辰日月星也蔽於天則滑景暗於地雲蔽之則影暗根荄瞰於
此則柯條瘁於彼根荄既瘁則柯條自瘁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

洪吳祖曰為治近務遠者戒

上而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務於遠者或失於近治於外者或堂生乎內覆頭者不必能令足不濡蔽腹者不必能令背不傷故秦始築城遏胡而禍發帷幄（始皇築萬里長城以防胡而陳涉吳廣之徒由蜀難）漢武懸旌萬里（從事邊功）而變起蕭墻（末年有蠱之禍）

王守仁曰用世者必以時之不至雖有奇長

抱朴子曰人才無定珍器用無常道進趨者以遁世為奇役御者以合時為妙故玄冰結則五明捐（玄冰結則五明不用五明者扇舜廣開視聽所作五明）隆暑熾則裘爐退（裘爐所以禦寒隆暑熾則退而不用之也）高鳥聚（翁漢公卿大夫多用之）則良弓發狡兔多則鷹鷂走干戈興則武夫奮韶夏作則文儒起

汾州山曰聖經理之本原所當考究

抱朴子曰激脩流揚朝宗者不可以勞五城而蹲積石（激流揚波當所源）其舒翠葉吐丹葩者不可以含洪荄而去繁柯（翠葉吐葩當究其本）敗源失本豈不枯記叛聖遠經理不弘濟

王世貞曰殊途一致之論

抱朴子曰四瀆（江河淮濟）殊源五河分流赴卑注海（曰卑下而注於海淮南子曰河九折而注於海）而殊塗同歸色不均而皆艷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並芳味不等而悉美（言其一致也）

袁宏道曰化俗以德不以言

抱朴子曰物貴濟事而飾為其末（紛飾文為特末節耳）化俗以德而言非其本故絺布可以禦寒不必貂狐淳素可以匠物不在文辯（敦朴淳素可以化民變俗而文辯奚益哉）

郭孔教曰好尚本於上人

抱朴子曰衝飈謐氣則轉蓬山峙脩綱既舒則萬目齊理故未有上好謙而下慢主賤寶而俗貪。

唐順之曰治近可以致遠

抱朴子曰事有緣微而成著物有治近而致遠故修步武之池而引沉鱗於江海（池深則江海之鱗至）豐朝陽之林而延鸞鳳於丹穴（林茂而丹穴之禽集）設象於紫蓋而翠虯降於玄霄委灰於尺水而望舒變於太極是以晉文回輪於勇蟲而壯士雲赴（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螳螂也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為天下勇士矣迴車避之勇士歸焉）句踐曲躬於怒鼃而戎卒輕死（昔越王晏伐吳兵出見怒蛙乃為之勇人輕死）齊桓公禮九九（齊桓公禮九九者）而扣角之俊至枯骨掩（西伯澤及枯骨）而三分之仁洽

王慶麟曰移風易俗係於上人之好尚端而四海化矣

抱朴子曰尚讓在荄而枯葉含榮率俗以身則不言而化故有唐以鹿裘臻太平（堯治天下冬衣鹿裘）齊桓以指紫止奢競（齊桓公朝而惡聞紫齊國）無有張章華構（楚靈王為章華之台）而豐屋之過成露臺輟（漢文帝欲作露臺惜百金之費者而止）而玄默之風行

張鳳翼曰聽者料興亡之機明者覩未形之微

抱朴子曰聽者料興亡於遺音之絕響（審音知亂）明者覩機理於玄微之未形（察理於微）故越人見齊桓不振之徵於未覺之疾（師曠審音知南風之不競）其子識殷人麗臺之禍於象箸之初（紂為象箸箕子歎曰必將作玉杯玉杯象箸必不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異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故吾畏其卒也後果亡天下）

劉純仁曰誅以懲惡不失之濫賞以勸善不失之僭

抱朴子曰二儀（天地曰兩儀）不能廢春秋以成歲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故誅貴所以立威賞賤所以勸善罰上達則姦萌破（以有位之人則姦宄之萌絕）而非懦弱所能用也（懦弱所以立威）惠下逮則遠人懷（恩澤及於下係則遠者來）而非儉吝所能辨也（賞不可失之儉吝）

張少穀曰浮滄海者明得失而謹之可以有求矣

余有丁曰賞不濫而刑不僭庶明君所宜審

孫文融曰王者進退天下人才當兼取之於己

抱朴子曰浮滄海者必精占於風氣(所浮滄海必驗於風氣)故保利涉之福可以利涉(而無憂)善莅政者必戰戰於得失故孳孳惟求之慶故闇君之所輕蓋明主之所重也亡國之所棄則治世之所行也

抱朴子曰毫釐蹉於機則尋常違於的(語云於彼毫末於此尋常即差毫釐謬千里意)與奪失於此則善否亂於彼邪正渾淳則彝倫攸斁功過不料則庶績以崩故明君賞猶春雨而無濫之失(賞猶雨澤之降而無厭遲之濫)罰擬秋霜而無詭時之嚴(罰猶秋霜之嚴而無失時之衍)

抱朴子曰明銓衡者所重不可得無也(進賢不可失之證)仗法度者所愛不可得私也(退賢不可徇以私)故得人者先得之於己者也失人者先失之於己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失己而得人者也(惟精於藻鑑斷)評之矣

黃約曰賞罰之柄不可假

胡時化曰拘常守一者非通方之士

邵寶曰法重而人輕犯

抱朴子曰明主躬操威恩不假人以利器(賞罰之柄猶利器也利器在己在手不可假人)暗主倒執干戈雖曰尊而勢去(恃其柄勢不在己)故制慶賞而得衆者田常所以奪齊也擅威福而專朝者王莽所以篡漢也

抱朴子曰常制不可以待變化一塗不可以應無方刻船不可以索遺劍(楚人墜劍於水刻舟以求之)膠柱不可以諧清音(膠柱不可調索)故翠蓋不設於晴朗(翠蓋貴者之具非為蔽日設也)朱輪不施於涉川(朱輪貴者之車非為濟川用也)味淡則加之以鹽沸溢則增水而減火(漢書云欲湯之無沸也不如絕薪之去火)

抱朴子曰丹書鐵券(王者賜丹書鐵券以封國)刺牲歃血(以固盟約)不能救違約之弊則難以結繩檢矣(古未有書契文字立結繩之政)五刑九代(五刑掌於大司馬可冠九代)赤族之盛(刑之極者赤族之誅)不足以止覬覦之姦則不可以舞干化矣(舜時舞干羽而有苗格)是以書有世重之文易有隨時之宜

真德秀曰明者不可欺知者不可誑則是非不自無所逃矣

汪見坤曰毀譽當核其真之論

抱朴子曰人有識真之明者不可欺以偽也有揣深之智者不可誑以淺也不然以虺蛇為應龍(以非為是之喻)狐鴟為麟鳳矣(以不肖為賢之喻)

抱朴子曰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讙譁之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先意而許其人之賢)未若鑒其事而試其用(不若鑒其行事而試其可用)逆而距之者(預先逆料距而不用)未若聽其言而課其實(不若因言而考實)則佞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駑蹇毅望於大輅(駑鈍之馬安敢望大車之駕)戎虯(亂龍馬也)揚鑣而電騁(以良馬揚鑣而馳)則功胡大而不可建道胡遠而不可到

胡天峻曰興亡在德其興也非一朝其亡也非一旦

許應元曰貴遠賤近信耳疑目由所好之不在也

抱朴子曰潛朽之木不能當傾山之風(朽木遇大風則折)含隙之崖難以值滔天之濤(頹崖遇洪濤未有不崩)故七百之祚三十之世(周家一世三十一年七百)非徒牧野之功倒戈之敗(紂之前途倒戈)鹿臺之禍(紂走鹿臺衣珠玉以自焚)不始甲子之朝其疆久矣其亡尚矣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得所聞而信之所見則疑之)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嘆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為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司馬相如以奏大人賦帝嘉歎久之)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李斯姚賈害之言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以以過法誅之遂下吏治非使自殺)或放乎散此蓋葉公之好偽形見真龍而失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二十七卷抱朴子

林希元曰退才長必與庸衆人伍此人尤其之察

色也（葉公居室皆雕畫以龍於是天龍駕雲而下葉公驚走乃知所好非眞龍也）

抱朴子曰摩尼（珠名）不宵朗則無別於積礫（瓦礫也）化鯤不凌霄則靡殊於桃蟲（鷦鷯小鳥也詩肇允彼桃蟲翩飛維鳥）錦駒不聘則與暗人爲群逸才沉抑則與凡庸爲伍故鯤（鯤魚）縈紆於淵洿駑蹇驥騄於坰野者不識彼物靜與之同動與之異（龍乘雲而直上騄驥馳騖千里）

呂枏讚曰高世之士不庸經國之士棄捐斯誠有國者之恥

抱朴子曰棄金璧於窮路（金璧擲於野外）則行人止足（見者卽足不前）委錦紈於泥濘則見者驚咄莫不惜之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庸囚之伍（高世之士與庸衆爲伍）捐經國之器於困滯之地（經國之士困滯不用）而談者不訟其屈達者不極其窮或貴其久而息其身或用其策而忘其功斯之爲病由來久矣

蕭良有曰才豐則惠博才遠則辭富斯非秋小者所可同日語也

抱朴子曰開源不億丈則無懷山之流（源流長則）崇峻不凌霄則無彌天之雲（山高則雲興）財不豐則其惠也不博（積財豐厚則施澤博）才不遠則其辭也不贍（有遠大之財者其吐詞必富贍）故覩有盈丈之牙則知其不出徑寸之口見有百尋之枝則知其不附毫末之方

吳默曰國有六翮人主資之以求論

抱朴子曰靈鳳所以晨起丹穴（鳳巢名）夕萃軒丘日未移晷（刻也）周章九陔（九陔卽九野也）凌風蹈雲不蹶不閡者以其六翮之輕勁也夫良才大智亦有國之六翮也（才智之士爲國家輔翼）

抱朴子曰淇衛忘歸不能無絃而遠激振塵之音不能無器而畜哀起俗拔萃之德不得立功於未室之時

王守仁曰此論切到之喻

抱朴子曰朱綠之藻不秀於枯柯（槁木也）傾山之流不發乎涸源

源之竭者熠燿之宵（火也詩云熠燿宵行下有光如螢）不能使高岳呈形忘書勢利不能使芳風邈世

許洪寶曰上君子有超俗之德絶群之志者其素所蓄而也

抱朴子曰重淵不洞地則不能含螭龍（螭龍不能含其宅）吐吞舟之浪（浪拍天而吞舟）峻山不極天則不能韜琳琅播雲雨（山高則寶藏萃於斯雲雨興於斯）立德不絶俗則不能收美聲著厚實執志不絶群則不能臻成功銘弘勳而凡夫朝爲蜩翼之善（蜩翼微細之善）夕望丘陵之益（受益之厚）猶立植黍稷坐索於豐收也（黍稷方種則望收成之當）

吳弘道曰收清貴者立操行之標播德音者修道藝之本

抱朴子曰行無邈俗之標而索高士之稱體無道藝之本而營朋黨之末欲以收清貴於當世播德音於將來猶蹇裳以越滄海（揭衣欲涉滄海之廣）企佇而躍九玄（舉足而欲躍九天之上）

祝堯曰凡近之才雖貴以揪揚之功大抵然也

抱朴子曰泥龍雖藻繪炳蔚而不堪慶雲之招（泥塑之龍安能興雲致雨）芻雞雖周琢玄黃而不任凌風之舉（木鷂不駕木鳶不舉之類）芻狗雖飾以金翠（芻狗用以祭祀者）而不能躡景以頡逸近才雖豐其寵祿（淺近之才雖厚其寵祿）而不能令天清而地平

施仁曰才小不可以任大其訓戒昭然

抱朴子曰毒粥既陳則旁有烟腸之鼠明燎宵舉（燎大燭也古者司烜氏以）則下有聚死之蟲（物百救求而置之門外詩云夜未央庭燎之光）蜀黍之典則蹈狙承之才小任大則泣血漣如桑翟（翟桑弘羊之病）爲戒厚矣范既之鑒明矣

楊愼曰才高不入於流俗

抱朴子曰滄海揚萬里之濤不能歛山峯之塵（山峯之塵非江濤所能揚）驚風摧萬仞之木不能拔弱草之荄（弱草根荄非怒風所能拔）貔虎龍嗣不

能威宦（虎雖咆哮蚊蚋豈足以施威）冠世之才不能合流俗（冠世之才不與流世偶）

抱朴子曰堅志者功名之主也不惰者衆善之師也登山不以艱險而止則必臻乎峻嶺矣清善不以窮否而怠則必永其令聞矣

抱朴子曰和鵲雖不能生不可生之人而不可謂非濟命之器也（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和之扁鵲使弟子子陽厲鍼砭）儒者雖多貧賤而墳典不可謂非進德之具也播種有不收者矣而稼穡不可廢仁義有遇禍者矣而行業不可惰

抱朴子曰重載不止所以沉我舟也（載重則舟必沉）昧進忘退所以危我身也（知進而不知退身必危）身聚蝎攻本雖樵安然必傾之徵也

抱朴子曰玄雲爲龍興（雲從龍龍興則雲騰）非蚯蚓所能招也（蚯蚓二物名）飈風爲虎發（風從虎虎嘯則風發）非狐貉之能致也（山狐野貉二獸名）是以大人受命則逸倫之士集（大人如堯舜禹湯之主逸倫乃超逸絕倫者如稷契伊呂之佐）王帛幽求則丘園之俊起（如湯以幣聘則起尹於莘野之類是也）

抱朴子曰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移谷以卑安是以執雌節者無爭雄之禍多尚人者有召怨之患

抱朴子曰淮陰隱勇於跨下（韓信未遇時受胯下之辱）不損龍躍而虎視也應侯韜奇於溺簀（范雎受辱於溺簀）不妨其鸞翔而鳳起也或南面稱孤或宰總台鼎故一抑一揚者輕鴻所以凌虛也乍屈乍伸者良才所以俟時也

汝括曰堅志不惰自有所准

楊坊曰士人不可無頑鈍而惰行業

吳祖曰當先貴識進退

王守仁曰羽虎雲風烈龍吳政雲世未有大人受命而賢士不至者也

弇州山曰人貴克捺尚人之心

王世貞曰屈者必伸君子當俟時

抱朴子曰焦螟之巢棲不肯爲鵰鳳之戾天（鵰鳳以……詩鳶飛戾天）玄蟬之潔機（蟬飲清露以自潔）不願爲蜣螂之穢飽是以禦寇不納鄭陽之惠曾參不羨晉楚之富（即晉楚之富不及也五句意足）

抱朴子曰微飈不能揚大海之波毫芒不能動千鈞之鍾是以漆園（莊周爲漆園吏）思惠有捐金之歎伯氏忞期有勒絃之憤短唱不足以致弘麗之和勢利不足以移淡泊之心

抱朴子曰熊羆不校捷於狐狸（熊羆力能制狐狸有捕鼠之捷）金鵰不競擊於小鷄（鵰鳥飛揚捷翻鷂隼為善鷙擊者）是以張耳掩壯於抱關（張耳未遇時為於抱關）朱亥寓勇於鼓刀

抱朴子曰懸魚戲以芳餌（魚以芳餌而受懸）檻虎死於籠狐（虎爲狐而受害）不

可以鈞緡致者必亂鷯也（鷯龍致……不受緡約）不可以機弈誘者必麒麟也（麒麟騶虞不入機弈世有高賢大良豈羈於勢利哉）

抱朴子曰夫雲翔者不知泥居之滂（龍翔雲凡天馬知滂下者之若）處貴者忽群下之勞（處尊貴者焉知下人之勞）然根朽者尋木不能保其千里之茂也（尋丈之木根朽則不能茂盛）民怨者堯舜不能恃其長世之慶也（民怨即堯舜之聖亦不能保有天下）

抱朴子曰凡木結根於靈山而匠石爲之寢斤斧（寢息也不敢以斤斧加之）小鮮寓身於龍池而漁父爲之息網罟（小魚假身於龍之側則漁父不敢以網罟加之）蚊集鷹首則鳥隸不敢啄鼠住虎側則狸犬不敢識（數句即城狐社鼠不同意何者其所依然也）

楊慎曰君子有所依而重

晉孔穀曰淡泊者不徇於勢利

唐順之曰君子欲欲其大所長

高仁曰高尚不可以芳利居

王應麟曰人君貴恤民困

張鳳翼曰凡人有所假托得以自全此喻良切

劉□仁曰吉人辭寡之解

抱朴子曰靈蔡默然而吉凶昭晳於無形（靈龜安靜而占吉凶昭然不爽）春蛙長譁而醜音見患於聒耳（蛙鳴長譁醜聲徒聒人耳）故聲希者響必巨辭寡者信必著

何孟春曰忠正見排於澆世雅直不容於時俗

抱朴子曰笙歌之俗惡旋盤之容（樂其歌之狀者惡修禮容）被髮之域憎章甫之飾（樂被髮之俗者惡飾禮也）故忠正者見排於澆競之世（澆競之世忠正必不容）雅人不容乎惡直之俗（惡直之世雅人必見斥）

張之象曰但是不能止朋党

抱朴子曰升水不能救八藪之燔燎（山藪之炬燔非升水所能救）撮壤不能遏砥柱之沸騰（沸騰之水非拳土可遏）寸刃不能刊（伐）長洲之林獨是不能止朋黨之非（謠朋比周相為党與如漢宋諸賢目為朋党）

余有丁曰庸夫盈朝英后莫救其敗

抱朴子曰千羊不能扞獨虎萬雀不能抵鷹鸇攫擊不及希和之末景（希和日也末景日近晡之景也）百鼓並伐未若震霆之餘聲（伐百鼓不如震霆一雷霆之響）是以庸夫盈朝不能使彝倫攸敘英俊孤任足以令庶事根長

王□秀曰能見自正之人不諂笑以偶俗不苟容以趨時

抱朴子曰兆分之達猶林卉之冬華也（兆當富貴非其分猶林卉冬華未有不凋落）守道之窮猶竹柏之履霜也（窮而自守以道猶竹柏有經霜之操）故識否泰於獨見者雖劫以鋒鋭猶不失正而改途焉（吾必有獨見以鋒刃在前不失其正）安肯諂笑以偶俗乎（與俗為偶）體方貞以居直者雖誘以封國猶不違情以趨時焉（體貞自居即誘以利祿不肯趨時）安肯躡徑以取容乎

余有丁曰至德之士非世所能□

抱朴子曰震雷韜轟（韜聲轟轟）而不能致音於聾聵之耳（聾聵者不聞）重光麗天而不能曲景於幽岫之中（幽岫幽洞之中不見天日）凝冰慘慄而不能凋款冬之華（款冬耐冰霜者）朱飈鑠石而不能靡蕭立之木故至德行所不能移也

[illegible]

抱朴子曰彍弩危機（彍弩機甚急）觸鋒銜弦（鋒矢鏃也）至可忌也而勇雉觸之而不猜（雉小雉觸機弩而不須）闇政亂邦惡疾姤能甚難測也而貪人競之而不避故飛鋒暴集而不覺（暴橫之集如飛刃之來使人不覺）禍敗奄及而不振（禍敗奄忽而至使人不以自振）是以愚夫之所悅（幸災樂禍）乃達者之所悲也（災患災禍）凡才之所趨（趨於禍而不知避）乃大智之所去也（智者明於禍而去之）

宋□曰忠貞之士惟世亂方有以自見而為世之所貴

抱朴子曰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入則燭不明華不隕則實不結岸不蔚則谷不盈九有人安則韓白之功不著（韓信白起）長君繼軌則伊霍之勳不成（伊尹輔太甲霍光擁昭立宣）故病困乃重良醫世亂而貴忠貞

胡□光曰人惟不任情於愛憎不抑志於方頑則通乎一與造化矣

抱朴子曰好榮故樂譽之歎多（人情好榮故樂善）畏辱則憎毀之情意（人憎惡辱故憎毀）若夫通精元一合契造化混盈虛（盈虛天道有）以同條齊得失（人事有得失）於一指者愛惡未始有所繫（不繫情於愛惡）窮通不足以滑和（或窮或通無以滑其天和）

邵寶曰明於與奪不汩於利害此惟至粹極醇之人能之

抱朴子曰與奪不汩其神者至粹者也（吾心之神不為與奪所汩此則粹之至）利害不雜其和者極醇者也（吾心之和不為利害所雜此極醇之養）浩浩乎非訊聽所校矣（浩浩之水非狂狗所能校）茫茫乎非跬步所尋矣（茫茫之遠非跬步所能至）聲希所以為大音和寡所以崇我貴玄黃遼邈而不與其曠死生大矣而不以改其守常分細碎焉胡恤焉

吳德秀曰有技足以召災此為恃才者戒

抱朴子曰林繁則匠入矣匠石取材必入山林珠美則蚌裂矣蚌生明珠取珠則裂其蚌石含金者焚鑠金生於石必至於焚鑠草任藥者翦掘草可以為藥必至於翦掘刃利則先缺太剛則折意絃哀則速絕用以適己真人之寶也才合世求有伎之災也世有妬才則有技者遭其害君子貴斂才以自完

汪見坤曰驕盈者召伐之媒

抱朴子曰准的陳則流鏑起即準的也即流矢也焉美名起則謗𧬈攻焉瑰貨多藏則不招怨而怨至矣多藏貨寶招怨於人也器盈志驕則不召禍而禍來矣驕盈之人多至於召禍昔平原君謂應侯富貴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即此意也

胡天峻曰逸倫之士不以否塞而怨尤

抱朴子曰連城之寶價值連城非貧寒所能市買也高世之器非淺俗所能識也然盈尺之珍不以莫知而暗其質逸倫之士不以否塞而渝其節不以世之否塞起至改節樂天任命何怨何尤惟知樂天任其命之自至何怨尤之有

許應元曰才有所短亦有所長

抱朴子曰大鵬無戒旦之用雞司晨謂之戒旦巨象無馳逐之才巨象可以任重馳逐則馬之能也故蔣琬敗績於百里蔣琬非百里之器孔明任之而為三台之標三台三公也陳平困瘁於治家陳平治家有盜嫂受金之疑而懷六奇之略出六奇計

林希元曰窮而後通困而後達

抱朴子曰明闇者才也自然而不可飾焉遲者時也有會而不可力焉呂尚非早蔽而晚智然振素而僅遇後遇文王載之以歸韓信非初怯而末勇初受胯下之辱後建大功下有七十餘城然危困而後達

呂祖謙曰防微可以無失言

抱朴子曰奔驥不能及既往之失語云駟一奔而莫追千金不能救斯言

可以免玷

之玷詩云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故悔旋者未若防其微事始於微貴防之於早勤求者不如寡其辭易吉人之詞寡

曹良有曰君子處危亂而守其見

抱朴子曰玄冰未結白雪不積則青松之茂不顯非歲冬寒則不見松茂俗化不變風教不頹則皎潔之操不別非頹風變俗以別貞操到危國而沉賤故莊萊莊周老萊抗遺榮之高居亂邦而餓寒故曾列曾史列播忘富之稱

吳默曰天道昭彰而不忒

抱朴子曰天居高而鑒卑故其網雖疏而不漏神聰明而正直故其道賞真而罰偽是以惠和風也暢於九區即九域也則九耀得於玄昊七耀日月五星也玄昊天也殘害著於品物則一氣陰陽也謬於四八

太史公曰富貴而名埋滅者不可勝數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夫求所謂不朽也

抱朴子曰天秩有罔極之尊即孟子所謂天爵之尊人爵無違德之貴惟德者斯享人爵之榮故仲尼雖匹夫而與祀於百代匹夫為百世師辛癸商辛夏癸即桀紂是也為帝王而僕豎不顧以見比商老身愈賤而名愈貴老彭終身不仕幽厲位彌著而名彌惡齊王之生不及柳惠之墓秦王之宮未若康成之閭

呂兆曰積德必有餘慶施後而報此常也

抱朴子曰影響不能無形聲以著餘慶不可以無德而招故唐堯為政七十餘載然後景星擢耀堯德慶亦羊公積行黃髮不倦而乃墜金雨集出史亦積德餘慶之驗遠者其至必遲施後者其報當晚

方以智曰有餘者須度理量力微者之謂也

抱朴子曰埋盡不可責其餘一至者不可求兼濟故洪濤之末不能漂沉浮在水面者其勢乏也衝風之後不能颺輕塵其力微也勁弩

鄧仁曰大才至有遺誤不用之時不可以凡近目之此喻意也

之餘力。不能洞穿魯縞（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西頹之落暉。不能照山[illegible]

日落西山安能遠照

抱朴子曰。爝火雖薄。蝕時而食（日月有時而食）。不可以比螢燭之貞耀（螢虫燭火也）。

黃河雖混渾。不可以萬沼沚之清澄（溪澗之屬）。山雖崩。猶峻於丘垤。

虎雖瘠。猶猛於豺狼（言虎雖瘠而威則猛賢人君子雖有時不遇貧賤而志不可奪）。

楊慎曰憂者樂之本勞者逸之門

抱朴子曰。神農不久疾。則四經之道不垂（四經治病之書）。大禹不胼胝。則玄珪之慶不集（禹治水玄珪告成）。故救憂為厚樂之本。暫勞為永逸之始

沈佸曰無欲而致之士非寵祿所能光其操

抱朴子曰。金鉤桂餌。雖珍不能制九淵之沉鱗（深淵之鱗非鉤餌所能制）。[illegible]寵豐祿。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至人無欲非寵祿可得而致之）。故呂望[illegible]

竭立之夫。河湄槃伐檀之民（詩坎坎伐檀兮寘之河干言欲自食其力意）。王[illegible]於子陵之巷（子陵高臥不屈光武王帛招致之隱於富春山）。蒲輪靈及於徐生之門（東漢徐穉明帝以蒲輪迎之徐穉不應）

施仁曰觀聽殊而愛憎異此援引喻言殆及之矣

抱朴子曰。觀聽殊好。愛憎難同。飛鳥覩西施而驚逝。魚鱉聞九韶而深沉（飛鳥魚鱉所觀所聽殊也）。故衮藻之爍煥。不能悅裸鄉之目。采菱之清音（楚辭有采菱之歌）。不能快越隸之耳（裸鄉越隸其受憎殊也）。古公之仁。不能喻欲地之狄。端木之辯。不能釋繫馬之庸

抱朴子曰。般旋之疑（禮容之見著也）。見憎于裸踞之鄉（裸身箕踞無禮者也）。繩墨之匠。獲忌于曲水之四（曲水忍其純曲）。貪婪饕餮者。疾素絲之皎（絲白者之）潔。比周相與為實（相與為實家行）敎者。惡高操之孤立（惡孤立之操）。猶貪鄙之惡同

楊慎曰安居不忘危士共此同有難而望救于賢人所不及矣

利（貪人嗜利見同利者惡之）。醜女之害國色（女婦卑賤醜女見國色則妒害之）

抱朴子曰。君子之升騰也。則推賢而散祿。庸人之得志也。而矜貴而忽士。施惠隆於倖幸（倖幸之人則隆惠之）。用才出乎小惠。不恤智者共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欣。而欲有感之見恤。猶災火張天。方請禹於名山。洪水凌空。而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楊昉曰事起於積漸

洪興祖曰此段喻勳業

王守仁曰言才有大受

余州山曰言不群之才

王世貞曰將務大者不圖細

楊慎曰言徇名重身

博喻篇

抱朴子曰。盈乎萬鈞。必起于錙銖(錙銖之積始盈于萬鈞)。竦秀凌霄。必起於分毫(分毫之積始至於凌霄)。是以行潦集而南溟就無涯之曠(行潦小水也南溟大海也積小以成大)。尋常積而玄圃致極天之高(言極天之高皆起於尋常之積)。

抱朴子曰。騁逸策迅者。雖遺景而不勞(言騏驥之馳)。因風凌波者。雖濟危而不傾(言舟楫之用)。是以元凱分職。而則天之勳就(高陽氏有八元高辛氏有八凱皆能成則天之功)。伊呂既任。而革命之功成(伊尹革夏命呂望革商命)。

抱朴子曰。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言瑤華之舟無所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彫飾之弓無所施)。是以介潔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徒有介潔而無政事之才不足以戢亂)。不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才(徒有儒雅而無致治之略不足以翼帝載而亮天工)。

抱朴子曰。閬風玄圃(仙境)。不借高於坵垤(無俟坵垤之小自成其高)。懸黎結綠。(璧玉)不假觀於瑤琨(美石似玉者)。是以英儒不群。而幽蕙之芬駭。峻概獨立。而衆禽之翮振。

抱朴子曰。衝飈傾山。而不能效力於秋毫(言水之用不屑於小)。大鑠金石。而不能耀烈以氾逕(言火之用不在於微細)。是以淮陰善戰守。而拙理治之策(韓信能戰而不能理治)。絳侯扶社稷。而乏承對之給(周勃能安社稷而無應對之才)。

抱朴子曰。徇名者不以授命為難(好名之人多輕生)。重身者不以近欲累情(身為重而欲為輕)。是以紀信甘灰糜而不恨(紀信為漢高解滎陽之圍)。朱楊同一毛於連城(拔一毛利天下不為)。

袁宗道曰言物不齊類

曾孔教曰同否並任

唐順之曰言大器晚成

王應麟曰言因敗成功

張鳳翼曰言見憎見忌

劉純仁曰言苦言貴有用

何孟春曰言官卑推薄

抱朴子曰。小鮮不解靈虯之遠規(虯龍遠騰小魚焉知之)。鳧鷃不知鴻鵠之非匹(鴻鵠沖天鷃鳥識之)。是以耦耕者笑陳勝之投耒。淺識者嗤孔明之抱膝。

抱朴子曰。淳鈞之鋒。驗於犀兕(犀兕截兕則純鈞之鋒見)。宣慈之良。効於明試(明試有功則宣慈之良見)。是以同否則元凱與斗筲無殊(同者否者並進則何以別元凱與斗筲)。並任則騄駬與鴑駘不異(並任何以別騄駬與鴑駘)。

抱朴子曰。器非瑚簋。以進銳而退速。量擬伊呂。雖發晚而到早。是以鷦鷯(雖巢小鳥)倦翮。猶不越乎蓬杪(其飛也不過乎蓬杪之間)。[illegible]雖徐起[illegible]翮而戾蒼昊(一舉而翱翔於霄漢)。

抱朴子曰。九斷四屬者。蘊藻所以表靈。摧柯碎棄者。追蒐所以增芬。是以夷吾桎檻(管仲事之囚)。而建匡合之績(九合一匡)。應侯困辱雖折脇(折脇)而著入秦之勳(相秦而伯業成)。

抱朴子曰。精鈍殊迹(劍有精鈍)。則凌遲者愧快(怯小)。強弱異科(力有強弱)。則扛鼎者見忌。是以淮陰顯擢(韓信受築壇之拜)。而庸隸悒懊以疾其超。武安功高(吳起功者存殺)。而范雎飾談以破其章。

抱朴子曰。必死之病。不下苦口之藥(言苦口之藥無所用)。朽爛之材。不受雕鏤之飾(雕鏤無所施)。是以比干匪躬而剖心於精忠(精忠徒至於剖心)。田豐見微而夷戮於直言(直言卒至於殺戮)。

抱朴子曰。嶧陽孤桐。不能無絃而激哀響(琴不能以無絃而响)。大夏孤竹。不能莫吹而吐清聲(簫管不以氣吹而出声)。是以官卑者。稷卨不能康庶

孫之承曰論窮極元叉

余有丁曰論剛柔精性

侯文熙曰此富貴明利害

續（官卑即稷禹之聖不能展其功）耕傳者伊周不能臻升平。（耕傳即伊周之聖不能致太平）

抱朴子曰登峻者戒在於窮高濟深者禍生於周重是以西秦有思上蔡之李斯（李斯為秦所族乃思欲牽黃犬上東門不可得也）東越有悔盈杭之文種（文種投首於越雖悔其何及焉）

抱朴子曰剛柔有不易之質貞撓有天然之性是以北鍊而南金不虧其直（其質剛也）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其性貞也）

抱朴子曰不以其道則富貴不足居違仁捨義雖著順不足吝是以卞隨負石以投淵（卞隨湯時人不肯苟得富貴）仲由甘心以赴刃（死於衛難）（不肯違仁捨義）

抱朴子曰卑高不可以一槩齊粲廩不可以勸沮化是以惠施患從車之苦少莊周憂得魚之方多。

凌約言曰含出處靜躁之各殊

抱朴子曰出處有冰炭之殊（冰冷而炭熱其致殊也）躁靜有飛沉之異（鳥者自飛沉者自沉其趣別也）是以墨翟以重繭怡顏其叟以遺世得意。

胡時化曰論交道之別

抱朴子曰適心者交淺而愛深忤神者接久而弭乖是以聲同則傾蓋而若昵（傾蓋從交蓋駐車孔子之郯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道異則白首而無愛（鄒陽云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者知與不知也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

邵宝曰用兵者貴謂皆自保不然將有不戢自焚之笑

抱朴子曰艅艎鷁首（艅艎舟名鷁首尼舟也畫鷁於其上者如首以禦水患）涉川之良器也櫂之以北狄則沉漂於波流焉蒲稍汗血（皆良馬也）迅趨之駿足也御非造父則傾僨於峻途焉青萍豪曹（皆良劍也）剡鋒之精絕也操者非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勁兵銳卒撥亂之神物也用者

非明哲則速自焚之禍焉。

其德秀曰示弭謗釋恨之道

抱朴子曰謗讟不可以巧言弭（弭謗不在巧言）實恨不可以虛事釋（釋恨不在虛事）釋之非其道弭之不由理猶棟冰以遣冷（棟冰不可以去冷）重鑪以却暑（重鑪不可以卻暑）逐光以逃影（逃影須就陰逐光不可逃）穿舟以止漏矣（止漏在水穿舟以求之則停矣）

汪礼神曰官人之道君不可以妄授人臣不可虛任於已

抱朴子曰明主官人不令出其器忠臣居位不敢過其量非其才而妄授（苟非其才而妄授以官）非所堪而虛任（非本不堪而頓虛以任之）猶冰蜒之盛沸湯（冰碗盛湯罕有不化）葭莩之包烈火（火未有不燃）綴金鈞於腐索（腐索係以萬鈞罕有不危）加倍載於扁舟（扁舟之小者焉可倍載）

抱朴子曰豹狐之裘不為負薪施（裘非所以負薪晏子有反裘負薪之論）九成六變簫韶（簫韶之樂一成至九一變至於六變）不為聾夫設（音樂非所施于聾聵）高唱遐和不為庸愚吐忘身致果不為薄德作。

傾天峻曰匱民財竭民力而望民之我親難矣

抱朴子曰民財匱矣而求不已力下竭矣而役不休欲怨離而不生親其寧之惟求猶斷根以續枝（斷木之根芟以接其枝望枝之茂德乎）割背以裨腹（割背之肉以益其腹）刻目以廣明剜耳以開聰也。

許應元曰立法慕權宜成功好變更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好屢變以隅俗猶割高馬以適卑車削附踝（足也）以就褊屨（削足以就褊屨）斷長劍以赴短鞘（刀鞘也）割尺璧以納促匣也（匣所以藏璧從而望長也）

孫希元曰其人淵深者其文必汪濊

抱朴子曰止波之脩鱗不出窮谷之隘（脩鱗大魚也大魚不出於一谷）[illegible]樓之峻木不秀培塿之卑（培塿七阜也培塿無松柏）九疇之格言（箕子作洪範九疇）

呂祖謙曰事貴知本若徒合本而末務非所以語遠識之士

不吐庸猥之口。金版之高筭，不出恒民之懷；覩百抱之枝，則足以知其本之不細（其本厚者）；覩汪濊之文，則足以覺其人之淵邃（而其養邃者其文博）。

抱朴子曰：桑林鬱藹（桑所以飼蚕者），無補柏木之淒冽；膏壤帶郭（負郭之膏腴），無解黔敖之蒙袂。（齊大饑，黔敖為粥於路以待飢者而食之，有飢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繭綿絖綺之自出（出自桑林），千倉萬箱於是乎生（生於膏壤）。故識遠者貴本，見近者務末。

蕭良有曰實必副名德必稱位而後可

抱朴子曰：體粗恭耀，不能離柯以久鮮（古詩云：蒼蕭辭柯）；吞舟之魚，不能舍水而攝生（史云：吞舟之魚失則螻蟻苦之）。是以名美而實不副者（名無實不相稱），必無沒世之風；位高而器不稱者（德器不足稱其位），不免致寇之敗。

抱朴子曰：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良藥苦口利於病）；嬰甲冑之重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甲冑所以禦鋒鏑）；潔操履之拘苦者，所以全拔萃之業（苦操潔而拔萃之業可成）；納拂心之至言者，所以無易方之惑也（言之拂心者其惑為易解）。

吳默曰幸以愚賢見危以遁為高

抱朴子曰：鸞鳳競粒於庭場，則受褻於雞鶩；龍麟雜廁於芻豢，則見黷於六牲。是以商老（商山四皓）棲峻以播邈世之操，卞隨赴深（卞隨時人投淵而死）以全遺物之聲。

抱朴子曰：浚井不渫，則泥滓滋積；嘉穀不耘，則荑莠彌蔓；學而不思，則疑閡實繁；講而不精，則長惑喪功。

[illegible]

抱朴子曰：積萬金於箧櫃（箧櫃二物小而曠大），雖儉乏而不用，則未知其有異於貧窶（貧而飢曰窶，雖富危貧耳）；懷逸藻於胸心（胸藏藻逸之才），不寄意於翰素（翰筆尺素即著述文章也），則未知其有別於庸猥。

[illegible]

抱朴子曰：南威青琴（皆女也），校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回賜游夏，雖天才雋朗，而實須墳誥以廣智。

[illegible]

抱朴子曰：丹幃接網，組帳重蔭，則醜姿翳矣（丹幃組帳皆華麗之具，則醜姿蔽醜）；朱漆致飾，錯塗炫耀，則枯木隱矣（朱漆錯塗皆華采之飾，則枯木隱質）。是以六藝備則卑鄙化為君子，衆藝集則孤陋邈乎貴遊。

祝堯曰言用賢者廣

抱朴子曰：繁林翳薈，則羽族雲萃（林茂則鳥歸之）；玄淵浩汗，則鱗群競赴（淵深則魚歸之）。德業廣則宅心者衆，含瑕錄用即遠懷近集（日有站收合賢人之牧死而錄用之則遠近咸歸）。

楊慎曰語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言不能兼也

抱朴子曰：尋飛絕景之足（騏驥之足追風逐電飛而躡絕），而不能騁逸放於呂梁（呂梁之水非逸足所能騁）；凌波泳淵之屬（修鱗竟能凌波泳淵），而不能陟峻而攀危（陟峻崖而攀危，非其任也）。故離朱（古有明目者）剖秋毫於百步，而不能辨八音之雅俗（能析秋毫而不能審音）；子野（即師曠）合通靈之絕響（善審音者），而不辨指白黑於咫尺（能審音而不能辨色於咫尺，此見世罕有兼才也）。

龐仁曰博採受諫見言路之廣也

抱朴子曰：四聰廣闢，則義和納景萬仞處已，則行能交赴。故博采之道弘，則異聞與庭燎之耀（桓公設庭燎以禮士），則奇士叩角（甯戚飯牛車下扣角而歌）；誹謗之木設，則有過必知（舜設誹謗之木以求天下）；敢諫之鼓懸（禹懸敢諫之鼓以來言路），則直言必獻。

抱朴子曰。能言莫不褒堯。政不必皆得也。（人人贊堯則堯之政不必全美）率世莫不貶桀。事不必盡失也。（人人惡桀則桀之事非謂全失）故一條之枯。不損繁林之蓊藹。（茂盛之林即一枯木不為損）蒿麥冬生。無解畢發（詩作觱發言風寒也）之肅殺。西施（西施家之女越王角范蠡計獻之吳王其後戚吾蠡蘧取西施乘扁舟遊五湖而不返）有所惡。而不能減其美者。美多也。嫫母（醜婦也黃帝愛幸之）有所善。而不能救其醜者。醜篤也。

抱朴子曰。身與名難兩濟。功與神鮮並全。支離其德者。苦而必安。用以適世者。樂而多危。故鷙禽以奮擊拘。知言鳥以智慧見籠。（鸚鵡之能言多為人所籠）璞珵以符采剖判。（美玉為人剖判）三金以琦玩冶鑠。（金所以珍玩又遭鎔冶銷鑠）蘭茝以芬馨剪刈。（為香被人剪刈）文梓以含（梓木所以撫琴者）音受伐。（為音受人砍伐）是以翠亂觀化。並而登玄雲。鸞鳳值孟戲而戾丹穴。（惟亂鳳二物不受羈於俗以喻高世之士也）子求嘆天倫之儀。（漆園周莊悲被）蕭之犧。（蕭祭也詩取蕭祭脂犧又牛也莊子悲牛為太廟之祀求為狐豚不可得莊子答楚王言）

抱朴子曰。萬麋傾角。猛虎為之含牙。（一虎不能當萬麋）千禽聯翼。鷙鳥為之握爪。（一鷙不能當千禽）是以四國流言。公旦不能握。謗者盈路（[illegible]）之謗。子產無以塞。

抱朴子曰。麟止鳳儀。所患在少。狐鳴梟呼。世已其多。是以俊又盈朝。而求賢者未休。諛佞作威。而忠貞者切齒。

抱朴子曰。多力何必孟賁。（二勇士皆有力者）逸容豈唯鄭旦毛嬙。（皆美人也）騏迅非徒華騮騄驥。（皆良馬也）立斷未獨沉閭干將。（皆良劍也）是以

能立素王之業者。不必東魯之丘。（仲尼為春秋素王為東家之丘）能治骨梗之仁者。不必西鄰之昌。（文王名昌澤及枯骨）

抱朴子曰。靈鳳振響於朝陽。未有惠物之益。而莫不澄聽於下風。鵂鶹梟宵集於垣宇。未有分毫之損。而莫不掩耳而注鏑焉。故善言之往。無遠不悅。惡辭之來。靡近不忤。猶日月無謝於貞明。枉矢見忘於暫出。

抱朴子曰。影無違形之狀。（影者形之狀）名無離實之文。（實者名之主）故無源之水。必不能揚長流以東漸。（東漸以至于海）非時之華。必不能稽穠於冰霜。

抱朴子曰。鋸牙之獸（虎兕）鋸牙雖低伏而見憚。揮斧之蟲雖跧形而不威。君子被褐（貧賤之服）窮而不可輕。小人軒冕（貴人之服）遠而不足重。

抱朴子曰。逸麟逍遙大荒之表。故無機穽之禍。（麒麟逃遠則機穽不能及）靈鶴振翅玄圃之峯。以違罿羅之患。（鶴舉遠圃則罿羅不能加）何必曲穴而求懷怵惕。何必御廬而慘慘長容。故充乎宰割之用者。（宰膳夫之屬）必受乎芻豢者也。給乎煎熬之膳者。（煎熬善調味者）必安乎庭立者也。

抱朴子曰。聰者貴於理遺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興亡之迹。明者珍於鑒逸群於寒悴之中。而拔匡世之器。若夫聆繁會之鄙。頹問於庸工。非延州之清聽也。枉英逸之才。而諮（詢也）之於常人。非獨見之奇識也。故與不賞物者而論用爽傍之器。是使聾者指五色也。（瞽者不能於視故不能辨五色）與嫉勝己者而謀舉疾惡之賢。是於

王守仁曰。諛佞與忠貞多寡不較齊矣。

洪[illegible]祖曰。弭謗莫如自修。不則其加無何。

孫州山曰。自古建功立業。多由於賢士。猶在人為之何如耳。

王世貞曰。言之善者。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千里之外違之。言良切。

朱宗道曰。有影者必有形。有名者必有實。

習孔教曰。小人君子。其輕重自別矣。

唐順之曰。士之處世。尚飛遁者。則患不及矣。

王慎中曰。聰者明者。用於賢不用於常人。元明哲者所宜審也。

時門之

許[illegible]元曰誠中形外發迹見遠

朴希元曰世多右倒劝而左五言不知出处雖殊其致一也

呂祖謙曰[illegible]而致[illegible]位而[illegible]大人[illegible]文何[illegible]耳

出乎醜璞。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華，(虞舜重華，出於父頑母嚚。)不可以祖禰量衛霍也。(衛青、霍去病，皆漢武良將。衛青人奴，去病賈子。)

抱朴子曰：志得則顏怡，意失則容戚。本朽則末枯，源淺則流促。有諸中者必形乎表，發乎邇者必著乎遠。

抱朴子曰：妍姿媚貌，形色不齊，而悅情可均；絲竹金石，五聲詭韻，而快耳不異。繳飛(以生絲係矢以弋飛者)、鈞沉(鈎沉以取魚)、罾舉、罝抑(罾罝所以取獸)，而有獲同功；樹勛立言，出處殊塗，而所貴一致。

抱朴子曰：利器者害厚，質美者召災。是以南禽殲於藻羽，(南禽之死以羽有)穴豹死於文皮，(豹之死以皮有蔚炳之文)鱣鯉積而玄淵涸，麋鹿聚而繁林焚，金玉崇而寇盜至，名位高而憂責集。

蕭良有曰世亂則崇武棄文時平則修文服武大抵然也

吳默曰達大之器知不囿於近小

黃洪憲曰自古奇神之生不拘限於類

抱朴子曰：商風胥肅則絺扇廢，(絺扇非所以禦風寒故廢之)登危陟險則輕舟棄，(舟非所以登危陟峻故棄之)干戈雲擾則文儒退，(文不可以禦亂)喪亂既平則武夫黜。(武不可用於太平之世)

抱朴子曰：值價萬金者，不待見其物，而好惡可別矣；條枝連抱者，不俟圍其本，而巨細可論矣。故望洪濤之滔天，則知其不起乎潢汙之中矣。(潢汙，潢池；汙，濆也)觀翰章之汪穢，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矣。(墨守章句，若安能成藻翰之章)

抱朴子曰：丹華綠葉，不拘於曲瘁之株；紫蘭芳蕙，不限於斥鹵之壤。是以受玄圭以告成者，生於四罪之門；(禹治水，玄圭告成。四罪即共工、驩兜、三苗、鯀是也。禹父鯀)承曆數於文祖者，出於頑嚚之家。(舜承曆數，受之於文祖，其父頑母嚚弟傲)

吳[illegible]曰善與不善其應不應其遠近

抱朴子曰：善言居室，則應遠不應；枉直不中，則無近不離。是以宋野有退舍之熒惑，(宋景公三善言，熒惑退舍)殷朝有外奔之眊鷹，四環至自遠應之表；(應遠者)鹿馬變於蕭牆之裏。(趙高指鹿為馬之奸，卒成釁變，是無近不離)

倪元璐曰英偉之士自不類於庸常

抱朴子曰：荊卿(即荊軻，燕之壯士)、朱公(朱亥，力士)不示勇於怯弱之間，孟賁(孟賁角力，生拔牛)、馮婦(馮婦善搏虎)不奮戈戟於俚俠之群，英儒碩生不衒細辯於淺近之徒，達人偉士不變皎察於流俗之中。

施仁曰文不可用之武武亦不可用之文抑揚節制之宜文武自有並用之時

抱朴子曰：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盤旋揖讓，禮容也，用以禦寇則非)貫甲纓冑，非廟堂之飾；(貫甲纓冑，戰服也，用以飾廟堂則舛)垂紳振珮，不可以捍刃爭兵；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上四句正喻，下四句意)

抱朴子曰：乾坤陶育，而庶物不識其惠者，由乎其益無方也；大人神化，而群細不覺其施者，由乎治之於未有也。故可知者小也，易料者少也。

施仁曰將務大者不務細，自昔然之矣

抱朴子曰：娥英任姒，(娥皇、女英，堯之女，舜之妻；太任，文王之母；太姒，文王之妻)不以蠶織為首稱；(言不以蠶織為首務)湯武漢高，不以細行招近譽。(言不矜細行)故澄視於三辰(日月星辰)者，不遑紆盼於井谷；清聽於韶夏者，豈暇垂耳於桑間。

楊慎曰觀其貌者未必盡其中徒觀其外者未必有也

抱朴子曰：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仲尼似喪家之狗，公旦類朴斲之材，咎繇(即皋陶)面如蒙倛，伊尹形若槁骸，

沉括曰下愚不能化上智不能移

樓昉曰大有所不能變小有所不能奪此諭明切

吳伯曰至人忘情於物外不顛躓於世網

王侍仁曰世有我能存國亦無爲成功即乎逝止可見精當

奔川山曰芳逸映狀參索其味

二句出淮南子 及龍陽宋朝龍陽魏王美人即得魚固寵者宋朝宋公子有美色者猶土偶之冠夜光籍儒董鄧猶錦紈之蒙塵埃也。

抱朴子曰勳華堯曰放勳舜曰重華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於子弟堯之子丹朱不肖舜之子商均亦不肖是也商癸商辛夏癸不能改上智故惡不染於三仁微子箕子比干三仁

抱朴子曰至大有所不能變極細有所不能奪故冰霜肅殺不能凋菽麥之茂暑鬱陰隆不能消雪山之凍四句諭大者有所不能變飈風湯海不能使潛泉揚波春澤榮物不能使枯草發華四句諭細者有所不能奪

抱朴子曰泣血之寶仰礛諸以擒景沉閭孟勞須𥗽砥以斂鋒驊騮晉驛驛遞馬驛之馬待王孫而致遠令範侯隱括而成德

抱朴子曰棲鸞戢翼雖饑渴而不願籠豢於庖人之室晉蜀寓王結且於峻卯之山獲一鸞王甚愛之飾以金樊享以珍羞對之愈戚三年不明乘黃四馬皆黃即上襄之駕也天鹿雖幽饑而不樂茹珠於濯龍之廐是以綴蜩之叟即承蜩丈人芳萬物於芬林垂綸之生即詹何忽執珪於南楚。

抱朴子曰方員舛狀逝止異歸故渾象尊於行健天至尊而行健坤后貴於安貞地至貴而安貞七政日月五星也四氣春夏秋冬四時之氣以周流成功五嶽東嶽太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恒山中嶽嵩山六柱以峙靜作鎮是以象車以載馳存國千木胡明以無爲折衝。

抱朴子曰得意於丘園者身否而神泰從己以恤物者形逸而

此皆人達士所志於行樂也

王世貞曰仁忍善否之異虞卿華公仁也李斯龐涓忍也

秦宗道曰才有長短用之貴適

習孔教曰舉短錄長者用人之道計過遺才者衰世之風

唐順之曰時平無用乎武勇士時競而碩儒文士不貴也

心勞故抱甕灌園者歡於呂辛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嘔餐茹薇者羨乎鼎食仗策去幽者形如腒腊鄧禹仗策歸光武定中原夜以待旦者勤憂損命即周公旦也

抱朴子曰仁忍有天淵之絕善否猶有無之覺騶虞仁獸側足以蹈虛豺狼掩群以害生虞卿捐相印以濟窮華公讓三事以推賢李斯疾勝己而殺韓非秦攻韓急韓王遣非說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非終爲韓不爲秦今王不用久留而歸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遂下吏治非非遂自殺龐涓患不如而刑孫臏龐涓自以能不如孫臏以法斷臏兩足

抱朴子曰用得其長則才無或棄偏詰其短則觸物無可故輕縠霧縠治服之麗也而不可以禦流鏑鋒鏑流矢沈閭巨闕吳治鑄劍一日純鈎二日沈閭三日豪曹四日魚腸五日巨闕斷斬之良也而不可以挑刺大不可以小用

抱朴子曰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疚不足以累長才日月挾蝨烏之食寸瑕不妨麗天之景黃河合泥滓之濁峻山不宮凌山之流者僭不足以廢夷吾管仲奢而僭分奪田不可以薄蕭何蕭何爲相請田宅以自污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私奔受金不可以斥陳平陳平爲相有誣其居家盜嫂受金

抱朴子曰虎豹不能搏噬於波濤之中騰蛇不能登臨於不毛之日摯雉兔則鸞鳳不及鷹鸇鷹鸇鷙屬詩鴥彼飛隼鷹鸇善搏雉兔者引耕犁則龍麟還踐蹇峙故武夫勇士無用乎晏如之世碩生逸才不施乎力競之運

青門曰明主必得其臣以弘功業其上亦賴聞主以顯其德此自古然尚之矣世俗既近務遊敗之娛溺声色之好矣失士而不用求国无危亡得乎抱朴子貴賢之論良有深意耐我言乎為国者宜深味之

貴賢篇

抱朴子曰。舍輕艘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羨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鴻鸞藉六翮以凌虛淵虬之天淵者。雲霧之偕也。虬龍偕雲霧以飛騰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智士者。智愚士而不用。何異欲致遠塗而棄騏騄哉。舍騏騄之良馬安能致遠夫拔丘園之否滯。淹滯丘園之士拔而用之。舉遺陋之幽人。滯德幽隱潛而佚者本而任之職。盡其才。祿稱其功者。君所以待賢也。勤夙夜之在公。竭心力於百揆。進善退惡。知無不為者。臣所以報知己也。世有隱逸之民。而無獨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君不可以無臣而致治。是以傳說呂尚。不汲汲於聞達者。傳說殷相呂尚太公不求聞達於諸侯此引以証傳說呂尚○昔孔明高臥道德備則輕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夢想乎得賢者。建洪勳必須良佐也。引傳說呂尚一段正以証士可以加遁而无憂君不可以無臣而致治意以下又别為一段議論患於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不識稼穡之艱難。不知憂懼之何理。承家繼体。溺于崇替。崇盛也替衰也所急在乎侈靡。至務在乎游宴。般于畋獵。昔太康般于畋獵于洞政而于酣樂。沉湎于酒聞淫聲則驚聽。見艷色則改視。役聰用明。於此二事。声色二事鑒澄人物。不以經神。唯識玩弄可以悅心志。不知奇士可以安社稷。犀象珠玉無足而至自萬里之外。新語云犀象珠玉無足而來者以人主好之也貞良之器能行。人為犍危定傾。而淪乎四境之内。二竪之疾既據。而募良臣棟梓之禍

汪見坤曰以下慨近世溺声色而不知用賢者

已集而思謀。夫何異乎火起乃穿井。穿井求水以救火勢無及矣覺饑而占田哉。墾田以濟飢其何能為夫庸隸猶不可以不拊循而卒盡其力。安可以無素而暴得其用哉

任能篇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徉臣賢於君者不可任故口不容而强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委仗之者見輕抱朴子曰詭哉言乎昔者荊子總角而揖相事賞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見綱）子賤起家而治大邦實由勝己者多而招其弘益（說苑子賤為單父宰人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以治人之術鳴琴而理民不忍欺）齊桓殺兄而立禽獸其行被髮酒婦闔三百委政仲父（即管夷吾）遂為霸宗夷吾既終禍亂亟起（見春秋）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內無粃政外無削侵（見家語）人之亡沒殄瘁響集豈非才所不逮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如此乎漢高決策於玄微定勝乎千里（史記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張子房也）則不如良平（張良陳平）治兵多而益善則不如信布（韓信將兵多多益善彭越出奇無敵所向無前）兼而用之帝業克成故疾步累趍未若託乘乎追足（良馬也）尋飛逐走未若假伎乎鷹犬夫勁弩雖毅而可以摧堅速遠大馬雖乘而可以致重濟深猛將雖御而可以折衝拓境高賢難臨而可以攸叙彝倫昔魯哀庸主也而仲尼上聖不敢不盡其節齊景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不竭其誠豈有人臣當與其君校智力之多少計局量之優劣必須堯舜乃為之役哉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恥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達者之用心也。

欽士

抱朴子曰由夷在戎而秦穆惟憂（由余在戎戎王使由余觀秦穆公求士西取由余在）楚殺得臣而晉文乃喜樂毅出而燕壞（齊人以計去樂毅令騎劫代之）種蠡入而越楚（句踐用大夫種范蠡而遂伯）破國亡家失士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挫兄冠之銳況於挫之於朝廷者乎干木之隱猶退踐境之攻況於置之於端右乎郅都之家使勁虜振慴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死諸葛走生仲達）以此禦侮則地必不侵矣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是明主旅束帛於窮巷揚滯羽於瘁林飛翹車於河梁闢四門而不倦不吝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己不恥卑辭而以致賢為首務得士為重寶舉之者受上賞蔽之者為竊位故公旦執贄於白屋（韓嬰子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贄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秦邵拜昌於張生鄗子涉境而燕君擁篲莊周未食而趙惠竦立晉文接亥唐脚痺而坐不敢正齊侯之造稷丘雖頻繁而不辭其勞定王受訾於保申簡文去甲於公朦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賤終亦弁目以遠其明假耳以廣其聰龍騰虎踞宜其然也

吳默曰用刑之論善爲叔世設耳德教非所以治狡暴刑罰非所以施平世故仁以爲政非不義而振乱止暴之道則刑安可廢也歷觀自黃帝虞以及漢世皆不廢刑刑則用刑其來尚矣

用刑

抱朴子曰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咸云明后御世風向草偃道洽化醇安所用刑此先設問明君致治不用刑余乃論之曰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冑也若德教治狡暴猶以黼黻禦剡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故仁者養物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害之加仁無悛悛改也非刑不止刑爲仁佐於是可知也譬存玄胎息呼吸吐納含景內視道家修煉之法能經烏伸者引導之法如熊攀木而自經如烏飛空而伸脚長生之術也然艱而且遲爲者尠成能得之者萬而一焉病篤痛甚身困命危則不得不攻之以鍼石治之以毒烈若廢和鵲之方醫和扁鵲二醫皆著者而恃松喬之道赤松子王子喬二仙人則出故納新則死者衆矣仁之爲政非爲不美也然黎庶巧僞趨利忘義若不齊之以威糾之以刑遠羲農伏羲神農之風則乱不可振其禍深大以殺止殺豈樂之哉八卦之作窮理盡性明罰用獄著於噬嗑君子折獄用刑繫以徽纆索也存乎習坎然用刑其來尚矣逮乎軒轅黃帝軒轅氏聖德在高而躬親征伐至於百戰殭尸涿鹿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流血阪泉猶不能使時無叛逆載伐干戈亦安能使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唐虞之盛象天用刑竄殛放流舜放驩兜流共工竄三苗殛鯀天下咸服天下乃服漢文玄默比隆成康猶斷四百鞭死者多夫匠石不舍繩墨故無不直之木

黃洪憲曰天道不能以有春而無秋[illegible]明王不能以[illegible]仁而[illegible]用[illegible]功罰賞[illegible]虞先[illegible]公漢武不發也[illegible]刑法所以救弊而不絕全民之術也是一段大意

明王不廢戮罰故無淩遲之政也。蓋天地之道不能純仁故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融風翕則枯瘁攄藻白露凝則繁英彫零是以品物阜焉歲功成焉溫而無寒則蟄動不蟄根植冬茂寬而無嚴則奸宄並作利器長守故明賞以勸正必罰以沮邪勸沮之器莫此之要勸民設教濟其寬猛使懦不可狎剛不傷恩五刑之派至于三千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是繩不可曲也司寇行刑君爲不舉是法不可廢也繩曲則姦回萌矣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不行也敗軍非無禁也患於禁設而不止故衆慝彌蔓而下黷其上夫賞貴當功而不必重罰貴得罪而不必酷也鞭朴廢於家則僮僕怠惰征伐息於國則群下不虔爰待散而既茲制禮以崇之德須威而久立故作刑以肅之班倕不委規矩故方圓不戾於物明君不釋法度故機詐不肆其巧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見上竄殛流放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管叔蔡叔也仲尼之誅正卯孔子爲政於魯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故誅一以振萬損少以成多方之櫛髮則所利者衆比於割疽則所全者大是以刺灸慘痛而不可止者以痊病也刑法凶醜而不可廢者以救弊也六軍如林未必皆勇排鋒蹈火人情所憚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甚少斷斬以之則莫不奮擊故役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速用誘悅者未若刑戮之[illegible]

公行髡鉗不足以懲無恥旅誅不能以禁覬覦重目以廣視累耳以遠聽抗燭以理滯晝焦心以息奸源而猶視朝有吁嗟之音邊鄙有不聞之枉作威作福者或發乎瞻視之下凶家害國者或搆乎蕭墻之內而欲以大昊之道治偷薄之俗以畫一之歌救兇溺之亂非識因革之隨時明損益之變通也所謂刻舟以摸遺劍（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墮於水遽刻其舟曰吾劍之所從墮也舟止從其所契刻者入水摸之）參天而射五步（淮南子曰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今學者欲學古而不知變是越人射也）攢犀兕之甲以涉不測之淵衫卻寒之裘以禦鬱隆之暑瞳之解結順之搔背其為憤憒寬此之劇矣但當先令而後誅得情而勿喜使伯氏無怨於失邑（桓公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虞芮知恥而無訟（虞芮之君相爭田久而不平遂相與朝周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乃私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為間田而退）而若強暴掩容操繩而不憚誘於合垢草萋而不除將藏疾之大言忘膏肓之近急何異焦喉之渴切身而遙滄海於萬里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方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衰災之禍脫淪水之害哉

楊慎曰此段又申言法不可廢刑不可錯老莊道家之言為難行也

世人薄申韓之實事（申韓用慘刻之法申子曰有天下而不以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嘉老莊之誕談然而為政莫能錯刑殺人者原其死傷人者赦其罪所謂土拌屍載無救朝饑者也道家之言高則高矣用之則敗遂落迂闊譬猶干將之劍不可以縫線巨象不可以捕鼠金舟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任騁千里之迹也若行其言則當燔桎梏（桎梏其手梏械其足以拘攣罪人）隳囹圄（獄名）罷有司滅刑書銷干戈平城池散府庫毀符節撤關梁掊衡量膠離朱之目（言蔽其明）塞子野之耳（言塞其聽）汎然不繫反乎天牧不訓不營相忘江湖朝廷闃爾若無人民則至死不往來可得而論難得而行也（老子云鄰国相望雞犬之声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沈括曰此論周秦之得失言周所以得不純仁而秦所以失不但嚴於周秦一段大議論

俗儒徒聞周以仁興秦以嚴亡而未覺周所以得之不純仁而秦所以失之不獨嚴也昔周用肉刑刖足（斷其足）劓鼻（割其鼻）盟津之令（武王會諸侯於孟津）後至者斬畢力賞罰誓有孥戮考其所為未盡仁也及其叔世罔法酷文人主苛虐號令不出宇宙禮樂征伐不復由己群下力競遂為長蛇伐本塞源毀冠裂冕或沉之於漢或流之於彘失柄之敗由於不嚴也秦之初興官人得才衛鞅由余之徒式法於內白起王翦之倫攻取於外兼弱攻昧取威定伯吞噬四鄰咀嚼群雄拓地攘戎龍變虎視賞罰明賞必罰以基帝業降及叔季驕於得意窮奢極泰加之威虐築城萬里離宮千餘鍾鼓女樂不涉而具驪山之役太半之賦閭左之戍坑儒之酷北擊獫狁（虛揄切）南征百越暴兵百萬動數十年天下有生離之哀家戶懷怨曠之嘆白骨成山虛祭布野徐福出而重號兆之仇趙高入而屯豺狼之黨天下欻反十室九空其所以亡豈由嚴刑此為秦以嚴得非以嚴失之也（此段言秦之所以得失天下）

楊慎曰秦以信賞必罰其帝業叔世至於大亂要所以失之非由於刑也

洪興祖曰此段又結言刑所以

具刑刃地巧人以自成拙者以自傷為國有道而助之以刑

賊不敢任乎能用ㄋ不能用？明王？良？不言加罰必當罪則太五可畏然後刑致治乎

王守仁曰又言古之肉刑可復若肉刑足以懲示凶人觀世亦

常以復肉刑爲子雲亦以爲肉刑宜復也坐論道者尹以此爲然耳

若能令慝偽不作凶邪改志若綱絶網紊（書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得非
天用刑失理其危必速亦猶水火者所以活人亦殺人存乎能
用之與不能用夫癥瘕不除而不修越人之術者難圖老彭之
壽也姦黨實繁而不嚴弹違之制者未見其長世之福也但當
簡于張（張釋之）于定國（于定國）之徒任以法理世選趙儫之屬委以案刻明主
晋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見不善則若鷹鸇之搏烏雀覩亂萌
則若薙（他計切）由之芟蕪穢慶賞不謬加而誅戮不失罪則太平
之軌不足廸令而不犯可庶幾廢刑致治未敢謂然也
或曰然則刑罰果所以助教興善式遏軌忒也夫夫古之肉刑
亦可復與抱朴子曰爲爲而不可哉昔周在肉刑積祀七百漢
氏廢之年代不如至於改以鞭笞大多死者外有輕刑之名内
有殺人之實也及於犯罪上不足以至死則其下唯有徒謫鞭
杖或遇赦令則身無損且兒其更生之髮攝作方愈之創殊不
足以懲次死之罪今除肉刑則死罪之下無復中刑在其中而
於死罪不得不止於徒謫鞭杖是輕重不得不適也又犯罪者
希而時有耳至於殺之則恨重而鞭之則恨輕犯此者為多今
不用肉刑是次死之罪常不見治也今若自非謀反大逆惡于
君親及用軍臨敵犯君法者及手殺人者以肉刑代其死則亦
足以懲示凶人而刑者猶任坐役能有所為又不絶其生類之
道而終身殘毀百姓見之莫不寒心亦足使未犯者肅慄以彰

示將來乃過於殺人殺人非不重也然辜之三日行埋棄之不
知者衆不見者多也若夫肉刑者之爲摽戒也多昔魏世数議
此事諸碩儒達學洽通殷理者咸謂宜復肉刑而意異者駁之
皆不合也魏武帝亦以爲然直以二隆未實遠人不能統至理
者卒聞中国刖人肢體割人耳鼻便當望風謂為酷虐故且權
停以須四方之并耳通人楊子雲亦以爲肉刑宜復也但廢之
來久矣坐而論道者未以為急耳

十七卷終

陸鈞曰亦頗所遇之時何如耳

積石。頽其青天。根鑒黃泉。分條布葉。輪菌磥砢（音詳 足曲也）。騏驎戲其下。鵷鸞遊其顛。浮雲棲其側。清風激其間。終歲無毫釐之憂。免刀斧之害者。非與人有德也。能韜隱其質。故致全性也（主韜其質故主全其性）。路側之榆（一名柳）。樵人採其條。匠者伐其柯。餘有尺蘖。而為行人所折者。非與人有讎也。然而致冤者。形不隱也（不能韜其形也）。周雞斷尾。獲免于犧牲（周時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為犧也出左傳）。山狙見巧。終无招害（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人有弄猴者猴頗馴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后朱全忠篡位取此猴令效上起居猴望殿陛見全忠徑趣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由此言之。則出處之理。亦可知矣。

崇學

董份曰心易昏惟明不易原性維不洋則不發不磨則不宮至誠不可已也

楊慎曰數語使荀子勸學篇股朮

夫繭繅以為絲。織為縑紈。績以黼黻。則王侯服之。人學為禮儀。彫以文藻。而世人榮之。繭之不繅（治蠶者毋以手繅練之）。則素絲蠹於筐。人之不學。則才智腐于心胸。海蚌未剖（蚌生珠又吳都賦蚌蛤珠胎與月虧全）。則明珠不顯。崑竹未斷。則鳳音不彰（昔黃帝使伶倫伐竹于昆谿斬之作笛吹之則鳳鳴）。情性未鍊。則神明不發。譬諸金木。金性苞水。木性藏火。故鍊金則水出。鑽木則火生。人能務學。鑽鍊其性。則才惠發矣（才主知惠主達）。青出於藍。而青于藍。染使然也。冰生於水。而冷于水。寒使然也（青出于藍四句亦出荀子言此史李謐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鏡出于金。而明于金。瑩使然也。戎夷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語。教使然也。山抱玉而艸木潤焉（玉蘊山合輝）。川貯珠而岸不枯焉（珠藏淵自輝）。口納滋味而百節肥焉。

心受典誥。而五性通焉。故不登峻岑（高山也）。不知天之高。不瞰深谷。不知地之厚。不游六藝。不知智之源。故吳鈞質勁（[illegible] 箭竹也 吳鈞詢伐謀同之竹為矢百餘万）。非筈羽（筈箭鏃也 羽矢翎也）而不美。越劍性利。非淬礪而不銛（銛利也 歐冶子作劍必淬礪而利）。人性譞惠（譞音旋 智惠也）。非積學而不成也。夫還鄉者。心務見家。不可以一步至也。為學者。情纓典素。不可以一讀能也（音實非一句讀可盡）。靈珠（人人握靈蛇之珠）如豆。不見其長。累歲而大（歷歲之久）。鏇石如指。不覺其損。累時而折（以用之久也）。懸巖滴溜。終能穴石（去穿石 太山之溜）。規車牽索。卒然斷軸（大車之索去斷軸）。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然而斷穴者。積漸之使然也。故宣尼臨沒。手不釋卷。仲舒垂卒。口不輟誦。有子惡卧。自碎其掌（有子讀書困卧以刀自碎其掌）。蘇生患睡。親錐其股（蘇秦讀書欲睡以錐自刺其股）。以聖賢之性。猶好學無倦。矧伊庸人。而可怠哉。

論專學

海岳曰夫學不可有所雜也雜則功不純而德不純故聖學亦為要

夫兩葉掩目。則冥默無覩。雙珠填耳。則寂寞無聞。葉作目蔽。珠為耳鯁。二關外擁。視聽內隔。固其宜也。而離婁察秋毫之末。不聞雷霆之聲（以專於察故也）。季札聽清角之音（昔季札觀樂知四國興衰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不見嵩岱之形（以專于聽故也）。視不關目。而目不見。聽不關耳。而耳不聞者。何也。心溺秋毫。意入清角故也。使左手畫方。右手畫圓。令一時俱成。雖執規矩之心。迴剟劂之手。而不能者。由心不兩用。而手不竝運也。奕秋。通國之善奕也。當奕之思。有吹笙過者

下而聽心雜于浊則爽敗矣。非爽道具忝深情有難聞必須之也。其爽思也隸者黃帝時人天下之善算也有鳴鴻過者算弓擬之思事弓弩而射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心雜于鴻也非三五難算也有叅昧鴻亂之也鴻鵠恍乱其辭法討也瞽無目而耳不以察專於聽也瞽無耳而目不以聞專於視也。夫蟬之難取而黏之如掇卷耳易採而不盈傾筐。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專與不專也。是故季者必精勤專心以入神若心不在學而強諷誦雖入于耳而不諦于心諦視也即判也譬如聾者之歌效人為之無以自樂雖出于口則越散矣。

辨樂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各像勳德應時之變故黃帝樂曰雲門周礼以樂舞教于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注雲門大卷黃帝樂顓頊曰五莖帝嚳曰六英堯曰咸池莊子咸池九韶張于洞庭舜曰簫韶舜樂名禹曰大夏夏大承二帝也湯曰大濩護救民也武曰大武武王樂此八樂之所以異名也。先王聞五聲播百音非苟欲愉心滿耳聽其鏗鏘而已將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協律呂之情和陰陽之氣調八風之韻通九歌之分奏之圜丘古者祭天于圜丘則神明降天神格用之方澤祭地于方澤則幽祇昇地祇降擊拊球石則百獸率舞樂終九成則瑞禽翔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奏一樂為一成至于九成上感動天地下則移風易俗此德音之音雅樂之情盛德之樂也。明王既泯風俗遂陵雅樂殘廢而溺音競興故夏甲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為北聲鄭衛之俗好淫故有溱洧桑中之曲楚越之俗好勇則有赴湯蹈火之歌各詠其所好歌其所欲作之者哀聽之者泣故哀樂之心感則焦殺嘽嘽音緩之聲應濮上之音作則淫泆邪放之心生故延年造傾城之歌漢武思靡嫚之色雍門作松栢之聲齊湣頓未寒之服荊軻入秦宋意擊筑歌于易水之上聞者瞋目髮直穿冠趙王遷于房陵心懷故鄉作山水之謳聽者嗚咽泣涕流連此皆淫泆悽愴憤厉哀思之聲非理性和情德音之樂也。

履信

鄧室曰信者國之大寶以御其衆路丘信死以取重于丘則信安可不重哉據之為紙諸者視此何恨死矣

齊桓不背曹劌之盟晉文不棄伐原之誓是以不鈞移穀之陰魏侯不乖虞人之期昔齊攻魯求其岑鼎岑鼎名也鑄鼎象物凡與國之物皆鑄魯侯偽獻他鼎不以真鼎與之而請盟焉齊侯不信使柳季云是則請受之魯使柳季柳季曰君以鼎為國信者亦臣之國穆公云在言不在物一言而尚重萬鈞柳季之謂也今欲破臣之國全君之國臣為難也乃獻岑鼎。小邾射以邑奔魯小邾大夫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乃使子路子路辭之季孫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何為而辞不為之盟子路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不義也由不能矣夫柳季魯之匹夫子路衛之匹夫立信於衛門而聲馳于天下。故齊魯不信千乘之盟而重二子之言。信之為德豈不大哉

思順

今使孟說（音悅，即孟賁，古力士也）引牛之尾，尾斷而牛不行；十步若環桑之餘以貫其鼻（牛必穿鼻），牽以尋綱，被髮童子騎而策之，風于廣澤，恣情所趣（馳于廣澤之野，雖意所適，無不順其度）。何者？十步之行非遠於廣澤，被髮之童非勇於孟說，然而近不及遠，強不如弱者，逆之與順也（孟說引其尾則逆，童子從其所之則順之也）。司馬蒯聵，天下之攻擊劍者也（蒯聵，衛太子）。令提劍鋒而掉劍瓠，必刎其指（即太阿倒持，而不割矣意），而不能以陷腐木，而況金甲乎（刎能與金甲為敵）；若提其瓠而掉其鋒（順以持之），雖則凡人，可以陸斬犀象，水截蛟龍矣（二句出淮子）。順理而行，若執劍瓠；逆情而動，如執劍鋒，欲無傷手，其可得乎？后稷雖善播植，不能使禾稼冬生，逆天時也；禹善治水，鑿山決川，不能迴水西流，逆地勢也；人理才藝卓絕，不能悖理成行，逆人道也。

慎獨

遽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句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于坰野，夫婦之敬不虧（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晉臼季見而異之）。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衾。

貴農

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民恃衣食，猶魚之須水（須恐也，言相為用）；國之恃民，如人之倚足。魚無水則不得而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國失民亦不可以治。先王知其如此，而給民衣食，故

祥旦正辰，集嫩營陽，氣憤盈，土木脈發，天子親耕于東郊，后妃躬桑于北郊。國非無良農也，而王者親耕；世非無蠶妾也，而后妃躬桑，上可以供宗廟，下可以勸兆民。神農之法曰：夫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親耕，后妃親織，以為天下先。是以雕文刻鏤，傷于農事；錦繡纂組，害於女工（有用紅字）。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源也。饑寒並至而欲禁人為盜，是揚火而欲無炎（火揚之，盛炎上而不可戢），撓水而望其靜，不可得也（水撓之則清濁不分，方員莫辨矣）。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故建國者必務田蠶之實，而棄美麗之華，以穀帛為珍寶，比珠玉于糞土。何者？珠玉止於虛玩，而穀帛有實用也。假使天下瓦礫悉化為和璞（卞和抱璞泣玉），砂石皆變為隋珠（隋侯見大蛇傷，治之後蛇銜珠以報，故曰隋珠），如值水旱之歲，瓊粒之年，則璧不可以御寒，珠未可以充饑也。雖有奪目之鑑，代月之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歸於無用也（以無益于用）。何異畫為西施（刻畫其貌），美而不可悅；刻作桃李，似而不可食也。衣之與食，唯生人之所由，其最急者，食為本也。霜雪巖苦，蓋不可以代裘；室如懸磬（如磬之懸，言空虛也。晉師侵齊，展喜謂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草木不以當糧（草木非根穀之具）。故先王制國，有九年之儲，可以備非常，救災厄也。堯湯之時，有十年之蓄，及遭九年洪水、七載大旱，不聞饑饉相望，捐棄溝壑者，蓄積多故也。穀之所以不積者，在於游食者多，而農人少故也。夫螟螣秋生而秋死，一時為

莠坤曰仁以愛民民必懷之

倪思曰此先王止順時而令仁愛之意未嘗不寓于中

歲。而數年之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其為殃禍亦以甚矣。是以先王敬授民時。勸課農桑。省遊食之人。減徭役之費。則倉廩充實。頌聲作矣。雖遇水旱之沴。國未嘗有憂。民終無害也。

愛民

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水渾濁而魚不逸)土埆則無威蕤之木。(土磽埆而木不茂長)政煩則無逸樂之民。故足寒傷心。民勞傷國。足溫而心平。人佚而國寧。(人安佚而國寧者)是先王之治。上順天時。下養萬物。草木昆蟲。不失其所。獺未祭魚不施網罟。豺未祭獸不修田獵。鷹隼未擊。(立秋日鷹隼始擊當從天氣)不張尉羅。(張尉羅所以取奸惡以成殺戮之誅)霜露未沾。不伐草木。草木有生而無識。鳥獸有識而無知。猶識仁愛以及之。況

王常曰天下之式化于相胥成于積漸而挽回之折係于上人晉代乃棄太真係於殿松尚安得不端也哉

在人而不愛之乎。昔太王居邠而人隨之。仁愛有餘也。風訟之君而人背之。仁愛不足也。

從化

齊桓公好衣紫。闔境盡被異綵。(四境服華綵之服)晉文公不好服美。羣臣皆衣牂羊。(牂音臧。牂羊毛褐賤者服也)魯哀公好儒服。舉國皆著儒衣。趙武靈王好鵕鸃。(鳥名。一名鷩鷄。其毛羨其色鮮明五采。故趙人用以飾冠)國人咸冠鵕鸃。紫非正色。牂非美毳。儒非俗服。鵕非冠飾。而競之者。隨君所好也。楚靈王好細腰。臣妾為之約食。餓死者多。(史云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越王勾踐好勇而揖鬬蛙。(越王將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蛙乃為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曰為其有氣故也於是勇士聞而歸之)國人為之輕命。兵死者衆。命者人之所重。

吳詢曰或謂以下又誇以功問文武忽伏頻然遠意如試泉

死者人之所惡。今棄其所重。重其所惡者何也。從君所好也。堯舜之人可比家而封。(其俗善也)桀紂之人可接屋而誅。(其俗惡也。○王莽傳云堯舜在上而比屋可封桀紂在上則利口讙譁之誰謂風俗之醇漓不自上人以握其權哉)非堯舜之人性盡仁義。而桀紂之人生輒奸邪。而善惡性殊者。染化故也。是故明君慎其所好。以正時俗。樹之風聲。以流來世。或謂上化而下不必隨。君好而人未必同也。故唐虞之時而四凶。殷紂之時而三仁。漢文帝儉。(漢文帝却走馬衣皂綈露臺惜百金之費后宮衣不曳地之衣)而人庶奢。(庶人帝服倡優后宮有貴大傅所悲者)齊景奢而晏嬰儉。(晏子朝衣三幹豚肩不掩豆)此未達之詞也。何者。冬之德陰。而有寒炎薺立。(將也名)夏之德陽。而有霜霰。以天地之德由不能一於陰陽。況其聖賢豈能一於萬民哉。

燮曰法不可廢兵不可釋而制敵也

法術

神農不施刑罰而人善。為政者不可廢法而治人。(神農雖不施刑罰后人佚)舜執干戚而服有苗。征伐者不可釋甲而制寇。(有苗受服有苗不主无舍法而為政不用干戚則征伐者豈去鮮甲而戰)

黃約曰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何如耳

賞罰

空懸小利。足以勸善。(利之小者猶足以勸人善)虛設輕威。可以懲奸。(威之輕者猶足以懲奸邪)況張厚賞以餌下。(餌所以得魚此借用字義語云重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士)操大威以臨民哉

審名

黃軒四面。非有八目。夔之一足。必有獨脛。周人玉璞。其實死鼠。

李侍詞贍

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為璞周人遒鄭賈人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璞乃鼠也楚之鳳凰乃是山鷄愚谷智叟而像頑稱柳宗元謫居溪上更為之愚溪黃公美女乃得醜名魯人縫掖實非儒行東郭吹竽而不知音四面一足本非真實玉璞鳳凰不足定名魯人東郭空濫美稱愚谷黃公橫受惡名由此觀之傳聞過真翻轉名實美惡無定稱賢愚無正目俗之弊者不察名實虛信傳說即似定真聞野夫人謂之田父河上姹女謂之婦人堯漿禹粮謂之飲食龍肝牛膝謂之為肉樫井衙人謂言自土而出三豕度河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矣云彘行水上凡斯之類不可勝言故狐狸二獸九尾狐玉面狸因其名便合而為一蛩蛩巨虛駏驉乃義獸也其實一獸因其詞煩分而為二斯雖成

其名而不知敗其實。

陵約曰名之節若貞子所不道以因名害义也

鄙名

昔畢萬以盈大會福晉佹以怨偶逢禍以其名有善惡也水名盜泉尼父不漱孔子過于盜泉渴矣而不飲○出尸子邑名朝歌顏淵不舍朝歌邪盜聚斂之邑漢虞詡為朝歌長里名勝毋曾子還軔曾子至孝不過勝毋之里出淮南子亭名柏人讓后夜遁何者以其名害義也

知人則哲自古難之非神識者莫能办之

知人

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鱉為儔驥之伏也孫陽卽伯樂未賞必與駑駘同櫪士之翳也知己未顧亦與庸流雜處自非神机洞明莫能分也非神机動見分明鮮有能办其賢否故明哲之士聽之於闇察

秉坤曰聖人視人不待成功先知若陳平韓信正以何奇待成功而后識哉

之於未形而監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矣若功成事遂然后知之者何異耳聞雷霆而稱為聰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是故孔方諲之相馬也雖千追風逐電漢王褒頌追奔電逐遺風万里一息絕塵掣影而迅足之勢固已見矣薛燭之賞劍也雖未陸斬玄犀水截蛟龍而銳刃之資亦已見矣故范蠡吠于大夫文種聞而拜之鮑龍蹄石而唫仲尼為之下車堯之知舜不違蒞陰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末目眉睫之微而形于色音聲之妙而動于心聖賢觀察不待成功而知之也陳平之弃楚歸漢魏無知識其善謀韓信之亡於黑水蕭何知其能將言於高帝曰餘人之士不足惜至如信者國士無双豈待吐六奇而後明陳平六出奇計破趙魏而方識哉

仰室曰鼠識侯生于夷門智伯待豫子以國士二人猶為未報知己信知人之難未易遇也而世人紙捉自恭耳

知人之難未易遇也侯生夷門抱關之隸見知于無忌魏公子信陵虛左迎矣生延之為上客豫子范中行之亡虜也豫讓始事中行後事智伯家知于智伯名尊而身顯榮溢於當世雖復刎頸魏庭豫讓漆身趙郊為智伯漆身為揣情酬德未報知己虛左之顧侯生先忌國士之遇也智伯待豫讓世之烈士願為賞者授命猶瞽者之思視躄者之想行而目終不得開足不得伸徒自悲矣

秉坤曰固未有不需于資者宗元無投固者雖視白古哥矣之擇則長之可自擇哉詩應

薦賢

峻極之山非一石所成語曰積土成山豈石能成山凌雲之榭非一木所構臺榭之構非一木之支狐白之裘非一腋之毳良射商秩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宇宙為宅非一賢所治是以古之人君必召賢聘隱人臣則獻士舉

知。唐杲二八雲臺二十八將流睦匕之美。周保十亂。播濟濟之詠。仲尼在衛。趙鞅折謀。干木處魏。秦人罷兵。宮奇未亡。獻公不侵。子玉猶存。文公側坐。以此而言。則立政致治。折衝厭難者。本賢之效也。夫連城之璧。瘞埋也影荊山。夜光之珠。潜輝隱晦鬱浦。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行。老子二句出揚声於章華之臺。楚靈王所築者炫燿于綺羅之堂者。盖人君之举也。賢士有脛而不肯至者。蓋士於幽岫山名之間藏智於紫篳者。士達篳而居盖人不能自薦。未有為之举也。以肴峯充其人也

故黔自碎首以明百里。北郭刎頸以申晏嬰。所以致命而不辭者。為国薦士。滅身无悔。忠之至也。德之難也。臧文仲不顯展禽知柳下惠之夫不与立仲尼謂之竊位。公孫弘不引董生。仲舒為膠東相汲黯為淮陽將為妬賢。展立不薦。叔敖樊姬貶為不肖。東閣不達。髮士為国人宝。不如能獻賢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見崇斯前識之良。後代之明鏡矣。

劉禁曰為国舉賢若如此蔽賢如彼斯成后人之明鏡

因顯

夫火以吹蓺生焰。光明鏡以瑩拂成鑑。照物之所映火不吹則無外耀之光。鏡不瑩必闕内影之照。故吹為火之光。瑩為鏡之華。人之寓代。須声譽名子立揚其以發光華。發舒其光猶比火鏡假吹瑩也。今雖智如樗里。才若賈生。居環堵之室。無知己之談。望迹流于他声聞于天。不可得也。柳下惠不遇仲尼。則貞潔之行不顯。未免

海岳曰士之蓄休光品當世者莫不代人為之吹瑩彼之二子仮此况之抱才智者卒光積火瑩而后見其光名品者哉

於三黜之臣。無耻之人也。季布不遇曹丘。則百金之諾不揚於雖於凡庸。無羞之人也。二子所以德洽於當時。而義流于萬代資吹瑩也。

托附

夫含氣庶品。未有不托附物勢以成其便者也。故霜雁託於秋風以成含秦之勢。杜詩云幾行南陣排雲去万里西風振羽軽騰蛇附于春露。以希凌霄之遊。蹶鼠附於蛩蛩匕。蛩蛩巨虚兽獸也以攀追日之步。碧羅附于青松蔦与女蘿施于松上以茂凌雲之蕊。以夫鳥獸蟲卉之志。猶知因風假霧。託峻附高以成其事。何况於人而無附托以就其名乎。故所托英賢則跡光名顯。所狎闇敝則身悴名朽。天之始旭日初出也則目察輕煙。蔵之將暮則遂卷雲中。即雲等也其光入雲目之能見。遠能高託日之光。附風之勢也。綴羽於金鐵置之於江湖必也沉溺陷于泥沙。非羽質重而性沉。所托沉也。以其綴之于金鐵截石於舟置之江湖。則披風截波。汎颺長澗。非石質輕而性浮。所托浮也以其所托于舟故浮搏牛之蝱。飛極百步。若附驥尾。則一翥萬里。即蒼蠅附驥之說非其翼工。所托迅也。托驥故瞎萬里樓季人名足捷追越奔光。若駕疲驢驢馬也則日不涉一舍。非其脛遲。所托蹇也。以是观之。附得其所則重石可浮。短翅能遠。附失其所則輕羽沉溺。迅足成蹇。

子世自只許托附以成名抗物托勢以成

李將曰收者託意見所以言浮之勢

通塞

命有否泰。遇有屈伸。否与泰相翻。屈与伸殊道。泰遇伸不尽

不見咎（于莊公衛人爲之賦碩人）瘦瘠齊醜而蒙幸，遇不遇命也。（莊姜不遇而）也。賢不賢性也。愚不肖。不通性也。傷不遇。是不知命也。

命相

命者生之本也。相者助命而成者也。相命既定，即鬼神不能移改，而聖智不能迴也。（言相命皆原於天，人不能移易。）華胥履大人之跡，而生伏羲。女媧感瑤光貫日而生顓頊。（出史記）慶都與赤龍合而生唐堯。握登見大虹而生舜。脩紀見洞流星而生夏禹。（出淮南子）夫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殷湯。大任夢見長人而生文王。顏徵感黑帝而生孔子。劉媼感赤龍而生漢祖。（出史記。班彪王命論曰：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奇異于人。）徽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出淮南子）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瑞相而生者也。相者或見肌膚，或見骸色，賢愚貴賤，脩短吉凶，皆有表診。故五嶽崔嵬，有峻極之勢；四瀆皎絜，有川流之形；五色鬱然，有雲霞之觀；五聲鏗然，有鍾鼓之音。善觀察者，猶風胡之別劍，孫陽之相馬，覽其机妙，不亦難乎。伏羲日角，黃帝龍顏，帝嚳戴肩，顓頊駢骭，堯眉八采，舜目重童，（堯眉八采，舜重瞳子，俱出淮南子）禹耳三漏，湯臂二肘，文王四乳，（出淮南子）武王駢齒，孔子返宇，（孔叢子云：孔子河目而隆顙，還宇）顏回重瞳，皋陶烏喙。（俱出淮南）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殊相而生者也。舜目重瞳，是至明之相，而項羽王莽亦目重瞳子。（出史記）越王句踐長頸烏喙，非善終之象，夏禹亦長頸烏喙。（出史記）王莽之[illegible]鬐，馬有騣之一毛，而不可謂之騣也；禹之長頸烏喙，猶龍有蛇之一鱗，而不可謂之蛇也。爰及衆庶，皆有診相。故穀子豐下，叔服知其有後。（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衛青方顙，黥徒明其富貴。（衛青少爲平陽侯家奴，相者曰：貴人人，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足矣，安得封侯。後爲大將軍，封長平侯。）亞夫縱理，許負見於餓死。（周亞夫爲河內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負指其口曰：此餓死法也。）羊舌叔姬聽其滅祖。命相吉凶，懸之于天。命當貧賤，雖貴猶有禍患；命當富貴，雖欲殺之，猶不能殺。故善惡之命，若從天墮，若從地出，不得以理數推，非可以智力要。今人不知命之分限，而妄覬貪覓，命在於貧賤而穿鑿求富貴，命在於[illegible]而臨危求長壽，皆惑之甚也。

妄瑕

天道混然無形，寂然無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非可以影響求，不得以毀譽稱也。降此以往，則事不雙美，名不並盛矣。雖天地之大，三光（日月星也）之明，聖賢之智，猶未免譽病也。故天有折之象，地有裂之形。（昔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裂，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女媧氏斷鼇足以立四極。）日月有薄蝕之變，（詩曰：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云：日月告凶。）五星有孛彗之妖，（昭公十八年有星孛于大辰。）堯有不慈之誹，舜有囚父之謗，（出鶡冠子）湯有放君之稱，（湯放桀于南巢）武有殺主之訕，（武王誅紂于牧野）齊桓有

姜一分曰人君子頗有破污悲文疾用吳起漢高任陳平二主不崇小过棄大材乎能成大功齊桓相管仲亦成而業易崇小过駑棄人哉也一書而忘百非仲尼可謂法聞一过而終身不忘何其視人之隘如可以為訓矣

貪淫之目。晉文有不臣之認，伊尹有逐君之迹，管仲有僭上之君，以夫兩儀天地也七曜日月五星也之美，不能無虧沴。堯舜湯武之聖，不能無於嫌謗。桓公伊管之賢，不能无瑕瑕之過。由此觀之，宇宙儒流，奚能自免于怨謗而無悔恡耶。是以荊岫之玉，必含纖瑕玷也，驪龍之珠，亦有微纇疵也玉有瑕珠有纇。然馳光於千載，飛價於侯王者，以小惡不足以傷其大美也。今忌人之細短，忘人之所長，以此昭賢，是書空而尋迹，披水而覓路，不可得也。定国之臣言国家靖難之臣亦有細短。人主所以不棄者，不以小妨大也。以小掩大，非求士之謂也。伊尹爰之庖厨史記言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說湯，傳說殷之胥靡也作人，百里奚虞之亡虜逃亡之夫，段干木魏之大駔之夫。此四子非不賢也，而其迹不免污也。昔魏文侯問于李克曰：吳起何如人也。克對曰：起貪而好色起為人貪才而好色。然其善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乃以為將。出史記拔秦五城，北滅燕，蓋起之力也。魏無知薦陳平於漢王，或人說之曰：平雖丈夫，如冠玉耳陳平美如冠玉言其貌美也。其中未必有可用也。且聞盜嫂而受金。王乃踈平，讓無知漢責無知也。無知曰：臣進奇謀之士，誠足以利国耳。且其小過，豈妨公家之大務哉。乃擢為護軍都護將軍，得施其策，故定搆疽義死為陳平反間范增求去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而楚国亡，開氏閉陳而漢軍全者，曰：起之平之謀也。高祖棄陳平之小倦言無悔心也，採六奇之大謀陳平六出奇計。文侯捨吳起之小失，而取五城之功。向彼二主以

王鑒曰：人之細行不足拘，惟論其大器大略。元雖有微瑕不足為累。若大略非，卽有衡門小操，安足論大謀。一段大意在此四句

其小過，棄彼良材，則魏国之存亡不可知，漢楚之雄雌未可决也。而吳起先埋名於貪好貪才好色，陳平陷身于婣盜盜嫂受金。美俗之觀士者，見其威儀眉目，好行細絜，乃謂英彥士有大趣，不修容儀，不惜小儉，而謂之棄人，是見朱橘一子之蠹子蠹也，曰：欲樹而棄之，睹縟錦一寸點錦有寸點巧，乃全足而婚之。齊桓深知寗戚，將任之以政，群臣爭諫之曰：寗戚衛人，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若果真賢，用之未晚也。公曰：不然。患其有小惡者，民人知小惡，忘其大美，此士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卽設庭燎而礼之，以為卿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桓公可謂善求士矣。故仲尼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叔聞人一過而終身不忘。夫子如斯之弘，鮑叔如斯之隘也。以是觀之，聖哲之量相去遠矣聖人大量叔量之陝伏相遠如此。牛蹄之涔求所涔處乃不生魴鱮大魚也小涔不能生大魚，巨壑之宗無涘也，不容鵠卵鴻鵠之卵不生于蹄涔。崇山廓澤，不辭污穢漢書云太山藪澤疾川澤納污。輔世良材，不拘細行。何者？量小不足以包大形，器大无分小瑕也。人之情性，皆有細短。若其累是也，雖有小疵，不足以為累。若其累非也，雖有衡門小操，未足與論大謀。樊噲屠販之豎，蕭何刀筆之吏，英布刑墨之隸，周勃俳優之任，其行皆中律，其質則將相才也。張景陽卿中之大淫也，而威諸侯；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為齊勳臣。此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污者，大累浮也。袁盎

何寬曰適用各有宜無美惡殊而適用均也故

美不常珍惡不終廢樹壇而有雉廢也石而可玫玉即此意也

目飽焦立節抗行不食非義之食乃餓而死爰旌目餓於道狐父之盜丘見而下壺食以哺之已而知其為狐父之盜也乃吐之而兩手據地咯咯而不出竟伏地而不起○鮑焦衣弊衣持蔬而遇子貢于道子貢曰吁吾子与矣衣散而蔬之持也鮑焦以言不能摧子貢亦以言摧鮑焦焦抱而立槁于洛水之上立功拯溺者小節不伸而大節屈也伯夷叔齊水清玉潔不為孤竹之嗣孤竹君之二子兄弟既國兼讓下食周粟隱于首陽作采薇之歌不食周粟餓死首陽楊朱全身養性脛之一毛以利天下則不為也若此二子德非不茂行非不高亦能安治代紊蹈白刃而建功名乎此可以為百代之銘軌不可居伊管之任也

適才

物有美惡施用有宜美不常珍惡不終棄紫貂白狐孟嘗君有白狐日裘以製以為裘鬱若慶雲裘袖佛紫烟皎如荊玉此毳衣之美也麤蓑蒼蒯編以蓑笠葉微疎紫黯若朽簑此弁服之惡也弁服常服也裘蓑雖異被衣則同美惡雖殊適用則均今處繡戶洞房則蓑不如裘被雪沐雨則裘不及蓑以此觀之適才所施隨時成務各有宜也伏臘合歡必歌採菱曲名牽石拖舟則歌嘘噢呼邪之声即詩云伐木許許非無激楚之音清商之音也然而棄不用者方引重抽力不如嘘噢之宜也以牽石引重宜于嘘噢也七莊子之升殿庭也鳴鐶趍蹌溫色怡聲及其搏虎兕扳拔鼓肘瞋音瞋目震呼非不如揆袂之宜也安陵神童通国之麗也八音繁会使以嗷吹唶射聲而人悅之則不及聲師侏儒之美蛇御之珠百代之傳譽以

之彈鵲以珠彈雀出莊子則不如泥丸之勁也棠谿之劍天下之銛也用之穫穗刈禾穗曾不如鈎鐮之功也此四者美不常珍惡不終廢用各有宜也昔野人棄子貢之辨而悅馬圉之辭越王退吹籟之音而好鄙野之聲出呂氏春秋非子貢不及馬圉吹籟不及野聲然而美不合惡而見珍者物各有用也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異物而皆有施規矩為方圓權衡較輕重準繩為直平六法殊形而各有任故伊尹之興土工也長頸者使之蹋鍤也版築強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纏僂者使之塌地出淮南子因事施用仍使効才各盡其分而立功焉商歌之士甯戚飯牛扣角而歌齊桓用之雞鳴之客孟嘗君門下客各有施不可棄也若使甯子即甯戚結客于孟嘗則未免追軍之至因繫之辱也若使雞鳴托於齊桓必不光輔于霸道九合諸侯也時滴適關莫若雞鳴欲隆霸主莫若商歌商歌之雅而雞鳴之鄙雖美惡有殊至於適理非謂其一揆也楚之市偷天下之大盜而能却齊君雖使孫吳孫賓吳起用兵彼必與之拒戟未肯有望風而退也晉之叔輿一国之佞邪也而能婦季孫雖使甘蘇甘茂蘇秦騁說彼必與之較辨不至恐懾而速還也大盜讒佞民之殘害無用之人也苟有一術猶能為国興利除害矧乃明智練才其為大盜豈可棄耶關雎興於鳥而為風之首美其摯而有別也詩註雎鳩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游而不相狎鹿鳴興於獸而為雅之端嘉其得食而自呼也詩分七鹿鳴以食野之苹夫鳥獸之醜苟有一善

不伏者，無蝎犬越鷄小也。夫龍蛇有翻騰之質，故能成雲依霧；賢才有政理之德，故能踐勢處位。雲霧雖密，蟻蚓不能昇者，無其質也；勢位雖高，庸蔽不能治者，無其德也。故智小不可謀大，德狹不可處廣。以小謀大必危，以狹處廣必敗。子游治武城，仲尼嘆割鷄之喩；尹何為邑宰，子産出製錦之諫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宰，子産曰：少未知可否。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者不亦多乎 是以君子量才而授任，量任而授爵，故無負山之累 以蚊負山 折足之憂也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有不勝患也

慎言

言之得失禍福關焉共皆章可見子辰之恭大則識子國之亂言語可无慎乎全篇皆為大言者發

天有卷舌之星 天有四星二為躍二為舌 人有緘口之銘 周人后稷之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謹言人也 多所以警悅言，防口說也 悅言說也誡過也 言為敗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口舌者，禍害之官，亡滅之府也；語言者，性命之所屬，而形骸之所係也。言出患入，語失身亡，不可復存。言非不可以復追，其猶射也。言機未發則猶可止矣，一離弦雖欲返之，弗可得也。易誡樞機，詩刺言玷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斯言一玷，非鑑諸之所磨 鑑諸方礪石也 樞機既發，豈駿電所追 駿乃良馬也 皆前聖之至慎，後人之延銘 延乃扶銘，言模範也 昔知伯失言于水灌，韓魏躡其肘足 出戰國策 魏武漏語于英雄 曹操謂劉備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 玄德遺其匕筋 食失匕筋 是以頭為穢器 智伯之頭為穢器 師馳徐州，地分二晉 始為三晉後為二晉 伯戚乃為二晉 土割帳蜀 劉備已蜀亡 為亡敗長嘆，為天下笑，不慎言也。韓昭侯與棠谿謀，而終夜終寢，慮屢露于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言之泄於左右也。言者風也，無足而行，無翼而飛，不可易也。

貴慎

倫衡曰言之善者所以濟身德性而已也之行者也古人不言善言是未知言之至也

越劍性銳，必托槌砧以成鈍；楚栝質勁，必資傍檠 音檠 以成彈 丁兄切 弓。人性雖敏，必藉善言以成德行。故槌砧者，所以矯不平也；傍檠者，矯不正也；善言者，正不善也。人目短於自見，故借鏡以觀形 鏡可以照形之妍媸；髮拙於自理，必假櫛以整束 櫛所以理髮；心闇于自照，故假言以榮行 言猶鏡也 櫛所以王行。人皆悅鏡之明己形，而不慕士之明己心；人欲櫛之理其髮，不願善言之理其情，是棄重德而採輕功，不亦倒乎。故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申叔一言 出左傳；范獻賤萬畝之田，以貴舟人片說 出宋史；季路抱五慎之誠 出家語；趙孟佩九言之箴 出左傳。由此觀之，軒璧之與田邑，豈能與善言齊價哉。夫桓公不採善言之說，卒成骨髓之疾 見史；吳王不聽枚乘之言，終受夷滅之禍 見漢史。夫人之將疾者，必不甘魚肉之味；身之將敗者，必不納忠諫之言。故臨死若謂無良醫之藏，將散者謂無直諫之臣。昔堯致諫之鼓，舜樹誹謗之木，湯立司過之士，武王立誡慎之鼗，以聖哲之神鑒，窮機洞微，非有毫釐之謬也，猶設廣聽之術，開嘉言之路，豈不貽厥表將來正言之益耶。以夫先聖猶欲採言于芻蕘，況布衣而

何允曰博洽之詞金石之語

沈徹曰引古賢主之受言甚見善言之有益而人當知所貴

出上四句出傷子

請即謝盈即虧天時從盈況于人乎人君不自滿而能抑而損之亦以善之則何患何功不成

微于隙。及其為害，大於墻釧；禍之所傷，甚于邑室。將防其萌，急於水火。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故怨不在大，亦不在小。熒熒不滅，能焚崐山；涓涓不絕，能成江河。怨之所生，不可類推；禍之所延，非可情測。或怨而成小，或憾輕而至重。深雠不必危，而睚眦未可易也。譬如風焉，捲雲飛石，卷水摧木（風能飛沙走石，入山撼木，入水揚波），而人血脈不為之傷。隙穴之風（墻隙穴漏處），輕塵不動，毛髮不搖，及中肌膚，以為深疾。大不為害（大風即血脈不能傷），小而成害者（風小即中肌膚之疾）。大風散漫，小風激射也（二字出莊子）。故漢祖免貫高之逆，魏后世張繡之讎（出魏紀）；韓信削少年之辱（出漢史，即受跨下之辱，後拜將不為之恨，是也），安國釋田甲之慢。此皆遇英達之主，寬廓之衿，得以深怨而不為讎也。魯酒薄而邯鄲圍（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一日趙獻酒于楚王，王主酒吏以趙厚酒易魯酒，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羊羹偏而宋師敗（中山君饗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子期怒，走楚，說王伐中山，中山君亡）；郈孫以鬬雞亡身（元帝好鬬雞，外戚皆尚之，貧者或奔木鶴鐵者，以為鬬者，兵家近鷄禍也，卒亡）；齊侯以笑嬪破國。皆以輕蔑，伐細怨，忘樹禍端，以酒食戲笑之故，敗國滅身，為天下笑，不慎故也。是以智慮者，禍福之門戶；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不可不慎也。

戒盈

四時之序，節滿即謝（即自春徂秋自然而冬是也）；五行之性（金木水火土是也），功成即退。故陽極而陰降，陰極而陽升；日中則昃（斜也），月盈則虧（缺也）。此天之常道也。勢積則損，財聚必散，年盛返衰，樂極還悲，此人

執其性于周公乎

之恒也。昔仲尼觀欹器而革容（孔子觀周廟有欹器焉，曰吾聞宥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孔子喟然嘆曰：烏乎，烏有滿而不覆者哉），鑒損益而嘆息。此察象而識類，覩霜而知冰也（霜降則冰結）。夫知進而不知退，則踐盈之危；處存而不忘亡，必履泰山之安。故楚莊王功立而心懼，晉文公戰勝而色憂（出左氏春秋）。非憎榮而惡勝，乃功大而心小，居安而念危也。夏禹之儲（一饋）而七起，周公一沐（理髮也）而三握，食不遑飽，沐不及晞（乾也），非耐饑而樂勞，是能心急于接士，處于謙光也。

謙之一字何等所推能以貴而下賤以高而就卑斷解之矣

明謙

天道下濟而光明（出易謙）；江湖善下而為王，故山在地中成謙。王侯以孤寡為稱，謙則榮而逾高，損則顯而彌尊。高必以下為基，貴則以賤為本。在貴而忘貴（身處在貴而能忘己之貴），故能以貴下民（以己之貴下處乎民也）；處高而遺高（位處高而忘身若忘視之），故能高而就卑（以己之高位就卑賤之人）。

士人不移之質不奪之操蓋天抱之性也化之鍾山之玉炊之以大而[illegible]

大質

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燔而不可滅其香，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各抱自然之性，非可強變者也（丹蘭不可[illegible]金玉）。士有忠義之性，懷貞直之操，不移之質，亦如茲者也。昔子闕之劫也，擬之白刃，而其心不傾；晏嬰之盟也，鉤以曲戟，而其志不回（言不變節。崔杼弒齊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與崔杼者殺之。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晏子曰：回吾以利而背其君，非

十也劫以弱而失其志非勇也直其推之曲矣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趣而出譬如鍾山之玉寒嶺之松比之瑞珉梓柳無殊也此之珉石梓木無異及其燒于爐炭三日而色不改玉不改質處於積冰終歲而枝葉不凋松不變貞然後知其異于他玉衆木也

辨施

夫山阜非為鳥植林林茂而鳥自棲之江湖非為魚鑿潭潭深而魚自歸之處世非為人積財積財而人自依之非其所招勢使然也懷璧之子即千金之子言其富也未必能惠而人競親者有惠人之資也以其富也被褐之子褐衣貧而性能輕財而皆踈之者無惠人之資也以其貧故也今富而儉悋悋吝也猶見親敬貧而仁施无見疎慢非行之失被情變也富者親而貧者踈人情變態如是也策駟登山不得直驅而行泛舟入海不得安身而坐何者山路迂迴海水淪波行者欲直而路曲之坐者欲安而水蕩之仁者欲施而貧遏之富而賑物德不為雖貧而儉嗇行非為過天之道損有餘人之情矜不足也崑山之下以玉抵烏彭蠡之濱以魚食犬四句出鶡冠子而人不愛者非性輕財所豐故也挈瓶丐水執萑求火而人不恡者非性好施有餘故也口非匏瓜不能不食身非木石不得不衣食不滿腹豈得輟口惠人自食尚不足安能濟人衣不蔽形何能露體而施物衣自尚不足安能施物于人非性儉悋不足故也飢饉之春不賑朋戚不足故也多稔之秋饗及四鄰有餘故也不賑朋戚人之惡行饗及四鄰人之善義善惡之行出於性情而繫于飢穰也荒歲則飢豐年多積以此之太豐則恩情生寠乏則仁惠廢也一富一貧所處各殊如此相馬者失之于瘦千里之步黜焉瘦則不能致千里相人者失在于貧恩惠之迹缺也貧則不能施恩惠昔太史公有言家無百金無以自贖亦傷于貧也輕財之士世非少也然而不見者貧掩之也德行未著而稱我能循足不能行而曾其棄望人信之實為難矣

和性

夫歐冶善造劍者鑄劍太剛則折太柔則卷欲劍無折必加其錫欲劍無卷必加其金何者金性剛而錫質柔剛柔均平則為善矣良工塗漆緩則難晞急則弗牢均則緩急使之調和則為美也人之含性有似于茲[illegible]徐偃王軟而國滅[illegible]公[illegible]而身亡出左傳此性太柔之失也猶劍之太柔則卷也晉陽處父以純剛致害鄭子陽以嚴猛致斃出左傳此性太剛之過也猶劍之太剛則折也楚子西寬而招敗邾莊公褊而自禍出左傳此性偏急之失也西門豹性急佩韋皮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絲以自急見韓非子彼各能以一物所長攻其所短也

殊好

累榭洞房珠簾玉扆人之所悅也鳥入而憂[illegible]結㩲猨猱之所便也人上而慄振慄也五韺六莖咸池蕭韶皆樂名人之所樂也獸聞而振懸瀨碧潭洞波洄湧魚龍之所安

評曰此良將引吳教宮女方可用之戰

制旌麾（所羽而注于旗干之首曰旌麾羽毛之屬）以宣其目。若民不習戰，則耳不聞鼓鐸之音，目不察旌麾之號，進退不應令，疏數不成行，故士未戰而振慄，馬未馳而沫汁，非其人怯而馬弱，不習之所致也。吳王宮人教戰陣，約之法令，迴還進退，盡中規矩，雖蹈水火而不顧，若非其性勇而氣剛，教習之所成也。闔閭習武，試其人於五湖，劍刃加肩，流血不止；勾踐習戰，試其民於寢處，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遽擊金而退之（失法以鼓進以金退也）。豈其惡生而貪死，賞罰明而教習至也。是以逢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弓之強矢之輕重）；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不調良雖駿者）；般倕善斲（魯般倕皆巧人），不能用不利之斧；孫吳善將（孫臏吳起戰國時人善于用兵法者），不能戰不習之卒。貔貅貙虎而黃帝教之戰，鷹鸇鵰鶚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情，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矣況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

評曰此反引有民不教習者不可用之戰

評曰造父之人指授則又教習之明驗也

明權

評曰權者所以應變者所以反權之以又則難以大義不失乎行權之道也

溺而捽父，祝則名君（祝于祝史不宜君之名），勢不得已，權之所設也。慈愛者人之常情，然大義滅親，親滅由於義也。是故慈愛方義二者相權，義重則親可滅。若虞舜之放弟象，周公之誅管叔，石碏之殺子厚（以誅逆大故非禮重于父子之倫也），季友之酖叔牙（以存魯大義所係也），以義權親，此其類也。欺父矯君，臣子悖行，然舜取不告，弦高矯命者，以絕嗣之罪重于不告，矯命之過輕于滅國，權之義也。

貴速

成務雖均，機速為上（言智者欲成務應機貴速）；決謀雖同，遲緩為下（言謀雖決謀不）。今焚燃燎室，則飛馳灌之（若火焚室須急以水灌之）；溺波漂人，必奔游拯之（若水漂人須奔游以救之）。若穿井而救火，則燎颺棟焚矣（言勢緩也）；方鑿舟而拯溺，則委近魚之腹中矣（言勢無及也）。驥所以見珍者，以其日行千里也；滿旬而取至（一月而方至千里），則與駑馬均矣（驥能駑馬也）。箭所以為貴者，以其弦直而至也；窮日而取至者（盡一日方至），則與不至者同矣。智所以為妙者，以其應時而知（順時應變而知所以應之），若事過而後知（是不能應變之速），則與無知者齊矣。昔吳起相楚，貴族攻之，起欲討讎而挿矢王屍（見史），陽虎在閽，魯人出之，虎欲報德而傷之以戈（見人物志），謀不斯須而讎德兩報，其知可謂應時而知矣。如張祿之入秦（范雎變姓名為張祿），魏冉悔不先索而後行，故勢移而身逐；晁錯之穴壖垣，申屠嘉悔不先斬而後奏，故發憤而致死（見史）。智不早決，敗而方悔，其智可謂與無智同矣。故有智而不能施，非智也；能施而不能應速者，亦非智也。諺曰：力貴疾，智貴卒（應變），此之謂也。

觀量

夫曲思於細者，必忘其大；銳精於近者，必略於遠。由心不並駐，則事不兼通，小有所係，大有所忘也。故仰而貫針，望不見天；俯而拾蝨，視不見地。天地至大而不見者，眸掩於針蝨故也。是以

（吳奎曰：項羽韓信皆文武士，各騁大而不屑于小者也）

（焦竑曰：智伯子陽皆察察于小而忘大計者也）

（□□曰：以江湖之流引喻明量之大，小見人所當□）

智者知小道之妨大務，小察之傷大明，捐弃細識，舒散情性。以斯觀之，人有小察細計者，知其必無遐志廣度，亦可知矣。是以明之夫，觀焦堯之節，知非防風之脛（防風氏身横九畝，其長三丈。禹會群臣于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戮之）；視象之牙，知其大于豕也（豕喻細，象牙大）；見貍之尾，知其小於豹也（豹尾大，而貍尾小）。故覩一可以知百，觀此可以明彼。是以蹄涔之内，不生蛟龍；培塿之上，不植松柏（莊子云：培塿無松柏）。非水土之性有所不生，乃其營宇隘也。數粒而炊，秤薪而爨，非苟為艱難，由性褊悋而細碎也。項羽不學一藝（羽欲學萬人敵，若劍之任不及學），韓信不營一食（家貧，垂釣城下，不營匕下一食），非其心不愛藝，不嗜味，由其性大，不綴細業也。晉文種米，曾子植羊，非性闇惷，不辨方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也。智伯庖人亡炙一篋而即知之，韓魏將反而不能知；邯鄲子陽園亡一桃而即覺之，其自亡也而不能知。斯見負毫芒小而亡大者也。

夫釣者雖有籊竿纖綸（籊長而狹也，纖竹牛纖細也），芒鉤芳餌，增以詹何之妙（詹何善釣者），不能與罾罟爭多（罾罟大而釣小也）；弋者挾繁弱之弓，貫會稽之箭，加以蒲且之巧（蒲且善射者），不能與羈羅爭多（羅大而弋小也）。何者？術小故也。江湖之流，瀾漫浩瀚，游逸而人飲之者，量大故也。盆盂之水，鼠尾一曳，尤嘔吐而弃之者，量小故也。拱抱之木，小之生數寸而初攝據華（柔木者也），之植百尺而壽何其何故耶？豈非積小者枝葉蔽之，而體大者節目疏乎？是以達者之懷，則悦湲而無涯；偏人之情，必刻覈而煩細。自上觀之，趣舍之跡，寬隘之量，斷可識矣。

隨時

（蔡□曰：時有所適，俗有所宜，用不當于時，則雖用猶虛也）

□風隊烈（周棄后稷名），不蓺禾黍，氣赫曦也（熱日）；曹明不製裘，知時不可也。章甫者不造閩越，術也（斷髮）；赤舄者不入跣俗（衛人跣足），知俗不宜也。故救饑者以圓寸之珠，不如與之橡菽；拯溺者以方尺之玉，不如與之短綆（索也）。非橡梗之貴而珠玉之賤，然而美不要者，各在其所急也。方於饑溺之時，珠玉寧能救生死哉？是以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壺能濟水），貴賤無常，時使然也。故明鏡所以照形，而盲者以之蓋卮；玉笄所以飾首，而禿嫗以之挂杖，非鏡笄之不美，無用於彼也（盲者無用于鏡，禿者無用于玉笄也）。庖丁解牛（丁庖者也），適俗所須；朱泙屠龍，無所用功。苟乖世務，雖有妙術，歸于無用。故老聃至西戎而効俗言，夏禹入裸國忻然而解裳（出淮南子），非欲忘禮，隨俗宜也。墨子儉嗇而非樂者，往見荊王，衣錦吹笙，非苟違性，隨時好也。魯哀公好儒服而削，代君脩墨而殘，徐偃公行仁而亡，燕噲為義而滅。夫削殘亡滅，暴亂之所招也，而此以行仁義儒墨而遇之，非仁義儒墨之不行，行非于時之所致也。

利害

萬甫去蚤虱而來蚰蜒，避蟁石止蜂蠣之痛而移于根[illegible]，死生後患，此取小利而忘大利，惟輕害而負重害也。痿[illegible]

何謂以有天刑只有喜利害之學見之哲毒被見小利而忘害者是未牌詞身喉味入市攫金之說也嗚呼此惟可以喻有道也

胸而不敢鈹蠆尾螫附而不斫，非好疾而愛毒，以鈹所之患甚疾螫也。酖酒毒酒盈巵，渴者弗飲，非不渴也，飲之立死。鎔金在爐，盜者不闚，非不欲也，掬而灼爛。虓虎在前，詩註虓虎之自怒也孰有睛珠？雖貪如盜蹠，則手不暇拾。懸穀向心，路有西施，雖媸如嫫陽，則目不暇視，非不愛資而悅色也，而不顧者，利餒而患急也。昔貧羡錦于市，盜於衆中而竊之。吏執而問曰：汝何盜錦于衆中？對曰：但見有錦，不見有人。即入市攫金見金而不見人之意故取之耳。若斯人者，眩于利而忘於害。黃口以貪餌而忘害，故擒于羅。若鵲以見利而忘身，且休於莊周。莊周遊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是以智者見利思難，闇者見利而忘患。思難而難不至，忘患而患反生。以是觀之，利害之道表，就之理，所以明矣。

東郭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吉凶倚伏禍福惟人所召惟有善足以勝之有善則妖反為祥无善則祥反成妖故殷帝日亡于桑榖宋景公三言而熒惑退舍則禍以為吉反以為禍豈非人哉

禍福

禍福同根，妖祥共域。禍之所倚，反以為福；福之所伏，還以為禍。四句老子道德經妖之所見，或能為吉；祥之所降，亦迴成凶。有知禍之為福，福之為禍，妖之為祥，吉之為凶，則可與言物類矣。昔吳王夫勝以為福也，而有姑蘇之困；越棲會稽以為禍也，而有五湖之霸。戎王強盛以為福也，而有梅下之執；陳駢出奔以為禍也，終有厚遇之福。禍福迴旋，難以類聚。昔宋人有白犢之祥而有失明之禍，雖有失明之禍，以至復全之福。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復生白犢，又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告以薦。其子無故而盲。其年

楚攻宋，圍其城，丁壯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解圍而疾俱愈。出莊子北叟有胡馬之利，卒有奔墜之患；雖有奔墜之患，以至保身之福。北叟，塞上之翁也。馬无故亡入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其子騎墜而折髀，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胡兵大出，丁壯者戰死，唯子以跛故，父子相保。故以北叟知禍福相因倚而生也。出淮南子以見不祥而脩善，則妖反為祥；見祥而為不善，則祥還為妖矣。昔武丁之時，亳有桑穀共生于朝。太戊時桑與穀合生于朝一暮大拱史占之曰：野草生朝，朝其亡乎。武丁恐懼，側身脩德，桑穀自枯，八紘之內重譯而來，殷道中興。帝辛之時，有雀生鳶於城之隅。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國家必王。帝辛驕暴，遂亡殷國。故妖孽者所以警王侯也；怪夢者所以警庶人也。妖孽不勝善政，則凶反成吉；怪夢不勝善言，則禍轉為福。

鄧至曰貪者置禍之機也所以之原也人見之者大全人安可以為爭自傷之者害為戒

許國曰引蜀侯白公以為世之貪者明戒

貪愛

昔蜀侯性貪，秦惠王聞而欲伐之。山澗峻險，兵路不通，乃琢石為牛，多與金日置牛後，號牛糞金，言以遺蜀侯。蜀侯貪之，乃斬山填谷，使五丁力士以迎石牛。秦人帥師隨後而至，滅國亡身，為天下笑。出蜀史以貪小利而失大利也。此為貪者之戒楚白公勝其性貪吝，既殺子西，據有荊國，積斂財寶，填之府庫，不以分衆。府庫充溢不分人。石乞諫曰：今患至國將危，不圖勝敗存亡之机，故以形于胸中矣。不能散財以求人心，則不如焚之令其府無令彼衆還以害我。又不能從，及衆至，乃發大府之財以與衆，出府庫之

寶以賦人因而攻之十有九日白公身滅（史記）財非己有而欲有之此以小貪而大禍生焉（此為貪者之戒）寒上有獸其名曰䶂生角當心俯而磨之憤心而死（䶂之性急見鶡冠子）炎州有鳥其名曰梟嫗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梟性惡能食母見淮南子）蜀侯之迎秦牛牛愈近而身轉死何異䶂磨其角角愈利而身逮亡乎白公之獲財財愈積而身愈滅何異梟之養子子愈長而身就害也是達人覩禍福之機鑒成敗之原不以苟得自傷不以過貪自害

類感

（張伯曰物以類相感神以氣相）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聲以同應氣以異乖其類苟聚雖遠其群苟分雖近未合故銅山崩蜀鐘鳴乎晉（漢武時未央宮殿前鐘無故鳴三日三夜詔問東方朔朔曰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類言之子母感而相應也有後奔者故鐘先鳴三日蜀郡太守上言山崩上大笑）潘達其川色味異質感動而類自然之數也是以君子者陽之群也共伏者陰之類也故日夏至而鹿角解（令己然始之麋鹿角解）斷曰夏至而月虧而蚌蛤消（月群陰之本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出呂氏春秋）騏驥鬭而日蝕鯨魚死而彗星出東風至而酒盈溢蠶含絲而商弦絕新穀登而舊穀沒龍舉一井而雲彌九天虎嘯一谷而風扇萬里陽燧在掌而太陽火方珠運握而水陰水（方珠即方諸也陰燧向月則水生）水方諸月蜂大蛤也熱摩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銅盤受之下水數石也箕離于月而飄風起畢動于天而滂雨散（箕星有好風畢星有好雨此天將風也纖塵不動）而鴻日鳴（詩學云鸛知風將雨起先向屋頭鳴）其且雨也寸雲未布而螻蚓移矣（東觀漢記曰蟻封穴大雨將至）巢居知風穴處識雨風雨方至而烏鵲應之太白嗥吞鷄无夜鳴火精充盛馬无晨驚鷄為兌金金為兵精馬者離畜火為武神干戈且興介駟將動竈鳴于野驚應于淵蛇雄鳴于上風蝸鳴于下風而化成形（淮南子曰夫蟯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以斯至精相應不待召而自感者類之所應也若呼之與響形之與影故抱薪救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彈角則日搖鼓舟而波湧物以類相感神以氣相化也豈以人情也哉

正賞

理之失也由于貴古而賤今情之乱也在乎信耳而弃目昔魯哀公遊桑稷契之賢不覺孔丘之聖齊景公高仰管仲之謀而不知晏嬰之智張伯松遠羨仲舒之博近遺子雲之美以夫子之聖非不光於稷契晏嬰之賢有賊于管仲揚子雲之才非有劣于董仲舒然而弗貴者豈非重古而輕今珍遠而鄙近貴耳而賤目崇名而毀实耶越人臛蛇以饗秦客甘之以為鯉也既而知其是蛇攫喉而嘔之（見淮南子）此為未知味也趙人有曲者託以伯牙之聲世人競習之後聞其非乃束指而罷（見淮南子）此為未知音也宋人得燕石以為美玉銅匣而藏之後知是石因捧匣而棄之（宋愚夫得燕石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視之以為石也遂弃之）此為未識玉也鄭人為

（舜歌曰知味知音識玉文諭一）

（孔源曰言榮凋因時有以華之）（陳徐曰人之所以智知神者非真自知神而惜之將乎人耳）（王氏曰言人各有所重）（吳倩曰言人各有所為）

春葩含日以笑秋葉泫露如泣曄然而春榮華者不謝（百物遇春無不榮華）悽然而秋凋零者不憾（遇秋無不凋落）榮凋有命困窮有期故春葉雖茂假朝露而抽翠（右詩摯朱魚精）殄清曉墜芳叢秋葉誠危因微風而飄零（古詩吳道子風吹落葉知慈無地者秋聲）智能知人不能自知神能衛物不能自衛故神龜以智見灼（神龜曰能夢于元君不能避豫且之網智龜知來贊無遺策不去避腸之患）靈蛇以神見擣（時祟祀為蛇孔道輔性現以筍吉之）孰知不智為智不神為神乎無孤矢不能中微（弄丑射巧去中微）其中微者非孤矢也匪無斧斤不能善斷其善斷者非斧斤也

為利則不仁故販粟者欲歲之飢賣藥者欲人之疾物各重其

（沈仲曰言則恐防害當之早）（吳倩曰言所好有同異）

所立而桀紂之狗可以吠堯（桀之犬吠堯非堯不仁各為其主也出劉通傳）故盜跖之徒貧盜跖而鄙仲尼運屈而恚天（命運屈者多怨天）厚至而怨人是以大焚而思燧人（燧人始立火教人取火）溺井而尤伯益（伯益始教人穿井）宿不樹惠臨難而施惠本不防萌害成而修慎是以臨渴而穿井方飢而植禾雖疾無所及也公儀嗜魚（公儀休相魯好魚而人饋不受曰受魚而免相則無以自給于魚）屈到嗜芰雖非至味人皆共之與衆同也文王嗜膾當皆嗜羹膾舌酸二子共之與衆異也

九流

（海岳曰叙九流之家各有其與許則曰道家因清虛立其忠老）

道者老聃關尹龐涓莊周之類也以空虛為本清淨為心謙盈為德卑弱為行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我成宇宙不別其理

[illegible]萬物不有其功然而薄者全棄忠孝杜絶仁義專任虛滑欲以為治也（以上言道家）儒者晏嬰子思孟子荀卿之類也順陰陽之氣明教化之本遊心于六藝留情于五常厚葬久服重樂有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尊敬其道然而薄者流廣文繁難可窮究也（以上言儒家）陰陽者子韋鄒衍桑丘南公類也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範三光之度隨四時之運知五行之性通八風之氣以厚民生以為政治然而薄者則拘于禁忌溺于術數也（以上言陰陽之家）名者宋鈃尹文惠施公孫捷之類也其道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定尊卑正名分愛平尚儉禁攻寢兵故作華山之冠以表均平之制則寬宥之說以示區分

（劉氏曰名者以正名為道分析名實以其辯也）

（崔駰曰法術之家任刑法而刻薄少恩）（吳倩曰墨者儉嗇難遵）（邵宝曰縱橫者本安危扶傾轉禍為福然尚華詐而棄忠信）（何氏曰雜者流以可家之用而无所係心）

然而薄者損本就末分析明辨苟析華詞也（以上言名者之家）法者慎到李悝韓非商鞅之類也其術在于明賞罰討律整法誘善懲惡俾順軌度以為治本然而薄者削仁廢義專任刑法風俗刻薄嚴而少恩也（以上言法家）墨者尹佚墨翟禽滑胡非之類也儉嗇兼愛尚賢右鬼非命薄葬無服不怒非鬬然而薄者其言大儉而難遵也（以上言墨家）縱橫者闕子名子龐煖蘇秦張儀之類也其術本于行人譯二國之情弭戰爭之患受命不受辭因事而制權安危扶傾轉禍就福然而薄者則苟尚華詐而棄忠信也（以上言縱橫之家）雜者孔甲尉繚尸佼淮南之類也明陰陽本道德兼儒墨合名法苞縱橫納農植觸類取與不拘一緒然而薄者則

張佖曰農家叙以治生爲本第分序不明

無職夢衍無所係心也以上言雜流　農者神農野老宰氏范勝之道也其術在於務農廣爲墾闢播植百穀國有盈儲家有蓄積倉廩充實則禮義生焉然而薄者又使王侯與庶人同耕於野無尊卑之分失君臣之序也以上言農家　觀此九家之學雖有淺深辭有詳略偝僪形反流分乖隔然皆同其妙理俱會治道跡雖有殊歸趣無異猶五行相滅亦還相生四氣相反而共成歲淄澠殊源同歸于海宮商異聲俱會于樂夷惠同操齊蹤爲賢二子殊行等迹爲仁道者玄化爲本儒者以德教爲宗九流之中二化爲最夫道以無爲化世儒以六藝濟俗無爲以清虛爲心六藝以禮樂爲訓以教行于大同則邪僞萌生使無爲化于成康則氛乱競起何者澆淳時異則風化應殊古今乖舛則政教宜隔以此觀之儒教雖非得真之說然教可以導物道家雖爲達情之論而違礼復不可以救弊今治之賢宜以禮教爲先加道之士慮以無爲是務斯則操業俱遂而身名兩全也

凌[illegible]曰以下總言九家殊源同歸由九家之中惟儒道二流尤爲最末歸宗儒本旨

孫希曰儒教又非道教可倫

大道上　尹文子

[illegible]

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爲人君有術而使群下得窺非術之奧者有勢使群下得爲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秘勢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称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凶愚命惡者也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未或盡也使善惡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由名不可不辯也名稱者別彼此而檢虛實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疎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疎賞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又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爲親疎名善惡爲賞罰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有理而無益于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于事者君子弗爲君子非樂有言有益于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能有益于事不得不爲故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權術所爲者不出于農稼軍

任[illegible]曰四句叙術勢[illegible]

胡時化曰事物實則名不混人主不別[illegible]

焦竑曰[illegible]

㢈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為治外之理小人无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于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于事而不能不為故所言者極于儒墨是非之辨所為者極于堅偽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于君子知之無損于小人工匠不能無害于巧君子不知無害于治此信矣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衆行之為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辨欲獨群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辨不可為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于諸侯之朝皆志為卿大夫而不擬于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兎在田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

世有因名以得實亦有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鰥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后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于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為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感其欲獻于已召而厚賜之過于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于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于廡下其夜玉光明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遄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于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

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廢翻為我用則是非焉在哉觀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逆得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五伯之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戰于泓公子目夷曰楚衆我寡請其未悉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不鼓不成列寡人雖亡之餘不敢行也戰敗楚人執宋公齊人弑襄公立公孫無知召忽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既而使魯人殺糾召忽死之徵夷吾以為相晉文公因驪姬之譖出亡十九年惠公卒賂秦以求反國殺懷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免于執二君不正霸業遂焉已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己之是已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已所非然則是非隨衆賈而為正非已所獨了則犯衆者為非順衆者為是

大道下

治主之興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軌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孔子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而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強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譚足以飾邪營衆強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畏也

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惟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質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

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于己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恕也驕人者無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制而弗能制弗可恕也衆人見貧賤則慢而疎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賕于己疎之可也未必損己而必疎之以其無益於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於己親之可也未必益己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致疎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富貴貧賤易慮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

數矣知而遠之有不值其色者乎夫子之於數也悉其定不滯其交窺其迹不眩其舉天地以予不泝隱其度鬼神以予不泝隱其情人以予不泝隱其紀物以予不泝隱其態大測深析渾好揭玄以示者忌之歸也宜予之不違也是所謂來除者也是故君子冲以為體直以為用還以為宅默以為章恍惚以為象希夷以為形以索以存不苟示人百福其疑夫子信之矣

疾瘳

王子消仵子曰子疾且瘳矣何為乎歸仵子曰子疑予乎子語子予聞之病国若六病君者八病民者四逞爵褒刑毀皆裂憲離德豺權六者病国莫大焉比佞嫉貞玩戎親险渠田厭政損威最慝八者病君莫大焉放逆捐廉滅義嗜利之世病民莫大焉故君子之仕也非以荣而已將以瘳之也吾聞之救過之余不可以極累咎咎者不可以造吉習行者使負鮮不嘛矣今吾有大疾五不見於色恬廉業直忤人亢戾俗信泥古絜取読夫仕者之謂何將上下之疾是務去而予身之不瘳其何能為子之歸也屏慮而寂處動作而和秉接固而行恕其愈也而復焉夫行意若不畏豫済大若不輕以試矣予先大夫曰裕而施毋範人以恣其允有功于弗敗辱先大夫之命王子乃謝曰予観人誠不足以知子

重師

曾子如陳王子謂之曰嗟乎師道之廢也秩之弗崇易以陵捞之弗張易以抗上陵而下抗故居者易焉夫士國之材也師教之有司舉之天子官之故師材之源也易以居焉何以教教之失則何以舉舉之非人何以官官之無良何以治故治関治由官否也官無良由舉舉匪人由教弛也故師也莫重焉易焉以居昧其職也予聞之師道有五一曰正習二曰勤業三曰介守曰崇恬五曰篤善夫言傚而道貴象莅而行抑枝繁而本剝是以正習之為貴遊以棄時惰以玩歲是以勤業之為貴豢接而偷行與市焉而以訓誰則能之是以介守之為貴群而修以僕奔也失者觀獲羨生焉其趨乃懷是以崇恬之為貴夫右賢左劣植卒作梗乃能勤矣是以篤善之為貴行此五者以教可以淑士矣士淑舉用以臧舉臧官用以良官良治用以晟哉師也莫重焉其何以易茲行也惟吾子之振之也夫陳大國也子振之四方則之師道其興乎

神雜

予獄既久請于神曰盖聞之洞幾者昊也贊貞者天也故哲額不折妖禮无離乱覡見梡歆稟毎[illegible]故剌聖之刅无斷毒賢之鴆无覆掩正之網无裂陷良之穽无夷是神戒也予之獄也冤罪待命拔昕僂肢憒志忧分忽兮[illegible]神之難一雜曰醜士黠妍佟夫短雙東家之宴西隣怨詛是故握珠珍而贊尾碟彼有破

慈慕

慈慈哀劉毋夫人周氏者也毋令邵守遂一君其子焉毋之卒也計自越府仰天泣兇絶曰嗟〻傷乎予之罪也夫予之罪也夫乃予何用生為矣予之仕也毋畱之焉省者九越歳毋書致弗歉仕而須朝夕省則曰勿歸我健無恙無念我俾我視汝成用茲轍歸國而今也有慈故也是予之罪也夫嗟〻傷乎予何用生為矣國人哀之乃為賦慕慈或曰兆則慕焉曰言居慕也乃國人亦慕也或曰何也曰國人之慕也以君故傳曰深山大澤寔生龍蛇人之不詳而以胎禍故鳳不字梟蘭不茁蕭縣土之植無朕而并株之實無苦其然由也婦人之行無閫踰也其爲能顯于立用彰厥子覩厥子知毋矣君之治蜀也不以民封已不以奉貢秩覩君儉已是故知毋之儉也已不以撓撼守不以誘易趋覩君貞已是故知毋之貞也已不以賢蓋人不以兆敗良覩君弗妬已是故知毋之弗妬也已不以毛務益其績不以口惠愚其民覩君弗煩弗欺已是故知毋之弗煩弗欺也已苟者君之良也而毋出焉是毋之良也慕君斯慕毋矣故國人之言曰何傷乎是國人之罪也夫天乎其君不壽毋而奪其君是故言善者稽其本養德者本諸先已之不臧先去弗揚嗟乎讀此詩者知孝矣

吳先生名山宅之陰有山峙焉三峯而中峭若立先生曰是惬吾衷以號焉曰立齋予乃序曰夫飭物峭立者莫如立矣夫唯立是謂道根道根是謂物宰〻乃充〻乃不拔不拔之謂能永〻求存者純是故豈侵情約持志幽式智行亂忠重撼守夫五者之謂物交物交者吾以觀吾立〻通充不立通不充不充者亡夫道或戚或敵或主或隷或局或闢戚其良敵弗張為群物種衆物之疆備之弗志主於一隷乃役為群物群物群物之辟乃登無極局而持闢惟時為群物撓群物之撓握之不遠夫是之謂能立〻者豈莫侵約莫悖幽莫式紛莫乱重莫撼夫是謂物莫之克夫寧者不擇不擇者往妄窮者不固不固者渝兮昭的曰明守固曰貞〻且明為立之根立之根是為疆之衞群之頭机之門不然且愧茲山

請年

夢澤子見冊崖子請年焉曰七十矣曰夫子之獲茲也何以曰下士聞道鮮不大笑子能無笑予將子告予聞之德我者讐我言我〻亦德我恩我者害我〻害我者亦恩我生我者賊我〻賊我亦生我百樂我德亦我讐焉百憂我讐亦我德焉百欲我恩亦我害焉百恩我害亦我恩焉百骸我生亦我賊焉百毒我賊亦我生焉故養生於乏〻生於養輕生于重〻生於輕悟生於明〻生于悟榮生於禍〻生于榮務執者或失無執者無或失

務取者或奪無取者無或奪故知其無者有〻之用矣知其虛者有實之用矣知其退者有進之用矣知其弱者有強之用矣故目視強則盲耳听甚則聾心思過則乱是故事天者務嗇修令者務閉嗇之者非徒嗇其欲而已也亦將嗇其智焉耳閉云者非徒閉其欲而已也亦將閉其智焉耳嗇之又嗇亦無嗇〻閉之又閉亦無閉〻嗇〻既無乃登無嗇閉〻既無乃登無閉無嗇無閉天地不違日月為衛萬物皆隨亦既無始亦既無終叅擇于门夫子之言至矣吾聞之疾者促之本也遲者延之基也夫子曉而聰焉復恍而官焉當不棄倫老不倦理二者之心也復從事乎至人之術長生久視其在茲乎再拜

渼士朱曰玄之以玄謀之又以人玄解得其所故與風俗殊生死別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九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子華子

陽城胥渠問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嘗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鑪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群龍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群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顫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山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者知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雲言之辨也惡足以相感召而營使之者耶其不然也必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偽則知者正之譌甚而叛亂則知者止之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福之宗為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為大

蘇濬曰辨神鼎之誣詳論正大儒家之口吻也使万世之下好奇怪者鉗口而不敢言則子華子之論不亦大有閑于世教邪

使子之說皆非胸中了然者安能為此說吳澄曰此辭偽家所深信者求神仙家以為何如

茅鹿門曰逐句分解明析可曉化誦怪為儒者流好怪之徒其說亦可以少休矣

屠文熙曰怪譎之說本易入人試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

爐鼓神化也神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群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禹也帝御者雲靈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上已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八也萬計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于下也不得上升無見于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衮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葬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諭之言也而人且承傳之以相誑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

臣逢人主好高慕大之志其心于黃帝所造者代不乏居而皇漢武其將甚者矣夫有生必有死以而比既而衰然而死乘彼白雲至于帝鄉其行爭晚和鄉無是理耶

王錫曰此段為尚以証神鼎之乏帝之鼎之極理之所不可曉者

而為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其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為衰老轉而為死亡聖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幸免者也且自故記之所傳若存而若亡大庭中黃赫胥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恐大圜之上喨榭驂累雖處什伯不足以處之也而復何所主宰臣何所使而其皆然默以至于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歆羨愚者矜跂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夫圜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為者同而所以之適爲者頓異是可以決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然其

以帝神鼎皆以此說切見以況傳訛之言皆歸于道也假明理者亦之而已

汪道坤曰此段以證傳訛代之君人之神怪異之說未嘗取于帝之論也而進之世有將正道以剿說于若或未之深思乎

如是也鳩工而穿井于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于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之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為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其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此吾所以又之設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

王穉登曰子華子此段大意謂為

孔子贈

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為響響欲絕而感已移意之所以將

淵必須精神而文千載暢然如今人物之說

王凉曰子華子此段文妙剖析

王鏊曰必先正其本以下文法又有

為思思未華而事前斃何則精神之所弗包焉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理善類而誅鋤醜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神也精神不白則無以王矣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責怨以譎偽而課忠言非其願意非其真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于夕室也是白之懸而黑之慕也是縱權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為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汙也而曰感不效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子華子遊趙趙簡子不悅燭過典廣門之左簡子召而語之以

黃氏曰小人得寵之意懸懸可所分主之心不之而也人推渺若多奚徙此過為然耶

樓昉曰詞多絕似左國之物也綜而嚴詞和而毅不激復不隘氣直而子得書而自於追悔也

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宥也且無以為國矣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於子華子之行者五日矣燭過反命曰無及也簡子悔之使使者千餘而使董安于寫書以招之子華子稽首而來再拜以肅使者于庭而授之辭曰主君之亡臣其不修束越在諸侯以為主君憂臣聞之物爲於所弃士爲於所守亡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為執士者之所厚夫丘陵崇而穴成于上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淵成于下魚鼈安矣松柏茂而陰成于林塗之人則蔭矣主君之亡臣不佞實有隱衷唯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徂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惟亡臣亡臣雖復野死以寘溝洫其敢忘主君之賜惟執事者財幸焉

王鏊曰詞甚卑婉而頗有情

簡子得書召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本吾且死汝必反之慎不忘也襄子曰諾 無恤簡子之子

北宮一

呂坤曰大意欲出于不意為善意惡有意也此篇出入老莊語意陰秘

姚寬曰此段大意與老莊家數而筆法句法字法亦出一律

施仁曰意若劝其而不幻莫乎似陰冷而夭

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眾子之所以自事其心者亦嘗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未得以卒業也以是推蘇之弗繼餬其願頹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為於善而遠其惡也庶幾於完子華子愀然變乎容有間曰意是何言歟善奚足願而惡奚足遠吾語若聖人不出天下潰潰日趨于迷欲以有己而卒于喪己欲以達之于人而卒於失人凡以善故王者作興將以治亂

不陷怪危誕子華子胸中之蓋復方悟出此段文字

今世之惛惛去善其殆可乎我善弗去亂弗艾也所又奚以善為北宮子曰吾何是我願卑其説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交滑如理亂棼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也如炎如冰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蠹

劉宗曰此段絕是莊子口物詞若陰怪不經至此尚為可觀

明弗居則耗而又奚以善爲古之知道者泊兮如大羹之未調遁遁兮如將孩陋推而遷因蕩而還其精白津津若遺而復存

姜維隆曰引一段理數從一篇民亂化出所謂百模合精微成奇品宜北宮子聞言而心醉也

其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美去惡孰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以為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遠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予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悁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以我矜頤

洪邁曰憂之為說在泊利刀刺也中肯綮

之意而接彼忿悁之心何為而不鬭鬭且不止小則言凌詬誶大則碎首穴胸夫以若之言而幸于完其幾於殆矣北宮子曰嘻若是其甚也子華子曰殆有甚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所由生皆存乎欲善而遠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而說乃以是召亂也學者相與熏沐其中偽而亦唯此之事是事禍也父以是故不慈子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共夫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仁臣以是故不忠大倫蠹敗人紀消亡結轍而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石碏欲完其名而殺厚公子翬欲專其國而拒蒯聵寤生克段忽出而突入季友鴆慶父叔向誅鮒雍糾之妻尸糾於朝莊 式作 使

子欲託其弊於晉而先整其室光啟厲公一言而殺三卻華驕父弁忽（或作怨）於輿夷毛舉其目尚不勝為數也花皆名為求詩所欲而能遂所不欲者然且大倫斁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循恐其弗及也悲夫吾語若亂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於欲善而遠惡夫人之中虛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載於中虛則荊棘生矣父不疑于其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弟必共夫不疑於其婦婦必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必忠是還至而效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二人行而一人惑謀必格大道之世上下洞達而無疑志堯舜三代之王也無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道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為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切者不立虛領者不至非惟不足以得福而行又以召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今子亦平其所養而直以行之何誰而不得矛營而不能者而又奚以善為耳善不可以有為也堯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是上與下爭為善也上與下爭為善是兩實也兩實則為得平平不施為則惡得直失其所以平直則堯無以為堯矣舜無以為舜矣吾子謹志於堯舜也而又奚以為善北宮子之衛主於叔車氏叔車氏有寵於衛君國人害其嬖而將討之北宮子喟然歎曰吾

董份曰神氣一莽生也失趣一枉生也其誰為毋而誰為子耶

洪邁曰信可以感豚魚夫無知之物能可以信感況于人乎

孝弟忠貞之效又何致耶

為是遂夫子之言也是以獲戾於此也吾何以衛為致其所以為臣而歸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譽國善之譽言四達公將致其所以賞晏子辭焉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恥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晏子之辭受其可以訓矣齊之蕪也固宜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愛同於己者愛之反則憎必有所立矣助之反則擠必有所在矣譽之反則毀必有所歸矣然而人主不知察也左右執事之臣從而其得所欲為則不禁也世之治亂蓋嘗存乎兩間齊之蕪也固宜

虎會問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為國柰何而治子華子對曰臣蓋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為則狹矣有意於治則陋矣夫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陋者果不足以有為矣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為矣乎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為治學而不薄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群眾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境以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之所以長也堯舜氏

王世貞曰已上見大古之治充為而民自化

李此原之世皆以无為之以不能之之非其後之人主自智自巧皆也

張榜曰人主自恃其巧智使下以天下為可治然而杯危乘于智巧之所不料惡條道而任智者必危縱法而事前者必勝雅有意於為何益於治必至乘道自恃而任法是以推也

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為多夫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于欲為也其禍起于頑治也夫有欲為頑治之心而後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為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官使其司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寶神農曰若何而和萬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為日月之所

蘇濬曰此以下方論齊國之不治蓋景公問齊國之不治甚觀問之旨只是以智巧法術之智求治齊之方耳故正言齊法綱之密君臣相率於諱蔽而危詞以動之

黄□曰正言激論警之可駭也有人心者當洒然一變矣

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九陽奇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以為功後世以為能以故記之所道而君之所知也臣願而不知方始而至于朝也竊有疑焉疵之所以為疵者抑以異矣鍾鼓棍圉日以耘考而和聲不闋司空之刀鋸斷斷如也而罪苦滋長諸侯之賓客嘗其唇吻而爭進諫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為蔽蒙僮夫豎隸曉然皆知公上之有猶心也造為謗謠以蠱君心君曾不知之也晃旒清晨位宁以聽慾焉以古人自耦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頗肯以其一介之御試嘗君之嗜好而以干其不測之禍臣願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衷考所由來以君之心勝故也心勝則道不

黄□曰陰乃出受君之明何可測等語推齊之頑冗王君之蓋亦引詩景公以有為

集矣群臣之不肖者又隨而揚之故其敝日以深其固如性而君曾不知之也夫以君之明蹠踰其所底滞而開之以御道夫訑能御之抑臣聞之萬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不可為也不可究也因其言而推之則無不得其要者矣故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言吾欲以有說而無所措吾辭而之道博大而倪非所不能為也嘗曰有以拂吾之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

晏子

汪道昆曰説和殺厥國家受其禍敗觀古譚故皆之禍權此編伏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彀者而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才也實難

立濬曰宝臣材木之生皆未為以智力窺方起資才不依也定素而曰天下不復有賢者任至不信也皆柳天之徒家數之使不得自由耳乾隆曰天生宝下計不流以愛惜則其子孫并可知敵將若掠天此過也所以加也

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日月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棲移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典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者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衍于後嘗試觀之夫物之有材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秘惜不可以智力窺也象金以沙國玉以璞珠之所生漩栢之淵而隈澳之下也豫章梗柟之可以大斲者必在夫大山窮谷巖巖嶇嶮之區扶剔之梓樵之剝削之苟有不中於程度則有虎很蛟蜃砥碭之變雷霆崩墜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材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壅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謂之遏天而

顯明遁天而黷明神則殛之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勦也
敗而族夫是之謂陰戮陰戮也者陰陽之反也如以起勘鑰也
如以璽印金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曰駭乎亂吾子之言
也駭也頗遂其所以開乎華子曰夫無甚怪於余之所以言
也余之所以言其有以云也今夫人之常情為惡其毀也成惡
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恪固之心恪固之心萌于中虐
奪然而攻其所甚愛則必皆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
奪氣沮而志奪則拂然而怒填乎膺拂然而怒填乎膺則將無
與為敵者矣天地之所以生材也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
恪固之心曾何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其
胸腹之私與其狡譎変詐之數翕翕而訑訑巧詆而深排規以
幸人不己勝也夫人之勝人也何有天地之鑒也神明之吁也
甚可畏也甚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怒以充塞乎
兩間偏倶旺㢠聚而為陰陽之罰其中於人也必慘矣是必至
之勢而無足經怪者悲夫世之人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
矣本晉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之所以道者矣昔先大夫欒武
子之在位也夙夜靖共矯枉而惠直不忘其職守而以從其君
厥有顯聞布在諸侯之冊書逮其嗣主則不然弗類于厥心放
命以自賢怙寵專權蔑棄人士罔以封殖于厥躬國人疾視之
如日有眛焉日移其志以速厥罰欒氏以亡昔先大夫隨武子

之在位也明慮以博識晉國之隽老也然且循焉而不自居恍
曰余有所不見惟曰余有所知惟曰余有所不聞惟有所志曰
而升諸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能光融昭著以有立
於朝父子兄弟以世及也而為晉宗卿逮其嗣主則不然囂囂
自庸而巧持其非心毀本塞源甚於砥埏日惟諛佞之小夫是
惬是用紫然知者遠之洒然善者伏藏以在下日移其志以速
厥罪范氏以亡昔先大夫中行氏文子之在位也旌識俊良振
其滯淹人之有技能如出於厥躬恪謹弗解惟力是視是以能
相其君以尋盟諸侯逮其嗣主以苛為察以收為明以刻為忠
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崩角摘齒恐人之軋己也門如閙市
惟利是視憸人乘間而會逢其惡極其回邪如鬼如蜮日移其
志以速厥罰中行氏以亡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臣也所謂崇
蘊窖窿而不遷之宗也而又其先大夫皆有玄德以媚于上下
神祇其在嗣主荒墜厥訓用以覆宗滅緒餒其先靈而不得以
血食于晉國無他故也恃其盛強昌熾而蔑棄於理憑人而勝
天藏技於中而以之逆天地之所恪固是以其酷如是也而況
於單族後門之士竊人之爵祿而邀覬於一時之幸虐倨而恫
疑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未明同異之志未講而壅
之蔽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得禍也必有深於晉之三主
者矣夫築垣墉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高不隱仭而基傾之矣

以兩手而揜人之聰明自以為得也而不知其聾瞽之疾已移於己也悲夫晏子曰歎乎哉言也嬰也請刻諸佩觽以志不忘焉

晏子問黨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家大夫亦嘗聞之矣乎晏子曰嬰願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之時其君之志也端以有修其臣同德比義而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其四野之外來耜從其宜溝畎以其便其民感而從訟踈而弗失上下翕翕惟其君之聽貉氣伏息灾疫不作四隣寢兵而珪玉纁幣以承其懽此非治象而云何今齊之正言不聞聰明不開朝茀而不除野荒而莽飢其於治象也遠矣無等級以奇言者矣本聞之下無言謂之喑上無聞謂之聾聾喑之朝上有於志而下多忌諱齊之謂也且合升勺龠合以登之斛槩則成矣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琅琊之東渤澥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事者其悖矣乎異以為明紙而為蒼以一為二以二為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獲其所同忌前而排狐媍婀脂當者日至於右之前因寵而恃便公不能禁謀為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為儀則麁無走馬矣猶之售玉者然不論其廉貞溫粹而無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為儀則篋無連城矣惟士亦然論士不以其才而以勢也為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且齊之為國也表海而負[illegible]盾限險其塗之所出四通而八達游士之所湊也八齊而之所習而狎者非鮑國之私人則崔田之黨也游士無所佐其足矣游士無所植其足則馮軾結轍而遠之夫游士之所以去則治象之所以不存也本聞之猥鄉下里其為叢祠也不過於卮酒而觴肉萬國之社不難於請福今齊之憔悴也甚矣所欲以為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略且矣夫子之於齊君也朝夕進見而循周惜自愛也獨不出其謦欬而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心抑已偏矣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以聞之嬰之於君大𦕃之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有罪矣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為陋而有虞氏㭊戒於塗篠其尚儉之謂與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潏當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移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為出庚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之所為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之制也乃若天子者大官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

[illegible]曰此說子華子止欲指大言大者不必于尚儉民之論臣[illegible]剝其外[illegible]其中[illegible]堯舜心之主以歌說其耳目之欲者亦我由之美觀者實皆其意可也

黄[illegible]曰此說極有理可信此[illegible]刻[illegible]書之狀者盡

品御萬氏窮天之蒞璽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執也奈何而以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為庾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上階塗𡑞之說野之所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聞之堯居於衢室之宮垂衣而襞幅遂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群后之帶幅舄而入覲若衆星之拱北辰則若固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袗衣而鼓五絃之琴書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上階三尺茅茨不翦者惡有所謂塗𡑞以自怵戒者此腐儒之所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桀紂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存可約則殺可豐則興豈有覽四海之賦受九垓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欲有塗𡑞而不敢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倡賤居大而侵小夫以王公之尊而圉隸以自奉雖為其下矣不惟以陋於厥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祧曰吾以是為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吾徹吾子嬰無所閉之也終不敢以論酌

劉[illegible]曰桀紂之亡雖由于不仁其亡者亦在其中蓋不仁必至于奢侈逆聿以縱其欲然以禮子節之論極確當

蘇[illegible]曰此亦痛快人心諸書未有此論

汪道坤曰子華此論雖淺乎然天下至理亦感激之談

執中

[illegible]

子華子曰生者死之對有者無之反庳者隆之因虧者成之漸大道無形無數無名無體以無體故無有生死以無名故無有有無以無數故無有隆庳以無形故無有成虧既已域於四象者矣完不能無毀也是以常華雖柔撓之則裂礦石雖堅攻之則碎剛柔輕重大小長短雖不同也同於一盡故古之制字字為之破而文亦如之

子華子曰渾淪鴻濛道之所以為宗也徧覆包含天之所以為大也昭明顯融帝之所以為功也道無依阿天無從違帝無失擇然則心焉乎而宅道心天也天心帝也帝心人也人之心莫隱乎慈莫便乎恕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隱於慈故也淩波而先濟跂而望乎後之人使於恕故也此心之弗失焉可以盡帝矣可以格天矣可以入道矣此心之弗存者道之所去也天之所遺也帝之所誅也古之制字者兹心為慈如心為恕非其心也則失類而悲是以狹道理以御人群者膚詛而忽諸

王宗[illegible]曰道也天也帝也心也人也[illegible]許雍元曰心為治物可以之載道以之格天以之事帝[illegible]

范[illegible]曰[illegible]出心之功于人尤為痛快

大道

周舍見子華子曰舍聞之身修而名不立無為於擇術矣庶羞百品雜進於盤几而咽不下無為於貴饌矣抱璧而徒乞無為於貴寶矣敢問夫子之所以志子華子曰然釜鬵之於量也不能以容於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以及其所不至鈞天之廣奏飛鳥過而不止崇極繚棋猿狖逃焉且負動而方息所性不

程[illegible]曰周舍見子華子之不見用于世故問其志于華子以[illegible]

君子之所敬不可為知其不可而上之惟知道者可以與此故子華以起之了同也之

立辭同文未負物怨之奇人信非常亦可測

揭謹頓曰論學南軍之論非淺詞深工而見致亦勝

同也大炎而水流習使之然也今以大夫之所處而謀本之所以志必不諧矣無以則有一焉而頓因以有獻也夫六虛有情純粹美之氣而不敢傳焉託於物以寫其變流形於萬有而不敢以有為試嘗論其微矣夜襲之若流也而醜則堅芳華璧之易以碎也而金鐵則難陶甚矣物之不可以全也如是是不可以一方取也是不可以一伎為也惟知道者幾乎其能全令大夫少修而端慤壯長伉以有立方將揭其昭明焉而以為人之的其犯難也果其量物也福而又且徑往而直前矯拂人之所不欲而規以自立甚無所用之虛名此非本之所得知也夫目之能明見於百步之外而顧不見其背也帷墻之後則無睹也無以則有一焉而頓因以有獻也。

邵寶曰此篇內祥瑞不可信而斷之曰有之足以備數無之不缺于治極傳曲折文之奇

集註曰按聖治之世五氣順敘日月澂清麟鳳集于庭河洛出圖書皆已然之應不可治世所無有也子華之論蓋有激而言現今世人之好

北宮意問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愛其寶是以日月澂清而揚光五星循躔而不失其次鳳凰至蓍龜兆其露下竹實蒲流黃出朱草生敢問何所修為而至於是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虛宰多以少所以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于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効也甚徑與變相蕩遷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恬之而不冲注之而不

所謂一惟此之事一使後得之

明時化曰上世規祥瑞如此之輕減有之足以備其數也後世乃有指黃雀為鳳凰以論近其君蝗不害稼指為嘉同乳者以為瑞皆此意武矣

滿彼其視鳳凰麒麟也豢牢之養爾彼其視醴液甘露也畎澮之寫爾彼其視之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之毓爾彼其視玉石環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膳不微於前鐘鼓不鮮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聖人已沒天下大亂父子失性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衡陳於上與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待蓍龜而襲吉福之末也顛蹶望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

施仁曰此語非論不可廢情然王不論二句耳雕之法新者曰況後世好祥瑞之情則如觀大漢時君臣正也此懸

有也吾恐後世之人主方且睢睢盱盱惟此之事而為人臣者巧詐誕譎以容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于天借或氣然而數繆也忽有鐘其變者色澤狀貌非耳目之所習也於是奉以為祥君臣動色士庶華聽以至伍為散歌而薦之於郊廟鐫采繢畫而以夸諸其臣民奄然以為後世莫我之如也彼其邦數于上世其所謂豢牢之養也畎澮之寫也畦圃之毓也篋襲之藏也童童焉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矜跂而以為希有之事爽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其亦弗該于帝王之量者矣

毛世禎曰此篇有法而立論極條暢詞高勁古文之傑然者彼不修德政之主好符瑞之應者現此可以惕然矣

神氣

子華子曰古之至人探幾而釣深與天通心清明任躬與帝同

坊是以進為而在上則至精之感流通而無礙以上行而際浮以下行而極憂以旁行而塞乎四表不言而從化不召而效從以其所以感之者內也伏羲神農之世其民童蒙嗔嗔蹎蹎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永年黃帝堯舜之世其民樸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夭是以難老末世之俗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知譎相誕而情不應蓋先霜靂以戒喪嫗者矣機括存乎中而辟有詐心者族攻之於外是以父哭其子兄喪其弟長短頡將百疾俱作時方疾癘道有繈負秃狂傴萬怪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日月薄食虹覡晝見五綵相淩四時相乗水竭山崩宵光晝冥石言大痾夏霜冬雷繆盭之族諸禍之物不約而總至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故曰天之與人其有以相通此之謂也

尚務茲從子華子遊者十有二年目相屬而言不接也業成而辭歸將隱居于五源之溪子華子曰天下之物有湛滑稽而難持者女知之乎疾之則脫緩之則激焉以遊非挺圍之謂也而吾所謂善待者能為之於疾徐之間今汝之所治吾無間然者矣然子之志則廣取而汎與者也吾恐女之後夫擇者也其將有剽女之外郛而自築其宮庭者矣登女之車而乗之以馳騁於四郊者矣取女之所以為壁毀裂而五分之者矣夫道固惡於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於不得其所以傳也不得其所以傳則病道今女則往矣而思所以慎厥與也則於吾無間然者矣

子車氏之猳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非類於己也齧而殺之决裂其腎腸糜盡而後止其同於子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怵於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況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呫呫相為然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澤之差蹤然而変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子車氏之猳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為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者襌緇也以襌緇而當我之紡緇而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之惛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為留者矣幸于得而忘其所以為質夫何所擇而不為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為澄子者或寡矣

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閱水以成川世閱人而為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笞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治古

之時，積美于躬，如扇華之就亮，惟恐其不修，弗愛於無闘，如鐘考鼓鐘，其傳以四達，繹如也。今則不然，荒飈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滑零，而衆草立槁，嫣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飛揺之，是以萌意於方寸，未有分毫也，而觸機弃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為咎也，而得棋梏，懷抱其一槩之操，泯泯默默，而頸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將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晦，雞鳴於時，而失其所以為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也歟。

子華子終

嘉言

是書之第以孔子子思子子高子順之言以為之先後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頓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

記義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問

言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以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夫之明者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于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為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為知也吾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交素規去就尸利以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

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私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使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賜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之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雜訓

縣子問子思曰（縣子名瑣晉人）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居衛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于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襁負

之列其廟多矣若無此驗非伋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脩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芳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不以瑕容羡爲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羡也不病乎鬚之不茂也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衆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之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及于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異處其書周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人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罔此雖以宋爲態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

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今困於宋可以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有九篇云

公儀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爲善孶孶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已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抗志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

公叔木謂申祥曰（衛公叔文子之子木 定公十四年奔魯 春秋作戍 或作朱）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象也申祥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

吳汝綸曰此引二人之所以□所以使見其不知賢故曰惟聖知聖惟賢知賢也

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柰何答曰有龍稷者徒好飾美辭說觀于坐席相人眉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交之橋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爲善不爲人之知己不撞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同已而不知賢也

王儒曰此王者之心也齊王焉能識之池是諸侯之辭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汩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者也能有名譽必無以名譽爲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吳汝綸曰此段論雖有近理之談然收英雄以保疆土與孔子戰國說士之習非子思之說夫其意段術而夫其者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天下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時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藏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

吳汝綸曰殊非子思閒道之言甚文字風氣却似漢文詩道者之正者自識其訛

王慎曰老萊子子思以柔道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

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

公孫龍

江有□曰句句字字力折孔穿終後引尹文仲尼之言不過轉庶其詞耳顧游曰所理先明消心務于然見所時方法少所是非同異子高自家心術尚未朗徹久何以正白馬之非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爲非白馬或謂子高曰子高孔穿之字孔箕之子伋之玄孫此人小辯而毀大道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交往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爲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于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爲弟子公孫

顧道坤曰去非白馬之學願請爲弟子問難殊諸亦不足公孫龍之見雖是偽指然于詞上却停療而理明方張詞應孔穿爲亦所窘也

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爲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鬬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鬬是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鬬是未失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不以爲臣則

茅坤曰公孫龍之智足以亂是非顧非現其辦析孔穿語近詞直故雖小辨足以毀大道而令人睢宗之也有以夫

王儒曰尹文此說與龍非同道必非祖之也

[illegible]岐路也其蔽固也宜矣

董份曰自古於上駒僕之徒有所辯隙其說貴不標商定人之綺言以煇其前說在於公孫龍為然

羅洪先曰善乎筆合舌辯鋒利直力壯之文

綱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鬪是全王法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鬪為辱必以敢鬪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黄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又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所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吾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翛然欲安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傳六鷁退飛覩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覩之則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内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為緇素青黄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犧牛

王鏊曰平原之問孟子非孔穿之名而沉下公孫龍之說者穿之見雖明而詞較不足以勝之則言足以明道者亦不易矣

丘濬曰能言夫白馬則無以救其言夫白馬而其知行俱可師總之龍必不肯去白馬穿亦不肯所就不尚凡以相辨難耳

楊維禎曰穿雖理勝若對面相力畢竟穿非龍敵

玄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詞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人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人也以此為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悅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

儒服

子高衣長裾振褒袖方屐麄翣（翣扇也）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袞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為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平原君與子高飲强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

王世貞曰子高儒服問答坐較正大然其詞氣畢竟有些戲自風声習尚使乎人非聖人不能不為風氣所囿矣

施仁曰好事之人多藉口聖人以為壞動股肟子高此說可以破千古求之說而向習取遣

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詞，非實然也。平原君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陳乇（魏人）性多穢嘗，每得酒食必先捘捐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態者。昔君子之有酒食，有率嘗之義，無捘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捘；假令不潔，其下滋甚。陳乇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以檃栝自直，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雞耶？聚穀如陵，跪而啄之。若雞子之意，則與雞並有異乎？陳乇跪曰：吾今而後知其過矣，請終改之。

對魏王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討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答曰：譬騏驎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為之嘆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諍之弗聽。子高見于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為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爾氏多犯法，為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今夫含五常之性，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已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往，無德則去。欲規伯王之業，與衆大國為難，而行酷刑以懼

遠近，國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為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不諍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為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為虛自居于忠正之地，而暗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為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于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己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陳士義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大征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銅赤鑄，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垢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至，此以素防絕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

魏王使相國修好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既賓之，而燕問子順曰：今寡人欲求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于夷狄，是彊之也，可乎？答曰：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

以列而與之道市也后世不明此義至為閉塞關權為用此之先者

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務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荅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綵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熟（五味也）此即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羊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櫜於衣食矣殆可舉棰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王曰敬受教

吳子明曰宮他不能自立欲託富貴之家其鄙甚矣然子順公子之相固諸人所其所容乞哀者蓋當時列國公子皆號為得士士之集以自全

宮他（衛人）見子順曰他困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郈成子者也昔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乎背衛三十里聞甯喜作難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於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

首徒ヽ歸之士之不足貴若此戰國時極矣

蘇濬曰君子受人之託則當盡吾力之所能郈成子于石宰穀臣可謂不負其心而不負人之託者郈氏之風千古景仰

王世貞曰子順在戰國時英辨士也觀其處至之論與仲連不肯帝秦之事同言也

璧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微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宮他曰請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焉

許應元曰世言有物援引務於志又見於面出色渾故曰謀之以晉頭色人上千里之外言貌可取而最不可仿也

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柰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謂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為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

論勢

丘濬曰此段雖只合從之說而開闔理正不為縱橫家詐之談

趙聞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趙悼襄王）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比目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者以偶視而俱走也今秦有兼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也趙魏與之鄰接而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目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謀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鷄不能止棲亦猶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熟慮之趙王曰敬受教

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韓宣惠王乃昭釐侯子）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侔之國而釐侯執圭見梁

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為鄰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己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弱於始之魏秦强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為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知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

王鏊曰范睢遠交近攻之計行

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為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堂子母相哺煦煦然其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齊攻趙圍廩丘趙使孔青帥五萬擊之尅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子弟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困之也兇一也歸尸與不悲苦例甚焉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也歸所葬使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得已王曰善既而齊大夫聞其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溥哉

執節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綵趙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王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申叔曰敢問何謂不令答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下人非所得剖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矣昔虢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

何悅哉

魏王謂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加穀周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為云天雨之反亡國何故也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加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加穀猶之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加穀皆說種之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

答問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戾夫弗犯吐言而辯士

本議

桓子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愨民愨則財用足民侈則飢寒生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為寇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為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飢寒於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利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死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谿壑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也況上之為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

為民罪梯也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行姦賣平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萬物也

力耕

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寶，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譎霸，而紀氏以強大亡。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羌胡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騾驢馲駝，銜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為我畜，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為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偽。故君子耕稼田漁，其實一也。商則長詐，工則飾偽，內懷闚窬而心不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女樂充宮室，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逝遊薄，而女樂終廢其國。今騾驢之用，不中牛馬之功，鼲鼦旃罽，不益錦綈之實。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也，一揖而中萬鍾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奇貨以富其國。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

通有

大夫曰：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

文學曰：荊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燔萊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材。然後呰窳偷生，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單，朝歌暮戚。趙中山帶大河，纂四通神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衛韓梁，好本稼穡，編戶齊民，無不家衍人給。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

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鮐，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地之利無不贍，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

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翦，衣布褐，飯土硎，鑄金為鉏，埏埴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

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貊之物以眩中國徙邛筰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褐夫匹婦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

非鞅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姦偽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强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戰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

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文學曰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兵攻取楚人搔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積而怨蓄地盡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

鞅之策任於內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哭怨女歎息文學雖欲無憂其可得也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强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春秋曰末言介爾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椎車之蟬攫負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諶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呂之鑿枘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蹶伊尹以堯舜之道為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為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

矣又作為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斂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為秦開帝業不知其為秦致亡道也狐刺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枘畚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為難故賢者處實而效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為秦致利成業是以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斂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

北若宗朽祈腐何者商君之害謀備飾素循也故擧而有利動而有功夫畜積有餘國家之所以強也故麽弛而歸之氏未望巨計而涉大道也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無功也威振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衆敗此所謂戀朐之智而愚人之計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終必泣血此之謂也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士闒茸之所惡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頃襄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

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地割兵休而國富孝公大悅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人不能為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行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嫉其能世不妬其業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而以虐戾為俗欺舊交以為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于百姓無信于諸侯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偷飽而罹其咎也蘇秦合縱連橫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忘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聖賢不能自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伍員相闔閭以霸夫差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人臣盡節以狥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為之深謀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死驕主背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非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憯怛之忠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禍發于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御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嗟夫為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

為天下笑非人殺之也

刺復

大夫為色矜而心不懌曰屈者不知負戴之勞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方今為天下要務郡國諸侯並臻中外未洽心憧憧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飢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事簡閱于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鬱大道思覩文學若俟周邵而望子高御史案事郡國察廉舉賢才歲不乏也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騁意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而乖於今道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將多飾文誣能以亂實邪何賢士之難覩也自

千乘倪寬以治尚書位冠九卿及所聞覩選舉之士擢升贊憲甚顯然未見絕倫而為縣官興滯立功也文學曰輸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柄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柄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六律是以鑿枘剌戾而不合聲音泛越而不和夫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是以曹丞相日飲醇酒倪大夫閉口不言是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則廢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為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為匹夫夫綱維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

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領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已者事廢而無功桓公之於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人豈云殆哉昔周公之相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乂滿朝賢智充門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人也況處三公之尊以養天下之士哉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之舉舜也賓而妻之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以天子而妻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謂敬賓矣是以賢者從之若流歸之不疑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

鹿鳴之樂賢而行臧文子傲之意蔽賢妬能自高其智訾人之才足己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歎息焉御史進曰太公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霸諸侯故賢者得位猶龍得水騰蛇游霧也公孫丞相以春秋說先帝擴位三公處周召之列據萬里之勢為天下準繩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于治博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巡省郡國舉孝廉勸元元而流俗不改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超遷官爵或至卿大夫非燕昭之薦士文王之廣賢也然而未覩功業所成殆非龍蛇之才而鹿鳴之所樂賢也文學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並

明當公孫弘之時人主方設謀垂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荊楚之士用將帥或至封侯食邑而勉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擊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糜弊縣官用不足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磻溪熊羆之士隱涇淮造渠以通漕運東郡偃孔僅建鹽鐵策諸利富者買爵販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為者徇私上下無求百姓不堪抗弊而從法故憯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隼擊殺顯其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衆獨以一公孫弘如之何

輕重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為彊國管子相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彊楚而伯諸侯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民不困乏本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桑農業也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管仲專於桓公以千乘之齊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隳壞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公私故以權相傾今天下合為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各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析秋毫可謂無間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徼山海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水有猵獺而池魚勞國有彊禦而齊民消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穢鋤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繩天下誅姦猾絕并兼之徒而彊不凌弱衆不暴寡大夫各運籌策建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兵革東西征伐賦斂不增而用足夫損益之事賢者所睹非衆人之所知也文學曰扁鵲撫息脈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氣脈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夫拙醫不知脈理之腠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矣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用鍼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

地廣

大夫曰王者包含幷覆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遠遺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邪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彊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為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興師推卻胡越遠寇國安災弭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中國安則晏然無事何求而不默也文學曰古者天子之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迴避士卒勞罷故邊民有剄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囂囂而不默也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恤外故群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為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當今之務在于禁苛暴止擅賦力

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戍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歟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山河以為防故去砂石鹹鹵不食之地故割斗辟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據河險守要害以寬徭役保士民由此觀之聖主之用心非務廣地以勞衆而已矣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踰蒙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西南夷之塗巴蜀弊於邛筰横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荊楚罷於甌駱左將軍伐朝鮮開臨洮燕齊困於穢貉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斗辟之費造陽之役也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為縣官計過也大夫曰挾管仲之智者非為厮役之使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誹譽訾議以要名采善於當世夫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檐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陽也文學曰夫賤不周智貧不妨行顔

淵屢空不為不賢孔子不容不為不聖必將以貌舉人以才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寧戚不離飯牛矣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為窮變節不為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不苟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君子不為也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處約樂貧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楊子曰為仁不富為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己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

論功

大夫曰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修戟強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嫚易上下無禮織柳為室旃席為蓋素弧骨鏃馬不粟食內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中國天下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夫以智謀愚以義伐不義若因秋霜而振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況以天下之力乎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裾禕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功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貢纖綺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修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

陳明卿曰余我之道在于文治修武備以法制之而已蓋戎狄之性如虎狼豺狼不斷人與禽使之知人者順也秦皇漢武乃是傷心以劣人欲從安邊靖戎之上策耶

蔣霞曰秦之亡國不專于開边一事然長城之怨百姓騷動故其亡如斯之促至引武帝征不義則師疲民之罔耳豈下人之通論耶

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為城郭因水草為倉廩法約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群臣為縣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亡一朝爾也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士虜使其民故政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巍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義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況之於今

茅坤曰此文學與大夫問答援古証今譏刺闢边生事之失句星頻而不亂且句法老勁可為法

余有丁曰此言勝敗無常見兵雖勝而危亡成敗之機呼吸入形可為用兵生事者之戒

吳明曰引三世然宋乃文武不為后嗣之計失旨甚矣周家八

其謂匈奴難㡬宜矣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羈之民聖王不兵加不事力焉以為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今明王修聖緒宣德化而朝有權使之謀尚首功之事臣固怪之夫人臣席天下之勢奮國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章邯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孫子曰今夫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堯舜之智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修禮義繼三代之迹仁義附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吳王是也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為氣因時而行者易為力文武懷餘力不為後嗣計故三世而

百年之基固自文武至于厲王失政而先之冊康宣之間均有蕃無如之何者宣王以興中興不可娶以之稱穆昭王內以致也

王守仁曰宣文云然則外患在于桓亡山海論伐見之本亦曰有非要人外平之必有內憂於什三以為與即此意矣

德衰昭王南征死而不還凡伯囚執而使不通晉取郊沛王師敗於茅戎今西南諸侯楚莊王之後朝鮮之王燕之亡氏也南越尉佗起中國自立為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為一州倔強倨傲自稱老夫先帝為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荊之患於是遣左將軍樓船平之兵不血刃咸為縣官也七國之時皆據萬乘南面稱王提衡為敵國累世然終不免首係虜於秦今匈奴不當漢家之巨郡非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難易察然可見也文學曰秦滅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為蚩尤不能害黃帝不能斥及二世弒死望夷子嬰係頸降楚曾不得七王之俛首使六國並存秦尚為戰國未亡也何以明

袁黃曰賈生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此妙先見於此

之自孝公以至于始皇世世為諸侯雄百有餘年及兼天下十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憂而內自縱恣也自非聖人得志而驕不佚者未之有也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二十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內品

鬼谷子　全

王韓稱曰此譎張鬼谷之文出于諸人之表蓋戰國之士雖合揣摩文章之詞已極而闔闢翕張陰謀秘說推鬼谷子泄之不可以戰國策士之文比也

高似孫曰戰國之事危矣士有挾雋異豪偉之氣求騁乎用其應對酬酢變詐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頓挫險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詞譎益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闔一闢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術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闢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

王慎中曰極深研幾易理神矣而鬼谷子深究之闔闢之外此或縱橫術數之末易言也

錢福曰人動我靜四句口氣却似有道者乎味所為鬼谷之言也

陳后山曰深于術數闔口自與人別

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諸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秘有金匱韜略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于縱橫家唐志以為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為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字今考其言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為詞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贖者不亦危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遊仙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阿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

楊道賓曰弇州以僕原鬼谷子之術淵源出于老氏而此宗支辨之如乎前事句弇州見甚真孔梁昌齡以其李氏之流未云鬼谷子嘗有書責儀秦夫既教之矣又何責為一句斷案甚精使鬼谷可起而伏其辜

有鬼谷注其書者梁有皇甫謐陶弘景尹知章

弇州山人曰鬼谷子讀者疑其偽然其命篇甚奇詞亦偉至所以捭闔張翕之概大要出於老氏老氏之以退為進以與為取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不足求足不大求大雖天下後世之言術者莫外焉况於鬼谷者也鬼谷老氏之所甚諱也儀秦又老氏之所甚諱也雖然不得而終諱以辭其咎夫老氏之於禮循借其為亂首而充其說詐而為儀秦慘而為申韓誕而為市大悖而為梁角於乎可勝亂哉按鬼谷子楚人隱居鬼谷不著名氏嘗有書遺儀秦夫既教之矣又何責焉

捭闔第一　捭音擺開也[illegible]也排而振之也

盧維楨曰稽上古聖人氣表天地之理不外開闔究之千變萬化可物可類之終始只在開闔之理聖人先知先覺不過明此數人以為鬼谷先之先而又後人之事開闔開闔也張之用可不謂外也

陸大經曰守司其門戶一句是捭闔綱領

錢昉曰大率游說之書先秦以國處士所撰如韓非說難之別

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為衆生之先觀陰陽之開闔以命物知存亡之門戶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戶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度權量能校其伎巧短長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捭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為以牧之審定有無與其實虛隨其嗜慾以見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實貴得其指闔而捭之以求其利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

[illegible]一段皆是為說七字倒語頭蘇子亦倣仰闔帝變法匿情以機微乘先即是祖此

楊升菴曰凡捭闔名法說當家立說必舉此聖人以張世為容者了當大聖類如此

林希元曰天地之道莫前道陰陽其人之[illegible]陰陽不過因天地自然之理而已自古至今其道一也

黃鳳翔曰此說人身上心口志意說就見合得于陰陽詞若依理意多深妥

邵守金曰文字不直叙其事捭入此一段而微後其詞描畫錯綜此作文之[illegible]法

錢福曰說者得其術時无所不可當時捭說之使有一言悟意直讀而取卿相者分别是得捭闔之道也

異離合有守。先從其志。即欲捭之貴周。即欲闔之貴密。周密之貴微而與道相追。捭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皆見其權衡輕重。乃為之度数。聖人因而為之慮。其不中權衡度数。聖人因而自為之慮。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内之。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捭闔者。天地之道。捭闔者。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横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捭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口者。心之門户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户出入。故關之以捭闔。制之以出入。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陰陽其和。終始其義。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利得意喜欲。為陽。曰始。故言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為陰。曰終。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為謀。捭闔之道。以陰陽試之。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可。可以說人。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為小無内。為大無外。益損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隨而入。陽還終始。陰極反陽。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静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捭闔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為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户。

[illegible]山曰此段見一篇頭白口言說必有所本乃作文古法

羅大經曰人情最深谿谷不足以喻其險川澤不足以喻其變然象事比詞以求之未有不獲然均此者見谷子反應之言益如此

穆昉曰探索鈎取以得人實而文字着句因意留有許多意心在

[illegible]言曰此篇本陰錯[illegible]散置言意悠遠深下而[illegible]一應如[illegible]錯布列錯放操猶自然不亂此文体之最[illegible]處

楊道賓曰鬼谷子說[illegible]篇大約與此同古而諸子詞意俱勝此則奇而少肉耳

林希元曰君子之得人情以理此以閉間[illegible]象探索諸子之書[illegible]以騐知不盡

反應第二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反以觀往。覆以驗來。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動靜虛實之理不合來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覆者。聖人之意也。不可不察。人言者。動也。己默者。静也。因其言。聽其辭。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illegible]。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以無形求有聲。其釣語合事。得人實也。其張罝網而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釣人之網也。常持其網驅之。其言無比。乃為之變。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情。隨而牧之。己反往。彼覆來。言有象比。因而定基。重之。襲之。反之。覆之。萬事不失其辭。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古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得其情。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牧之不審。得情不明。定基不審。變象比必有反辭。以還聽之。欲聞其聲反默。欲張反斂。欲高反下。欲取反與。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辭。同聲相呼。實理同歸。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此聽真偽。知同異。得其情詐也。動作言嘿。與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見其式。皆以先定為之法則。以反求覆。觀其所托。故用此者。己欲平静。以聽其辭。察其事。論萬物。别雄雌。雖非其事。見微知類。若探人而居其内。量其能。射其意也。符應不失。如螣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故[illegible]之始己。自知而後知人也。其相知也。如比目之魚。見形也[illegible]

[illegible]

黃了凡曰念能幻景而文字不且純正觀者取節焉可也

王維禎曰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詞總文心雕龍有此語

錢福曰君臣上下過合之机理最微妙不得其術將求親而反疏

宋玄近而反遠探情間說皆易而引

坤岩山曰此一原於不見其類而說之一段方於出於以默知根源在此

羅大經曰此是一篇骨頭開口不如此便直矣

之與影也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鍼舌之取燔骨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與方如方與圓未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進退左右以是司之己不先定牧人不正事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己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

內揵第三

莊子內揵外揵揵閉也門限之木亦曰楗又尹鑰北曰楗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內揵素結本始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疏則疏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若蚨母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內者進說辭揵者揵所謀也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來也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遙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故曰不見其類而說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得其情乃制其術此用可出可入可揵可開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揵萬物也

抵巇第四

巇音僖巇山險也間隙也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反往以驗來也巇者罅也罅者㵎也

抵而塞也細微不謹至于不可為力難矣

楊慎曰上秋毫之末太山用米俗妙自古國家之前之所偽如泣山其始不過一些未之微使此抵之於未然在細微而滿之又何危亡之有

林希元曰戰國之諸侯也解德其抵者不過御審法自強而

己不足道也

袁了凡曰持之一字用亦不偶

孫曰此篇大抵先制事必先度量之亦是探取鈎索之法文字錯落可喜

王維禎曰飛箝之術純言語上更為迫切詞氣亦甚漂洒

㵎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卻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巇之理也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通達計謀以識細微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牙蘖之謀皆由抵巇隙為道術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偽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牙巇罅聖人見萌牙巇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為右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巇罅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闔能用此道聖人也聖人者天地之使也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為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能因能循為天地守神

飛箝第五

箝拑束也頸也辭也箝音鉗箝也

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異別是非之語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決安危之計定親疏之事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引鉤箝之辭飛而箝之鉤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其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或以重累為毀或以毀為重累其用或稱財貨琦瑋珠玉璧帛采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勢以鉤之

或伺候見㵎而箝之其事用抵巇將欲用之于天下必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岨嶮之難易人民貨財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踈孰愛孰憎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鉤其所好以箝求之用之於人則量智能權才力料氣勢為之樞機以迎之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此飛箝之綴也用於人則空往而實來綴而不失以究其詞可箝而縱可箝而横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復雖覆能復不失其度

忤合第六

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因事為制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教揚聲明名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與之轉化世無常貴事無常師聖人常為無不為所聽無不聽成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為主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必有反忤反於此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其術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身必量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必先謀慮計定而後行之以飛箝之術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天地而化轉之然後以之求合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于湯呂望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此知天

命之箝故歸之不疑也非至聖人達奧不能御世不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兵忠實無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己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長短遠近孰不如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横

揣篇第七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分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衆寡稱貨財有無料人民多少饒乏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孰短君臣之親疏孰賢孰不肖與賓客之知睿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親信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側孰便能知此者是謂權量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其變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所親知其所安夫情變於內者形見于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所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常有事於人人莫先事而[illegible]

至此最為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謀慮故觀蛸飛蠕動無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之勢也此揣情飾言成章而後論之

摩篇第八

摩之符也内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揣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内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為之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窌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無患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鉤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所謂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也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靜也正者宜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諂也故聖人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故謀莫難于周密說莫難於悉聽事莫難于必成此三者摩然後能之故謀必欲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夫事成必合于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說者聽必合于情故曰情合者必聽故

物歸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類類相應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内符之應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夫幾者不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一本字作結）

權篇第九

說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飾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損也應對者利辭也利辭者輕論也成義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驗也難言者卻論也卻論者釣幾也佞言者諂而不忠諛言者博而干智平言者決而干勇戚言者權而干信靜言者反而干勝先意承欲者諂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從舍不疑者決也先分不足而窒非者反也故口者幾關也所以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間見姦邪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故繁言而不亂翱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其理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往者無所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衆口鑠金言有曲故也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則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智者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蟲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其長

□□吉曰諱此段以人情按之無一不真深足發其上盡出于形萬象

林希元曰戰國策士動叩秦關羣游燕趙其操術同情據說該說人主之前或布衣而卿相或卿相而先驅其所以關說者分明有權在也

黃鳳翔曰結知者歸上去立意便局權術非知者不能用也

而談者知用其短也故曰諱言有五曰病曰恐曰憂曰怒曰喜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故曰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恐者腸絕而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動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無要也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拙者言依於辨與辯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與勇者言依於敢與過者言依於銳此其術也而人常反之是故與智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此以教之而甚難為也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妄聽貴聰智貴明辭貴奇

袁宗道曰三儀之見於篇中主意看鬼谷子十篇謀論大略俱是揣摩探索神測陰謀之語只以意結玩之方能悟其秘關

葉向高曰司南一段立个意思以起謀論之論佳者

王慎中曰偏害二句引求有天然妙巧以下伏正說一番文氣更足

謀篇第十

為人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審得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擁始於古之所從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疏者其偏害者也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疏者偏害者也故相益則親相損則疏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其類一也故墻壞於其隙木毀於其節斯蓋其分也故變生於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夫仁人輕貨不

□□山門此段下古文思溫圓有韻而把筅陳人采相形極為誘頑當為古今名言

虞集曰此正詳其術前他運下數個因字又見其法動

羅大經曰計謀一段机劉深入一截

樸防曰此段知是韓非說難發出所未有之蘊論

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十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裁之故為強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故外親而內疏者說內內親而外疏者說外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動之微而正之符而應之擁而塞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而無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其身內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

袁宗道曰一篇俱從變換隨機生意權術盜奇之談淺深詳略無不畢備然其開机闔張怪怪奇奇似不可以莊語讀者取節焉可也

之所不欲而強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人之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也故去之者縱之縱之者乘之貌者美之文不惡故至情托焉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失命也智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道在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中正而已矣

始計第一

孫武子

老蘇云孫吳之簡切十三篇中具見之故倣頼之為權書一句一豪

戚繼光曰此篇先總兵家之大凡後乃次其事詳之

馬理曰天者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此兵家之正理

陳后山曰孫子之文有精華有關節有脈絡有次置有餘波照應起伏分段雅以具述

林希元曰將所吾計言制勝者先選將漢祖問韓信曰不能將兵而能將將當韓信問騎將曰不能當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部曲旗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用者主軍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常法之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若韓信之襲安邑陳舟於臨晉而渡于夏陽也）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敵若實須備之）強而避之（避其所長）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況于無筭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勢者因其所利而制權變之道者也知我之所利也乃敢逆下井陘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又選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戒曰若趙空壁逐我則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明日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此因利制權之事也）韓信知趙王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是

故能而示之不能（趙奢救閼與領兵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中軍曰有以軍事諫者死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伏益增壘秦間使來入趙奢善食遣之間使還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以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至閼與城五十里而軍彀萬人拒北山秦師至遂大敗之解閼與而還）

用而示之不用（呂蒙詐稱病孫權露檄取迴以陸遜代之陸遜蒙面羽秦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為將者斬因趙括段紀明欲擊羌而詐為召還是也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初平羌為憲陵關迹遷遼東屬國都尉鮮卑犯塞熲擊之恐賊驚去乃詐稱璽書召還熲潛於還路設伏寇虜斬獲之桓帝時人後封新豐侯）

近而示之遠（越與吳夾水相拒越為左右句卒相去五里夜中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乃潛涉水當中軍襲破吳兵又如岑彭中令西擊而潛兵渡沔是也岑彭漢將軍申令西擊山東縣而潛兵渡沔擊破秦豐南郡人據黎丘號楚黎王）

遠而示之近（欲遠襲敵必示以近進之形如韓信盛兵臨晉陳舟為必渡之勢魏豹遣兵拒之信從夏口以木罌渡河襲破魏兵）

利而誘之（李牧以利引胡人入境因大破其衆楚人以樵者誘絞人設伏兵以敗之）

亂而取之（謝玄與苻堅夾肥水而陣玄說秦退軍欲與之戰秦軍因退而亂玄遂進兵大破之馮異與赤眉戰使軍背朱其眉以相亂遂破赤眉兵）

強而避之（敵人兵強盛且以避之如王霸閉城休士避周建蘇茂之鋒周亞夫謂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堅壁拒守待其弊疲出兵擊之）

怒而撓之（敵將剛忿則辱之令怒使其志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故可撓而擊之若晉人執宛春以怒楚是也戎曰忿速河伯）

卑而驕之（如冒頓以千里馬閼氏與東胡東胡志驕不為之備又求地予冒頓冒頓襲東胡而滅之越子盛秦[illegible]）

吳列士皆有怨子胥以為象吳後果為所戚唐公李渊以書與李密卑辭推奬李密果驕而取敗

佚而勞之 敵人本佚當設計勞之如吳三軍迭出而楚疲於奔命曹操說袁紹外結英豪內修耕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彼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操疲於奔命人不安業之類

親而離之 敵人上下相親當設計以離其心如項羽佐王陳平以太牢具進及見使者則佯曰吾以為亞父使今乃項王使也更以惡草具進使者歸告項羽羽由是了所范增之計秦應侯使人問趙王曰廉將軍為人易與且降矣今使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於是趙退廉頗而用括秦晉合兵伐鄭鄭遣使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于晉於秦無益也不如舍鄭以為東道主秦伯於是悟而退師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乘敵人之無備攻而取之出敵人之不意襲而破之呂蒙因關羽撤兵而襲取南郡鄧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出蜀不意而襲之

作戰第二

虞集曰歷叙行師之費日至千金……後在外

黃鳳翔曰久兵師鈍兵挫銳……

楊慎曰篇中要言久後之害……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

臣務兵糧不三載言始用糧後因食于敵善用兵者莫不如此也

錢穀曰末句屬前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稈一石當吾二十石 萁豆稭也稈禾藁也 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攻城則力屈 攻人之城久而不下其力必至于困屈若祿山之亂尹子奇令攻睢陽久而不下張巡許遠設奇殺賊甚至後惟城陷而子奇之力亦困矣

諸侯乘其弊而起 若吳伐楚入郢後又加兵於齊晉盟于黃池久而不歸越乘其弊襲而滅之當時雖有智謀之士何嘗能為善謀於後乎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 國家困于師旅者必其糧之遠輸也糧既遠輸則百姓貧乏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今以七十萬家之力千里饋糧供給十萬之衆而百姓安得有不貧者乎

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 百姓近于師旅者必貪利而貴賣其物於遠來輸糧之人則財不得不空竭矣百姓財竭則給于丘役供給之事丘役者驗丘甸之數而供役也如春秋成公時作丘甲之類丘計十六井甸計六十四井也

故殺敵者怒也 故軍士能殺敵者皆我激而怒之也如田單守即墨令間使詐燕人使劓齊之降卒又詐燕人掘城外塚墓於是即墨城中士卒皆怨欲殊死戰

取敵之利者貨也 後漢荊州刺史度尚使軍士出徵蠻使人卜陽燒其珍積者還莫不涕泣尚因激之曰何為守財貨足富數世諸郡但不併力耳所亡少少足介意衆皆憤勇願戰遂破蠻為越太祖命將伐蜀諭之曰所獲帑藏悉以饗士國家所欲惟土疆耳由是將吏咸戰所至皆下遂平蜀

何氏曰欲攻敵必先謀故曰謀攻全國謂興師深入長驅拒其都邑絕其內外敵舉國來服為上如曹彬下江南克城之日一不妄殺是也

集要第曰兵法以十敵一則圍之以五敵一則三為正二為奇以二敵一則一為正一為奇若彼此均敵則設奇制伏以戰若少之不若之則小不能當大或高壘堅壁或避其鋒也若小敵愈堅而不思避必為大敵所擒此見上句也

何氏曰三患皆說人君御將從中制之害自古人君命將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故將軍出師專行誅以能有成功若令中制机會

謀攻第三 詳說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修治也櫓大楯也轒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器械機關攻守之總名飛樓雲梯之屬也距堙者踊土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將忿不待攻器成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必殺傷士卒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于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患于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制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縻繫之從中制而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必不敗矣

全國為上破國次之用兵之法全人之國為上破人之國次之如文王伐崇因壘而降及宋曹彬取南唐元伯顏取南宋皆能全人之國者劉ゝ取南燕曹翰取江州誅殺太甚此不能全人之國者

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人之軍為上破人之軍次之如光武收銅馬鐵脛尤來大槍及赤眉之類皆能全人之軍也許抗秦卒項羽詐坑趙卒

其次伐交其次伐人之交成加于敵則其交不得合張儀說秦以地六百里與楚懷王請施齊交蘇代說燕昭王…趙公與韓遂交馬語以說馬超高渾齊蕭穎胄請和于梁以說侯景此皆伐交之道

距堙又三月而後已距堙者土山也積土為山以臨敵或觀其虛實或毀其樓櫓或乘高設計而入敵又大約三月而後能止也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為將者以其日久不勝其忿使士卒蟻附攻之為城上敵人所殺三分去一而城堅終不能拔者此攻城之災也如後魏武帝攻宋臧質于盱眙使士卒分番相代墜而復升死者屍與城平終不能拔是也

屈人之兵而非戰也田穰苴明法令撫士卒燕將聞之不戰而退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如文王伐崇因壘而降慕容恪築室反耕以困圍壘終克段龕于廣固兵不血刃是也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謂乘勢如摧枯拉朽如漢沛公取秦晉平吳隋平陳宋太祖平蜀皆不用久也

十則圍之此言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者者如此若主弱客強不必十倍然後圍之也

五則攻之吾軍五倍于敵則可驚前攻後衝東擊西而攻之若敵無外援矢糧盡不必五倍然後攻之也

少則能逃之我寡必於敵且暫逃之伺其隙而乘其弊然後奮而擒之此亦以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者言之若我治彼亂我奮彼怠我佚彼勞我飽彼飢雖少亦可衆者合戰若吳起以五百乘破秦五十萬謝玄以八萬破

堅。百萬宇文泰以一萬破高歡十萬何必逃也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人君不知軍之不可以前進而命之前進不知軍之不可以後退而命之後退是謂縻繫其軍者也是謂縻軍謂人君不令大將自裁進退之道或遣使命令決戰如晉賈充尚請班師豈諸如哥舒翰守潼關祿山兵強未可與戰玄宗遣命之戰遂至于敗漢唐多以中官為監軍其縻軍之患如此

知可以與戰不可與戰者勝吳起所謂何不十而與之戰者八有不戰而避之者六

識衆寡之用者勝識敵人之勢或當用衆或當用寡用衆者務易用寡者務隘又如秦王欲伐楚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是也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能知彼之虛實而能知己之勢力強弱與戰或一勝或一敗苦之王猛臨終謂苻堅曰吾雖亡在一喝而正朔相承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未易圖也苻堅不聽其言率軍南伐曰吾士馬百萬大江之險投鞭可斷遂有淝水之敗是不知彼之實而但知己之強也已

杜牧曰兩軍之形我動則彼應彼伺其隙因其形以待敵之虛也 申時行曰兵之形必先為不可勝斯不為敵所乘矣 ……妙存乎一心神而明之必於人是也

軍形第四形兵之極至于無形無智名無勇功此謂軍形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

闕如杜曰以丈尺天地要害布陣然後料量敵之數然後有多少然後稱彼我之勝負 王維楨曰勝敗之常用兵之法當以五事稽量知敵之情

也敵人有已敗之形而吾有以勝之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揣量敵情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輕不能舉重也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稱生勝尉繚子曰無過于度數度為百寸數為什伍度以量地數以量兵地與兵相稱則勝五者皆因地形而許故自地而生之也李靖五陣隨地形而變是也

兵勢第五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部曲為分什伍為數鬥衆如鬥寡形名

許國曰首四句衆可正一句兆

兵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 馮叔吉曰以碫投卵是以至實擊至虛譬猶奇甚 傅汝舟曰出奇無窮不竭如江海而文字亦高出一頭地 顧起元曰亂生于治數句皆以形匹偶之戰軍勢直以善字包之見勝敗擒使者數十輩知此法者

是也旌旗曰形金鼓曰名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于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鬥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強治亂數也以部分名數為之故不可亂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

○徐曰以利誘敵人來就於我而以備待之其堅壘縱詐是奇兵

張之象曰此篇論攻取必先形勢故以兵勢名篇末結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照應有法

形之，敵必從之；與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而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分謂偏裨卒伍之分，數謂十百千萬之數，各有統制，而大將總其綱領，故治百萬之衆與治寡同，此韓信所以多多而益善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凡戰者以正兵合之，以奇兵或左或右出其不意而勝之，如鄭伯禦燕師以三軍軍其前，以潛軍衆其後是也

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故善戰者其勢險，勢險則難禦；其節短，節短則易勝，如鷙鳥攻公孫賁發伏于數十步之內，周訪敗杜曾奔赴於三十步之外，得勢險節短之象

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渾渾沌沌，圓之象也，布陣形圓而敵不可敗者，有形名也，如八陣六花之類，隅落鉤連，曲折相對，擊尾首救，擊首尾救，豈可敗乎

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之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故善戰者求之於兵勢，不責成于不才之人，故能擇人之才者而任之，以勢當掾，如張遼李典樂進守合肥，教之曰若孫權至，張遼李典出戰，樂進守，權領兵十萬圍合肥，典與遼將數百人同出，果大敗孫權，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權攻城不拔而退，此擇人任勢之道也

虛實第六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出其所

感數他三兩句行文

錢福曰孫子十三篇中所論一句自為一義奇正相生須仔細分說

陳后山曰句自一義歷現前後用兵勝敗得失之形萬無一失也

鄧芬曰見敵之形則我專為一敵不能測我之形則分而為十以防我

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

饒陽曰敵不知我所出則必分兵以備我敵既分兵則吾所與接戰者寡矣故防我之前則後者必少防後則兵在前者必少

閔如霖曰韓信伐趙先知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言乃敢引兵下井陘此作之而知動靜之理是也

馮叔吉曰我因敵形而制勝彼人不知此奇兵

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為也。敵雖衆，可使無鬪。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王慎中曰此數句與前文其所不守守其所不攻至于無聲無形者也至于此一節並從方略出

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先處戰地 先據形勢之地而待敵之來則士馬閒泆而力有餘如趙奢先據北山以待秦兵之至敗昭結陣以待敵是也

後處戰地 如馬謖舍水上山不下據城是也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致人則佚致于人則勞如耿弇多伐樹木揚言填塹以攻巨里致張步之來而破之是也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誘之也如李牧佯北以致匈奴楊素毀車以誘突厥是也

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能使敵人必不得至者害其所顧愛也如孫臏救趙直走大梁而解邯鄲是也

佚能勞之 敵人本自整佚我則設計而使之勞如隋伺陳收獲之際聲言掩襲使其聚兵備乃解甲於是陳人病之是也

飽能饑之 敵人本饒糧餉我則設計而使之饑如周亞夫絕吳楚糧道隋遣兵焚燒陳人房屋積聚李左車欲絕韓信輜重曰起張二奇兵以絕括使內陰相效食者是也

安能動之 敵人本自安固我則設計而使之動如司馬宣王征遼東敵方阻水拒守宣王遂整陳直指襄平言偽其巢穴賊見兵出果來邀之因縱擊大破其眾史駢欲疲秦伯桃其悍將趙穿賄盾逸命三軍皆出與戰

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 掩其空虛攻其無備如周文帝使將軍尉遲迥伐蜀迥以西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選精甲銳騎星夜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衝其心腹蜀人向風不守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 行于空虛之地雖千里之遠而兵無轉戰之勞者如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是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如漢耿弇令軍吏治攻具約五日攻西安西安聞之日夜警守臨淄不為之備至期夜半弇勒諸軍蓐食趨臨淄出其不意一日拔之漢末朱儁擊黃巾賊帥韓忠鳴鼓攻其西南賊眾悉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大破之韓忠乃乞降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如周亞夫平七國堅壁拒守吳奔壁東南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吳兵果奔西北不得入遂亂追走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 如司馬宣王討公孫文懿於遼東文懿阻水拒守宣王領兵直走襄平搗其巢穴文懿出兵擊之宣王三戰三捷秦伐晉史駢謂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七會請秦伯縱擊趙穿於是趙盾令三軍悉出與戰是也

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 如曹操爭漢中蜀先主拒之時趙雲守別屯將數十騎輕出遇操軍且戰且卻雲入營使大開偃旗息鼓曹公疑有伏引去諸葛武侯屯陽平使魏延等并兵東下惟留萬人守城司馬宣王來攻之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勑軍中卧旗息鼓大開四門埽地卻洒宣王疑有伏引去是也

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高祖討黥布問於薛公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帝曰布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酈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顧其後必出下計西魏遣于謹討梁元帝於江陵長孫儉問曰為蕭繹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定出何策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且…

謀多疑少斷人唯應始皆悉邑居忌遷惡移當保聚郡又屬下策後皆如其言古名將敵策人之淂失者多矣姑記此二事以為法

作之而知動靜之理 夫兩國相爭務知彼之動靜則我易為之勝若韓信欲破趙必先探知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言然後敢出井陘若不知彼之動靜不惟不可以取勝亦將自取其敗耳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以形示之則知敵所據之地死與生也謂形之以弱則敵必進形之以強則敵必退如韓信破趙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不能敗趙軍欲歸壁見漢赤幟遂亂遁走又如韓信以囊沙壅水與龍且戰佯敗走龍且悉兵之候其半渡決壅囊水大至楚軍分為二遂擊破之斬龍且此皆形之而彼處於死地也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左傳曰左右角之謂張兩角從傍攻之也如蕭王以兵三千親犯尋邑中軍知〻之有餘也謝玄遣劉牢之領兵五千趣洛澗斬梁成知敵之不足

許國曰軍門為和門兩軍相對為交和是也

李卓吾曰後人發先人至總是明于度敵先知遠近之近而爭之利在此神妙

我欲以百里爭地則非地改三將軍皆為擒者軍入疲也所消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馬陵萬弩俱發龐涓大亂若道遠而至者多故無亦敗

軍爭第七 兩軍相對必爭爭者必以利而動利於我則我勝利於彼則彼勝故不動不爭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為利衆爭為危舉兵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淂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

何氏曰衆之耳目在吾鼓旗鼓旗不亂麾鼓不衰鴻則士氣奮否有兵故戰北而鼓音不衰至於敵人疑而不救迫鼓旗之係猶未卸也

顧鴻臣曰即前避實擊虛之說治氣治心治力治變此四樣張目分疏有体

發之象曰左傳無扞採樵者以誘之絞人爭獲採樵者而覆諸山下

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淂獨進怯者不淂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康海曰司馬法曰圍三面闕一面所以示有活也

交和而舍 軍門為和門者言和于國和于軍和于陣和于戰然後可決勝也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 如趙奢救閼與去國二十里而軍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是迂其途而誘之以利也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閼與據北山是後發而先至也

軍爭為利衆爭為危 智者爭之則為利庸人爭之則為危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舉委軍而與人爭利則行緩而不能及如苻堅以百萬衆與晉爭委棄大軍而與人爭利則輜重捐如龐涓棄其步軍與輕銳倍日併行與齊爭卒至于大敗是也

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百里之外與人爭利必為敵擒矣三將軍兵之勁者在先疲者在後其法十分中一分先至而九分未至也此以下言舉軍而爭利則不及者若秦師[illegible]而三帥被擒是也

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 五十里外與人爭利則先亡蹶上將軍者蓋其法吾軍十以中五分先至而五分未至地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 全軍而往勁者在先疲者在後力不齊而為敵所乘唐太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太宗不解甲三日不食二日抗脈取勝者何蓋是時金剛既敗衆心已沮迫之則河東易平緩之則別生他計故兵有形同而事異者不可執一論也此兵家變通之妙策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用彼處鄉人引導若吳伐魯邸人導之以克武城是也

不動如山 趙奢攻閼與去邯鄲三十里之地而止堅閉不出壘二十八日不行

難知如陰 馮異與王元行巡戰異潛往狗邑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是也

動如雷震 敵有可乘之勢則動如雷霆之震擊使彼不知所避如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至閼與發萬人據北山而勝秦

掠鄉分衆 掠於饒野三軍足食

廓地分利 平易之地當分兵守其便利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越與吳夾水相拒越為左右句卒夜爭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承潛涉水當中襲破吳兵 陸遜攻費棧孟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 趙宗時張齊賢守代契丹兵薄城下齊賢中夜遣兵出城南持幟然炬虜見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伏兵揣擊大破之是變亂以火鼓也 後漢臧宮攻延岑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夾船而引呼声動山谷岑望之震恐宮因從擊大破之 春秋時晉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齊侯畏而脫歸是變亂以旌旗也

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魯與齊戰齊人三鼓而曹劌方鼓之齊師敗績劌曰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此陳久人倦而奪其氣者也 魏將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佯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怕因奔擊大破之此以声勢而奪其氣者也 張遼守合肥孫權將十萬衆攻之遼選士得八百人被甲持戟

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自旦戰自日中吳人奪氣 文聚阻水準 修守備衆心乃安此以勇戰而奪其氣者也 陳以拒齊領軍段暢々曰觀公言詞不足九人邪曰哉齊王也偏指陳王純已列並以告之暢輕馬去此以名位而奪其心者也 薛仁貴領兵擊突厥曰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帥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久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此又以形貌而奪其心者也

擊其惰歸 唐太宗與竇建德戰于汜水東建德列陳數里太宗謂諸將曰賊遇城而陳有輕我心當按兵不出待敵氣衰陳久卒飢必將自退々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陳自卯至午兵士飢倦列坐又爭飲水太宗曰可擊矣遂勒兵與戰生擒建德 司馬法有曰新氣勝是也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 謝玄待苻堅退軍而亂擊敗之是以治待亂 張遼靜坐于中軍而誅其反者是以靜待譁也

以佚待勞以飽待飢 晉周訪討杜曾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領中軍高張旗幟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此以佚待勞 周亞夫平七国堅壁拒守絕吳楚糧道待其飢疲出兵擊之此以飽待飢也

高陵勿向背丘勿逆 敵兵已據高陵而陣慎勿仰之而與戰 敵人已背丘而陣慎勿逆之而與爭 若趙奢先據北山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而敗是也 此言將智勇等而勢力均者 如劉聰烈升馬鞍山陳兵自遠而陸睦回面處之工蔚危解若是以勝兵而擊其已敗之兵也奚可執一論哉

佯北勿從 賊有真偽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走非真敗也必有奇也若韓信破趙王斬龍且皆佯北也惟其從之是以取敗

餌兵勿食 曹公以畜産餌馬超以輜重餌袁紹李矩以牛馬餌石勒之類

歸師勿遏 師將還歸必有備禦若曹操征張繡劉表遣兵救繡操將引退表與繡兵合拒險遏其歸路曹操

藝論為地道設奇夾攻大破之。操謂荀文若曰[illegible]是以知其勝也。呂弘攻段業，弘將東走，業欲擊之，或曰勿遏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為後圖。業不從，率衆追之，為弘所敗。

圍師必闕。闕其一面，示以生路，使彼無必死之心，或可因而擊之。若後漢臧宮圍妖巫傳鎮於原武，攻之不下，士多死傷。光武命開圍緩守，賊衆分散，遂斬鎮首。唐李光弼圍史思明於上門，令開南角以縱之，賊果棄甲而走，因擊之，成其衆。後漢末朱儁圍韓忠於宛城，開門俟其出而破之。曹公圍壺關，逐攻之不下，曹仁請開生路，遂使其城。

窮寇勿追。窮寇契舟破釜，求決一戰。若夫楚王謂困獸猶鬭，不容闘闘迫。楚師越充國竭，先零棄輜重欲渡湟水，充國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勇。果赴沉溺數萬，因大破之。

九變第八

高似孫曰九變者王晳其所用之九可以知孫子之兵事用奇術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地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何氏元曰兵之利害至微至隱利當思害害當思利唯君子為能人之所不能其善者至於無形[illegible] 張預宜曰見利民必不進忿兵以下者可怒而致之廉者可辱而致之愛民者必倍道兼行以救之則煩勞也通上五危皆不知九變之過也

絕地無留 危絕之地慎勿留止，恐為敵人塞其險要，或有伏兵擒我不備。絕地如所謂絕澗、天井、天牢、天陷、天防之類。

塗有所不由 周亞夫征吳楚，欲經崤澠而東。趙涉遮說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崤澠阨狹之間。將軍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諸侯聞之，以為將軍自天而下也。亞夫從之，使人索崤澠之間，果有得吳伏兵。馬援討五溪武陵，不由充道而進壺頭，賊衆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多疫死病卒。

地有所不爭 陶侃在武昌，將佐請備邾城。侃謂邾城之地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用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釁，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以所害參於所利，則事務可伸也。如鄭師克楚，國人皆喜，惟子產懼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楚來伐鄭，是所謂在利而思害也。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以所利參於所害，則難可解。如張方之在洛陽，連戰皆敗，或勸方宵遁。方曰：兵之利鈍常事，貴因敗以為勝耳。夜潛進，奮力迫敵，遂致克捷。

屈諸侯者以害 強服諸侯，設計害之，或間之使君臣相疑，或挾之使人民失業，如斛律光、高熲平陳之策是也。

忿速可侮 如子玉剛忿，晉人執其使者以怒之，子玉果從之類是也。

行軍第九

茅坤曰篇中皆論處軍相敵之事處軍即行軍也相敵相敵之虛實動靜也某某曰未退兵不使敵可致此用兵之所以爭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惟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

王晳楷曰四軍之行止處只有四處山水斥澤平陸四者得處得地利自月以制勝諸侯者時四方諸侯不伏者黃帝以此勝也

中時行曰上雨而水沫至待其定而後可涉

何孟春曰用兵當遠六害令敵近我背之則我利敵凶

趙注曰敵臨不

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illegible]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絶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井蒹葭林木翳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

可測必有形見乎外察其形則知其隱微之情此三十二者是也

顧充曰一句一象只一篇中盡皆用不窮況十三篇耶

李空曰先採敵後聞其衆則心畏之如秦符堅欲長鞭斷流聞風聲鶴唳之失為晉兵又如後齊王曰御華勿石即使我心膽墮落矣

吾道聞曰自近

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仗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食肉者軍無糧也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

[illegible]使其見危殆之群

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絶山依谷經過山險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則利水草一則負險固但不可當大谷之口而居也如馬援討武都羌據其便地奪其水草不與之戰羌衆窮困悉降彼不知依谷之利是也

視生處高戰隆無登相視生地而處其高陽若敵先據隆高之處不可登而迎之與戰此三者處山之軍法也

絶水必遠水軍行過水必去水稍遠而舍之一則引敵使半渡而擊之一則使我進退無得如魏將郭淮也水為陣以[illegible]烈知其不渡是也

客絶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敵若引兵渡水而來與我戰慎勿迎之於水內令其半濟行列未定首尾不接而擊之必得其利如漢王破曹咎於汜水公孫瓚敗黃巾賊于東光

薛萬徹破竇建德於范陽皆用此術半濟而擊之利

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我欲與敵戰無近水而迎敵恐不肯渡也我若不欲戰則當阻水拒之使敵不能濟若晉將陽處父與楚軍夾泜水而軍處父退舍欲使楚人渡楚人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不戰而歸是皆知此術無附水而迎客也

視生處高無迎水流相視生地而處其高陽無迎水之下流此五者處水上之軍法也地卑下大水可灌水下流戰有不便蕪處敵投毒於上流如司馬子魚曰戰不吉子魚曰據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是軍必欲處其上流無迎水之下流也

絶斥澤惟亟去勿留地鹹鹵溼潤水草惡不可以居斥鹵北也東方謂斥西方謂鹵

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平陸之地其坦易無坎陷之處使軍便于馳突右背高阜所以恃為形勢也前低後高以便奔擊也

養生處實軍無百疾 諸葛孔明伐魏屯兵渭南曹操伐吳後征蜜兵衆疾疫此失養生處實之

軍不瓜無百疾也

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 溪谷深峻不可過者為絕澗外高中下衆水所歸者為天井山險環繞所入者隘為天牢林木縱橫葭葦隱蔽者為天羅陂池泥濘漸車凝騎者為天陷道路狹迫地多坑坎者為天隙

其所易居者利也 其所居平易之地乃敵人以利誘我也如漢昭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與陸遜戰遜知其有巧不聽諸將擊之是也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如趙奢善養秦間而增壘後卷甲而趨田單使女子乘城納降又遣燕將書曰城降之日願無虜妻妾後驅火牛出戰是也

辭強而進驅者退也 使來辭強又進驅者欲脅我而潛遁也如吳與晉爭長吳王以帶甲二萬去晉軍一里声動天地晉使董褐視之王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褐歸謂晉右曰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吳將毒我不可與戰乃許先吳王既會遂還秦與晉相拒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夜遁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先無期約而驟來請和者必有奸謀也如漢王使酈食其將重寶啗秦將賈豎欲和漢王因其怠而擊之晉將李矩拒劉暢矩遣使奉牛酒請降潛伏精兵見其弱卒暢大饗士卒皆醉矩夜襲之暢僅以身免

鳥集者虛也 楚伐鄭鄭人將奔諜告曰楚幕有烏楚兵去矣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遁矣此皆見烏集而知其虛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 將能持重軍自不擾如周亞夫軍中夜驚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俄頃而定張遼屯長社夜軍中忽亂遼中陳而兵有頃即定此將能持重者也

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 缻炊器也懸缻於外示不復炊矣露于外不復返舍者窮寇也凡此舟破釜欲決一戰者此皆窮極而無措耳

夫惟無慮而易於敵者必擒於人 齊與晉戰齊侯曰吾姑翦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為晉所敗是易敵而武進者也

地形第十

傳夏宣曰欲戰先審地形以立勝前所論山水斥澤平陸未盡故又以通掛支隘險遠為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高以孫曰地形二字即孟子天時不如地利字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致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

鼂錯上兵事一曰得地形 此

漢后山曰隘形者左右高山中有平谷敵勢不可挑我我先居之必須我兵堵山滿谷前齊隘口陣而守之以出奇敵若先居此地齊右陣而從是也卻半隘陣者從之而與敵共此利也其地勢危險隘則引而去之不可致于人

兼之衆曰用兵最務先據先隘

林君元曰：將者令敵以吾事謹，若必行而不從……山河……國之寶也。

李筌曰：……

顧野王曰：以下……之道

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若伍參謂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三帥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無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又魏錡求公族旃求卿，皆未得而怒，俱使楚。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士會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晉伐秦，荀偃行令曰：雞鳴而駕，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怒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乃逐秦而歸。秦伐晉，趙穿怒臾駢之佐上軍也，自以其屬出兵，此之類也。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戰必用精鋭為先鋒，一則壯吾志，一則挫敵威，如曹操以張遼為先鋒而敗單于，謝玄以劉牢之領精鋭以拒苻堅是也。

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行。專用恩則卒如驕子而不能使，此曹公所以割髮而自刑，楊素所以流血盈前而言笑自若，李靖所謂十殺其三，使畏我而不畏敵也。專行罰則士卒不親附而不可用，此勾踐所以投醪而飲士，楚子所以挾纊，吳起所以分衣食，闔閭所以同勞佚也。

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唐太宗曰：吾嘗臨陳，先料敵之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吾料心以審其治亂，察氣以見其強弱，則可戰……

張大經曰：是令熟布戰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曰：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走，能相救不恥，布果從其一軍，其二軍皆走下

顧京曰：死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可得，退則有所礙，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

張預曰：善用兵者必先求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為不可勝而後求勝於敵，若不合於利而遽動，則前後不相及，敵反得以制乎我矣

趙堪曰：不求索而自得，其意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兵家之正，吾上無餘財，以下乃得必死之計

不可戰之形得矣

九地第十一

上言地形之常，此言地勢之變，言兆勢至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絶，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得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不得已則鬭。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卧者涕

兵川□□是士卒用命可生列必而不可以所北兵之所以能人能解所以義存亦可當一隊所利

舒芬曰同舟遇風則吳越可使相救患難同也自古有用之將能使士卒用命用三軍若使一人分明吳先然同以之故將軍衛將所向無前敵者

張□弟曰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謂言機深

交順投之無所往則諸劌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眾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為

出容氏可與而不可測

楊坊曰圍地若前狹後險進退艱難如設圍者也衢重輕圍死者五者皆為客之道故九地中獨而言之

何孟春曰前已陳此三事而復云者為不知九地者言

錢穀曰交者不結成天下諸侯之也能天下之交交齊天下之權故威得伸而自臥

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圮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鬭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眾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知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

□□十三□□□□□人而□不存者□□明故也

王世貞曰俘賊也或曰彼欲進誘伏而退彼欲去閉之於手之示之以關空虛弱之處敵則并用而利之三千里可擒其將也

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眾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眾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故為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是故舉政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處女示弱脫兔往疾

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諸侯自戰于境內為散地散地者以其士卒有內顧之心而易散也如鄭人軍於郊恃近其城莫有鬬志為楚所敗是也

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險固之處彼在必爭如成皋之險唐太宗以三千人守之

坐困竇建德十萬之眾是也

散地則無戰近郊之地士卒懷土其心易散無令與戰若敵人深入尊志輕鬬吾當集人積穀保城守險挾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兵出奇之可以取勝也

輕地則無止始入敵境未背險要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故在必入無得稽留止是其精騎密其所伏敵人若來出奇擊之未至則速去之

爭地則無攻要害必爭之地無得攻城延緩當後發先至而據之如趙奢建發萬人據北山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是也昔漢景帝時吳楚反或說吳王曰吳多步兵利險阻漢多車騎利平地願太王所過城邑勿攻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太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不從以不知爭地而攻之失也果敗

衢地則合交四通之地當先遣使以厚賂結和諸國[illegible]

右何角尖然取勝也

重地則掠深居重地進未有利退復不得當掠取糧食深壘固軍示敵持久出奇取勝也

圮地則行圮壞之地艱阻難處宜速行如李愬敵便當據險守簡選精兵或分左或分右掩其空虛乘其不備乃能勝之也

圍地則謀前有強敵後有險欲進而不能欲退不敢是以圍地雖以力勝易以謀取故塞其闕示無所往佯為寡弱之形敵輕我必輕同力勇擊分兵據險鼓譟而出乃能取勝

死地則戰陷之死地當深溝高壘號令三軍塞井夷竈并力死戰此所謂失道而求生者也故曰困而無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

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杜牧曰多設變詐以亂敵人或衝前掩後或驚東擊西或立偽形或張奇勢我則無形以合戰敵則必備而衆分使其將擊離散上下驚擾不能和合不能聚集此名為善用兵者也

先奪其所愛先奪其所愛則敵之進退勝敗皆聽於我所愛謂據我便地或掠我饒野利我糧道我能堅壁清野據險守要則彼之進退惟我是聽

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凡為客之道深入重地心志專一主在散地故不能勝也如李左車所謂信耳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此下皆言為客深入之道

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鬬三軍之士陷在危亡之地人持必死故不懼左右前後皆無所往則人心堅固深入重地則人心拘一而不散勢不得已皆當力而鬬也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禁止妖祥之事絕去疑惑之計則士卒至死而無他倘士無以戰之心則亦有假妖祥以使衆者如田單以一卒為神師而破燕是也

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率速也言遇擊則速然相應也昔諸葛亮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文縱橫皆八行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此即八軍陣法也故率然者如常山之蛇所謂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是也

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為之之事變其所為之謀使人無識我造意之端如狄青將令治攻具約五日攻西安至期夜半勒諸軍取崑崙裝行險令軍十營設忽使移就崇岡初馬使諸人皆無識也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易其所居之地莫去險而就易或去安而從危迂其所由之路或舍近而趨遠或舍平而取險使人不曉吾所慮之謀如韓信使萬人背水為陣而趙軍為笑鄧艾走陰平而衆人不曉初為人豈非曉吾之慮哉

四通者衢地也四面通達于旁國者衢地也入人之地深者重地也入人之地淺者輕地也前隘後險受制于人者圍地也左右前後皆無所往者死地也此孫言為客之道故於九地中指出衢重輕圍死五者明之

圍地吾將塞其闕既在圍地敵開生路以誘我我曰當塞之以一士心如爾朱兆等以二十萬衆圍齊神武于高陵山將神武有馬二千步不滿三萬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之於是將士必戰四面齊擊大破兆等是也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爭迂直之變趁險阻之地我敵人之境求不識之路不用鄉人之習熟者為之前導則動而心迷卒而必窮欲爭迂直之勝圖深入之利安能得其便者乎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吳子嘗戰先者有賞馬陸募士未戰先賞此無法之賞也李愬襲元濟初出衆請所向曰東六十里止至張柴村而諸將請所止曰蔡州無政之令者也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項羽沉船破釜示以必死士無不一當百遂破秦將韓信使萬人背水陣佯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皆殊死戰遂破趙軍

在順詳敵之意敵欲進則誘之令進敵欲退則讓之令退以懷我我且示弱以驕之奉順其意從計

之若東胡求千里馬予冒頓冒頓與之又求閼氏冒頓亦與之東胡既驕不為之備遂破其國

攻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 軍政初舉之日夷塞關梁拆符信無通使命恐有間諜之士如孟張談晏敬之類泄我事机測我虛實也亦有通其使而反為我判者如秦間使入趙而趙奢善食遣之是也蓋兵法有常變不可執

先其所愛微與之期 微與之期謂微露其意與之相期敵欲赴之我乃後發先至所以使敵先趣者恐我至而彼不來也

申時行曰案水心云以火攻附間者之疑孫子亦有未盡之者

在韶曰以火攻當擇日而又相敵之動靜而運行火有因如黃蓋隨周瑜拒曹操於赤壁建策火攻是也

火攻第十二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助攻者明。以水助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說。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火人 用火焚燒其人也如陸遜劫兵士各持以把茅以火攻劉備四十餘營斬張南馮習等而昭烈遁走黃蓋以舟載燥荻枯焚燒曹軍而曹操敗北是也

火積 火焚其蓄積如漢使劉賈將兵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楚軍乏食隋文帝從高熲之策遣人因風縱火燒陳儲峙陳人益弊是也

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若遇敵在荒澤安營立柵火可發之于外不必待作于內但有便即當應時而發若少遲敵先自燒斷近營草穢我起火無益也如李陵征匈奴戰敗為單于追及大澤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葭葦遂能火勢黃巾賊張角圍皇甫嵩於長社賊依草結營嵩使人間出圍外縱火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譟奔擊賊驚亂敗走是也

水可以絕火可以奪 謂水可以隔絕人之軍若韓信決囊水火至使敵且軍分而為二因奮擊大敗之火可以焚奪人之物若曹公焚袁紹輜重紹因以敗亡一說敵以水灌我我可以水灌之如智伯灌趙襄子於晉陽襄子夜殺守堤吏決水反灌智伯敵以火焚我我可以火奪之如單于縱火焚李陵於大澤陵先放火燒其蒹葭奪其火勢矣

法千變萬化不可執一也

許洞曰古者八家為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通計其數故有七十萬家

李靖曰戰必先用間以知敵情然後用兵數條動不忒矣

陳后山曰五間微妙通神非上聖不能用此蓋遣諜之間豈易用哉

用間第十三

五間微妙通神非上聖不能因而反間尤深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

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雖有制勝料敵之奇今其著書以自見

鄉間 因敵之鄉人厚撫而用之，如常孝寬以金帛賂齊人而齊人遞通書疏是也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內間者因敵之官人潛通問遺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相和同也。敵之官人謂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欲因敗喪以求展己之材能者，有反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潛使人結之，如越王之賂太宰嚭，吳王之納五子胥，楚王之納伯州犂，晉侯之納苗賁皇，秦人之納隨士會者皆是也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反間者因其敵人之來間我者，佯為不知而厚賂誘之，反為我用，如陳平佯驚楚使而離間范增，趙奢善食秦間而歸告其將是也

死間 死間者佯為虛詐之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人之間也。死間之事非一，如酈生見烹，子齊王及趙宋

時曾大封使倡香獨先入西夏而并其謀臣亦見戮皆是也

生間 生間者使歸以敵情告我也，如婁敬之覘匈奴，秦使之入晉軍是也

非聖智莫能用間 非聖智之才不能用間，使聖無不通，智深思遠慮，然後能以事機間敵也。非仁義之德不能任使間，使且以結間之以心，斷以決自己之或，彼以不疑，然後可使出入于萬死之地而探知其情也。非用微妙精細者不能得間使之實，間亦有貪敵財貨，不得彼之實情，但將虛詞赴我者，如秦間入趙軍不得趙奢之實，楚使入漢軍不得陳平之實是也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夫將與間不可相疑，將疑間有覆舟之禍，間疑將有誅己之計，故秦使張儀相魏數年不疑，漢遣人啗厚之，漢使陳平用金數萬離楚君臣，不問其出入，皆待其用間之妙也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 人聞敵之事謀始定而未發，或有先聞者，聞者與告者俱坐以死，一恐其泄，一滅其口也

王鏊曰士必有先見易曰知幾其神乎

何寬曰概世取士之識其非斯異其失不則不畏不得其人而卒至取之之怯也郁離子以三代取士處乘而不問惟其賢而已今不公天下之賢而取諸胄學優同其取士之夫孔

羅大經曰郁子舉世宦宣陵之忌

陳集曰士之品蜀如良玉美璞第不自愛惜卯類盡昔賤焉

王禎中曰嶽嶽者易汙嘵嘵者難全

郁離子

國朝誠意伯劉基伯溫公所著也公年前二十登元進士第後棄官避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此書郁離者郁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

郁離子曰吾聞天之將雨也穴蟻知之（詩註云天將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穴）野之將霜也草蟲知之（季秋之月霜降則百蟲蟄）知之於將萌而避之于未至故或徙焉或蟄焉（伏于土曰蟄）不虞其知也（言貴知之於早）今天下無可從之地可蟄之土矣（詩云於嗟四方靡所騁此之謂也）是為人不如蟲也（慎世之甚）

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為田也不以羊負輓（負輓者以牛用羊則僨）賈子之治車也不以豕驂服（驂服以馬用豕則弁○凡車之駕兩驂在旁中用兩服）知其不可以其事恐為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入官（古之取人而取諸賢學優則仕）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言者以身言書判取人）不問其系族（世家貴族）惟其賢不鄙其側陋（微賤之士書曰明明揚側陋）今風紀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選也儀服云乎哉言語云乎哉（言不在儀服言語）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世祿之家）昵近之都那監為之（即公廉之下）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賈子之車也

是故懸黎之玉（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晉有垂棘皆玉名也）藏頑石之中而潛于幽谷之底其壽可以與天地俱也（可以永久無虞）無故而舒其光使人瞩而駭之於是乎椎鑿來而扃鐍發矣（而闖其扃者而啓其鐍）桂樹之輪囷結𣝨與樛枝詭異（詩有樛木乃樛木者）而本斤尋之（斧斤代之）不憚阻遠者何也以其香之遠也故人欲人之不見莫若晦其明（自韜其光）欲人之不知莫若瘖其聲（自掩其口）是故鸚鵡繫於能言（一名綠衣郎明皇封之以其能言也）蜩螗獲于善鳴（詩如蜩如螗）樗以惡而免割（詩山有樗乃惡木也）瓠以苦而不烹（詩匏有苦葉不可食）何不鑒子之煒煒（煒煒光明也詩）而返乎之冥冥（冥冥幽暗也）乎（詩云鳳凰翩翩鴻飛冥冥郁離先生湘海意）

葉台第曰言君子刑以加于小人知之不可輕赦則知之…非所以為訓

郁離子曰刑威令也其法至于殺而生人之道存焉（民畏法而遠罪故得）赦德令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焉（民倖赦而多犯法故致殺）書曰刑期于無刑又曰眚災肆赦此先王之心也是故刑期于使民畏刑有必行民知犯之之必死也則死者鮮矣（故曰生人之道存焉）赦者所以矜蠢愚宥過誤知罪不避而輒原焉是啟僥倖之心而教人犯也（故曰殺人之道存焉）至於禍稔惡積不得已而誅之是以恩為讎也（本以恩者民陷辟反為民讎）

馬理曰人而畏所畏忌卒至於及者當以家人為戒大類天下皆是

鄭宇益曰應抄將見機切之矜也

閻如森曰濁致人之道而推見致用今人思賢賢矣

家人衣𤞑猊之衣（𤞑猊乃獸形類虎者）以適壙（野外曠之地）虎見之而走謂虎為畏己也（彼知虎畏己不知虎畏猊也）返而矜有大志（矜已之能）明日服狐裘而往復與虎遇（狐獸之小者徒以制虎乎耳）虎立而睨之（知其不足畏）怒其不走也叱之為虎所食（以至於是家人忽不畏）郁婁子泛于河中流而忽溺水渦漩而出之（渦漩洑沫）浮壺以濟岸（壺可以濟水也）以為天祐己也（遂矜以為天幸）歸而不事齊魯人伐而分其國弗救君子曰無畏者禍之本乎○水泉縮而潛魚驚（魚以水為歸以竭則魚懼）霜鐘鳴而巢鳥悲（鳥以巢為歸霜則葉落鳥巢）畏夫川之竭林之落也

或問致人之道郁離子曰道致賢（賢者所好在道）食致民（民之所好在食）淵致魚（魚之所好在淵）藪致獸（獸之所好在藪）林致鳥（鳥之所好在林）臭致蠅（蠅蚋之屬所好在臭味）

陳□曰觀此二段可為致思者戒。

利致賈（賈人之所好在利）故善致物者各以其所好致之則天下無不可致者矣是故不患其有所不至而患其有所不安能致而不能安不知不致之亡傷也粤人有學致思者三年得其術於是壞其室之北隅（屋漏暗室之處）以集思〻至而多無以食（戴無以為主則思何益）則相帥以為好聲聞于外一夕其人死而藪其室鄰里莫不咲之（甚矣致思之為害也）

姜坊曰井蛙不可語海夏蟲不可語冰類然

淵谷之鱷（洞谷鱷鯢）不可以陵洪濤（陵濤則斃）高樊之鶻（即鸙鶻也）不可以御飆風（御風則亢）

丁大征曰易惑之鳥亂常之木荀卿獨不以為賀

楚王好祥有獻白烏（有虞氏有白烏集於庭）白鸜鵒（即鴝鵒也一名鸜鵒斷舌能言）木連理者（連理木出後漢時有）群臣皆賀荀卿下來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不佞賴先君之遺德群臣輯睦（上下和同）四鄙無事（鄙邊鄙無外變）鬼神鑒格而降之祥大夫獨不喜焉（不來賀意）願聞其故荀卿對曰臣少嘗受教於師矣王之所謂祥者非臣之所謂祥也臣聞王者之祥有三聖人為上（聖王出為祥）豐年次之（年歲豐登為瑞）鳳凰麒麟為下（見物之不是為祥瑞）而可以為祥可以為妖者不與焉故凡物之殊（物之異者）詭色（色之怪者）而無益於民用者皆可以謂之祥可以謂之妖者也是故先王之思治其國也見一物之非常必省其政以為祥與則必自省曰吾何德以來之（仰德不休之意）若果有之則益殆其未至無則反躬自勵畏其僭也畏其易福而為禍也以為訳與則必自省曰

河孟春曰此以下字左人之口吻

吾何戾以致之（反躬自責之意）若果有之不待旦而改之無則夙夜祗

鍾伯曰米景三異言而此遊退

惕檢視聽之所不及畏其瀆也畏其有隱慝而人莫之知也如是故祥不空來而妖虐其應今三閭大夫放死于湘（屈原沉于汨羅）鄢郢夷陵皆舉於秦（賢士皆為秦用）耕夫牧子莫不尸戈以拒秦老弱餽餉水旱相仍（相因而至）飢饉無蓄（年飢無蓄之積）又雖有鳳凰麒麟日集于郊無補楚國之罅漏（空隙）而況於易色之鳥（指白烏鸜鵒）亂常之木乎（指連理木）王如不省楚國危矣

周堅曰格言至論荀卿此言有益于萬世之君國者

虞作曰以虎之用力喻人之用智

郁離子曰虎之力于人不啻倍也虎利其牙爪而人無之又倍其力焉則人之食于虎也無怪矣（見虎之用力與用其爪牙而人率不能勝之）然虎之食人不恒見而虎之皮人常寢處之何哉虎用力人用智虎自用其爪牙而人用物（大意在此四句盡之）故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爪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百（如用百是以百者勝矣）以一敵百（較彼此相勝之勢用一不）雖猛必不勝故人之為虎食者有智與物而不能用者也（誠使有世人之意）是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與自用而不用人者皆虎之類也

林希元曰瞰叔三不析而三悔卒終其身今人喜為妄臣而不極人言於瞰叔及大率是此類也

以刖守閽（刖者無所施逐得專其事）以瞽聽樂（瞽者無所雜視得專其聽）取其專也

瞰叔好自信而喜違人言田于龜陰（龜陰之地始耕于斉）取其原為稻（稻宜下溼彼在平原種之）而隰為梁（梁宜高燥彼在下隰為之）其友謂之曰梁喜亢稻喜隰而子反之失其性矣（反常失梁稻之性）其何以能獲弗聽積十稔而倉無儲（十年而無獲）乃視於其友之田莫不如所言以獲（見順物性者果獲其利）乃拜曰予知悔矣（治田而至十年始悔亦晚矣）既而商於汶上（瞰叔又行商於汶上齊之地）

觀道翁曰悔至千百尚不悟悟亦何如也之爲首于郁離子悔亦無及矣以術爲世大戒

……之怠于時者迨之無所往而不與人爭比得而於……（能聚天下之物）
至鄉不獲市（爲有力者所奪）其友謂之曰善賈者收人所不爭（下之物）以待時來利必倍（時貴則散之其利倍矣）此白圭之所以富也（人棄我取之法）弗聽又十年而大困復思其言而拜曰予今而後不敢不悔矣（治貨）而至十年乃知（悔亦無及矣）他日以舶入於海（舶舟于海）又泛要其友與偕則氾濫而東臨于巨淵（巨大淵也）其友曰是歸墟也（海塘晝夜衝激）往且不可復又弗聽則入于大壑之中（江水九折入于大壑海）九年得化鯤之濤噓之以還（得鯨濤翻浪渠始飄浪而還岸）比還而髮盡白形如骨腊（形枯而体腊）無人識之者乃再拜稽首以謝其友仰天而矢之曰予所弗悔者有如日（指日自誓）其友笑曰悔則悔矣夫何及乎（言悔之晚矣）人謂蹶叔三悔以沒齒（終其身曰沒齒）不如不悔之無憂也

王慎中曰好賄者以玄石公之自惑矣大以酒喪……

陳居山曰未結句言意足而文欠花開

粲中仕于齊以好賄黜（貪人財賄爲齊黜）而困（黜不用而困窮）謂粲龍先生曰小人今而痛懲于賄矣（言不復受財）惟先生憐而進之（望其進用）又黜（既用而復以好賄黜）粲龍先生曰昔者玄石好酒爲酒困（昔劉玄石善飲或以千鍾酒歸醉不醒以爲醉死葬之典酒論其家共發塚示之至日忽醒而起無恙）五臟熏灼（如火之熏灼其五臟）肌骨蒸煮如烈（熱之甚也）百藥不能救（酒之病人至此）三日而後釋（酒始醒）謂其人曰吾今而後知酒可以殺人也吾不敢復飲矣居不能閱月（過一月也）同飲至曰試嘗之始而三爵止（古人三爵不識況敢多飲）明日而五之（五爵）又明日十之（又復飲十爵）又明日而大嚼（記曰人嚼無算矣）忘其欲死矣（即如前者爲酒所困亦忘之矣）故貓不能無食魚（魚爲貓所嗜）雞不能無食蟲（蟲爲雞所嗜）犬不能

吾大經曰偶福多有出于非望故徼倖以冀其獲者以可笑矣

馮叔吉曰播行在己得天在人且奈何

無食臭（臭味）夫性（性在）性之所耽不能絕也（喻性之所在不能絕之使無）
句章之野人獵其藩以草（以草塞其藩）闖嚐嚐之聲發之而得雉（山雉）有文彩則又獵之冀其重獲也（再有雉可得）明日往聆焉嚐嚐之聲如初發之而得蛇傷其手以斃（始得雉而福繼爲蛇傷反得禍野人出于非望故也）郁離子曰是事之小而可以爲戒也天下有非望之福（非望之福可倖得）亦有非望之禍（亦有可倖得之禍）
鄭之鄙人學爲蓋（雨具）三年藝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而爲桔槔（即治田器水車也）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桔槔無所用則又還爲蓋爲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欲學爲兵則老矣（故曰藝而爭兵器其年已老）郁離子見而嗟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與然老以

霍韜曰知旱澇之先憂人當豫之於未澇未旱之先

王慎中曰多疑徼倖之夫誠足以敗人之國家何世之人而又用之何哉

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藝事由己之學雖失時在命而不可盡謂非己也故粵有善農者鑿田以種稻三年皆傷於澇（爲水所傷）人謂宜洩之以樹黍（黍宜高燥以備旱）弗聽而仍其舊其年乃大旱連三歲計其獲則償所倍其澇焉故曰旱思具舟（以備水之用）熱思具裘（以備寒之用）天下之名言也（言貴預也）
郁離子曰多疑之人不可與共事徼倖之人不可與定國多疑之人其心離其敗也以優徼倖之人其心汰其敗也以忽夫惟其多疑也而後逢迎之夫集焉（逢迎者多至于誤事）其徼倖也而後亡忌憚之夫集焉（亡忌憚者率至于誤國）逢迎之夫道其情而拚其明（正不可與共事）亡忌憚之夫鼓其欺而厲其暴（正不可與定國）然後孟疑其所不當疑

而失其所不當失敗而後悔奚及哉。

盜子問於郁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飛者烏鳶多（烏鳶二鳥名）而鳳凰少（鳳凰羽族之長皆瑞鳥也）豈鳳凰惡而烏鳶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豺狼二獸名豺能食虎狼子野心皆惡獸也）而麒麟少（麒麟毛蟲之長仁獸也）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荊棘多（荊棘刺木）而稻粱少豈稻粱惡而荊棘善乎天下之火食（火食即熟食也）而豎立（豎立即直立也）者姦宄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姦宄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天以為善乎（言天以惡者為善人）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為惡乎（言天以善者為惡）抑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其自善惡乎（言善惡之權天不可得而主之）將善者可欺惡者可畏而天亦有所吐茹乎（吐出也茹納也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而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而若是戾乎郁離子不對盜子退謂其徒曰甚矣哉君子之私於天也而今也則辭窮於予矣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為也東陵侯曰久臥者思起（臥久思起來）久蟄者思啟（蟄閉之久思以開之）久懣者思嚏（懣煩悶之極思嚏）吾聞之蓄極則洩（洩發也）閟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易无平不陂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焉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卒終也終其教）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無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蓍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頹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言宮室之變）荒榛斷梗昔日之瓊蕤玉樹也（言景物之變）露蛩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言音律之變）鬼燐螢火昔日之金釭玉燭也（言用度之變）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峰也（言植物改變）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言[illegible]改變）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為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為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為。

楚南公問於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窮極也）極之外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雲曰六合之外聖人不言（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楚南嘆曰是聖人所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如歲平作太初曆作太行曆）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即渾天儀是也）天之數聖人以筮窮之（即土圭之類）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伏羲畫卦文王周公孔子贊易是也）凡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睹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毫忽遺意）而天之所閟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以天有極處人不可知）今又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言…則有以辨之而忠邪分矣）

（王維楨曰非賢中有一段灼見利害之原則忠邪幾乎無辨）

（陳石山曰天下有激之而成亦有激之而變者加然豐元祐可鑒也）

是故直言人皆知其為忠，而不能卒不厭（直言終至於厭聽）；諫言人皆知其為邪，而卒不能不惑（諫言人終為其所惑）。故知直言之為藥石，不有益於己（藥石能生我也），然後果于能聽（知其為美而誠聽之）；知諫言之為疾疢，而有害于己（其害甚多，疾之病），然後果於不聽（知其為害而不聽之）。是故善為忠者，必因其利害而道之（此直言之善也）；善為邪者，亦必因其利害而欺之（此諫言之惑人也）。唯能灼見利害之實者，為能辨人言之忠邪也。

郁離子曰：石激水（水遇石則叫號），山激風（風過山則擁），法激姦（姦以法之則亂），吏激民，言激戎，直激暴。天下之紛紛，生于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由其操之急（求終之），抑之甚（抑之），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故進則必退，退則死，進退無所逃也，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趨其緩也哉。

（為叔吉曰孤臣孽子所以成德不平請之物中起露現矣）

屠龍子失馬而治廐（馬已亡而方治廐，即亡羊補牢之意）。人曰：晚矣。屠龍子曰：折肱而學醫（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未晚也。昔者齊桓、晋文公皆先喪其國而後歸為五伯（重耳在外十九年，然後復國而成伯業）；越王句踐棲于會稽，而後滅夫差，位諸侯長（句踐事吳三年不獲，卒滅吳而治之，伯于諸侯）；知武子囚於楚，而後歸相晋侯，光復先人之業；孫子刖足，而後為大國師，破軍斬將，威動天下；伍子胥喪家出奔，而後入郢，復其父兄之讎（讎，…史記）；雎折脅拉齒，棄于簀中，而後相秦（後更名易姓為張祿，秦相），斬魏齊者。此三君四大夫，方其逃奔困厄之際，孰不謂其當與枯荄落葉同腐上壤（卒于朽腐無用），而一旦光輝煥赫，使人仰之如日星之在上。向使

（屠隆曰託物諷諫懇切剴直，與孟子告君同心，今之臣下亦宜伯其風，紛子庶有人焉）

（舒芬曰以下方條陳時事，明目張膽，言之懇切，千載江乙顛倒口吻）

其卒於危亡而自棄也，則亦已矣（使自暴自棄則安有此）。如七月之禾不生矣，猶可芟而望其穡（若再芟治之，則有後熟之種）；若以為晚而遂棄之，田卒荒矣（然于荒不治）。數月而馬歸，人服其識。

齊宣王與紛子游于囿，出鳥獸魚鱉而觀之，見其馴狎而不驚也（物順人意而不驚擾），洋洋然有喜色。紛子曰：王何以能使之若是哉（問何道以致之能如此，句便合許多意思在）？王曰：吾惟其性之欲，而弗逆焉耳（順其性之所欲），故能如是。紛子曰：王必以山林處其狐狸猨猿（以性所欲在山林），沼處其魚鱉（以性所欲在沼），而澤處其鴻雁乎（性之所欲在澤）？王曰：然（決二）。紛子曰：王必以肉飽其虎豹，果飽其猨猿，稻粱飽其鴻雁，雜鶩飽其狐狸乎？王曰：固然（二段）。紛子曰：使虎豹一日無肉，猨猿一日無果，鴻雁一日無稻粱，狐狸一日無雞鶩，則王能安之乎（又以不遂所欲者詰之）？王曰：不能也（三段）。今欲以澤沼處虎豹狐狸猨猿，而山林處鴻雁魚鱉，則王能馴之乎（又詰以拂所欲者）？王曰：不能也（四段）。曰：然則王之所以鳥獸魚鱉無不得其所矣，彼必感王之德，而知所以報王矣（言鳥獸魚鱉以能為王奉事，以下開其端是也）。今濟與洸闊，河濟洸泗同溢（水災，民庶流離），無人以拯之，臣請舉豹（以豹能拯水災也）；三晋合兵伐我，侵扂至阿地，無人以治之，臣請舉虎（以虎能治兵）；瀛博之間，海溢水冒于城郭（海決之患），無人以疏之，臣請舉鱉（以鱉能疏海患）；四郊多壘，烽火不絕，狗盜鼠竊（小賊之患），乘時而興，無人以治之，臣請舉狐（以狐能治盜）；戎卒相繼，千里餽餉（孫子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言兵興也），禾黍不登，倉廩空虛（言飢），無

林希元曰三句說話上已盡更不費心思

以理之臣請舉雁（以雁能理）禮典道闕紀於失守敵國便之無
人以應之臣請舉猴（以猴能應敵國）忠信不孚民隱其情斷獄多辭無
人以明之臣請舉猿（以猿能明刑）力本無旨草萊滋蔓田野荒蕪無
人以闢之臣請舉狸（以狸能闢田野）而王可以坐鎮國矣王勃然色變
盼子曰王無怪也臣以王不惜桑麻之地以為山林沼澤（桑麻之地盡為山林沼澤）不惜人食以養禽獸者（飼獸食人之食）為其足以承王之使任
也今皆不可則必於人乎取之（此句轉接不責力）而王之待士未見惟
其性之欲而弗逆者也（言不能順賢者之欲）未見其處之必以其處（言不能察）
貴而食之必以其食者也（言不能養賢）則王之所重輕（待人特重）人知
之矣而又欲繩之以王之徽纆（徽纆索也言有不率者即治之）以法範之以王之矩
度強之以其所不能迫之以其所不願則任王之事者非徒餔
餟（非但貪其祿養欲食而已）則有所不得已焉耳而欲望其悉心竭力與王
共治齊國是何異乎棄枯籜以防水鑄朽木以取火哉（枯籜朽木無用）

當案曰法言能使人改乎於性可

於是宣王豁然大寤（寤如同寐者呼之則使其寤也）投案而起
下令放禽獸開沼澤與民共之禮四方之賢士立盼子為相齊
國大強秦楚致伯盼子之力也

王鳳翔曰以鳥寓進諫言托物喻其君者

吳王夫差與群臣夜飲有鵂鶹（一名鴟鴞乃楚鳥也）鳴于庭王惡使彈之
（使人以彈弓弋之）子胥曰是好音也弗可彈也（二句使舍人之言更不祥意）王怪而
問之子胥曰王何為而惡是也夫有口則有鳴物之常也王何
惡焉王曰是妖鳥也鳴則不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果以為不

林希元曰其夜夫差率為無所代皆為不祥之鳴

祥而惡之與則有口而為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王之左右
皆能鳴者也（皆有言于王前）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為王文飾其過）王有欲則
鳴以道之（為王導欲）王有事則鳴以持之（為王事參）王有聞則鳴以蔽
之（為王蔽其聰）王臣之順已者則鳴以譽之（為王稱譽）其不順已者則鳴
以毀之（為王毀之）凡有鳴必有為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
使王聽之而不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不祥
孰大焉（非知鳥而已）王故不世之慮而鳥鳴是慮夫吉凶在人禽鳥
何知若以為不祥則慮而先為之防（防于未事之先）求吾闕而補焉所
益多矣（補其闕則受益雖有不祥無害也）

梁海曰熊子不輕調也其所趣之異又負之不相入也以其言之味熊藝父不對宋王之問蓋自比為鳥求者矣

熊藝父居楚有見聞必言不待王之問也及其之宋宋王雖問
之弗言或曰宋王之待先生不薄于楚王而先王或言焉或不
言焉無乃異乎熊藝父曰予亦嘗學樂乎鼓鐘懸矣和之以琴
瑟間之以笙磬合止柷敔（柷狀如漆桶敔狀如伏虎柷以起樂敔以止樂）然後八音諧（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音）皆樂之間以鐃
鈸（雜以鐃鈸之樂）和以羯鼓雖有鳴球搏拊其可以樣奏乎是故雷不
鳴于啓蟄（雷至則）而鳴于門至（冬至）則天道變雞不鳴于卿晨
而鳴于宵（夜半之時）則人聽惑也

顏臣曰君子之所以自與小人異者以其所自立者既已卓然

是故眾醉惡醒（醒者眾皆恥而我獨醒則其惡于人）眾貪惡廉眾淫惡貞眾
汙惡潔眾枉惡直眾惰惡勤眾佞惡忠眾私惡公眾嚚惡禮是
猶鴟鴞之見人而號也（惡鳥見人思以號之而況小人之于君子乎）故中國以為妖

為寇而夷狄亦以中國之師為寇必有能辨之者（在君是非）是以天下貴大同也

晉鄭之間有躁人焉射不中則碎其鵠（射不中其鵠則毀其鵠而碎之）奕不勝則齧其子（當奕不勝於人則嚙其子）人曰是非鵠與子之罪也盍亦反而思之乎弗喻卒病躁而死郁離子曰是亦可以為鑒矣夫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則中矣（言有道以射中）兵猶射也行之者我也行得其道則勝矣（言有道以取勝）致之無藝（無法也）用之無法至于不若人而不勝其憤恚非所當恚也（怒）烏得不死

郁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海水有潮汐）禍福之素定吾於變祥之先兆見之（禍福兆于變祥間）同聲之相應吾於琴之絃見之同氣之相求吾於鐵與磁石見之（鐵與磁石有相求之妙用）鬼神之變化吾於雷電見之（雷電變化若神光然）陰陽五行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於介鱗之於朋見之（或益之十朋之龜能決疑之物盡天人之動也）祭祀之非虛文吾於豺獺見之（豺祭獸獺祭魚）天樞之中吾於子午之針見之（子午針分南北）巫祝之理不無吾於蚩蠱見之（漢時宮中治巫蠱）三辰六氣之變有占必驗吾於人之脈色見之（脈色可以察人之氣疾）觀其著以知微察其顯而知隱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不研其情不得其故梏于耳目而止原于耳目非知天人者矣

郁離子謂執政（宰臣執政）曰物之所貴于天下者以其少有而難得也如使明珠如沙黃金如土則人皆得而有之其何以能

貴乎故服有章（服有尊卑）爵有等使人不可以妄覬然後王命尊而榮辱行（尊之則榮之則辱）此鼓舞天下之奇貨也（以爵賞為奇貨此二字物之）

昔者趙王得于闐之玉以為爵曰以飲有功者即鄲之圍解王跪而進爵進酒為魏公子（魏無忌）壽公子拜嘉焉（拜而嘉其賜）故鄗南之役王無以為賞乃以其爵飲將士（又以飲魏公子者飲將士）將士飲之皆喜于是趙人之得爵飲重于十乘之祿（言其榮寵過于得祿）及其後王遷以爵之王取爵以飲將士將士皆不飲而怒（以其爵賤）故同是爵也施之一不當則反好以為惡（爵及賢人則美爵及賤人則惡）故不知寶其所貴而已矣

郁離子曰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數者可也（苟非民用所急即重禁猶可）之故鑄錢造幣雖民用之所切而饑者不可食寒不可衣必藉主權以行世（如唐鑄開元宋鑄祥符今鑄萬曆之類）故其禁雖至死而人弗怨知罪之在己也（以其犯主權之重禁）若盜海水也（煮海波而成鹽）海水天物也煮之則可食不必假主權以行世（非藉主權而為之）而私之以為己是與爭食也（爭其所急故也）故禁愈切而犯愈衆曲不在民矣（以民用所切在是故犯重禁）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二十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題曰翰林三狀元會選前列焦竑翁正春朱之蕃三人名其書襍錄諸子毫無倫次評語亦皆託名謬陋不可言狀蓋坊賈射利之本不足以當指摘者也

田居乙記四卷

〔明〕方大鎮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
寶顏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田居乙記四卷》提要

田居乙記卷之一

潛見第一

記學

馬實曰幸生聖明之世免輾死之資託爲丈夫當建名千載不可爲空生徒死之物穢天地之間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舍學聖王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廷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南假子過程本本爲之烹鱺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鱺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南假子曰夫高比所以賢德也下比所以狹行

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以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疎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厨人亡炙䍦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

知之及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荅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

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矣
孔叢子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君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而從不得其人則有網羅之患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乎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稿暴不復嬴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汩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晏子春秋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

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毎變益上也
說苑

寧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

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賢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

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　韓詩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廷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

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

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
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
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
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
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絶之此三費也子夏
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
愈於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鹵焉
吾田朞歲不收土莫不然而何況于人乎與人

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疏夫實之與
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
可不留意哉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活貧窮
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
七日七夜哭不絶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
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于首陽
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得行此曾子褐衣緼緒
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廟
廟不活貧窮焉得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
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徇名無顧利害然後
能行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修身行
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佛肸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
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
田基獨後至袪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

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袪衣將入
鼎佛肸播而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
功者用田基爲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
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慚矣襁負
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
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毋乃
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

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使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喚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列子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

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晉有恭士名曰機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晉君問曰機子年長矣不可釋恭乎機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汜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繒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爲 說苑

晉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

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也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哀公曰善

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于

驕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飯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叡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者皆謙德也是以衣

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以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避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故學視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于一家今臣之名聞于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

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也以能用其力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魏文侯謂扁鵲曰子之兄弟三人孰最善爲醫對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聞於閭里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而名出聞於諸侯

楊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

其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

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孔穿與公孫龍論臧三耳甚辨而不應平原君問之穿曰謂三耳實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詞公詞勝於理詞勝於理終必受屈

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曰毋取拑者毋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拑者太給利不可盡用也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愨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

孔子曰凡人心險于山川難于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黃魯直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胷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深以爲恥

子墨子南游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子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周公旦佐相天下其修至于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

齊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問仲舒欲知今問齊澣則無敗政矣韋絢戎幕閒談

枚皐文章疾敏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皐時有累句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皐廟廊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

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廢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友人盛覽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商一宮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楊子雲工於賦王君大習兵器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新

論

有人問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讀漢書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博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

李叔堅家有犬人行家人言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犬見人行效之何傷頃之犬戴叔堅冠以

走家益驚叔堅曰誤觸冠纓挂之耳犬又于竈前畜火叔堅云兒婢在田中犬助畜火可以不煩鄉里矣數日犬暴死家卒無纖芥之異

桂陽太守張遼去鄢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疏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血出客驚怖歸白遼遼大怒曰老樹汗出此何等血因自行斫之血大流灑遼使斫其枝上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遼遼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遼恬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侍御史兗州刺史

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典亦不

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爲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爲證

焉

記仕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

善敬受明教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鄴告之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善蔽人之惡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説苑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溥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免矣韓詩外傳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

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耶亡乎我在我耶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夫人貴人賤哉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

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悅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

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疾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

說苑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視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

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喑聾不

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鍼縷者成帷
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
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
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
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
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
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

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
適懈有過失而不能長爲也故客以爲厭易己
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
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
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
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野荒穢而不修雜
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
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
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
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
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
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
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

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
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
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
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
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
已者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
來汝將諫邪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

且巳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
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釁咎血
成于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巳何敢諫乎遂趨而
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巳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
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
色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
人之心又不色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遂
解層臺而罷民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
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
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
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
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
之弗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
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
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愛
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皆欲
懽然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
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
盎對曰孔墨是巳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
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
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
內皆得其利矣其賢于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
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
服寡人也

孟嘗君寄士于齊王三年而不見用客反謂孟
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
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
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
子之材必薄矣尚可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
聞周氏之譽韓氏之盧天下之疾狗也見兔而
指屬則無失兔矣望兔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

得免矣徇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
昔華周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
之崩城爲之弛君子誠能形于內則物應於外
矣土壤且可爲忠況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
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
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者
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
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

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
王使爲相

楚丘先生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進孟
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
生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
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
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
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
色

還自衞三卿宴於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
段規知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
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郤
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愬
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
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故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

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
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蜹蟻
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
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知伯于師遂滅知
氏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
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
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安靖其國家以事

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
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
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大德也聖
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
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
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
投之左師辭邑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

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于天乎粥
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
在上位則天下不死兵車之事故諸侯不相私
攻而民不私相鬬閱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
位則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臣積
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爲其所
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餓矣聖王在上則
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
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而刑罰廢矣而民
無大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
三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
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
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
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
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
矣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涕泣其偶曰何
爲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
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爲泣也嬰
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得
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驏吾園之葵是歲
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句踐起兵而攻吳諸
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
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

與福相及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

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曰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

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

蓋寬饒自以行清高有益于國而爲凡庸所越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強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法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

不用難聽之語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爲君痛之

荀粲與傅嘏夏侯玄親善荀常語傅與夏侯曰子等在世途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傅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

餘者耶荀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

嵇康從孫登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曰先生竟無言耶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康不能用卒死呂安之難

子瞻乞一言子徐仲車仲車曰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以其有德以將之也

荃宰第二

記君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朋煎熬之賓須無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嚼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景公游於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
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
使君之年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
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
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晏子諫曰君
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
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
誅乎公曰寡人固也於是使封人麥丘以爲邑
晏子春秋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
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
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
於子一一以爲不足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
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
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
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
始人何可恃乎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
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
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
公之施恩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
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
仲曰令國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鄒穆公令食鳧鴈者必以秕毋得以粟於是倉

無秕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秕吏請以粟
食之公曰去非爾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
背而耘勤苦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哉粟人
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
知大會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
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秕不害鄒之粟
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

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弗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

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黄則魏成子願卜之於先生李克避席而辭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間親臣外居者也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夫觀士也

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矣文侯曰請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漬甚國人弗諱寡人將誰屬國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鮑叔牙之爲人也清廉絜直視不若已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爲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黄帝而哀不已若者其于國也有不聞也其于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勿已乎則隰朋可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

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爲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子且不愛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官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僞不長蓋虚不久願君去此三子者也

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讒之曰甯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何不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迺夜舉火而爵之爲卿

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酒酣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爲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于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縛在于魯也使

甯戚毋忘其飯牛而居于車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諸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

楚懷王使屈原求令尹之材三年而未有舉者乃以讓原原曰楚國天下之雄也令尹高位也封土百里車徒百乘至富厚也戟指垂涎而欲一染王之鼎者豈直一人哉然而未有至者其故可知也鳥之麗毛棘喙者鳥畏之魚之哆口利齒者魚畏之人之辨言利口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武人之兵端一避也文人之筆端一避也讒夫之舌端一避也今王之庭其爲棘喙刀鬣也多矣呼吸之間鐲鏤行焉孰肯以頸肯之乎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

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

尹卽拜莞蘇爲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
趙簡子與欒激游將沈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
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爲之
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
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我過而黜吾善
也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
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于衆人中尹綽

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
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
譽也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
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今君設法度而聽
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
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任其從兄
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
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討臣焉張
叔諜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
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荅曰駑驥同轅伯樂爲
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爲之嘆息故賢愚共貫
則能士匿謀真僞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
猶威不逮也
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

與一國慮之魯不免于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
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
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
千百數一言于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
一人也安得三哉
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
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
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

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
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
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
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
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
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
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
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

趙襄子使新稺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
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
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
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
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
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
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
非其難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
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
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孔子之勁
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
輸般服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彊為弱 列
子

翟王使至楚楚王夸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
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
翟窶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為室也堂高

三尺壤階三纍茅茨弗翦采椽弗刮且翟王猶
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
楚王愧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
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
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也災也文侯
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
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子大夫

不弔而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于
四海之內諸侯藏于境內大夫藏于其家士庶
人藏于篋櫝非其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
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
善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
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
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以攻齊爲聲
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

田居乙記 弓之二 十二

齊桓公置酒令諸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
後當飲一經程飲其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
飲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
舌出者棄身無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善
齊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
棄國之蚤奚道至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
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
用是則內無拂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

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其葉秋風一
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
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
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
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
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也
郭君出亡謂其御者曰吾渴飲欲御者進淸酒
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脯粱糗曰何備也御者

田居乙記 弓之二 十三

曰臣儲之久矣爲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
知吾且亡乎何以不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
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
曾從子善相劒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
王好劒臣相劒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劒拔而示
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之爲是也非緣義也
爲利也吳强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
吳王用之于我也乃逐之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
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于天必不逆諫矣安
不忘危故能終而成伯功焉
晉文公出獵見大蛇高如隄其長竟路文公曰
天子見妖則修德諸侯修政大夫修官士修身
乃即齊館忘食與寢請廟曰孤犧牲瘯蠡幣帛
不厚罪一也遊逸無度不卹國政罪二也賦役
重數刑罰燥剋罪三也有三罪矣敢逃死乎其

夜守蛇吏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爲及明
視之則已臭爛
齊公出于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如轅拱手而
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曰
物惡傷公公自傷耳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唯
伯王乃得見之於是桓公欣然笑不終日而病
愈
襄楷諫桓帝曰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
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欲去奢今陛下既
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
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
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
今陛下婬女極天下之麗甘肥殫天下之味奈
何欲如黃老乎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張孟談
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

寡人之國危社稷殆憂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
而不失君臣之禮者唯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
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
臣莫敢失禮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
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
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
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

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噫我豈敢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于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强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

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内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伯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梁有疑獄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延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爲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悅

記臣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暴强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

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商容嘗執羽籥馮于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于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于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内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齊國之閒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爲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語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晏子春秋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孔子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練布衣白縞冠顙推之履特會朝雨袪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于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爲吾聽

行于齊王也夫何阿哉又況于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

士尹池爲荊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墻犨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

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
吾宮庳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
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
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
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
而攻鄭

趙簡子乘弊車腴馬衣羖羊裘其宰進諫曰車
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温且輕簡子

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
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
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
百餘年此之謂也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曰驅之將入
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
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蒯聵曰善能言
也然已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而不聽我
能去之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
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
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
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
池淵吾不税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
予心矣何閉于門哉

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于廷請

死于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
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吏讓
位受爵爲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
吏蒙其死非所聞也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
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廷曰
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
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

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
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廷
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
子路治蒲見于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
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
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遊謂簡
主曰今而後不敢樹德于人矣簡主曰何以也

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
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恐我以
法邊境之人刼我以兵是以不樹德于人也簡
主曰子之言過矣大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
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
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
君子先擇而後種也
平原君勸趙孝成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
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察
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
小頭而面銳者敢決斷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
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强也可與持久難與
爭鋒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
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
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

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
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
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
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
矣乃不伐也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于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
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
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

我過者也以求容于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爲蛤雉入淮爲蜃黿鼉鼈魚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犨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財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于齊宗廟之犧

爲畎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慶封爲亂于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越遠其可以安乎

伐閱第一

記操持

宓子賤爲單父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

父冠蓋迎之者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　單父

公儀休相魯而　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曰夫子嗜魚而不受何也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免於相則雖嗜魚此必不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

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不受魚我能常自給
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
不如己之自爲也
田子爲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
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爲相三年不
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
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不可不孝也
子其去之田子愧慙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

王賢其母說其義即舍田子罪令復爲相以金
賜其母
丙吉子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
出使取齊衣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
顯不敬愼亡吾爵者必顯也
武帝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武
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
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風俗通

韓安國爲梁中大夫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
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田甲曰燃則溺之
居無幾梁內史缺孝景皇帝遣使者即拜安國
爲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
就官吾滅乃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可與
治乎卒善遇之
平津侯自以布衣爲相乃開東閤營客館招天
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次曰翹材館次曰接士

館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
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
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
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張敞爲京兆尹素與嚴延年善其治雖嚴然時
舍縱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貽之曰昔韓盧
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
罰思行此術

郅都爲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漢哀帝語尚書鄭崇曰君門何以如市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孔光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

樂恢爲尚書僕射刺舉無所避貴戚惡之妻每諫恢曰昔人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嘆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

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朱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如此

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奏吾過是韓厥

之舉也

御史大夫張忠辟孫寶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儲待寶自劾去後署寶主簿乃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使所親問曰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例不爲主簿子即爲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對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文學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

中常侍曹節秉國之權大作威福翼寵名賢以弭已謗於是起姜肱爲犍爲太守韋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虛獲實蘊藉聲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況今政事在家哉遂乘桴浮海莫知其極

小黄門京兆高望爲尚藥監侍於皇太子太子

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孝廉蓋勳不肯用或曰皇
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
謂三怨成府者也勳曰進賢所以報國非賢不
舉死亦何悔

中平間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黃儁被徵失期
梁鵠欲奏誅儁蓋勳爲言得免儁以黃金二十
觔謝勳謂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爲子言吾豈
賣評哉終辭不受

姑臧稱富邑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孔奮
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或笑之以爲身處脂膏
不能自潤徒益苦辛爾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
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
引入見母

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謂股肱曰段遼叔與
太守同歲恩結締素段仁其幸臨郡而段二子
舊見俱佳今宜舉其長子舊幸得待罪至後歲
貫魚之次敬及兕矣元禮柳對曰明府謹慈過
遠與微繼絶然舊實不如兕且舍舊世公厲聲
曰文夫相臨兒女尚欲舉之何高下之間耶釋
兕用弟豈相遭遇之意乎竟舉舊也

楊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
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諸葛瑾與權談說諫諭未嘗切愕微見風彩粗
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

如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 權孫權也

董和允之父先主定蜀與武侯並署大司馬府
事獻可替否共爲交歡亮嘗教與羣下曰夫參
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自違覆曠
闕多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
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
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苟能慕元直之十
一幼宰之慇懃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也

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

學怕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

或問盧欽徐公景山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天下奢靡轉相倣效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人以為介也

蔣公琰在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公琰與語不時答或搆戲於公琰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其慢上殊甚公琰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戒也文然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文然之快也乃更以為慢耶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及聞惠恕黜免未得其故思之數日曰吾今已了矣其人於清

濁太明善惡太分

顧雍累遷尚書令封陽遂亭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為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

毛玠為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矣

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時天下嚮慕賓客如雲

郗根矩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曹公微使人從容問之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曹公深重其言

曹公在官渡召華歆賓客送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爲罪衆留所贈而服其德

傅咸剛簡有大節疾惡如讎楊濟與書曰生子

癡了公事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任益不易也咸答曰衞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乎

徐偉長不治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愼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天下名言後諸王驕汰輕搆禍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

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

樂廣云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

王右軍與謝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譚成否所由實在積小以高大君其存之

稽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于懷喜怒不寄于
顏所知王濬沖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
朱色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
劉眞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
其餐肴案甚盛眞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
若辭眞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何次道庾季堅並爲元府成帝初崩于時嗣君
未定何欲立嗣子庾乃朝議以外寇方強嗣子

沖幼乃立康帝康帝登祚會羣臣謂何曰朕今
所以承大業爲誰之議何荅曰陛下龍飛此是
庾冰之功于時微臣之議今不覩盛明之世帝
有慚色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
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
爲京都
桓公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籍
累葉且形據上流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
克蜀觀其蒱博不必得則不爲
王安期爲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
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又吏錄
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師家受書還不覺
日晚王云鞭撻寗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
使吏送至師家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

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即舉
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大後聞之驚
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
人無長物
王藍田性至狷急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
奕嘗忿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回面著壁初不應
之半日奕去始復坐
陶侃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

容飲燕常有飲限或勸酒可少進侃悽然良久
曰昔年少曾有酒失慈親見約故不敢踰

殷仲堪既爲荆州値水儉食常五盌盤外無餘
肴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
緣其性眞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
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
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郭璞嘗遇顏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
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
自有性命毋勞筮龜

高允以獄者人命所繫常歎曰臯陶至德也其
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
猶有刑之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

梁竟陵守孫暠鄧城守張建並降裴俠曰暠身
動言肆輕于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
後皆如其言

劉炫謂牛弘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淸心
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可得乎

王秀之爲晉平朞年求還或問其故曰此郡沃
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
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時人以
爲王晉平恐富求歸

徐勉掌伐魏軍書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

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此若吾亡後亦是
傳中一事耳嘗與門人夜集客有求詹事五官
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譚風月不宜及公事

楊慕毋云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
懷豈不沮人雄志

蘇瓊幼嘗謁東荆州刺史曹芝芝戲曰卿欲官
否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參
軍

謝方明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變者則以次
漸變使無跡可尋

鄭子默有名于世李僧伽曰行不逾道文勝其
質郭林宗所謂墻高基下雖得必喪此之徒也
竟如其言

齊神武自洛陽還傾産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
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
懼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

守耶自是有澄清天下之志

陰興與張宗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
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
少實但私之以財世稱其忠

崔暹言文襄宜親重邢邵邵不知顧時毀暹文
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
癡人耳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
事不爲嫌也

賈思伯輕身禮士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
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
之有世以爲雅言

北齊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謂
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
散愁自少以來不登變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
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

陸慧曉爲晉熙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

云長史貴重不宜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
不容不以禮處人平生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
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
容置輕重于懷抱終身常呼人位

煬帝遼東之役麥鐵杖請爲前鋒顧謂醫者吳景
賢曰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炙頞瓜蒂歕鼻
療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掌中乎將度遼呼三子
[illegible]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

被殺亦當富貴惟誠與孝爾其勉之
天后嘗召徐有功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
邪有功荅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
劉綰知友皆一時名士或造之者清談終晷未
嘗及名利有欲干以世務綰言必玄遠不敢發
詞內愧而退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
不遠數千里爭趨其門
李宓嘗言吾獨立于世顧影爲儔而不懼者心
無彼此于人也

蕭引爲建康令時宦者李慶蔡脫兒多所請托
引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
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爲李蔡致
曲就令不平不過免職爾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
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
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

韋思謙進御史大夫性謇諤見王公未嘗屈禮
或譏之曰耳目之官固當特立鵰鶚鷹鸇豈衆
禽之偶奈何屈以狎之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惟韓
不顧徐曰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
裴昭明爲長沙郡丞罷歸刺史王藴謂曰卿清
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命之禮者我不
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

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
王琳苦辭侍中或勸勿自疎琳曰我年少以來
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實疎緩
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
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何遠天性語不虛妄每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
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得
韓滉節制三吳所辟賓佐隨其材器用之悉當

有故舊子弟投之吏無他長公署以隨軍令監庫門此人每早入帷端坐至夕訾䕃吏卒無敢濫出入者竟獲其力

劉矩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民有爭訟矩常引之于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

房彥謙爲涇陽令家有舊業兼前後居官所得俸錢皆以周卹親友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顧

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于清白耳

韓億在中書見諸路職司捃拾官吏小過輒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奈何錮人于聖世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奏若先白大夫則彈大夫當白誰也

呂蒙正爲相夾袋中有冊子四方人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疏之或一人而數稱之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百官各稱職

李文靖爲相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公爲無口瓠公笑曰吾居政府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循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寔多憸人

苟一時之進豈念于民邪

范文正公諫劉后與帝同御太安殿受朝晏殊初薦仲淹爲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繆辱公薦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荅遂乞外

范文正公一日見王沂公言宰相當顯拔人物自丞相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

耶若恩盡歸巳怨將誰歸范公恍若自失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略細故如孫威敏
滕達道皆所素重其爲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謫
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
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
議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知其有退志乘間請治
第洛陽爲逸老計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

可外況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乃謀治第顧何
時而居乎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
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俸餘宜以周宗族
若曹遵吾言無以爲慮
范純夫言曩于弟赴官有乞書于蜀公者蜀公
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難立朝矣
仁宗天聖七年王清照應宮災太后泣對大臣
曰先帝尊天奉道竭力成此宮今一夕延燎幾
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何以稱遺旨哉范雍
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
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
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
蘇軾與司馬溫公論顧役免役法光色忿然軾
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
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

耶光謝之范純仁謂光曰治道去其太甚者可
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
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
則謟諛得乘間迎合矣設議或難同則可先行
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
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
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
孫夢得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或問曰

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薦之何也孫曰昔人恥
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後二人俱以風力
名天下孫晚年執政嘗嘆曰吾無功輔政唯薦
二臺官爲無愧耳
韓魏公爲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
記不令人見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密府三
人屢于上前爭論晦叔獨不言上顧問之晦叔

右開折可否語簡而當上常納之三人亦不能
違也出則未嘗語人當時識晦叔循默不副衆
望晦叔亦不辯
唐待制肅與丁晉公爲友宅正相對丁將有顯
諧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之入則大
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
避之也後因晉公南遷嘆曰丁之才術李贊皇
之疏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

不可彔百官耳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
家子與惡人遊破產公爲捕盜盍察之坦曰凡
爲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
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
恣其不道以歸于人故不察
王克敬嘗爲兩浙鹽運使溫州逮鹽犯以一婦
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里外與吏

卒雜處者汙教甚矣自今毋逮建議著爲令
餘姚毛吉舉進士爲副使追賊至密岫山衆寡
不敵力戰而死方吉出軍時以官帑金四千兩
爲犒賞委余文司出納已用三之一矣文憫吉
死而貧其家無以爲歸計以所餘金密授其僕
使持歸是夜僕之婦忽據中堂舉止如吉狀顧
左右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胡僉事榮亟往視
之瞪目視曰非也須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其

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恨但余文所遺誥
銀已付其家雖官府無所務然汙我于地下
矣願亟以還官言畢而仆
祭酒劉公鉉博學有志行家素貧及貴未嘗增
產業居官十歲不以妻子相隨清苦如布衣時
其為北平按察副使携一童往至則遣還每夜
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
王副使琦清介自持不治生產冬太雪寒僵臥

不能出門戶或唁之曰吾求無愧于心耳雖饑
寒亦樂也天順間竟以饑寒卒
秦公紘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苦軍民悉
擒治不少貸王不能堪訐公凌親王茂陵怒逮
公詔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得黃絹一疋故衣
數事亨還言公貧狀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立
釋公且賜鈔旌其廉
逆瑾竊政逐方正大臣逮言官劉茝戴銑等數

十人詔獄牟錦衣斌時蒞事輕刑緩械曲為申
救有任御史自媿諸僚上奏時置其名時身寘
他出公曰古人恥不與黨人爾為忠乃悔邪瑾
令復獄詞去銑疏首權閹字公不肯謂其僚曰
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卿以失
原奏被害吾儕毋自為計奏入瑾大怒又偵知
公庇言官矯旨廷杖公垂死
陳公茂烈為節推時郡守嚴鷙強豪徐輔以寬

遺尚深刻徐開解恩信孚上下考績歸至淮
乏貧具凍幾死拜侍御袍服朴素騎牝馬身若
無官者處白沙先生之門夏月不能具一蚊幮
汪尚書信督兵征南蠻制詞官殺得專斷迄班
師不賞殺一人曰刑賞天子大柄閫外事不
易集假大臣束攝耳即幸事集輒自專將有奇
禍矣
山公雲為都督有鄭牢者老隸也性鯁敢言公

問牢廣西饒珍貨世謂爲將不忌貪有諸牢曰白袍點墨終不可湔矣公曰土夷饋送苟不納彼疑且怨奈何牢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乃畏蠻子耶公舉手曰教我矣

記作用

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傅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請自解紫衣面朝羣

田居乙記　弓之三

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四境莫衣紫

桓公問管子曰民饑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屋室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爲之奈何管子曰沐涂樹之枝也既沐涂樹之枝民被白布淸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掮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者惰睨終日不歸今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畏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歸而薄業臣歸其三不歸此以不貧也

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

田居乙記　弓之三

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公歸

朱博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留縣錄見諸自言者欲以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使從事勑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冤及言盜賊詞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後博訪問果老從事敎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之

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灑卿恥拔拭用卿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勑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他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勑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

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張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

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閭里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希鳴市無偷盜

宋均遷九江太守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

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嫗歲歲改易所
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
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
絶
廉范遷雲中太守會匈奴入塞虜衆盛而范兵
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
中星列虜聞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令
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

復向雲中
方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在
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
絲付儲使理儲拔佩刀三斷之曰反經任勢臨
事亦然
曹公欲易儲一日屏左右以問賈詡詡不對公
曰與卿言而不荅何也詡曰適有所思公曰何
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曹公大笑於

是太子遂定
陶公性檢厲作荆州時勑船官悉錄鋸木屑官
用竹皆令錄厚頭後元會雪用屑布地宣武伐
蜀裝船悉以竹頭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
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常曰
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凡俗當惜
分陰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樗蒱博奕之具悉投
之江曰樗蒱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棋堯

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爲此
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
以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
陶侃練庶事勤稼穡戎陳武士皆勸勵之有奉
饋者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
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
蘇瓊爲清河守性清慎沙門道研統貲巨萬在
郡多出息常得守令爲徵及欲求謁瓊知其意

毎見則談問玄理道研雖爲債數見未嘗啓口弟子問其故研曰毎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無由得論地上事因遂焚券

吳遣將軍賀齊討山越越中有善禁毎當交戰官軍刀劒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自思乃曰吾聞兵有刃者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吾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棓選有力精帥五千人爲先登

田居乙記四　弓之三　話

盡持棓彼山越恃其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棓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

德宗即位淄青節度李正巳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巳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從之正巳大慙服

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衛兵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

劉晏有精力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遠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權悉在掌握勾檢出納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晏始爲轉運時財賦歲入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

田居乙記四　弓之十三

張巡守雍丘令狐潮引兵圍之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藁人還得數千萬矢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

傅僧祐及子琰琰子翽作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傅有治縣譜父子相傳不以示人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爲天下第一傅翽代爲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

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作令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

傅翺爲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丈人發姦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也唯清而勤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李崇除兖州舊多劫盜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際雙椎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

始發即擒送自是諸州置樓懸鼓

柳仲郢爲京兆政嚴明後出河南以惠寬爲政或疑不類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本惠養

崔鄲治陝以寬經月不笞一人及治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之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猶恐其擾鄂土沃民飄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也

太宗崩宣政事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李昌齡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時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即紿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大中祥符元年夏四月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帝以問宰相王旦旦曰東風近彼以此探朝廷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與之乃於歲給三十萬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

三年夏州饑德明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勑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

其遺衆來取德明得詔慙曰朝廷有人遂止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文正公一切委順未嘗忤其意文正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有朱崖之行

仁宗久病廢朝一日疾差思見執政坐便殿急召兩府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同列賛公速行

公緩步自如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恐人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體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讙

張忠定公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又詢則事無不審矣李畋問其旨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

趙忭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涌貴諸州皆禁增價公榜衢路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商賈輻湊米價更減民無饑死者

鄒志完遇宂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

而不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爲常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繫者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甚壞佛未至露坐也孰若爲獄囚代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苦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卽日輸錢囹圄爲之一空

宋給兩州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不及軍

士怒村黄裳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
書稽留耳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叛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
兵中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
遣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使甲而來因
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飲食食已
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事中變遽取黄
紙執之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勑將軍可詣大

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
以俊兵衛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
中附虜脅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汝等固
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刀曰諾悉麾隸他軍
頃刻而定瓊伏誅

吕惠卿出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安民慮其涕
泣而請留也上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
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
言先帝而泣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
惠卿至京師請對見帝果言先帝事而泣帝正
色不荅詰卒不施而去

宋初遣盧多遜使李國主還艤舟宣化口使人
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缺江東
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送之於
是多遜盡得其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戸口
多寡以歸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熙寧中高麗入

貢所經郡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至揚州牒
取地圖是時陳秀公守揚州紿使者欲盡見兩
浙所供圖倣其規制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
具以事聞秀公蓋因前事而有所感發也

种世衡所治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
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
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
習之以銀爲的中人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

銀輕重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
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
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城
遂成富强于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遷綏擢
張惟孝襄陽人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曰今日
正我輩立功之秋也惟孝不荅扣而問之則曰
朝廷負人明日蜚英羅致宴之仲宣樓酒酣言
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吾將安歸惟孝躍

然荅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逾旬
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
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繼或詰所統姓
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禍難禍易聊爲君候紓一
府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已危于
是擊鼓耀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
平制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遁
成祖北伐以　皇太子監國居南京漢王高煦

意頗　太子造飛語　上動密遣禮部侍郎胡
濙往覘之濙即　太子所行條爲七事以聞皆
出誠敬孝順之道　上覽大悅
王少保璩御史王洧劾林都諫聰挾吏部甥選
教官得善近地坐比擅選法死胡忠安不肯署
稱病臥數日　上遣使問之對曰老臣本無病
聞欲殺林聰殊驚悸遂病　上立解
周公忱爲巡撫時淮揚災鹽課虧時蘇州多餘

米公令縣撥一二萬貯鹽場准爲縣明年租時
米貴鹽賤竈戶聽以私鹽易官得鹽民得米公
私兩便焉方織繪宮殿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
物公供甚急會公議事赴京遇諸塗務倉公
還公不應至京言京庫貯牛革歲久朽腐矣請
出煎膠歸市革解補庫十四年邊事急工部急
兵仗數百萬公出餘米市造上明盔背須水磨
非遲歲月不可公令且沃錫旬日畢又韓辭公

貢若建州虜遯道請改道 田鴨綠江下部議公
言朝鮮舊貢道自鴉鶻內 遼陽經廣寧過前屯
入山海迂回三四大城戍 祖宗有微意若自
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太徑恐遺他日憂不可
從遂止

土木之衂也先挾車駕趨紫荊窺三輔通州糧
數百萬石城小易破衆請焚之無爲虜有于公
謙下令募軍民得自運人以多寡受糧歸一二

日而糧盡

北虜入塞師行乏軍興劉公大夏以戶部侍郎
出經畫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
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
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要領
一日榜通衢云其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
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賈米自十石以上草自
百束以上者悉聽輸卽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
月有餘積徃時糴買糧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束
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轉買牟利十五此法立
貴子弟收糴無所得于是倉有餘積家有餘財
矣

宣德間嘗遣中貴王三保使西洋等番求異寶
天順中有中貴上言再遣者 天子然之命兵
部檢案往事時項襄毅公忠爲尚書遣吏檢之
郎中劉大夏先往庫匿其籍吏無所從得其議

遂罷後三日項公責吏曰案在庫何失去劉公
從旁哂徐曰前下西洋時所費錢穀數十萬軍
民死者萬計縱得寶于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
大臣所宜切諫舊牘雖存亦宜毀之以拔其根
尚足追問有無耶項公悚然避位謝之曰此座
當屬公矣

黃河南徙民耕淤地畝收歲數斛議者欲履畝
坐稅高御史明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乎

陞忽復巨浸常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遂報罷
湖廣歲饑張布政敷華給粟散粥藥病掩骼尚
値來商畢詞告羅亟修學宮貧其傭直以業餓
者全活甚衆
土官世及輒轉展結勘索賂土吏土吏以故怨
叛輕中朝士人胡公世寧令土官生子卽聞府
子弟應世及者年且十歲朔望或有事調集皆
攜之見太守太守爲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

籍爲請官于朝土官大悅服
黃公紱參政四川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擁不
得行公曰卽有寃且散吾爲若理風遂止抵州
沐而禱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公密訪
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起率吏兵
急抵寺繫諸僧諸僧中有一人少而狀甚懸詰
之無詞牒卽塗醋墨額上矖洗之有巾痕公曰
是盜也卽訐諸僧諸僧不能隱盡得其姦狀蓋

寺西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衆共分其資
爲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匿隱屏恣淫毒久矣
公盡按殺僧毀其寺
弘治初馬端肅爲左都御史奉上耕籍田行九
推禮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端肅厲色
曰　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
卽斥去
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聞之無緣以諫

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
院乃書大慶法王與　聖旨傳尚書毛佯不知
執以爲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褻　天子
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
陶公以父廕授廣東新會丞惛惛不治事都御
史韓雍之討廣盜也峒賊有最強險難下者都
文武士百十人度無可任指使欲自往魯請
左右韓公謾謂丞孺我何意魯曰得詳其賊

耶公曰然承慶能往　否曰匪直能且易易耳公
怒謂使若食衆可耳葛爾邑不能理乃言易擊
賊妄嘗衆合會不拜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
也我難其攻賊者也會不解治縣解擊賊公問
若所將幾何曰三百人公少之曰如會猶以爲
多也兵貴精不貴多請擇而後行公許之會乃
標式爲約曰有能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三
軍之士十五萬人比於式者二百五十人會復

下令募募數日足日操練椎牛酒犒之甘苦與
共士爭願爲死卒以此先登破賊穴所得士女
金帛悉分三百人衆益奮後任廣東西布政所
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駭慄逍遁
即叩首乞爲民得無死此三百人耳服其心累
用不羈語有之一夫决萬夫避況三百人乎
把漢那吉北虜俺荅之孫而酋婦之所鍾愛以
郤於俺酋遂扶其妻叩邊總督王崇古留之曰
此奇貨可居俺荅即急之因而爲市諭以執送
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
制其命若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
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死而黃台吉勢不
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合蠡秩置塞外其與
黃台吉嫌則兩利而俱存之弗嫌則以師助之
外以撫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因上其議
得報可

田居乙記弓之四

居息第四

記家倫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蹻褐趨時當務爲急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顔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蹶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敎參得無疾乎退屛鼓琴而歌欲令曾晳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瞍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

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大是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其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爲士去

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爲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

田常殺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古之事君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捨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

世不得正行刼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劒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石先生之謂也

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荅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爲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嘆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己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于門下而悲之動于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

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于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丙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即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

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終饗其樂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列子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縗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

顏延之候其子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怒曰恭敬撙節福之基也驕狠傲慢禍之本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文帝召王敬弘子恢之爲祕書郎敬弘爲求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于不競之地

周燮生而欽頤折額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聽曰吾聞聖人多有異貌興我宗者乃此兒也

鄧禹有子十三人各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

晉司馬越與阮瞻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責也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生之教也然學之所以入[illegible]禮之所以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

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
王荆公敎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
何必爾公曰先入者爲之主
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
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范文子文
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
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之王
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

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
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
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
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
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
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
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知武子武
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爲大夫非恥乎
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成子道前志以
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謂不文乎夫宣子進
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謂不忠乎
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
吾必濟
田輝叔都兄威都俱稱純懿而叔都最知名郡
欲察授之輝恥越賢兄遂托病瘖人數恐灼持
之有度後在田舍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

等密共穿踰奪叔衣衾窮夜燭處竟無聲響子
平因前抱持曰謂汝陽瘖避兄耳何意眞爾天
喪斯文吾儕何效乎相對歔欷哀動左右積四
歲威都果舉安定長史據輜垂綏還鄉薦祖叔
都沃醊神坐頻仰因語是月司隸大尉大將軍
同時並辟爲御史舉茂才
吐谷渾阿豺疾有子二十人召母弟慕利延曰
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

箭折之纍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單者
易折衆者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
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
源
孔淳之與王敬弘竝爲人外交申以婚姻敬弘
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
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迨暮而歸或怪之荅曰此

固農夫田婦之禮也
齊景公有愛子請嫁於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
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内子耶晏子對
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
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
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
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
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
不習子貢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
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尸子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
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
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掃泰曰當精義
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

絲之質附近朱藍
李謐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
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
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平陸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人皆以
爲輕薄章後爲王莽所殺弟子皆更名他師莫
敢收葬敞爲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章屍
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冗輩中矣平陸人生爲

立碑于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幕領上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于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爲貪知我之不足于

財也生我者父母也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況爲之哀乎
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疢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之不如藥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之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爲國士所推上爲賢良國

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襚撲滿一枚書題移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爲纑倍纑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襚此自少至多自微至著也類士之立功勳故贈君素絲一襚撲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

且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
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
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而不可誡歟故贈
君撲滿一枚猗嗟盛歟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
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 西京雜
記

朱暉字文季與張堪同縣堪於太學中見文季
甚重之接以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託

朱生文季以張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
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苦自往候視厚賑
贍之文季子頡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何忽
如此文季曰堪常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范曄後漢書

孔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
之面告其短而退稱其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
知而未言以爲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

張九齡獎愛李泌嘗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
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
太苦勁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
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
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

何晏鄧颺夏侯玄欲求傅嘏交而嘏亦不許曰
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
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爲而躁外好利而內無關

籥多言而妬前多言寡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
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耳遠之猶恐罹禍況可
親之耶後皆如其言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司徒遣子
昱候於道迎拜車下仲回下荅之昱曰家公欲
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
之許也

謝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

人及坐事誅兄子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公在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混妻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

巴郡太守但望爲司徒掾同産子殺人繫獄望自劾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大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血自説弟

薄命早亡以孤爲託無義方之教身陷罪惡自男穿既與知情幸有微徇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於原慶卽活出之

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蓍薪亡吾蓍簪焉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

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韓詩外傳

華歆王朗乘船避難有一人欲附歆難之朗曰幸尚寛何爲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

急相棄耶遂攜拯如初華嶠譜敍曰歆爲下邽令植漢室亂乃與同志六七人避世自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俱行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有與悍者隣欲賣宅而避之曰是其貫將滿也

去之或曰勿之矣子姑待之荅曰吾恐其以
汲滿貫也遂去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韓非
子
人有亡鈇者意其隣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
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
鈇也俄而掘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隣人之
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强孔子不受獻魚者

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受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
子孔子再拜而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
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
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
可無祭乎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問蘧伯玉曰有人於此
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
則危吾身其知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
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
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
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滅
爲顛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
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無町畦亦
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
之入於無疵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

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郭林宗遭母憂賈叔來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以
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
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
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叔聞之改過自勵終成
善士
玄符子曰甚哉世之衰也家有市而國都不與
焉莫親於父子而以失業相怨莫懿于兄弟而

以氣勢交陵莫耻於妻子而以豐約爲悲歡莫
御於奴婢而以盛衰爲向背又何駆倫之足云
乎故遂不治田背見詬讓矣身爲天子而與俳
比力乃翁親執掃除之役此父子之市也結髮
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及爲齊相偏召昆弟
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今吾相齊迎
我或千里乃與之絕毋復入門此兄弟之市也
賣薪自給恥而乞去出守會稽而去妻復謁道

左隨以詣郡此妻妾之市也從游至燕嗛不得
意欲去易水之上者數矣既其貴顯賜不及而
自言此奴僕之市也於乎世之不爲此輩者少
矣一家尚然又況貴之交游之末乎彼魏其之
引繩批根翟公之書門洩憤亦淺之乎爲見者
也

論性命

仲長統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
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
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
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
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
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
至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豚羔以奉
之蹢躅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泉追涼風釣遊鯉
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咏歸高堂之上安神閨

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
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
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
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
則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
哉

王維與魏居士書曰聖人知身之不足貴也知
名之無所著也離身而反屈身去名而不滅名

也古之高者曰許由掛瓢於樹風吹瓢惡而去
之聞堯讓臨水而洗其耳耳非聽聲之地聲非
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
至于曠士登入道者之門歟嵇康云頓纓狂顧
逾思長林而意豐草頓纓狂顧豈與俛受維縶
有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畢見
故而正性隱色事礙而慧用微此亦人已攻中
忘大守小不韙其後之累也孔宣父云我則異

於是無可無不可可者適意不可者不適意也
君子以布仁施義活國濟人為適意縱其道不
行亦無意為不適意也則何往而不適
陶元亮遺子書曰每以家敝東西遊走性剛才
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
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
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
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閑靜

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
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
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
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疎緬求在昔眇然如何
王羲之與謝萬書曰頃東遊還脩植桑果今盛
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
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
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

萬石之風
向琦既喪母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翫典
籍以琴書自娛不營產業節儉寡欲豐約與鄉
鄰共之鄉里遭亂姊沒入家琦惟有一婢便為
嫁贖然不為小謙凡有贈遺亦不苟讓但于己
有餘輒復隨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動
梁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遊既施與宜
武子不復方幅意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

懌非人謂是我室古往來今矣富繆踵宛丘死
矣知是誰室
其宗召陳摶至京師士大夫多求其言摶門役
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
管幼安見公孫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
爲廬鑿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
遂講詩書陳俎豆飭威儀明禮讓非從學者弗
見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時亦在遼好
明居乙記八　弓之四　圭
清議格物度以下心不安之幼安謂原曰潛
龍以不見爲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勸
令還
德操有倫鑒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
良不談時務有以人物問者初不辨其
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
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卿
所言亦復佳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
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
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
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
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
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
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
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明居乙記八　弓之四　盂
哀公問于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
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酒
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
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
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
非命也人自取之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
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于君之前書之

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
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
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
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
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
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
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

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
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
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謂
之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
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
可謂有其意矣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
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

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
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
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
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
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
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
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
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
速於其閒乎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
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
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
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illegible]生者若牧羊
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illegible]也田開之曰
魯有單豹者巖居而[illegible]共利行年七
十猶有嬰兒之色[illegible]餓虎殺而食之

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
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
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
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
得其名必極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
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
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
者過也

田居乙記〈弓之四　　　　毛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
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
以為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
於次進曰不如君矣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
類無貴賤徒以小[illegible]而迭相食非相為
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
夫蚊蚋噆膚虎狼食肉豈天本為蚊蚋生人虎
狼生肉者哉

哀南周顒與何胤書曰變之大者莫過生死生
死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于彼極切滋味之
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
[illegible]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
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于血氣之類雖不自踐
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
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
所忍騶虞鄭仉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

田居乙記〈弓之四　　　　天

不使人多愧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
胤末年遂絶血味

伶玄字子于買妾樊通德有才色知書慕司馬
遷史記頗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子于閒居命
言厭厭不倦子于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
力騖嗜慾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
德占袖顧眎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曰夫淫
於色至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

若其防則百物變態爲溝爲壑無所不注焉禮
義成敗之說不能止其流惟感之盛衰奄忽之
變可以防其壞令婢子所道趙后姊弟事盛之
至也主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衰之至也婢
子推形屬影識夫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
然相緣奄忽雖婕妤聞此不少遺乎

華佗語吳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
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
樞終不朽也

柳公度年八十九或問之曰吾不以脾胃暖冷
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

明宗不豫馮道入問疾道言寢膳之間尤宜調
護因指御前果實曰如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
戒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
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
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
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
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
耶

莊周病劇弟子劉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
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可得何貪於須臾 桓譚新
論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
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
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然是其始也我獨何
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
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
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
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
於巨室而我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

殺止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晉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受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左傳

田居乙記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方大鎭撰大鎭有荷薪義已著錄是編乃其家居讀書時所作自序謂遇有賞心輒乙其處命兒子錄之故名乙記分四門一曰潛見分記學記仕二子目二曰筌宰分記君記臣二子目三曰伐閱分記操持記作用二子目四曰居息分記家倫記性命二子目所錄雖皆前人格言善事然條綴原文無所闡發其出處或註或否體例亦不畫一

省括編二十三卷

〔明〕姚文蔚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楊廷筠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省括編二十三卷》提要

刻省括編叙

余讀漢史至始元間男子成方乘黃犢車詣闕事當時詔使公卿雜識視堵而立噤莫敢發一語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列春秋以違命出奔拒蒯聵例立收之衆相顧愕眙
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異曰公卿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穀重於朝廷夫漢去古未遠譚經術者猶然如晨星而況後此者乎意漢承坑焚之餘墳典丘索未盡流傳人間士多淫䆗韃

遡故以樸失之而後此則又以淫
失之矣聰頴之子馳情於月露風
雲杳渺之夫遊神於寶洲金界總
之若刻脂鏤氷無益於用一旦掇
巍登膴盤錯在前茫然無所置對
豈盡如狄梁公所謂文士齷齪不

足成天下務亦裳華詩人所云維
其有之是以似之彼其中誠無有
胡怪乎其叩之而不應也武林養
吾姚先生壬辰以進士高第選入
中秘輒屏薄雕蟲非壯夫慨然自
謂丈夫昂然七尺淂時而駕徒繡

其鞶悦為華而已抑曉然今古將
以經世也古今雖異世試以今之
人情物態參驗於古未嘗不同則
以古之前言往行旁畫乎今或莫
所不合譬諸射者千萬世矣適同
的甘绳飛衛之彀律具在彼蓋有

先中之者也頋有省有不省耳守
其彀律如矩如附運以巧心安見
令人之不為甘绳飛衛也迺於綜
覈六經而外取歷代史昕夕畋漁
其中擇其破的中竅為今古所共
賞者門分而類聚之間於會心處

附以己意命曰省括編凡若干卷
先生從中秘拜夕郎歷吏兵户諸
垣其論銓選論邊徼論錢穀盈縮
礦稅剎獘鑿鑿俱以古人腸籌今
人事心得手應纍龜達腠無虛發
焉人皆知姚先生言必有中不知

先生之帝俟於是編也居多矣客
歲先生姻家淇園楊先生手是編
而歎曰此真經世正鵠柰何私諸
枕中不令為公儀乎遂攜至吳中
授余邑李令君令君乃姚先生典試豫
章時所首取士也亟繕寫而剞劂

之俾行於世當吾世而矍相抗疾
高墉集隼利用決拾誰為控弦而
先登自分蓬矢無能射革則繹冰
以藏拙間厲鋒氣喜於捺弧則又
如蓬氏以枉矢與太陰之弓望風
而射影先張後說靡所止疑誠溽

曉卷士如雋曼倩者爽然處盤錯
之會酌古準今片言七札其解紛
排闥豈不滕聊城矢一時公卿更
相推重也又豈出霍子孟下余固
知姚先生之名轂將爛焉流鴻竪
駿軼曼倩而上矣

萬曆丙午嘉平月秋官尚書郎雲
間黃體仁長卿甫撰

原缺第一葉

伊尹實發明幾康之旨豈創論哉
然則機迺聖人之所不諱也而莊生
則曰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
胸中則純白不備夫心機不可以操
而事機不可以不省惟完純白之
衷者能总機尔惟完純白之衷者

能審機总者但不億逆而非不先
覺也審者正求先覺而非用億逆
也嗟夫天地之間氣有開而必先
勢極重而必返聖人皆先事而豫
迎之飛灰布律履霜戒氷皆所以
審機而因應也而况於人事乎幾

伏於前能審而應即天地不能違不能審而應雖目睫之近履錯而不自覺則興亡善敗之關可不省也三代而下自春秋至宋元二千年來治亂循環得失倚伏之迹載在史冊往往如在而所以循環倚伏

之幾或有君定謀而臣贊決以竟其功者或有臣畫計而君採納以收其效者或有主憂功而下不能分之者或有臣訟忠而君不能用之者或有廟算失而江湖策之不爽者或有當局迷而旁觀見之

甚明者或有功雖未成而言本中者亦有謀雖小效而禍反隨者或有謂竅于一絲而山岳轉移者亦有坐失于蟻穴而滔天莫挽者讀史者考鏡前事未嘗不慨然太息焉而散見于數百千卷之書如經絡腧

穴之在人身非明眼未易識即博覽者詎能一一為之標識余友姚兗束乃据撫薈萃而為茲編亦勤矣精矣題曰省括蓋本之尚書也編凡十餘卷為類者三曰事類曰兵類曰言類凡機之隱于未然卜于將然

迎于固然舛于當然者無不轄焉
其鑒機識度自王侯將相謀臣策
士裔夷氓隸閨秀嬰智罔不採焉
偶有所感間識數言于後或援引
評論如堪輿家之識龍點穴而止
載原文者為多蓋欲使讀者躍然

鑑然自得于言外而不必人為剖判
事為指點也余初與元素同事秘
館每翻閱史籍借以躲覆時事十
得八九相與嘆天下事何可不先
機而審時因機而應變也已元素
入諫垣益深惟國家之故遇事輒

盡言又必援古證今當情實而中
肎綮退公矻矻丹鉛如在中秘時
以成此帙蓋寒暑幾易而成其所
取不論成敗不分鉅細惟知幾者迺
表而出之或其時竟無人知而後
迺灼然可鏡者亦貽而揭之元素

秘不示人余竊謂此幾康之遺旨
而致治保邦之所資者今天下不
無事矣省括于度必藉聰明盡公
之以為振聾啓瞶之藥石元素曰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曰國之利
器不可以示人以今天下吾不能使

之渾渾沌沌而示之間間詹詹滑無
為戔猱之嚆矢乎余則曰不然聖
人不能絕人心之機械而能破人心
之機械則所謂去億逆而先覺者也
惟覺可以破逆惟不逆于幾乃可
出于機入于機而無所不善國家

亦有類焉不然托于忘機而以憒憒
嘗事豈聖人之所貴于明哲哉元素
為人端貞醇樸尺寸不踰而唯甚
靜澹所以上洞千古下燭當世有
如指掌寔幾乎虛室生白非籌
畧揣摩之學也是編自正史外旁

蒐博引無漏無蔓而不及稗官不
取頡滑讀其書可以知其人矣
萬曆乙巳中秋日
賜進士第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
德兼翰林院侍讀前中允贊善
編修

正史直
起居注纂緝
章奏管理文官
誥勅秀水年弟陳懿典頓首拜撰

省括編序

予嘗於齊魯間得所謂當機錄讀之其於古人因應沛變之方臚列十一嘗攜之出入襟袖而猶恨其攬擷之不盡以次之失倫也吾友元素遠識廣覽自春秋迄勝國采

掇諸史中應機精鑒而彙爲集曰省括編爲類者三曰言曰事曰兵犂然秩然凡若干卷則汝亨於楊仲賢氏得之既受讀喟然掩卷而嘆曰嗟乎微矣哉廣大悉備其經世之書乎夫天地古今之人同也

靈氣可以感血性可以觸同也惡無禮而競貪其是同也胡吉胡凶胡成胡敗而倚伏于無窮差毫釐謬千里髮不能數隸首不能算不同之極又如此者何也嘗試妄論之可以感且觸者心也畫一是而

累無非者理也吉凶成敗之無端而必有歸者事也懸心而測之既參既伍虛彈其神而質之於理或不然執理而衡之紛可紛否內是於忽而付之於事或不能緣事而辨之智有逸而失庸有倦而得呼

吸变化倏鬼倏神質之於心於理又或不然豈其決之冥、而聽之乎鬼神之權則亦何所貴英雄俊傑之識爲哉是唯以心會理以理會事融心事理三際而會之一法若弩有機、有括、有度援弩張機省

括而合度則矢、相當的、相向有不發、必中可以穿楊貫札摧鋒山嶽而飲羽金石天下莫之能嚙嗚呼英雄俊傑所爲談咲而爲咄嗟而辦卓犖而自見其必以此矣循々者成失々者敗悖之者凶趨之

者吉其間不能以髮此揣摩編之所以出也假令晏嬰之子良平之智曹劉諸葛司馬之謀彼各歧心理事以爲執而失其竅會不知所省亦何以解紛挈而應倉卒弩不嘗機弦不赴括心手不相謀矢的

不相契即烏號之弓飛衛之箭羿逢蒙之巧不能及百步之内而穿魯縞賜矣故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微乎微乎其知幾乎不留爲吏視已成事前車之覆後車誡也奕有譜醫有方畫有摹書有帖觀其

會通以運神智而法家名手捨是
乎出則是編也詎非宇宙之靈機
古今之質的矣哉然孫武十三篇
其實用之而驗者十不得一二焉
服君之子以父書敗而厚重少文
之太尉不學無術之博陸定天下

大事呼吸反掌而無所難何也元
素退然如不勝衣吶吶然如不出
口而遇事敢言鑿鑿中窾卓然為
名諫議康戩乎長孺有文望之有
學則能用是編而不為是編困如
元素可也

儀曹郎年弟黃汝亨頓首撰

省括編序

孟子曰聖辟則力也智辟則巧也夫射者挾弩操矢發而中之的獨以其力哉則省括之巧實先之爾詎惟射然天下事亦若斯矣余嘗謂人臣心存社稷志切勵勤其心

貴識其識貴卓其用貴妙匪識弗樹匪卓弗晰匪妙弗成蓋心猶弩之幹用其矢而識其括也三者備而天下事無難辦矣不佞往在郢中得姚元素都諫所編一函讀之上自周秦下及宋元博綜載籍据

拾傳記探奇抉精萃數千載忠臣智士之靈巧合為一書言事兵凡三類總若干卷而以省括名編昔紀昌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縣虱射之貫心而縣不絕稱天下之絕技矣然方其學射於飛衛也教之

不瞬而後視教之視而後射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視縣虱若車輪焉以睹餘物皆丘山也彼視物皆丘山也而奚弗中也夫學射也而教之不瞬與視也不瞬則心定能視則見晰心定見晰于天下事何有

而何有于射斯其言雖洸洋然有至理焉此省括之說也余嘗俯仰古今譚言微中可以解紛或以片語勢之投會中窾迎刃可解機一失而蔓難剖矣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逞臆嘗敵覆禽之道也此其利

鈍相懸得喪相反寧獨倍蓰十百哉則能省括與不能之別也得失之林並在史傳中元素洞其得失之所以然而採摘示人如羿之彀學者必志矣然余竊有槩焉夫均之省括也於言易於事難于事易

于兵難言之用隱而大事之用顯而小兵之用危而禍福參焉夫以戰則克以攻則取奏凱飲至詎不赫然稱勞臣哉然佳兵不祥其傷實多非太平之世所願有以視指顧擘畫于紳帶之間功相萬也或

先事而圖或既事而救功見事集庶幾稱幹濟之臣矣然事而圖之不勝圖事而救之不勝救以視從容諷議轉旋于日月之際功亦相萬也蓋忠臣智士畢其誠心卓識妙用中之于兵人臣之幸而非社

稷之慶中之於事於言人臣不必有其功而國家實陰受其福故中之于言上也中之于事次也中之于兵策斯下矣為天下者為之堂止而已矣元素之書其類則三其人則古君臣以至夷狄無所不有

而余獨以臣道為說以此經世之書不能無望於經世之人故樂為賢士大夫告也元素昔在兵垣令長計省〻括之妙合而用之於言於事於兵有補當世既以其身試之而效而又不忍私諸枕中〻不

是編於剞劂此其設心何如也夫人臣一言定國是其設心積慮無一念不在公家之急而蘄人共射一招蕟彼有的令人〻若此即無是編吾知其必有合何者誠至而機動也不則已陳之芻狗與其人

不相涉甚則劉歆之周禮耶太平之具以為亂資何書而不為世禁善乎元素之取省括也負鼎翁以是佐升陑之績而又以為啓嗣王守成業致郅隆之鵠意深遠矣豈獨為人臣者不可不知而已哉巧

不可使發不可妄發弓槖矢以俟
能者吾三復是編為之低回太息

賜進士第前吏部驗封清吏司員
外郎檇李賀燦然撰

省括編序

言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既事而圖其成易未事而策其成難蓋策於未事其見早其防豫其用力省而奏功多較之褰裳濡足者功不啻萬無他得其機焉

故也射者挾矢決拾命中百步之外所審者方寸之機耳於此毫末於彼尋丈故尚書言虞機言省括非萬世應事之的哉乃若一言中窾而卒以無事天下亦不見言之功或事已僨而

一言振之天下實陰受言之利此其省括有先於幾者矣允難之難也余友姚元素氏居常好觀古今興亡得失之林用以撥時策事決成敗較否臧十不失一嘗閱當機錄有概于心於是

搜括往記上下數千年間凡訏謨秘計臨機應變大關天下小係一夫無不据摭彙萃成二十餘卷別類為三曰言曰事曰兵犂然指掌其命意不殊當機而取材比次可以極事變之縱橫

益人心之神智殆十倍過之信哉傳記之精髓宇宙之奇觀也元素緘秘不輕示人余竊恐其隘宜取而付之剞劂公諸天下固以原本史傳非一人之言事該衆用非一家之物前人當機

有錄而此則據尚書命名省括蓋書勅惟幾易神知幾於機張省括之旨無二而義意彌遠矣或者謂事與兵之貴機無惑也言之用諫為大人臣諫君勿欺積誠猶慮難格何庸機乎余則

以忠臣事君有順而導之有衡
而持之有顯而惕之有微而悟
之要使君心格而不知天下見
君心之格而不知誰之力此忠
之盛誠之至也至批鱗折檻不
以禍福動心已不免翹君之過

若不顧可否不諗機會避難取
易權衡陰陽顯為名高隱為厚
實此乃所謂欺耳故曰事父母
幾諫又有五孔子取其諷事君
如事父也吁咈矢於唐虞道在
順行而機忘譎諷興於末季道

在衡行而機顯捴之皆愛君之
實心事濟而天下安之審順衡
之宜酌因時之便此正所謂括
明哲所先省也元素從詞館出
領諫職始在兵垣慷慨論列東
事

上知其忠悉嘉納之既守計省
諫礦稅糾摘中貴人不知幾十
疏
上知其忠多默用之元素數請
外甚力
上固留使居中弗遣不離局者

十載無論近所未見即
先朝亦未聞也
君臣相遇千古為難昔漢武帝
以雄材大略之主不能容仲舒
長孺于朝而文帝稱止輦受言
埒美成康者班史於爰盎傳猶
謂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
調為隴西都尉嗟乎
上之明聖視文帝為何如而元
素何以得此毋亦其為言有深
于省括者也元素茲編雖無所
不具而於留侯諸葛武侯李鄴

侯陸忠宣王文正韓忠獻諸公
之言事為詳吾因以想見其低
佪太息廢書而歎之意豈與夫
書生涉獵藝文而騁浮識者等
觀哉讀是書者無遽動其機心
傷手於機事而先澄其神識以
為省括地無失元素之意其可
矣
賜進士第文林郎提督南畿學
校前奉
勅巡漕蘇松巡按湖廣道監察
御史仁和楊廷筠撰於衡文署

省括編自叙

歲辛丑予抱痾乞歸杜門不出者五月疾小間一切屏置惟取通鑑諸史書日兀兀手一編丹鉛其旁命奚童録出涓不得

請復起供事則已成帙矣自後公

退更披而益之或削而裁之至十餘卷乃分爲三類曰事曰兵曰言大都諸古人先機達變與臨機應變之往蹟其所爲經世周身之指畧具是而興亡理亂之端倪尤謹載之至於敗局而有勝着下根而有上

智罔不兼采旁羅而狡獪猥鄙無
取焉題曰省括編本之太甲若虞
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之義也余
乃蒐諸筐笥不輕示人吾友楊伸
堅氏見而悅之謂余曰昔魏主問
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

神智對曰莫如讀書此千古名言
也竊謂讀書無如讀史史無如是
編是編自春秋訖勝國舉二千年
事機之竅會人心之靈明萃于一
函自有書籍以來可益人神智者
殆莫是若矣子如出而公之人則學

士大夫可以益其經濟纓纓介冑
可以益其韜鈐譚言微中可為諷
諭之資見幾明決可為耽着之戒
令人憬然悟躍然奮曰彼閨幃媍
孺戎夷卒伍尚能決疑定畫排難
解紛傳之青史表見無窮奈何以

丈夫而冥冥闇習一籌莫展乎哉則
子之為世惠也閎遠矣何必祕仲
任之論衡私枕中之鴻寶哉余對
曰天下淳澆樸散吾不患其不智
而患其不愚子尚欲益之耶吾寧使
人憚史籍之浩繁苦繙稽之不易

終不為之拙古人之與洩造化之竒矣仲堅曰不然方矣一也良民以潔寢奸民以為冦世不以是廢方矣也詩禮一也真儒以化俗儒以發冢世不以是廢詩禮也短長則國策攻守則孫子殆家傳而

戶誦焉是編所載何渠不若其雜正過之矣且亦非子之所得私也其事則春秋以至宋元其文則史稗官雜記尠獲甄收評論編摹詎不得與司馬資治胡氏管見同條而共貫乎哉子何愛世之深也余謝不

敢當曰不佞節錄舊史以備遺忘便檢閱爾何謂云云退而質諸友人陳益常氏益常以仲堅之言為然余乃聽仲堅錄以去而益常為引其端

萬曆乙巳仲秋之吉錢唐姚文

蔚書

省括編凡例

一是編緣應接稍暇紬閱司馬氏通鑑凡遇會心處輙命錄出因類分之既又取諸史補益之遂至十卷有餘友人楊仲堅氏一見嘉賞癸卯携往江南將付剞劂余恐未備移書且止遡復紬閱簡冊有遺者更爲續入已極補葺或挂漏第載藉不啻汗牛謭陋未窺半豹補訂闕佚尚有望於博洽之士

一是編但貴神識無取蚨心第經權並攝窾繫難遺小醜應猝兼收巨細因予建初名鏡機復據

尚書易以省括故間有論評中多鏡機字未遑悉改云爾

一是編刪稿有錄而復刪者有遺而更載者句字冗則裁頗末缺則益筆削稍費苦心獨見終慙欵啓人名標目則取舍大意一見可知間有關世大機或不繫一人不可以名爲目者始別標題亦百一耳其人惟取當機不問倫品評斷間摘舊史必其卓有鑒裁或附管蠡多白載錄之意

一是編止取正史間及春秋內外傳戰國策及古書之灼然可據者一切稗官野史不惟事恐失實抑且文不雅馴俱無濫入

一兵類多取謀略不專武勇大都行陳決策之事其廟勝豫謀雖屬武功多入事類

一起自春秋迄於勝國大略已備惟我
昭代　廟堂鴻碩之猷疆埸奮揚之烈應機中窾豈易更僕第正史未出難窺金匱之藏野記多訛詎爲載筆之實有志未逮謹竢將來

姚文蔚元素甫識

省括編總目

省括編卷之一

明　都諫錢𤩽應爵編輯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言類春秋戰國　二十七則

楚申叔時　莊王朝

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

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晉士貞子　景公朝

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鄭子產　簡公朝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

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愼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

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産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産是以能爲鄭國

晉魏戊 頃公朝魏子魏舒也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没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魯子貢 衛出公朝

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之來也

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讎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晉叔向 平公朝

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顏乃趣赦之

楚左史倚相 昭王朝

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内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於鄢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違

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芟鷙吾子經楚國而欲鷙芟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楚藍尹亹 昭王朝

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臼見藍尹亹載其孥王曰載予對曰自先王莫墜其國當君之世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夫其有故王使謂之曰成臼之役而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對曰昔瓦唯長舊怨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臼以儆君也庶悛而更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懼而鑒前惡乎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死在司敗矣唯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王乃見之

陳軫 秦惠文君朝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卽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爲子約車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

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今楚王明王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爲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或與中期 秦武王朝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與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秦甘羅 始皇朝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去曰我自請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櫜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遽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

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令庫具車廄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

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

齊齊貌辯 劉子政

靖郭君善齊貌辯齊貌辯之為人也多疵門人弗說士尉以証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孟嘗君又竊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刬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辯者吾無辭為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數年宣王薨閔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辯俱留無幾何齊貌辯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辯曰

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辯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辯見閔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齊貌辯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辯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辯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辯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辯此為二閔王大息動於顏色曰

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辯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劒閔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爲沮此齊貌辯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

齊淳于髡 閔王朝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荆還反過薛孟嘗君令人體貌而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

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哉

趙諒毅 孝成王朝

趙王使諒毅至秦秦王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

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魏牟 趙孝成王朝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

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㓜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强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輢也

魏惠公 襄王朝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爲棧道而葬群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

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

魏范痤 安釐王朝

趙王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無罪范痤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

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强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

齊靖郭君 閔王朝

靖郭君欲城薛客謂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苟爲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

齊公孫戍 閔王朝

孟嘗君聘於楚楚王遺之象牀登徒直送之不欲行

謂孟嘗君門人公孫戌曰象牀之直千金苟傷之毫
髮則賣妻子不足償也足下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
之寶劒願獻之公孫戌許諾入見孟嘗君曰小國所
以皆致相印於君者以君能振達貧窮存亾繼絶故
莫不悦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牀則
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哉孟嘗君曰善遂不受公孫
戌趨去未至中閨孟嘗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
志之揚也公孫戌以實對孟嘗君乃書門版曰有能
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東周武公 赧王朝

楚欲與齊韓共伐秦因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
令尹昭子曰周不可圖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
然何不可圖武公曰西周之地絶長補短不過百里
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
勁兵雖然攻之者名爲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
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
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也必萬倍矣裂楚之
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王今子欲誅殘天下
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
不行

齊貫珠者 襄王朝

田單相齊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出水不能行田
單解其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人將以取
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變也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
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
汝以爲何如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已善王嘉單之善
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
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稱寡
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
曰善乃賜單牛酒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朝日

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
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者曰
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

趙趙奢 孝成王朝

趙田部吏趙奢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
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趙奢
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
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
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
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

爲賢言之於王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

趙左師觸龍 孝成王朝

秦伐趙取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左師公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無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

稍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其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爲之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魯仲連 趙孝成王朝

魏使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共尊秦爲帝以却其兵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

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卽肆然而爲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爲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先生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奈何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

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於天下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新垣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

魏毛公薛公 安釐王朝

秦伐魏魏師數敗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肯還誡門下曰有敢為魏使通者死賓客莫敢諫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

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

厮養卒 趙王武臣時

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囚之欲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厮養卒走燕壁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仗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將相終已耶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

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右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

舍人兒 楚霸王項籍時

項王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項王悉令男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刧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

者

續春秋戰國 三十五則

周召公 厲王朝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言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

事行而不悖

齊管仲 桓公朝

齊桓公逐鹿入谷見一老公問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谷以臣名之桓公曰視公儀狀非愚人何爲以公名之對曰臣故畜牸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以臣爲愚故名愚公管仲再拜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駒者乎

晉趙衰 文公朝

晉文公田於虢遇一老夫而問曰虢之爲虢久矣子

處此故矣虢亡其有說乎對曰國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文公已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晉公子鉏 文公朝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而笑之公問何故笑對曰笑臣之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

歎之也公乃止

鄭燭之武 文公朝

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軍師必退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悅

楚諸御巳 莊王朝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諫者七十二人

皆死矣有諸御巳入諫莊王曰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比干而武王得之遂趨出王遽追之曰吾用子之諫先是說寡人者不足動寡人之心故皆至死明日出令有能入諫者吾與爲兄弟廢層臺罷民

晉孫息 靈公朝

晉靈公造九層臺廢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乃諫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即以棊子置

其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慴懼靈公扶伏氣息不續
公曰危哉危哉孫息曰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此者
公曰願見之孫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
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民叛亡鄰國謀議
將興兵社稷一滅君何所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乃至
於此即壞九層之臺

晉屠蒯 平公朝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
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
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
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
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
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
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
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
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
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齊晏子 景公朝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
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
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瘖上無聞則謂之聾聾瘖則
非害治國家如何且合升斗之穀以備倉廩泰山之
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
之言也

齊晏子 景公朝

景公遊公阜望齊國曰嗚呼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
古而無死則太公長有齊國公不悅無幾梁丘據乘
六馬公曰據與我和夫晏子曰此同也公作色無幾
公使禳彗星晏子曰天教也若受諫賢聖彗星將亡

公色不悅及晏子卒出位屏而泣曰昔夫子一日三
責我今孰責寡人乎

齊弦章 景公朝

晏子歿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
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
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
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
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
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
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

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楚子張 靈王朝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謂史老曰吾欲已張子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

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辠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慭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

楚左史倚相 靈王朝

左史倚相謗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昔衛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

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子亹懼曰老之過也

楚薳啓彊 靈王朝

楚子饗魯昭公於新臺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楚子革 靈王朝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

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羮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没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衛苑春 靈公朝

衛靈公天寒鑿池苑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哉苑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獘不補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

吳子胥 闔廬朝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楚子西 昭王朝

昭王欲之荊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游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荊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為絕吾游乎怒而擊之于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于殿下曰今日荊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荊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

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阤爲陵于荆臺未嘗有持鍾鼓管絃之樂而游于父之墓上者也于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于十里之前而權之于百世之後者也

趙申護 晉定公朝

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士申護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宿笑當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

趙唐會 晉定公朝

趙簡子上羊腸阪群臣皆偏袒推車而唐會獨擔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阪群臣推車會獨行歌不推車是會爲臣而侮其主其罪何若對曰臣侮主之罪當死死者身死妻子爲戮也君雖聞爲臣侮主之罪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對曰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鬬夫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爲使則指事不通勇者不爲鬬則邊境侵三者不使則君難保簡子乃罷推車

外黄徐子 魏惠王朝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黄外黄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幷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

惠孟 宋康王朝

惠孟見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有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

得也惠盂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對惠盂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

宰折睢 魯哀公朝

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

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强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

子貢 吳夫差朝

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魯君聞之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執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

在所由之道歛駒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柰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蓍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

公宣子 魯哀公朝

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右穆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

晉薄疑 趙簡主時

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魏任坐 文侯朝

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次問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是以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黃翟黃起而出次任坐坐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

魏箕季 文侯朝

魏文侯見箕季其牆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爲不築對

曰不時其牆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曰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牆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牆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歛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蘇子 齊湣王朝

周赧王二十六年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敝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十五乘南使於齊謂齊王曰[illegible]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illegible]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illegible]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

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遂興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絶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强而强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鈌也

鮑彪曰聽言亦難矣蘇子所以告齊王天下之正論也齊用之不旋踵而招天下之兵故有事於天下者不以人之言求諸巳而巳巳無罪而後可以誅人之罪巳無釁而後可以乘人之釁

田文 魏昭王朝

周赧王三十一年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柰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亟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

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嘗約兩王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柰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效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

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悅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蘇代　齊閔王朝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

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土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蘇代　惠文王朝

趙且伐燕蘇代謂惠文王曰今者來過川蚌方出曝而鷸啄之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蚌將爲脯蚌亦謂

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幷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互相支兵恐强秦之爲漁父也願王熟計之惠文王曰善乃止

陳軫 齊閔王朝

昭陽爲楚伐魏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之可乎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巵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蛇曰吾能爲足爲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巵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畫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殺將得八城又移師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名足矣冠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侵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歸

梧丘先生 衛嗣君朝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乃見梧丘先生許之以百金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吾聞秦出兵未知所之願王專事秦無他計王曰諾客趨出至郭門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也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於事已者緩安能急於事人衛客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魏周訢支期 安釐王朝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内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内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以三者身上也河内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也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

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柰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於應侯矣

願王無憂

省括編卷之二

明　都諫錢塘姚文蔚編輯
侍御仁和楊廷鈞校梓

言類漢三國 十八則

張良 漢王朝

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滅其社稷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之後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

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對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兵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爲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入

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坟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坟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隨何 漢王朝

隨何至九江九江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漢爲弱也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

非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九江市足以明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九江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者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爲士卒先大王宜悉九江之衆身自將之爲楚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漢王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九江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乃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强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深入敵國八九百里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九江之兵足以亡

楚也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劒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九江必大王有也九江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九江舍傳舍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幷力布曰如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而攻楚

魯朱家 高帝朝

初楚人季布爲項籍將數窘辱帝項籍滅帝購求布

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爲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説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滕公待間言於上如朱家指上乃赦布召拜爲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

張良 高帝朝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

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群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

陸賈 高帝朝

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賈因説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五年

之間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以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偏彊如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墳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佗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

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今王衆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陀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直千金它送亦千金賈卒拜陀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賈爲大中大夫

王衛尉 高帝朝

相國蕭何以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槀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之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

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

韓安國 景帝朝

上遣田叔呂季主往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詭勝匿王後宮使者十餘輩至梁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以下舉國大索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臨江王適長太子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今大王列在諸侯訹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卽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勝詭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

田千秋 武帝朝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它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

賷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悟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

張猛 元帝朝

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

是邪乃從橋

史丹 元帝朝

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及薨太子前弔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旣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以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是時駙馬都尉侍中史丹護太子家上以責謂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乃解

又

初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愼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爲能而山陽王康有才藝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陽王爲嗣上晩年多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鞞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山陽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鞞鼓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

班倢伃 成帝朝

初許皇后與班倢伃皆有寵於上上嘗遊後庭欲與班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

班伯 成帝朝

上嘗與張放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屛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光祿大夫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伯曰紂爲無道至於是虖對曰書云乃用婦

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沉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

袁渙 獻帝朝

初劉備在豫州舉陳郡袁渙爲茂才渙爲呂布所留布欲使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彊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

魏崔琰 漢獻帝朝

曹操克鄴詔以操爲冀州牧操辟崔琰爲別駕操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改容謝之

魏賈詡 漢獻帝朝

曹操欲立植爲太子丕使人問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砥礪它日操屏人問詡詡嘿然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卽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嘗出征丕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焉丕悵然自失濟陰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丕涕泣而拜操及左右咸歔欷於是皆以植多華辭而誠心不及也

魏杜襲 漢獻帝朝

魏王操以杜襲爲留府長史駐關中關中營帥許攸擁部曲不歸附而有慢言操大怒先欲伐之群臣多諫宜招懷攸共討彊敵操橫刀於膝作色不聽襲入欲諫操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闡乎操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操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

機萬石之鍾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操曰善遂厚撫攸攸卽歸服

費詩 獻帝朝

將軍黄忠破斬夏侯淵先主欲用爲後將軍亮曰忠之名位素非關馬倫比今便令之同列關遥聞之心必不悦先主曰吾當解之遣司馬費詩拜羽爲前將軍羽聞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軍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也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爲君侯不宜以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爲惜此舉動恐有後悔爾羽大感悟卽受拜

續漢 則三

漢郅都 景帝朝

郅都景帝時爲中郎敢言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上入上林賈姬如厠野彘卒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一姬死復一姬進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太后聞之嘉賜都金百觔上亦賜金百觔

漢郭舍人 武帝朝

東武侯母嘗養漢武帝號太乳母乳母家子孫横暴有司奏請徙邊乳母當辭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卽入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入辭如其言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上憐悲之乃下詔無徙乳母

吳劉基 主權朝

孫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煞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故海内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翻由是得免

省括編卷之二

省括編卷之三

明　都諫錢塘姚文蔚編輯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言類晉六朝 七則

俞歸 晉穆帝朝

晉遣侍御史俞歸至涼州授張重華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歸至姑臧重華欲稱涼王未肯受詔使所親沈猛私謂歸曰主公奕世為晉忠臣今曾不如鮮卑何也朝廷封慕容皝為燕王而主公纔為大將軍何以褒勸忠賢乎明臺宜移河右共勸州主為涼王

人臣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曰吾子失言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貴者莫若上公及周之衰吳楚始僭號稱王而諸侯不之非蓋以蠻夷畜之也借使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之乎漢高祖封韓彭為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之也聖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寵榮極矣豈鮮卑夷狄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有重輕今貴公始繼世而為王若帥河右之衆東平胡羯修復陵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重華乃止

王誕 晉安帝朝

盧循遣使貢獻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以循為廣州刺史循以前琅琊内史王誕為平南長史誕說循曰誕本非戎旅在此無用素為劉鎮軍所厚若得北歸必蒙寄任公私際會仰荅厚恩循甚然之劉裕與循書令遣吳隱之還循不從誕復說循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邪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循遣隱之與誕俱還先是元興元年桓玄流王誕於嶺南二年盧循破廣州虜吳隱之誕並沒於循所云

顏延之 宋逆劭時

武陵王檄書至建康劭以示太常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言辭何至於是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劭怒稍解

蕭暢 南齊東昏侯朝

初崔慧景欲交處士何點點不顧及圍建康逼召點點往赴其軍終日談義不及軍事慧景敗帝欲殺點蕭暢謂茹法珍曰點若不誘賊共講未易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帝乃止

裴讓之 東魏孝靜帝朝

東魏之遷鄴也主客郎中裴讓之留洛陽獨孤信之

敗也讓之弟諏之隨丞相泰入關爲大行臺倉曹郎
中高歡囚讓之兄弟五人讓之曰昔諸葛亮兄弟事吳
蜀各盡其心況讓之老母在此不忠不孝必不爲也
明公推誠待物物亦歸心若用猜忌去霸業遠矣歡
皆釋之

劉璠　魏主欽朝

梁宜豐侯循之降魏也丞相泰許其南還久而未遣
從容問劉璠曰我與古誰比對曰璠常以公爲湯武
今日所見曾桓文之不如泰曰我安敢比湯武庶幾
望伊周何至不如桓文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公

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竟泰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我
耳乃謂循曰王欲之荊爲之益循請還江陵泰厚禮
遣之循以文武千家自隨湘東王疑之遣使覘察相
望於道循啟輸馬仗王乃安之以循爲侍中驃騎將
軍

庾季才　魏恭帝朝

魏宇文泰克江陵得庾季才厚遇之令參掌太史季
才散私財購親舊之爲奴婢者泰問何能如是對曰
僕聞克國禮賢古之道也今郢都覆沒其君信有罪
矣縉紳何咎皆爲皂隸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竊哀

之故私購之耳泰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
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

省括編卷之三終

省括編卷之四

明　都諫錢塘姚文蔚編輯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言類唐三十則

蘇世長高祖朝

唐以蘇世長爲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高祖顧群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足爲樂高祖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邪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高祖曰此殿煬帝之所爲邪高祖曰卿諫

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爲而謂之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興王之所爲故也若陛下爲之誠非所宜臣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高祖深然之

魏徵太宗朝

上念長孫皇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爲之毀觀

又太宗朝

桂州督李弘節沒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曰此人平生宰相言其清今既賣珠舉者豈得無罪徵曰今在朝諸臣淸貞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共坐一匹羸馬道源兒子至不能存立陛下皆未曾問及今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而沒自不爲貧妻子賣珠亦有何罪而欲傍責其舉者乎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房玄齡王珪掌內外考績治書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太

宗大怒令侯君集案之徵言玄齡珪俱是國家重臣並以忠貞荷蒙任使所考既多中間或有一二不當者秪是見有異同非其心有阿黨也若即賜推繩假令實有錯謬未見虧損國家窮鞫若虛則所失者大矣乃釋不問侯君集等平高昌還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命內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辯對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辯帷簿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甚重昔秦穆公飲盜馬之士楚莊王赦絕纓之臣況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

唐儉 太宗朝

上獵於洛陽苑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鐙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劒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高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爲之罷獵尋加光祿大夫

谷那律 高宗朝

上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昌樂谷那律曰油衣若爲則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必不漏上悅爲之罷獵

劉仁軌 高宗朝

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匪舒又爲上造鏡殿成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

狄仁傑 武曌朝

以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治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没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傑密奏彼皆詿誤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携哭於德政碑下設齋三日而後行

李昭德 武曌朝

鳳閣舍人修武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慶之見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慶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爲嗣乎太后諭遣之慶之伏地以死泣請不去太后乃以印紙遺之曰欲見我以此示門

者自是慶之屢求見太后頗怒之命鳳閣侍郎李昭德賜慶之杖昭德引出光政門外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爲然

又 武曌朝

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

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姪之與姑其親何如子之於父子猶有簒弑其父者況姪乎今承嗣既陛下之姪爲親王又爲宰相權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

朱敬則 武曌朝

右補闕新鄭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以爲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説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

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去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悦豈不樂哉太后善之

狄仁傑 武曌朝

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數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爲嗣者太后意未决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義同一體況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悟他日又謂仁傑

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

郭山惲李景伯 中宗朝

中宗數與近臣學士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爲樂工部尚書張錫舞談容娘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左衛將軍張洽舞黄麞左金吾將軍杜元談誦婆羅門呪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國子司業河東郭山惲獨曰臣無所解請歌古詩中宗許之山惲乃歌鹿鳴蟋蟀明日中宗賜山惲敕嘉美其意賜時服一襲

中宗又嘗宴侍臣使各爲廻波辭衆皆爲謟語或自求榮祿諫議大夫李景伯曰廻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中宗不悅蕭至忠曰此真諫官也

宋王憲 玄宗朝

從宋王憲爲寧王上嘗從複道中見衛士食畢棄餘食於竇中怒欲杖殺之左右莫敢言憲從容諫曰陛下從複道中窺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安且陛下惡棄食於地者爲食可以養人也今以餘食殺人無乃失其本乎上大悟蹶然起曰微兄幾至濫刑遽釋衛士

張九齡 玄宗朝

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子母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九齡曰陛下踐祚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

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李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爲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

李泌 肅宗朝

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勑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讐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讐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弗保朝夕朕之全特天幸耳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奈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勑意必以爲用韋妃之故內慙不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

頸泣不已他夕上又謂泌曰良娣祖毋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上從之

又 肅宗朝

上從容謂李泌曰廣平爲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爲太子何如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

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廣平亦必未敢當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曰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上賞慰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閑書計給事太子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於上曰倓恨不得爲元帥謀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內懼俶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俶曰竊爲先生憂之泌曰

泌與王上有約矣俟平京師則去還山庶免於患俶曰先生去則俶愈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爲

又 肅宗朝

上以駿馬召李泌於長安既至上曰朕以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臣子之職泌曰表可追乎上曰已遠矣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爲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上讀之泣

曰朕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表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而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上許之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閑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累年同憂患今方相同娛樂奈何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臥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

豈有如朕而辦殺卿耶是直以朕爲何踐也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敢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屬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之但因此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細思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王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寃輒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上曰渠

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肯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既往乃欲使陛下愼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内憂懼作黄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黄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愼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構流言故泌言及之

又德宗朝

德宗時議者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絶且鎭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

何更以爲罪乎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他上曰外議洶洶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皐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如此卿奈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他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愼勿違衆恐并爲卿累也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爲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乎對曰臣豈有私親舊以負陛下顧滉實無異心臣之上章

以爲朝廷非爲身也上曰如何其爲朝廷對曰今歲
下旱蝗關中斗粟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
下蚤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而諭韓臯使之歸覲令
滉感激無自疑之心速運糧儲豈非爲朝廷邪上曰
善朕深諭之矣即下泌章令韓臯謁告歸覲而賜緋
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今知其所以釋然不復信
矣因言關中乏糧歸告卿父宜速致之臯至潤州滉
感悅流涕即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
即還朝臯別其母啼聲聞於外滉怒召出撻之自送
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既而陳少遊聞滉貢米亦貢

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貢米矣
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李泌 又 德宗朝

視事壬寅與李晟馬燧桺渾俱入見上謂泌
曰卿昔在靈武已應爲此官卿自退讓朕今用卿欲
與卿有約卿愼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對曰
臣素奉道不與人爲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
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
報也上曰雖然有小恩者亦當報之對曰臣今日亦
願與陛下有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

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於
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臣言
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
之臣無不憤惋而反仄恐中外之變不日復生也人
臣苟蒙人主愛信則幸矣官於何有臣在靈武之日
未嘗有官而將相皆受臣指畫陛下以李懷光爲太
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晟
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
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
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

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
謂及聽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當謹書紳二
大臣亦當共保之晟燧起泣謝

又 德宗朝

初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
駱谷值霖雨道途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叔明之子
昇及郭子儀之子曙令狐彰之子建等六人恐有姦
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爲盟著行縢釘鞵更鞚上馬以
至梁州他人皆不得近及還長安上皆以爲禁衛將
軍寵遇甚厚延賞知昇私出入郜國大長公主第密

以台上上謂泌曰郜國已老昇年少何爲如是殆必
有故卿宜察之泌曰此必有欲搖動東宮者誰爲陛
下言之上曰卿勿問第爲朕察之泌曰必延賞也上
曰何以知之泌具爲上言二人之隙且曰昇承恩顧
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而郜國乃太子蕭妃之母也
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泌因請除昇他官勿
令宿衛以遠嫌從之

又德宗朝

初郜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升復之從兄弟
也公主不謹詹事李昇蜀州別駕蕭鼎等皆出入主

第主女爲太子妃始者上恩禮甚厚主常直乘肩輿
抵東宮宗戚皆疾之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上大怒
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
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温仁泌
曰何至於是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
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勃然怒曰卿何得間人父子
誰語卿舒王爲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曆初陛下
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
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
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愛

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
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
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
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爲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
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
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向謂陛下聖德當使海
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
臣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
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
叔實冤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臣昔以建寧之

故固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
相又覩茲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
冤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之死
常懷危懼臣亦爲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
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
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
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
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
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
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

知肅宗性急以建寧爲寃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
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
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
十人與臣鞫其左右必有實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
行之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
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末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
殺之海內寃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
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蠭目豺
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
來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

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
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
幸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謀嚮使楊
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
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
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
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寃横而不言臣罪大矣
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
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
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

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
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
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
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
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
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
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
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魂不可復用
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使卿代
代富貴以報德何爲出此言乎

又德宗朝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婚上未許會邊
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於上曰陛下誠用臣策
數年之後馬賤于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
推至公之心屈己徇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
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
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
當如卿言至于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
所以不敢蚤言爲今之計當以回紇爲先三國差緩
耳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可否在

陛下何至不許臣言上曰朕于卿言皆聽之矣至
和回紇宜待子孫朕之時固不可先是回紇助唐
史朝義德宗時爲雍王充元帥可汗壁陝州王徃
可汗責王不舞蹈從官韋少華死之于是泌曰豈
以陝州之耻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故受辱而
朕豈能忘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决不可泌
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即位舉兵入冦未出
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
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
固非耶對曰臣爲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

肅宗于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
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
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對曰陛下許臣言
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巳與之和但不
能不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
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
慶緒肅宗但令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所
以然者彼戎狄豺狼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
之防也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
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

輩負陛下邪死不足以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
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
入城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眞華夷
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
之叔父也牟羽身爲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
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爲
之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可汗留陛下於營
中歡飲五日天下豈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
服牟羽母捧陛下於貂裘叱命左右親送陛下乘馬
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巳爲是乎不屈爲

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於陛下乎上謂李晟
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
之事朕自覺少理二人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自
可怨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奈何泌曰臣以爲
回紇不足怨鄉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
羽其國人有復京城之勳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
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
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讎況其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
爲陛下別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上曰朕與
之爲怨已久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

為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為胡
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
厚故聞臣為相而求和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為
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攜
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
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
也上曰至德以來與為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
又安肯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
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且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
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約五事皆聽上

大喜

裴度 憲宗朝

憲宗時以王叔文之黨為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
遠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朗州司馬劉禹錫為播
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
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中丞裴度亦為禹錫
言曰禹錫誠有罪然母老與其子為死別良可傷上
曰為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則禹錫重可責也
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
朕所言以責為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

右曰裴度愛我終切明日禹錫改連州刺史

李忠臣 德宗朝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民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
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
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至今尚存故臣以為久當
死上憫然左遷京杲

李逢吉 敬宗朝

敬宗既復繫崔發於獄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不應
曳中人中人不應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
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一至於此若不蚤

正刑書臣恐四方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
大夫張仲方上言畧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
前霈澤徧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自餘諫官論奏甚
衆上皆不聽戊子李逢吉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輒
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故相韋貫之之姊也年垂
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此所
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寃未嘗言其不
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命中
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

裴度 敬宗朝

上自即位以來欲幸東都宰相及朝臣諫者甚衆上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員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闕及道中行宮裴度從容言於上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阤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會朱克融王庭湊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三月丁亥勅以修東都煩擾罷之召盧貞還

李德裕 武宗朝

武宗即位初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爲湖南觀察使李珏出爲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逸等於上勸上除之乙未賜弘逸季稜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珏戶部尚書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丙申德裕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奏以爲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冤兩河不臣者由茲恐懼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晏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珏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於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言陛下宜慎重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爲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因言珏嗣復事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上曰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等

張夫人 昭宗朝

朱瑾留大將康懷貞守兗州與河東將史儼李承嗣掠徐州之境以給軍食朱全忠聞之遣葛從周將兵襲兗州懷貞降從周入兗州獲瑾妻子全忠納瑾之妻引兵還張夫人逆於封丘全忠以得瑾妻告之夫人請見之瑾妻拜夫人答拜且泣曰兗鄆與司空同姓約爲兄弟以小故恨望起兵相攻使吾姒辱於此他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姒之今日乎全忠乃送瑾妻於佛寺爲尼

張承業 晉王李存勗時

掌書記盧質嗜酒輕傲嘗呼晉王諸弟為豚犬王銜之承業恐其及禍乘間言曰盧質數無禮請為大王殺之王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七哥何言之過也承業起立賀曰王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質由是獲免

趙季良 晉王李存勗時

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濟陰趙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職之不修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況河南乎

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

省括編卷之五

明 都諫錢塘姚文蔚編輯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言類宋元 十三則

王嘉祐 宋真宗朝

王嘉祐為館職寇準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為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中外有太

平之責焉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或不逮吾子也

張詠 宋真宗朝

張詠知成都聞寇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耳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為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喻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韓綜 宋仁宗朝

韓綜字仲文爲江東轉運使嘗爲契丹館伴使使者欲爲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綜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使慙遂不復言其後朝廷擇館伴契丹使者帝曰孰有如韓綜者乎

張方平 宋仁宗朝

張方平字安道爲端明殿學士判太常寺禁中衛卒夜變帝旦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即倡言當求所以尊異之禮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漢馮倢伃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執中瞿然而罷

張錫 宋仁宗朝

仁宗詔翰林侍讀學士張錫講書禁中敷暢經旨議論博洽上嘉賞之錫鬢髮皓然上曰卿老矣詔問不衰乃以飛白書博學字賜之因訪以治道錫曰節慾者治身之本也謹刑賞者治國之本也時貴妃被幸故以此諷之上改容曰卿言甚嘉朕恨用卿晚矣

韓琦 宋英宗朝

初英宗以驚疑得疾疾雖平而疑未解每面壁臥不受藥琦率同僚自捧藥以進俯而懇告帝或熟視不言或取藥覆琦之衣琦跪於榻上者移時拜於牀下者數四太后毋勞琦曰相公亦不易勝矣蓋帝遇貂璫少恩左右不悅每道禁中隱密故大臣亦心惑之琦獨昌言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說琦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昌邑王事琦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后語塞琦即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他偶嘗聞耳琦因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此兒女以遺太后豈可不自愛惜又謂太后曰大大

王長宜且與照管蓋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兎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琦獨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參政歐陽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今毋子之間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嗣君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琦又因奏事罷謂太后曰太后旣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爲子毋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必起立人之子人皆

知不若立巳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太后由此語塞一日送家劄與琦有爲孀婦作主之語琦因見上曰有一文字進呈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不多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琦慮宮中或有不測一日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琦即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

王安禮 宋神宗朝

蘇軾下御史獄勢危甚無敢救者王安禮時直舍人院同修起居[illegible]從容言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軾以[illegible]謂爵位可立取顧録録如此其心不能無缺望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貰之卿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於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軾以故得輕比

許將 宋哲宗朝

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輙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岳飛 宋高宗朝

岳飛字鵬舉生有神力挽弓三百觔弩八石高宗時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始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

非精潔則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

耶律楚材 蒙古主窩闊台時

耶律楚材爲中書令時太宗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麯蘗能腐

物鐵尚如此况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如楚材者耶賞以金帛勑近臣日進酒三鍾而止

高智耀 蒙古主忽必烈朝

元初淮蜀士遭俘虜者蒙古皆没爲奴翰林學士高智耀言以儒爲驅役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爲治宜除之以風天下蒙古主從之命循行郡縣區別之得數千人貴臣或言其詭濫蒙古主詰之對曰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不可蒙古主說

不忽木 元世祖朝

不忽木元世祖時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至元三十年有星孛于帝座帝憂之夜召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奏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爲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惟起敬起孝故易震之象曰君子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臣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詳論款陳夜至四皷明日進膳帝以盤珍賜之

自當 元順帝朝

自當蒙古人也順帝時授工部員外郎三皇后殂命工部撤行殿車帳皆新作之自當未即興工尚書曰此奉特旨員外有悞則罪歸於衆矣自當曰即有罪我獨任之未幾帝果問成否省臣乃召自當責問之自當請自入對既見帝奏曰皇后行殿車帳尚新若改作之恐勞民費財且先皇后無惡疾居之何嫌必

欲捨舊更新則大明殿乃自世祖所御列聖嗣位豈皆改作乎帝大悅語省臣曰國家用人當擇如自當者庶不悞大事特賜上尊金幣

省括編卷之五終

省括編卷之六

明　都諫錢塘姚文蔚編緝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事類春秋 六十六則

衛石碏 莊公朝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巳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

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又

衛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於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晉荀息 獻公朝

晉荀息請以屈産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强諫

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晉卜偃 獻公朝

虢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虞宮之奇 獻公朝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周宰孔 襄王朝齊侯桓公也

秋齊侯盟諸侯於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在祭也

周內史過 襄王朝晉侯惠公也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晉文歷國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

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餐寘璧焉公子受餐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秦

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魯重館人 僖公朝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故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爲多反既復命爲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秦蹇叔 穆公朝

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

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

鄭弦高 穆公朝

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

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晉甯嬴 襄公朝

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甯嬴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晉荀林父 靈公朝

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菫陰

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僚敢不盡心乎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僚故也

秦繞朝 康公朝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于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賂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

楚蔿賈 莊王朝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群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

晉魏顆 景公朝

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文蔚曰此似於省括無當錄之者何也夫先人有命不可兩從能審其治亂而用之非省括而何

晉范文子 景公朝

晉郤克帥師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晉欒書 景公朝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

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晉伯宗妻 厲公朝

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犁奔楚韓

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晉范文子 厲公朝

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欒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

鄭子駟 簡公朝

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惟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

鄭子產 簡公朝

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晉欒王鮒 平公朝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欒王

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

鄭伯張 簡公朝

鄭伯張有疾歸邑於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君子曰善戒

晉欒王鮒 平公朝

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惟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惟魏氏乎而可强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劒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隷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武以戟鈎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魯孟公綽 襄公朝

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illegible]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衛文子 獻公朝

衛獻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獻公自夷儀使與甯

喜言甯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晉司馬侯 平公朝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

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知伯荀盈也女齊司馬侯也子容高止字司徒華定官

吳季札 夷昧朝

吳公子札聘于魯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

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戚孫文子之邑

宋公子目夷 襄公朝

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公歸

魯穆叔 襄公朝

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

平丘之會 備苟凡平丘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

又

公薨于楚宮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喜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鄭子產 簡公朝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衛北宮文子 襄公朝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

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

鄭子產 簡公朝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

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惟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茂以復矣惟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

又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

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晉叔向 昭公朝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惟蔡於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

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

晉中行文子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于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鄭子產 定公朝

晉韓宣子聘於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

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鬭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

若韓子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

又　定公朝

鄭大水龍鬭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鬭龍不我覿也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魯子家羈　昭公朝

魯公若公爲謀去季氏公果告公公以告子家懿伯

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叔孫氏救季孫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公孫于

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
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惟命
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
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
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

晉司馬叔游 頃公朝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
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
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
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

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慭使吾
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
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
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
其黨叔向曰吾毋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
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
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
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
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
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

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
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
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
公强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毋走謁諸姑
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
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楚子西 昭王朝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
楚子大封而定其徙逆吳公子使居養左司馬沈尹
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

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
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
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
濵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
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
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
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
弗聽吳子怒

魯子家羈 昭公朝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

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絶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

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夾谷之會　魯定公朝

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

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吳伍員　夫差朝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

陳逢滑 懷公朝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吳伍員 夫差朝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

晉子叔聲伯 成公朝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郤犨欲與之邑弗受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爲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illegible]焉能予人邑

晉叔向 悼公朝

諸侯伐秦及涇莫濟晉叔嚮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他叔嚮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

晉史蘇 獻公朝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重耳處

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

父之恥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

晉趙宣子 靈公朝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

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晉范武子 景公朝

郤獻子聘於齊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郤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曰爕乎吾聞之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無以內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惟敬乃老范文子莫

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亾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

晉伯宗妻 厲公朝

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慭庇州犂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犂於荆

晉范文子 厲公朝

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惟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惟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惟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盍姑釋荆與鄭以爲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知

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其産將害大盍姑無戰乎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邲之役三軍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國固有大耻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不損晉耻又以違蠻夷以重之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晉國固有大耻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爲諸侯笑也盍姑以違蠻夷爲耻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鄢陵大勝之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於是乎國人弗蠲遂殺諸翼塟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厲公之所以死者惟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

晉魏絳 悼公朝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龢諸戎公曰戎翟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魏絳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且夫戎翟荐處貴貨而易土與之貨而獲其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儆其利二也戎翟事晉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君其圖之公說故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

遂伯

晋叔向 昭公朝

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爲繫援焉它日董祁愬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爲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晋知果 定公朝

知宣子將以瑶爲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很對曰宵之很在面瑶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不害瑶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

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瑶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及知氏之亡惟輔果在

晋士茁 哀公朝

知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晋知伯國 哀公朝

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蜹蟻蜂蠆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晋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知伯于師遂滅知氏

楚藍尹亹 昭王朝

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惟獨居思念前世之崇[illegible]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不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闔閭卽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修無患吳矣夫闔閭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

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脩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越范蠡 句踐朝

越王句踐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

齊隰子 簡公朝

田常與大夫隰子登臺四望齊邑南向而蔽於隰子之喬木成子不言隰子歸使人伐木斧斤離數創則止之相室曰何變之亟也曰田子將成大事惡人知其微今不伐木未深忌也知人之所不言其忌深矣故曰知微者兵在其頸求福者褚藏其願

黃魯直曰雖然隰子猶有所未立也與百里奚策虞公而去之豈可同年而語哉

文蔚曰此即東坡論鄭小同王允之之意也士不幸遇此等去之上矣儻勢不得去處之豈無其道隰子是也又嘗記宋之小人獻地衣於秦檜鋪之不失尺寸檜不悅以其探彼陰事也後一人用此術以媚韓侂胄侂胄乃大喜奸人意智自有淺深鄭小同王允之之所遇其人不同耳非不幸也士固貴知人哉

蔡窺犕者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鄰窺犕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犕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犕者為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為主我為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犕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俱與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韓屈宜咎 昭侯朝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齊鮑文子 景公朝

陽虎為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

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毋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鄭列子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子列子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且受人之養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之人豈義哉其後民果作難殺子陽子列子之見微除不義遠矣

續春秋 十四則

齊仲孫湫 桓公朝

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

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楚莊王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王孫厲 楚莊王朝

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强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為文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此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

、楚孫叔敖 莊王朝

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

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而名醜荆人鬼越人禨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

晏嬰叔向 齊景公晉平公朝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

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隷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

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

齊晏子 景公朝

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卜走往見

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

晉中行穆伯 昭公朝

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

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

晉王孫商 定公朝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于剸澤靈公未喋盟成何涉他捘靈公之手而撙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于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于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為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于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屈建 惠王朝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于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己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為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不苟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為難也處十月白公果為難

魯子貢 哀公朝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

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

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亾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亾繼絕爲

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

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于會稽痛入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大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

子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獨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强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

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柰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

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于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

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楚左史倚相　惠王朝

越巳勝吳又索卒于荊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荊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吳荊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子朱　楚[illegible]朝

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而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

晉趙簡子　定公朝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閼于曰無卹賤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異日知伯與襄

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為飲器

魯人

魯人有為父報讎於齊者刳其腹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歩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為父報讎以出死非為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歩之中矣

省括編卷之六終

省括編卷之七

明　都諫錢塘姚文蔚編緝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事類戰國　三十一則

周馮雎　惠公朝

宮他亡西周之東周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雎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雎且使人操金與書閒遺宮他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宮他

秦司馬錯　惠文君朝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絶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名兵一作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

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
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
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
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
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
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
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
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為
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
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

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
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
三川則必將二國幷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
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
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
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
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齊淳于髡 宣王朝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
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兎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

者三騰山者五兎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兎俱罷各死
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
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
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齊國子 王建朝

國子曰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鄢郢矣
覆三國之軍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
半今又劫趙魏疏中國封衛之東野兼魏之河內絶
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
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

逆秦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而患
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
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楚趙魏得齊
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
其用者過也

楚慎子 與襄王朝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
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
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退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
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

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愼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愼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獻其計愼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愼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愼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愼子曰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趙魏嘉　孝成王朝

天下合從趙使魏嘉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嘉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嘉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悲鳴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趙公孫龍　孝成王朝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爲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鬬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聞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爲相國者以親也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不辭

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為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

魏任章 桓子時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隣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敵隣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

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皐狼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魏客 惠王朝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

魏孫臣 安釐王朝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受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華也

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刼於群臣而許秦因曰不可華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宋臧子 剔成朝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大說許救甚勸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敝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

衛南文子 悼公朝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璧一衛君大說群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一國大慶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又 悼公朝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爲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愼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

中山司馬喜

司馬喜使趙爲已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公孫弘曰爲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爲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曰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爲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文蔚曰喜可謂敏於應猝矣公孫弘發人之陰也暗司馬喜暴人之情也警其入中山也唯當機也

晉絺疵 烈公朝

趙襄子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曰何以知之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以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讒人欲爲趙氏游說使王疑於二家而懈於攻趙氏也不然夫二家豈不

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王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絺疵請使於齊

魏公叔僕 武侯朝

魏相公叔尚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起爲人剛勁自喜子先言於君曰吳起賢人也而君之國小臣恐起之無留心也君盍試延以女起無留心則必辭矣子因與起歸而使公主辱子起見公主之賤子也必辭則子之計中矣公叔從之吳起果辭公

魏武侯疑之起懼誅遂奔楚

文蔚曰此市井小數何足錄獨怪僕知起之爲人而武侯不知遂令已與起弄於廝養股掌之上而不悟也識機知變者先知人哉

齊魏子 湣王朝

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乃上書說

孟嘗君不作亂遂自刎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

楚陳軫 懷王朝

秦王欲伐齊患齊楚之從親乃使張儀至楚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嫁女娶婦長爲兄弟之國楚王悅而許之群臣皆賀陳軫獨弔王怒曰寡人不興師而得六百里地何弔也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王曰有說乎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兩國之兵必俱至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王不聽

趙李兌肥義 惠文王朝

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强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

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

泣而出

秦范雎 昭襄王朝

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

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

楚黃歇 頃襄王朝

楚頃襄王疾病黃歇言於應侯曰今楚王疾病恐不起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是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應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之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黃歇與太子謀曰秦之留太子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變服為楚使者御而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太子謝病度太子已遠乃自言於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願賜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無罪以歸之以親楚王從之

魏孔子順 安釐王朝

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言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素餐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仕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行將何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為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新垣衍固請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意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子順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

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

秦呂不韋盜國 昭襄王

秦太子之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異人質於趙秦數伐趙趙人不禮之異人以庶孼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異人說曰吾能大子之門異人笑曰且自大君之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異人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矣太子愛華陽夫人夫人無子子

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為嗣矣異人曰然則柰何不韋曰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遊立子為嗣異人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異人令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見華陽夫人之姊而以奇物獻於夫人因譽子異人之賢賓客徧天下常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為天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今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為適即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子異人賢而自知中子不得為適夫人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為然乘閒言於太子曰子異人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因泣曰妾不幸無子願得子異人立以為子以託妾身太子許之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嗣因厚餽遺異人而請呂不韋傅之異人名譽盛於諸侯呂不韋娶邯鄲諸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異人從不韋飲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孕期年而生子政異人遂以為夫人

趙藺相如 惠文王朝

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與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常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

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
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
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
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
予否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
予我城柰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
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
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
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
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

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
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
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
群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
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
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歡不可於是趙王乃
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
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
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王城邑故臣復

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
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
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
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
天下所共傳寶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
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
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
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使者
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
設九賓禮於庭外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

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
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
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
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城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
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惟
大王與群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左右
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
而絕秦趙之歡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
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
歸趙王以爲賢拜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與趙趙亦

終不與秦壁

楚朱英 考烈王朝

趙人李園持其妹欲進諸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無寵乃求爲春申君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而還春申君問之李園曰齊王使人求臣之妹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曰未也春申君遂納之既而有娠李園使其妹說春申君曰楚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常保此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

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王必幸之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禍哉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妹謹舍而言諸楚王王召入幸之遂生男立爲太子李園妹爲王后李園亦貴用事而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國人頗有知之者楚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望之福亦有無望之禍今君處無望之世事無望之主安可以無無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其實王也王今病旦暮薨薨而君相幼主因而當國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此所謂無望之福也何謂無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王薨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望之禍也何謂無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王薨李園先入臣爲君殺之此所謂無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懼而亡去後十七日楚王薨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死士俠刺之投其首於棘門之外於是使吏盡捕誅春申君之家

趙平原君 孝成王朝

平原君勸趙孝成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黑白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黑白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强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爲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

秦王翦 王政朝

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送至霸上王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

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以請田宅爲子孫業耳王大笑王翦既行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王怛中而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

齊即墨大夫 王建朝

秦滅五國齊王將入朝雍門司馬諫王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之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人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

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齊王不聽

張耳陳餘

初大梁人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交秦滅魏聞二人之名士重賞購求之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里吏嘗以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謝之

又 秦二世朝

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絶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絶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

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

燕人 秦二世朝

韓廣將兵北徇燕燕地豪傑欲共立廣爲燕王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廣乃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屬歸之燕

省括編卷之七終

續戰國六則

魯丹 中山君朝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反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為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屈宜若 魏武侯楚王朝

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屈子曰將柰何

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

蘇子 齊閔王朝

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蘇子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薛公曰不可我留太子郢中立王然則是我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蘇子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謂其新王曰與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吾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下東國必可得也蘇子之事可以請行可以令楚王亟入下東國可以益割於楚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為楚

今子可以忠太子使之亟去可以惡蘇子於薛公可以為蘇子請封於楚可以使人說薛公以善蘇子可以使蘇子自解於薛公蘇子謂薛公曰臣聞謀泄者事無功計不決者名不成今君留楚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非亟得下東國者則楚之計變變則是君抱空質而負名於天下也薛公曰善為之柰何對曰臣請為君之楚使亟入下東國之地楚得成則君無敗矣薛公曰善因遣之故曰可以請行也謂楚王曰齊欲奉太子而立之臣觀薛公之留太子者以市下東國也今王不亟入下東國則太子且倍王之割

而使齊奉已楚王曰謹受命因獻下東國故曰可以
使楚亟入地也謂薛公曰楚之勢可多割也薛公曰
柰何請告太子其故使太子謁之君以忠太子使楚
王聞之可以益入地故曰可以益割於楚謂太子曰
齊奉太子而立之楚王請割地以留太子齊少其地
太子何不倍楚之割地而資齊齊必奉太子太子曰
善倍楚之割而延齊楚王聞之恐益割地而獻之尚
恐事不成故曰可以使楚益入地也謂楚王曰齊之
所以多割地者挾太子也今已得地而求不止者以
太子權王也故臣能去太子太子去齊無辭必不倍
於王也王因馳強齊而爲交齊辭必聽王然則是王
去讐而得齊交也楚王大說曰請以國因故曰可以
爲楚王使太子亟去也謂太子曰夫剬楚者王也以
空名市者太子也齊未必信太子之言也而楚功見
矣楚交成太子必危矣太子其圖之太子曰謹受命
乃約車而暮去故曰可以使太子急去也蘇子使人
請薛公曰夫勸留太子者蘇子也蘇子非誠以爲君
也且以便楚也蘇子恐君之知之故多割楚以滅跡
也今勸太子去者又蘇子也而君弗知也臣竊爲君
疑之薛公大怒於蘇子故曰可以使人惡蘇子於薛

公也又使人謂楚王曰夫使薛公留太子者蘇子也
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者又蘇子也割地因約者又蘇
子也忠王而走太子者又蘇子也今人惡蘇子於薛
公之以其爲齊薄而爲楚厚也願王之知之楚王曰
謹受命因封蘇子爲武貞君故曰可以爲蘇子請封
於楚也又使景鯉請薛公曰君之所以重於天下者
以能得天下之士而有齊權也今蘇子天下之辯士
也世與少有君因不善蘇子則是圍塞天下士而不
利說途也夫不善君者且奉蘇子而於君之事殆矣
今蘇子善於楚王而君不蚤親則是與楚爲讐也君
不如因而親之貴而重之是君有楚也薛公因善蘇
子故曰可以爲蘇子說薛公以善蘇子

齊括子　朝

三國伐齊圍平陸括子以報於牛子曰三國之地不
接於我踰鄰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
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爲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牛
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
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
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有殺身破家以存其
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

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日以疏無害子日以進

秦李斯 始皇朝

李斯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

强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賫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

司空馬 趙悼王朝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爲守相秦下甲而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爲尚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爲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

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以國事願於因計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秦受地而卻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强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有成臣請爲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不足亡趙王曰前日

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强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爲秦刀筆以官長而守小吏未嘗爲兵臣請爲大王悉趙兵以遇趙王不能將司空馬曰臣効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

親其怨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亾王必用其言武安
君必死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
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于前而捍匕首
當死武安君曰縕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
敬恐懼死罪于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上若不
信縕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梱纏之
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
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乃曰
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趣甚疾出誸門也右
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武

安君死五月趙亾平原令見諸公必爲之言曰嗟嗞
乎司空馬又以謂司空馬逐于秦非不智也去趙非
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亾國國亾者非無賢人不能
用也

省括編卷之八

明　都諫錢塘姚文蔚編緝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事類西漢三十一則

張良 漢王朝

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
楚請爲假王以鎮之漢王發書大怒罵曰吾困於此
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
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
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

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春二月
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

又 漢王朝

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
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
良曰諸侯不從柰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
其不至固宜君王從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
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
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
定今能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

海與韓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

蕭何 漢王朝

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立沛公爲漢王

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夫能屈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之國

又 高帝朝

漢十一年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呂后用何計誅韓信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封君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

心必安于是何從其計上乃大悅

四皓留侯 高帝朝

是時上有疾欲使太子往擊黥布太子客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說建成侯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釋之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涕而

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

陳平 高帝朝

初高帝病甚人有惡樊噲云黨於呂氏即一日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床下曰陳平急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呂后弟呂嬃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帝崩畏呂嬃讒之太后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使傅教惠帝是後呂嬃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

齊內史 惠帝朝

齊悼惠王者孝惠皇帝兄也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帝與悼惠王讌飲乃行家人禮同席呂太后怒乃進鴆酒孝惠皇帝知欲代飲之乃止悼惠王懼不得出城上車太息內史參乘怪問其故悼惠王具以狀語內史內史曰王寧亡十城邪將亡齊國也悼惠王曰得全身而已何敢愛城哉內史曰魯元公主太后之女大王之弟也大王封國七十餘城而魯元公主湯沐邑少大王誠獻十城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內有親親之恩外有順太后之意太后必大喜是亡十城而得十六城也悼惠王曰善至邸上奏獻十城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果大悅受邑厚賜悼惠王而歸之國遂安齊內史之謀也

陸賈 呂后朝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已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而陳丞相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柰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因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

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朱建 惠帝朝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建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賈素與建善乃令建發喪而身見辟陽侯賀之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

死何乃賀我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夫相知者當相恤其災危以母在故義不知君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慚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閎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

陽侯言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歡兩主俱幸君君寵貴益倍矣於是閎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

陳平 少帝朝

趙王呂祿梁王呂產各將兵居南北軍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

商令其子寄往紿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須須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

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

穆生 景帝朝

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爲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

王先生 景帝朝

梁王始與羊勝公孫詭有謀鄒陽爭以爲不可故見讒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乃思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畧解罪於上者陽素知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以太后之尊骨肉之重猶不能止况臣下乎今子欲安之陽曰鄒魯守經

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適爲謀還乃復過王先生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爲衆不可盖竊自薄陋不敢道也子行往見王長君必能爲子謀矣鄒陽發籍於心曰敬諾即辭去徑至長安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鄒陽留數日乘間請曰臣非爲長君無使令於前而來也愚戇竊不自料願有謁於長君耳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盎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累卵故爲足下憂之長君瞿然曰將爲之柰何陽曰長君誠能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不治

田叔 景帝朝

是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會田叔等按梁事來還至霸昌廄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

手來見帝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且曰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在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巳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

主父偃 武帝朝

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强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

金日磾 武帝朝

初侍中僕射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及衛太子起兵何羅弟通以力戰封重合侯後上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

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臥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無何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入坐内戶下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内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馬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

尚符璽郎 昭帝朝

霍光輔幼主政自巳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劒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雋不疑 昭帝朝

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

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爲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

昭帝

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桑弘羊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弘羊皆與旦

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擅調益莫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

楊敞夫人　昭帝朝

昌邑王既立淫戲無度羣臣諫不聽大將軍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魯國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爲祅言縛以屬吏吏白霍光光不舉法光讓安世

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光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

茂陵徐生　宣帝朝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則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録言曲突者人謂

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爲郎

龔遂　宣帝朝

先是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故昌邑郎中令龔遂上拜爲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

弩而持鉏鉤於是悉平

蕭望之　元帝朝

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書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爲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今將軍規橅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臯沒齒而已矣如將軍與周召之遺業親日昃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奉萬分之一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後知其傾邪絶不與通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

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 樵音模

文蔚曰望之甚不知人而猥以合意輒近憸邪卒爲所賣不啻誤身且誤國矣此非消長升降一大機乎

王商 成帝朝

秋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百姓犇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慚自恨失言明年商爲丞相單于來朝見商貌大畏之天子曰此真漢相矣鳳怨商陰求其短

馮逡 成帝朝

河決東郡金隄先是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

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九河故迹今既滅難明屯氏河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遣博士許商行視以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及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

王尊 成帝朝

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廷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廄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鑾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敕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

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
對極歡

或說大將軍　成帝朝

南山羣盜傰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詔發兵千人逐
捕歲餘不能擒或說大將軍鳳以賊數百人在轂下
討不能得難以示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
薦故高陵令王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
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後拜爲京兆尹

薛宣　成帝朝

入守左馮翊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滑不遜

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宣視事詣府謁宣
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
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
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
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
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事
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
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
終無怨言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
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

千人以上或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
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
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
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得檄亦解印綬去

谷永　成帝朝

匈奴單于遣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及罷歸自言
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
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
郎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
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

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旣享單于聘貢之質
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
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
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
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
欲因以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
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
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對奏
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
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

朱博 成帝朝

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録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乃至于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爲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耶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

蕭咸 哀帝朝

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爲侍中弟閎爲中常侍閎妻父中郎將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董賢父恭慕之欲爲子寛信求咸女爲婦使閎言之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册文言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耶閎性有知畧聞咸言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嘆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説

彭宣 平帝朝

大司空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書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眊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俟寘溝壑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黄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班固贊曰薛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逡巡有耻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也

續西漢八則

漢趙禹 武帝朝

漢任安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

子援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貝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畧者趙禹曰吾聞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畧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柰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

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畧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鬬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辨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

省括編卷之八　終

省括編卷之九

明　都諫錢塘姚文蔚編緝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事類

東漢　六十五則

薛方　新莽時

莽以安車迎薛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强致

陳咸　新莽時

哀平之際沛國陳咸以律令爲尚書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何武鮑宣死咸嘆曰易稱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爲掌寇大夫咸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欽豐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斂其家律令文書壁藏之

田況　新莽時

莽以璽書令況領青徐二州牧事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擒也咎在長吏不爲意縣

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畧不
輒督責遂至延曼連州乃遣將帥多發使傳相監趣
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以救斷斬不暇復憂盜賊
將帥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爲賊所破吏氣浸傷徒
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故郡縣降
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飢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
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洛陽以東米石二
千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
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
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

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帥郡縣苦之反甚於賊
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
州盜賊必平宗之莽畏惡況陰爲發代遣使者賜況
璽書因令代監其兵遣況西詣長安拜爲師尉大夫
況去齊地遂敗

馮衍 新莽時

樊崇兵自號赤眉莽遣太師王匡將軍廉丹擊之莽
詔書讓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
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
惶恐夜召其掾馮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
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將軍之先爲漢信臣
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周
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天必從之今方爲將軍計莫
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厲其節納雄桀之士詢忠
智之謀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
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
名喪恥及先祖哉丹不聽遂戰死

光武 更始時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
之秀謂縯曰事欲不善縯笑曰常如是耳更始大會

諸將取縯寶劒視之繡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更
始不敢發縯舅樊宏謂縯曰建得無有范增之意乎
縯不應李軼初與縯兄弟善後更諂事新貴秀戒縯
曰此人不可復信縯不從縯部將劉稷勇冠三軍聞
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
何爲者耶更始以稷爲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
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縯固爭李軼朱
鮪因勸更始并執縯即日殺之以族兄光祿勳賜爲
大司徒秀聞之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
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

又不敢爲縗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寇恂 更始時

更始北都洛陽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使者至上谷上谷太守扶風耿况迎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見使者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使君建節銜命郡國莫不延頸傾耳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况况

至恂進取印綬帶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况受而歸

鄧禹 更始時

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卽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因留宿閒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旣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

馮異 更始時

秀自兄縯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飢渴易爲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耿純謁秀於邯鄲退見官屬將兵法

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

任光邳彤 更始時

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從光自以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秀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邳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淸宮除道以迎之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衆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

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秀乃止

劉嘉 更始時

南鄭人延岑起兵據漢中漢中王嘉擊降之有衆數十萬校尉南陽賈復見更始政亂乃說嘉曰今天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乃為書薦復及長史陳俊於劉秀復等見秀於柏人秀以復為破虜將軍俊為安集掾

耿弇 更始時

薊中之亂耿弇與劉秀相失北走昌平就其父况因說况擊邯鄲時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疑惑多欲從之上谷功曹寇恂說况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以歸之况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况然之遣恂東約彭寵欲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詣大司馬秀安樂令吳漢護軍蓋延亦勸寵從秀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出止外亭遇一儒生召而食之問以所聞生言大司馬劉公所過為郡縣所稱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秀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會寇恂至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與蓋延王梁將之南攻薊殺王郎大將趙閎寇恂還遂與上谷長史景丹及耿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凡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丹等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即進至城下城下初

傳言二郡兵為邯鄲來衆皆恐劉秀自登西城樓勒兵問之耿弇拜於城下即召入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景丹等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為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景丹寇恂耿弇蓋延吳漢王梁皆為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耿况彭寵大將軍封况寵丹延皆為列侯吳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沉厚有智略鄧禹數薦之於秀秀漸親之

又 更始時

蕭王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耿弇入造床下請間因說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蕭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畧平復用兵何爲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蕭王起坐曰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横於都内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

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

寇恂 光武朝

秋賈復南擊召陵新息平之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於市復以爲耻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劒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得帶劒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闘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吳漢 光武朝

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等好擄掠光武不能制雖俱在邯鄲實分城而處以故光武時時假借慰安之躬後還屯鄴及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

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勢必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擒也躬曰善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躬遂大敗光武因躬在外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爲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内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公今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何若開門内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

功乎康然之於是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内漢等躬
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徑從隆慮歸鄴漢伏兵
收之手擊殺躬而降其衆初躬妻嘗戒躬曰君與劉
公不相能而信其虚談不爲之備終受制矣躬不内
終及於難

又 光武朝

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吳漢
曰使鬲反者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
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
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

馬援 光武朝

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
爲旣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
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
百僚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
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
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
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脩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
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
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
到良久中黄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迎
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
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
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
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
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
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
有眞也

申屠剛方望 光武朝

囂將王元以爲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内事說

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
旦壞敗將軍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
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羈旅
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者也今天水完富士
馬最彊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
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
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敝猶足以霸要之魚
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囂心然元計雖遣
子入質猶負其險阸欲專制方面申屠剛諫曰愚聞
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本朝誠天之

所福非人力也今西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
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
乘者哉今何畏何利而久疑若是卒有非常之變上
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
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
之言囂不納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初更始二年
遣使徵囂囂將行方望以爲更始未可知固止之囂
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囂至長安更始以爲右將軍
明年夏赤眉入長安三輔擾亂囂乃亡歸天水復招
聚其衆

馬援 光武朝

初馬援兄子壻王磐子石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
磐擁富貲爲游俠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諸貴戚
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
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
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時禁罔
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脩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
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
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
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

誅之家爲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之子壽光
侯鯉得幸於沛王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恭帝怒
沛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
客更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嘆曰馬
將軍誠神人也

班彪 光武朝

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
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
掾班彪曰臣聞孝宣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
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
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
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
示富彊以相欺誕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
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
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報
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藁草并上

鄭衆 光武朝

建武中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
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藉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
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

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敗賓客多連坐唯衆不與

又 明帝朝

北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寇鈔不息帝議遣使報其使者鄭衆上疏諫帝不從復遣衆往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氊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强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

其後帝見匈奴來者聞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爲軍司馬

文蔚曰衆唯連上書固爭雖觸帝怒而使可免矣不然至匈奴即死節亦爲國辱追繫廷尉雖明帝之失然非明帝亦不能復召衆也吾於是有深慨云

朱暉 明帝朝

驃騎東平王蒼辟朱暉爲掾正月朔旦蒼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暉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紿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蒼既罷謂暉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帝聞壯之

李郃 和帝朝

初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亦當遣吏戶曹李郃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遲留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上遣憲就國迫令自殺凡交通者皆坐免官漢中太守獨不與焉

班超 和帝朝

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爲都護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

吳祐 安帝朝

吳祐年十二父恢爲南海太守祐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際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崔瑗 北鄉侯時

初閻顯辟崔駰之子瑗爲吏瑗以北鄉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沉醉不能得見乃謂

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等惑蠱先帝廢黜正統扶立疏孽少帝即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今欲與君共求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器則將以無罪并辜元惡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禪猶豫未敢從會北鄉侯薨孫程等迎濟陰王即位收閻顯下獄誅瑗坐被斥門生蘇祇欲上書言狀瑗遽止之時陳禪爲司隷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祇上書禪請爲之證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

張綱 順帝朝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爲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恩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

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荊揚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絶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

种暠 順帝朝

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暠監太子家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illegible]

而未决爲乃手劒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
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
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嘆
息愧曷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

鍾皓 桓帝朝

鍾皓素與荀淑齊名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
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李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
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常言瑾
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
妻之膺謂瑾曰孟子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

於是何太無皁白邪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元禮祖
父在位諸宗並盛故得然乎昔國子招人過以致怨
惡今豈其時耶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爲貴

李文姬 桓帝朝

初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基玆燮皆歸鄉
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見二兄歸
具知事本黙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
累仁何以遇此害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
人咸信之有頃難作州郡收基玆皆死獄中文姬乃
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

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
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
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既誅詔求固後嗣燮
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燮皆不受遂
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姊戒燮曰吾
家血食將絶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絶衆人勿
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
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以禮葬
之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魏桓 桓帝朝

魏桓安陽人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
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
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乃慨然嘆曰
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申屠蟠 靈帝朝

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
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嘆
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
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迹於梁碭之間
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

蟠超然免於評論

楊賜 靈帝朝

黃巾張角等執左道以誑燿百姓天下繦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使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則不勞而定矣陶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

程昱 靈帝朝

黃巾賊起縣丞王度反應之吏民盡負老幼東奔渠丘山度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因謂縣中大姓薛房曰度得城廓而不居其勢可知矣此不過掠財物耳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若還城堅守度可破也吏民不肯從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旛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因大呼曰賊至矣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相隨昱遂與之共守度等來攻城不可下欲去昱因率吏民開城急擊度等破走東阿得全昱之力也

孫堅 靈帝朝

張温以詔書召董卓卓良久乃詣温温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語謂温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温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也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温不忍發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遂出

皇甫酈 靈帝朝

璽書拜董卓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不從嵩從子酈說嵩曰天下兵柄在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故敢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二者刑所不赦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無不濟也嵩曰違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以讓卓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以觀時變

文蔚曰嵩之上書未爲非是及帝讓卓卓不奉詔此而不討更待何時乃嵩寂然而酈亦無語何耶

陳琳 少帝協朝

何進謀誅宦官太后疑之進新貴素敬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决袁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廣陵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

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

鄭泰 少帝辯朝

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將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爲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宜在速决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

梁衍 獻帝朝

卓徵京兆尹蓋勳爲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將兵三萬屯扶風勳密與嵩謀討卓會卓亦徵嵩爲城門校尉嵩長史梁衍說嵩曰董卓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及卓在雒陽天子西來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逆徵兵群帥袁氏

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勳以衆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

荀攸 獻帝朝

祖曇廣陵太守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時攸年十三疑之謂其叔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乎衢推問果殺人亡命者董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何顒等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殽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

管寧 獻帝朝

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管寧邴原皆往依焉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既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獨居北示無還志後漸來從之旬月而成邑寧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以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聞之亦不復追也

程昱 獻帝朝

初兗州刺史劉岱與紹瓚連和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及瓚擊破紹軍語岱令遣紹妻子別敕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與官屬議連日不決聞東郡程昱有智謀召而問之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人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為紹所禽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而瓚敗

李傕之變 獻帝朝

王允既謀誅董卓始與士孫瑞議特下詔赦卓部曲既而疑曰部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而赦之恐適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又議悉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開關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陜以安撫之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險屯陜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恐動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使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

為魚肉矣李傕等遣使詣長安求赦允曰一歲不可再赦傕等益懼用賈詡策率軍數千西攻長安比至已十餘萬遂圍之

賈詡 獻帝朝

察孝廉為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昔久為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氐氐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詡實非段甥權以濟事咸此類也董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為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卓婿中郎將牛輔屯陜詡

在輔軍卓敗輔又死衆恐懼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閒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凉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衆以爲然傕乃西攻長安

裴松之曰傳稱仁人之言其利博哉然則不仁之言理必反是當是時元惡既梟天地始開致使厲階重結大梗殷流邦國遘殄瘁之哀黎民嬰周餘之酷豈不由賈詡片言乎詡之罪也一

何大哉

王宏 獻帝朝

初王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傕等欲殺允恐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卓已死其黨與易制耳若舉兵共討傕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

文尉曰翼誠腐儒小生矣乃宏見之既審何不徑奔關東而束手就死乎乃知明而能斷誠難也

許劭 獻帝朝

許劭避地廣陵陶謙禮之甚厚劭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勢必薄遂去之後謙果捕諸寓士人乃服其先識

司馬德操 獻帝朝

司馬德操有人倫鑒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時有以人物問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

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田疇 獻帝朝

初幽州牧劉虞欲遣使奉章詣長安而難其人衆咸曰右北平田疇年二十二歲雖少然有奇才虞乃備禮請以爲掾具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自選家客二十騎俱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趨朔方循間道至長安致命詔拜疇爲騎都尉疇以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得

報馳還比至虞巳爲公孫瓚所殺疇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不送章報我何也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既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疇恐燕趙之士皆將蹈東海而死莫有從將軍者也瓚乃釋之

程昱　獻帝朝

袁紹使人說操欲使操遣家居鄴操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爲之韓彭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威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

沮授　獻帝朝

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民之意今州域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穎川郭圖淳于瓊曰漢室凌遲爲日久矣今

欲與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紹不從

荀彧　獻帝朝

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爲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揚武中郎將曹洪將兵西迎天子

董昭　獻帝朝

曹操將兵詣洛陽既至以操領司隸校尉録尚書事操引董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

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遷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心相憑結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操曰善即遣使詣奉

郭嘉 獻帝朝

初郭嘉往見袁紹紹甚敬之居數十日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吾將更舉而求主子盍去乎二人曰袁氏有恩德於天下人多歸之且今最强去將何之嘉知其不寤不復言遂去之

賈詡 獻帝朝

初帝既出長安宣威將軍賈詡上還印綬往依段煨于華陰詡素知名爲煨軍所望煨禮奉甚備詡潛謀歸張繡或曰煨待君厚矣君去安之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爲所圖吾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詡說繡附於劉表繡從之詡往見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爲也

陳登 獻帝朝

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爲左將軍操復遺布手書深加慰納布大喜即遣登奉章謝恩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僞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别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我協同曹操絶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爲用飽則颺去其言

如此布意乃解

滿寵 獻帝朝

故太尉楊彪與袁術昏姻曹操惡之誣云欲圖廢立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乎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操使許令滿寵按彪獄融與尚書令荀彧皆屬寵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

白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初彧融聞寵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出乃更善寵彪見漢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稱脚攣積十餘年不行由是得免於禍

孫策 獻帝朝

孫策將取會稽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遂爲策所破朗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虞翻爲功曹策好獵虞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白龍魚服困于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策

嘗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劉繇之奔也太史慈遁於蕪湖山中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城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進住涇縣大爲山越所附於是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擒之策謂郎曰爾昔襲孤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郎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擒之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卿天下智士但所託未得其人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道會劉繇卒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欲奉

豫章太守華歆爲主歆謝遣之衆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先往安撫并覵華子魚之爲人左右皆曰慈必不還策曰子義舍我當欲從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云策曰太史子義氣勇有膽烈非縱橫人也其秉心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君幸勿言慈果如期而反

杜襲 獻帝朝

潁川杜襲趙儼繁欽避亂荊州劉表俱待以賓禮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全

身以待時耳豈爲劉牧當爲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與子絶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及曹操迎天子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遂還詣操操以儼爲朗陵長

賈詡 獻帝朝

袁紹遣人招張繡并與賈詡書結好繡欲許之詡於繡坐上顯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先與

曹爲讐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强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冬十一月繡率衆降曹操操執繡手與歡宴爲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表詡爲執金吾封都亭侯

韓嵩 獻帝朝

袁紹使人求助於劉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別駕零陵劉先說表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

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惟加重思無爲負嵩表以爲憚使强之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公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陳兵將斬之嵩不爲動徐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乃囚之

劉曄 獻帝朝

揚州賊帥鄭寶欲畧居民以赴江表以淮南劉曄高族名人欲刼之使唱此謀曄患之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要與歸家寶來候使者曄留與宴飲手刃殺之斬其首以令寶軍曰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其衆數千人皆讋服推曄爲主曄以其衆與廬江太守劉勳勳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畧爲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以相與耳勳以袁術部曲衆多不能贍遣從弟偕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偕召勳使襲之孫策惡勳兵强僞卑辭以事勳曰上繚宗民數欺鄙郡欲擊之路

不便上繚甚富實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爲外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勳勳大喜外内盡賀劉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也兵疲於外而國内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聽卒爲策所敗葛越草布也

趙儼　獻帝朝

陽安都尉李通以袁紹遣使拜爲征南將軍即斬紹使送印綬詣操通急録戶調朗陵長趙儼見通曰方今諸郡並叛獨陽安懷附復趣收其綿絹小人樂亂無乃不可乎通曰公與袁紹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綿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爲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安陽郡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以爲國家宜垂慰撫而更急斂綿絹何以勸善彧即白操悉以綿絹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

曹操　獻帝朝

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

彊孤猶不能自保況衆人乎

胡三省曰此光武安反側之意文蔚曰後蕭平南焚刺亦然英雄處事千載一揆

郭嘉　獻帝朝

孫策轉鬬千里盡有江東聞曹公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嘉策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雄豪將帥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獨行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爲許貢客所殺

程昱　獻帝朝

曹公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爲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立未爲海内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則又不可得而殺矣權果多與備兵以禦曹

省括編卷之九 終

曹公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爲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立未爲海内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則又不可得而殺矣權果多與備兵以禦曹

續東漢 二則

漢符融 桓帝朝黃子艾即黃允遣妻而增衷嘅者

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耀上京託言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爲予奪符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慚嘆逃去後果爲輕薄子並以罪廢

漢張奐 桓帝朝

漢桓帝永壽元年以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衆應之而奐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

省括編卷之十

明　都諫錢塘姚文蔚編緝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事類三國　五十四則

吳魯肅　漢獻帝朝

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肅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權即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曰今漢室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漢高帝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

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毀肅年少麤疎權益貴重之後劉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荆州肅勸權借之共拒曹操操聞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

吳孫翊妻　漢獻帝朝

丹陽大都督嬀覽郡丞戴員殺太守孫翊將軍孫河屯京城馳赴宛陵覽員從殺之遣人迎魏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以丹陽應之覽入居軍府中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歡悅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無復疑意徐氏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絰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聞亂從椒丘還至丹陽悉族

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其餘賞賜有差河子韶年十七收河餘衆屯京城權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嘗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讙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諭乃止明日見韶拜承烈校尉統河部曲

魏焦觸　漢獻帝朝

袁熙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敢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挿別駕代郡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

不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捨之觸等遂降曹操皆封爲列侯

魏杜畿 漢獻帝朝

河東太守王邑被徵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詣司隸校尉鍾繇請留之繇不許固等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高幹通謀曹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外服內貳張晟寇亂澠殽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將爲深害當今河東天下之要地也君爲吾舉賢才以鎮之彧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爲河東太守鍾繇促王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衛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杜畿至數月不得渡操遣夏侯惇討固等未至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爲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討之不勝爲難未已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郖津渡范先欲殺畿以威衆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以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今大發兵衆情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爲然從之得兵甚少畿又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緩急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會白騎賊攻垣縣高幹入濩澤畿知諸縣附已乃出單將數十騎赴堅壁而守之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高幹張晟共攻畿不下畧諸縣無所得曹操使議郎張既西徵關中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固琰等首其餘黨與皆赦之

仲長統 漢獻帝朝

初山陽仲長統遊學至幷州過高幹幹善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材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悅統言統遂去之

劉備 漢獻帝朝

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及聞操還

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諸葛亮 漢獻帝朝

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

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脩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甘寧 漢獻帝朝

初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衆散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將兵急追之寧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操祖由是得免軍罷還

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寧欲去恐不免飛乃白祖以寧為邾長寧遂亡奔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權禮異同於舊臣寧獻策於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為篡盜南荊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勢也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今吳下

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覇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畧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

魏張既 漢獻帝朝

曹操將征荆州使張既說馬騰令釋部曲還朝騰許之已而更猶豫既恐其為變乃移諸縣促儲偫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操表騰為衛尉以其子超為偏將軍統其衆悉從其家屬詣鄴

諸葛亮 漢獻帝朝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日相與毀琦而譽琮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太守

徐庶 漢獻帝朝

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

和洽劉廙 漢獻帝朝

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西平和洽以為冀州土平民彊英傑所利不如荆州土險民弱易依倚也遂從劉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不去讒慝將興遂南之武陵表辟南陽劉望之為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為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望之弟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既不能

法栁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絶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廙奔揚州

魏楊修 漢獻帝朝

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克荆州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為人短小放蕩然識達精果操時已定荆州走劉備不復存録松主簿楊修白操辟松操不納以此怨歸勸劉璋絶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

習鑿齒論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

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

魏賈詡 漢獻帝朝

建安十三年曹操破荆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操不從軍遂無利

吳周瑜 漢獻帝朝

十三年曹操入荆州劉琮舉衆降操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羣下問計議者咸謂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

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乎今北土未平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

吳周瑜 漢獻帝朝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荆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覽英雄

不從備還公安久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

魏程昱 漢獻帝朝

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反扇動幽冀世子丕欲自討之功曹常林曰今大軍在遠外有彊敵將軍爲天下之鎮輕動遠舉雖克不武乃遣將軍賈信討滅之餘賊請降議者皆曰公有舊法圍而後降者不赦程昱曰此乃擾攘之際權時之宜今天下略定不可誅也必欲誅之宜先啓聞議者皆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

手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丕曰善卽白操操果不誅既而聞昱之謀甚悅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法正 漢獻帝朝

初劉璋以許靖爲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曰天下有獲虛名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

劉巴趙雲 漢獻帝朝

成都之圍也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

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

諸葛亮 漢獻帝朝

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嘆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主客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曹操 漢獻帝朝

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愼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於事興至官果遣校尉范陵往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魏趙儼 漢獻帝朝

操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以扶風趙儼爲關中護軍操使儼發千二

百兵欲漢中守禦殷署督送之行者不樂儼護送至斜谷口還未至營署督叛亂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叛者親黨也聞之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徐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儼下令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送皆放遣乃即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將詣大營請舊兵鎮守關中魏公操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往當須到乃發遣俄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遂宜言當差留新兵之溫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

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諭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

魏高柔 漢獻帝朝

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猶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高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以誘其還心猥復重之柔恐自今軍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巳亦且相隨而行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善之

魏辛憲英 漢獻帝朝

魏以五官中郎將丕爲太子太子抱議郎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懼而反以爲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法正 漢獻帝朝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

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盖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大破淵軍曹公西征聞之曰吾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爲人所教也

魏裴潛 漢獻帝朝

魏王操召代郡太守裴潛爲丞相理曹掾操美潛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繼者必

以潛爲治過嚴而事加寬恵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旣弛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果至

魏吴質 漢獻帝朝

初丞相主簿楊脩與丁儀兄弟謀立曹植爲魏嗣五官將丕患之以車載廢簏内朝歌長吴質與之謀脩以白魏王操操未及推驗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簏載絹以入脩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焉

吴潘濬 漢獻帝朝

武陵部從事樊伷誘導諸夷圖以武陵附漢中王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潘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伷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是南陽舊姓頗能弄脣吻而實無才畧臣所以知之者伷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卽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

趙雲 漢昭烈朝

漢主恥關羽之没將擊孫權翊軍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羣臣諫者甚衆漢主皆不聽

魏劉曄 主丕朝

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朝臣皆賀劉曄獨曰孫權無故求降必内有急權前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

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内吳之亡不出旬日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内乎丕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也丕不聽遂受吳降

諸葛亮 漢後帝朝

孫權稱尊號議者咸爲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絶其盟好亮曰權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絶便當移兵東伐與之角力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乃遣衛尉陳震往賀權

魏許允妻 主叡朝

許允妻阮德如妹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帝遣虎

賁收允婦出閤戒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至明帝核之允答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願陛下檢校爲稱職與否若不稱臣宜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舊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允新婦自若云無憂尋還作粟粥待之須臾允至

吳潘濬羊衜楊迪 主權朝

魏青州人隱蕃逃奔入吳上書於吳主曰臣聞紂爲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寛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嘆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吳主卽召入蕃進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侍中右領軍胡綜侍坐吳主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辨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吳主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都輦小職吳主以蕃盛語刑獄用爲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數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於是蕃門車馬雲集賓客盈堂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接待惟羊衜及宣詔郎楊迪拒絶不與通潘濬子

翥亦與蕃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之頃之蕃謀作亂於吳事覺亡走捕得伏誅吳主切責郝普普惶懼自殺朱據禁止歷時乃解

文蔚曰姦邪小人多小有才大雅君子不難坐照躁輕之夫耽而悅焉鮮不累矣郝普朱據爲吳名士而受小人之禍如此良可惜也

吳張昭 主權朝

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奉表稱臣於吳吳主大悅爲之大赦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淵爲燕王舉朝大臣自顧雍以下皆諫以爲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護送舒綜而已吳主不聽張昭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吳主反覆難昭昭意彌切吳主大怒後公孫淵果斬二使首獻魏吳主不勝愧忿

張翼 漢後帝朝

蜀康降都督張翼用法嚴峻南夷豪帥劉胄叛丞相亮以參軍巴西馬忠代翼召翼令還其人謂翼宜速歸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破胄斬之

吳謝厷 主權朝

吳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呂壹亂國每言之輒流涕壹白丞相顧雍過失吳主怒詰責雍黃門侍郎謝厷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曰不能佳厷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厷曰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曰君語近之也厷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

文蔚曰謝厷不著一語爭顧公事而事自解觀其從容諷諭殆弄壹於股掌之上也君子之御小人豈無術哉若言於權言必不入雍事卒不解矣

吳陸遜 主權朝

衛將軍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以書告丞相陸遜遜

報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家門致禍矣琮既不答遜言更以致隙

魏王基 主芳朝

吳主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寇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安豐太守王基策之基曰今陸遜等已死孫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綻支

當還官保護耳巳而吳果不出

魏山濤 主芳朝

山濤爲河内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蹋鑒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

魏桓範 主芳朝

魏大將軍曹爽受遺輔政與太傅司馬懿有隙爽兄弟數俱出遊司農沛國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内人者爽曰誰敢爾邪

魏司馬懿 主芳朝

芳謁高平陵大將軍爽與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因奏爽罪惡於芳云云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衛懿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尚書陳泰說爽宜早自歸罪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巳以洛水爲誓初爽以桓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

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至平昌城門城門下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舉手中版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然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範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㹠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白芳下詔免巳官奉芳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

文蔚曰桓範之智不能知爽之爲人而輕出以

赴其禍亦以其子誤之也範非爽吏可以無出

魏辛憲英 主芳朝

初爽之出也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變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有司奏收芝綜治罪太傅懿曰彼各爲其主也宥之頃之以芝爲御史中丞綜爲尚書郎魯芝之將出呼參軍辛敞欲與俱去敞毗之子也其姊憲英爲太常羊耽妻敞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

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暱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先是爽辟王沈及太山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

魏王廣 主芳朝

兗州刺史令狐愚司空王凌之甥也屯於平阿甥舅並典重兵專淮南之任凌與愚陰謀以帝闇弱制於彊臣聞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許昌九月愚遣其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聞凌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其子廣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華不治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之或哀失民故也今司馬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已脩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爲惡

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凌不從

魏司馬懿 主芳朝

太尉王凌聞吳人塞涂水欲因此發兵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爲書諭凌已而大軍掩至百尺凌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懿遣掾王彧謝罪送印綬節鉞懿軍到丘頭凌面縛水次懿承詔遣主簿解其縛凌既蒙赦加恃舊好不復自疑徑乘小船欲

趙懿懿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淩知見外乃遥謂懿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而乃引軍來乎懿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淩曰卿負我懿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遣步騎六百送淩西詣京師淩試索棺釘以觀懿意懿命給之淩行到項遂飲藥死

魏令狐邵 王芳朝

初令狐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衆人謂愚必興令狐氏族父弘農太守邵獨以為愚性倜儻不脩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之心甚不平及邵為虎賁中郎將

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從容謂邵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今竟云何邪邵熟視而不答私謂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不邪將逮汝曹耳邵沒後十餘年而愚族滅邵子以族疎得免

魏鄧艾 王芳朝

陽城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内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追録舊勲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耻之教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之

胡三省曰鄧艾所陳先於徙戎論司馬師既從之矣然卒不能杜五胡亂華之漸抑所謂漸出之者行之而不究耶豈天之所啓非人之所能為也

吳呂岱 王休朝

孫峻薦大將軍諸葛恪可付大事吳主嫌恪剛狠自用峻曰當今朝臣之才無及恪者乃召恪於武昌恪

將行上大將軍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命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

虞喜論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呂侯國之元耆志度經遠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疏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身殿堂死於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而哂呂侯無對為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忘秋實

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御之精嚴垂發而費禕方與來敏對棊意無厭倦敏以爲必能辦賊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也況長寧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蜀爲蕞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禕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爲降人郭循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覩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皆足以爲世鑒也

吳滕胤 王亮輯

諸葛恪既敗魏兵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諸大臣

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滕胤謂恪曰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彊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皆不見計筭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爲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民臣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既而師出無功士卒傷病由是衆庶失望怨讟興矣

魏李翼妻荀氏 王芳輯

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等豐弟翼爲兗州刺史師遣使收之翼妻荀氏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爲坐取死亡左右可同赴水火者爲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耳二兒必免乃止死

魏杜畿傅嘏 王芳輯

初李恢與尚書僕射杜畿及東安太守郭智善智子

沖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沖嘗與李豐俱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爲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爲誤及豐死沖爲代郡太守卒繼父業正始中夏侯玄何晏鄧颺俱有威名欲交尚書郎傅嘏嘏不受嘏友人荀粲怪而問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嘏又與李

豈不善謂同志曰豐飾僞而多疑矜小智而昧於權
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

吳習氏 主休朝

吳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琅琊王其妻習氏諫之
衡不聽琅琊王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及琅琊王
卽位李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吾欲奔
魏何如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旣數
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
見中國人乎琅琊數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
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

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吳主
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敗夫射鉤
斬袪在君爲君其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又加威遠將
軍

吳張悌 主休朝

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
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
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威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
懷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煩役重東西馳驅無有寧歲
司馬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爲之謀
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
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
其本根固矣姦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
玩戎黷武民勞卒敝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强弱不
同智筭亦勝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
憂也吳人哂其言至是乃服 三叛謂王凌母丘儉諸葛誕

魏司馬昭 主奐朝

初鍾會以才能見任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會見利
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會將伐漢西
曹屬邵悌言於昭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

謂會單身無任不若使餘人行也昭笑曰我寧不知
此邪蜀數爲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
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
而彊使之適所以爲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
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何憂其不能辦
邪夫蜀已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共圖事中國將士
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會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
須憂此愼勿使人聞也及會白鄧艾反昭自將大軍
之長安悌復曰鍾會所統兵五六倍於鄧艾但可勑
會取艾不須自行昭曰卿忘前言耶而云不須行乎

雖然所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義待人但人不當負我耳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耶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

魏辛憲英 主奐朝

初鍾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郎中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我家矣琇固請於昭昭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

省括編卷之十一

明　都諫錢塘姚文蔚編輯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事類晉 一百四則

孫鑠 武帝朝

大司馬石苞久在淮南威惠甚著淮北監軍王琛惡之密表苞與吳人交通會吳人將入寇苞築壘遏水以自固帝疑之羊祜深爲帝言苞必不然帝不信乃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義陽王望帥大軍以徵之苞辟河內孫鑠爲掾鑠先與汝陰王駿善駿時鎮許昌鑠過見之駿知臺已遣軍襲苞私告之曰無與於禍鑠既出馳詣壽春勸苞放兵步出都亭待罪苞從之帝聞之意解苞詣闕以樂陵公還第

晉亂之始 武帝朝

任愷庾純與賈充不協薦充鎮撫秦雍帝以充都督秦凉二州諸軍事充患之將之鎮公卿餞於夕陽亭充私問計於荀勗勗曰公爲宰相乃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充曰然則孰可寄懷勗曰勗請言之因謂

馮紞曰賈公遠出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紞亦然之初帝將納衛瓘女爲太子妃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説帝求納其女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爲請荀顗荀勗馮紞皆稱充女絶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充復居舊任

文蔚曰昔人謂五胡之亂不在石勒長嘯上東門時而在夕陽亭一語此數百年治亂一大機也勗輩何足誅司馬炎不得不任其責矣

羊祜武帝朝

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紞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

郭欽武帝朝

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爲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爲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之長策也時詔去州郡兵山濤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皆不聽

陸喜武帝朝

散騎常侍薛瑩卒武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爲第一乎喜曰瑩在四五之間安得爲第一夫以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正不懼者第

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温恭修慎不爲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没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又安得爲第一乎

文蔚曰本朝逆瑾用事時有識者亦以此論士士處衰亂之季者此其律令也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是安得不爲第一乎

蒯欽惠帝朝

楊駿爲太傅錄朝政又詘少府蒯欽駿之姑子也數

以直言犯駿他人皆為之懼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〻之無罪不可妄殺不過踈我我得踈乃可以免不然與之俱族矣駿辟王彰為司馬彰逃避不受其友張宣子怪而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況楊太傅昵近小人踈遠君子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塞以避之猶恐及禍柰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江統 惠帝朝

太子洗馬陳留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時不能用

董養 惠帝朝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嘆曰建斯堂也將何為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于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為王法所不容也柰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乃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作矣因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嘆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裴頠 惠帝朝

以裴頠為尚書僕射頠雖賈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尋詔頠專任門下事頠上表固辭不聽或謂頠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頠慨然久之竟不能從

韋忠 惠帝朝

裴頠薦平陽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哉逸民每有心誡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而就之哉關內侯敦煌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

張韙 惠帝朝

太白晝見中台星拆張華少子韙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趙王倫孫秀將討賈后使司馬雅告張華華拒之雅怒曰刃將在頸猶為是言耶華竟與裴頠等皆遇害

趙模 惠帝朝

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爲大長秋以成都内史耿滕代之滕帥衆入州廞遣兵殺之廞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總總至江陽聞廞有異志主簿蜀郡趙模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當速行赴之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誰敢動者總更緣道停留比至南安魚涪津已遇廞軍模白總散財募士以拒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總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爲如此模曰今州起事必當殺君以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總不聽衆遂自潰總逃草中模著總服格戰廞兵殺之見其非是更搜求得總殺之

顧榮 惠帝朝

初大司馬齊王冏辟中書郎陸機爲趙王倫撰禪詔收欲殺之大將軍成都王穎爲之辯理得免死因表爲平原内史以其弟雲爲清河内史機友人顧榮及廣陵戴淵以中國多難勸機還吳機以受穎全濟之恩且謂穎有時望可與立功遂留不去

孫惠 惠帝朝

齊王冏既得志頗驕奢擅權孫惠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彊四難也興復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爲難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切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崇親推近委重長沙成都二王長揖歸藩則太伯子臧不專美於前矣今乃忘高亢之可危貪權勢以受疑雖遨遊高臺之上逍遥重墉之内愚竊謂危亡之憂過於在穎翟之時也冏不能用惠辭疾去冏謂曹攄曰或勸吾委權還國何如攄曰物禁太盛大王誠能居高慮危褰裳去之斯善之善者也

冏不聽張翰顧榮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羮鱸魚鱠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爲即引去

王導 惠帝朝

琅琊王睿沈敏有度量爲左將軍與東海叅軍王導善導識量清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太弟穎殺其弟東安王繇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勑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

麴彭鄭林 元帝朝

初鞠羨既殺苟晞復以羨子彭爲東萊太守會曹嶷徇青州與彭相攻嶷兵雖彊郡人皆爲彭致戰嶷不能克久之彭歎曰今天下大亂彊者爲雄曹亦鄉里爲天所相苟可依憑即爲民主何必與之力爭使百姓肝腦塗地吾去此則禍自息矣郡人以爲不可爭獻拒嶷之策彭一無所用與鄉里千餘家浮海北海鄭林客於東萊彭嶷之相攻林情無彼此嶷賢之不敢侵掠彭與之俱去比至遼東乃歸慕容廆廆以彭參龍驤軍事遣鄭林車牛粟帛皆不受躬耕於野

李產 元帝朝

豫州刺史祖逖卒以逖弟約爲平安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衆約無綏御之才不爲士卒所附初范陽李產避亂依逖見約志趣異常謂所親曰吾以北方鼎沸故遠來就此冀全宗族今觀約所爲有不可測之志吾託名姻親當早自爲計無事復陷身於不義也爾曹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長久之策乃帥子弟十餘人行歸鄉里

王允之 明帝朝

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常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污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悉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爲之備

溫嶠 明帝朝

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嶠爲左司馬嶠乃繆爲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與嶠結好會丹楊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其才恐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嶠僞

辭之敦不聽六月表嶠爲丹楊尹且使覘伺朝廷嶠恐既去而錢鳳於後間止之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嶠臨去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請先爲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與司徒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

王導 明帝朝

司徒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爲敦發哀衆以爲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

王應 明帝朝

敦死王含等敗含欲奔荆州王應曰不如江州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歸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覩困厄必有愍惻之心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邪含不從遂奔荆州王舒遣軍迎之沈含父子於江

王彬聞應當來密具舟以待之不至深以爲恨

阮孚 成帝朝

丹陽尹阮孚以太后臨朝政出舅族謂所親曰今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爲廣州刺史孚咸之子也

卞壼 成帝朝

庾亮言於朝曰蘇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朝臣無敢難者獨光祿大夫卞壼爭之曰峻擁彊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之亮不從壼知必敗與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此國之大事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是更速其禍也必縱毒蠚以向朝廷朝廷威力雖盛不知果可擒否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力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以爲外援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相與共諫止之或當相從耳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爲不可亮皆不聽

桓宣 成帝朝

峻知祖約怨朝廷乃遣參軍徐會推崇約請共討庾亮約大喜其從子智衍並勸成之譙國內史桓宣謂

智曰本以彊胡未滅將勠力討之使君若欲爲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智不從宣詣約請見約知其欲諫拒而不內宣遂絶約不與之同約於是赴歷陽宣將其衆營於馬頭山

孔坦 成帝朝

初姑孰旣陷尚書左丞孔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及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

鈴下卒 成帝朝

峻遣兵攻吳國內史庾冰冰不能禦棄郡奔會稽
浙江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以蘧蒢覆之
吟嘯鼓枻泝流而去每逢邏所輒以杖叩船曰何處
覓庾冰庾冰正在此人以為醉不疑之冰僅免

毛寶 成帝朝

庾亮溫嶠起兵討蘇峻亮嶠互相推為盟主嶠從弟
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愆
期詣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豫顧命
為恨答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不能回乃
順侃意遣使謂之曰仁公且守僕當先下使者去已

二日平南參軍滎陽毛寶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
與天下共之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假令可疑猶當外
示不覺況自為攜貳邪宜急追信改書言必應俱進
若不及前信當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使者改書侃果
許之

溫嶠 成帝朝

陶侃起兵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
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拜謝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
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曰
君侯脩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即與之談宴
終日遂與亮嶠同趣建康

又 成帝朝

嶠軍食盡貸於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
及兵食惟欲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
荊州接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
更思良筭徐來討賊不為晚也嶠曰凡師克在和古
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眾
仗義故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峻驟勝而
驕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柰何捨垂立
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四海

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
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
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眾獨返
人心必沮沮眾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毛寶言於
嶠曰下官能留陶公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鎮蕪湖為
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
直整齊三軍示眾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
亡往者杜弢非不彊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
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
賊資糧若寶不立功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之

加寶督護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説侃曰今大事若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毛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留不去

王導 成帝朝

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為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王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

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以褚翜為丹楊尹時兵火之後民物彫殘翜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陶侃 成帝朝

後將軍郭默殺江州刺史劉胤傳首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己亥大赦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為江州刺史太尉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默遣使送妓妾及絹并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為此若欲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幼詔令不出胸懷劉胤為朝廷所禮雖方任

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恃勇所在貪暴以大難新除禁網寬簡欲因際會騁其縱橫耳發使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導乃收胤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有其地朝廷得以潛嚴俟足下軍到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

又 成帝朝

慕容廆遣使與太尉陶侃牋勸以興兵北伐共清中原僚屬宋該等共議以廆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

無別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進廆官爵參軍韓恒駁曰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桓文有匡復之功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除群凶功成之後九錫自至比於邀君以求寵不亦榮乎廆不悅出恒為新昌令於是東夷校尉封抽等疏上侃府請封廆為燕王行大將軍事侃復書曰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為官摧勒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可否遲速當在天臺也

又 成帝朝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戍之侃

辯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濺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由非以禦寇也且吳時戍此城用三萬兵今縱有兵守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及庾亮鎮武昌卒使毛寶樊峻戍邾城趙遣張貉陷邾城死者六千人寶峻赴江溺死

涼張淳 晉成帝朝

初張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康成主雄不許駿乃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雄僞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萬里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者當斬之都市宣示衆目曰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琅琊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邪雄司隷校尉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肯留且試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豐大天熱可且遣下吏小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淳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憚哉雄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强何不亦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讐恥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慙曰我之祖考本亦晉臣遭天下大亂與六郡之民避難此州爲衆所推遂有今日琅琊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國者亦當帥衆輔之厚爲淳禮而遣之淳卒致命於建康

龔壯 成帝朝

成主期驕虐日甚多所誅殺大臣多不自安漢王壽素貴重有威名期及建寧王越等皆忌之壽懼不免每當入朝常詐爲邊書辭以警急初巴西處士龔壯父叔皆爲李特所殺壯欲報仇積年不除喪壽數以禮辟之壯不應而往見壽壽密問壯以自安之策壯曰巴蜀之民本皆晉臣節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稱藩於晉誰不爭爲節下奮臂前驅者如此則福流子孫名垂不朽豈徒脫今日之禍而已壽然之

燕李洪 晉成帝朝

趙兵進逼棘城不能克引退燕追擊之趙兵大敗趙

之攻棘城也燕右司馬李洪之弟普以爲棘城必敗勸洪出避禍洪曰天道幽遠人事難知且當委任勿輕動取悔普固請不已洪曰卿意見明審者當自行之吾受慕容氏大恩義無去就當效死於此耳與普流涕而訣普遂降趙從趙軍南歸死於喪亂洪由是忠篤著名

郗鑒 成帝朝

以王導爲丞相郗鑒爲太尉庾亮爲司空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庾亮與郗鑒牋曰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

手出則惟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况欲愚其主哉人主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多養無頼之士公與下官並荷託付之重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鑒不聽南蠻校尉陶稱侃之子也以亮謀語導或勸導密爲之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絶智者之口即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征西參軍孫盛密諫亮曰王公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内外耳亮乃止

趙鮮于亮 成帝朝

燕敗趙兵趙將軍范陽鮮于亮失馬步緣山不能進因止端坐燕兵環之叱令起亮曰身是貴人義不爲小人所屈汝曹能殺亟殺不能則去亮儀觀豐偉聲氣雄厲燕兵憚之不敢殺以白皝皝以馬迎之與語大悦用爲左常侍以崔毖之女妻之

龔壯 成帝朝

趙王虎遺漢主壽書欲與之連兵入寇約中分江南壽大喜遣散騎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廣使於趙龔壯

諫不聽壽大脩舟艦繕兵聚糧秋九月以尚書令馬當爲六軍都督徵集士卒七萬餘人爲舟師大閱於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有吞噬江南之志解思明諫曰我國小兵弱吳會險遠圖之未易壽乃命群臣大議利害龔壯曰陛下與胡通孰若與晉通胡豺狼也既滅晉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强弱不敵危亡之勢也虞虢之事已然之戒願陛下熟慮之群臣皆以壯言爲然壽乃止士卒咸稱萬歲壯以爲人之行莫大於忠孝既報父叔之仇又欲使壽事晉壽不從乃詐稱耳聾手不制物辭歸以文籍自

娱終身不復至成都

劉翔 成帝朝

燕王使劉翔於晉晉遣大鴻臚郭悕持節冊命燕王與翔等偕北公卿餞於江上翔謂諸公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彊吳蔓草猶宜早除况寇讐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志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王述 成帝朝

庾翼在武昌數有妖怪欲移鎮樂鄉征虜長史王述與庾冰牋曰樂鄉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一旦移徙興立城壁公私勞擾又江州當泝流數千里供給軍府力役增倍且武昌實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重將固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闚闞之心不知所向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檿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禳避之道皆所不取正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耳朝議亦以爲然翼乃止

蔡謨 穆帝朝

加褚裒征討大都督督徐兖青揚豫五州諸軍事裒帥衆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爲中原指期可復光祿大夫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爲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群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才略疎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

廷乎裒竟敗無功而還其後殷浩之敗卒如蔡謨所料

劉惔 穆帝朝

劉惔每奇桓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志及溫爲荊州惔言於會稽王昱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昱自鎮上流而已爲軍司昱不聽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云以蒱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爲也恐溫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

趙王午 穆帝朝

燕兵至無終王午留其將王佗以數千人守薊與鄧恒走保魯口燕兵至范陽范陽太守李產欲爲石氏拒燕衆莫爲用乃帥八城令長出降慕容儁復以產爲太守產子績爲幽州別駕棄其家從王午在魯口鄧恒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恐終難相保徒爲人累不如去之午曰此何言也夫以當今喪亂而績乃能立義捐家情節之重雖古烈士無以過乃欲以猜嫌害之燕趙之士聞之謂我直相聚爲賊了無意識衆情一散不可復集此爲坐自屠潰也恒乃止午猶恐諸將不與已同心或致非意乃遣

績還績始辭午件見燕王儁儁讓之曰卿不識天命棄職要名今日乃始來邪對曰臣眷戀舊主志存微節官身所在何事非君殿下方以義取天下臣未謂得見之晚也儁悅善待之

辛謐 穆帝朝

故晉散騎常侍隴西辛謐有高名歷劉石之世徵辟皆不就魏主冉閔備禮徵爲太常謐遺閔書以爲物極則反致至則危君王功已成矣宜因茲大捷歸身由夷之廉享松喬之壽矣因不食而卒

之 穆帝朝

初桓溫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事久不報溫知朝廷杖殷浩以抗已甚忿之屢求北伐詔書不聽十二月溫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於武昌朝廷大懼殷浩欲去位以避溫又欲以騶虞幡駐溫軍吏部尚書王彪之言於會稽王昱曰此屬皆自爲計非能保社稷爲殿下計也若殷浩去職人情離駭天子獨坐當此之際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爲之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成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爲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

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柰何無故忩忩先自猖獗乎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悶卿此謀意始得了撫軍司馬高崧爲昱草書致溫溫卽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

孔嚴 穆帝朝

尚書左丞孔嚴言於殷浩曰比來衆情良可寒心不知使君當何以鎮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身之義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也觀近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恐難

以義感也浩不從

戴施 穆帝朝

謝尚使戴施據枋頭施聞蔣幹求救乃自倉垣徙屯棘津止幹使者求傳國璽劉猗使繆嵩還鄴曰幹疑尚不能救沈吟未決六月施帥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紿之曰今燕寇在外道路不通璽未敢送也卿且出以付我我當馳白天子天子聞璽在吾所信卿至誠必多發兵糧以相救餉幹以爲然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於枋頭

王羲之 穆帝朝

殷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内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爲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此愚智所不解也又與會稽王昱牋不從

王彪之 穆帝朝

初浩陰遣人誘梁安雷弱兒使殺秦主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僞許之且請兵應接浩聞張遇作亂健兄子輔國將軍黄眉自洛陽西奔以爲安等事已成冬十月浩自壽春帥衆七萬北伐欲進據洛陽修復陵園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會稽王昱牋以爲弱兒等容有許僞浩未應輕進不從浩以姚襄爲前驅襄引兵

北行度浩將至詐令部衆夜遁陰伏甲以邀之浩聞而追襄至山桑襄縱兵擊之浩大敗棄輜重走保譙城襄俘斬萬餘悉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襄復如淮南會稽王昱謂王彪之曰君言無不中張陳無以過也

王猛 穆帝朝

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

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
而不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
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

胡三省曰猛蓋指出溫心事以爲溫之伐秦但
欲以功名鎭服江東非眞有心於伐罪弔民恢
復境土也

文蔚曰溫以猛爲無比而不拉之南渡者知猛
才大非已所能制也宋人謂溫眼中不識人誤
矣

燕乙逸 晉穆帝朝

燕主儁徵幽州刺史乙逸爲左光祿大夫逸夫婦共
載鹿車子璋從數十騎服飾甚麗奉迎於道逸大怒
閉車不與言到城深責之璋猶不悛逸常憂其敗而
璋更被擢任歷中書令御史中丞逸乃歎曰吾少自
脩立克已守道僅能免罪璋不治節儉專爲奢縱而
更居清顯此豈惟璋之忝幸實時世之陵夷也

謝安 穆帝朝

詔謝萬軍下蔡郗曇軍高平以擊燕萬矜豪傲物但
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謂萬曰汝爲元
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
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云
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以
下無不親造厚相親託既而萬帥衆入渦潁以援洛
陽郗曇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爲燕兵大盛故曇退卽
引兵還衆遂驚潰萬狼狽單歸軍士欲因其敗而圖
之以安故而止旣至詔廢萬爲庶人

燕皇甫眞 晉帝奕朝

秦王堅聞慕容恪卒陰有圖燕之計欲覘其可否命
匈奴曹轂發使如燕朝貢以西戎主簿郭辯爲之副
燕司空皇甫眞兄腆及從子奮覆皆仕秦腆爲散騎

常侍辯至燕歷造公卿謂眞曰僕本秦人家爲秦所
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竝相知有素
眞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奸人得
無因緣假託乎白燕主暐請窮治之太傅評不許辯
還爲堅言燕朝政無綱紀實可圖也鑒機識變惟皇
甫眞耳堅曰以六州之衆豈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

燕慕容恪 晉帝奕朝

初燕太宰恪有疾以燕主暐幼弱政不在已太傅評
多猜忌恐大司馬之任不當其人謂暐兄樂安王臧
曰今南有遺晉西有彊秦二國常蓄進取之志顧我

未有濟耳夫國之興衰繫於輔相大司馬總統六軍不可任非其人我死之後以親疏言之當在汝及冲汝曹雖才識明敏然年少未堪多難吳王天資英傑智畧[illegible]世汝曹若能推大司馬以授之必能混壹四海況外寇不足憚也愼無冐利而忘害不以國家爲意也又以語太傅評及將卒評不用其言以中山王冲爲大司馬吳王垂爲侍中車騎大將軍

燕慕容德 晉帝奕朝

秦魏公庾以陝城降燕請兵應接秦人大懼盛兵守華陰燕魏尹范陽王德上疏以爲先帝應天受命志

平六合陛下纂統當繼而成之今苻氏骨肉乖離國分爲五投誠請援前後相尋是天以秦賜燕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事足以觀矣宜命皇甫真引幷冀之衆徑趣蒲阪吳王垂引許洛之兵馳解庾圍太傅總京師虎旅爲二軍後繼傳檄三輔示以禍福明立購賞彼必望風響應渾一之期於此乎在矣時燕人多請救陝因圖關中者太傅評曰秦大國也今雖有難未可輕圖朝廷雖明未如先帝吾等智畧又非太宰之比但能閉關保境足矣平秦非吾事也魏公庾遺吳王垂及皇甫真牋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久矣今不乘機取之恐異日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矣垂謂真曰方今爲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觀太傅識度豈能敵苻堅王猛乎真曰然吾雖知之如言不用何

燕高弼 晉帝奕朝

秦王堅破燕入鄴宮慕容垂見燕公卿大夫及故時僚吏有慍色高弼言於垂曰大王憑祖宗積累之資負英傑高世之畧遭值迍阨棲集外邦今雖國家傾覆安知其不爲興運之始耶愚謂國之舊人宜恢江海之量有以慰結其心以立覆簣之基成九仞之功

柰何以一怒損之愚竊爲大王不取也垂悅從之

燕慕容鳳 晉帝奕朝

慕容桓之子鳳年十一陰有復讐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與之交結權翼見而謂之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奬勸將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言於秦王堅曰慕容鳳慷慨有才器但狼子野心恐終不爲人用耳

謝安 晉簡文帝朝

郗超以桓温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嘗與左衞將軍

王坦之共詣超日旰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耶

王坦之彪之 簡文帝朝

已未立昌明爲皇太子生十年矣遺詔大司馬温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毁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國家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當須大司馬處分尚書僕射王彪之正色

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爲所責朝議乃定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崇德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温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事遂不行

秦高泰 孝武朝

陽平公融在冀州嘗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遣主簿李纂詣長安自理纂憂懼道卒融問申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泰相猛及融屢辟泰泰不起至是融謂泰曰君子救人之急卿不得復辭泰乃從之至長安猛見之笑曰高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遲也泰曰罪人來就刑何問遲速猛曰何謂也泰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蹤齊魯未聞明詔褒美乃更煩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其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得釋猛因歎曰高子伯豈陽平所宜吏乎言於秦王堅堅召見悅之問以爲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以爲尚書郎泰固請還州堅許

之

謝安 孝武朝

大司馬温來朝辛巳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於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温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温大陳兵衛延見朝士有位望者皆戰慄失色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左右撤之與安笑語移日郗超常爲温謀主安與坦之見温

溫使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彊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終能輯穆

王彪之 孝武朝

秋七月南郡宣武公桓溫薨初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詞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謝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宏密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廻溫薨錫命遂寢

謝安 孝武朝

謝安以天子幼冲新喪元輔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前世人主幼在襁褓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事要須顧問大臣今上年出十歲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示人主幼弱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諸公必欲行此豈僕所能制所惜者大體耳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已得專獻替裁決遂不從彪之之言

秦苻融 晉孝武朝

有彗星出於尾箕經太微掃東井尾箕燕分東井秦

分陽平公融上疏曰東胡跨據六州南面稱帝陛下勞師累年然後得之本非慕義而來今陛下親而幸之使其父兄子弟森然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勳舊臣愚以為虎狼之心終不可養星變如此願少留意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為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脩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己何懼外患乎

秦王猛 晉武帝朝

王猛寢疾秦王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讎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

燕慕容農 晉孝武朝

慕容農私言於慕容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頹靡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將至矣圖讖之言行當有驗大王宜結納英傑以承天意時不可失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

謝安 孝武朝

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聞之歎曰安之明

乃能遊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募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為參軍常領精鋭為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秦苻融 晉孝武朝

苻堅欲伐晉群臣諫不納群臣皆出獨留平陽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衆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群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吾强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為令主亦非暗劣乘累捷之勢擊垂亡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冦長為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吾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畧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

謝安 孝武朝

安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謝玄為前鋒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進據彭城鄄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進安都督楊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加黄鉞於時荊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勲望宜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為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為荊州改桓伊於中流石虔為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如此

秦權翼 晉孝武朝

秦王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粗備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祕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行至澠池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鎮枝葉垂勇畧過人世豪東夏項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饑則附人每聞風飈之起常

有淩霄之志正宜謹其絛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
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
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
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從此始
矣堅不聽

燕慕容垂晉孝武朝

權翼密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南空倉中垂疑之自涼
馬臺結草筏以渡使典軍程同衣已衣乘已馬與童
僕趣河橋伏兵發同馳馬獲免

秦石越晉孝武朝

慕容垂至安陽遣參軍田山脩牋於長樂公丕丕聞
垂北來疑其欲爲亂然猶身自迎之趙秋勸垂於座
取丕因據鄴起兵垂不從丕謀襲擊垂侍郎天水姜
讓諫曰垂反形未著而明公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
如待以上賓之禮嚴兵衛之密表情狀聽勑而後圖
之丕從之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
會丁零翟斌起兵叛秦謀攻豫州牧平原公暉於洛
陽秦王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石越言於丕曰王師
新敗民心未安負罪亡匿之徒思亂者衆故丁零
唱句日之中衆已數千此其驗也慕容垂燕之宿望

有興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爲虎傅翼也丕
曰垂在鄴如藉虎寢蛟常恐爲肘腋之變今遠之於
外不猶愈乎且翟斌凶悖必不肯爲垂下使兩虎相
斃吾從而制之此卞莊子之術也乃以羸兵二千及
鎧仗之弊者給垂又遣廣武將軍苻飛龍帥氐騎一
千爲垂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爲三軍之帥卿爲謀垂
之將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弗許乃潛服而
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
敢輕侮方鎮殺吏燒亭反形已露可因此除之丕曰
淮南之敗垂侍衛乘輿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尚不

忠於燕安能盡忠於我失今不取必爲後患丕不從
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爲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爲人
禽耳

文蔚曰趙秋奇士慕容垂英雄姜讓庸流石越
智士苻丕駑材

燕慕容垂晉孝武朝

垂留慕容農慕容楷慕容紹於鄴行至安陽之湯池
閔亮李毗自鄴來以丕與苻飛龍所謀告垂垂因激
怒其衆曰吾盡忠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
欲已得乎乃託言兵少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衆八

平原公暉遣使讓垂趣使進兵垂謂飛龍曰今寇賊不遠當晝止夜行襲其不意飛龍以爲然壬午夜垂遣世子寶將兵居前少子隆勒兵從巳令氐兵五人爲伍陰與寶約聞鼓聲前後合擊氐兵及飛龍盡殺之叅佐家在西者皆遣還幷以書遺秦王堅言所以殺飛龍之故

魯利妻 晉孝武朝

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於烏桓魯利家利爲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家貧無以饌之柰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至必將有異

非爲飲食來也君亟出遠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死生惟郎是從農乃詣烏桓張驤說之曰家王以舉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遠近響應故來相告耳驤再拜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盡死

秦高泰 晉孝武朝

秦征東府官屬疑叅軍高泰燕之舊臣有二心泰懼與同郡虞曹從事吳韶逃歸渤海韶曰燕軍近在肥鄉宜從之泰曰吾以避禍去耳去一君事一君吾所不爲也申紹見而歎曰去就以道可謂君子矣

燕慕容楷 晉孝武朝

東胡王晏據館陶爲鄴中聲援鮮卑烏桓及郡縣民據塢壁不從燕者尚衆燕王垂遣太原王楷與鎮南將軍陳留王紹討之楷謂紹曰鮮卑烏桓及冀州之民本皆燕臣今大業始爾人心未洽所以小異惟宜綏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吾當止一處爲軍聲之本汝巡撫民夷示以大義彼必當聽從乃屯於辟陽紹帥騎數百往說王晏爲陳禍福晏隨紹詣楷降於是鮮卑烏桓及塢民降者數十萬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王晏詣鄴垂大悅曰

汝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先王矣

燕慕容垂 晉孝武朝

燕翟斌恃功驕縱邀求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貳心太子寶請除之燕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爲難罪由於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憚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待人以狹失天下之望也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爲也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驃騎大將軍農皆曰翟斌兄弟恃功而驕必爲國患垂曰驕則速敗焉能爲患彼有大功當聽其自斃耳禮遇彌重斌諷丁零及其黨請

斌爲尚書令垂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既未建
此官不可遽置耳斌怒密與前秦長樂公丕通謀使
丁零決隄潰水事覺垂殺斌及其弟檀敏餘皆赦之

後秦姚萇 晉孝武朝

後秦王萇聞慕容沖攻長安會群僚議進止皆曰大
王宜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萇曰不然
燕人因其衆有思歸之心以起兵若得其志必不久
留關中吾當移屯嶺北廣收資實以待秦亡燕去然
後拱手取之耳

燕慕容盛 晉孝武朝

慕容沖即皇帝位于阿房改元更始沖有自得之志
賞罰任情慕容盛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夫十人之長
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
有成而驕汰已甚殆難濟乎

燕慕容農 晉孝武朝

燕王垂攻鄴久不下將北詣[illegible]驃騎大將軍農
還鄴於是遠近聞之以燕爲不振頗懷去[illegible]農至高
邑遣從事中郞睦邃近出違期不還長史[illegible]攀言于
農曰邃目下忝佐敢欺罔不還請回軍討之農不應
敕備假板以邃爲高陽太守參佐家在趙北者悉假
署遣歸凡舉補太守三人長史二十餘人退謂攀曰
君所見殊誤當今豈可自相魚肉俟吾北還邃等自
將迎於道左君但觀之

燕慕容盛 晉孝武朝

慕容柔慕容盛及盛弟會皆在長子盛謂柔會曰主
上已中興幽冀東西未一吾屬居嫌疑之地爲智爲
愚皆將不免不若以時東歸無爲坐待魚肉也遂相
與亡歸燕後歲餘西燕主永悉誅燕主儁及燕王垂
之子孫男女無遺 主上謂燕主垂

徐邈 孝武朝

范甯爲豫章太守在郡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
政幷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徐邈與甯書曰足下聽
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矣豈須
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實乃蠶漁之
所資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
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
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並進
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愼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
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爲
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處之何取

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左右與言可謂遠識
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胡藩 孝武朝

殷仲堪爲荆州刺史桓玄棄官歸國玄在江陵仲堪甚敬憚之征虜參軍豫章胡藩過江陵見仲堪說之曰桓玄志趣不常每快快於失職節下崇待大過恐非將來之計也仲堪不悅藩内弟羅企生爲仲堪功曹藩退謂企生曰殷侯倒戈以授人必及於禍君不早圖去就後悔無及矣後仲堪企生卒爲玄所害

魏于栗磾 晉安帝朝

魏主珪畋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謂冠軍將軍于栗磾曰卿名勇健能搏此乎對曰獸賤人貴若搏而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乎乃驅致珪前盡射而獲之珪顧而謝之

燕慕容盛 晉安帝朝

慕容寶以蘭汗祀燕宗廟所爲似順意欲還龍城不肯留冀州乃北行至建安抵民張曹家曹數武健請爲寶合衆盛亦勸寶宜且駐留察汗情狀寶乃遣冗從僕射李旱先往見汗寶留頓石城會汗遣左將軍蘇超奉迎陳汗忠款寶以汗燕王垂之舅盛之妃父也謂必無他不待旱返遂行盛流涕固諫不聽留盛在後盛與將軍張眞下道避匿汗惶怖欲自出請罪兄弟共諫止之汗乃遣弟加難帥五百騎出迎又遣兄堤閉門止伏禁人出入城中皆知其將爲變而無如之何加難見寶於陘北拜謁已從寶俱進潁陰烈公餘崇密言於寶曰觀加難形色禍變甚逼宜留三思柰何徑前寶不從行數里加難先執崇崇大呼罵曰汝家幸緣肺附蒙國寵榮覆宗不足以報今乃敢謀篡逆此天地所不容計旦暮即屠滅但恨我不得手膾汝曹耳加難殺之引寶入龍城外邸弒之汗諡

寶曰靈帝殺獻哀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改元青龍以堤爲太尉加難爲車騎將軍封河間王熙爲遼東公如杞宋故事長樂公盛聞之馳欲赴哀張眞止之盛曰我今以窮歸汗汗性愚淺必念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間足以展吾情志遂往見汗汗妻乙氏及盛妃皆泣涕請盛於汗盛妃復頓頭於諸弟兄汗惻然哀之乃舍盛於宮中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親待如舊堤加難屢請殺盛汗不從堤驕狠荒淫事汗多無禮盛因而間之由是汗兄弟浸相嫌忌

又 晉安帝朝

燕太原王奇楷之子蘭汗之外孫也汗亦不殺以為征南將軍得入見長樂王盛盛潛使奇逃出起兵奇起兵於建安衆至數千汗遣蘭堤討之盛謂汗曰善駒小兒未能辦此豈非有假托其名欲為內應者乎太尉素驕難信不宜委以大衆汗然之罷堤兵更遣撫軍將軍仇尼慕將兵討奇於是龍城自夏不雨至於秋七月汗日詣燕諸廟及寶神座頓首禱請委罪於蘭加難堤及加難聞之怒且懼誅己已相與率所部襲仇尼慕軍敗之汗大懼遣太子穆將兵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讐必與奇相表裏此乃腹心之疾不可養也宜先除之汗欲殺盛先引見察之盛妃知之密以告盛盛稱疾不出汗亦止不殺李旱衛雙劉忠張豪張真皆盛素所厚也而穆引以為腹心旱雙得出入至盛所潛與盛結謀丁未穆擊堤加難等破之庚戌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如厠因踰垣入於東宮與旱等共殺穆時軍未解嚴皆聚在穆舍聞盛得出呼躍爭先攻汗斬之汗子魯公和陳公揚分屯令支白狼盛遣旱真襲誅之堤加難亡匿捕得斬之於是內外帖然士女相慶

燕潘聰 晉安帝朝

燕李辯以滑臺降魏慕容德欲攻滑臺韓範曰嚮也魏為客吾為主人今也吾為客魏為主人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張華曰彭城楚之舊都可攻而據之北地王鍾等皆勸德攻滑臺尚書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之地北有魏南有晉西有秦居之未嘗一日安也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嶷所築地形阻峻足為帝王之都三齊英儁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辟閭渾昔為燕臣今宜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踵於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既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竺朗素善占候德使牙門蘇撫問之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興邦之言也

劉敬宣 安帝朝

桓玄殺江陵劉牢之軍溧州參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玄使牢之族舅何穆說牢之曰自古戴震主之

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邪越之文種秦之白
起漢之韓信皆事明主爲之盡力功成之日猶不免
誅夷況爲凶愚者之用乎君如今日戰勝則傾宗戰
敗則覆族欲以此安歸乎不若翻然改圖則可以常
保富貴矣古射鉤斬袪猶不害爲輔佐況玄與君無
宿昔之怨乎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愈恐牢之頗納
穆言與玄交通東海中尉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
裕極諫不聽其子驃騎從事中郎敬宣諫曰今國家
衰危天下之重在大人與玄玄藉父兄之資據有全
楚割晉國三分之二一朝縱之使陵朝廷玄威望既
成恐難圖也董卓之變將在今日牢之怒曰今日取
玄如反掌耳但平玄之後令我奈驃騎何（元顯爲驃騎將軍故稱之）

劉裕　安帝朝

桓玄入京師稱詔解嚴以劉牢之爲會稽内史牢之
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劉敬宣請歸諭牢之使
受命玄遣之敬宣勸牢之襲玄牢之猶豫不決移屯
班瀆私告劉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
匡社稷卿能從我去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
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

豈可得至邪裕當反服還京口耳何無忌謂裕曰我
將何之裕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桓
玄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

孔靖　安帝朝

何無忌潛詣裕勸裕於山陰起兵討桓玄裕謀於土
豪孔靖靖曰山陰去都道遠舉事難成且玄未篡位
不如待其已篡於京口圖之裕從之

周氏劉氏　安帝朝

孟昶妻周氏富於財昶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使
我一生淪陷我決當作賊卿幸早離絶脫得富貴相
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
人所能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
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曰觀君舉措非
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因指懷中兒示之曰
此而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貲以給之昶弟顗妻周氏
之從妹也周氏紿之曰昨夜夢殊不祥門内絳色物
宜悉取以爲厭勝妹信而與之遂盡縫以爲軍士袍
何無忌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密
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復何恨
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玄必敗舉事

必成之理以勸之

劉敬宣 安帝朝

初劉毅嘗為劉敬宣寧朔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自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為人豪邪此君之性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而恨之

後秦姚興 晉安帝朝

蜀譙縱遣使稱藩於秦又與盧循潛通縱上表請桓謙於秦欲與之共擊劉裕秦王興以問謙謙曰臣之累世著恩荊楚若得因巴蜀之資順流東下士民必

翕然響應興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之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君以為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引士縱疑之置於龍格使人守之謙泣謂諸弟曰姚王之言神矣

韓範 安帝朝

南燕尚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劉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為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薦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興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為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於裕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

劉裕 安帝朝

徐道覆盧循襲建康時克燕之問未至朝廷急徵劉裕劉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至山陽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與數十人至淮上問行人以朝廷消息行人曰賊尚未至劉公若還便無所憂裕大喜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若其不然覆溺何害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過江至京口衆乃大安

劉鎮之 安帝朝

初劉毅季父鎮之閑居京口不應辟召常謂毅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毅藩導從到門輒詬之毅甚敬畏未至宅數百步悉屏儀衛與白衣數人俱進及毅死太尉裕表徵鎮之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固辭不至

劉敬宣 安帝朝

諸葛長民驕縱貪侈所為多不法為百姓患常懼太尉裕誅之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

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乃屏人問劉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邪長民意乃小安長民弟輔國大將軍黎民說長民曰劉氏之亡亦諸葛氏之懼也宜因裕未還而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邪因遺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狠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忝三州七郡常懼福過災生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

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爲不負我也劉穆之憂長民爲變屏人問行參軍何承天曰公今行濟否承天曰荊州不憂不時判別有一處耳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今還宜加重慎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裕在江陵輔國將軍王誕白裕求先下裕曰諸葛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盻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爲無虞乃可以少安其意耳裕笑曰卿勇過賁育矣乃聽先還太尉裕自江陵東還駱驛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刻至日每淹留不進諸葛長民與公卿頻日奉候於新亭輒差其期乙丑晦裕輕舟徑進潛入東府長民聞之驚趣至門裕伏壯士於幔中引長民却人閑語壯士自幔後出於座拉殺之

索邈 安帝朝

敦煌索邈爲梁州刺史初邈寓居漢川與別駕姜顯有隙凡十五年而邈鎭漢川顯乃肉袒迎候邈無慍色待之彌厚退而謂人曰我昔寓此失志多年若讐姜顯懼者不少但服之自佳何必逞志於是闔境聞之皆悅

檀祇 安帝朝

司馬國璠兄弟聚衆數百潛渡淮夜入廣陵城青州刺史檀祇領廣陵相國璠兵直上聽事祇驚出將禦之被射傷而入謂左右曰賊乘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擊五鼓彼懼曉必走矣左右如其言國璠兵果走

魏崔浩 晉安帝朝

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而多病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

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北有柔然窺伺國隙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睹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與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荊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

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向不同適足為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

夏赫連勃勃 晉安帝朝

初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謂群臣曰姚泓非裕敵也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礪兵訓養士卒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約為兄弟勃勃使中

書侍郎皇甫徽為報書而陰誦之對裕使者口授舍人使書之裕讀其文歎曰吾不如也

劉裕失關中 安帝朝

關中人素重王猛裕之克長安王鎮惡功為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嶢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群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

司馬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鬬之使為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鄗之都復輸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信哉

文蔚曰裕自留鎮之南北可一天下自歸之矣急於還江南為篡弒非英雄也

夏王買德 晉安帝朝

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大喜問於王買德曰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方略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

以幼子守之狠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要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絶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威德則義眞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

夏赫連勃勃 晉恭帝朝

夏王勃勃入長安大饗士卒群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歷世帝王之都沃饒險固然晉人僻遠終不能爲吾患魏與我風俗畧同土壤鄰接自統萬距魏境裁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

魏必不敢濟河而西諸卿適未見此耳皆曰非所及也

省括編卷之十一

省括編卷之十二

明都諫錢塘姚文蔚編緝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事類南北朝 八十九則

宋謝瞻 武帝朝

上之爲宋公也謝瞻爲中書侍郎其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塡咽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爲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

庭曰吾不忍見此

宋王華到彥之 文帝朝

傅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宜都王於江陵諸將佐聞營陽廬陵王死皆以爲疑勸王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以殿下寬叡慈仁遠近所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羨之等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

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殿下但當長驅六轡以副天人之心王曰卿復欲爲宋昌邪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彦之皆勸王行曇首仍陳天人符應王乃曰諸公受遺不容背義且勞臣舊將內外充滿今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乃命王華總後任留鎮荆州王欲使到彦之將兵前驅彦之曰了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乃遣彦之權鎮襄陽

宋顧琛 文帝朝

到彦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盪盡府藏武庫爲之空虛它日上與群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坐上問尚書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既問而悔之得琛對甚喜

魏王慧龍 太武朝

魏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宋主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宋主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匹玄伯詐爲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爲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爲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

魏陸俟 太武朝

魏主徵陸俟爲散騎常侍出爲懷荒鎮大將未期歲高車諸莫弗訟俟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主

徵俟還以孤代之俟既至言於帝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帝怒切責之使以建業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帝大驚立召俟問之曰卿何以知其然也俟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惡臣所爲訟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孤復還鎮悅其稱譽益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期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帝笑曰卿身雖短思慮何長也即日復以爲散騎常侍

魏胡叟 太武朝

安定胡叟少有俊才往從沮渠牧犍於涼州牧犍不甚重之叟謂程弘曰貴主居僻陋之國而淫名僭禮以小事大而心不純一外慕仁義而實無道德其亡可翹足待也吾將擇木先集於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遂適魏歲餘而牧犍敗魏主以叟爲先識拜虎威將軍

宋王球江湛 文帝朝

吏部尚書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簡淡有美名爲時所重履性進利深結彭城王義康及劉湛球屢戒之不從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左右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云何履怖懼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廢於家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惟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爲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爲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上聞而嘉之

宋何承天 文帝朝

帝以魏寇爲憂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爲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

魏高允 太武朝

魏司徒崔浩自恃才略及爲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爲郡守太子晃曰先徵之人亦州郡之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爲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中書侍郎領著作郎高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將何以堪之魏主以浩監秘書事使與高允等共譔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爲浩所寵信浩嘗註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班浩所註令天下習業并求勑浩註禮傳令後生得觀

正義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又勸浩刊所譔國史於石以彰直筆高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用湛標議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用功三百萬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往來見者咸以爲言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於帝以爲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詔誅清河崔氏與浩同宗者無遠近及浩姻家並夷其族餘皆止誅其身

宋王孝孫 文帝朝

初魏王過彭城遣人語城中曰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芟麥翦苗移民保聚鎮軍錄事參軍王孝孫曰虜不能復來旣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閉在內城饑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保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武陵王駿之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別駕王子夏曰此論誠然暢斂板白駿曰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駿曰王別駕有何事邪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

安危事繫於此子夏親爲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懽笑酧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元嗣皆大慙義恭之議遂寢

宋王僧綽 文帝朝

太子劭謀逆帝欲廢之先與侍中王僧綽謀時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皆爲帝所愛江湛勸帝立鑠徐湛之意欲立隨王誕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惟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慇懃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帝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

宋沈慶之 孝武朝

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殺武陵王駿慶之求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王王泣求入內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惟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王再拜曰國家安危皆在將軍慶之

卽命內外勒兵府主簿顏竣曰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劭據有天府若首尾不相應此危道也宜待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狥王令竣拜謝慶之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爲神兵

又 孝武朝

宣城太守王僧達得武陵王檄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釁逆滔天古今未有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苟在有心誰不響應此上策也如其不能

可躬帥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逢武陵王於鵲頭王卽以爲長史王初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慶之曰吾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意向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矣

宋顏延之 孝武朝

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卽屛住道側常語竣曰吾生平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

宋王玄謨 孝武朝

雍州刺史王玄謨上言僑郡縣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請皆土斷詔幷雍州爲一郡郡縣流民不願屬籍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宗彊群從多爲雍部二千石乘聲皆欲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使啓上具陳本末上知其虛遣王書吳喜撫慰之且報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君臣之際足以相保聊復爲笑伸卿眉頭耳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故上

以此戲之

宋顧覬之 孝武朝

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三人權重當時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輳吏部尚書顧覬之獨不降意於法興等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覬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覬之常以爲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惟應恭己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

宋江智淵 孝武朝

竟陵王誕記室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
建康上以爲中書侍郎智淵夷之弟子也少有操行
沈懐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
其惟江智淵乎

宋蔡興宗 子業朝

以袁顗爲雍州刺史以蔡興宗爲臨海王子頊長史
行府州事是時子頊都督荆湘等八州袁顗説興宗
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内大臣朝不保夕舅今出
居陝西爲八州行事顗在湘沔地勝兵彊去江陵咫
尺水陸流通若朝廷有事可以共立桓文之功豈比

受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今得閒不去後復求出豈
可得邪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由有患
宮省内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内難得弭外釁未
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
亦善乎顗於是狼狽上路猶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
今始免矣

又 明帝朝

晉安王子勛即位於尋陽四方多應之是歲四方貢
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惟丹陽淮南等數郡其間諸
縣或應子勛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群臣以

謀成敗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宜鎮之以静至信待
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
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
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
善之

又 明帝朝

上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須日人情
云何事當濟不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
斷絶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
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

方當勞聖慮耳上曰誠如卿言

又 明帝朝

徐州刺史薛安都等聞尋陽已平並遣使乞降上以
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乙亥命鎮軍將軍張永中領
軍沈攸之將士卒五萬迎薛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
順此誠非虚正須單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
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方深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
誅則歸之所宥亦已多矣況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
陲地險兵强攻圍難克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外
叛將爲朝廷旰食之憂上不從謂征北司馬行南徐

州事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爲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今以兵逼之恐非國之利上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卿勿多言安都聞大兵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救

又 明帝朝

尋陽既平上使中書爲詔諭殷琰蔡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慰引今直中書爲詔彼必疑謂非真非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劉勔詐爲之不敢降杜叔寶閉絕尋陽敗問有傳者即殺之守衛益固凡有降者上輒送壽

陽城下使與城中人語由是衆情離沮琰欲請降於魏主簿譙郡夏侯詳說琰曰今日之舉本効忠節若社稷有奉便當歸身朝廷何可北面左衽乎且今魏軍近在淮次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琰乃使詳出見劉勔詳說勔赦城中勔許諾琰率將佐出降

宋蕭伯玉 明帝朝

南兗州刺史蕭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道成有異相當爲天子上疑之徵爲黃門侍郎越騎校尉道成懼不欲內遷而無計得留冠軍參軍廣陵荀伯玉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境安置標榜魏果遣遊騎數百履行境上道成以聞上使道成復本任

文蔚曰荀勗爲賈充畫留內之策而晉祉墟伯玉爲道成畫留外之策而宋祚移皆天也而伯玉差勝焉爲道成避禍計其時未有富貴心也

宋蕭道成 明帝朝

徵蕭道成入朝道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就徵道成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諸弟何預它人今惟應速發淹留顧望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勠力

耳既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

宋張敬兒 王昱朝

以蕭道成爲中領軍南兗州刺史留衛建康道成自此得政道成以襄陽重鎮張敬兒人位俱輕不欲使居之而敬兒求之不已謂道成曰沈攸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表裏制之恐非公之利道成笑而無言三月已已以驍騎將軍張敬兒爲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沈攸之聞敬兒上恐其見襲陰爲之備敬兒既至奉事攸之親敬甚至動輒咨禀信饋不絕攸之以爲誠然酬報款厚累書欲

因遊獵會境上敬兒報以焉心期有在影迹不宜過敦攸之益信之敬兒得其事迹皆密白道成道成與攸之書問張雍州遷代之日將欲誰擬攸之即以示敬兒欲以間之

胡三省曰攸之墮敬兒術中而不悟

宋袁粲 順帝朝

沈攸之遣輔國將軍孫同等相繼東下湘州刺史王藴與攸之深相結遭母喪罷歸乃與袁粲劉秉密謀誅道成道成初聞攸之事起自往詣粲粲辭不見通直郎袁達謂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時艱

與桂陽時不異刼我入臺我何辭以拒之一朝同止欲異得乎道成乃召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必引淵共之

宋謝朏 順帝朝

蕭道成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驃騎長史謝朏屏人與語久之朏無言唯二小兒捉燭道成慮朏難之仍取燭遣兒朏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

魏李崇 文帝朝

魏以荆州巴氏擾亂以鎮西大將軍李崇爲荆州刺史崇顯祖之舅子也將之鎮敕發陝秦二州兵送之

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邊戍掠得齊人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百許人二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久之徙兖州刺史兖土舊多刼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齊蕭鑑 武帝朝

晉氏以來益州刺史皆以名將爲之十一月丁亥帝始以始興王鑑爲都督益寧諸軍事益州刺史徵陳顯達爲中護軍先是刼帥韓武方聚黨千餘人斷流爲暴郡縣不能禁鑑行至上明武方出降長史虞悰等咸請殺之鑑曰殺之失信且無以勸善乃啓臺而宥之於是巴西蠻夷爲寇暴者皆望風降附行至新城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徵乃停新城遣典籤張曇晳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詣鑑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居二日曇晳還具言顯達巳遷家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

前鑑時年十四喜文學器服如素士蜀人悅之

齊徐勉 昭業朝

太孫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尉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初融欲與東海徐勉相識每託人召之勉謂人曰王君名高望促難可輕襲衣裾俄而融及禍勉由是知名 註襲與弊同

齊謝粲 昭文朝

鬱林王之廢也鄱陽王鏘初不知謀及宣城公鸞權勢益重中外皆知其蓄不臣之志宮臺之內皆屬意於鏘勸鏘入宮發兵輔政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

二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東城人正共縛送蕭令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事不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世祖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其謀告之癸酉鸞遣兵二千人圍鏘第殺鏘遂殺子隆及謝粲等於是世祖諸子子隆最壯大有才能故鸞尤忌之

齊何昌寓 昭文朝

鸞遣徐玄慶西上害諸王臨海王昭秀為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何昌寓行州事玄慶至江陵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藩殿下未有愆失君以一介之使來何容即以相付邪若朝廷必須殿下當自啓聞更聽後旨昭秀由是得還建康

齊謝朏 昭文朝宣城王蕭鸞也

宣城王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朏心不願乃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瀹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司馬光曰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肩貴近安享榮祿危不

預知為臣如此可謂忠乎

齊王思遠 明帝朝

鬱林王之將廢也王晏從弟御史中丞思遠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將軍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思遠知上外待晏厚而內已疑異乘間謂晏曰時事稍異兄亦覺不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

於謀人晏不應思遠退晏方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
旬日而晏敗上聞思遠言故不之罪仍遷侍中晏外
弟尉氏阮孝緒亦知晏必敗晏屢至其門逃匿不見
嘗食醬美問知得於晏家吐而覆之及晏敗人爲之
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於罪

齊蕭衍 寶卷朝

帝自在東宮不好學惟嬉戲無度及即位不與朝士
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
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
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

聞之謂從舅錄事參軍范陽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
不堪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
如此州但諸弟在朝恐罹世患當更與益州圖之耳
乃密與弘策修武備它人皆不得預謀招聚驍勇以
萬數多伐材竹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
兵參軍東平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先是
僧珍爲羽林監徐孝嗣欲引置其府僧珍知孝嗣不
能久固求從衍是時衍兄懿罷益州刺史還仍行郢
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敕爭權
睚眦坐相圖滅主上自東宮素無令譽媟近左右慓

輕忍虐安肯委政諸公虛坐主諾嫌忌積久必大行
誅戮始安欲爲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爲
禍階蕭坦之忌克陵人徐孝嗣聽人穿鼻江祏無斷
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宜
爲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拔足無
路矣郢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
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不
早圖後悔無及懿不從衍乃迎其弟驍騎外兵參軍
偉及西中郎憺至襄陽

又 寶卷朝

崔慧景起兵入圍臺城不克兵敗走死蕭懿之入援
也蕭衍馳使所親虞安福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
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
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
也若不欲爾便表還歷陽託以外拒爲事則威振內
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
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之懿並不從慧景死懿爲尚
書令懿以元勳居朝右弟暢爲衛尉掌管籥時帝出
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茹
法珍等憚懿威權說帝誅懿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

渚勸懿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耶

又 寶卷 朝

是時南康王寶融爲荆州刺史西中郎長史蕭頴胄行府州事帝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將兵三千之官就頴胄兵使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幷襲荆雍衍因謂諸將佐曰荆州素畏襄陽人加以脣亡齒寒寧不闇同邪我合荆雍之兵鼓行而東雖韓白復生不能爲建康計況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頴胄得書疑未能决山

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齎書與頴胄及其弟頴達天虎既行衍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近遣天虎往荆州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彼間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持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遲回十餘日不上頴胄大懼計無所出夜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又衆寡不敵取之必不

可制就能制之歳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爲群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荆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深慮之蕭頴達亦勸頴胄從闡文等計詰旦頴胄謂天虎

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示山陽發民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山陽大喜甲寅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頴胄頴胄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卽於車中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衆請降頴胄以南康王敎纂嚴以蕭衍爲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以頴胄爲都督行留諸軍事頴胄有器局旣舉大事虛心委己衆情歸之

又 寶卷 朝

竟陵太守新野曹景宗遣親人說蕭衍迎南康王都襄陽先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王茂私謂張弘策

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
進爲人所使此豈他日之長計乎弘策以告衍衍曰
若前塗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其克捷則威振
四海豈碌碌受人處分者耶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
人心不安或問時事於上庸太守韋叡叡曰陳雖舊
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赤族宜矣定天
下者殆必在吾州將乎乃遣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
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

齊袁昂 和帝朝

蕭衍圍宮城州郡皆遣使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

境不受命昂顗之子也衍使駕部郎江革爲書與昂
曰根本既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
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
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自
承麾旆屆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
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
其愚默寧沮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
容以禮竊以一餐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
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
遑薦璧昂問時事於武康令傅暎暎曰昔元嘉之末

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之重理
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狥名義今嗣主昏虐曾無
悛改荊雍協舉乘據上流天人之意可知願明府深
慮無取後悔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
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
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吳興宣衍旨昂亦不請
降開門撤備而已

文蔚曰此近忠節而實省括若昂者亦智士也

齊劉坦 和帝朝

劉希祖既克安城移檄湘部始興內史王僧粲應之

僧粲自稱湘州刺史引兵襲長沙去城百餘里於是
湘州郡縣兵皆蜂起以應僧粲惟臨湘湘陰瀏陽羅
四縣尚全長沙人皆欲泛舟走行事劉坦悉聚其舟
焚之遣軍主尹法略拒僧粲戰數不利前湘州鎮軍
鍾玄紹潛結士民數百人刻日翻城應僧粲坦聞其
謀陽爲不知因理訟至夜而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
紹未發明旦詣坦問其故坦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
其家書玄紹在坐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
紹即首服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衆愧
且服州郡遂安法畧與僧粲相持累月建康城平楊

公則還州偷粲等散走劉希祖亦舉郡降

魏李崇 宣武朝

夏五月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没魏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没者二板將佐勸崇棄壽陽保北山崇曰吾忝守藩岳德薄致災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没幸諸君勿言揚州治中裴絢帥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因自稱爲豫州

刺史與別駕鄭祖起等送任子來請降馬仙琕遣兵赴之崇聞絢叛未測虛實遣韓方興單舸召之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曰比因大水顛狽爲衆所推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公早行無犯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等將水軍討之絢戰敗神追拔其營絢走爲村民所執送至尉升湖曰吾何面見李公乎乃投水死鄭祖起等皆伏誅

魏高歡 明帝朝

魏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爲意二月庚午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尚書省詬罵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莫敢禁討遂持火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爲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極意焚其第舍始均踰垣走復還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毆擊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乙亥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初燕燕郡太守高湖奔魏其子謐爲侍御史坐法徙懷朔鎮

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謐孫歡沈深有大志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爲函使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耶

魏楊侃 明帝朝

梁以裴邃爲豫州刺史鎮合肥邃欲襲壽陽陰結壽陽民李瓜花等爲內應邃已勒兵爲期日恐魏覺之先移揚州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脩白捺故城若爾便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板

平巳集惟聽信還揚州刺史長孫稚謀於僚佐皆曰此無脩白捺之意宜以實報之録事參軍楊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遂好狡數今集兵遣移恐有他意稚大痛曰録事可亟作移報之侃報移曰彼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爲妄構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遂得移以爲魏人已覺即散其兵瓜花等以失期遂相告發伏誅者十餘家

魏蘭根 明帝朝

魏遣尚書令李崇等擊柔然阿那瓌聞之驅良民二千公私馬牛羊數十萬北遁崇追之不及崇長史鉅

鹿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彊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爲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敘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爲之奏聞事寢不報後改鎮爲州無及於事

魏盧義僖 明帝朝

給事黃門侍郎李神軌領中書舍人爲太后所信任神軌求婚於散騎常侍盧義僖義僖不許黃門侍郎王誦謂義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衆男卿豈易之邪義僖曰所以不從者正爲此耳從之恐禍大而速誦乃堅握義僖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女遂適他族臨婚之夕太后遣中使宣勅停之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

魏于謹 明帝朝

葛榮北趣瀛州魏廣陽王深自交津引兵躡之榮掩擊章武王融殺之深聞融敗停軍不進侍中元晏宻言於太后曰廣陽王盤桓不進坐圖非望有于謹者智畧過人爲其謀主風塵之際恐非陛下之純臣也

太后深然之詔牓尚書省門募能獲謹者有重賞謹聞之謂深曰今女主臨朝信用讒佞苟不明白殿下素心恐禍至無日謹請束身詣闕歸罪有司遂徑詣牓下自稱于謹有司以聞太后引見大怒謹備論深忠欵兼陳停軍之狀太后意解遂捨之

魏楊椿 明帝朝

魏蕭寶寅之敗也有司處以死刑詔免爲庶人雍州刺史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寅爲都督雍涇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還鄉里其子昱將適洛

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踰於寳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臣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也且寳寅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啓二聖幷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憂昱面啓魏主及太后皆不聽後寳寅以關中叛魏如椿所料

魏蘇湛 明帝朝

蕭寳寅行臺郎中武功蘇湛卧病在家寳寅令湛從

毋弟姜儉說湛曰元略受蕭衍旨欲見勦除酈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須爲身計不復作魏臣矣死生榮辱與卿共之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我百口今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白齊王王本以窮鳥投人賴朝廷假王羽翼榮寵至此屬國步多虞不能盡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信惑行路無識之語欲以羸敗之兵守關問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義未洽於民但見其敗未見有成蘇湛不能以百口爲王族滅寳寅復使謂曰我救死不得不爾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計耳湛曰凡謀大事當得天下奇才與之從事今但與長安博徒謀之此有成理不湛恐荆棘必生於齋閣願賜骸骨歸鄉里庶得病死下見先人寳寅素重湛且知其不爲已用聽還武功

温子昇 主子攸朝

魏上黨王天穆率衆四萬攻拔大梁分遣費穆將兵二萬攻虎牢魏王顥使陳慶之擊之天穆畏顥將北渡河謂行臺郎中濟陰温子昇曰卿欲向洛爲隨我北渡子昇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擊之無不克者大王平定京邑奉迎

大駕此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爲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遂引兵渡河費穆攻虎牢將拔聞天穆北渡自以無後繼遂降於慶之

魏高歡 主曄朝

初葛榮部衆流入幷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爾朱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可使者賀拔允時在坐請使歡領之歡拳毆其口折一齒曰平生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

下車取捨在王而阿鞠泥敢僭易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爲誠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幷肆頻歲霜旱降戶掘田鼠而食之面無穀色徒汙人境內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更受處分兆從其議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也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舊隙兆怒囚紹宗趣歡發歡自晉陽出滏口道逢爾朱榮妻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而易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漲橋壞歡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它故備山東盜耳王信公主之讒自來賜追今不辭渡水而死恐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水與歡坐幕下授歡刀引頸使歡斫之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得申力用耳今爲旁人所構間大家何忍復出此言

兆投刀於地復斬白馬與歡爲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饑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乘之而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驍勇凶悍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復召歡歡將上馬詣之孫騰牽歡衣歡乃止兆隔水肆罵馳還晉陽

魏高乾 閔帝朝

高歡屯壺關大王山六旬乃引兵東出聲言討信都信都人皆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弒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密參意旨諸君勿懼也乃將十餘騎與封隆之子子繪潛謁歡於滏口說歡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凡曰有知孰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倔彊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鄙州雖小戶口不下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公熟思其計乾辭氣慷慨歡大悅與之同帳寢

魏李元忠 閔帝朝

元忠爲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爾朱兆殺敬宗元忠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車

載素箏濁酒以奉迎歡問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儁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門者以聞歡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事爾朱邪歡曰富貴皆因彼所致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來未時乾已見歡歡紿之曰從叔輩麤何肯來元忠曰雖麤並解事歡曰趙郡醉矣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留與語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

自勝元忠因進策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爲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冀殷既合滄瀛幽定自然弭服惟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

魏薛孝通　武帝脩朝

丞相高歡徵賀拔岳爲冀州刺史岳畏歡欲單騎入朝行臺右丞薛孝通說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衆誠亦難敵然諸將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屈首從之勢非獲已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高王除之則失人望留之則爲腹心之疾且爾朱兆雖

復敗走猶在并州高王方內撫群雄外抗勍敵安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今關中豪俊皆屬心於公願效其智力公以華山爲城黃河爲塹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谷奈何欲束手受制於人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爲啓而不就徵岳後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歡甚喜與景歃血約與岳爲兄弟景還言於岳曰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爲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還

魏宇文泰　武帝脩朝

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武川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岳不聽召悅會於高平與共討泥悅既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語長史武川雷紹諫不聽岳使悅前行至河曲悅誘岳入營坐論軍事悅陽稱腹疼而起其壻元洪景拔刀斬岳岳左右皆散走悅遣人諭之云我別受旨止取一人諸君勿怖衆以爲然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卽撫納乃還入隴屯水洛城

又（武帝脩朝）

岳衆未有所屬諸將以都督武川寇洛年最長推使總諸軍洛素無威略不能齊衆乃自請避位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或欲南召賀拔勝或欲東告魏朝猶豫不決都督杜朔周曰遠水不救近火今日之事非宇文夏州無能濟者趙將軍議是也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衆乃使朔周馳至夏州召泰泰與將佐賓客共議去留前太中大夫韓褒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侯莫陳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衆以爲悅在水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衆則圖之實難願且留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據水洛吾知其無能爲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衆心將離因與諸將同盟討悅

魏于謹（武帝脩朝）

夏州長史于謹言於宇文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群兇若陳明公之懇誠筭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叛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泰善之丞相歡聞泰定秦隴遣使甘言厚禮以結之泰不受封其書使都督張軌獻於魏王

魏裴俠（武帝修朝）

時群臣多勸帝西幸帝廣徵諸郡兵東郡太守河東裴俠帥所部詣洛陽王思政問曰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柰何俠曰宇文泰爲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如何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

魏盧柔（武帝修朝）

帝乃勑文武官北來者任其去留遂下制書數歡咎惡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太保掾范陽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與決勝負生死以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幷舊楚東連兖豫西引關中帶甲百萬觀釁而動中策也舉三荆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　胡三省曰賀拔勝既不能保境挺身奔梁卒如盧柔所料

魏崔諫（武帝修朝）

賀拔勝使長史元頴行荆州事守南陽自帥所部西赴關中至淅陽聞歡已屯華陰欲還行臺左丞崔諫

曰今帝室顛覆主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於行在然後與宇文行臺同心勠力唱舉大義天下孰不望風響應今捨此而退恐人人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遂還歡遣行臺侯景等引兵向荊州荊州民鄧誕等執元穎以應景賀拔勝至景逆擊之勝兵敗率數百騎奔梁

魏王羆 文帝朝

魏丞相泰軍於霸上司馬子如與韓軌同軍從蒲津宵濟攻華州時修城未畢梯倚城外比曉東魏人乘梯而入刺史王羆臥尚未起聞閤外匈匈有聲袒身

露髻徒跣持白挺大呼而出東魏人見之驚却羆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子如等遂引去

胡三省曰兵以氣勢為用兵之勇怯恃主帥以為氣勢王羆勇於赴敵而其左右又勇於戰此其所以於不備不虞之中而能却敵也

東魏高歡 靜帝朝

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貪汙言於丞相歡請治之歡曰弼來我語爾天下貪汙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以我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為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歡將出兵拒魏杜弼請先除內賊歡問內賊為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矟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諸勳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弼乃頓首謝不及歡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屬代郡張華原宣旨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

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時鮮卑共輕華人惟憚高敖曹歡號令將士常鮮卑語敖曹在列則為之華言

魏宇文泰 文帝朝

魏以侍中宇文測為大都督行汾州事測為政簡惠得士民心地接東魏東魏人數來寇抄測擒獲之命解縛引與相見為設酒殽待以客禮并給糧餼衛送出境東魏人大慙不復為寇汾晉之間遂通慶弔時論稱之或告測交通境外者丞相泰怒曰測為我安

邊我知其志何得問我骨肉命斬之

文蔚曰測亦智計之士猶不爲難泰之明武其奸不能惑佞不能移者英雄哉

東魏李元忠 靜帝朝

東魏以光州刺史李元忠爲侍中元忠雖處要任不以物務干懷惟飲酒自娛丞相歡欲用爲僕射世子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

文蔚曰元忠英雄而曠達北朝高士殆仲連少

伯之流亞也遭亂世以樂免非大智人不及此

梁謝舉 武帝朝

東魏侯景據河南叛歸于魏景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言臣與高澄有隙請舉函谷以東瑕丘以西十三州內附惟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且黃河以南皆臣所職易同反掌若濟宋一平徐事燕趙上召群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雖然得景則塞北可清機會難得豈宜膠柱是歲正月乙卯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其地來降舉朝稱慶旦見中書舍人朱异告之且曰吾爲人少夢若有夢必實异曰此乃宇宙混一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計以正月乙卯上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人贊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上乃定議

文蔚曰此誠梁亡之兆實天意也朱异佞邪無足論矣謝舉等淺言之而不力爭豈忠臣哉

魏王悅裴寬 文帝朝

景復乞兵於魏丞相泰使同軌防主韋法保及都督賀蘭願德等將兵助之大行臺左丞王悅言於泰曰侯景之於高歡始敦鄉黨之情終定君臣之契任居上將位重台司今歡始死景遽外叛蓋所圖甚大終不爲人下故也且彼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益之以勢援之以兵竊恐貽笑將來也泰乃召景入朝景陰謀叛魏事計未成厚撫韋法保等冀爲已用外示親密無猜間每往來諸軍間侍從至少魏軍中名將皆身自造詣長史裴寬謂法保曰侯景狡

詐必不肯入關欲託欵於公恐未可信若伏兵斬之此亦一時之功也如其不爾卽應深爲之防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深然之不敢圖景但自爲備而已尋辭還所鎭王思政亦覺其詐密召賀蘭願德等還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鎭景果辭不入朝

文蔚曰泰能察景而蕭衍老公卒墮其詐衍蓋智昏於逸豫故也嚮使法保能聽裴寬梁亦可免傾覆竟失機會豈非天哉

梁何敬容 武帝朝

梁遣貞陽侯淵明同侯景伐東魏兵敗淵明爲東魏

所虜侯景旣敗不知所適時鄱陽王範除南豫州刺史未至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爲監州事韋黯所不容聞景至故往候之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雖據城是監州耳王若馳至近郊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敎也神茂請帥步騎百人先爲鄕導壬子景夜至壽陽城下韋黯以爲賊也授甲登陴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此鎭願速開門黯曰旣不奉敕不敢聞命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神茂曰黯懦而

寡智可說下也乃遣壽陽徐思玉入見黯曰河南王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黯曰吾之受命惟知守城河南自敗何預吾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閫外之略今君不肯開城若魏兵來至河南爲魏所殺君豈能獨存何顏以見朝廷黯然之思玉出報景大悅曰活我者卿也癸丑黯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四門詰責黯將斬之旣而撫手大笑置酒極歡朝廷聞景敗未得審問或云景與將士盡沒上下咸以爲憂太子詹事何敬容詣東宮太子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曰得景遂

死深爲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太子於玄圃自講老莊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爲戎乎

文蔚曰劉神茂以私怨韋黯爲侯景道地乃梁之賊也黯之昏懦何足寄方面乎何敬容知幾而不力諫忠不足而智有餘矣

梁傅岐 武帝朝

貞陽侯淵明在東魏遣省事夏侯僧辯奉啓於上稱勃海王弘厚長者若更通好當聽淵明還上得啓流

淯與朝臣議之右衛將軍朱异御史中丞張綰等皆曰靜寇息民和實爲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命貞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异言

梁傅岐 武帝朝

景乃詐爲鄴中書求以貞陽侯易景上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就繫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上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吾固

知吳老公薄心腸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惟王圖之於是始爲反計

文蔚曰异勸納景今復勸棄景蕭衍老悖如一嫗顛倒异手卒被傾覆亦可哀矣

魏崔猷 文帝朝

初魏王思政屯襄城欲以長社爲行臺治所遣使者魏仲啓陳於太師泰并致書於淅州刺史崔猷猷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寔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爲行臺之所潁川置州遣良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爲患仲見泰具以啓聞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請泰乃許之及長社不守泰深悔不從猷言

梁冼氏 簡文帝朝

馮寶爲高涼太守其妻冼氏多籌略善用兵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口遣使召寶寶欲往冼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應召太守必欲詐君共反耳寶曰何以知之冼氏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也願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將兵入灨石城魚

梁以逼南康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冼氏謂寶曰平虜驍將也今入灨石與官軍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君若自往必有戰鬭宜遣使卑辭厚禮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婦參彼聞之必憙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果不設備冼氏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寧都文育亦擊走平虜據其城冼氏與霸先會於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湘東王繹以霸先爲豫州刺史領豫章内史

梁楊畧 元帝朝

初楊乾運求爲梁州刺史武陵王紀以爲潼州刺史楊法琛求爲黎州刺史以爲沙州二人皆不悅乾運兄子畧説乾運曰今侯景新平宜同心勠力保國寧民而兄弟尋戈此自亡之道也夫木朽不雕世衰難佐不如送款關中可以功名兩全乾運然之與法琛皆潛通於魏

梁周弘正 元帝朝

梁王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等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且古

老相承曰荊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已滿陛下龍飛是其應也上令朝臣議之黃門侍郎周弘正尚書右僕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諸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群臣多荊州人皆曰弘正等東人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西人欲西豈成長策上笑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欲還建康諸卿以爲何如衆莫敢先對上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言於上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荊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

後悔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上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

梁庾季才 元帝朝

庾季才言於上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爲天王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臣鎮江陵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令魏虜侵蹙止失荊湘在於社稷猶得無慮上亦曉天文知楚有災歎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

胡三省曰天之警帝未棄帝也帝不知避是自棄也

梁尹德毅 元帝朝

魏立梁王詧爲梁主資以荊州之地仍取其雍州之地詧居江陵東城魏置防主將兵居西城魏師之在江陵也梁王詧將尹德毅説詧曰魏虜貪惏肆其殘忍殺掠士民不可勝紀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誰與爲國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爲設享會請于謹等爲歡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

大殲群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群僚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殿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詧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遽為卿計人將不食吾餘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又失襄陽詧乃歎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

魏于謹 恭帝朝

魏安定公宇文泰卒世子覺嗣位時年十五中山公護名位素卑雖為泰所屬而群公各圖執政莫肯服

從護問計於大司寇于謹謹曰謹早蒙先公非常之知恩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群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非安定公無復今日今公一旦違世嗣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乃家事護雖庸昧何敢有辭謹素與泰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皆有所依遂再拜群公迫於謹亦再拜於是衆議始定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

北齊王晞 昭帝演朝

北齊帝欲以王晞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吾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陳虞寄 文帝蒨朝

閩州刺史陳寶應以留異女為妻陰與異合虞荔弟寄流寓閩中荔思之成疾上為荔徵之寶應留不遣寄嘗從容諷以逆順寶應輒引它語以亂之寶應嘗使人讀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

士何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恐禍及已乃著居士服居東山寺陽稱足疾寶應使人燒其室寄安臥不動親近將扶之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將安往縱火者自救之

北齊段韶 武成帝湛朝

齊人留宇文護母使更與護書邀護重報往返再三時段韶拒突厥軍於塞下齊王使黃門徐世榮乘傳齎周書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事可知護外託為相其實王也既為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若遽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

外許之待和親堅定然後遣之未晩齊王不聽卽遣之閭氏至周舉朝稱慶周王爲之大赦

胡三省曰護母至長安帝未及援而洛陽之師已出卒如段韶之言

陳毛喜 主伯宗朝

陳右衛將軍會稽韓子高鎮領軍府在建康諸將中士馬最盛與到仲舉通謀事未發毛喜請簡士馬配子高幷賜鐵炭使脩器甲安成王頊驚曰子高謀反方欲收執何爲更如是邪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爲俠順若收之恐不卽授首或能爲人患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伺閒圖之一壯士之力耳頊深然之

周楊忠 武帝朝

周隨公楊忠卒子堅襲爵堅爲開府儀同三司小宮伯晉公護欲引以爲腹心堅以白忠忠曰兩姑之閒難爲婦汝其勿往堅乃辭之

周庾季才 武帝朝

周宇文護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季才對曰荷恩深厚敢不盡言頃上台有變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頤之壽受旦奭之美子孫

當爲藩屏不然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既爲王官可依朝列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疎之

北齊尉相願 後主朝

齊蘭陵武王長恭貌美而勇以邙山之捷威名大盛武士歌之爲蘭陵入陳曲齊主忌之及代段韶督諸軍攻定陽頗務聚斂其所親尉相願問之曰王受朝寄何得如此長恭未應相願曰豈非以邙山之捷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卽當用此爲罪無乃避禍而更速之乎長恭涕泣前膝問計相願曰王前既有功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復爲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齊主遣使酖殺之

北齊斛律光 後主朝

齊斛律光聞瑯琊王儼殺和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故自不凡入見後主於永巷曰小兒弄兵與交手卽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出千秋門瑯琊必不敢動乃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遥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

術殺一漢何所苦執其手强引以前請帝曰琅琊年少腸肥腦滿輕爲畢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良乆乃釋之收其黨誅之帝欲盡殺儼府文武職吏光曰此皆勳貴子弟誅之恐人心不安於是罪之各有差自是太后常置儼於宫中每食必自嘗之帝後竟殺儼時年十四

周顔之儀 静帝朝

是日天元帝殂祕不發喪昉譯矯詔以隋堅總知中外兵馬事顔之儀知非帝指拒而不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王上升遐嗣子冲幼阿

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柰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諸衛既受敕並受堅節度堅恐諸王在外生變以千金公主將適突厥爲辭徵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堅索符璽顔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爲西邊郡守

周韋孝寛 静帝朝

周尉遲迥知丞相堅將不利於帝室謀舉兵討之韋孝寛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齎書候孝寛孝寛留貴與語以審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孝寛兄子藝爲魏郡守迥遣藝迎孝寛孝寛問迥所爲藝黨於迥不以實對孝寛怒將斬之藝懼悉以迥謀語孝寛孝寛攜藝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其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迥尋遣儀同大將軍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寛追者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寛與藝由是得免

周楊尚希 静帝朝

初宣帝使計部中大夫楊尚希撫慰山東至相州聞宣帝殂與尉遲迥發喪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吾不去懼及於難遂夜從捷徑而遁遲明迥覺追之不及遂歸長安

周元胄 静帝朝

趙僭王招謀殺堅邀堅過其第堅齎酒殽就之招引入寢室招子貟貫及妃弟魯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刃於帷席之間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惟從祖弟開府大將軍弘大將軍元胄坐於戸側胄順之孫也弘胄皆有勇力爲堅腹心酒酣招以

佩刀剌瓜連啗堅欲因而刺之元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招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耶卿何猜警如是招僞吐將入後閤胄恐其爲變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僞稱喉乾命胄就厨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逌後至堅降階迎之胄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堅曰彼無兵馬何能爲胄曰兵馬皆彼物彼若先發大事去矣胄不辭死恐死無益堅復入坐胄聞室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堅下牀趨去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戶招不得

出堅及門胄自後至招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壬子堅誣招與越野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胄不可勝計

周李德林 靜帝朝

周韋孝寬引兵壁於武陟尉遲迥遣其子惇帥衆入武德軍於沁東會沁水漲孝寬與迥隔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饟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堅深以爲憂與內史上大夫鄭譯謀代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之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又安知能盡其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縶則自韋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爲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乃遣司錄高熲監相州諸軍

梁柳莊 世宗朝

梁世宗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

猥蒙顧託梁主奕葉委誠朝廷當相與共保歲寒時諸將競勸梁主舉兵與尉遲迥連謀以爲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要地擁彊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爲名故也今尉遲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司馬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效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深然之衆議遂止

隋安成公主 文帝朝

隋以上柱國竇榮定爲右武衛大將軍榮定妻隋王姊安成公主也隋主欲以榮定爲三公辭曰衛霍梁鄧若少自貶損不至覆宗帝乃止

隋薛道衡 文帝朝

隋伐陳軍臨江高熲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玆大擧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委任彼以江總爲相惟事詩酒拔丶丶施文慶委以政

事蕭摩訶任蠻奴爲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熲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

隋房彥謙 文帝朝

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爲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

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玄齡與杜如晦皆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歎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爲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省括編卷之十二

省括編卷之十三

明 都諫錢塘姚文蔚編輯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事類唐一百三十三則

鄭元璹 高祖朝

上遣鄭元璹詣頡利是時突厥精騎數十萬自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間塡溢山谷元璹見頡利責以負約與相辨詰頡利頗慙元璹因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擄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可無跋涉之

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元璹自義寧以來五使突厥幾死者數焉

文蔚曰宋富鄭公使契丹辯折之語與元璹同豈祖述之耶抑偶合耶乃知智謀之見古今無二而事理必至千古不易也

田留安 高祖朝

田留安擊劉黑闥破之是時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上下相猜人益離怨留安待吏民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無問親疎皆聽直入臥內每謂吏民曰吾

與爾曹皆爲國禦賊固宜同心恊力必欲棄順從逆者但自斬吾首去吏民皆相戒曰田公推至誠以待人當共竭死力報之必不可負有苑竹林者本黑闥之黨潛有異志留安知之不發其事引置左右委以管鑰竹林感激遂更歸心卒收其用

李孝恭 高祖朝

詔襄州道行臺趙郡王孝恭以舟師趣江州會李靖等討輔公祏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祏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

魏徵 太宗朝

嶺南酋長馮盎談殿等迭相攻擊久未入朝諸州奏稱盎反前後以十數上命將軍藺謩等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魏徵諫曰中國初定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盎反狀未成未宜動衆上曰告者道路不絕何云反狀未成對曰盎若反必分兵據險攻掠州縣今告者已數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諸州既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鎭撫彼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彼喜於免禍可不煩兵而服上乃罷兵遣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盎遣

其子○○冀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徵絹五百匹

又 太宗朝

帝嘗歎曰今承大亂之後雖欲治之實難爲力徵對曰亂之易治譬猶饑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耶徵曰此不爲聖哲論也聖哲之君其應如響期月而可更有何難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而不欲也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爲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皆身致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朴今當爲鬼爲魅尚安得而化之哉封德彝不能對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賫糧帝謂群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太宗

上親征高麗初發京師命房玄齡得以便宜從事不復奏請或詣留臺稱有密玄齡問密謀所在對曰公則是也玄齡驛送行在上聞留守有表送告密人上怒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之問告者爲誰曰房玄齡上曰果然叱令腰斬璽書讓玄齡以不能自信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

武氏亂源 高宗朝

中書舍人饒陽李義府爲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司馬敕未至門下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幽州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爲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耳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福矣義府然之是日代德儉直宿叩閤上表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以厭兆庶之心上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居舊職昭儀又密遣使勞勉之尋超拜中書侍郎於是衛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武昭儀矣

李元軌 高宗朝

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洩上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强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喜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失定州矣

魏元忠 高宗朝

上幸東都慮道路多草竊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受詔即閱視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共食宿託以詰盜其人許諾比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

狄仁傑 高宗朝

高宗幸汾陽宮仁傑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沖玄以道出妒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避邪止其役高宗壯之

郭元振 武曌朝

吐蕃遣使請和親太后遣武衛參軍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所請如此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爲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以爲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爲邊患必深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國家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少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歲久今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從之元振又言吐蕃百姓疲於徭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斯亦疑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

興矣太后深然之

董氏 武曌朝

上林令侯敏素諂事來俊臣其妻董氏諫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君宜遠之敏從之俊臣怒出爲武龍令敏不欲往妻曰速去勿留俊臣敗其黨皆流嶺南敏獨得免

吉頊 武曌朝

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易之兄弟親狎之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目切齒多矣不有大功於天下何以

自全竊爲公寒心之二人懼流涕問計項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復思廬陵王主上春秋高大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勸上立廬陵王以繫蒼生之望如此非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爲然承間屢爲太后言之太后知謀出於項乃召問之項復爲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

狄仁傑 武曌朝

武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輙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於帳中召見仁傑語王事仁傑敷奏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見仁傑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

又 武曌朝

則大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仁傑奏事后命與昌宗雙陸曰何以爲賭仁傑對曰臣願以臣之袍賭昌宗之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仁傑笑曰以昌宗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於是昌宗累局連北仁傑對御褫裘謝恩而出

張循憲 武曌朝

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采訪使有疑事不能決病之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尉倚氏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以事嘉貞爲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因請爲奏皆意所未及循憲還見太后太后善其奏循憲具言嘉貞所爲且請以已之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也因召嘉貞入見內殿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

文蔚曰知人官人人主之職以人事君人臣之分循憲非唐名臣武后一女主耳乃能如此此風不可覩於叔季之世矣可嘅也夫

張東之 武曌朝

太后疾甚麟臺監張易之春官侍郎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東之崔玄暐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彦

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巳謀誅之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史閺鄉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爲右羽林大將軍

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容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柬之玄暐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駙馬都尉安陽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殿下蹔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誠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怛諸公更

爲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柬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

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見之謂曰汝亦爲誅易之將軍邪我與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慚不能對又謂崔玄暐曰它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同休昌儀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是日袁恕巳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收韋承慶房融及司禮卿崔神慶繫獄皆易之之黨也甲辰制太子監國赦天下以袁恕巳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分遣十使齎璽書宣慰諸州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即位

嚴善思 中宗朝

詔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長安中熒惑入月鎮犯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柬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事中后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更且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況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爲列

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長久中宗不納

薛季昶 中宗朝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産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爲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强劉幽求亦謂桓彦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

武韋之變 中宗朝

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伺其動靜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爲三思用三思引爲中書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南皮鄭愔諂事二張二張敗貶宣州司士參軍坐贓亾入東都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素貴重甚怪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畧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勢位與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盡大王之族不足以

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而晏然尚自以爲泰山之安此愔所以爲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爲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内實奪之權上以爲然

楊元琰 中宗朝

楊元琰爲衛尉卿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爲僧上不許敬暉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

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
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暉知
其意瞿然不悅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玄宗 少帝朝

相王子臨淄王隆基謀匡復社稷欲先事誅諸韋或
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狥社稷事成
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今啓而見從
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隆基微服與劉幽
求等入苑中會鍾紹京廨舍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
氏曰忘身狥國神必助之且同謀素定今雖不行庸

得免乎紹京乃趨出拜謁隆基執其手與坐時羽林
將士皆屯玄武門逮夜葛福順李仙鳧皆至隆基所
請號而行竟誅韋氏及其黨迎相王入輔少帝

蔣欽緒 睿宗朝

蒲州刺史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爲刑部
尚書華州刺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
何憂不達勿爲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
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
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
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王琚 睿宗朝

初河內人王琚預於王同皎之謀亾命傭書於江都
上之爲太子也琚還長安選補諸暨主簿過謝太子
琚至庭中故徐行高視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
謂殿下當今獨有太平公主耳太子遽召見與語琚
曰韋庶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武后
之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爲之用琚竊憂之太子引與
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惟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
意不言爲患日深爲之柰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
夫當以安宗廟社稷爲事蓋主漢昭帝之姊自幼供

養有罪猶誅之爲天下者豈顧小節太子悅

王晙 玄宗朝

初崔湜爲襄州刺史密與譙王重福通書重福遺之
金帶重福敗湜當死張說劉幽求營護得免既而湜
附太平公主與公主謀罷說政事及幽求流封州湜
諷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桂州都督王晙知其謀
留幽求不遣利貞屢移牒索之不應利貞以聞湜屢
逼晙使遣幽求幽求謂晙曰公拒執政而保流人勢
不能全徒仰累耳因請詣廣州晙曰公所坐非可絕
於朋友者也晙因公獲罪無所恨竟逗遛不遣幽求

由是得免

崔日用 玄宗朝

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爲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既光臨大寶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爲墟安在其爲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動上皇矣上以爲然

姚崇 玄宗朝

黃門監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爲相崇意輕之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於門下過官知古銜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恃其父有德於知古頗招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它日上從容問崇卿子才性何如今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對曰臣有三子兩在東都爲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問之耳上始以崇必爲其子隱及聞崇奏喜問卿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卵而翼之臣子愚以爲知古必德臣容其爲非故敢干之耳上於是以崇爲無私而薄知古負崇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用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爲私於臣累聖政矣上久乃許之

裴光庭 玄宗朝

張說草封禪儀獻之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今將升中於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說曰然則若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爲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羈縻未決許也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從命突厥來則戎狄

君長無不皆來可以偃旗臥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說所不及卽奏行之

齊澣不容 玄宗朝

開府王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爲昏毛仲爲上所信任言無不從故北門諸將多附之進退惟其指使吏部侍郎齊澣乘間言於上曰福順典禁兵不宜與毛仲爲昏毛仲小人寵過則生姦不早爲之所恐成後患上悅曰知卿忠誠朕徐思其宜澣曰君不密則失臣願陛下密之會大理丞麻察坐事左遷興州別駕澣素與察善出城餞之因道禁中諫語察性輕險

遠奏之上怒召滃責之曰卿疑朕不容而以語麻察詎爲容耶且察素無行卿豈不知耶滃頓首謝秋七月丁巳下制滃察交搆將相離間君臣滃可高州良德丞察可潯州皇化尉

皇甫惟明 玄宗朝

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遺吾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之初年尚幼稚安能爲此書殆邊將詐爲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姦

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敝陛下誠命一使往視金城公主因與贊普面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使於吐蕃贊普大喜悉出貞觀以來所得敕書以示惟明

天寶亂源 玄宗朝

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悅之時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清諸子莫得爲比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

王惠妃德之陰爲內助由是擢黃門侍郎五月戊子以裴耀卿爲侍中張九齡爲中書令林甫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張九齡 玄宗朝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柰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

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又 玄宗朝

初上欲以李林甫爲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爲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爲上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九齡善林甫并疾之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九齡既

以諫廢太子忤旨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寖疎之

史思明 玄宗朝

史思明突厥種與安祿山共鄉里先祿山一日生故長相善爲互市郎負官錢無以償將走奚未至爲邏騎所困欲殺之思明紿曰我使人也若聞殺天子使者其國不祥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之邏以爲然送至王所思明見王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然疑其真使者卒館待以禮將還令百人從入朝奚有步將瑣高者名聞中國思明欲擒之以贖罪誘王曰從我者雖多然可與見天子者

惟高耳王悅命高將帳下三百與之俱既至平盧思明密遣人謂戎王曰奚兵數百外稱入朝內實爲盜請備之王潛師迎犒殺其衆囚高以獻張守珪奇其功表爲捉生

王忠嗣 玄宗朝

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牣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子誠愛我然吾志決矣子勿復言光弼曰曩者恐爲大夫之累故不敢不

言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趨出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復譖之敕徵忠嗣入朝

唐五代藩鎮亂源 玄宗朝

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張象 玄宗朝

或勸陜郡進士張象謁楊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象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氷山耳若皎日旣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播遷之機 玄宗朝

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番將三十二人代漢將上命立進畫給告身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當極言上未允公其繼之國忠許諾壬子國忠見素入見上迎謂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

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國忠逡巡不敢言上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今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爲范陽節度使呂知誨爲平盧節度使楊光翽爲河東節度使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上留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竭忠奉國無有二心上謂國忠等曰祿山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東北二虜藉其鎭遏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

平原之敗 玄宗朝

顏杲卿使其子泉明賈深翟萬德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邈於京師張通幽泣請曰通幽兄陷賊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留泉明等更其表多自爲功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旣竊其功利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壬戌城陷

郭子儀 肅宗朝

先是安思順爲朔方子儀時與光弼俱爲牙門將二

人素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語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意欲亾去猶未決旬日詔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見子儀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可也子儀趨下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因率本軍東討與光弼合破賊

甄濟 玄宗朝

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祿山爲采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舁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刀

希德以實病白祿山後安慶緒亦使人强舁至東京月餘會廣平王俶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濟爲祕書郎

張鎬 肅宗朝

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力彊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彼雖人面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時上已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爲不切事機罷爲荆州防禦使

藩鎮亂源 肅宗朝

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爲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平盧軍使希逸之母懷玉姑也故懷玉立之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郭子儀 代宗朝

初李國貞治軍嚴朔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故王元振因之作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汝

臨賊境輒害主將賊若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五月庚辰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推按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馬燧 代宗朝

回紇登里可汗歸國其部衆所過抄掠廪給小不如意輒殺人無所忌憚陝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燧因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頗得其情僕固懷恩恃功驕蹇其子瑒好勇而輕今內樹四帥外交回紇必有窺河東澤潞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

顏真卿 代宗朝

上之在陝也顏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上不許至是上命真卿說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庸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仙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自

餘辯臣皆言其枉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汾州別駕李抱真抱玉之從父弟也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上方以懷恩爲憂召見抱真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懷恩欺其衆云郭子儀已爲魚朝恩所殺衆信之故爲其用耳陛下誠以子儀領朔方彼皆不召而來耳上然之

段秀實 代宗朝

郭晞在邠州縱士卒爲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以子儀故不敢言涇州刺史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孝德從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以刃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十七人首注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秀實曰柰何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孝德使數十人從行秀實盡辭去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常侍負若屬邪副元帥負若屬邪柰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爲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亂由常侍出然則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

幸敎晞以道恩甚大敢不從命顧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秀實因留宿軍中晞通夕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秀實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邠州由是無患

劉給事 代宗朝

京師聞虜至奉天上自將六軍屯苑中下制親征魚朝恩請索城中私馬男子皆團結爲兵士民大駭逃者甚衆百官入朝朝恩從禁軍白刃宣言曰吐蕃攻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勠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社非反而何朝恩驚沮事遂寢

郭子儀 代宗朝

盜發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以爲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自奉天入朝朝廷憂其爲變子儀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段秀實 代宗朝時知邠州留後

初四鎮北庭兵遠赴中原之難久羈旅數遷徙頗積勞弊及徙涇州衆皆怨誹刀斧兵馬使王童之謀作

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毋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秀實欲討之而亂迹未露恐軍中疑其冤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謀作亂中夕火果起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從者族流言者刑遂從於涇

郭子儀 代宗朝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子儀軍吏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吏亦告諸將將士請衷甲以從者三百人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迎之驚其從者之約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捧手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又 代宗朝

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相謂曰以令公勳德奏一屬吏而不從何宰相之不知體子儀聞之謂僚佐曰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從之此無它乃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杜黃裳 代宗朝

郭子儀入朝命判官京兆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為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流汗服罪於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乃安

崔祐甫 德宗朝

李正巳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巳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巳大慚服

楊炎 德宗朝

崔寧在蜀十餘年恃地險兵強恣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吐蕃與南詔合兵三道入寇諸將不能禦州縣多陷上憂之趣寧歸鎮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

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俾千里沃壤復爲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遂留寧使神策都將李晟將兵四千又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將之與東川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晟追擊於大度河外又破之

裴諝 德宗朝

上用法嚴百官震悚以山陵近禁人屠宰郭子儀之隸人潛殺羊載以入城右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諝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獨不爲之地乎諝曰此乃吾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卽位以爲群

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威權不足畏也如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楊炎 德宗朝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大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使奏盡貯於大盈內庫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由是有司不復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䑕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言曰財賦者國之大本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預政之蠹

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上卽日下詔從之

郭子儀 德宗朝

御史中丞盧杞奕之子也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擢爲大夫領京畿觀察使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屛侍妾獨隱几待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醜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杞它日得志吾族無類矣

段秀實 德宗朝

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亾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

給賜而身居市廛爲販鬻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以待之不聽姚令言之變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

姜公輔 德宗朝

姚令言兵亂斬關而入上乃與太子諸王自苑北門出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帥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心嘗怏怏臣謂陛下旣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倉猝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遂行

段秀實 德宗朝

上奔奉天亂兵奉朱泚爲主泚遣涇原兵馬使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天時奉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爲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當與大軍俱發竊令言印未至秀實倒用司農印印符募善走者追之旻至駱驛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來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爲之臣也乃令劉海賓何明禮陰結軍中之士欲使應之於外旻兵至泚令言大驚岐靈岳獨承其罪而死不以及秀實等是日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泚舉手扞之纔中其額濺血灑地泚與秀實相搏匈匈左右猝愕不知所爲海賓不敢進乘亂而逸忠臣前助泚泚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泚一手承血一手止其衆曰義士也勿殺秀實既死泚哭之甚哀以三品禮葬之海賓縗服而逃後二日捕得殺之

蕭復德宗朝

鳳翔節度使同平章事張鎰性儒緩好修飾邊幅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貨財獻於行在後營將李楚琳爲人剽悍軍中畏之嘗事朱泚爲泚所厚行軍司馬齊映與同幕齊抗言於鎰曰不去楚琳必爲亂首鎰命楚琳出戍隴州楚琳託事不時發鎰方以迎駕爲憂謂楚琳已去矣楚琳夜與其黨作亂鎰縋城而走賊追及殺之映自水竇出抗爲傭保負荷而逃皆免始上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聞之遽請見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能久豈得以鑾輿蹈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爲卿留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止齊映齊抗皆詣奉天以映爲御史中丞抗爲侍御史

李晟德宗朝

懷光屯咸陽累月逗留不進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觀釁諸將數勸之攻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寢晟奏不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以財用方窘若賜糧皆比神策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觖望乃遣陸贄詣懷

光晉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鬬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贊未有言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而已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嘿然又不欲自減之遂止

陸贄 德宗朝

陸贄自咸陽還上言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畧漸思制持惟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其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彊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回日或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勑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

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回奏云見卿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勑本軍允其所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晟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

馬勛 德宗朝

上將幸梁州山南節度使鹽亭嚴震聞之遣使詣奉天奉迎又遣大將張用誠將兵五千至盩厔以來迎衛用誠爲懷光所誘陰與之通謀上聞而患之會震繼遣牙將馬勛奉表上語之故勛請亟詣梁州取嚴震符召用誠還府若不受召臣請殺之上喜曰卿何時復至此勛刻日時而去既得震符請壯士五人與之俱出駱谷用誠不知事泄以數百騎迎之勛與之俱入驛時天寒勛多燃藁火於驛外軍士皆往附火勛乃從容出懷中符以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錯愕起走壯士自後執其手擒之用誠子在勛後斫傷勛首壯士格殺其子仆用誠於地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則死勛入其營士卒已擐甲執兵矣勛大言曰汝曹父母妻子皆在漢中一朝棄之與張用誠同反於汝曹何利乎大夫令我取用誠不問汝曹無

自取族滅衆皆讋服勣選用誠詣梁州震杖殺之命副將領其衆勣累其首復命於行在慾期半日

李抱真德宗朝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爲李抱真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博旣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河朔盡入於滔矣不若乘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旣破亾則關中喪氣朱泚不日梟夷鑾輿反正諸將之功孰有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戊辰武俊軍於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洺引兵會之與武俊營相距十里兩軍尚相疑明日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賓客共諫止之抱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吾之此舉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勵將士以雪讐恥亦惟子言終遂行武俊嚴備以待之抱真見武俊敘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武俊曰相公十兄名高四海曩蒙開諭得棄逆從順免葅醢之罪孰與王公之榮今又不聞胡虜辱爲兄弟武俊當何以報之乎滔所恃者回紇耳不足畏也戰日願十兄按轡臨視武俊決爲十兄破之抱真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李晟德宗朝

晟在渭橋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曰熒惑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旣克長安乃謂之曰曏非相拒也吾聞五星贏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

又德宗朝

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常爲亂根奏請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積粟以攘吐蕃癸卯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及四鎭北庭涇原行營副元帥進爵西平王以涇原節度使田希鑒爲衛尉卿李晟初至鳳翔希鑒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

竝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鑾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晟命具三日食曰廵撫畢卽還鳳翔希鑾不復疑晟置宴希鑾與將佐俱至晟營晟伏甲於外廡既食而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别各宜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讓之曰汝曹屢爲逆亂殘害忠良固天地所不容悉引出斬之希鑾尚在座晟顧曰田郎亦不得無過以親知之故當使身首得完希鑾曰唯遂引出縊殺之幷其子蕚晟入其營諭以誅希鑾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

李泌 德宗朝

陜虢都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陜連衡則猝不可制且抱暉據陜則水陸之運皆絶矣不得不煩卿一往辛丑以泌爲陜虢都防禦水陸運使上欲以神策軍送泌之官問須幾何人對曰陜城三面懸絶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上曰單騎如何可入對曰陜城之人不貫逆命此獨抱暉爲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彼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更爲臣用也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勑燧與臣同辭皆行使陜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陜州不可失卿當更使它人往耳對曰它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姦謀它人猶預遷延彼既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陜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陜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陜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覘者馳告之抱暉稍自

安泌具以語白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上曰善戊申泌與馬燧俱辭行庚戌加泌陜虢觀察使泌出潼關鄜坊節度使唐朝臣以步騎三千布於關外曰奉密詔送公至陜泌曰辭日奉進止以便宜從事此一人不可相隨而來來則吾不得入陜矣朝臣以受詔不敢去泌寫宣以却之因疾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惟偵者相繼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按堵如故抱暉出而喜

泌既入城視事賓佐有請屛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匄汝餘生爲我齎版幣祭前使愼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它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既遣抱暉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至陝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懇請赦之詔謫戍天德歲餘竟殺之而抱暉遂亾命不知所之達奚小俊引兵至境聞泌已入陝而還

桂娘　德宗朝

杜牧竇烈女傳曰初李希烈入汴州聞戶曹叅軍竇良女美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愼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謀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先往來以姊妹敘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嘗間曰爲賊逆賊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爲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須自爲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怪樂曲雜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譟於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僞號一如李納先奇曰爾父悖逆

天子有命誅之因斬李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尸於市

韓滉　德宗朝

劉玄佐在汴習隣道故事久未入朝韓滉過汴玄佐重其才望以屬吏禮謁之滉相約爲兄弟請拜玄佐母其母喜置酒見之酒半滉曰弟何時入朝玄佐曰久欲入朝但力未辦耳滉曰滉力可及弟宜早入朝丈母垂白不可使更帥諸婦女往塡宮也母悲泣不自勝滉乃遣玄佐錢二十萬緡備行裝滉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爲之傾動玄佐驚服既而遣

人客聽之涗問孔目吏今日所費幾何詰責甚細玄佐笑曰吾知之矣壬寅玄佐與陳許節度使曲環俱入朝

李泌 德宗朝

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給凡得四千人將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於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歸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

爲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耶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押牙餘皆爲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

又 德宗朝

咸陽人或上言臣見白起令臣奏云請爲國家扞禦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當爲朝廷破之以取信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不能深入上以爲信然欲於京城立廟贈司徒李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若立廟京城盛爲祈禱流聞四方將長巫風今杜郵有舊祠請勑府縣葺之則不至驚人耳目矣且白起列國之將贈三公太重請贈兵部尚書可矣上笑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對曰人神一也陛下儻不之惜則神亦不以爲榮矣上從之

楊朝晟 德宗朝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不煩他道上復使問之曰曩城鹽州用兵七萬僅能集事今三城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

城鹽州之衆虜皆知之今發本鎭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亦不減七萬其衆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至無能爲也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二月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不可屯軍判官孟子周曰方渠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乎命浚眢井果得甘泉三月三城成夏四月庚申楊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兵追之

[illegible]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盧坦 德宗朝

姚南仲爲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方大會聞之言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判官盧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中甚剛監軍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吾恐爲所留遂自它道潛去南仲果以牒請之不遇得免既而盈珍與南仲有隙幕府多以罪貶有死者

韓弘 順宗朝

李師古發兵屯西境以脅滑州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牙將有自長安還得遺詔者節度使李元素以師古鄰道欲示無外遣使密以遺詔示之師古欲乘國喪侵噬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杖元素使者發兵屯曹州且告假道於汴宣武節度使韓弘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空言元素告急弘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弘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之應師古詐窮變索且聞上即位罷兵元素表請自貶朝廷兩慰解之

杜黃裳 憲宗朝

上欲討劉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矣上從之

柳晟 憲宗朝

柳晟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晟至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戍梓州軍士怨怒脅監軍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既而問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

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汝以爲功邪衆皆拜謝請詣戍所如詔書軍府由是獲安府兵漢中之兵也唐以漢中爲興元府故謂之府兵

白居易 憲宗朝

魏徵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上命白居易草詔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勅有司以官錢贖還後嗣上從之出內庫錢二千緡贖賜魏稠仍禁質賣

譚忠 憲宗朝

田季安聞之笑承璀將兵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計爲之柰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幽州牙將絳人譚忠爲劉濟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伎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而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

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譚忠歸幽州謀欲激劉濟討王承宗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爲備後一日詔果來令濟專護北疆勿使朕復掛胡憂而得專心於承宗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且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從史則走告於天子曰燕厚怨趙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也濟曰今則柰何忠曰燕趙爲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以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狗

文蔚曰此作史者摹擬戰國策文字耳譚忠卽

智謀未必文采若爾胡三省謂譚忠頗有戰國說士之風而心爲唐亦爲史家所昡

裴垍 憲宗朝

盧從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謀及朝廷興師從史逗遛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承宗號又高芻粟之價以敗度支諷朝廷求平章事誣奏諸道與賊通不可進兵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與語爲言爲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垍令翊元還本軍經營復來京師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等款要垍言於

上曰從史狡猾驕狠必將爲亂今聞其與承璀對營視承璀如嬰兒往來都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有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初愕然熟思良久乃許之從史性貪承璀盛陳奇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從史喜益相昵狎甲申承璀與行營兵馬使李聽謀召從史入營博伏壯士於幕下突出擒詣帳後縛之內車中馳詣京師左右驚亂承璀斬十餘人諭以詔旨從史營中士聞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敢違者斬士卒皆斂兵還部伍會夜車疾驅未明已出境

李絳 憲宗朝

上加烏重胤之功欲即授以昭義節度使李絳以爲不可請授重胤河陽以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會吐突承璀奏已牒重胤句當昭義留後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魏博恒幽諸鎮蟠結朝廷惟恃此以制之邢磁洺入其腹內誠國之寶地安危所繫也曩爲從史所據使朝廷旰食今幸而得之承璀復以與重胤臣聞之驚歎實所痛心昨國家誘執從史雖爲長策亦失大體今承璀又以文牒差人爲重鎮留後爲之求旌節無君之心孰甚於此陛下昨日得

昭義人神同慶威令再立今日忽以授本軍牙將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更不若從史爲之何則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牧伯重胤出於列校以承璀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無不憤怒恥與爲伍且謂承璀誘重胤逐從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將校能無自危乎儻劉濟茂昭季安執恭韓弘師道繼有章表陳其情狀幷指承璀專命之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若皆不報則衆怒益甚若爲之改除則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復使樞密使梁守謙密謀於絳曰今重胤已[illegible]不得已須應與節對曰

從史爲帥不由朝廷故啓其邪心終成逆節今以烏重胤典兵卽授之節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異於從史乎重胤之得河陽已爲望外之福豈敢更爲旅拒況重胤所以能執從史本以仗順成功一旦自逆詔命安知同列不襲其跡而動乎重胤軍中等夷甚多必不願重胤獨爲主帥移之它鎭乃愜衆心何憂其致亂乎上悅皆如其請以重胤爲河陽節度使元陽爲昭義節度使貶盧從史驩州司馬

又 憲宗時

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夫人元氏召諸將立其子懷

諫爲節度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意亦以爲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鎭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固矣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則曩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爲鄰道所虀粉矣故臣以爲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勑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鎭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

懼爭爲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日吉甫復於延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上顧問絳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恒州四面發兵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爲天下笑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敕命驅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它變況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奮身撫按曰朕不用兵決矣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熒惑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既而田

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爲留後興驚仆於地衆不散久之興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

又　憲宗朝

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今此鎭獨無恐更不諭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癸卯李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柰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卽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

上且欲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甲辰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

又　憲宗朝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刳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庫府何爲十一月辛酉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

韓愈　憲宗朝

裴度之在淮西布衣栢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爲之奏請上初不許弘正上表相繼上重違弘正意乃許之

王承元 穆宗朝

王承宗薨弟承元權知留後密表請朝廷除帥辛巳遣起居舍人栢耆詣鎮州宣慰乙酉徙田弘正爲成德節度使以王承元爲義成節度使承元既請朝命

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承元皆不聽及移鎮義成將士諠譁不受命承元與栢耆召諸將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擇其有勞者擢之謂曰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爲師道則幸矣因涕泣不自勝且拜之十將李寂等十餘人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丁未承元赴滑州將吏或以鎮州器用財貨行承元悉命留之

韓愈 穆宗朝

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圍牛元翼於深州詔韓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至廷湊嚴兵迓之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大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子若孫在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

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讙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如牛元翼[illegible]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死圍之何也廷湊曰[illegible]愈曰若爾則無事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帝大説轉吏部侍郎部有令史舊嘗關鎖不聽出愈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之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若聽其出入則其勢自輕

韓充李質 穆宗朝

宣武牙將李臣則等作亂推都押牙李㝏為留後李逢吉請以韓充為宣武節度使兼義成節度使徵㝏為右金吾將軍㝏不奉詔初李㝏既為留後以都知兵馬使李質為腹心及㝏除將軍不奉詔質屢諫不聽會㝏疽發於首遣李臣則等將兵拒李光顏於尉氏既而官軍四集兵屢敗㝏疾甚悉以軍事屬李質質與監軍姚文壽擒㝏殺之詐為㝏牒追臣則等至皆斬之執㝏四子送京師韓充未至質權知軍務時牙兵三千人日給酒食物力不能支質曰若韓公始至而罷之則人情大去矣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即命罷給而後迎充丁丑充入汴癸未以韓充專為宣武節度使李質為右金吾將軍韓充既視事人情粗定乃密籍軍中為惡者千餘人一朝并父母妻子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於是軍政大治

甘露溯源 穆宗朝

初翼城人鄭注眇小目下視而巧譎傾諂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羈貧甚嘗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之薦於節度使李愬愬餌其藥頗驗遂有寵署為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以衆情白愬請去之愬曰注雖如是然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往謁守澄守澄初有難色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守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語恨相見之晚明日謂愬曰鄭生誠如公言自是又有寵於守澄權勢益張愬署為巡官列於賓席注既用事恐牙將薦已者泄其本末密以他罪譖之於愬愬殺之及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為立居宅贍給之遂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上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語必通夕關通賂遺人莫能窺其迹始則有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求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

文蔚曰注以牙將得用即害牙將以守澄得進即謀誅宦官千古背人傾險一律信乎狙詐作使乃用兵之權宜必不可施之士類奈何文宗舉大事而用憸人卒召禍亂宜哉

裴度 敬宗朝

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又 敬宗朝

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爲疎惡執留勑使又奏當道今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勑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勑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其將士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

皆本道自備朕不愛數十萬匹物但素無此例不可偏與范陽所稱助備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已令所在排比供擬彼得此詔必蒼黃失圖若且示含容則云修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幷其二子

韋處厚 文宗朝

史憲誠與李全畧爲婚姻及李同捷叛密以糧助之裴度不知其所爲謂憲誠無二心憲誠遣親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爾王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

胡三省曰讀史者以爲裴度於是時耄及之矣愚謂不然一推心以待之一明法以示之此正寬嚴相濟所以制御彊藩也

柳公綽 文宗朝

以刑部尚書柳公綽爲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貢及互市所過恐其爲變常嚴兵迎送防衛之公綽至鎮回鶻遣梅録李暢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迎勞於境至則大闢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戒

其下在路不敢馳獵無所侵擾陘北沙陀素驍勇爲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綽奏以其酋長朱邪執宜爲陰山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邊執宜與諸酋長入謁公綽與之宴執宜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殊而理當福祿人也執宜母妻入見公綽使夫人與之飲酒饋遺之執宜感恩爲之盡力塞下舊有廢府十一執宜修之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自是雜虜不敢犯塞

李德裕 文宗朝

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庚申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久耻是韋皋没身恨不能致者也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凉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況天子乎上以爲然詔德

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韋温 文宗朝

鄭注求爲鳳翔節度使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不可丁卯以固言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注爲鳳翔節度使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幷圖注也注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爲叅佐請禮部員外郎韋温爲副使温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温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甘露之變 文宗朝

李訓鄭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辛巳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贈揚州大都督訓注本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狡乙酉鄭注赴鎮庚子以東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書令李訓所奬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爲當路所軋置之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

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知將敗矣以太府卿韓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棓懷其斧以爲親兵是月戊辰王守澄葬於滻水注奏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内臣中尉以下盡集滻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郭行餘王璠以赴鎮爲名多募壯士爲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者已而幷注去之行餘璠等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

是數人及舒元輿謀之它人皆莫之知也及事敗宰相王涯賈餗及訓注等宦官仇士良誣以謀反皆被誅

司馬光曰論者皆謂王涯賈餗有文學名聲初不知訓注之謀橫罹覆族之禍光獨以為不然夫顛危不扶焉用彼相涯餗安高位飽重祿訓注小人窮奸究險力取將相涯餗與之比肩不以為恥國家危殆不以為憂偷合苟容日復一日自謂得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無禍則奸臣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不虞足折刑剮蓋天誅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

李石陳君賞 文宗朝

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詣鹽靈等道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至是召之全操等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驛疾驅而入京城訛言寇至民驚走諸司奔散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

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衛大將軍陳君賞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望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則京城幾再亂矣

李德裕 武宗朝

天德軍使田牟監軍韋仲平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嗢沒斯等侵逼塞下吐谷渾沙陀党項皆世與為仇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皆以為嗢沒斯叛可汗而來不可受宜如牟等所請擊之便上以問宰相李德裕以為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今為鄰國所破部落離散窮無所歸遠依天子無秋毫犯塞柰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運糧食以賜之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擊之德裕曰彼吐谷渾等各有部落見利則銳敏爭進不利則鳥驚魚散各走巢穴安肯守死為國家用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為患縱使侵暴邊境亦須徵諸道大兵討之豈可獨使天德擊之乎上問德裕曰嗢沒斯等請降

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况敢保數千里
外戎狄之心乎然謂之叛將則恐不可若可汗在國
嗢没斯等帥衆而來則於體固不可受今聞其國敗
亂無主將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邏祿惟此一支
遠依大國觀其表辭危迫懇切豈可謂之叛將况嗢
没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始立烏介自
無君臣之分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俟
其攻犯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或於吐谷渾等部中
少有抄掠聽自讎報亦未可助以官軍仍詔田牟仲
平毋得邀功生事常令不失大信懷柔得宜彼雖戎

狄必知感恩辛酉詔田牟約勒將士及雜虜毋得先
犯回鶻李德裕請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三萬斛以
賜之上以爲疑閏月己亥開延英召宰相議之陳夷
行於候對之所屢言資盜糧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
集天德孤危儻不以此糧啗饑虜且使安靜萬一天
德陷没咎將誰歸夷行至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許以
穀二萬斛賑之

又 武宗朝

盧龍軍復亂殺陳行泰立牙將張絳初陳行泰逐史
元忠以軍中大將表來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埶
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賜詔常太速故軍情遂固
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留其使勿遣使以
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
不問會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
舒奉表詣京師稱絳慘虐請以本軍討之冬十月仲
舒至京師召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
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戎事人心嚮
之曩者張絳初殺行泰召仲武欲以留務讓之牙中
一二百人不可仲武行至昌平絳復却之今計仲武
纔發雄武軍中已逐絳矣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

曰軍士八百外有土團五百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
功對曰在得人心苟人心不從兵三萬何益德裕又
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嬀州及北邊
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絶其糧道幽州自困
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
不可與今仲武先自發兵爲朝廷討亂與之則似有
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又 武宗朝

黠戛斯求册命李德裕奏宜與之結歡令自將兵求
殺使者罪人及討黑車子上恐加可汗之名即不修

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遺及賣馬猶豫未決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册命又當敘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

又　武宗朝

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回鶻餘燼未滅邊境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心腹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頃時多用儒臣為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兵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

又　武宗朝

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

又　武宗朝

上與宰相議太原事李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為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不日誅翦惟應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彊弱楊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元實自太原還上遣詣宰相議之元實於眾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之甲盡在行營弁何能遽致如此之眾乎元實曰太原

人勁悍皆可為兵弁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貲財李相正以欠軍士絹一匹無從可得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稱楊弁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今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為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壬子克之生擒楊弁諠誅亂卒李相李石也楊弁將橫水卒戍太原以石賞絹薄遂作亂

鄭氏 宣宗朝

以右常侍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初景讓母鄭氏性

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牆因雨隤陷得錢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它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士及第景讓官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景讓在浙西有左都押牙迕景讓意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為汝喜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

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撻由是始及第

鄭祗德 宣宗朝

江西觀察使鄭祗德以其子戶部侍郎判戶部駙馬都尉鄭顥尚主固求散地以祗德為賓客分司顥嘗

求作相甚切祗德與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懼累表辭劇務冬以顥為祕書監

韋澳 宣宗朝

先是判戶部有缺京兆尹韋澳奏事上欲以澳補之辭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難以處繁劇屢就陛下乞小鎮聖恩未許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寖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丙辰以澳為河陽節度使

王式 懿宗朝

浙東賊裘甫亂陷剡縣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見卒不滿三百鄭祗德募新卒益之率得孱弱者與甫戰於剡西大敗官軍幾盡於是山海諸盜四面雲集朝廷知祗德儒怯議選武將代之以王式爲觀察使式入對上問以討賊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爲國家惜費則不然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賊延引歲月賊勢益張則江淮群盜將蜂起應之國家用度盡仰江淮若阻絶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授之

杜悰 懿宗朝

以左僕射判度支杜悰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受宣三相起避之西軒公慶出斜封文書以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請鄆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反復讀良久曰聖主登極萬方欣戴今日此文書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明行誅譴公慶去悰復與兩樞密坐謂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宰相樞密共參國政今主上新踐阼未熟萬機資內外裨補固當以仁愛爲先刑殺爲後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主上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權重禁闈豈得不自憂乎悰受恩六朝所望致君堯舜不欲朝廷以愛憎行法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慙悚而退既而寂然無復宣命及延英開上色甚悅

李湘 懿宗朝

徐兵戍桂州者以六年求代不得都虞候許佶等因之作亂推糧料判官龐勛爲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勛等至湖南監軍以計誘之使悉輸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沿江東下許佶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朝廷所以赦之者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爲患耳若至徐州必葅醢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湘言於綯曰徐卒擅歸勢必爲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峽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

不然縱之使得渡淮至徐州與怨憤之衆合爲患必大絢素懦怯且以無赦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爲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

劉瞻 僖宗朝 瞻相懿宗以諫殺醫官韓宗劭等公主者貶驩州司戶

以虢州刺史劉瞻爲刑部尚書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錢顧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它道而入

唐亂之源 僖宗朝

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楯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

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於長垣

高駢 僖宗朝

南詔陷黎州攻雅州成都驚擾民爭入城節度使牛叢恐蠻至豫焚城外民居蕩盡蜀人尤之以高駢爲西川節度使駢至劒州先遣使開成都門或曰蠻寇逼近成都相公尚遠萬一豨突柰何駢曰吾在交趾破蠻二十萬衆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

今春氣向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生死共處汚穢鬱蒸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城縱民出各復常業乘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兵去駢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枝梧今西川新舊兵已多所發長武鄜坊河東徒有勞費並乞勒還

又 僖宗朝

西川節度使高駢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以甓甃之環城十里內取土皆剗丘垤平之

無得爲坎埳以害耕種役者不過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扑撻而功辦自八月癸丑築之至十一月戊子畢功役之始作也駢恐南詔揚聲入寇雖不敢决來役者必驚擾乃奏遣景仙託遊行入南詔説諭驃信使歸附中國仍許妻以公主因與議二國禮儀久之不决駢又聲言欲巡邊朝夕通烽火至大度河而實不行蠻中惴恐由是訖於城成邊候無風塵之警先是西川將吏入南詔驃信皆坐受其拜駢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驃信果帥其大臣迎拜信用其言

崔安潛 僖宗朝

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爲今窮覈則應坐者衆搜捕則徒爲煩擾甲子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置牓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爲必有侶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牓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爲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冎盜於市并滅其

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內遂無一人之盜

蓋寓 僖宗朝

襄王熅遣使者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上至半塗六軍變擾蒼黃晏駕吾爲藩鎮所推今已受冊朱玫與克用書克用聞其謀皆出於玫大怒大將軍蓋寓說克用曰鑾輿播遷天下皆歸咎於我今不誅玫黜李熅無以自湔洗克用從之燔詔書囚使者移檄鄰道稱玫敢欺藩方明言晏駕當道已發蕃漢三萬兵進討凶逆當共立大功

周庠等 僖宗朝

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利州刺史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前龍州司倉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才遠略不能戡濟多難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脩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不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逐其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守亮不能制部將張虔裕說建曰公乘天子

微弱專據方州若唐室復興公無種矣宜遣使奉表天子仗大義以行師蔑不濟矣部將綦毋諫復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建從之庠虔裕諫皆許州人也

袁襲 僖宗朝

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爲高駢牒署廬州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援廬江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推明公也趣赴之行密乃悉發廬州兵復借兵於和州刺史孫端合數千人赴之

張全義 僖宗朝

李克用表張全義爲河南尹初東都經黃巢之亂遺民聚爲三城以相保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僅存壞垣而已全義初至白骨蔽地荊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麾下纔百餘人相與保中州城四野俱無耕者全義乃於麾下選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牓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牓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無嚴刑無租稅民歸之者如市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

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者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之衆皆謝乃釋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故比屋皆有蓄積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又 僖宗朝

初河陽節度使李罕之與張全義刻臂爲盟相得歡甚罕之勇而無謀性復貪暴意輕全義聞其勤儉力穡笑曰此田舍一夫耳全義聞之不以爲忤罕之屢求穀帛全義皆與之而罕之徵求無厭河南不能給小不如所欲輒械河南主吏至河陽杖之河南將佐皆憤怒全義曰李太尉所求奈何不與竭力奉之狀若畏之者罕之益驕罕之所部不耕稼專以剽掠爲資啗人爲糧至是悉其衆攻絳州絳州刺史王友遇降之進攻晉州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密結全義以圖之全義潛發屯兵夜乘虛襲河陽黎明入三城罕之

踰垣步走全義悉俘其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罕之奔澤州求救於李克用

敬翔 昭宗朝

朱全忠遣朱珍將兵五千送楚州刺史劉瓚之官朱[illegible]據之與時溥相拒全忠欲自往臨之珍命諸軍皆葺馬廄李唐賓部將嚴郊獨惰慢軍吏責之唐賓怒見珍訴之珍亦怒以爲唐賓無禮拔劍斬之遣騎白全忠云唐賓謀叛淮南左司馬敬翔恐全忠乘怒倉猝處置違宜故留使者逮夜然後從容白之全忠果大驚翔因爲畫策詐收唐賓妻子繫獄遣騎

徙慰撫全忠從之軍中始安秋七月全忠如蕭縣未至珍出迎命武士執之責以專殺而誅之以龐師古代珍爲都指揮使

王師範 昭宗朝

王師範遣都指揮使盧弘擊棣州刺史張蟾弘引兵還攻師範師範使人以重賂迎之曰師範童騃不堪重任願得避位使保首領公之仁也弘以師範年少信之不設備師範密謂小校安丘劉鄩曰汝能殺弘吾以汝爲大將弘入城師範伏甲而享之鄩殺弘於座及其黨數人師範慰諭士卒重賞重誓自將以攻

棣州執張蟾斬之崔安潛逃歸京師師範以鄩爲馬步副都指揮使詔以師範爲平盧節度使

王建 昭宗朝

先是朝廷以韋昭度爲行營招討使與王建共討陳敬瑄後復罷之建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柰何棄之謀於周庠庠勸建表請韋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建表請敬瑄田令孜罪不可赦願畢命以圖成功韋昭度無如之何由是未能東還建說昭度曰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也相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謀之敬瑄疥癬耳當以日月制之責建可

辦也昭度猶豫未決庚子建因令東川將唐友通等擒昭度親吏駱保於行府門臠食之云其盜軍糧昭度大懼遽稱疾以印節授建牒建知三使留後兼行營招討使即日東還建送至新都跪觴馬前泣拜而別昭度甫出劍門即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昭度至京師除東都留守

高勖 昭宗朝

以楊行密爲淮南節度使孫儒降兵多蔡人行密選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稟賜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陳四鄰畏之行密以用度不足

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舒城高勖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軍選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頵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

張夫人 昭宗朝

朱友裕圍彭城時溥數出兵友裕閉壁不戰朱瑾宵遁友裕不追都虞候朱友恭以書譖友裕於全忠全忠怒驛書下都指揮龐師古使代之將且按其事書誤達於友裕友裕大懼以二千騎逃入山中潛詣碭

山匡於伯父全昱之所全忠夫人張氏聞之使友裕單騎詣汴州見全忠泣涕拜伏於庭全忠命左右捽抑將斬之夫人趨就抱之泣曰汝捨兵束身歸罪無異志明矣全忠悟而捨之使權知許州夫人碭山人多智畧全忠敬憚之雖軍府事時與之謀議或將兵出中塗夫人以爲不可遣一介召之全忠立爲之返友裕全忠子也

王鎔 昭宗朝

李克用攻王鎔李匡威引兵救鎔敗河東兵克用引還鎔犒匡威賛金帛二十萬以酬之匡威自鎮州還至博野其弟匡籌據軍府自稱留後匡威衆潰歸但與親近留深州王鎔德其以已故致失地迎歸鎮州爲築第父事之匡威在鎮州爲王鎔完城塹繕甲兵視之如子匡威以鎔年少且樂真定土風潛謀奪之陰以恩施悅其將士王氏在鎮久鎮人愛之不狥匡威匡威忌日鎔就第弔之匡威素服衷甲伏兵刼之鎔趨抱匡威曰鎔爲晉人所困幾亡矣賴公以有今日公欲得四州此固鎔之願也不若與公共歸府以位讓公則將士莫之拒矣匡威以爲然與鎔駢馬陳兵入府會大風雷雨屋瓦皆震匡威入東偏門鎮州親軍閉之有屠者墨君和自缺垣躍出拳毆匡威甲士挾鎔於馬上負之登屋鎮人既得鎔攻匡威殺之幷其族黨鎔時年十七體疎瘦爲君和所挾頸痛頭偏者累日匡籌奏鎔殺其兄請舉兵復寃詔不許

許存 昭宗朝

萬州刺史許存爲成汭遣兵襲之棄城走降於王建建忌存勇略欲殺之掌書記高燭曰公方總攬英雄以圖霸業彼窮來歸我奈何殺之建使戍蜀州陰使知蜀州王宗綰察之宗綰密言存忠勇謙謹有良將才建乃捨之更其姓名曰王宗播而宗綰竟不使宗播知其免已也宗播元從孔目官柳脩業每勸宗播慎靜以免禍其後宗播爲建將遇強敵諸將所憚者以身先之及有功輒稱疾不自伐由是得以功名終

高郁 昭宗朝

以湖南留後馬殷判湖南軍府事殷以高郁爲謀主郁揚州人也殷畏楊行密成汭之彊議以金帛結之高郁曰成汭不足畏也行密公之讎雖以萬金賂之安肯爲吾援乎不若上奉天子下奉士民訓卒厲兵以脩霸業則誰與爲敵矣殷從之

唐仁微 昭宗朝

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摶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專橫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嫉各結藩鎮爲援以相傾奪摶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以速姦變胤聞之譖摶於上曰王摶姦邪已爲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摶排已愈恨之及出鎮廣州遺朱全忠書具道摶語令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摶與勑使相表

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全忠不得已胤至湖南復召還以胤爲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摶罷爲工部侍郎

韓偓　昭宗朝

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爲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萬年韓偓以爲不可胤曰兵自不肯去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爲召之邪胤無以爲應偓曰留此兵則國家兩危不留則國家兩安胤不從

又　昭宗朝

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上與之從容或至然燭宦官畏之側目皆咨胤而後行胤志欲盡除之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丁卯上獨召偓問曰敕使中爲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東內之變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爲崔胤言之對曰臣見陛下詔書云自劉季述四家之外其餘一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者已爲不少此其所以恟恟不安也陛下不若

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曰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自今可無疑矣乃擇其忠厚者使爲之長其徒有善則獎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耶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可爲者矣上深以爲然曰此事終以屬卿臣曰胡三省言世固有能知之言之而不能行者韓偓是也愚謂偓終不得事柄卽使

得之彼時事已去雖天下才無能爲况僅乎顧其言實至言也

李克用存勗（昭宗朝）

克用親軍皆沙陀雜虜喜侵暴良民河東甚苦之其子存勗以爲言克用曰此輩從吾攻戰數十年比者帑藏空虛諸軍賣馬以自給今四方諸侯皆重賞以募士我若急之則彼皆散去矣吾安與同保此乎俟天下稍平當更淸治之耳存勗幼警敏有勇略克用爲朱全忠所困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物不極則不返惡不極則不亡朱氏恃其詐力窮凶極暴呑滅四鄰人怨神怒今又攻逼乘輿窺覦神器此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世襲忠貞勢窮力屈無所愧心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柰何輕爲沮喪使群下失望乎克用悅卽命酒奏樂而罷

馮涓（昭宗朝）

西川諸將勸王建乘李茂貞之衰攻取鳳翔建以問節度判官馮涓涓曰兵者凶器殘民耗財不可窮也今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併而爲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亮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結爲婚姻無事則務農訓兵保固疆埸有事則覘其

機事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建曰善茂貞雖庸才然有强悍之名遠近畏之與全忠力爭則不足自守則有餘使爲吾藩蔽所利多矣乃與茂貞修好

續唐　一則

白居易（穆宗朝）

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夜至城下守將遽內之賊衆隨入遂陷弓高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言于穆宗曰自幽鎭逆命朝廷徵諸道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旣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饑窮日急蓋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遞相顧望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衄者不聞得罪旣無懲勸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卽令同力剪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仍詔光顏選留諸道精兵餘悉遣歸本道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諸道監軍

請皆停罷衆務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
報父讎今全師出界數月不進蓋由此軍累經優賞
兵驕將富莫肯爲用況其月費計錢二十八萬緡若
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苟兵數不
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
有況有司迫于供軍百端斂率不許即用度交闕許
即人心無憀自古安危皆繫於此惟陛下念之疏奏
不省

省括編卷之十四

明　都諫錢塘姚文蔚編纂
侍御仁和楊[illegible]鈞校梓

事類五代 三十三則

淮南嚴可求 後梁太祖朝

淮南左牙指揮使張顥右牙指揮使徐溫專制軍政
弘農威王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
謀弒王分其地以臣於梁戊寅顥遣其黨紀祥等弒
王於寢室詐云暴薨己卯顥集將吏於府庭夾道及
庭中堂上各列白刃令諸將悉去衛從然後入顥厲

聲問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顥氣色
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啓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
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顥曰何謂速也可求
曰劉威陶雅李遇李簡皆先王之等夷公今自立此
曹肯爲公下乎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顥
默然久之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
詣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爲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
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
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辭旨明切
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威王弟隆演稱

淮南留後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既罷副都統朱瑾詣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七即横戈躍馬衝犯大敵未甞畏今日對顥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顥以徐温爲浙江觀察使鎮潤州嚴可求說温曰公捨牙兵而出外藩顥必以弑兄之罪歸公温驚曰然則柰何可求曰顥剛愎而暗於事公能見聽請爲公圖之時副使李承嗣參預軍府之政可求又說承嗣曰顥出威如此今出徐於外意不徒然殆亦非公之利承嗣深然之可求往見顥曰公出徐公於外人皆言公欲奪其兵

權而殺之多言亦可畏也顥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業已行矣柰何可求曰止之易耳明日可求邀顥及承嗣俱詣温可求瞋目責温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况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於外可乎温謝曰苟諸公見容温何敢自專由是不行顥知可求陰附温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爲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能辨字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曰捕之不獲顥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爲温與可求謀誅顥可求曰非鍾泰章不可泰章者合肥人時

爲左監門衛將軍温使親將翟虔告之泰章聞之喜密結壯士三十人夜刺血相飲爲誓丁亥旦直入斬顥於牙堂并其親近温始暴顥弑君之罪轘紀祥等於市詣西宮白太夫人太夫人恐懼大泣曰吾兒沖幼禍難如此願保百口歸廬州公之恵也温曰張顥弑逆不可不誅夫人宜自安初温與顥謀弑威王温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温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人以温爲實不知謀也隆演以温爲左右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以嚴可求爲揚州司馬

温以軍旅委可求以財賦委駱知祥皆稱其職淮南謂之嚴駱

契丹韓延徽 後梁主瑱朝

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救於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使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畧頗知屬文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柰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與語悦之遂以爲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

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晉陽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真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爲晉所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旣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主聞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曏者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歸恐不聽故私歸耳契丹主待之益厚及稱帝以延徽爲相累遷至中書令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晉王敘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王

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

晉張承業 後梁主瑱朝

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傳真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至是傳真以爲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傳真乃詣行臺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在晉陽聞之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

王遽卽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汛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爲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卽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荆南梁震 後唐莊宗朝

荆南節度使高季昌聞帝滅梁避唐廟諱更名季興

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乎季興不從

荆南高季興 後唐莊宗朝

高季興在洛陽帝左右伶官求貨無厭季興忿之帝欲留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棄信虧義沮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許州謂左右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縱我去一失過襄州節度節使勍留宴中夜

斬關而去丁酉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又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於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憂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爲戰守之備

後唐之亡 莊宗朝

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朘刻軍糧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表言今租庸已竭内庫有餘諸軍室家不能相保儻不賑救懼有離心俟過凶年其財復集上即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屬耳於屏風後須臾出粧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人言宫中蓄積多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

吳越錢鏐 後唐莊宗朝

吳越王鏐有疾如衣錦軍命鎮海鎮東節度使留後傳瓘監國吳徐温遣使來問疾左右勸鏐勿見鏐曰温陰狡此名問疾實使之覘我也强出見之温果聚兵欲襲吳越聞鏐疾瘳而止

後唐趙鳳 明宗朝

初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帝貴不可言帝即位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陛下當爲天子今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輳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滅族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帝乃就除光禄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

楚許德勳 後唐明宗朝

吳遣使求和於楚請苗璘王彦章楚王殷歸之使許德勳餞之德勳謂二人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懷必俟衆駒爭皁棧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内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語及之

胡三省曰其後馬氏諸子爭國南唐乘而取之卒如德勳之言然德勳相楚知其將亂不以告戒其主而以語鄰國之人非忠也

後唐張昭遠 明宗朝

史館脩撰張昭遠上言臣竊見先朝時皇弟皇子皆喜俳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昏姻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

分示以等威絶其倖冀帝賞歎其言而不能用

後唐李專美 潞王從珂朝

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美夜直帝讓之曰卿名有才不能為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專美謝曰臣駑劣陛下擢任過分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

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為然

後唐呂琦 潞王從珂朝

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釋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槩觀望耶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母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萴刺等未獲故和未成耳今誠歸萴刺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直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計無便於此者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捃拾以供之它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命久之帝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

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因誦戎昱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帝意遂變

文蔚曰文遇忌功不自已出遂誤唐主致使燕雲十六州不見天日者數百年豈非天哉此一言也殆與李林甫請以蕃將代漢將者同禍矣潞王後欲手刃文遇不亦晚乎

清泰之誤 後唐潞王從珂朝珂改元清泰稱清泰帝

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它鎮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暠李崧呂

琦等皆力諫以爲不可帝猶豫久之五月庚寅夜李崧請急在外薛文遇獨直帝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諺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羣臣各爲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帝意文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即爲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辛卯以敬瑭爲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爲河東節度使制出兩班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

石晉桑維翰　後唐潞王從珂朝

唐主以張敬達爲西北都部署趣石敬瑭之鄆州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代除今忽有是命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寬我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耳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柰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臣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素與明宗約爲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決敬瑭表帝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

石晉安元信　後唐潞王從珂朝

西北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安審信叛奔晉陽審信金全之弟子也敬瑭與之有舊先是雄義都指揮使馬邑安元信將所部六百餘人戍代州代州刺史張朗

善遇之元信客說朗曰吾觀石令公長者舉事必成何不潛遣人通意可以自全朗不從由是互相猜忌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衆奔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晉陽敬瑭謂元信曰汝見何利害捨彊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顧以人事決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失大信於令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況疎賤乎其亡可翹足而待何彊之有敬瑭悅委以軍事

亂華大機　後唐潞王從珂朝

石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

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其母曰兒比夢石郎遣使來今果然此天意也乃爲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文蔚曰自是之後遼滅晉金破宋元遂混一天下敬瑭維翰誠千古罪人而薛文遇尤可恨也豈但一言喪邦殆以一言貽數百年中國之害已此漢高祖之所以溺冠也

晉郭威 高祖朝

石晉以侍衛使楊光遠爲魏府四面都部署征范延光軍士郭威舊隷劉知遠當從楊光遠北征白知遠乞留人問其故威曰楊公有姦詐之才無英雄之氣得我何用能用我者其劉公乎

晉桑維翰 齊王重貴朝

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維翰詔禁直學士使爲答詔曰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奇才暉得詔甚喜時軍國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請輻湊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踈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爲相頗任愛憎一飯之恩睚眦之怨必報人以此少之

石晉之亡 齊王重貴朝

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爲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

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未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帝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帝假開封軍將張暉供奉官使奉表稱臣詣契丹卑辭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隷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大梁謂李崧等曰曏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晉李濤 齊主重貴朝

契丹遣晉降將張彥澤將兵二千騎先取大梁彥澤

自封丘門斬關而入縱兵大掠彥澤素與閤門使高
勳不協乘醉至其家殺其叔父及弟尸諸門首士民
不寒而慄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
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書請殺太
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今
日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曏
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
滿而去旁若無人

晉劉知遠 齊王重貴朝

契丹知劉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遠曰汝
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耶番漢孔目郭
威言於知遠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
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
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兵十萬虎
據京邑未有它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
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况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
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

漢李氏 高祖朝

帝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
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
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
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帝曰善即罷率
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悅

符昭序 漢高祖朝

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亟遣泰寧節度
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仍以契丹兵
送之彥卿至埇橋賊帥李仁恕帥衆數萬急攻徐州
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欲招諭之仁恕控彥卿
馬請從相公入城彥卿子昭序自城中遣軍校陳守
習縋而出呼於賊中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

攻城城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刼乃相率羅拜於彥卿
馬前乞赦其罪彥卿與之誓乃解去

後漢李肅妻 隱帝朝

長安城中食盡趙思綰計窮不知所出郭從義使人
誘之初思綰少時求為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僕
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它日必為叛臣肅妻張
氏全義之女也曰君今拒之後且為患乃厚以金帛
遺之及思綰據長安肅閑居在城中思綰數就見之
拜伏如故禮肅曰是子亟來且汙我欲自殺妻曰曷
若勸之歸國會思綰問自全之計肅乃與判官程讓

能說思綰曰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國家三
道用兵俱未有功若以此時翻然改圖朝廷必喜自
可不失富貴孰與坐而待斃乎思綰從之遣使詣闕
請降乙丑以思綰爲華州留後思綰鳳翔叛卒也

後漢王溥隱帝朝

郭威克河中李守貞自焚死威入城閱守貞文書得
朝廷權臣及藩鎮與守貞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
秘書郎榆次王溥諫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
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威從之

胡三省曰王溥之進用於周由此言也郭威西

征於外則得李穀王溥於內則得范質此豈一
時倔彊武人之所能及哉

後漢郭瓊隱帝朝

平盧節度使劉銖貪虐恣橫朝廷欲徵之恐其拒命
因沂密用兵於唐遣沂州刺史郭瓊將兵屯青州銖
不自安置酒伏兵幕下欲害之瓊知其謀悉屏
左右從容如會了無懼色銖不敢發瓊因諭以禍福
銖感服詔至即行庚戌銖入朝

文蔚曰此亦危道瓊豈輕試盖屏左右而無懼
示知其情且有備也亦必料銖怯而無膽决耳

後漢李驤周太祖朝

初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舉兵
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太
原少尹李驤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
如疾引兵踰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
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
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驤呼曰吾負經濟之
才而爲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
崇并其妻殺之且奏於朝廷示無二心及贇廢崇乃
遣使請贇歸晉陽詔報以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

歸京師必令得所公勿以爲憂戊寅殺湘陰公於宋
州是日劉崇即皇帝位於晉陽北漢主聞湘陰公死
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爲李驤立祠歲時
祭之

文蔚曰知者貴有謀尤貴知人驤爲愚人謀事
失言失身亦可悲矣

南唐邳崇主璟朝

唐草澤邳崇上言近游淮上聞周主恭儉增修德政
吾兵新破於淮朔恐其有南征之志宜爲之備

胡三省曰智識之士何國無之顧用與不用耳

周世宗

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卽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癸亥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柰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宋太祖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

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周王虔朗 世宗朝

馬希蕚之帥羣蠻破長沙也府庫累世之積皆爲溆州蠻酋符彥通所掠彥通由是富彊稱王於谿洞間王逵既得湖南欲遣使撫之募能往者其將王虔朗請行既至彥通盛侍衛而見之禮貌甚倨虔朗厲聲責之曰足下自稱符秦苗裔宜知禮義有以異於羣蠻昔馬氏在湖南足下祖父皆北面事之今王公盡得馬氏之地足下不早往乞盟致使者先來又不接之以禮異日得無悔乎彥通慙懼起執虔朗手謝之虔朗知其可動因說之曰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爲州縣著在圖籍今足下上無天子之詔下無使府之命雖自王於山谷之間不過蠻夷一酋長耳曷若去王號自歸於王公王公必以天子之命授足下節度使與中國侯伯等夷豈不尊榮哉彥通大喜卽日去王號因虔朗獻銅鼓數枚於王逵逵曰虔朗一言勝數萬兵真國士也承制以彥通爲黔中節度使以虔朗爲都指揮使預聞府政

周李穀 世宗朝

唐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衆決戰齊王景達不

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度淮北爲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仁贍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議者以唐援兵尚彊多請罷兵帝疑之李穀病在第二月丙寅帝使范質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爲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鑾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上悅

蜀李后 主昶朝

蜀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謂蜀主曰吾昔見莊宗跨河與梁戰及先帝在太原平二蜀諸將非有大功無得典兵故士卒畏服今王昭遠出於廝養伊審徵韓保貞趙崇韜皆膏粱乳臭子素不習兵徒以舊恩寘於人上平時誰敢言者一旦疆場有事安能禦大敵乎以吾觀之惟高彥儔太原舊人終不負汝自餘無足任者蜀主不能從

胡三省曰李太后本唐莊宗後宮莊宗以賜蜀高祖故能言二主時事及孟氏之亡惟高彥儔一人能以死殉國其母亦不食而卒婦人志節如此丈夫多有愧焉者

周張昭 世宗朝

周世宗嘗問大臣可爲相者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上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朕問相而卿首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臣所舉者大節也昔晉高祖之世張彥澤虐殺不辜濤累疏請誅之以爲不殺必爲國患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真宰相器也臣是以薦之上曰卿言甚善且至公然如濤者終不可置之中書濤喜詼諧不修邊幅與弟澣俱以文學著名雖甚友愛而多謔浪無長幼體上以是薄之

省括編卷之十四終

省括編卷之十五

明　都諫錢塘姚文蔚編緝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事類宋元　一百二十七則

趙普　太祖朝

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帝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爲言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耶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若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帝悟一日因晩朝與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

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卧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帝從之

太祖

以李漢超爲齊州防禦使尋命兼關南兵馬都監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歳苦侵暴曰今復爾耶對曰無也帝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

爲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耶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耶漢超感泣由是益脩政理吏民愛之

趙普　太祖朝

帝嘗謂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鬬戰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爲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對曰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彊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帝曰卿勿復言吾

已諭矣五代諸侯强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鎭受代先
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帝即位初
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至是用趙普謀漸
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遥領他職皆
以文臣代之天雄節度使符彦卿入朝帝欲使典兵
普屢諫不聽宣已出復懷入從容言之帝曰朕待彦
卿厚豈忍相負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宋王
默然事遂寢夏四月詔設通判於諸州凡軍民之政
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
令節鎭所領支郡皆直隷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

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用趙普之言也
呂氏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鎭之專
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鎭之專兵也
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鎭之專利也民
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鎭之繼襲也太祖
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
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
又置運使置通判皆所以漸取其權朝廷以一
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
下之勢一矣

又太祖朝
帝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
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
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爾
宋太祖
唐主以銀五萬兩遺趙普普以白帝帝曰此不可不
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帝曰大國之
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唐主遣其弟從善
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
服帝之偉度

曹彬太祖朝
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
潘美預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
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
曰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
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
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
不過多得錢耳未幾乃拜樞密使
太祖
帝欲留都洛陽羣臣咸諫不聽晉王光義言其非便

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其故帝曰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義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呂端 太宗朝

帝自將伐漢帝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言於廷美曰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以沈義倫爲東京留守王仁贍爲大内都部署

又 太宗朝

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端謂準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告之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即入奏曰昔項羽欲烹太公高祖曰願分我一盃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讐愈堅其叛心耳太宗曰然則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太宗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其後母終於延州繼遷死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

錢若水 太宗朝

至道初同知樞密院事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奏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翰竇玭等三人首若水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獨若水留廷中不去久之上出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用爲爾賢爾若水對曰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其一幅奏誅三轉運雖有罪天

下何由知鞫驗明白然後加誅未晚也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上意解乃先令責狀既而虜入塞事悉虛繼隆坐罷

幽州之議 太宗朝

車駕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以爲未可呂中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于左衽一則中國之險移于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臥

也特太宗時未有其機耳

張詠 太宗朝

以張詠知益州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横剽掠餘寇勢復張大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蕩平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有諜訴者詠灼見情僞立爲判決人皆厭服其爲政恩威並

用蜀民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二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廪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陜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又 太宗朝

民有訴王師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縋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羣黨汹汹聞自投井故不復言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劉旰爲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盜不可制者充之慓悍善鬭連入數州蜀人大恐詠召鈐轄以州牌印付之曰今盜勢如此而鈐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詠自行也鈐轄宜攝州事詠將出鈐轄驚曰某行矣詠顧左右張酒具于城西門曰鈐轄將出吾今餞之詠遂與飲餞城樓上酒數行鈐轄曰某願有謁於公詠曰何也曰某須兵糧願乞應付詠曰諾老夫亦有謁鈐轄曰何也詠曰鈐轄今往必滅賊若不滅賊必斷頭于此樓之下矣已而鈐轄兵敗還走數十里許鈐轄仍召還兵而告之曰觀此翁所爲眞斬我也遂復進力戰大破

賊

又 太宗朝

詠初至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閲始出嵩呼者三詠亦下馬三呼遂攬轡行衆不敢讙

寇準 太宗朝

立壽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恒大赦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悦太子既立廟見還宫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

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華飲極醉而罷

呂端 眞宗朝

初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叅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佐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即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王禹偁 眞宗朝

濮州盜夜入城畧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禹偁聞而奏畧曰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一家今三十年矣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及徙維揚稱爲重鎮亦與滁州無異今黃州城雉器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盜賊竊發何以枝梧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何哉疏奏上惜其才命徙蘄州

眞宗

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抄劫益甚乃遣張齊賢行邊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徙使軍民六七萬陷於危亾之地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決不可舍之以資戎狄帝不能決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言棄之便輔臣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保吉未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詔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爲四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

援靈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益戍兵帝曰此不惟人心動搖抑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不便也寢其奏

王宗沐曰保吉之猖必爭靈州是夏人不得靈州不可爲強而宋人乃委而棄之非藉盜糧乎西有夏寇即棄靈州則契丹南下當輸大名宜景德之際欲幸蜀與金陵汴京可棄靈武尚何言哉是以知宋之君臣偷安苟幸以馴致靖康之禍也

曹瑋 眞宗朝

趙保吉死子德明遣使告哀於契丹契丹封德明為西平王環慶邊臣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保吉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文蔚曰宋失此機遂至終宋世西夏不可取卒受其弊焉李沆諸人不得不任其責矣

又 眞宗朝

渭州有告戍卒十餘人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言何也夏人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羌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下令曰羌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論如律自是無敢犯

李沆 眞宗朝

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旰食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強敵外患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

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眞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乃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曰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狥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是已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耶

寇準 眞宗朝

契丹陷德清軍逼冀州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畢士安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畧時虜寇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者曰誰為

陛下晝此策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特欲擇大臣鎮大名準薦欽若遂詔判天雄軍蓋準以欽若多智恐妄有所疑沮故出之

王旦　眞宗朝

以王旦爲東京留守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留守旦等皆扈從至是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還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令人不得傳播及大駕還旦家子弟皆出郊迎忽聞後面有騶訶聲回視乃旦也皆大驚

寇準　眞宗朝

帝駕發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死準復入瓊立廷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

瓊即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晨發甲戌寒甚左右進貂裘帝却之曰將士皆寒朕安用此丙子帝至澶州南門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踊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謳謔懽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

準不得已乃許其成

唐肅 眞宗朝

唐待制肅與丁謂爲友宅正相對丁將有弼諧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後因謂南遷歎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流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冢百官耳

丁謂 眞宗朝

眞宗幸澶淵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時契丹深入民大驚爭趨楊劉渡舟人邀利不急濟謂取死

罪囚詐作篙舟人立命斬之舟遂集民乃悉渡遂立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刀斗自衛契丹乃引去

向敏中 眞宗朝

以向敏中爲緣邊安撫使是冬眞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爲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命儺入先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懷短刃即席斬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掃庭照舊張樂宴飲

王旦 眞宗朝

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占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以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幷臣付獄眞宗曰此事已發矣何可免旦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也帝意稍解旦乃詣中書悉焚所得書已而帝復悔馳取之已焚之矣契丹來請別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耳止當以歲給三十萬銀絹內各借三萬仍論次

年額內除之

又 眞宗朝

夏州管內饑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請勑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慙曰朝廷有人遂止

又 眞宗朝

張詠知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帝問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也若它人往必妄有變改矣曹瑋知秦州懇乞求解帝問可代者旦薦

李及衆皆謂及非邊才本州將吏亦輕及會有屯駐
禁軍白晝掣婦人釵者及方觀書亟命斬之觀書如
故楊億聞之具道其事於旦旦曰禁軍戍邊白晝爲
盜固當斬之烏足爲異旦之用及但以及必能謹守
瑋之規摹而已

又 眞宗朝

以張旻爲樞密副使先是旻爲馬軍副都指揮使被
旨選兵下令大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王
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
都邑今但擢旻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

言兵果無他帝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眞宰相也

李允則 眞宗朝

遷知滄州允則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
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斲冰代砲契丹遂
解去遷東上閤門使瀛州刺史城北舊有甕城允則
欲合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道
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
捕盜移文北界興版築以護神祠而卒就關城浚濠
起月隄自此甕城之人悉內城中歲修禊事召界河
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而不知其習水戰也州北
舊多設陷馬坑城下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後
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爲命撤樓
夷坑爲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
中植以荊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
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
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
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
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熄悉瘞所焚寄使吏持檄瀛
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兵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
院請劾不投火狀眞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

兵械所藏儆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若舍宴
救火事當不測又得諜釋縛厚遇之諜言燕京大王
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
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諜請加緘印因厚賜
以金縱還未幾諜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
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實數以報一日民有訴爲契
丹民毆傷而逋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逾月幽
州以其事來詰答曰無有也葢它諜欲以毆人爲質
驗既無有乃殺諜雲翼卒亾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
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愕卽歸

卒遂斬以徇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畧設施雖遊觀亭傳後人亦莫敢隳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王君玉談苑曰允則守雍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斂民間錢起浮圖郎將飛謗至京師至於監司亦屢有奏削真宗悉封付允則然攻者尚喧沸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顯爲其備故也

王曾真宗朝

真宗有疾詔自今軍國人事取旨如故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决於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爲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冲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

李廸真宗朝

真宗不豫李廸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

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甌貯熟水曰王所需也廸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毒也即上馬去

寇準仁宗朝

丁謂必欲令寇準李廸死遣中使齎勑就賜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惶恐不知所爲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勑書中使不得已乃授勑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暮而罷

王曾仁宗朝

丁謂爲山陵使附會內侍雷允恭擅移山陵有水石衆議曰喧遣王曾復視曾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二日太后召宰相諭曰丁謂爲宰相乃與宦者交通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辯虛實賴聖神

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可議耶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并罷中正出知鄆州

呂夷簡 仁宗朝

先是太后崩遺詔尊楊太妃爲皇太后及郭后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上體爲之弊楊太后亟以爲言入内都知閻文應蚤暮侍上亦言之不已上頷之文應乃命氊車即載二美人以出初蔡齊力爭欲削遺詔中楊太后叅決軍國大事之語夷簡歎曰蔡中丞不

知吾豈樂爲此上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爾及二美人爭寵恣横卒賴楊太后排遣之劉太后服未除夷簡又勸上立曹后范仲淹曰夷簡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矣夷簡謂韓琦曰此事人不知上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不立后無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也

又 仁宗朝

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斬首者即爲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夷簡時在大名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詔誓則有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叛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以朝廷委宦者監軍主帥不得專制故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監軍仁宗以問夷簡夷簡曰不必罷顧詔都押班以後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可也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

吳育 仁宗朝

削趙元昊賜姓官爵元昊表至羣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即誅滅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

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附順而收之不報

曹瑋 仁宗朝

天聖中王曙使河北過眞定時曹瑋爲總管曙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曙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権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爲非策又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常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曙未以爲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

問邊事殿不能對

范仲淹 仁宗朝

韓琦為經畧招討副使時欲五路進兵以平夏仲淹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為經畧判官將命至慶州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矣凡用兵宜置勝敗於度外今公區區過慎何邪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可置度外乎琦遂舉兵全師陷沒任福死之琦還至半途亾者父兄妻子數千人呼號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寃而哭琦不勝悲憤掩泣仲淹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又 仁宗朝

慶曆二年南郊赦書仲淹因奏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窮則變人窮則詐理宜然也況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乞差近臣就中書定奪元犯情理分作等第又委長吏密切體量上件人或有材質或有節行亦具申奏唐張說薦負犯之人克將帥之用其表云活人於死者必舍生而報恩榮人於辱者必盡節而雪耻今猶是也西賊攻塞門砦擒高延德後放歸漢界朝廷遂配之遠方仲淹言將率陷在賊廷俱是苦戰力屈不得已如朝廷貸高延德仍

與近邊任使則陷蕃將率聞之必願昊賊歸順望再見其家矣或卽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皆人情之可見者也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富弼議欲誅仲約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且小民之情得醵出財物而免於殺掠必喜仁宗乃釋之弼愠曰方欲舉法而多方沮撓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奈何輕欲壞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保也弼不以為然及二人出按邊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比夜徬徨遶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時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兩浙大饑惟杭晏然仲淹之力也

夷簡 仁宗朝

以大名府為北京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

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大名爲北京即眞宗駐蹕之所城焉識者韙之

韓琦范仲淹 仁宗朝

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言北戎久强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備禍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備若北戎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直趨澶淵若京師堅固戒河朔之

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而邀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爲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

文蔚曰王公設險守國三尺童子皆知之余靖乃爲腐儒誕語以誤大計琦仲淹亦不力爭何也議論多而成功少已見於此矣

富弼 仁宗朝

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知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死者爲大塚瘞之目曰叢塚夏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

張方平 仁宗朝

方平徙益州未至或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三司使召方平建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洛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爲主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爲功汴日

以塞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四十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未幾以工部尚書帥泰州諜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至有備故也儻罪之邊臣將不敢爲先事之備矣

文彥博 仁宗朝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鈐轄舍夜久不罷從卒輙拆馬廐爲薪不可禁軍校白之坐客股栗公曰天實冷可拆與之飲宴自若卒氣沮無以爲變

又 仁宗朝

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翌日文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然當行軍法又與劉沆富弼謀啓醮於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耶因赦死罪以下令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知開封府事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博不使入明旦有言禁卒告都虞侯欲爲亂劉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侯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卒於東門北京留守賈昌朝惡富弼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治亦繼隆所教也志聰以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輙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

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曰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也二月帝疾愈御延和殿彥博等還私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乃安已而劉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乃解

程顥 仁宗朝

顥調鄠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得藏錢兄之子訴于縣縣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顥曰此

易辨爾卽先問其兄之子曰爾父藏錢當幾何時曰四十年彼借宅以居又幾何時曰二十年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此錢皆爾未借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竒之鄠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自恃前此監司州將皆憚之而未發顥至其人輙言曰外人謂某盜錢新主簿將發某某勢窮必殺人顥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敢言卒私償其所盜以去

韓琦 英宗朝

英宗卽位數日挂服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走大臣駭愕痴立莫知所措琦投杖亟趨至前抱入簾以授内人曰須用心照管[illegible]以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其人見外人未有知[illegible]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

又 英宗朝

琦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咨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禀此耶孩兒未安恐未能出且人主出不可以不備儀禮琦曰此小事朝廷願旨卽辦不數日素杖成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卽還政

又 英宗朝

帝疾大瘳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禀帝帝裁决悉當琦卽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宫耳遂起琦卽厲聲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后衣也

又 英宗朝

初章獻太后臨朝内侍任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累遷宣政使入内都知仁宗以未

有儲嗣屬意於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卽位又乘帝疾交搆兩宫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呂誨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韓琦出空頭勑一道歐陽脩已簽趙槩難之脩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説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蘄州安置取空頭勑塡以與之卽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止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蘇頌 英宗朝

英宗卽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請以獲

盜多寡為縣令殿最法以詔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為盜能使人不為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刼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火頌不許州兵欲入救火頌亦不許但令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中洶洶謂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頼頌不動而止

韓琦 英宗朝

英宗初宴駕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愕然亟告韓魏公欲止召太子魏公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之其達權知變如此

吳奎 神宗朝

帝在頴邸韓維為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及即位召之安石不至帝曰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眞輔相材必不欺罔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為迂濶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命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即起視事

唐介孫固 神宗朝

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濶若使為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為然

蘇軾 神宗朝

軾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

每因法以便民民頼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鬬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為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

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爲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

李師中 神宗朝

初師中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叅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

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貴其先識

張方平 神宗朝

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召二府觀閱方平以宣徽使與召衆謂天子脩貢爲辱方平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八人皆莫知也方平對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

又 神宗朝

方平嘗言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國朝自眞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他諺曰水到魚行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天下仁宗初年王沂公呂申公爲政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秀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漸爲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爲之動搖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爲之稱首其後晏元獻爲政鄭公入叅政多置諫官以廣上聽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爲之助乃用歐陽脩余靖蔡襄孫沔等並爲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横鄭公尤傾身

下士以求譽相師成風上以謙虛爲賢下以傲誕爲高於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

宋亂之根 神宗朝

遼使爭議疆事不決帝問於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於分水嶺爲界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兵之端

曹太后 神宗朝

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太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

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沈括 神宗朝

括知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歡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种諤西討拔銀宥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敕書矯制賜緡錢數萬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三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餞河東歸師得奔者數千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爲何人曰在後即諭令各歸屯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因斬以徇

邵伯溫 哲宗朝

蔡確之罷相也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

事及司馬康欲詣闕恕召之伯溫謂康曰公休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矣可如何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必爲異日之悔也康不聽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爲它日全身保家之計益恕以康爲司馬光之子若言確有定策功世必信之

范純仁 哲宗朝

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已出謀自已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

畢仲游 哲宗朝

畢仲游士安之孫也與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以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必操不足之情

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
也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以諸路
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
年之後又將十倍於今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
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光得書聳然

蘇軾 哲宗朝

初祖宗時差役時行法久生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
役吏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
王安石相神宗改爲免役使戶產高下出錢顧役行
法者不循上意過取以爲民病司馬光爲相知免役

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
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
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
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此二害輕重蓋
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
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
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
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
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
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

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
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
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
盡言耶光笑受之

程顥 哲宗朝

顥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
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
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
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
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

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又曰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
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
也

元祐之誤 哲宗朝

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
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程頤爲首而朱光廷賈
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
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猶衆是時熙
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
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

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因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文蔚曰史謂呂大防無黨然它日鄭雍楊畏附大防以逐劉摯卒開紹聖之端獨非黨耶虛名誤國自朱已然

常安民 哲宗朝

時熈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呂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

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心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蘇轍 哲宗朝

召鄧潤甫爲翰林學士承旨梁燾爲中丞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右諫議大夫朱光廷交章論潤甫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係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又言潤甫嘗爲蔡確有定策之功以欺惑天下乞行罷黜累疏不報燾等因力請外乃出燾知鄭州光廷知亳州安世提舉崇福宮時劉摯上疏請暫出潤甫留燾等蘇轍亦三疏論之皆不報自司馬光卒後王安石之徒多爲飛語以搖在位大臣爲自全計

呂大防范純仁二相尤畏之欲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轍復上疏曰先帝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人心今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前者用事之臣不加斥逐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衆人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疏入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

王巖叟 哲宗朝

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進言於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蔽蒙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亾之基也兩宮深然之

蘇頌 哲宗朝

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諸大臣紛紜嘗曰君長誰任其咎每大臣奏事但取决於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后已必再稟帝帝或有所宣諭必告諸臣伏聽聖語帝深重之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並劾頌帝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

元祐禍機 哲宗朝

范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引畏爲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端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邪蘇轍即從旁誦其彈文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宋亂之兆 哲宗朝

呂大防爲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爲相帝深納之遂復章惇惠卿官劉安世諫以爲不可出知成德軍

文蔚曰彼時范祖禹范純仁忠切之言哲宗不納而畏一言如石投水蓋哲宗心已有主待機而發耳孰謂非天意耶

蘇軾 哲宗朝

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汙者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贓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决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

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爲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

常安民 哲宗朝

以吕惠卿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時論快之

又 哲宗朝

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彦臣監察御史常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内納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巳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蚤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

曾肇 徽宗朝

徽宗初曾布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爲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爲固位計思之可爲慟哭比來主意巳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人於要地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

任伯雨 徽宗朝

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任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

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

宋亡徵 徽宗朝

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内亂不齒于人童貫使遼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其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日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眞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眞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

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椬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眞得志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爲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高麗 徽宗朝

高麗來求醫帝命二醫往至是歸奏云高麗館醫甚勤日夕引之覩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曰聞天子將與女眞圖契丹苟存契丹猶足爲中國捍邊女眞乃

狼虎不可交也宜蚤爲之備帝聞之不樂

种師道 徽宗朝

童貫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擊遼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隣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爲兩道俱敗績帝聞兵敗而懼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眞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隣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朱昭 徽宗朝

朝散郎朱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爲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除昭名編管海州

宇文虛中 徽宗朝

初宇文虛中爲童貫叅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又

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問之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已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虛中草詔

胡安國 欽宗朝

欽宗毎見臣僚登對即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既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時蔡攸得知應天府坐爲蔡京所知落職奉祠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財没入已無蔡氏矣則向爲京

所引者今朝廷若更指爲京黨則人才見棄者衆矣論何時而弭乎

李綱 欽宗朝

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營叅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曰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彦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

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爲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内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疎虞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環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俻且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乃命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於是爲上條具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頼其力爲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眞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以捍金人

又 欽宗朝

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

爲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毎有議復爲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潰种師道以病乞歸南仲等請棄三鎭綱言不可乃以綱爲宣撫使劉鞈副之以代師道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謂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

又 欽宗朝

李綱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懐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

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

又 欽宗朝

復以种師道爲兩河宣撫使李綱以張灝等違節制而敗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因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

張叔夜 欽宗朝

金斡離不至城中要帝出盟時援兵爲唐恪耿南仲遣還四方無一人至者唐恪計無所出密言於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㮚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南道都總管張叔夜聞召即日自將中軍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甚鋭願如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不答

張所 高宗朝

宋高宗初即位遣御史張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豢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彊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黄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丙辰乃罷所言職

宗澤 高宗朝

宗澤在襄陽聞黄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

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缺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

岳飛 高宗朝

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張所所以飛爲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

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經武郎

南北之界 高宗朝

李綱嘗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荊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

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乃許幸南陽丙午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將幸揚州以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

王宗沐曰宋之紹聖復章吕則治亂之界建炎
幸揚州則南北之界咸淳失襄陽則存亾之界
而其實皆起于姦臣不可不戒也

李綱 高宗朝

自宣和末羣盜蜂起至是祝靖薛廣党忠閻僅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李綱言今日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分揀凡潰兵願歸營與良農歸業者皆聽所發至數萬其他以新法團結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

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皆擁兵數萬而拱單州皆有潰卒數千爲亂綱以招安則彼無畏憚勢難遽平乃白遣都統制王淵與韓世忠劉光世張浚分討之既而光世遣部將擊李昱斬之淵殺杜用丁順赴河北招討司自效盜益衰

趙子砥 高宗朝

趙子砥至燕山遁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畧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和議女眞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如人畏虎以肉餧之食盡終於噬人若設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知台州

張浚 高宗朝

建炎初駕幸錢塘而留張忠獻於平江爲後鎮時湯東野適爲守將一日聞有赦令當至心獨疑之亟走白張公張曰亟遣吏屬解事者往視有故則緩驛騎而先取以歸湯遣官發視乃明受僞詔也則又以告曰是則其可宣乎張曰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急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何忠之能輸哉湯曰然則當奈何曰今便發庫錢示行賞之意乃屏僞赦而陰取

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卽去其階禁無敢輙登者而散給金帛如郊賚時則可矣湯行之於是人情畧定乃夬大計時苗傅令張俊以三百人赴泰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僞拒而不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夬之卽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俊見浚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吕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於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卽遣人寓書於浚浚

以顧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
光世於鎮江令以兵來會顧浩得浚書因上疏請復
辟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動

又 高宗朝

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
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為川陝宣撫處置聽
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
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大
臣與韓世忠鎮淮東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為趨陝之
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初浚宣

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
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
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
悅遂決此議

又 高宗朝

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范瓊之謀又乘時剽
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至是瓊自洪州入朝悖慢
無禮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
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
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

皆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食
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
前舉以麾瓊曰瓊下有勅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
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
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
罪且曰誅止瓊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
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
皆流嶺南瓊既誅張浚乃發建康

嘗同 高宗朝

帝自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

報聘至是粘没喝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
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
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
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
戰常在彼靖康以[illegible]分為兩事可為鑒戒帝因語及
武備曰今[illegible]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
而畏人者也帝不聽

喻樗 高宗朝

初張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
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

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再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軍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於帝癸未遂召浚

又 高宗朝

以趙鼎張浚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鼎浚相得甚驩人知其並相

史館校勘喻樗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將背戾矣尋命浚如江上議邊防

蘇雲卿 高宗朝

雲卿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持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使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迹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游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從何來耶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按上有西漢書二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帛置几上力請與之共載雲卿辭以詰朝上謁及期遣使迎伺則扃戶闃然排闥入則書

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

晏敦復 高宗朝

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爲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爲過

岳飛班師 高宗朝

岳飛奉詔班師還鄂河南州郡復陷于金初兩河豪

傑李通等師衆歸岳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跪候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衂金將烏陵思謀素驍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卽降金將王鎭崔慶等皆率所部降飛龍虎大王之將忔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飮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速召還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于一旦壬戌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訴曰我等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

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閑田處之初兀朮敗于朱僊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朮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

文蔚曰兀朮金山之敗則有王姓閩人朱仙之敗則有書生叩馬是皆天也然宋用小人以自敗則不得歸咎於天矣

翁蒙之 高宗朝

故相趙鼎在吉陽三年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令本軍月具存亡申報鼎遂不食而死先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又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汾護喪歸葬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是日皆攜酒來會葬陰遣縣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爲名欲馳往掩取之以爲奇貨而不知蒙之固正人也蒙之急書片

紙走僕自後垣出客以告汾令盡焚篋中書以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捜索悉無所得冑之一家頼以紓禍蒙之力也

史浩 孝宗朝

孝宗即位召張浚入見屢奏欲先取山東史浩獨不以爲然叅贊軍事唐文若陳俊卿亦以爲不若養威觀釁俟萬全而後動浚皆不從遂表請帝即日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俟乗輿臨江之後成功則安用都督爲哉上以問浩浩陳不可者三孝宗大悟謂浚曰都督先往行邊俟有

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不悦尋復與浩論辯於殿廷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浩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金猶有法制維持未可以遽取也且今二十萬人留屯江淮者幾何曰十萬復爲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則戰卒纔六萬爾彼豈畏是哉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爲之牽制則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於是在山東江上乎如此詰難凡五日浩又曰平日願執

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數議論不同明公以大讐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爲之是徒慕復讐之名爾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當如何哉浚曰丞相言是也雖然浚老矣浩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功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祜也明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爲之浚默然明日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惟陛下英斷且金人至秋必爲邊患帝然其言於是不由三省密院徑檄諸

將出師高宗謂上曰毋信張浚虚名將來必悮大計浩遂力請罷歸出知紹興府浚至揚州合江淮兵八萬人實可用者六萬浚移書令宏淵聽顯忠節制淵不悦已而復令顯忠宏淵同節制於是悉無體統矣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

金世宗 孝宗朝

尚書省奏大興府推官蘇德秀爲禮部主事世宗曰朕嘗語卿百官當使久於其職彼方任理官復改戸曹尋又除禮部人才豈能兼此若久於其職中材亦勝新人事既經練自能有濟又言凡稱政有異跡者

謂其斷事有執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以貪汙者多故顯其異耳

葉適 寧宗朝

韓侂胄欲推定策功意望節鉞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郭杲殿前都指揮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觖望言于汝愚曰侂胄所望

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求補外

又 寧宗朝

以葉適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乞釬節度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乃募市井悍少年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過半過金人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敢進黎明追我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刦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人乃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將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遂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之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退進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墟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爲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眞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爲率教

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千人并堡塢內居民通爲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爲刦砦焚糧之用三大堡既就流民漸歸而侂胄適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奉祠

趙葵 寧宗朝

趙南仲葵父方寧宗時爲荊湖制[illegible]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輒深入死戰諸[illegible]心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illegible]忽不酬勞軍欲爲變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illegible]此朝廷賜也本

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趙范 理宗朝

蒙古再遣王檝來京湖議夾攻金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為可遂復讐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往報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

宋亡徵 理宗朝

金使完顔阿虎帶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

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為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弊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為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西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脣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

喬行簡 理宗朝

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邪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荊襄方爾饑饉未可與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地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

憂始深矣夫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乏卒寡財潰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

文蔚曰宋之南渡覆轍在前一一蹈之如守成法自古昏愚無若是之甚者此其病根皆由主權不立君子小人雜進而不辨故也豈非萬世之明鑒哉

余玠 理宗朝

玠以淮東制置副使進對言今世胄之彦場屋之士

出野之豪一或卽戎卽指之爲粗人斥之爲儈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也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卿宜少留當有擢用乃授四川宣諭使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以還本朝

冉璡 理宗朝

播州冉璡及弟璞俱有文武材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皆堅辭不至聞余玠賢自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璡璞居數月無所言玠乃設宴酒酣坐客紛紛競言所長璡兄弟卒默然玠曰是觀吾待士之禮何如耳乃更辟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鏝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璡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己遂密以其謀聞於朝廷請不次官之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棊布星分屯兵聚糧爲必守計

又移戍以備內水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矣

余玠 理宗朝

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刼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徐命吏以差次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但令誅之一夫力耳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玠斬之

孟珙 理宗朝

初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受方略發兵深入所至皆以捷聞珙奏略曰襄樊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之

又 理宗朝

珙拜四州宣撫使兼知夔州盡蜀政之弊爲條須諸
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
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於是大興屯田調夫
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項十八
萬八千二百八十

謝枋得 理宗朝

時鄂州圍解賈似道忌功欲汚衊一時閫臣遣官會
計邊費於是趙葵史巖之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
償而向士璧所費尤多逮至行部責償士璧坐是死
復拘其妻妾徵之濳人聞之有垂涕者信州謝枋得
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枋得曰
不可以累宣撫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
云千金而募徒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干城豈
可聞於鄰國遂得免徵餘者

文蔚曰昔東漢之末皇甫度遼破賊宦官輩誣
以賄賊冐功皇甫幾不免於死宋之將亡似道
妬功則會計邊費以陷閫臣亡國亂朝姦邪伎
倆千古一轍夫任將但問功之成與不成耳功
成之後復以他事苛求皆奸計也有國家者不
可以不戒

馬光祖 理宗朝

臨安饑詔賑恤貧民時馬光祖知[illegible]府有積
粟三往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臥于客次王不得已
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爲大王子今民
饑欲死不以此時收民心乎王以廩虛辭光祖探懷
中出片紙曰某庄某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
光祖遣吏分給活饑民甚衆

文天祥 端宗朝

天祥至臨安上疏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
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獘然國亦寖弱故敵至一州
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
宜分天下爲四鎮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
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
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
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如此則敵不
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濶遠不報

蒙古耶律楚材 主腐濶台時

初太祖之世歲有事西域中原官吏多聚歛自私而
官無儲待近臣別迭等因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
其人以爲牧地楚材曰陛下南伐軍需所資若均定

中原地稅商稅及鹽酒鐵冶山澤之稅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何謂無補哉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參佐皆省部舊人爲之辛卯秋帝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金帛帝大喜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如此即日拜中書令舊制凡攻城對敵以矢石相加者即爲拒命既克皆屠之汴梁將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于外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復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

盡殺之將無所獲乃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地收太常禮樂生及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使直釋九經置編脩所於燕經籍所於平陽由是文治興焉帝議列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列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帝曰已許之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帝然其計遂定天下賦稅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丁酉楚

材奏命宣德周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

元虞集 泰定帝朝

集拜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講罷因言京師恃東南海運而實竭民力以航不測乃進曰京東瀕海數千里皆萑葦之場北極遼海南濱青齊海潮日至淤爲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以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爲之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

視其成則以地之高下定額于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積蓄乃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則佩之符印俾得以傳子孫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之力內獲富民得官之用游食之民得有所歸自然不至爲盜矣說者不一事遂寢然其後海口萬戸之設大略宗之

續宋 十二則

宋王旦 真宗朝

宋王曾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譖之會曾布賀皇后家[illegible]其家未徙而曾令人舁土塞

其門賀氏訴于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丁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使雖拂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慴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蹴踖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宋呂誨 神宗朝

宋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政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

君實亦爲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邪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庇大姦得路群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横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

呂夷簡 仁宗朝

初章懿之誕上也章惠章獻皆以母稱章懿不得名及是章懿崩呂文靖公聞之方奏事因曰竊聞昨夕有宮嬪亾后聞之不懌遽引帝起頃之獨坐簾下召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歟公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豫章獻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也

公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倘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章獻悟乃治喪皇儀殿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公又請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莫謂夷簡不曾說來章獻從之後章獻崩燕王謂仁宗言陛下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毀不視朝者累日尊宸妃爲皇太后謚章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帝親哭視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帝太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張方平 仁宗朝

趙元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契丹使來請絕其封議

者不可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强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如此於西北爲兩得矣時用其謀

王德用 仁宗朝

王武恭公德用知定州時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喧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德用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給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此故喧耳叱從者枝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

米亦公家物不汝給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叱從者亦人杖二十召指揮使詈之曰衙官何不戢士使如此指揮使百拜流汗倉中肅然

王堯臣 仁宗朝

王文忠公堯臣使還行至涇州而得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爲牓射城中以招貴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爲朝廷患貴果出降

吳育 仁宗朝

吳正肅公育知蔡州故多盜公按令爲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爲息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白使曰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耳公曰我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内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招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

張方平 英宗朝

張方平爲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帝馮几言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書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潁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

蘇頌 神宗朝

神宗在藩邸聞蘇公頌名及即位公適送伴契丹使次恩州驛夜火左右請與虜使出避州兵叩門欲入救公不爲動閉門堅臥如常徐使守衛卒撲滅之是夕州人譁言虜有變救兵亦欲乘間生事至聞京師

使還上問公所以處之者稱善久之益知公可任

趙鼎 高宗朝

劉豫揭榜山東妄言御藥馮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繳奏僞榜趙鼎與張浚進呈浚奏曰乞斬益以釋謗上不應又曰不然乞遠竄去上未允間鼎繼奏曰馮益之罪事實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略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浙東浚怒鼎不主已意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昔袁紹李訓必欲

盡誅宦者基亂漢唐其事可鑒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謫輕必不致力營救又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浚嘆服其言

虞允文 孝宗朝

北使烏林答天錫來賀慶節見紫宸殿既跽進其主書因跽不起要我以故事所無之禮左右失色虞公允文請駕輿上入內天錫色沮公遣閤門傳宰相之令云使人奸禮有詔放仗使人還館更相譙責乃因擯者懇祈詰朝再見上壽遂極恭順朝論稱快公下其事于邊郡令檄虜中天錫果獲罪

黃炳 理宗朝

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曰空腹柰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擕竹籮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熟湯熟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

省括編卷之十五 終

省括編卷之十六

明　都諫　錢塘姚文蔚編緝
侍御　仁和楊廷筠校梓

兵類春秋戰國 三十一則

鄭公子突 莊公朝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楚鬬伯比 武王朝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又 武王朝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於沈鹿黄隨不會使薳章讓黄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册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楚鬬廉 武王朝

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

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莫敖官名即屈瑕也

楚屈瑕武王朝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

魯曹劌莊公朝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

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晉文城濮之戰

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

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

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

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旣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虚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

穀及癸酉而還

楚養由基　康王朝

楚共王卒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

晉魏舒　平公朝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於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

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狥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吳公子光　王僚朝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雖小必濟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

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𢾾亂楚必大奔
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
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
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
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
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
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楚沈尹戌 平王朝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
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
邑能無亡乎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
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
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
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吳伍員 闔廬朝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
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
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
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
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
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吳史墨 闔廬朝

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
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吳夫槩 闔廬朝

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十一月庚午二師陳
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
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
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
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
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吳從楚師及淸
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
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
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五戰及郢

越句踐

越子伐吳吳子御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
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
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秦甘茂 武王朝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右將有尉對曰

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秦武安君 昭王朝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兵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實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

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塟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亾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之戰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

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之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

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兵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勿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

齊孫臏　威王朝

齊威王謀救趙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疲於內子不若引兵疾走魏都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以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

又　威王朝

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蚤

救孰與晚救成侯曰不如弗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將之孫子為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大發兵以太子申為將以禦齊師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幷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陿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到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破魏師虜太

子申

齊田單 襄王朝

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巳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固巳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刼代將而召樂毅毅知王不善代之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田單因

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起引還坐東鄉師事之卒曰臣欺君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降者盡劓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我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隨其後牛尾熱怒而犇燕軍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皆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刼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叛燕復爲齊齊七十餘城皆復焉

齊魯仲連 襄王朝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魯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卽墨破亡餘卒破十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田單乃懼問魯仲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連曰將軍之在卽墨坐則織蕢立則仗鍤爲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

曰賢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趙趙奢許歷 惠文王朝

秦伐趙圍閼與趙王召廉頗樂乘而問之曰可救否皆曰道遠險陿難救問趙奢趙奢對曰道遠險陿譬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趙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而至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進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教許歷請刑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卽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秦師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

趙平陽君豹 孝成王朝

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絕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乃遣使者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於趙不樂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告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固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

趙虞卿 孝成王朝

王戲因伐趙趙軍數戰不勝亡一裨將四尉趙王與樓昌虞卿謀樓昌請發重使爲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媾秦將不聽不如發使以重寶附楚魏楚魏受之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

蘇代 秦昭王朝

武安君分軍爲三王齕攻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大原盡有上黨地韓魏使蘇代厚幣說應侯曰武安君即圍邯鄲乎曰然蘇代曰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無幾何人矣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魏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

侯有隙

趙李同　孝成王朝

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

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郤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

魏侯生　安釐王朝

公子數請魏王勑晉鄙令救趙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鬬以死於趙過夷門見侯生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去行數里心不快復還見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今公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侯嬴屏人曰吾聞晉鄙兵符在

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嘗聞公子爲如姬報其父仇如姬欲爲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晉鄙之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晉鄙合符而不授兵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其人力士可與俱晉鄙若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與俱至鄴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

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

燕將渠 孝王朝

燕王喜使栗腹約歡於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反而言於燕王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代也王召昌國君樂閒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王怒群臣皆以爲可乃發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攻代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之綬

王以足蹴之將渠泣曰臣非自爲爲王也燕師至宋子趙廉頗爲將逆擊之敗栗腹於鄗敗卿秦樂乘於代追北五百餘里遂圍燕燕人請和趙人曰必令渠處和燕王使將渠爲相而處和趙師乃解去

趙李牧 悼襄王朝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皆以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之李牧如故王怒使他人代之歲餘屢出戰不利多失亡邊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李牧杜門稱病不出王彊起之李牧曰必欲用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

不敢近趙邊

蒯通 趙武臣時

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蒯徹說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徹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先天下降君若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則邊地之城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若齎臣侯印以授范陽令使乘朱輪華轂驅馳燕趙之郊卽燕趙可無戰而降矣

信君曰善以車百乘騎二百候印迎徐公燕趙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

楚宋義 義帝朝

項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高陵君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

續春秋戰國八則

秦任妄 康公朝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

邲之戰 晉景公楚莊王鄭襄公朝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

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惟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迹於鄭

曰無辟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

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于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

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

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

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
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
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
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
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
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
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
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
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
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

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
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

靡笄之戰 晉景公魯成公齊頃公衛穆公朝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
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
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
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
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
師且道之既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
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

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
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
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
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
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
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
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
以狥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
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
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

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
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
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
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
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
擐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
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
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
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
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

張丧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
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
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
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
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
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
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
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
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
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

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
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
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
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
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
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
之妻也予之石窌

鄢陵之戰 晉厲公楚共王鄭成公朝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
逞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

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
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
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
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
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
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
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
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
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
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
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
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
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
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
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
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
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
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
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

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又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匃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亾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

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

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奸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

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

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

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惟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楚左史倚相　靈王朝

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兵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楚子發　靈王朝

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

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强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帳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人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

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

趙襄子 晉烈公朝

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後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桓子曰善復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又求蔡皐狼

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以攻趙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潛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

魏吳起 武侯朝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之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

如令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省括編卷之十六 終

省括編卷之十七

明　都諫錢塘錢文薦編緝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兵類漢 四十八則

漢高祖 秦二世朝

陳涉起蘄至陳自立爲楚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刼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高祖之衆已數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

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竝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即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立爲沛公

陳恢 秦二世朝

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秋七月南陽守齮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

張良 秦王子嬰朝

秦子嬰立遣將將兵距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

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董公 漢王朝

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

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張良 漢王朝

漢王問群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

李左車韓信 漢王朝

韓信張耳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韓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擊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飡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險阻而還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與張耳佯棄鼓旗走

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幟見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諸將效首虜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云陷之

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令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信募生得廣武君者與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伐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東下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内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情見勢屈

曠日持久糧食單竭燕既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此將軍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撫趙民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

陳平 漢王劉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内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

西者爲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項羽使使至漢陳平使爲大牢具舉進見楚使卽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五月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攻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

十騎出西門遁去

轅生 漢上朝

漢王出滎陽至成皐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皐而

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皐

韓信 漢上朝

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號二十萬以救齊與齊王合軍高密客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地齊地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生平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也十一月齊楚與漢夾濰水而陳韓信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人決壅沙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虜齊王廣

劉敬 高帝朝

上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匈奴未還漢悉兵三

十二萬北逐之踰句注劉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祕計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有神靈單于察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

入徃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從解
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僕滕公固徐行至平城漢大
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上至廣武赦劉敬
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乃封敬二千戸爲關內侯

周亞夫 景帝朝

太尉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
之絶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
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
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閒人於殽澠阨陿之
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

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
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洛陽喜
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據滎陽滎陽
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趙
涉爲護軍

又 景帝朝

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愬
條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
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絶吳楚兵後塞
其饟道梁使韓安國及張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
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卽走條
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堅壁不肯戰吳糧絶卒饑數
挑戰終不出條侯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
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犇壁東南陬亞夫使備
西北已而其精兵果犇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
死叛散乃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

田祿伯 景帝朝

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
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
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

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借人人亦
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别多它利害徒自損耳吳王
卽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
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
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
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
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
老將曰此年少椎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
將軍計

李廣 景帝朝

隴西李廣爲上郡太守嘗從百騎出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陣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

爲漢有伏兵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馮奉世 宣帝朝

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於莎車王莎車王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上令群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爲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憙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而還上甚

說

趙充國 宣帝朝

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陣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

又 宣帝朝

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幵及刼略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時上已發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若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册令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耐冬不如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幵在鮮水上者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議之充國以爲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卽據前險守後阨以絶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刼略故臣愚册欲捐罕幵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册

又 宣帝朝

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陿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

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死者數百降及斬首者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

馮奉世 元帝朝

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畔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决徃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調發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决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爲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

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
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
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之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
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

陳湯 成帝朝

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
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商大將軍鳳及百僚議數日
不決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
室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
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

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
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
勝會宗惟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
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
救急之用也上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
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
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
到言已解

杜欽 成帝朝

夜郎王興等更舉兵相攻牂牁太守請發兵誅興等
議者以爲道遠不可擊乃遣大中大夫蜀郡張匡持
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
說大將軍王鳳曰蠻夷王侯輕易漢使不憚國威恐
議者慄耎復守和解太守察動靜有變乃以聞如此
則復曠一時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
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藏溫暑
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
智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
成未疑漢家加誅陰勑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
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

侯尤不軌者卽以爲不毛之地無用之民聖王不以
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
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牙早斷絕
之及已成形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於是鳳薦金
城司馬臨邛陳立爲牂牁太守立至設方略誅興降
其它國邑西夷遂平

王常 新莽時

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甄阜梁丘賜軍大至各欲解
去縯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縯卽與秀
及李通造其壁因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衆推

王常續見常説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殘虐百
姓思漢今劉氏復興即真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
大功續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
去常還具爲餘將成丹張卬言之丹卬負其衆曰大
丈夫既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説
其將帥曰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
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
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
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强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
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尚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

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兵觀其來議
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
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强少識然素敬常
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即引兵與漢
軍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

光武　更始時

劉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
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
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己卯朔秀與
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

陣王尋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
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
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
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
一當百秀乃與敢死士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
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毋得
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
漢兵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
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

王霸　更始時

故廣陽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王郎城内擾亂言邯
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秀趣駕而出
至南門門已閉攻之得出遂晨夜南馳不敢入城邑
舍食道傍至蕪蔞亭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饒陽
官屬皆乏食秀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
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
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秀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
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
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恐至
嘑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

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卽詭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北至河河冰亦合乃令王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

陳俊 更始時

賊退入漁陽所過擄掠彊弩將軍陳俊言於蕭王曰賊無輜重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勑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王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

賊謂尤來大搶五幡諸部

光武 更始時

馮異遺李軼書爲陳禍福勸令歸附蕭王軼知長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乃報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惟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民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皋以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與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軼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白王王報異曰季文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衆皆怪王宣露軼書朱鮪聞之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

馮異 光武朝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王霸 光武朝

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爲茂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臥不出方

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
軍士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
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
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
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於道死茂奔
下邳誦以城降

耿弇 光武朝

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分兵
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
擊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
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
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
軍中趣脩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
陰緩生口令得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
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脩攻具
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為即分三千人守
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
既而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兇懼費敢悉衆亡歸張
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
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
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
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
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
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勅諸將皆蓐食會明至
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攻臨淄西安必救之
攻西安臨淄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
吾欲攻之日夜為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淄出不意
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與
劇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
安不能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
還奔臨淄幷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
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
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無得
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
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
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
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
弇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
勞饑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
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

於是弇先出菑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横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

之殺傷無數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群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跡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又田横烹酈生及田横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弇復追張步步遂斬蘇茂詣弇降齊地悉平

寇恂 光武朝

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潁川可爲至戒帝不從進幸汧峻猶不下帝遣寇恂往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

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臧宮 光武朝

延岑盛兵於沅水臧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

及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延岑犇成都其衆悉降

吳漢光武朝

帝戒吳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

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爲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卽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公孫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衆十餘萬分爲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

幷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旗旛使烟火不絶夜銜枚引軍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値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卒平蜀

東海王陽光武朝

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詔大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卽敕宮徹圍緩賊賊衆分散夏四月拔原武斬臣鎮等

宗均光武朝

馬援討武陵蠻謁者南陽宗均監援軍援既卒軍士

疫死者太半蠻亦饑困均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冬十月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均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群蠻遂平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

班超　明帝朝

竇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至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它故也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

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其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爲質

廉范　明帝朝

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班超　明帝朝

初龜兹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立其臣兠題爲疏勒王班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兠題所居槃槖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兠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兠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刼縛兠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兹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兠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兹知漢威德遂解遣之

又 章帝朝

班超發于寘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莎車龜兹王發温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兹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兹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鄧訓 和帝朝

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二三千騎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鼠兩端漢亦時收其用至是燒當種羌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欲脅月氏胡以攻訓訓擁衛稽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凉州吏人命縣絲髮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爲我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群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無所得又不敢逼因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鬬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咸歡喜叩頭曰惟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刃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厲谷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破散

班超 和帝朝

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

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虞詡 安帝朝

大將軍鄧隲議欲棄涼州郎中虞詡言不可者三更

集四府皆從詡議隲由是惡詡欲以吏法中傷之會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為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為憂稜曰何以言之詡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皐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縣境皆平

又 安帝朝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為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

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幷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

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

度尚 桓帝朝

荊州刺史度尚募諸蠻夷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尚窮追百里破其三屯多獲珍寶陽鴻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

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出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咸憤踴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破平之

朱儁 靈帝朝

南陽黄巾餘黨更以趙弘爲帥衆十餘萬據宛城朱儁攻之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温曰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黄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不克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

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斬之

皇甫嵩 靈帝朝

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王國雖强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將何救焉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六年春二月國衆疲敝解圍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

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慙恨由是與嵩有隙王國涼州賊

孫堅 獻帝朝

孫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萬猝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荀彧 獻帝朝

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荀彧彧將往夏侯惇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

于禁 獻帝朝

張繡襲擊曹操軍操敗走是時諸軍大亂平虜校尉于禁獨整衆還道逢青州兵刼掠人禁數其罪而擊之青州兵走詣操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操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辯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爲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譖訴何緣得行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操悅謂禁曰淯水之亂吾猶狼狽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

續漢 五則

段熲 靈帝朝

漢靈帝建寧元年護羌校尉段熲既定西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

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時輯定欲令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熲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分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惟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

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内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兹作害今不暫疲民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熲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熲衆皆恐熲乃令軍中

長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强弩列輕騎爲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

楊璇 靈帝朝

靈帝時楊璇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璇乃特製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彀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皇甫嵩 靈帝朝

漢靈帝中平元年朱儁與賊波才戰敗遂圍皇甫嵩於長社依草結營會大風嵩勑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閒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中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犇擊賊陣賊驚亂犇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合軍與戰大破斬首數萬級

魏荀攸 獻帝朝

漢獻帝建安三年荀攸從曹操征呂布至下邳布敗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曹公欲還攸與郭嘉說

公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且布之謀主陳宫有智而遲今及布氣衰而未復宫謀而未定進急攻之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衆潰生擒布

魏任城王 漢獻帝朝

代郡烏桓反以任城王彰爲北中郎將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惟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摶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斬首獲生以千數鮮卑請服北方悉平

省括編十七卷終

省括編卷之十八

明　都諫錢塘姚文蔚編緝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兵類三國六十七則

田豐曹操漢獻帝朝

初袁紹毎得詔書患其有不便於已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埤溼雒陽殘破宜徙都鄄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説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筭之上者不爾終為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會紹亡卒詣操云田豐勸紹襲許操解穰圍而還張繡率衆追之五月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衆守險以絶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衆破繡必矣及到安衆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僞遁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它日彧問操前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

賈詡漢獻帝朝

張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柰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促追之繡素信詡言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兵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陳宮漢獻帝朝

曹操遣呂布書爲陳禍福布懼欲降陳宮曰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欲使宮與高順守城自將騎斷操糧道布妻謂布曰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復爲將軍妻哉布乃止操圍下邳引沂泗灌城布困迫降操操誅之

公孫瓚漢獻帝朝

袁紹攻公孫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黒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出傍西山擁黒山之衆侵掠冀州横斷紹後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懐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居處老少而恃將軍爲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卒爲紹所誅

胡三省曰瓚之計與陳宮之計一也宮之計呂布不能用瓚之計關靖止之是知不惟决計之難賛决者亦難也

文蔚曰宮瓚之計皆非必全上策然猶勝於坐困待斃耳若布聞妻之言則當順令守城而身率宮以出亦庻幾也

沮授　漢獻帝朝

袁紹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歴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脩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强衆以伐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强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强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强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持牢而非見時知機之變也紹納圖配言

荀彧　漢獻帝朝

孔融謂荀彧曰袁紹地廣兵强田豐許攸智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任其事顔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内變顔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

郭嘉田豐　漢獻帝朝

操欲自將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

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疾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曹操擊劉備破之

田豐 漢獻帝朝

曹操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

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

魏程昱 漢獻帝朝

振威將軍程昱以七百兵守鄄城曹操欲益昱兵二千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紹聞昱兵少果不往操

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矣

曹操 漢獻帝朝

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

沮授 漢獻帝朝

袁紹軍陽武沮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

荀彧 漢獻帝朝

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困於征賦多叛歸紹者操患之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

而不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是時劉項莫肯先退以爲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操見運者撫之曰却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

荀攸許攸 漢獻帝朝

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荀攸言於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猛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者攸曰徐晃可乃遣偏將軍徐晃與史渙邀擊猛破走

之燒其輜重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其將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沮授說紹可遣將奇別爲支軍於表以絶曹操之鈔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不從曰吾要當先取操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操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

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柰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

張郃荀攸 漢獻帝朝

曹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

驚亂會明瓊等望見操兵少出陳門外操急擊之瓊退保營操遂攻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操精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紹騎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士卒千餘人皆取其鼻牛馬割脣舌以示紹軍紹軍將士

皆恟懼郭圖慚其計之失復譖張郃於紹曰郃快軍敗郃忿懼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營降曹洪疑不敢受荀攸曰郃計畫不用怒而來奔君有何疑乃受之於是紹軍驚擾大潰

魏賈詡 漢獻帝朝

袁紹圍操於官渡操糧方盡以問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操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

魏荀彧 漢獻帝朝

曹操就穀於安民以袁紹新破欲以其間擊劉表荀彧曰紹既新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欲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乘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止

魏張遼 漢獻帝朝

曹操遣夏侯淵張遼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操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遼詣操操遣豨還而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

魏鍾繇 漢獻帝朝

曹操使鍾繇圍南單于於平陽未拔而袁尚遣郭援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諸將以郭援衆盛欲釋平陽去鍾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

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繇擊大破之

魏李典 漢獻帝朝

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曹操遣夏侯惇于禁等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等追之裨將軍鉅鹿李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等不聽使典留守而追之果入伏裏兵大敗典往救之備乃退

魏郭嘉 漢獻帝朝

袁譚袁尚敗走還鄴夏四月操追至鄴收其麥諸將

欲乘勝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荆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

魏荀攸 漢獻帝朝

袁尚自攻袁譚大破之譚奔平原嬰城固守尚圍之急譚遣辛毗詣曹操請救辛毗至西平見曹操致譚意群下多以爲劉表强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寬

厚得衆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遘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幷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從之

李孚 漢獻帝朝

袁尚將兵萬餘人還救鄴未到欲令審配知外動止先使主簿鉅鹿李孚入城孚斫問事杖繫著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操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孚知外圍益急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孚復將三騎作降人服隨輩夜出突圍得去尚兵旣至諸將皆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操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爲營夜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

魏郭嘉 漢獻帝朝

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

征公無憂矣操從之

田疇 漢獻帝朝

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於無終又即授將軍印使安輯所統疇皆拒之及曹操定冀州河閒邢顒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内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疇曰邢顒天民之先覺者也操以顒為冀州從事疇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意欲討之而力未能操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

何也疇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為蓨令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田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逕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

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及遼西單于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操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前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

曹操 漢獻帝朝

遼東單于速僕丸與尚熙奔遼東太守公孫康其衆

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公孫康欲取尚熙以為功乃先置精勇於廄中然後請尚熙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遂斬尚熙幷速僕丸首送之諸將或問曹公還而康斬尚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幷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

王威 漢獻帝朝

曹操至新野劉琮遂舉州降以節迎操琮將王威說琮曰曹操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

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

諸葛亮 漢獻帝朝

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原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

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雄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曹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

吳黃蓋 漢獻帝朝

權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

乃取蒙衝鬭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烟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

魏張遼 漢獻帝朝

操使張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有頃皆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吳賀齊 漢獻帝朝

孫權使威武中郎將賀齊討丹陽黟歙賊黟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四面壁立不可得攻軍住經月齊陰募輕捷士於隱險處夜以鐵戈拓山潛上縣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令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大驚守路者皆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大破之權乃分其地為新都郡以齊為太守

魏賈詡 漢獻帝朝

曹操自潼關北渡河馬超等退拒渭口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使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九月操進軍悉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賈詡以為可偽許之操復問計策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

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

吳呂蒙 漢獻帝朝

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

龐統 漢獻帝朝

劉璋迎劉備討張魯備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劉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

鄭度 漢獻帝朝

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備舉兵謂劉璋曰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軍無輜重野穀是資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耳劉備聞而惡之以問法正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群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不用度

魏董昭 漢獻帝朝

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致辭以卽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樊軍之圍可不救而自解伏乞不漏令羽有備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倘有他意爲難不小公曰善卽勅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樊圍以解

吳呂蒙 漢獻帝朝

孫權遣呂蒙督兵二萬以取三郡蒙移書長沙桂陽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劉備聞之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爲諸軍節度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飛書召呂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蒙得書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零陵顧謂郝普故人南陽鄧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今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出降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

魏司馬懿劉曄 漢獻帝朝

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

少綏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説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否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

魏張遼 漢獻帝朝

孫權率兵十萬圍合肥時張遼李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曹操之征張魯也爲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權至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衆

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遼將獨決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饗明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十人斬二大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

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前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乃還修守備衆心遂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權幾獲之

魏曹休 漢獻帝朝

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辨操遣曹洪征之以休爲騎都尉參洪軍事備遣張飛屯固山聲言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明矣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飛自走矣洪從之進擊破蘭斬之張飛馬超走

趙雲 漢獻帝朝

曹操自出長安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黄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鬭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旦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爲膽也

魏張既 主丕朝

涼州盧水胡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魏召鄒岐還以京兆尹張既爲涼州刺史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胡七千餘騎逆拒既於鸇陰口既揚聲軍從鸇陰乃潛由且次出武威胡以爲神引還顯美既已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以敵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冦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

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爲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敕使陽退胡果爭犇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河西悉平後西平麴光反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惟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爲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爲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移檄告諭諸羌爲光等所詿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皆安堵如故

吳陸遜 主權朝

漢帝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遜將進攻漢軍諸將竝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七八月來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冦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同時

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漢帝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漢帝夜遁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初諸葛亮與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漢主伐吳而敗時正巳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漢帝在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吳王以問陸遜遜與朱然駱統上言曰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初

丕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擒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吳破漢書到

吳朱桓 主權朝

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朱桓分兵赴之既行仁以大軍徑進桓聞之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

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守又謂士卒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桓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留橐皐為泰等後援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常雕生虜王雙臨陳殺溺死者千餘人

魏董昭 主丕朝

曹真等圍江陵破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圍夏侯尚擊却之江陵中外斷絕時江水淺陿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

一道而行至陿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慼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為懼惟陛下察之丕即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僅而獲濟吳將潘璋已作荻筏欲以燒浮橋會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丕謂董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天大疫丕悉召諸軍還

馬謖 漢後帝朝

漢諸葛亮率衆討雍闓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

諸葛亮 漢後帝朝

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巂入斬雍闓等孟獲素爲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

陳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秪如此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耳遂入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巂四郡皆平亮即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吳顧雍 主權朝

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吳王以訪顧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耀威損敵非所宜聽也王從之

魏司馬懿 主叡朝

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懿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魏主不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患其爲患達與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

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泄將舉兵懿恐其速發急以書喻達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埸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豫未決懿乃潛軍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

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至是竟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振旅還宛

諸葛亮 漢後帝朝

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諸人幷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前當亮六十里亮聞懿垂至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亮意氣自若令軍中偃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大開四城掃地却灑懿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引軍趣北山亮拊手大笑曰懿必謂吾怯將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還白如亮言懿後知深以爲恨

魏延 漢後帝朝

初征西將軍夏侯淵之子楙尚太祖女清河公主文帝少與之親善及卽位以爲安西將軍都督關中鎭長安諸葛亮將入寇與群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乗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吳朱桓 吳主權朝

吳王使鄱陽太守周魴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方所聞知者令譎挑揚州牧曹休魴曰民帥小醜不足仗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以誘休言被譴懼誅欲以郡降北求兵應接吳王許之時頻有郎官詣魴詰問諸事魴因詣郡門下下髮謝休聞之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魴魏王叡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三道俱進秋八月吳王至皖以陸遜

爲大都督假黃鉞以朱桓全琮爲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休知見欺而恃其衆欲遂與吳戰朱桓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乗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爲不可乃止休與陸遜戰於石亭休敗追亡逐北徑至夾石叡命賈逵引兵東與休會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及休敗賴逵

以免

魏蔣濟 主叡朝

公孫淵陰懷二心數與吳通叡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散騎常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能制是驅使爲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爲富儻不如意是爲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等往皆無功

吳陸遜 主權朝

吳主自率大衆向合肥新城又遣陸遜諸葛瑾向襄陽孫韶張承向廣陵淮陰吳主始謂曹叡不能出聞大軍至遂遁孫韶亦退陸遜遣親人韓扁奉表詣吳王邏者得之諸葛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還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必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憂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趣船魏人不敢偪行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

吳賀齊 主權朝

吳遣將軍賀齊討山越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自思乃曰吾聞兵有刃者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吾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棓

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持棓彼山越恃其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棓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

姜維 漢後帝朝

諸葛亮卒於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

魏司馬懿羊衜 主叡朝

魏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叡謂懿曰
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淵棄城豫走上計也據
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帝曰然則
三者何出對曰惟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
此計非淵所及又曰今往孤遠不能支久必先拒遼
水後守襄平也叡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
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公孫淵聞
之復遣使稱臣求救於吳吳人欲戮其使羊衜曰不
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損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
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

恩結遐夷義彰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
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吳
主曰善

魏蔣濟　主叡朝

叡問於護軍將軍蔣濟曰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
知官備已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及淺入則勞
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況異域之人兼以
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疑之於
我我之不克冀其折節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
遠若大軍相守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得輕兵掩
襲未可測也

胡三省曰吳君臣之爲謀已不能逃蔣濟所料
矣

魏司馬懿　主叡朝

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大將軍卑衍楊祚將步
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賊
所以堅壁欲老吾兵也今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
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
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
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逆

戰懿擊大破之遂進圍襄平秋七月大霖雨遼水暴
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
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
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
取之懿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俱進晝夜
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
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
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
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
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

當匠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欲罷兵歡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將楊祚等降襄平潰淵突圍走大兵擊斬之

魏虞松 主芳朝

吳諸葛恪伐魏或謂恪引軍深入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還軍圍新城詔太尉司馬孚督軍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司馬師問於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幷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將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

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敕毌丘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陳泰進至洛門姜維糧盡退還

魏張特 主芳朝

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爲相語條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爲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其印綬特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鬬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

魏王肅 主髦朝

嘉平六年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師問肅答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明年春鎮東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師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

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衛禦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師從之遂破儉欽

魏王基 王髦朝

司馬師率中外諸軍討毋丘儉文欽以荊州刺史王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誘迫脅畏目下之戮是以尚屯聚耳若大兵一臨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致於軍門矣師從之以基爲前軍既而復敕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前進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

車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等虜略民人以自益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㶏水師次於㶏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王基復言於師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言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保壁壘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亦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欲往爭發十餘里聞基先到乃復還保項司馬師堅壁不戰儉等卒潰敗

魏陳泰 王髦朝

漢姜維將數萬人至枹罕趨狄道魏征西將軍陳泰敕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須泰軍到東西合勢乃進泰進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漢人戰不

利經輒渡洮水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率諸軍以繼之經已與維戰於洮西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死者萬計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或毀此大功爲蛇畫足維大怒遂進圍狄道辛未詔長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陳泰幷力拒維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賊衆大盛將軍以烏合之衆繼敗軍之後當乘勝之鋒殆必不可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盖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敝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

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維孤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至皆憤踊維不意救兵卒至緣山急來攻之泰與交戰維退泰引兵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懼遁走城中將士乃得出王經歎曰糧不至旬向非救兵速至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

魏司馬昭 主髦朝

司馬昭初圍壽春王基石苞等皆欲急攻之昭以爲壽春城固而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

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絶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禽矣乃命諸軍按甲而守之卒不煩攻而破 三叛謂諸葛誕文欽唐咨

魏王基 主髦朝

壽春既拔司馬昭欲遣諸軍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滅吳之勢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太半姜維因洮西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昭乃止

吳陸抗 主皓朝

吳陸抗聞步闡叛亟遣將軍左奕吾彥等討之晉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車騎將軍羊祜帥軍出江陵巴東監軍徐胤帥水軍擊建平以救闡陸抗敕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至於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晉兵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及三軍之銳急攻闡比晉救至必可拔也何事於

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凡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皆欲攻闡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備始合而羊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群夷皆當擾動其患不可量也乃自帥衆赴西陵初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土以絕寇叛羊祜欲因所遏水以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之使咸亟

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糧大費工力十一月楊肇至西陵陸抗令公安督孫遵循南岸拒羊祜水軍督留慮拒徐胤抗自大將軍憑圍對肇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皆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擊之矢石雨下肇衆死者相屬肇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步闡畜力伺閒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兵大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及同謀將吏數十人自餘所請赦者數萬口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沖如常吳主加抗督護

晉王濬 主炎朝

王濬伐吳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師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鐵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

省括編卷之十八

省括編卷之十九

明 都諫錢塘沈文縈編輯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兵類晉 五十二則

趙張賓 晉愍帝朝

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故事張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將軍威聲震于海內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後雖奇畧無所設也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

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浚大悅以勒爲信勒狹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後患沉吟未發張賓進曰夫襲國當出其不意今戒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虞乎勒曰然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是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饑儉人皆蔬食甲旅寡弱是則內無強兵以禦我也此宜應機電發不可後時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讐敵若修牋與琨送質請和琨必欣於得我喜於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明矣勒曰我所不了右侯巳了復何疑哉於是輕

騎襲幽州以火宵行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塞街巷使兵不得發也勒遂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讓而斬之封王浚首獻捷於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琨乃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勒以孔萇爲前鋒都督設疑兵於山上分爲二伏自輕騎與澹戰僞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琨長史李弘以幷州降琨奔段匹磾遂爲所害勒於是自稱趙王幷降匹磾纔有平定中原闚闞江左之志矣

郗鑒 明帝朝

或以爲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郗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吏民懲往年暴掠皆人自爲守乘逆順之勢何憂不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啟義士之心令智力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乃止

孔坦 成帝朝

蘇浚反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陶回言於王導請

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庾亮不從峻使其將韓晃等襲陷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

陶回 成帝朝

峻至蔣陵覆舟山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楊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亮聞乃悔之

殷羡 成帝朝

峻將韓晃等急攻大業陶侃將救之長史殷羡曰吾兵不習步戰救大業而不捷則大事去矣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督水軍向石頭峻將兵與趙胤戰馬躓侃部將斬之

趙石勒 成帝朝

趙荊州監軍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監沔北軍事屯襄陽趙主勒以驛書敕敬退屯樊城使之偃藏旗幟寂若無人曰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汝宜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策不復得走矣[illegible]

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者還以告周撫撫以爲趙兵大至懼奔武昌敬入襄陽中州流民悉降于趙

燕慕輿根 晉成帝朝

趙兵進逼棘城燕王皝欲出亡帳下將慕輿根諫曰趙彊我弱大王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使趙人收畧國民兵彊穀足不可復敵竊意趙人正欲大王如此耳柰何入其計中乎今固守堅城其勢百倍縱其急攻猶足支持觀形察變閒出求利如事之不濟不失於走柰何望風委去爲必亡之理乎皝乃止然猶

懼形於色玄菟太守河間劉佩曰今彊寇在外衆心恟懼事之安危繫於一人大王此際無所推委當自彊以厲將士不宜示弱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衆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兵所向披靡斬獲而還於是士氣自倍皝問計於封奕對曰石虎凶虐已甚民神共疾禍敗之至其何日之有今空國遠來攻守勢異戎馬雖彊無能爲患頓兵積日釁隙自生但堅守以俟之耳皝意乃安或說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謂降也趙兵四面蟻附緣城慕輿根等晝夜力戰凡十餘日趙兵不能克壬辰引退皝遣其

子偺帥二千騎追擊之趙兵大敗

涼張耽 晉穆帝朝

趙使麻秋等攻金城太守張冲請降涼州震恐張重華悉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恒將之以禦趙壁於廣武久而不戰涼州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負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明主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彊寇在境諸將不進人情危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以禦趙重華召艾問以方畧艾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

步騎五千使擊秋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

袁喬 穆帝朝

安西將軍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曰夫經畧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胷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為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為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覦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為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從之

又 穆帝朝

溫至彭模議者欲分為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無遺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捷若分兩軍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

棄去釜甑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屢戰皆勝遂平蜀

涼謝艾 晉穆帝朝

趙麻秋攻張重華重華以謝艾為使持節軍師將軍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軺車戴白帢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黒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宜乘馬艾不從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趙人以為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

燕慕容霸 晉穆帝朝

慕容霸上書於燕王儁曰石虎窮凶極暴天之所棄餘燼僅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大軍一振勢必投戈北平太守孫興亦表言石氏大亂宜以時進取中原儁以新遭大喪弗許霸馳詣龍城言於儁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一石氏衰而復興或有英雄據其成資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爲後患儁曰鄴中雖亂鄧恒據安樂兵彊糧足今若伐趙東道不可由也當由盧龍盧龍山徑險狹虜乘高斷要首尾爲患將若之何霸曰恒雖欲爲石氏拒守其將士

顧家人懷歸志若大軍臨之自然瓦解臣請爲殿下前驅東出徒河潛趣令支出其不意彼聞之勢必震駭上不過閉門自守下不免棄城逃潰何暇禦我哉然則殿下可以安步而前無復留難矣儁猶未決以問五材將軍封奕對曰用兵之道敵彊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吞小猶狼之食豚也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累仁兵彊士練石虎極其殘暴死未瞑目子孫爭國上下乖亂中國之民墜於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揚兵南邁先取薊城次指鄴都宣耀威德懷撫遺民彼孰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凶黨將望旗冰碎安能爲害乎從事中郎黃泓曰今太白經天歲集畢北陰國受命此必然之驗也宜速出師以承天意折衝將軍慕輿根曰中國之民困於石氏之亂咸思易主以救湯火之急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自武宣王以來招賢養民務農訓兵正俟今日今時至不取更復顧慮豈天意未欲使海內平定邪將大王不欲取天下也儁笑而從之講武戒嚴爲進取之計

燕封奕 晉穆帝朝

渤海人逢約因趙亂擁衆數千家附於魏魏以約爲

渤海太守故太守劉準隗之兄子也土豪封放奕之從弟也別聚衆自守閔以準爲幽州刺史與約中分渤海燕王儁使封奕討約使昌黎太守高開討準放開瞻之子也奕引兵直抵約壘遣人謂約曰相與鄉里隔絕日久會遇甚難時事利害人皆有心非所論也願單出一相見以寫佇結之情約素信重奕即出見奕於門外各屏騎卒單馬交語奕與論敘平生畢因說之曰與君累世同鄉情相愛重誠欲君享祚無窮今既獲展奉不可不盡所懷冉閔乘石氏之亂奄有成資是宜[illegible]其彊矣而禍亂方始固知天命

不可力爭也燕王奕世載德奉義討亂所征無敵今已都薊南臨趙魏遠近之民襁負歸之民厭荼毒咸思有道冉閔之亡匪朝伊夕成敗之形昭然易見且燕王肇開王業虛心賢雋君能翻然改圖則功參絳灌慶流苗裔孰與爲亡國將守孤城以待必至之禍哉約聞之悵然不言奕給使張安有勇力奕豫戒之俟約氣下安突前持其馬鞚因挾之而馳至營奕與坐謂曰君計不能自決故相爲決之非欲取君以邀功乃欲全君以安民也高開至渤海準放迎降雋以放爲渤海太守準爲左司馬約參軍事

燕慕容恪　晉穆帝朝

閔與燕兵交戰燕兵皆不勝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人憚之慕容恪巡陳謂將士曰冉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其士卒飢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閔以所將多步卒而燕皆騎兵引兵將趣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至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爲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陳而前閔所乘駿馬曰朱龍日行千里閔左操兩刃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爲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圍閔數重閔潰圍東走二十餘里朱龍忽斃爲燕兵所執

段羆　穆帝朝

燕主雋以段龕方彊謂太原王恪曰若龕遣軍拒河不得渡者可直取呂護而還恪分遣輕軍先至河上具舟楫以觀龕志趣龕弟羆驍勇有智謀言於龕曰慕容恪善用兵加之衆盛若聽其濟河進至城下恐

雖乞降不可得也請兄固守羆帥精銳拒之於河幸而戰捷兄帥大衆繼之必有大功若其不捷不若早降猶不失爲千戶侯也龕不從

燕慕容恪　晉穆帝朝

燕大司馬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勢敵外有彊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彊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龕兵尚衆未有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龕用之無術以取敗耳今憑阻堅

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日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柰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爲高牆深塹以守之齊人爭運糧以饋燕軍龕嬰城自守樵采路絕城中人相食龕悉衆出戰恪破之於圍裏先分騎屯諸門龕身自衝盪僅而得入餘兵皆没於是城中氣沮莫有固志十一月丙子龕面縛出降

燕慕輿根 晉穆帝朝

燕主儁遣領軍將軍慕輿根將兵助司徒評攻馮鴦

根欲急攻之評曰鴦壁堅不如緩之根曰不然公至城下經月未嘗交鋒賊謂國家力止於此遂相固結冀幸萬一今根兵初至形勢方振賊衆恐懼皆有離心計慮未定從而攻之無不克者遂急攻之鴦與其黨果相猜忌鴦奔野王依呂護其衆盡降

郗超 晉帝奕朝

大司馬溫自兗州伐燕郗超曰道遠汴水又淺恐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辛丑溫至金鄉天旱水道絕溫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于清水虎生寶之子也溫引舟師自清水入河舳艫數百

里郗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又絕因敵爲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衆直趨鄴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决若欲城鄴而守之則當此盛夏難爲功力百姓布野盡爲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計輕銳勝負難必欲務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至來夏乃進兵雖如賒遲然期於成功而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决退必愆乏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澁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

獨無食而已溫又不從

秦王猛 晉帝奕朝

慕容暐又遣散騎侍郎樂嵩請救於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羣臣議於東堂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灞上燕不救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於我我何爲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彊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幷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乘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

燕申胤 晉帝奕朝

秦苻堅遣將軍苟池等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太子太傅封孚問於申胤曰温衆彊士整乘流直進今大軍徒逡巡高岸兵不接刃未見克殄之理事將何如胤曰以温今日聲勢似能有爲然在我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温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故温之得志衆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又温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遥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若糧廪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

燕慕容垂 晉帝奕朝

温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丙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以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諸軍事領東燕太守温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之諸將爭欲追之吴王垂曰不可温初退惶恐必嚴設警備簡精鋭爲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俟其士衆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行躡其後温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曰温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温於襄邑范陽王德先帥勁騎四千伏於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温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温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

燕梁琛 晉帝奕朝

秦留梁琛月餘乃遣歸琛兼程而進比至鄴吴王垂已奔秦琛言於太傅評曰秦人日閲軍旅多聚糧於陝東以琛觀之爲和必不能久今吴王又往歸之秦必有窺燕之謀宜早爲之備評曰秦豈肯受叛臣而敗和好哉琛曰今二國分據中原常有相吞之志桓温之入寇彼以計相救非愛燕也若燕有釁彼豈忘其本志哉評曰秦王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問王猛

曰名不虚得評皆不以爲然琛又以告燕王暐暐亦不然之以告皇甫真真深憂之上疏言苻堅雖聘問相尋然實有窺上國之心非能慕樂德義不忘久要也前出兵洛川及使者繼至國之險易虛實彼皆得之矣今吴王垂又往從之爲其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備洛陽大原壺關皆宜選將益兵以防未然暐召太傅評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恃我爲援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肯納叛臣之言絶二國之好不宜輕自驚擾以啓寇心卒不爲備

秦王猛 晉帝奕朝

秦王猛伐燕猛遣將軍徐成覘燕軍形要期以日中
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羌請之曰今賊衆我寡詰
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殺成軍法不
立羌固請曰成羌之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
効戰以贖之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
問其故羌曰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
之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
既免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郡
將尚爾況國家乎吾不復憂賊矣

又 晉帝奕朝

猛望燕兵之衆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不能破
勍敵成敗之機在此一舉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
隷見與者公勿以為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
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
羌寢不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
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
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
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走還鄴

崔鴻曰鄧羌請郡將以撓法徇私也勒兵欲攻
無上也臨戰豫求司隷邀君也有此三者

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虎
馭悍馬以成大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猛
之謂矣

謝玄 孝武朝

秦苻堅寇晉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謝石謝玄等
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梁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
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
之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報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
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
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為彊
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
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
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懼欲不戰
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
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為
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
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
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
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
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八公

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畧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秦兵大敗自

相蹈籍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初秦兵少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

燕趙秋慕容農 晉孝武朝

慕容農驅列人居民爲士卒斬桑榆爲兵裂襜裳爲旗使趙秋說畢聰等各帥部衆數千赴之於是步騎雲集衆至數萬驤等共推農爲使持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大將軍監統諸將隨才部署上下肅然農以燕王垂未至不敢封賞將士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者皆欲建一時之功規萬世之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垂聞而善之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將步騎萬餘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農曰善用兵者結士以心不以異物今起義兵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爲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辛丣越至列人西農使趙秋及參軍綦毋滕擊越前鋒破之參軍大原趙謙言於農曰越甲仗雖精人心危駭易破也宜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

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軍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謂諸將曰越兵精士衆不乘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爲也向暮農鼓譟出陳于城西牙門劉木請先攻越柵農笑曰凡人見食美誰不欲之何得獨請然汝猛銳可嘉當以先鋒惠汝木乃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秦兵披靡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送首於垂

秦姚萇 晉孝武朝

慕容泓起兵華陰秦遣鉅鹿公叡討泓泓聞秦兵且

玉懼帥衆將奔關東叡麤猛輕敵欲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爲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鼷鼠之尾猶能反噬於人彼自知困窮致死於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叡弗從戰于華澤叡兵敗爲泓所殺

楊翰 孝武朝

呂光自龜茲還至宜禾秦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破西域兵強氣銳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河西地方萬里帶甲十萬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爲遠伊吾關亦可拒也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熙弗聽美水令張統謂熙曰今關中大亂京師存亡不可知呂光之來其志難測將軍何以抗之熙曰憂之未知所出統曰光智畧過人今擁思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鋒未易當也將軍世受大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爲將軍計莫若奉爲盟主以收衆望推忠義以帥羣豪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連王統楊璧合四州之衆掃兇逆寧帝室此桓文之

舉也熙又弗聽殺洛於西海光聞楊翰之謀懼不敢進杜進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用翰之謀不足憂也宜及其上下離心速進以取之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熙移檄責光擅命還師命子胤等帥衆五萬拒光於酒泉武威太守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

後秦姚萇 晉孝武朝

秦鎮東將軍魏揭飛自稱衝天王帥氐胡攻後秦安北將軍姚當成於杏城鎮軍將軍雷惡地叛應之攻鎮東將軍姚漢得於李潤後秦主萇欲自擊之羣臣皆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魏揭飛何也萇曰登非可猝滅吾城亦非登所能猝拔惡地智畧非常若南引揭飛東結董成得杏城李潤而據之長安東北非吾有也乃潛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揭飛惡地有衆數萬氐胡赴之者前後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喜群臣怪而問之萇曰揭飛等扇誘同惡種類甚繁吾雖克其魁帥餘黨未易猝平今烏集而至吾乘勝取之可一舉無餘也揭飛等見後秦兵少悉衆攻之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其子中軍將軍崇帥騎數百出其後揭飛兵擾亂萇遣鎮遠將軍王

超等縱兵擊之斬揭飛及其將士萬餘級惡地請降
萇待之如初惡地謂人曰吾自謂智勇傑出一時而
每遇姚公輒困固其分也

又 晉孝武朝

苟曜有衆一萬密召秦主登許爲内應登自曲牢向
繁川軍於馬頭原五月後秦主萇引兵逆戰登擊破
之斬其右將軍吳忠萇收衆復戰姚碩德曰陛下愼
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失利而更前逼賊何也
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
此必苟曜豎子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

其交之未合急擊之以敗散其謀耳遂進戰大破之
登退屯於郿

又 晉孝武朝

秦主登攻安定後秦主萇如陰密以拒之謂太子興
曰苟曜聞吾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誅之曜果見興於
長安興使尹緯讓而誅之

胡三省曰善制敵者因事而爲功苟曜反復於
符姚之間而長安距鄭三百里耳此姚氏腹脇
之癰疽也使萇召之曜必不來萇在長安曜亦不敢
畏憚而不敢來萇出外以誘之曜亦疑而不敢
來二秦交兵逡遁待至萇之北行若不得已者
苟曜無疑畏之心謂姚興居守爲無能爲者輕
於一來卒以送死姚氏腹脇之疾去矣此非能
因事而爲功乎

西燕張騰 晉孝武朝

燕主垂進逼蘇康壘翟釗求救於西燕西燕主永謀
於群臣尚書郎渤海鮑遵曰使兩寇相弊吾乘其後
此卞莊子之策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垂彊釗弱
何弊之乘不如速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趣
中山晝多疑兵夜多火炬垂必懼而自救我衝其前

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

魏拓拔珪 晉孝武朝

慕容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拓拔
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
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
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珪使陳留公虔將五萬
騎屯河東東平公儀將十萬騎屯河北畧陽公遵將
七萬騎塞燕軍之南秦主興遣楊佛嵩將兵救魏燕
術士靳安言於太子寶曰天時不利燕必大敗速去
可免寶不聽安退告人曰吾輩皆當棄尸草野不得

歸矣燕魏相持積旬趙王麟將慕輿嵩等以垂爲實死謀作亂奉麟爲主事泄嵩等皆死寶麟等内自疑

冬十一月辛未燒船夜遁時河冰未結寶以魏兵必不能渡不設斥候十一月己卯暴風冰合魏王珪引兵濟河留輜重選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燕軍至參合陂有大風黑氣如堤自軍後來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兵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以去魏兵已遠笑而不應曇猛固請不已麟怒曰以殿下神武師徒之衆足以横行沙漠索虜何敢遠來而曇猛妄言驚衆當斬以狥曇猛泣曰苻氏以百萬之師敗於淮南正由恃衆輕敵不信天道故也司徒德勸寶從曇猛言寶乃遣麟帥騎三萬居軍後以備非常麟以曇猛爲妄縱騎遊獵不肯設備寶遣騎還詗魏兵騎行十餘里即解鞍寢魏兵晨夜兼行乙酉暮至參合陂西燕軍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魏王珪夜部分諸將掩覆燕軍士卒銜枚束馬口潛進丙戌日出魏軍登山下臨燕營燕軍將東引顧見之士卒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燕兵走赴水人馬相騰躡壓溺死者以萬數畧陽公遵以兵邀其前燕兵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擒其餘迸去者不過數千人太子寶等皆單騎僅免

燕符謨晉孝武朝

燕主寶聞魏軍將至議於東堂中山尹符謨曰今魏軍衆彊千里遠闘乗勝氣銳若縱之使入平上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中書令眭邃曰魏多騎兵往來剽疾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爲一堡深溝高壘清野以待之彼至無所掠不過六旬食盡自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兵數十萬天下之勍敵也民雖築堡不足以自固是聚兵及糧以資之也且動搖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關拒戰計之上也趙王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爲持久之備

胡三省曰不據險拒戰而嬰城自守此慕容寶所以敗也

燕韓諿晉安帝朝

燕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等夜擊魏軍於鄴下破之魏軍退屯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别駕韓諿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也彼衆我寡四也官軍不宜動者三自戰其地一也

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也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也今魏無資糧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召青還

燕慕容隆 晉安帝朝

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征北大將軍隆言於寶曰涉珪雖屢獲小利然頓兵經年凶勢沮屈士馬死傷大半人心思歸諸部離解正是可破之時也加之舉城思奮若因我之銳乘彼之衰往無不克如其持重不決將卒喪氣日益困逼事久變生後雖欲用之不可得也寶然之而衛大將軍麟每沮其議隆成列而罷者前後數四燕將士數千人俱自請於

寶曰今坐守窮城終於困弊臣等願得一出樂戰而陛下每抑之此爲坐自摧敗也且受圍歷時無他奇變徒望積久寇賊自退今內外之勢強弱懸絕彼必不自退明矣宜從衆一決寶許之隆退而勒兵召諸參佐謂之曰皇威不振寇賊內侮臣子同恥義不顧生今幸而破賊吉還固善若其不幸亦使吾志節獲展卿等有北見吾母者爲吾道此情也乃被甲上馬詣門俟命麟復固止寶衆大忿恨隆涕泣而還

燕谷會歸 晉安帝朝

慕容農部將谷會歸說農曰城中之人皆涉珪參合所殺者父兄子弟泣血踊躍欲與魏戰而爲衛軍所抑今聞主上當北遷皆曰得慕容氏一人奉而立之以與魏戰死無所恨大王幸而留此以副衆望擊退魏軍撫寧畿甸奉迎大駕此亦不失爲忠臣也農欲殺歸而惜其才力謂之曰必如此以望生不如就死

劉裕 安帝朝

孫恩北趣海鹽劉裕隨而拒之築城於海鹽故治恩日來攻城裕屢擊破之斬其將姚盛城中兵少不敵裕夜偃旗匿衆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遥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

知城不可拔乃進向滬瀆裕復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帥吳兵一千請爲前驅裕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爲聲勢嗣之不從裕乃多伏旗鼓前驅既交諸伏皆出裕舉旗鳴鼓賊已謂四面有軍乃退嗣之追之戰沒裕且戰且退所領死傷且盡至向戰處令左右脱取死人衣以示閒暇賊疑之不敢逼裕大呼更戰賊懼而退裕乃引歸

何無忌 安帝朝

桓玄使武衛將軍庚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帥數千

人就何澹之等共守湓口何無忌劉道規至桑洛洲庾戌澹之等引舟師逆戰澹之常所乘舫羽儀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曰澹之不在其中得之無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既不居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矣道規曰善遂往攻而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澹之軍中驚擾無忌之衆亦以為然乘勝進攻澹之等大破之

劉道規 安帝朝

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帥衆自尋陽西上與桓玄遇於崢嶸洲毅等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衆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彼衆我寡彊弱異勢今若畏懦不進必為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內實恇怯加之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陣將雄者克不在衆也因麾衆先進毅等從之玄常漾舸於舫側以備敗走由是衆莫有鬭心毅等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

劉裕 安帝朝

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柰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群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

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群麥禾布野柰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之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輔國將軍廣寧王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

鎮出詣韓諄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却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復爲文身矣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脩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已巳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前鋒孟龍符與

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河内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裕乘勝逐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超遣張綱韓範乞師於秦秦王興遣使謂裕曰

慕容氏相與隣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遽爾答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

將内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秦與赫連勃勃戰敗救不至裕卒滅南燕

又 安帝朝

徐道覆盧循襲建康劉裕奔還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諸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人測虛實且一處失利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無以測多少又於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之耳

又 安帝朝

初何無忌劉毅之南討也孟昶策其必敗已而果然

至是又謂裕必不能抗循衆頗信之裒及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龍驤將軍東海虞丘進廷折昶等以爲不然中兵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乘虛入寇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逃遁則勢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裕甚悅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彊寇内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横尸廟門遂其由來以

身許國之志不能竄伏草間苟求存活也我計決矣卿勿復言

又安帝朝

劉裕屯石頭諸將各有屯守裕子義隆始四歲裕使諮議參軍劉粹輔之鎮京口裕見民臨水望賊怪之以問參軍張劭劭曰若節鉞未反民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耳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廻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若廻泊西岸此成禽耳徐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裕循欲以萬全爲計謂道覆曰大軍未至孟昶便望風自裁以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乾没求利既非必克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按兵待之道覆以循多疑少決乃歎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廻泊蔡洲乃悅於是衆軍轉集裕恐循侵軼用虞丘進計伐樹栅石頭淮口修治越城築查浦等三壘盧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自蔡洲南還尋陽

又安帝朝

劉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建威將軍會稽孫處振武

將軍沈田子帥衆三千自海道襲番禺田子林子之兄也衆皆以爲海道艱遠必至爲難且分撤見力非目前之急裕不從敕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

劉道規安帝朝

盧循以苟林爲南蠻校尉分兵配之使乘勝伐江陵桓謙於道召募義舊得二萬人謙屯枝江林屯江津二寇交逼江陵士民懷異心劉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道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

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帥衆
數千自襄陽赴江陵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單馬
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自帥諸
軍攻譙諸將佐皆曰今遠出討譙其勝難必苟林近
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蹉
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苟林愚懦無他奇計以吾去未
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譙徃至便克沉疑之間已自
還返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爲不
支數日乃馳徃攻譙水陸齊進譙等大陳舟師兼以
步騎戰於枝江檀道濟先進陷陳譙等大敗譙單舸

奔苟林道規追斬之還至涌口討林林走道規遣諮
議參軍臨淮劉遵帥衆追之初譙至枝江江陵士民
皆與譙書言城内虛實欲爲内應至是檢得之道規
悉焚不視衆於是大安

又 安帝朝

徐道覆率衆三萬趣江陵奄至破冢時魯宗之已還
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邑遣道覆
來爲刺史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二志
道規使劉遵別爲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
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

道覆單舸走還湓口初道規使遵爲遊軍衆咸以爲
彊敵在前惟患衆少不應分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
破道覆卒得遊軍之力衆心乃服

劉裕 安帝朝

太尉裕伐蜀與朱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
黄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
其不意猶從内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
内道若向黄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
疑兵出内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
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

雖進未知處分所由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
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
艦十餘從内水向黄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
命譙道福將重兵鎮涪城以備内水齡石至平模去
成都二百里縱遣秦州刺史侯暉尚書僕射譙詵帥
衆萬餘屯平模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
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秖增疲困
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
大衆向内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出其
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

敢戰也因其洶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此時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爲蜀子虜矣齡石從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城則南城不麾自散矣秋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引兵迴趣南城南城自潰齡石捨船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脾小苟塞打鼻臧熹擊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於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

奔潰戊辰縱棄成都出走

趙玄 安帝朝

晉兵進至成皐秦征南將軍陳留公洸鎮洛陽遣使求救於長安寧朔將軍趙玄言於洸曰今晉寇益深人情駭動衆寡不敵若出戰不捷則大事去矣宜攝諸戍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救金墉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不戰而坐收其弊也司馬姚禹陰與檀道濟通主簿閻恢楊虔皆禹之黨也共嫉玄言於洸曰殿下以英武之畧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得無爲朝廷所責乎洸以爲然乃遣趙玄將兵千餘南守柏谷塢既而成皐虎牢皆來降檀道濟等長驅而進玄戰敗死之道濟進逼洛陽洸出降

魏崔浩 晉安帝朝

太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泝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秦主泓亦遣使請救於魏魏主嗣使群臣議之皆曰潼關大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便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也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博士祭酒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姚興死子泓懦劣國多內難裕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

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爲敵發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計也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守河北之地安能爲吾患乎夫爲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腹背受敵北上則姚氏必不出關助我其勢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以司徒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事

沈田子 安帝朝

沈田子等將攻嶢柳泰主泓欲自將以禦裕軍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傅弘之以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且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遂帥所領先進弘之繼之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諸軍冒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踴躍鼓譟

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秦主泓奔還灞上

王鎮惡 安帝朝

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見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為神壬戌旦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登者斬衆既登渭水迅急艦皆隨流倏忽不知所在時泓所將尚數萬人鎮惡諭士卒曰吾屬並家江南此為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歧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於渭橋泓引兵救之為丕敗

卒所蹂踐不戰而潰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逃奔石橋

續晉 八則

晉王胡 惠帝朝

馬隆子馬咸為成都王前鋒王胡帥衆討咸於市咸軍牢不可動胡乃使十騎與戰縛戟于馬頭以向咸又使數十騎各持兵隨于後馬驚奔咸咸遂敗

晉陶侃 愍帝朝

晉愍帝建興三年陶侃屢敗杜弢至是與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遥謂曰杜弢為益州小吏盜用庫

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謂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耶貢始橫脚馬上見侃言遂斂容下脚侃知可動遣人諭之貢遂降弢衆潰遁走道死侃進克長沙湘州悉平

晉李矩 愍帝朝

漢主聰遣從弟暢帥步騎三萬攻滎陽太守李矩暢屯韓王故壘相去六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兵猝至矩未及為備乃遣使詐降於暢暢不復設備大饗渠帥皆醉矩欲襲之士卒皆疑懼矩乃遣其將郭誦禱于子產祠使巫揚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助之衆皆

踊躍爭進矩遣勇敢千人使誦將之掩擊暢管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晉周訪 愍帝朝

杜曾逐王廙乘勝徑造沔口大爲寇害威震江沔元帝命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桓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誘子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尅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

張賓 晉懷帝朝

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以討石勒時城隍未修乃於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鄣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連

出挑戰頻爲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尅矣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爲何如賓萇俱曰聞就六眷尅來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柸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柸之衆既奔餘自摧敗擒末柸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即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就六眷等衆遂奔散

慕容廆 晉元帝朝

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毖自以爲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毖意慕容廆拘留乃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國等謀滅廆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

伐廆廆曰彼信崔毖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靜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差防一則疑吾與毖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于衆曰崔毖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廆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為盡衆逼城連營四十里廆簡銳士配皝摧鋒於前翰領精騎為奇兵從

傍出直衝其營廆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廆軍之至方率兵距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所為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

後趙石勒 晉成帝朝

晉顯宗咸和三年後趙石虎帥衆四萬自軹關西入擊趙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遂攻蒲坂趙王曜遣河間王述發氐羌之衆屯秦州以備張駿楊難敵自將中外精銳水陸諸軍以救蒲坂自衛關北濟虎懼引退曜追之八月及於高候與虎戰大破之斬石瞻枕

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虎奔朝歌曜濟自大陽攻石生於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內後趙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張駿治兵欲乘虛襲長安郎中索詢諫曰劉曜雖東征其子胤守長安未易輕也借使小有所獲彼若釋東方之圖還與我較禍難之期未可量也駿乃止冬十一月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僚佐程遐等諫曰劉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大王不宜親動動無萬全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一戰之勝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

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自河以北席卷而來吾事去矣卿以為何如對曰曜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可知矣以大王威畧臨之彼必望旗奔走平定天下在今一舉不可失也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石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四萬趣金墉濟自大堨勒謂徐光曰曜盛兵成皋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至成皋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指天復加額

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鞏訾之間趙主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以爲妖言斬之聞勒已濟河始增滎陽戍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之知勒自來色變使撤金墉之圍陣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曰可以賀我矣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趙中軍堪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閶闔門夾擊之曜素嗜酒至戰時更大飲數斗西陽門揮陣就平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墮馬爲堪所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爾今已獲之其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載曜至襄國已而殺之

晉江逌 穆帝朝

逌遷吳令中軍將軍殷浩將謀北伐請爲諮議參軍時羌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逌擊之逌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其塹柵甚固難與較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于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少敗

省括編卷之十九 終

省括編卷之二十

明 都諫錢塘姚文蔚編輯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兵類南北朝 九十四則

魏主燾 太武朝

魏主伐統萬至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

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故以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

又 太武朝

魏主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玉降魏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軍

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帥騎五千西掠居民魏軍士有得罪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王從之甲辰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王曰吾遠來求賊惟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僞遁引而疲之夏兵爲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頗曉方術言於魏王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之彼背之天不助人且將士饑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

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絶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王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掎之魏王馬蹶而墜幾爲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決死力戰夏兵乃退魏王騰馬得上刺夏尚書斛黎文殺之又殺騎兵十餘人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魏人乘勝逐夏王至城北夏王不及入城遂奔上邽

魏安頡 太武朝

魏尉眷攻夏王于上邽夏王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遣丘堆督租於民間夏王襲之堆兵敗以數百騎還城夏王乘勝日來攻城下鈔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爲賊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爲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爲計乎斤曰今軍士無馬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於就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爲辭頡曰今歛諸將所乘馬可得二百匹頡請募敢死之士出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

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王來攻城頡出應之夏王自出陳前搏戰軍士識其貌爭赴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昏夏王敗走頡追之夏王馬蹶而墜遂擒之

魏崔浩 太武朝

魏王將擊柔然內外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寇方伺國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以來內懷恐懼故揚聲動衆以衛淮北比吾破蠕蠕往

還之間南寇必不動也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伐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何以言之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全軍覆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譬如以駒犢鬭虎狼也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絶遠謂國家力不能制自寛日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鈔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暫勞永逸時不可失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决奈何止之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

又太武朝

魏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足以挫其鋭氣使不敢深入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絶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爲當然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濕入夏之後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癘不可行師且

彼既嚴備則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無以應敵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羣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南寇已至所部兵少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已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嚴備以拒之公卿皆以爲宜如所請并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爲將帥使招誘南人浩曰非長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幽州以南精兵大造船艦隨以輕騎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鋭并心竭力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却敵乃所以速之也張虚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故楚之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軌說姚興以取荆州至則敗散爲蠻人掠賣爲奴終於禍及姚泓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爲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爲南方

舉兵必不利曰今兹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値斗牛三也熒惑伏於翼軫王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進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衆言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

王仲德 文帝朝

司兗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

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爲憂乎

魏崔浩 太武朝

魏主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魏主以問崔浩對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共窺大國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

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儜兒情見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勿疑魏主如統萬遂襲平涼

宋蕭承之 文帝朝

魏兵攻濟南濟南太守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

必爲所屠唯當見疆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宋檀道濟 文帝朝

檀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

又 文帝朝

先是張熙說道濟糴倉穀故自九月末圍城至十二月糧儲俱盡旗明將二千人出城求食爲賊所敗單馬獨還賊衆復大集方明夜縋而上道濟爲設食湯泣不能食道濟曰卿非大丈夫小敗何苦賊勢既衰臺兵垂至但令卿還何憂於賊即減左右以配之賊於城外揚言云方明已死城中大恐道濟夜列炬火出方明以示衆衆乃安道濟悉出財物於北射堂令方明募人時城中或傳道濟已死莫有應者梁携之說道濟遣左右給使叄十餘人出外且告之曰吾病小損各聽歸家休息給使既出城中乃安應募者日

有千餘人

魏太子晃 太武朝

魏王如漠南甲辰捨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軍爲四道樂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魏王出中道中山王辰督十五將爲後繼魏王至鹿渾谷遇敕連可汗太子晃言於魏王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令劉絜固諫以爲賊營中塵盛其衆必多出至平地恐爲所圍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之盛者由軍士驚怖擾亂故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

魏王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至石水不及而還既而獲柔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上下惶駭引衆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始徐行魏王深恨之

魏司馬楚之 太武朝

司馬楚之別將兵督軍糧鎮北將軍封沓亡降柔然說柔然令擊楚之以絕軍食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曉其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驢耳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之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令凍城立而柔然至氷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宋宗慤 文帝朝

宋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林邑以宗慤爲振武將軍和之遣慤爲前鋒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和之遂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宗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

魏陸俟 太武朝

魏高涼王那等破蓋吳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鎮將陸俟曰長安險固風俗豪忮平時猶不可

忽況承荒亂之餘乎今不斬吳則長安之變未已也吳一身潛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矣諸將咸曰今賊黨衆已散唯吳一身何所能至侯曰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首猶能爲害吳天性凶狡今若得脫必自稱王者不死以惑愚民爲患愈大諸將曰公言是也但得賊不殺而更遣之若遂往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侯曰此罪我爲諸君任之高涼王那亦以侯計爲然遂赦二叔與刻期而遣之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侯侯曰彼何之未得其便耳必不負也後數日吳叔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

宋沈慶之　文帝朝

汚北諸山蠻寇雍州建威將軍沈慶之討之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於山下以迫之蠻得據山發矢石以擊官軍多不利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不可與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羣蠻震恐因其恐而擊之所向奔潰

又　文帝朝

慶之自冬至春屢破雍州蠻因蠻所聚穀以充軍食

犬羊蠻憑險築城守禦甚固慶之擊之命諸軍連營於山中開門相通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頃之風甚蠻潛兵夜來燒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蠻兵散走蠻所據險固不可攻慶之乃置六戍以守之久之蠻食盡稍稍請降悉遷於建康以爲營戶

宋張暢　文帝朝

魏兵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太尉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以爲歷城兵少食多欲爲函箱車陳以精兵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趨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使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勗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惟二議彌日未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張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贊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汚公馬蹄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爲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爲城主而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奉朝廷必與此

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主攻彭城不克引兵南下

宋沈璞 文帝朝

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爲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地狹人多鮮不爲患且敵衆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衆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爲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爲諸君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剹之苦衆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虜退速小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衆皆稱萬歲因與璞共守魏人聞盱眙有積粟一攻城不拔即留數千人守之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明年魏主還攻盱眙不克

宋劉興祖 文帝朝

沈慶之固諫北伐上以其異議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爲河南阻饑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僞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爲易嚮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衆軍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因事指揮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爲大傷並催促裝束伏聽勑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

胡三省曰劉興祖之言上策也上策非命世之英不可行

宋柳元景 孝武朝

武陵王駿討劭以柳元景爲帥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爲壘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啟寇心元景營未立劭龍驤將軍詹叔兒覘知之勸劭出戰劭不許甲子劭使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精兵合萬人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鬭左右唯留數人傳宣劭兵勢垂克魯秀擊退鼓劭衆遽止元景乃開壘鼓

譟以乘之劭衆大潰墜淮死者甚多劭更帥餘衆自來攻壘元景復大破之

宋朱脩之 孝武朝

南郡王義宣起兵檄雍州刺史宋脩之使發兵萬人繼進脩之不從義宣乃以魯秀爲雍州刺史將兵擊之朱脩之斷馬鞍山道據險自守魯秀攻之不克屢爲脩之所敗乃還江陵脩之引兵躡之或勸脩之急追脩之曰魯秀驍將也獸窮則攫不可迫也

宋垣護之 孝武朝

王玄謨使垣護之告急於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萬人賊軍數倍彊弱不敵欲退還姑孰就節下協力當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爲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

宋沈攸之 明帝朝

晉安王子勛起兵尋陽四方響應宋明帝以殷孝祖爲統軍討之進攻赭圻孝祖於陳爲流矢所中死軍

主范潛帥五百人降於陶亮人情震駭並謂沈攸之宜代孝祖爲統督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襄陽劉靈遺各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既死亮等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已下軍政不壹致敗之由也乃帥諸軍主詣方興曰今四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爲朝廷所委賴鋒鏑裁交輿尸而反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或謂吾應統之自卜懦薄幹畧不如卿今輒相

推爲統但當相與戮力耳方與甚悅許諾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吾本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豈可自措同異也辛卯方與率諸將進戰大破之

宋呂安國 明帝朝

杜叔寶謂臺軍住歷陽不能遠進及劉勔等至上下震恐劉順等始行路齎一月糧既與勔相持糧盡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將五千精兵送之呂安國聞之言於劉勔曰劉順精甲八千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既久彊弱勢殊更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

者彼糧行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但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間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當不戰走矣勔以爲然以疲弱守營簡精兵千人配安國及龍驤將軍黃回使從間道出順後於橫塘抄之安國始行齎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爲函箱陳叔寶於外爲遊軍幢主楊仲懷將五百人居前安國等擊斬之及其士卒皆盡叔寶至回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三十里止宿夜遣騎

叅候叔寶果棄米車走安國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

宋張興世 明帝朝

諸軍與袁顗相拒於濃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阻中流既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策會

龎孟虯引兵來助殷琰劉勔遣使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沈攸之曰孟虯蟻聚必無能爲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興世之行足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將兵救勔而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興世興世帥其衆泝流稍上尋復退歸如是者累日劉胡聞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不爲之備一夕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白過鵲尾胡既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戊戌夕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

趣錢溪立營寨巳亥興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
庚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
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驟驟既易盡
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
近船入洄洑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
之衆軍相繼並進胡敗走斬首數百胡收兵而下時
興世城寨未固建安王休仁慮袁顗并力更攻錢溪
欲分其勢辛丑命沈攸之吳喜等以皮艦進攻濃湖
斬獲千數是日劉胡帥步卒二萬鐵馬一千欲更攻
興世未至錢溪數十里袁顗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

溪城由此得立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並懼沈攸
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一人逃亡得還
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
動錢溪捷報尋至攸之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濃
湖袁顗駭懼攸之日暮引歸張興世既據錢溪濃湖
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進劉胡袁顗俱
戰敗走死尋陽平

魏酈範　文帝朝

魏遣東平將軍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征南大將軍
慕容白曜將騎五萬爲之繼援白曜至無鹽欲攻之
將佐皆以爲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左司馬范陽酈範
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
軍來遠不暇攻圍將不爲備今若出其不意可一鼓
而克白曜曰司馬策是也乃引兵僞退申纂不復設
備白曜夜中部分旦攻城食時克之纂走追擒殺之
白曜欲盡以無鹽人爲軍賞酈範曰齊形勝之地宜
遠爲經略今王師始入其境人心未洽連城相望咸
有拒守之志苟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
皆免之白曜將攻肥城酈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彌日
勝不能益軍勢不勝足以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死

傷塗地不敢不懼若飛書告諭縱使不降亦當逃散
白曜從之肥城果潰獲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
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苗麋溝二戍一旬中
連拔四城威震齊土

又　文帝朝

宋崔道固閉門拒魏沈文秀遣使迎降於魏請兵援
接白曜欲遣兵赴之酈範曰文秀室家墳墓皆在江
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彊則拒戰屈則遁去我師未
逼其城無朝夕之急何所畏忌而遽求援軍且觀其
使者視下而色愧語煩而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

可從也不若先取歷城克盤陽下梁鄒平樂陵然後案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白曜曰崔道固等兵力單弱不敢出戰吾通行無礙直抵東陽彼自知必亡故望風亦服夫又何疑範曰歷城兵多糧足非朝夕可拔文秀坐據東陽爲諸城根本今多遣兵則無以攻歷城少遣兵則不足以制東陽若進爲文秀所拒退爲諸城所邀腹背受敵必無全理願更審計無墮賊彀中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

宋沈攸之 明帝朝

沈攸之自送運米至下邳魏人遣清泗間人詐攸之

云薛安都欲降求軍迎接軍副吳喜請遣千人赴之攸之不許既而來者益多喜固請不已攸之乃集來者告之曰君諸人既有誠心若能與薛徐州子弟俱來者皆即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爲空勞往還自是一去不返攸之使軍主彭城陳顯達將千人助戍下邳而還

宋垣崇祖 明帝朝

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奔朐山據之遣使來降蕭道成以爲朐山戍主崇祖部將有罪亡降魏成固公遣步騎二萬襲朐山去城二十里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驚懼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斂集卿等可亟去此一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塘義人已得破虜須戍軍速往相助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人持兩炬火登山鼓譟魏參騎以爲軍備甚盛乃退

宋蕭道成 王昱朝

桂陽王休範反起兵尋陽蕭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

今應變之術不宜遠出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守白下領軍屯宣陽門爲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中不須競出我自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衆並注同孫千齡陰與休範通謀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常時乃可屈曲相從今不得也

宋蕭賾 順帝朝

初道成以世子賾爲晉熙王燮長史行郢州事脩治器械以備沈攸之及徵燮爲楊州以賾爲左衛將軍與燮俱下劉懷珍言於道成曰夏口衝要宜得其人道成與賾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與汝意合者委以後事賾乃薦燮司馬柳世隆自代道成以世隆爲武陵王贊長史行郢州事賾將行謂世隆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君爲其內我爲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賾行至尋陽未得朝廷處分衆欲倍道趨建康賾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若留

屯湓口內藩朝廷外援夏首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爲湓口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爲西方勢援不可以小事難之苟衆心齊一江山皆城隍也庚午奉燮鎮湓口賾悉以事委山圖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道成聞之喜曰賾眞我子也以賾爲西討都督賾啟山圖爲軍副

宋臧寅 順帝朝

沈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彊有驕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遣人告柳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宗儼之勸攸之攻郢城臧寅以爲郢城兵雖少而地險攻守勢異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郢城豈能自固攸之從其計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將大衆東下乙未將發柳世隆遣人於西渚挑戰前軍中兵叅軍隻度於城樓上肆言駡攸之且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城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

宋劉善明 順帝朝

南徐州行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攸之收衆聚騎造舟治械包藏禍心於今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迴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掩襲未備決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鳥耳蕭賾問攸之於周山圖山圖曰攸之相與鄰鄉數共征伐頗悉其人性度險刻士心不附今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爲離散之漸耳攸之盡銳攻郢城柳世隆乘間屢破之攸之軍遂大散攸之走死

齊垣崇祖 高帝朝

劉昶寇壽陽將戰昶四向拜將士流涕縱橫曰願同戮力以雪讐恥魏步騎號二十萬豫州刺史垣崇祖集文武議之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皆曰昔佛貍入寇南平王士卒完盛數倍於今猶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諫之策也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爲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爲流屍矣魏人果蟻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晡時決堰下水魏攻城之衆漂墜塹中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走

魏傅永　文帝朝

齊將軍魯康祚趙公政將兵萬人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清河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軍於淮北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渡淮之所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爲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瓠貯火密使人過淮南岸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生擒公政獲康祚之尸以歸豫州刺史裴叔業侵魏楚王戍肅復令永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令填外塹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留將佐守營自將精兵數千救之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卽開門奮擊大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俘此足矣何更追之魏主遣謁者就拜永安遠將軍汝南太守封貝丘縣男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唯傅脩期耳

又　宣武朝

陳伯之再引兵攻壽陽魏彭城王勰拒之援軍未至汝陰太守傅永將郡兵三千救壽陽伯之防淮口甚固永去淮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趣淮下船卽渡適上南岸齊兵亦至會夜永潛入城勰喜甚曰吾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可復見不意卿能至也勰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之此來欲以卻敵若如教旨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

遂留於城外總部分將士與永并勢擊伯之於肥口
大破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脫身遁還淮南遂
入于魏

齊蕭衍 實卷朝卽東昏侯

蕭衍起兵伐齊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爲前軍以中
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併
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濶一里箭道
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爲掎角若悉衆前
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
江與荆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使

鄖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
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卧取之
耳乃使茂等率衆濟江頓九里張冲遣陳光靜開門
迎戰茂等擊破之光靜死冲嬰城自守景宗遂據石
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

又 寶卷朝

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蕭衍軍齊蕭穎冑等議謂衍
日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
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衍曰漢
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

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
必阻沔路搤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
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歡然知機
一說士足矣脫距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
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卽得然既得之卽應
鎭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
軍有上者以萬人攻兩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
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
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
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憂患乎

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況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
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
下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卿爲
我輩白鎭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
捷但借鎭軍靖鎭之耳

又 和帝朝

初東昏侯遣陳伯之鎭江州以爲吳子陽等聲援子
陽等既敗蕭衍謂諸將曰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
聲耳今陳虎牙狼狽奔歸尋陽人情理當恟懼可傳
檄而定也乃命搜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賜

與使說伯之許卽用爲安東將軍江州刺史伯之遣隆之返命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勢不得不降乃命鄧元起引兵先下楊公則徑掩柴桑衍與諸將以次進路元起將至尋陽伯之收兵退保湖口留陳虎牙守湓城選曹郞吳興沈瑀說伯之迎衍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能不愛瑀曰不然人情匈匈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丙子衍至尋陽伯之東甲請罪

又 和帝朝

魯休烈蕭瓚破劉孝慶等於峽口任漾之戰死休烈等進至上明江陵大震蕭穎胄恐馳告蕭衍令遣楊公則還援根本衍曰公則今泝流上江陵雖至何能及事休烈等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正須少時持重耳良須兵力兩弟在雍指遣徃徵不爲難至穎胄乃遣蔡道恭假節屯上明以拒蕭瓚穎胄以道恭與瓚相持不決憂憤成疾卒夏侯詳祕之徵兵雍州蕭偉遣蕭憺將赴之瓚等聞建康已危衆懼而潰

又 和帝朝

陳伯之屯西明門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輒呼與耳語衍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爲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侯將鄭伯倫來降衍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爲備伯之懼自是始無異志

齊楊公則 和帝朝

楊公則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以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

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兵乃退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克獲更多

魏元英源懷 宣武朝

魏鎭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荒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曠世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黒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

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絶又命徐楊二州聲言俱舉建業窮蹙魚遊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脱爽并吞無日事寢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内侮寳卷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覩望得失斯實天啓之期并吞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諳彼若内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今寳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清

江表正在今日魏主乃以任城王澄爲都督淮南諸軍事鎭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刺史使爲經畧既而不果

梁馮道根 武帝朝

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魏党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鋭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破之魏諸軍糧運絶引退以道根爲豫州刺史

梁蕭淵藻 武帝朝

益州民焦僧護聚衆作亂蕭淵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自擊之或陳不可淵藻大怒斬于階側乃乘平肩輿廵行賊壘賊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矢淵藻命去之由是人心大安擊僧護等皆平之

魏楊椿 宣武朝

魏兼太僕卿楊椿別討陳瞻瞻據險拒守諸將或請伏兵山蹊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欲斬木焚山然後進討椿曰皆非計也自官軍之至所向輙克賊

所以深竄正避死耳今約勒諸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待其無備然後奮擊可一舉平也乃止屯不進賊果出抄掠椿復以馬畜餌之不加討逐久之陰簡精卒銜枚夜襲之斬瞻傳首秦涇二州皆平

梁韋叡 武帝朝

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値澗谷輙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

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上豫勅曹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景宗與叡進頓邵陽洲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去魏城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齎勅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

靡叡結車爲陳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帥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牧人過淮北伐芻藁者皆爲楊大眼所畧曹景宗募勇敢士千餘人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大眼來攻景宗擊却之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有抄掠者皆爲草所獲是後始得縱芻牧上命景宗等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

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乘鬭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見橋絶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叡遣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諸軍逐北至濊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

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義之德景宗及叡請二人共會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詔增景宗叡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

魏于謹　明帝朝

魏遣尚書令李崇左僕射元纂帥騎十萬擊柔然阿那瓌聞之北遁纂使鎧曹叅軍于謹帥騎二千追柔然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謹忠之從曾孫也性深沉有識量涉獵經史少時屏居田里不求仕進

或勒之仕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閣之位須待時來篡聞其名而辟之後帥輕騎出塞覘候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衆騎使匿叢薄之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部分軍衆者鐵勒望見雖疑有伏兵自恃其衆進軍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騧鐵勒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鐵勒以爲謹也爭逐之謹帥餘軍擊其追騎鐵勒遂走謹因得入塞

魏楊侃 明帝朝

魏蕭寶寅反圍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恒農行臺左

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若愚計可取願爲明公前驅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陣一夫因緣爲將可爲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坂西逼河濵封疆多在郡東脩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

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石錐壁侃聲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觀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脩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丙子稚克潼關遂入河東

魏爾朱榮 莊帝朝

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遊兵已過汲郡所至殘掠爾朱榮啓求討之九月爾朱榮召從子肆州刺史天光留鎮晉陽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自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爲前驅葛榮爲盜日久橫行河北爾朱榮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取勝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則縛取自鄴以北列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勒軍士齎袖棒

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
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爾
朱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
葛榮餘衆悉降以賊徒既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
更結聚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
羣情大喜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
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
量才授任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

梁陳慶之 武帝朝

梁王以魏北海王顥爲魏王遣東宮直閤將軍陳慶

之將兵送之還北顥克梁國以陳慶之爲衛將軍徐
州刺史引兵而西楊昱擁衆七萬據榮陽慶之攻之
未拔顥遣人說昱使降昱不從元穆與驃騎將軍爾
朱吐沒兒將大軍前後繼至梁士卒皆恐慶之解鞍
秣馬諭將士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畧地實爲不少君
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亦無筭矣天穆之衆皆是仇
讎我輩衆纔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唯有必
死乃可得生耳虜騎多不可與之野戰當及其未盡
至急攻取其城而據之諸君勿或狐疑自取屠膾乃
鼓之使登城將士即相帥蟻附而入癸酉拔榮陽執

楊昱

魏楊侃 莊帝朝

爾朱榮與顥相持於河上慶之守北中城顥自據南
岸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陰與榮通謀求破橋
立効榮引兵赴之及橋破榮應接不逮顥悉屠之榮
悵然失望又以安豐王延明緣河固守而北軍無船
可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黄門郎楊侃曰大王發并
州之日已知夏州義士之謀指來應之乎爲欲廣施
經畧匡復帝室乎夫用兵者何嘗不散而更合瘡愈
更戰況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事不諧而衆謀頓廢

乎今四方顒顒視公此舉若未有所成遽復引歸民
情失望各懷去就勝負所在未可知也不若徵發民
材多爲桴筏間以舟揖緣河布列數百里中皆爲渡
勢首尾既遠使顥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伏
波將軍正平楊檦與其族居馬渚自言有小船數艘
求爲鄉導戊辰榮命車騎將軍爾朱兆與大都督賀
拔勝縛材爲筏自馬渚西硤石夜渡襲擊顥子領軍
將軍冠受擒之延明之衆聞之大潰顥率麾下南走
慶之收衆東還

魏侯淵 莊帝朝

魏爾朱榮使大都督侯淵討韓樓於薊配卒甚少騎止七百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須爲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内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

魏賀拔岳　莊帝朝

萬俟醜奴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武衛將軍賀拔岳討之醜奴自將其衆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仵自武功南渡渭攻圍趣柵爾朱天光使賀拔岳將千騎救之菩薩等已拔柵而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率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菩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菩薩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語卿何人也射殺之明日復引百餘騎隔水與賊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之處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爲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半度岡東岳還兵擊之賊兵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度渭北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

魏宇文泰　閔帝朝

爾朱天光之東下也留其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欲與之俱東賀拔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以應高歡計未有所出宇文泰謂岳曰今天光尚近悅未必有貳心若以此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爲王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

悅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泰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俱襲長安泰帥輕騎爲前驅顯壽棄城走追至華陰擒之歡以岳爲關西行臺

又　武帝修朝

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爲前驅陳於印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渡河掩高歡勞弊帝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他變椿若渡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帝遂勅椿停行椿歎曰頃熒

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搆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宇文泰聞之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便擊之而王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矣丙午歡引軍渡河丁未帝西奔長安

又 文帝朝

東魏丞相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敖曹趣上洛大都督竇泰趣潼關是歲魏關中大饑人相食死者什七八東魏丞相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魏丞相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掎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

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竇泰常爲前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脫有蹉跌悔何及也不如分兵禦之丞相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灞上今大舉而來謂吾亦當自守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克賊雖作浮橋未能徑渡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行臺左丞蘇綽中兵叅軍代人達奚武亦以爲然庚戌丞相泰還長安諸將意猶異同丞相泰隱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

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決勝丞相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辛亥謁魏主而潛軍東出癸丑旦至小關竇泰猝聞軍至自風陵度丞相泰出馬牧澤擊竇泰大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傳首長安丞相歡以河冰薄不得赴救撤浮橋而退

沙苑之戰 魏文帝朝 東魏靜帝朝

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相泰所將將士不滿

萬人館穀於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敖曹遂圍恒農歡右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渡河侯景曰今玆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丞相泰遣使戒華州刺史王羆羆與使者曰老羆當道卧貉子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

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卽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泰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耻失竇泰愎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爲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

遺類泰遣須昌縣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灋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癸巳引兵會之候騎告歡軍且至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太安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譬如猘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

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鬬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泰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絶爲二遂大破之高歡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丞相泰追歡至河上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植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

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爲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

東魏高季式 補帝紀

東魏濟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鎧仗皆備濮陽民杜靈椿等爲盜聚衆近萬人攻城剽野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擊陽平賊路文徒等悉平之於是遠近肅清或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畿內之郡不奉詔命又不侵境何急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與

國家同安共危豈有見賊而不討乎且賊知臺軍猝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兵擊之乘其無備破之必矣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印山之戰（魏文帝朝 東魏靜帝朝）

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叛降魏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仲密以太子少傅李遠爲前驅至洛陽遣開府儀同三司于謹攻柏谷拔之三月壬申圍河橋南城東魏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瀍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

岸橋遂獲全歡渡河據印山爲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瀍曲夜登印山以襲歡候騎白歡曰賊距此四十餘里蓐食乾飯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陣以待之戊申黎明泰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爲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虜魏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等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軍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泰泰窘謂樂曰汝非彭樂耶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何不急還營收汝

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之并數以沙苑之敗舉刃將下者三噤齘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爲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也命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明日復戰泰爲中軍中山公趙貴爲左軍領軍若于惠等爲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爲懷州刺史若死用

爾子興慶曰兒少願用兄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執槊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槊刃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徽從傍射勝中其二騎武衛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貴大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刀而還如是數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

若不能殺賊又不爲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干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馬顧命廚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泰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陜泰遣開府儀同三司奚達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壹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爲

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鋒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

胡三省曰卭山之戰盖俱傷而兩敗宇文泰雖力屈而遁高歡之氣亦衰矣安敢復深入乎

魏韋孝寬 文帝朝

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

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爲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孤虛法聚攻其北北天險也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禽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幷欲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遥割之松麻俱落敵

又於城四面穿地爲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於崩處竪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倉曹參軍祖珽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珽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

公賞絹萬匹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准此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共七萬人共爲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十一月庚子解圍去

梁羊侃 武帝朝

侯景反引兵臨江江上鎮戍相次啓聞上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景將濟慮王質爲梗使諜覘之會臨川太

守陳昕啓稱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上以昕爲雲旗將軍代質戍采石徵質知丹陽尹事質去采石而昕猶未下渚諜告景云質已退景使折江東樹枝爲驗諜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己酉自橫江濟于采石是夕朝廷始命戒嚴

梁傅岐 武帝朝

陳昕爲侯景所擒景與之極飲使昕收集部曲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儀同三司范桃棒囚之昕因說桃棒使帥所部襲殺王偉宋子仙詣城降桃棒從之潛遣昕夜縋入城上大喜勅鐫銀券賜桃棒曰事定之

日封汝河南王卽有景衆并給金帛女樂太子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太子召公卿會議朱异傅岐曰桃棒降必非謬桃棒既降賊景必驚乘此擊之可大破也太子曰吾堅城自守以俟外援援兵既至賊豈足平此萬全策也今開門納桃棒桃棒之情何易可知萬一爲變悔無所及社稷事重須更詳之异曰殿下若以社稷之急宜納桃棒如其猶豫非异所知太子終不能決桃棒又使昕啓曰今止將所領五百人若至城門皆自脫甲乞朝廷開門賜容事濟之後保擒侯景太子見其懇切愈疑之

朱异撫膺曰失此社稷事去矣俄而桃棒爲部下所告景拉殺之

文蔚曰朱异悞梁事至此而猶使之在側何也然异邪謀則聽智謀則不聽豈非天耶吾著傅岐而削异益深恨异也

又 武帝朝

景衆亦饑抄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又聞荊州兵將至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不可卒拔援兵日盛吾軍乏食若僞求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援軍必

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繕脩器械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也景從之遣其將任約于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復先鎭太子以城中窮困白上請許之上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不戰宜且許其和更爲後圖上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卻援軍耳戎狄獸心必不可信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爲質上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爲侍

中出質於景又勅諸軍不得復進既盟而景長圍不解專修鎧仗託云無船不得卽發

魏楊忠 文帝朝

魏楊忠圍安陸柳仲禮馳歸救之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猝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可克克仲禮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定也乃選騎二千銜枚夜進敗仲禮於漴頭獲仲禮盡俘其衆馬岫以安陸降於忠

魏于謹 恭帝朝

魏遣柱國常山公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入寇冬十月壬戌發長安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如之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楊上策也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軍中策也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

周楊忠 明帝朝

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齊主昏虐滋甚懼爲自全之計密令所親中兵參軍裴藻託以私假間行入關請降于周周遣柱國達奚武大將軍楊忠帥騎士五千迎消難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三遣使報消難皆不報去虎牢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城四面峭絕但聞擊柝聲武親來麾數百騎西去忠勒餘騎不動俟門開而入馳遣召武齊鎭城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城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物以

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爲殿至洛南皆解鞍而臥齊衆來追至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已而果然乃徐引還武歎曰達奚武自謂天下健兒今日服矣周以消難爲小司徒鎮城即防城大都督之任東城虎牢城之東偏也

周賀若敦 武帝邕朝

江陵之陷也巴湘之地皆入於周周使梁人守之陳太尉侯瑱等將兵逼湘州賀若敦將步騎救之乘勝深入軍於湘川九月乙卯周將獨孤盛將水軍與敦俱進會秋水汎溢盛敦糧援斷絕分軍抄掠以供資

費敦恐瑱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爲土聚覆之以米召旁村人陽有訪問隨卽遣之瑱聞之良以爲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爲久留之計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先是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敦乃別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畏船不上然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降者瑱猶謂之詐並拒擊之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渡江敦乃勒衆而還

北齊盧叔虎 昭帝演朝

齊主問時務於盧叔虎叔虎請伐周曰彼强我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干戈不息未能幷吞者此失於不用强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鎭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稍蠶食其河東之地日使窮蹙若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足爲我敵所損糧

食咸出關中我軍士年別一代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來往實自艱難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帝深善之

周韋孝寬 武帝邕朝

離石以南生胡數爲抄掠而居於齊境不可誅討孝寬欲築城於險要以制之乃發河西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儀同三司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懼不敢前孝寬曰計此城十日可畢城距晉州四百餘里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設使晉州徵兵二日方

集謀議之間自稽二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寛使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縱火齊人以為軍營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

周趙文表 武帝邕朝

周梁州恒稜獠叛總管長史南鄭趙文表討之諸將欲四面進攻文表曰四攻之獠無生路必盡死以拒我未易可克今吾示以威恩為惡者誅之從善者撫之善惡既分破之易矣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時有從軍熟獠多與恒稜親識即以實報之恒稜猶豫未决

文表軍已至其境獠中先有二路一平一險有獠帥數人來見請為鄉導文表曰此路寛平不須為導卿但先行慰諭子弟使來降也乃遣之文表謂諸將曰獠帥謂吾從寛路而進必設伏以邀我當更出其不意乃引兵自險路入乘高而望果有伏兵獠既失計爭帥衆來降文表皆慰撫之仍徵其租税無敢違者周人以文表為蓬州刺史

北齊源文宗 後王朝

陳伐齊齊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畧救秦州趙彦深私問計於秘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侏張遂至於此弟往為秦涇刺史悉江淮間情事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為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且琳之於頊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為彦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齊兵卒敗尉破胡走

破胡之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之俱琳曰吳兵甚鋭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鬭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僅免

北齊祖珽 後王朝

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祖珽為刺史命不閉城門禁人不得出衢路城中寂然反者不測其故疑人走城空不設備珽忽令鼓譟震天反者皆驚走既而復結陳向城珽令録事參軍王君植將兵拒之自乘馬臨陳左右射反者先聞其盲謂其必不能出忽見之大驚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珽且

戰且守十餘日反者竟散走

周于翼 武帝朝

周高祖謀伐齊命邊鎮益儲偫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修守禦柱國于翼諫曰疆埸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

北齊高阿那肱 後主朝

周主欲薄齊師礙塹而止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主謂高阿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不過十萬病傷及繞城樵爨者復三分居一

昔攻玉壁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時邪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撮許賊馬上刺取擲著汾水中耳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爲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於是塡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齊師大潰齊主奔高梁橋

周梁士彥 武帝朝

周主入平陽以將士疲弊欲引還梁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散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執其手曰余得晉州爲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大事不成朕無前憂唯慮後變汝善爲我守之遂帥諸將追齊師諸將固請西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乃不敢言

周宇文忻 武帝朝

周主攻晉陽東門際昏遂入之延宗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師大亂周主僅得免時齊人旣捷入坊飲酒盡醉卧延宗不復能整周主出城饑甚欲遁去諸將亦多勸之還宇文忻勃然進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僞主奔波關東響震自古行兵未有若斯之盛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丈夫當

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齊王憲柱國王誼亦以爲去必不免段暢等又盛言城內空虛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辛酉旦還攻東門克之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

北齊高孝珩 後主朝

齊主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湝將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幷州獨孤永業將洛州道兵入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將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逃潰又請出宮人珍寶賞將士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主

親勞將士爲之撰辭且曰宜忼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王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輩何急皆無戰心

北齊高勱 後主朝

是時人情恟懼莫有鬬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高勱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以戰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王不能用

陳蕭摩訶 宣帝朝

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周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沈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恟懼譙州刺史蕭摩訶言於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距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必爲虜矣明徹奮髯曰搴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走不得達衆潰爲周人所執

陳毛喜 宣帝朝

初帝謀取彭汴以問五兵尚書毛喜對曰淮左新平邊民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且棄舟檝之工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臣愚以爲不若安民保境寢兵結好斯久長之術也及明徹敗帝謂喜曰卿言驗於今矣

周宇文忻 靜帝朝

尉遲迥與韋孝寬大戰迥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行軍總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

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城破迥自殺

周于仲文 靜帝朝

迥將席毘羅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毘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至金鄉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以爲檀讓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其城仲文曰此城乃毘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自歸如卽屠之彼望絶矣衆皆稱善於是毘羅恃

與衆薄官軍仲文設伏擊之毘羅衆大潰

隋高熲 文帝朝

隋王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若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王用其策陳人始困

陳蕭摩訶 後主朝

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將兵逆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陳主召摩訶任忠於內殿議軍事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兵足食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睺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

隋賀若弼 文帝朝

平陳後弼撰平陳七策上於朝其一請廣陵屯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爲常便不復疑我乃進兵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諠譟及兵臨江陳人以爲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於瀆內使陳人覘知以爲內國無船其四積葦荻於楊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渡乃卒通瀆於江其五塗戰船以黃與枯荻同色使陳人不覺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死地遂一戰而勝其七臣平京口俘五千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勑書命別道宣諭是以大兵渡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皆悉平定也

隋來護兒 文帝朝

越州高智慧舉兵反智慧據浙江東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素擊之總管南陽來護兒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宜嚴陳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從之

護兒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燄漲天賊顧火而懼素因縱兵奮擊大破之賊遂潰智慧逃入海

隋楊義臣　煬帝朝

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代人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徑喬鍾葵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晡後義臣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葵軍不知以為伏兵發因而奔潰義臣縱擊大破之

隋劉方　煬帝朝

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劉方擊走之師度闍黎江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以兵挑之既戰偽北林邑逐之象多陷地顛躓轉相驚駭軍遂亂方以弩射象象却走蹂其陳因以銳師繼之林邑大敗俘馘萬計方引兵追之屢戰皆捷

隋李密　煬帝朝

先是楊玄感陰遣家僮至長安召李密及弟玄挺赴黎陽及舉兵密適至玄感大喜以為謀主謂密曰子

常以濟物為己任今其時矣計將安出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彊胡中間一道理極艱危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據臨渝之險扼其咽喉歸路既絕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月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為意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精銳晝夜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

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

又　煬帝朝

玄感解東都圍引兵西趣潼關宣言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玄感以為然弘農太守蔡王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也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

不出一旬可以成擒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之玄感怒留攻之李密諫曰公今詐衆西入軍事貴速況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攻之燒其城門智積於內益火玄感兵不得入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閿鄉宇文述衛文昇來護兒屈突通等軍及於皇天原玄感戰敗走死

隋張須陁 煬帝朝

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齊郡丞張須陁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

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信及歷城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陁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燄漲天明月奔還須陁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

隋楊義臣 煬帝朝

帝遣大僕卿楊義臣討張金稱金稱營於平恩東北義臣引兵直抵臨清之西據永濟渠爲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營西義臣勒兵擐甲約與之戰既而不出日暮金稱還營明日復來如是月餘義臣竟不出金稱以爲怯屢逼其營詈辱之義臣乃謂金稱曰汝明旦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二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即入擊其累重金稱聞之引兵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月餘楊善會討擒殺之

隋裴仁基 皇泰主朝

密既破宇文化及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

乘其弊擊密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仍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會陳智畧樊文超單雄信等皆請決戰密惑於衆議遂出兵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譟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

續南北朝 十三則

宋檀道濟

初檀道濟伐匈奴大衆未集而爲虜所圍數重是時道濟兵力甚寡軍中大懼道濟令士卒悉解甲勿動既而道濟白服乘輿徐出向圍以長策爲虜所憚虜相與謀曰檀公今居死地卽白服在軍猶不懼此伏兵誘我也遂不敢戰

宋沈慶之 文帝朝

宋文帝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並勸之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

師文帝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者惟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卽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文帝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文帝大笑太子劭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文帝皆不從

宋柳元景 文帝朝

詔以柳元景爲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等攻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崤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惟著絳納兩當衫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

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塹死者甚衆遂克陝城龐法起等進攻潼關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蠭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欵文帝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

拓跋英庚域 齊明帝魏文帝朝

齊明帝建武二年魏王之在鍾離也梁州刺史拓跋英請以州兵會擊漢中許之齊梁州刺史蕭懿遣步將尹紹祖等將兵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帥賤莫相統一我選精卒并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

營四營皆走矣乃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乘勝長驅進逼南鄭懿遣其將姜脩擊英英掩擊盡獲之將還齊軍繼至將士已疲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然後整列而前齊軍疑有伏遷延引退英追擊破之遂圍南鄭禁將士毋得侵暴遠近悅服爭供租運懿嬰城自守圍數十日城中恟懼參軍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廼安會魏主召英還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為後拒遣使與懿告別懿以為詐英去二日乃遣將追之英下馬與戰懿兵不敢逼而返

魏邢巒 宣武朝

世宗詔中山王英乘勝平蕩東南逐北至馬頭攻拔之城中粮儲魏悉遷之歸北議者咸曰魏運米北歸當不復南向梁武帝曰不然此必欲進兵為詐計耳乃命修鍾離城敕昌義之為戰守之備英進圍鍾離魏世宗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以為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粮難守況殺士卒以攻之乎若臣愚見謂宜修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江東之釁不患其無詔曰濟淮掎角事如前敕何容猶爾盤桓方有此請可速進軍巒又表以為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為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未可知若正欲以八十日粮取鍾離城者臣未之前聞也彼堅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士卒自弊若遣臣赴彼從何致粮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何方取濟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若信臣言願賜臣停乃召巒還更命鎮東將軍蕭寶寅與英同圍鍾離城北沮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為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楊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粮運城中衆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頹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魏世宗召英使還賜詔曰彼土蒸濕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英猶表稱必克

武帝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城中知有外援勇氣百倍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

湛僧智 梁武帝魏明帝朝

梁武帝大通元年梁將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元顯伯救之梁司州刺史夏侯夔引兵助僧智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東兵而出吏民安堵顯伯宵遁梁軍追之斬獲萬計

司馬光曰湛僧智可謂君子矣忘其積時攻戰之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已之短不掩人之長成功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

陳慶之 梁武帝魏明帝朝

梁武帝大通元年梁領軍曹仲宗東宮直閤陳慶之攻魏渦陽詔尋陽太守韋放將兵會之魏散騎常侍費穆引兵奄至放營壘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免冑下馬據胡床處分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兵遂退放叡之子也魏又遣將軍元昭等衆五萬救

渦陽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陳慶之欲逆戰韋放以魏之前鋒必皆輕銳不如勿擊待其來至慶之曰魏兵遠來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諸君若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帥麾下二百騎進擊破之魏人驚駭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背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將士疲敝聞魏人欲築壘於軍後曹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議引軍還慶之杖節軍門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極多今諸軍皆無鬬心惟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抄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今日犯者當依敕行之仲宗等乃止魏人作十三城欲以控制梁軍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城渦陽城主王緯乞降韋放簡遣降者三十餘人分報魏諸營慶之陳其俘馘鼓譟隨之九城皆潰追擊之俘斬略盡屍咽渦水

金墉之戰 魏文帝東魏孝靜帝朝

梁武帝大同四年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魏獨孤信于金墉高歡率大軍繼之魏王與宇文泰俱東李弼達奚武帥千騎爲前驅泰至穀城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侯景不能

止遂與朱渾道元以千騎前進夜遇李弼達奚武於孝水貸文走弼追斬之道元單騎獲免悉俘其衆泰進軍瀍東侯景等夜解圍去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為陳北據河橋南屬邙山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墮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因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東魏兵北走高敖曹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河陽追者斬之高歡聞之喪膽泰賞斬敖曹者布絹

萬段歲歲稍與之比及周亾猶未能足魏又殺東魏將宋顯等虜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死者以萬數是日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魏諸軍戰不利燒營而歸留儀同三司長孫子彦守金墉王思政舉稍陷陳被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兵思政每戰常著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蔡祐下馬步鬬帥左右十餘人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圍之十餘重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祐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却祐徐引還

侯景 東魏孝靜帝剌

梁武帝太清元年東魏慕容紹宗擊侯景輜重數千兩馬數千匹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之曰公等為欲送客為欲定雌雄邪紹宗曰欲與公決勝負遂順風布陳景閉壘俟風止乃出紹宗曰侯景多詭計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遂敗紹宗墜馬儀同三司劉豐生被傷顯州刺史張遵業為景擒紹宗豐

生俱奔譙城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也君輩試犯之光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渡渦水二人軍於北光輕騎射之景臨渦水謂光曰爾求勳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父友何為射我汝豈自解不渡水南慕容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胷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顯既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儀同三司段韶夾渦水而軍潛於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而却走草濕火不復然

梁羊侃 武帝朝

梁武帝太清二年梁臨賀王正德叛引侯景兵渡江梁王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羊侃副之軍旅指撝一決於侃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景縱火燒諸門侃使鑿門上為竅下水沃火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俄盡景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觀之車動果倒景又東西起土

山以臨城侃命為地道潛引土山不能立及於城內築土山以應之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令多擲火為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

梁陳霸先 孝元帝朝

梁孝元帝承聖元年二月湘東王繹遣大都督王僧辨江州刺史陳霸先討侯景諸軍發尋陽舳艫數百里陳霸先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自南江出湓口會僧辨於白茅灣築壇歃血共讀盟文流涕慷慨使侯瑱襲南陵鵲頭二戍克之僧辨等至蕪湖景聞之懼

侯子鑒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景遣人助之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若得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辨停軍蕪湖十餘日景黨大喜告景曰西師畏吾之強將退矣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鑒為水戰之備僧辨至姑孰子鑒帥步騎挑戰又以鵃䑼千艘載戰士僧辨令細船皆退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僅以身免景大懼僧辨督諸軍乘潮入淮景寨淮口緣淮作城十餘里中樓堞相接

僧辨問計於陳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渡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敗我師徒今圍石頭須渡北岸諸將若不當鋒霸先請先往立柵乃進於石頭西落星山築柵衆軍次連八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自帥侯子鑒等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僧辨進軍招提寺北景帥衆萬人鐵騎八百餘匹陣於西州之西霸先曰我衆賊寡應分其兵勢以強制弱何故聚其鋒銳令致死於我命諸將分處置兵景衝官軍官軍小縮霸先遣將軍徐度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景

兵乃却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辨以大
軍繼進景兵敗入柵其將盧暉略以石頭降僧辨入
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棄矟執刀左右
衝陣陣不動衆遂大潰諸軍逐北至西明門景至闕
下不敢入臺與其黨數人東走

隋竇建德 煬帝朝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帝詔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
精兵三萬討李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
所過盜賊隨便誅翦世雄行至河間軍於七里井竇
建德士衆惶懼悉拔諸城南遁聲言還入豆子䴚世

雄以爲畏已不設備建德謀還襲之去世雄營百四
十里建德帥敢死士二百八十人先行令餘衆續發
建德與衆約曰夜至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未至一
里所天欲明建德惶惑議降會天大霧咫尺不辨建
德喜曰天賛我也遂突入其營擊之世雄士卒大亂
皆騰柵走世雄不能禁與左右數十騎遁歸涿郡慙
恚發病卒建德遂圍河間

隋王世充 皇泰主朝

李密以東都兵數敗謂朝夕可平王世充嘗以十、治械
陰圖取密隋軍乏食密軍少衣世充請交易密難之

邴元眞等勸密許之先是東都人多歸密既得食降
者益少密悔而止密破宇文化及還良馬多死士卒
疲病世充欲乘獘擊之恐人心不一乃詐稱左軍衛
士有夢周公令其宣意於世充當勒兵相助擊賊乃
爲周公立廟每出兵輒先祈禱令巫宣言周公欲令
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即兵皆疫死軍中多楚
人信妖言皆請戰世充簡練精銳出師擊密密留王
伯當守金墉邴元眞守洛口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
邙山以待之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力而至
洛下必虛可簡精兵三萬傍河西以逼東都世充還

我且按甲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
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也
決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固守蓄力以待
之計日可破既而諸將欲戰者什七八又惑而從之
仁基苦爭不得乃歎曰公後必悔之魏徵亦言於長
史鄭頲曰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多死戰士心怠難
以應敵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戰未若深溝高壘以拒
之不過旬月世充必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頲曰此
老生之常談爾徵曰此乃奇策何謂常談拂衣而起
密輕世充不設壁壘世充夜遣騎潛入北山伏谿谷

中命軍士秣馬蓐食與衆决死生誓遲明薄密密兵未及成列世充縱擊之世充士卒皆江淮剽虜出入如飛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引過陣前譟曰已獲李密矣士卒皆歡呼伏兵乘高馳下密衆大潰馳向洛口元真意先叛密至是遣人潛與世充通單雄信亦降於世充密自度不能支帥輕騎奔虎牢王伯當亦棄金墉保河陽密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運黎陽以圖進取諸將曰兵新失利衆皆危懼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衆也衆既不願孤道窮矣諸軍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衆咸曰然從

密入關者二萬人於是密之將帥州縣多降於隋

省括編卷之二十 終

省括編卷之二十一

明　都諫錢塘沈大壽編緝
　　侍御仁和楊廷鍔校梓

兵類唐 八十八則

唐高祖 隋煬帝朝

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爲盟主使祖君彥復書曰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自唯虛薄爲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且欲使淵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內面結盟約淵得書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

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絶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奬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皐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鷸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

唐太宗 隋煬帝朝

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等曰宋老生屈突通連兵據險未易猝下李密雖云連和姦謀難測突厥貪而無信唯利是視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義兵家屬在焉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

舉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之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畧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何以自全李建成亦以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暮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時右軍嚴而未發世民乃與

建成夜追左軍復還

又 隋煬帝朝

辛巳出東南由山足細道趨霍邑淵恐宋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爲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曰汝測之善老生不能逆戰賈胡吾知其無能爲也淵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自東門南門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趣召後軍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

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陳於城東世民陳於城南淵建成戰小却世民與軍頭臨淄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陳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兩刀皆缺流血滿袖灑之復戰淵兵復振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淵兵先趣其門門閉老生下馬投塹劉弘基就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

徐洪客 隋煬帝朝

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

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太宗 隋煬帝朝

淵率諸軍圍河東屈突通嬰城自守將佐復推淵領太尉增置官屬淵從之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恃通爲援通敗長安必破矣李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順之衆鼓行

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阻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軍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華陰京兆諸縣多遣使請降

呂子臧 唐高祖朝

鄧州刺史呂子臧與撫慰使馬元規擊朱粲破之子臧言於元規曰粲新敗上下危懼請併力擊之一舉可滅若復遷延其徒稍集力彊食盡致死於我爲患方深元規不從子臧請獨以所部兵擊之元規不許既而粲收集餘衆兵復大振自稱楚帝改元昌達進攻鄧州子臧撫膺謂元規曰老夫今日坐公死矣粲圍鄧州會霖雨城壞所親勸子臧降子臧曰安有方伯降賊者乎帥麾下赴敵而死俄而城陷馬元規亦死

太宗 高祖朝

秦王世民至高摭薛仁杲使宗羅睺將兵拒之羅睺數挑戰世民堅壁不出諸將咸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

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杲糧盡其將梁胡郎等帥所部來降世民知仁杲將士離心命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梁實守險不出營中無水人馬不飲者數日羅睺攻之甚急世民度賊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遲明使右武侯大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羅睺併兵擊之玉戰幾不能支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引兵還戰世民帥驍騎數千先陷陳唐兵表裏奮擊呼聲動地羅睺士卒大潰斬首數千級世民帥二千餘騎追之竇軌叩馬苦諫曰仁杲猶據堅城雖破羅睺未可輕進請且按兵以觀之世民曰吾慮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舅勿復言遂進仁杲陳於城下世民據涇水臨之仁杲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陳來降仁杲懼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軍繼至遂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杲計窮己酉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輕騎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之人將驍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

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摭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

盛彥師 高祖朝

右翊衛將軍史萬寶鎭熊州謂行軍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也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公以何策能爾彥師曰兵法尚詐不可爲公言之卽帥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弓弩夾路乘高刀楯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問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既度陜以爲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南山出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密及伯當俱傳首長安

安興貴 高祖朝

李軌將安脩仁兄興貴在長安表請說軌諭以禍福上曰軌阻兵恃險連結吐谷渾突厥吾興兵擊之尚恐不克豈口舌所能下乎興貴曰臣家在涼州奕世豪望爲民夷所附弟脩仁爲軌所信任子弟在機近者以十數臣往說之軌聽臣固善若其不聽圖之肘腋易矣上乃遣之興貴至武威軌以爲左右衛大將軍興貴乘間說軌曰涼地不過千里土薄民貧今唐起太原取函秦宰制中原戰必勝攻必取此殆天啓非人力也不若舉河西歸之則竇融之功復見於今日矣軌曰吾據山河之固彼雖彊大若我何汝自唐來爲唐遊說耳興貴謝曰臣聞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臣闔門受陛下榮祿安肯附唐但欲效其愚慮可否在陛下耳於是退與脩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出戰而敗嬰城自守興貴徇曰大唐遣我來誅李軌敢助之者夷三族城中人爭出就興貴軌計窮與妻子登玉女臺置酒爲別庚辰興貴執之以聞

太宗 高祖朝

竇建德水陸並進泛舟運糧泝河西上遣使與王世克相聞先是建德遺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王世克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克保據東都府庫克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鋭卽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爲

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衆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愼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皐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王就縛矣世民善之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曰吾兵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惰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彊氣勢自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彊何弊之承吾計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時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趣鞏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

又　高祖朝

竇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留屯累月戰數不利將士思歸丁巳秦王世民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又破之獲其大將軍張青特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更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則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二則拓地收衆形勢益彊三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爲今之策無以易此建德將從之而王世充遣使告急相繼於道王琬長孫安世朝夕涕泣請救洛陽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以撓其謀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其言豈可用也建德乃謝敬曰今衆心甚銳天贊我也因之決戰必將大捷不得從公言敬固爭之建德怒扶出其妻曹氏謂建德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何憂不解若頓兵於此老師費財欲求成功在於何日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吾來救鄭鄭今倒懸亡在旦夕吾乃捨之而去是畏敵而棄信也不可秦王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形勢因留馬千餘匹牧於河渚以誘之夕還武牢己未建德果悉衆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陳亘二十里

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將數騎升高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甲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輕唐軍遣三百騎涉汜水距唐營一里所止遣使與世民相聞曰精選銳士數百與之劇世民遣王君廓將長槊二百以應之相與交戰乍進乍退兩無勝負各引還王琬乘隋煬帝驄馬鎧仗甚鮮迥出陳前以誇衆世民曰彼所乘真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世民止之曰豈可以一馬

喪猛士敬德不從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直入其陳擒琬引其馬馳歸衆無敢當者世民使召河北馬待其至乃出戰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及至陳前陳果動世民曰可擊矣時河渚馬亦至乃命出戰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陳建德羣臣方朝謁唐騎猝來朝臣趨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兵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却進退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迫

退依東陂竇抗引兵擊之戰小不利世民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淮陽王道玄挺身陷陳直出其後復突陳而歸再入再出飛矢集其身如蝟毛勇氣不衰射人皆應弦而仆世民給以副馬使從己於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世民帥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卷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建德中槊竄匿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逐之建德墜馬士讓援槊欲刺之建德曰勿殺我我夏王也能富貴汝武威下擒之載以從馬來見世民世民讓之曰我自討

王世充何預汝事而來越境犯我兵鋒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所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之使還鄉里

李靖 高祖朝

蕭銑之罷兵營農也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文士弘敗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趙郡王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

併力死戰楚兵剽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衆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軍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楫使塞江而下援軍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孝恭勒兵圍江

陵銑內外阻絕下令開門出降

封德彝 高祖朝

突厥頡利可汗將十五萬騎入鴈門寇并州命太子建成秦王世民禦之唐王謂羣臣曰和戰孰利鄭元璹曰戰則禍深不如和利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以爲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

劉世讓 高祖朝

劉世讓除廣州總管將之官上問以備邊之策世讓對曰突厥比數爲寇良以馬邑爲之中頓故也請以勇將戍崞城多貯金帛募有降者厚賞之數出騎兵掠其城下蹂其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無所食必降矣上然其計曰非公誰爲勇將即命世讓戍崞城馬邑人多不願屬突厥高滿政說苑君璋盡殺突厥戍兵降唐君璋不從滿政因衆心所欲夜襲君璋君璋覺之亡奔突厥滿政殺君璋之子及突厥戍兵二百人而降

柴紹 高祖朝

柴紹與吐谷渾戰爲其所圍虜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紹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之駐弓矢相與

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遣精騎出虜陳後擊之虜衆大潰

李靖 高祖朝

先是輔公祏遣其將馮慧亮陳當世將舟師三萬屯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將步騎三萬屯青林山仍於梁山連鐵鎖以斷江路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次硤石慧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遣奇兵絕其糧道慧亮等軍乏食夜遣兵薄孝恭營孝恭堅臥不動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慧

亮等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潰慧亮等自降矣孝恭將從其議李靖曰公祏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所自將亦不爲少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公祏保據石頭豈易取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慧亮躡吾後腹背受敵此危道也慧亮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祏立計使之持重欲以老我師耳我今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也孝恭然之使羸兵先攻賊營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之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孝恭靖乘勝逐北轉戰

百餘里博山青林兩戍皆潰慧亮正通等遁歸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李靖兵先至丹陽公祏大懼擁兵數萬棄城東走欲就左遊仙於會稽李世勣追之公祏夜宿常州其將吳騷等謀執之公祏覺之棄妻子獨將腹心數十人斬關走至武康爲野人所攻執公祏送丹陽梟首分捕餘黨悉誅之江南皆平

太宗 [illegible]

是時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連營南上秦王世民引兵拒之會關中久雨糧運阻絶士卒疲於征役器械頓弊朝廷及軍中咸以爲憂世民與虜遇於豳州勒兵將戰已卯可汗帥萬餘騎奄至城西陳於五隴阪將士震恐世民謂元吉曰今虜騎憑陵不可示之以怯當與之一戰汝能與我俱乎元吉懼曰虜形勢如此奈何輕出萬一失利悔可及乎世民曰汝不敢出吾當獨往汝留此觀之世民乃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爲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鬭獨出與我鬭若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頡利不之測笑而不應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突利亦不應世民又前將渡溝水頡利

見世民輕出又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須度我無他意更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却是後霖雨益甚世民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彌時筋膠俱解弓不可用彼如飛鳥之折翼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以逸制勞此而不乘將復何待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世民又遣說突利以利害突利悅聽命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遣突利與阿史那思摩來見世民請和親世民許之思摩頡利之從叔也突利因自託於世民請結爲兄弟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

又太宗諛

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頡利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算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深入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請禮遣之上曰我今遣還虜謂我畏之愈肆憑陵乃囚思力於門下省上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

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麾諸軍使却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籌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閉門拒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曜軍容使知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入我地既深必有懼色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上即日還宮乙酉又幸

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於上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請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衆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勢如拉朽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歸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既深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韜戈啗

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驕惰不復設備然後養威伺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矣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

太宗

帝伐高麗進軍白巖城李思摩中弩矢上親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白巖城請降既而中悔上怒其反覆攻之令軍中曰得城當悉以人物賞戰士六月復請降上將受之李世勣謂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上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

其妻孥朕所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世勣乃退上受其降以爲巖州

對盧 唐太宗朝

高麗北部褥薩延壽惠眞師高麗靺鞨兵十五萬救安市上謂侍臣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爲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靺鞨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内芟羣雄外

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内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戰敗請降

李道宗 太宗朝

初高麗靺鞨合兵爲陳長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上不應

太宗

上之克白巖也謂李世勣曰吾聞安市城險而兵精其城主材勇莫離支之亂城守不服莫離支擊之不能下因而與之建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則鼓行而取建安耳上曰以公爲將安得不用公策勿誤吾事世勣遂攻安市安市人望見上旗蓋輒乘城鼓譟上怒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女皆阬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高延壽高惠眞請於上曰奴既委身大國不

敢不獻其誠欲天子蚤成大功奴得與妻子相見安市人顧惜其家人自爲戰未易猝拔今奴以高麗十餘萬衆望旗沮潰國人膽破烏骨城褥薩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當道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言張亮兵在沙城召之信宿可至乘高麗兇懼併力拔烏骨城度鴨綠水直取平壤在此舉矣上將從之獨長孫無忌以爲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虜衆猶十萬若向烏骨皆躡吾後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後長驅而進此萬全之策

也上乃止諸軍急攻安市上聞城中雞彘聲謂李世勣曰圍城積久城中煙火日微今雞彘甚喧此必饗士欲夜出襲我宜嚴兵備之是夜高麗數百人縋城而下上聞之自至城下召兵急擊斬首數十級高麗退走攻久不下上以遼左蚤寒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勑班師

李靖　太宗朝

車駕還京師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江夏王道宗具陳在駐蹕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也

裴行儉　高宗朝

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匐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吐蕃為寇審禮覆沒干戈未息豈可復出師西方今波斯王卒其子泥洹師為質在京師宜遣使者送歸國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命行儉冊立波斯王仍為安撫大食使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以為已副仍令檢校安西都護初行儉嘗為西州長史及奉使過西州吏人郊迎

行儉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自隨且揚言天時方熱未可涉遠須稍涼乃西上阿史那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諸胡酋長謂曰昔在西州縱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吾獵者諸胡子弟爭請從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為畋獵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閑暇似非討襲續使促召相見都支先與李遮匐約秋中拒漢使猝聞軍至計無所出帥其子弟迎謁遂擒之因傳其契箭悉召諸部酋長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輕齎晝夜進掩遮匐途中獲都支還使與遮匐使者同來行儉釋遮匐使者使先往諭遮匐以都支已就擒遮匐亦降於是囚都支遮匐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留王方翼於安西使築碎葉城

又　高宗朝

裴行儉大破突厥於黑山初行儉行至朔州謂其下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貴詐前日蕭嗣業糧運為突厥所掠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為此謀宜有以詐之乃詐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為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

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岡諸將皆言士卒已安堵不可復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

又 高宗朝

裴行儉軍既還突厥阿史那伏念復自立爲可汗與阿史德溫傳連兵爲寇癸巳以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行儉軍于代州之陘口多縱反間由是阿史那伏

念與阿史德溫傳浸相猜貳伏念留妻子輜重於金牙山以輕騎襲曹懷舜行儉遣裨將何迦密自通漠道程務挺自石地道掩取之伏念敗曹懷舜受賂約和而還比至金牙山失其妻子輜重士卒多疾疫乃引兵北走細沙行儉又使副總管劉敬同程務挺等將單于府兵追躡之伏念請執溫傳以自效然尚猶豫又自恃道遠唐兵必不能至不復設備敬同等軍到伏念狼狽不能整其衆遂執溫傳從間道詣行儉降候騎告以塵埃漲天而至將士皆震恐行儉曰此乃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盜也然受降如受敵不可無備乃命嚴備遣單使迎前勞之少選伏念果帥酋長縛溫傳詣軍門請罪行儉盡平突厥餘黨以伏念溫傳歸京師

王方翼 高宗朝

阿史那車薄圍弓月城安西都護王方翼引軍救之破虜衆於伊麗水斬首千餘級俄而三姓咽麪與車薄合兵拒方翼方翼與戰於熱海流矢貫方翼臂方翼以佩刀截之左右不知所將胡兵謀執方翼以應車薄方翼知之悉召會議陽出軍資賜之以次引出斬之會大風方翼振金鼓以亂其聲誅七十餘人其

徒莫之覺既而分遣裨將襲車薄咽麪大破之擒其酋長三百人西突厥遂平

魏思溫 武后朝

李敬業興兵討武氏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爲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潤爲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自蒸麥飯爲糧伸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

立大功乃更蓄縮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使唐之竒守江都將兵度江攻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彊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

張仁愿 中宗朝

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河上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河北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祈禱牧馬料兵而後度河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絶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阻大河今築城寇境勞人費功終爲虜有仁愿固請不已上竟從之仁愿表留歲滿鎮兵以助其功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悉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爲中城距東西兩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以左玉鈐衛將軍論弓仁爲朔方軍前鋒遊奕使戍諾真水爲邏衛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朔方無復寇掠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三城不置壅門及備守之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不利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

猶應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爲朔方軍總管始築壅門人是以重仁愿而輕元楷

突厥暾欲谷 唐玄宗朝

毗伽可汗欲南入爲寇暾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力尚疲羸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舉毗伽又欲築城并立寺觀暾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與爲敵者正以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爲業人皆習武彊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變更舊俗一朝失利必爲所滅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毗伽乃止

又 唐玄宗朝

突厥寇甘涼等州敗河西節度使楊敬述先是朔方大總管王晙奏請西發拔悉密東發奚契丹期以今秋掩毗伽牙帳於稽落水上毗伽聞之大懼暾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絶遠勢不相及朔方兵計亦不能來此若必能來俟其垂至徙牙帳北行三日唐兵食盡自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王晙之約必喜而先至晙與張嘉貞不相悅

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畯兵不出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既而拔悉密果發兵逼突厥牙帳而朔方及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懼引退毘伽欲擊之暾欲谷曰此屬去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暾欲谷分兵間道先圍北庭因縱兵擊拔悉密衆潰走趨北庭不得入盡為突厥所虜

張守珪 玄宗朝

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帥餘衆築故城板幹裁立吐蕃猝至城中相顧失色莫有鬭志守珪曰彼衆我寡又

瘡痍之餘不可以矢刃相持當以奇計取勝乃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其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脩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瓜州為都督府以守珪為都督

王忠嗣 玄宗朝

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有漆弓百五十斤常貯之橐中以示不用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諜人伺其閒隙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列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為自張仁亶之後將帥皆不及

段秀實 玄宗朝

安西節度使封常清擊大勃律至菩薩勞城前鋒屢捷常清乘勝逐之斥候府果毅段秀實諫曰虜兵羸而屢北誘我也請搜左右山林常清從之果獲伏兵遂大破之受降而還

馬燧 玄宗朝

顏杲卿客使人入范陽招賈循郟城人馬燧說循曰

祿山負恩悖逆雖得洛陽終歸夷滅公若誅諸將之不從命者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使其黨韓朝陽召循朝陽至范陽引循屏語使壯士縊殺之滅其族以別將牛廷玠知范陽軍事史思明李立節將蕃漢步騎萬人擊博陵常山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

李光弼 玄宗朝

史思明等圍饒陽二十九日不下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出井陘己亥至常山常山

圖練兵三千人殺胡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謂思義曰汝自知當死否思義不應光弼曰汝久更陳行視吾此衆可敵思明否今爲我計當如何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登爲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時乃可圖矣思明今在饒陽去此不二百里昨暮羽書已去計其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即移軍入城史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明日未旦先鋒已至思明等繼之合二萬

餘騎直抵城下光弼遣步卒五千自東門出戰賊守門不退光弼命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能當斂軍道北光弼出兵五千爲槍城於道南夾呼沱水而陳賊數以騎兵搏戰光弼之兵射之人馬中矢者大半乃退小憩以俟步兵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晝夜行百七十里至九門南逢壁度憩息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至逢壁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

李萼玄宗朝

加顏眞卿河北采訪使眞卿以張澹爲支使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眞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錢帛於彼以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二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清河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眞卿曰平原兵新集尚未訓練自保恐不足何暇及鄰雖然

借若諾子之請則將何爲乎萼曰清河遣僕銜命於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嘗寇也亦欲觀大賢之明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哉眞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爲萼年少輕慮徒分兵力必無所成眞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爲書說眞卿以爲清河去逆効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彊敵公能無悔乎眞卿大驚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眞卿問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

精兵十萬出崞口討賊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嘗引兵先擊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人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於幽陵郡縣之未下者平原清河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向西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内潰相圖之變矣眞卿曰善命錄事參軍李擇交及平原令范冬馥將其兵會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千人軍于堂邑西南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恭

等將二萬餘人來逆戰三郡兵力戰盡日魏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捕虜千餘人得馬千匹軍資甚衆知泰奔汲郡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潼關之失玄宗朝

安祿山以爲守潼關數月不能進議弃洛陽走歸范陽是時天下以楊國忠驕縱召亂莫不切齒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不能從國忠聞之大懼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路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今始爲逆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

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以扼之利在堅守況賊殘虐失衆兵勢日蹙將有内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上言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招之賊必内潰潼關大軍唯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于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丙戌引兵出關遇乾祐軍會戰大敗翰遂降賊於是河東華陰等防禦使皆弃郡走

張巡肅宗朝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玄宗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懣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

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

李泌 肅宗朝

上問李泌曰今敵強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

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思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勅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

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李光弼 肅宗朝

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團練烏合之衆不滿萬人史思明以為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墼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内壞輒補之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千衛送

之至廣陽別將慕容溢張奉璋邀擊盡殺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人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工三善穿地道賊於城下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圍守

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為備光弼使穿地道周賊營中揞之以木至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

李泌 肅宗朝

李泌請遣安西及西域之衆如前策並塞東北自歸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彊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鋭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春氣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絶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張巡 肅宗朝

尹子奇益兵圍睢陽益急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絶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郎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退還

又 肅宗朝

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於城中積糧至六萬石虢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遠固爭之不能得既而濟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而賊糧運通兵敗復徵睢陽將士死不加益諸軍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鬭遂為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以拒之賊為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豫於城鑿三穴候梯將至於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拄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

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鉤之所及莫不崩陷巡以大木末置連鏁鏁末置大環搨其鉤頭以革車拔之入城截其鉤頭而縱車令去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應投銷鑠賊又於城西北隅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城巡不與爭利每夜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積十餘日賊不知覺因出軍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經二十餘日火方滅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巡亦於內作壕以拒之

僕固懷恩 肅宗朝

庚子諸軍俱發壬寅至長安西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李嗣業爲前軍郭子儀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賊衆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爲賊所乘軍中驚亂賊爭趣輜重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孑遺矣乃肉袒執長刀立於陳前大呼奮擊當其刀者人馬俱碎殺數十人陳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都知兵馬使王難得救其裨將賊射之中眉皮垂鄣目難得自拔箭掣去其皮血流被面前戰不已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之翦滅殆盡賊由是氣索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塡溝塹死者甚衆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追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俶曰賊弃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旦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衆還爲我患悔之無及戰尚神速何明旦也俶固止之使還營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諜至守忠歸仁與

張通儒田乾真皆已遁矣癸卯大軍入西京

李光弼 肅宗朝

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自稱大聖燕王以周摯爲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則無辭以用其衆也魚朝恩以爲不可乃止

又 肅宗朝

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龍

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爲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閑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爲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

初孝德息馬良久因瞋目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狗彘孝德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隄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以歸賊衆大駭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縶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氊裹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

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沉沒賊不勝而去思明耀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司空在乎曰夜

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顥日越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雍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

郭子儀 代宗朝

僕固懷恩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人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也懷

恩本臣偏將雖剽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誅思歸之人劫與俱來耳然皆臣故部曲恐以刃相向乎先驅至奉天諸將皆請擊賊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

楊志烈代宗朝

僕固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河西銳卒盡於此矣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遂將衆擊摧砂堡靈武縣皆下之進攻靈州懷恩聞之自永壽遽歸使蕃渾二千騎夜襲文達大破之士卒死者殆半文達將餘衆歸涼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爲用志烈奔甘州爲沙陀所殺

郭子儀代宗朝

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暮二虜退屯北原丁卯復至城下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紿我

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爲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也郭晞扣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胡祿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冑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

馬牛雜畜長數百里彌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捨之勿殺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殄盡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子儀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回紇

遣其酋長石野那等六人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曰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

曹王皐 德宗朝

王國良本湖南牙將觀察使辛京杲激之使叛詔荊黔等道合兵討之連年不能克及曹王皐爲湖南觀察使曰驅疲甿誅反仄非策之得者也乃遣國良書言將軍非敢爲逆欲救死耳我與將軍俱爲辛京杲所搆我已蒙聖朝湔洗何心復加兵刃於將軍乎將軍遇我不速降後悔無及國良且喜且懼遣使乞降

猶疑不決皐乃假爲使者從一騎越五百里抵國良壁鞭其門大呼曰我曹王也來受降舉軍大驚國良趨出迎拜請罪皐執其手約爲兄弟盡焚攻守之具散其衆使還農詔赦國良罪賜名惟新

馬燧 德宗朝

馬燧等諸軍屯于漳濱田悅遣其將王光進築月城以守長橋諸軍不得度燧以鐵鎖連車數百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水淺諸軍涉度時軍中乏糧悅等深壁不戰燧命諸軍持十日糧進屯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眞李芃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則

利速戰今三鎮連兵不戰欲以老我師我若分軍擊其左右悅必救之則我腹背受敵戰必不利故進軍逼悅所謂攻其所必救也彼苟出戰必爲諸君破之乃爲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循洹水直趨魏州令曰賊至則止爲陳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乃抱薪持火俟諸軍畢發則止鼓角匿其旁俟悅軍畢度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按兵不動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爲戰場結陳以待之募勇士五千餘人爲前列悅軍至火止

氣衰燧縱兵擊之悅軍大敗追奔至三橋已焚悅軍亂赴水溺死不可勝紀斬首二萬餘級捕虜三千餘人悅收餘兵千餘人走魏州馬燧與李抱眞不協頓兵平邑浮圖悅夜至南郭大將李長春閉關不納以俟官軍久之天且明長春乃開門納之悅殺長春嬰城拒守

李抱眞 德宗朝

李抱眞使叅謀賈林詣王武俊壁詐降武俊見之林曰林來奉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問其故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著誠効及登壇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徇

忠義天子不察諸將亦嘗共表大夫之志天子語使者曰朕前事誠誤悔之無及朋友失意尚可謝況朕爲四海之主乎武俊曰僕胡人也爲將尚知愛百姓況天子豈專以殺人爲事乎今山東連兵暴骨如莽就使克捷與誰守之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鎭結盟胡人性直不欲使曲在己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鎭之罪僕當首唱從化諸鎭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定矣使林還報抱眞陰相約結

韓遊瓌 德宗朝

邠寧留後韓遊瓌慶州刺史論惟明監軍翟文秀受詔將兵三千拒朱泚於便橋與泚遇於醴泉遊瓌欲還趣奉天文秀曰我向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迫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向奉天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遊瓌曰賊彊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趣奉天所以衛天子也且吾士卒饑寒而賊多財彼以利誘吾卒吾不能禁也遂引兵入奉天泚亦隨至官軍出戰不利泚兵爭門欲入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門內有草車數乘曳車塞門縱火焚之衆軍乘

火擊賊賊乃退

馬燧 德宗朝

馬燧至行營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李懷光不可得長春宮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懷光守將徐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光庭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自祿山已來狥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爲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勿

出皆曰諾壬申燧與渾瑊韓遊瓌進軍逼河中至焦
籬堡守將尉珪以七百人降是夕懷光舉火諸營不
應駱元光在長春宮下使人招徐庭光庭光素輕元
光遣卒罵之又爲優胡於城上以侮之且曰我降漢
將耳元光使白燧燧還至城下庭光開門降燧以數
騎入城慰撫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爲王人矣渾瑊謂
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遠也今乃知吾不逮
多矣

李晟 德宗朝

吐蕃遊騎及好畤乙巳京城戒嚴復遣金吾將軍張

獻甫屯咸陽民間傳言上復欲出幸以避吐蕃齊映
見上言曰外間皆言陛下已理裝具糗糧人情恟懼
夫大福不再陛下奈何不與臣等熟計之因伏地流
涕上亦爲之動容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
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首雖敗彼全軍
而至汝弗能當也不若俟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
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
結贊敗走僅而獲免尚結贊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
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内無所俘
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

我經宿乃引退

李泌 德宗朝

淮西少馬精兵皆乘騾謂之騾軍陳仙奇舉淮西降
纔數月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馬使
蘇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爲吳少誠
所殺少誠密遣人召兵馬使吳法超等使引兵歸浦
不之知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渾瑊使其
將白娑勒追之反爲所敗丙午上急遣中使敕陝虢
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泌遣押牙唐英岸
將兵趣靈寶淮西兵已陳於河南矣泌乃命靈寶給

其食遣將將選士四百人分爲二隊伏於大原倉之
隘道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
呼應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隨而擊之又遣
虞候集近村少年各持弓刀瓦石躡賊後聞呼亦應
而追之又遣英岸將千五百人夜出南門陳於澗北
明日四鼓淮西兵起行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且戰
且走死者四之一進遇唐英岸邀而擊之賊衆大敗
擒其騾軍兵馬使張崇獻泌以賊必分兵自山路南
遁又遣都將燕子楚將兵四百自炭竇谷趣長水賊
二日不食屢戰皆敗英岸追至永寧東賊皆潰入山

谷吳法超果帥其衆大半趣長水燕子𧺆擊之斬法
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以陝兵少發神策軍步騎
五千往助涉至赤水聞賊已破而還

柳渾李晟 德宗朝

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
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
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
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爲猜貳以阻虜情瑊奏吐
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稱詔示之曰李
太尉謂土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

晟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
奏但耻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
韓遊瓌屯洛口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去盟所
且七十里公有急元光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
旨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
里元光壕柵深固瑊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
西韓遊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
西趣柏泉以分其勢尚結贊與瑊約各以甲士三千
人立於壇之東西常服者四百人從至壇下辛未將
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皆許之

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
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
伐鼓三聲大譟而至殺宋奉朝等於幕中瑊自幕後
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餘里銜方及馬
口故矢過其背而不傷唐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
或殺或擒之死者數百人擒者千餘人崔漢衡爲虜
騎所擒渾瑊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空矣駱元光
發伏成陳以待之虜追騎愕眙瑊入元光營追騎顧
見邠寧軍西馳乃還元光以輜重資瑊與瑊收散卒
勒兵整陳而還是日上臨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

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
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
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耶皆伏地頓
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
上大驚明旦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乎
渾瑊留屯奉天尚結贊至故原州引見崔漢衡等曰
吾飾金械欲械瑊以獻贊普今失瑊虛致公輩又謂
馬燧之姪弇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
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度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所
以求和蒙侍中力今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命弇

與宦官俱文珍渾瑊將馬寧俱歸分囚崔漢衡等于河廊善州上聞尚結贊之言由是惡馬燧

胡三省曰獨遣弇歸尚結贊雖有此言馬燧諱之掩覆不傳矣俱文珍歸則必言之于帝馬寧歸則必言之于渾瑊中外傳播燧不可得而掩也所以間燧者巧矣馬燧信尚結贊之言而爲之請和既墮其計矣德宗又信尚結贊之言而惡馬燧又墮其計焉然德宗但知惡馬燧而不知惡張延賞又何也

李光顏 憲宗朝

都督韓弘素蹇縱陰挾賊自重惡光顏有功欲撓𡠺之乃飾名妹教歌六博襦襹珠琲費百鉅萬遣使遺光顏光顏約以旦日請入旦日光顏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姝至秀曼都雅殊可愛樂光顏徐曰我去家久以爲公憂誠難報德然衆士皆棄妻子蹈白刃我又何忍獨享此樂爲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泣遂厚遺使者而遣之弘大慚裴度築郾連城於洄口率輕騎出觀賊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爲震壞度危甚光顏力戰却賊乃免先是光顏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精騎溝下扼賊歸路賊敗去死溝下者無數由是賊悉銳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

李愬 憲宗朝

以太子詹事李愬爲唐隨鄧節度使愬晟之子也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迓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耻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

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爲備

又 憲宗朝

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刳其心愬許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眞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爲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爲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爲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

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爲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秀琳以文城柵降于愬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進誠還報賊僞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即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背慰勞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悉遷婦女於唐州於是唐鄧軍氣復振

又　憲宗朝

李愬遣方城鎮遏使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爲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畧守興橋柵常陵暴官軍庚辰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鄉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

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不悅諸軍日有牒稱祐爲賊內應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君旣以祐爲疑請令歸死於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

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愬又以祐爲六院兵馬使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愬獨歡然曰此吾計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欲以襲蔡

又　憲宗朝

甲寅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

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李祐言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巳成擒矣愬然之遣掌書記鄭澥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

又 憲宗朝

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旻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少休食乾糒整羈靮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钁其城爲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爲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

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晡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且告于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廚廄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

又 憲宗朝

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李愬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喻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而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

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詳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已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王式 懿宗朝

浙東賊裘甫屢敗官軍掠明州等郡以王式為觀察使除書下人心稍安裘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暀歎曰有如此之衆而策畫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將兵來聞其人智勇無敵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使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大集舟艦得間則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貨財以自實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但恐子孫不能守耳終吾身保無憂也甫曰醉矣明日議之暀以甫不用其言怒陽醉而出有進士王輅在賊中賊客之輅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為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未決式至分

布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暀謂裘甫曰鄉從吾謀入越州寧有此困耶王輅等進士數人在賊中皆衣綠暀悉斬之曰亂我謀者此青蟲也賊逃入剡式遣將圍之數戰賊出降官軍擒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乃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今年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喻者敢問公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以賑貧乏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又問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聚救兵也兵盡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

自潰亂耳又問使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曰非所及也

辛讜 懿宗朝

初辛雲京之孫讜寓居廣陵喜任俠年五十不仕與杜慆有舊聞龐勛作亂詣泗州勸慆挈家避之慆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爲也且人各有家誰不愛之我獨求生何以安衆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耳讜曰公能如是僕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壬辰復如泗州時民避亂扶老携幼塞塗而來見讜皆止之曰人皆南走子獨北行取死何爲讜不應至泗州賊已至城下讜急掉小舟得入慆即署團練判官

又 懿宗朝

龐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吳迥代之時勅使郭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彊不敢進辛讜請往求救杜慆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渡淮至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巳酉賊攻城益急欲焚水門城中幾不能禦讜請復往求救慆曰前往徒還今往何益讜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慆與之泣別讜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爲陳利害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讜拔劒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爲寇場公詎能獨存耶我當殺公而後止耳起欲擊之厚本起抱止之公弁僅免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爲之流涕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讜舉身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巳似入城還去則便讜逐之攬得其髻舉劒擊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讜曰臨陳妄言惑衆必不可捨衆請不能得讜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衆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慆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還

又 懿宗朝

辛讜以浙西之軍至楚州勅使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彊不敢進讜曰我請爲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猶不可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

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鎖讜帥衆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杜慆及將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進慆令讜帥死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陳而過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却存誠屢欲自殺僅得至此今又不進讜揚言賊不多甚易與耳帥衆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

又 懿宗朝

辛讜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楊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止於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乙未還至斗山賊將王弘芝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衆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爲戰棚讜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之戰艦既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

張玄稔 懿宗朝

張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於賊心嘗憂憤時將所部兵守于城夜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衆乃遣腹心張皐夜出以狀白康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旗爲應使衆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玄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龎勛巳梟首於僕射寨中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玄稔見承訓肉袒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即宣勅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

玄稔復進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巳未向晨玄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龎舉直許佶聞之嬰城拒守辛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曰朝廷唯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爲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爲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彦

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麗舉直許佶帥其黨保子城日昃賊黨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佶首餘黨多赴水死徐州遂平

高仁厚僖宗朝

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為盜橫行邛雅間攻陷城邑蜀人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各聚衆數千人以應阡能楊行遷等與之戰數不利陳敬瑄以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為都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往代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自旦至午出入營中數四邏者疑之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諜

也仁厚命釋縛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詗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為我潛語寨中人云陳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為賊所制情非得已尚書欲拯救湔洗汝曹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尚書當使人書汝背為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

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比尚書之至百姓必盡奔赴阡能孤居立成擒矣明日仁厚引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纔留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招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擎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詗知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所以語諜者賊

大喜呼譟爭棄其甲兵請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擎狼狽棄寨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曰此愚夫不足與語縛以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所降凡四千人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卽遣汝歸而前塗諸寨百姓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為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矣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五十人為隊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曹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為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

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遏之衆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又明旦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衆鉤出之已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猶未食使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其

衆皆降明日羅夫子至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衆皆不應仁厚引兵連夜逼之明旦諸寨知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井爲衆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剄衆挈羅夫子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諜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朞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讙呼不可止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每下縣鎮輒補鎮遏使使安集戶口

又　僖宗朝

賊帥韓秀昇屈行從起兵斷峽江路陳敬瑄遣押牙莊夢蝶將兵討之夢蝶爲秀昇等所敗陳敬瑄奏遣高仁厚討之夢蝶與秀昇行從戰又敗其敗兵紛紜還走所在慰諭不可遏遇仁厚於路叱之即止仁厚斬都虞候一人更令修姬部伍乃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

與交兵潛發勇士千人執兵負藁夜由間道攻其寨且焚之賊望見分兵往救之不及資糧蕩盡衆心已搖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相繼皆沉賊往來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皆降秀昇行從見衆潰揮劍亂砍欲止之衆愈怒共執二人詣仁厚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絕今日反者豈惟秀昇成是敗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命善食而械之夏四月獻於行在斬之

又　僖宗朝

徵東川節度使楊師立爲右僕射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舉兵以討陳敬瑄爲名詔削師立官爵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爲東川留後將兵五千討之仁厚屯德陽師立遣其將鄭君雄張士安據鹿頭關以拒之君雄士安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丁丑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其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擊之

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蹙之壕中斬獲甚衆而還仁厚念諸棄寨走者明旦所當誅殺甚多而密召孔目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出寨皆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勿憂也韶素名長者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爲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參隨既而審其虛復還寨中仁厚曰仁

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自今兵不可復出矣癸未仁厚陳於鹿頭關下君雄等悉衆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君雄等大敗是夕遁歸梓州陳敬瑄益仁厚兵進圍梓州仁厚圍梓州久不下乃爲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

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當分見兵爲五番番分晝夜以攻之於此甚逸於彼必困矣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於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衆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

馮行襲 僖宗朝

均州賊帥孫喜聚衆數千人謀攻州城刺史呂燁不知所爲都將武當馮行襲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所從之卒大多州人懼於剽掠尚以爲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

騎俱進行襲請爲前道告諭州人無不服者矣喜以爲然從之既渡江軍吏迎謁伏兵發行襲手擊喜斬之從喜者皆死江北軍望之俱潰山南東道節度使上其功詔以行襲爲均州刺史

王建 昭宗朝

王建急攻成都環城烽塹亘五十里有狗屠王鷂請詐得罪亡入城說之使上下離心建遣之鷂入見陳敬瑄田令孜則言建兵疲食盡將遁矣出則鬻茶於市陰爲吏民稱建英武兵勢彊盛由是敬瑄等懈於守備而衆心危懼建又遣其將鄭渥詐降以睨之敬瑄以爲將使乘城既而復以詐得歸建由是悉知城中虛實以渥爲親從都指揮使建攻陳敬瑄益急敬瑄出戰輒敗田令孜自攜西川印節詣建營授之壬寅敬瑄開門迎建建入城自稱西川留後表敬瑄子陶爲雅州刺史使隨陶之官後建屢請殺敬瑄令孜朝廷不許建卒殺二人使節度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柙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巳專殺不行於閫外先機恐失於轂中

戴友規 昭宗朝

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戰數不利欲退保銅官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勝負畧相當今悉衆致死於我我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從公度江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 以孫儒驅淮南人以攻行密故其謀云爾

王先成 昭宗朝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虜都將先擇其善者餘則士卒分之以是爲常有軍士王先成者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爲兵度諸將惟北寨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召楊晟割四州以授之僞署觀察使與之共拒朝命今陳田巳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乃其大府而司徒乃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避之以俟招安今軍至累月未聞招安之命軍士復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奪其貲財驅其畜產分其老弱婦女以爲奴婢使父子兄弟流離愁怨其在山中者暴露於暑雨殘傷於蛇虎孤危饑

渴無所歸訴彼始以楊晟非其王而不從令司徒不加存恤彼更思楊氏矣王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每旦出六七百人入山淘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賴城中無人耳萬一有智者爲之畫策使乘虛奔突先伏精兵千人於門內登城望淘虜者稍遠出弓弩手礮手各百人攻寨之一面隨以役卒五百負土塡壕爲道然後出精兵奮擊且焚其寨又以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城中得以益兵繼出如此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爲狀以白王建宗侃即命先成草之大指言令所白之事須四面通共宗侃所司止於北面或所白可從乞以牙舉施行事凡七條其一乞招安山中百姓其二乞禁諸寨軍士無得輙出淘虜其三乞置招安寨中容數千人以處所招百姓建得之大喜即行之

周式 昭宗朝

朱全忠以王鎔與李克用交通移兵伐之下臨城踰滹沱攻鎭州南門焚其關城全忠自至元氏鎔懼遣判官周式詣全忠請和全忠盛怒謂式曰僕屢以書諭王公竟不之聽今兵已至此期於無捨式曰鎭州密邇太原困於侵暴四鄰各自保莫相救恤王公與之連和乃爲百姓故也今明公果能爲人除害則天下誰不聽命豈惟鎭州明公爲唐桓文當崇義禮以成霸業若但窮威武則鎭州雖小城堅食足明公雖有十萬之衆未易攻也況王氏秉旄五代時推忠孝人欲爲之死庸可冀乎全忠笑攬式袂延之帳中曰與公戲耳乃遣客將開封劉捍入見鎔鎔以其子節度副使昭祚及大將子弟爲質以文繒二十萬犒軍全忠引還以女妻昭祚成德判官張澤言於王鎔曰

河東勍敵也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乎彼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兼服之使河北諸鎭合而爲一則可以制河東矣鎔復遣周式往說全忠全忠喜遣張存敬會魏博兵擊劉仁恭

劉夫人 昭宗朝

汴軍圍晉陽營於晉祠攻其西門周德威李嗣昭收餘衆依西山得還城中兵未集氏叔琮攻城甚急每行圍褒衣幝以示閑暇克用晝夜乘城不得寢食召諸將議保雲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曰兒輩在此

必能固守王勿爲此謀動搖人心李存信曰關東河北皆受制於朱溫我兵寡地蹙守此孤城彼築壘穿塹環之以積久制我我飛走無路坐待困斃耳今事勢已急不若且入北虜徐圖進取嗣昭力爭之克用不能決劉夫人言於克用曰存信北川牧羊兒耳安知遠慮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其城死於人手今日反效之邪且王昔居達靼幾不自免賴朝廷多事乃得復歸今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至邪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克用弟克寧爲忻州刺史聞汴寇至中塗復還晉陽曰此城吾死所也

去將何之衆心乃定李嗣昭李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氏叔琮營斬首捕虜汴軍驚擾備禦不暇會大疫叔琮引兵還

高李昌　昭宗朝

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召諸將議引兵歸河中親從指揮使高季昌左開道指揮使劉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今茂貞已困奈何捨之去全忠患李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以譎計誘致之募有能入城爲諜者騎士馬景請行曰此行必死願大王錄其妻子全忠惻然止之景不可時全忠遣朱友倫發兵於

大梁明日將至當出兵迓之景請因此時給駿馬雜衆騎而出全忠從之命諸軍皆秣馬飽士丁未旦偃旗幟潛伏營中寂如無人景與衆騎皆出忽躍馬西去詐爲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今夕亦去矣請速擊之於是茂貞開門悉衆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不復以詔書勅全忠還鎭矣

顧全武　昭宗朝

錢鏐如衣錦軍其右武勇都指揮使徐綰將所部兵先還杭州與其黨許再思爲亂或勸鏐度江東保越州以避徐許之難杜建徽按劒叱之曰事或不濟同死於此豈可復東度乎鏐恐徐綰等據越州遣大將顧全武將兵戍之全武曰越州不足往不若之廣陵鏐曰何故對曰聞綰等謀召田頵田頵至淮南助之不可敵也建徽曰孫儒之難王嘗有德於楊公今往告之宜有以相報鏐命全武告急於楊行密全武曰徒往無益請得王子爲質鏐命其子傳璙爲全武僕與偕之廣陵且求昏於行密過潤州團練使安仁義

愛傳璙淸麗將以十僕易之全武夜半賂關者逃去縮等果召田頵頵引兵赴之先遣親吏何饒謂鏐曰請大王東如越州空府廨以相待無爲殺士卒鏐報曰軍中叛亂何方無之公爲節帥乃助賊爲逆戰則亟戰又何大言頵築壘絶往來之道鏐患之募能奪其地者賞以州衢州制置使陳璋將卒三百出城奮擊遂奪其地鏐即以爲衢州刺史顧全武至廣陵說楊行密曰使田頵得志必爲王患王召頵還錢王請以子傳璙爲質且求昏行密許之以女妻傳璙

李神福 昭宗朝

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望城中積荻謂監軍尹建峯曰今夕爲公焚之建峯未之信時杜洪求救於朱全忠神福遣部將秦皐乘輕舟至灄口舉火炬於樹杪洪以爲救兵至果焚荻以應之

李珽 昭宗朝

杜洪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韓勍將萬人屯灄口遣使語荊南節度使成汭武安節度使馬殷武貞節度使雷彥威令出兵救洪汭畏全忠之彊且欲侵江淮之地以自廣發舟師十萬泝江東下汭作巨艦三年而成制度如府署謂之和舟載其餘謂之齊山截海劈浪之類甚衆掌書記李珽諫曰今每艦載甲士千人稻米倍之緩急不可動也吳兵剽輕難與角逐武陵長沙皆吾讐也豈得不爲反顧之慮乎不若遣驍將屯巴陵大軍與之對岸堅壁不戰不過一月吳兵食盡自遁鄂圍解矣汭不聽成汭行未至鄂州馬殷雷彥威俱遣其將會兵乘虛襲江陵陷之汭將士聞之皆無鬬志李神福遣將逆擊汭于君山大破之因風縱火焚其艦士卒皆潰汭赴水死

張訓 昭宗朝

淮南將王茂章會萊州刺史王師誨攻密州拔之以淮海都遊奕張訓爲刺史茂章進戰不勝引兵還訓聞茂章去謂諸將曰汴人將至何以禦之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曰不可封府庫植旗幟於城上遣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其後而去全忠遣左踏白指揮使王檀攻密州既至望旗幟數日乃敢入城見府庫城邑皆完遂不復追訓全軍而還

劉鄩 昭宗朝

葛從周急攻兗州劉鄩使從周母乘板輿登城謂從周曰劉將軍事我不異於汝新婦輩皆安居人各爲其主汝可察之從周歔欷而退攻城爲之緩鄩悉簡

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扞敵號令整肅兵不爲暴民皆安堵久之外援既絶節度副使王彦温踰城出降城上卒多從之不可遏郗遣人從容語彦温曰軍士非素遣者勿多與之俱又遣人徇於城上曰軍士非素遣從副使而敢擅往者族之士卒皆惶惑不敢出敵人果疑彦温斬之城下由是衆心益固及王師範使者至始出降

秦裴 昭宣朝

秦裴至洪州軍於蓼洲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鍾

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一人耳若帥衆守城不可猝拔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未幾裴破寨執楚遂圍洪州

李存勗 昭宣朝

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返覆竟未之許其子存勗諫曰今天下之勢歸朱温者什七八雖彊大如魏博鎮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爲温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爲温所困我不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爲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可以解圍於我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指揮使李溥將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續唐 九則

太宗 高祖朝

武德二年劉武周將宋金剛屢敗唐將秦王世民引兵自龍門渡河屯栢壁與宋金剛相持時河東郡縣俘掠之餘軍中乏食世民發教諭民民聞世民來莫

不歸附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惟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永安王孝基等攻賊黨呂崇茂茂求救於金剛金剛遣其將尉遲敬德尋相將兵奄至夏縣虜孝基等將還世民遣殷開山等邀之於美良川大破之頃之敬德尋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於蒲坂世民自將步騎三千從間道邀擊又大破之敬德相僅以身免悉俘其衆復歸栢壁諸將咸請與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精兵猛將咸聚於是武周據太原倚金剛爲扞蔽金剛軍無蓄糧以擄掠爲資利在速戰我

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三年夏四月宋金剛食盡北走世民追之及尋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數十合至高壁嶺劉弘基諫曰大王逐北深入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饑疲宜留壁於此俟兵糧畢集復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沮功難成而易敗時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狥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饑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萬餘

人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食之引兵趣介休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陣南北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却爲賊所乘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陣後金剛大敗走世民復追之數十里敬德尋相舉介休及永安降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欲復戰衆莫從亦走突厥世民入并州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以唐儉爲并州道安撫使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斬之

太宗高祖朝

武德三年上議擊王世充秋七月以秦王世民督諸軍伐鄭帥步騎五萬進軍慈澗遣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黃君漢攻廻洛城大軍屯于北邙連營以逼之鄭王王世充陳於青城世民亦置陣當之世充隔水謂世民曰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宇文士及應之曰四海咸仰望皇風唯公獨阻聲教爲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至暮各引兵還九月顯州總管田瓚以二十五州降唐自是襄陽聲問與世充絕世民遣王君廓攻轘

轅扳之遂東狥地至管城而還先是劉武周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敬德囚之世民特釋之而資以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我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必欲去以此金相資聊表一時共事之情也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趣世民尉遲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更帥騎兵還戰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仍賜金銀一篋寵遇日隆世民逼洛陽管州總管楊慶潛遣人請降世民遣李

世勣將兵往據其城時世充太子玄應鎮虎牢軍于營汴之間聞之引兵趨管城世勣擊却之滎州刺史汴州刺史陽城令皆來降玄應聞諸州皆叛大懼奔還洛陽鄭遣使求救於夏王竇建德中書侍郎劉彬言於建德曰天下大亂唐得關西鄭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鄭地日蹙唐強鄭弱勢必不支鄭亡則夏不能獨立不如發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既退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併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從之武德四年世民選精銳千餘騎皆皂衣

玄甲分爲左右隊使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分將之每戰自被玄甲帥之以爲前鋒乘機進擊所向摧破敵人畏之屈突通等引兵按行營屯猝遇王世充戰不利世民帥玄甲赴之世充敗走鄭太子玄應自虎牢運糧入洛陽世民遣李君羨邀擊大破之玄應僅以身免世民奏請進圍東都唐王曰今取洛陽正欲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非私家所須者可悉收之子女玉帛分賜將士世民移軍青城壁壘未立世充帥衆二萬臨穀水以拒之諸將皆懼世民陳於北邙謂左右曰賊勢窘矣悉衆而出徼幸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卒五千渡水擊之戒通曰兵交則縱烟烟作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力戰世民欲知世充陳厚薄與精騎數十衝之直出其背衆皆披靡殺傷甚衆既而限以長隄與諸騎相失將軍丘行恭獨從世民世充數騎追之世民馬中流矢而斃行恭回騎射追者發無不中追者不敢前乃下馬以授世民行恭於馬前步執長刀距躍大呼斬數人突陳而出得入大軍世充亦帥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俘首七千

人遂圍之城中守禦甚嚴世民四面攻之旬餘不克將士皆疲敝思歸劉弘基請班師世民曰今大舉而來當一勞永逸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唯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柰何棄之乃下令軍中曰敢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復言唐王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遣封德彝言於唐王曰世充號令所行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今若旋師賊勢復振更相連結後必難圖唐王從之世民遣王君廓襲虎牢拔之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

李靖 太宗朝

貞觀四年李靖率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嶺夜
襲定襄破之頡利不意靖猝至大驚乃徙牙於磧口
靖復遣諜離其心腹頡利欲降李世勣出雲中戰於
白道亦大破之李靖破之於陰山先是頡利既敗竄
于鐵山衆尚十餘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帝
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之頡利
外為卑辭内實猶豫謀走磧北靖引兵與世勣會白
道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渡磧北則難圖矣
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萬騎襲之不戰可擒矣
張公謹曰詔書許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

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
之頡利見儉來大喜靖前鋒去牙帳七里頡利始知
之乘千里馬先走其衆遂潰唐儉脱身得歸靖斬首
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頡利帥萬餘人欲度磧世勣
軍磧口頡利至不得度酋長皆帥衆降勣虜五萬餘
口而還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夏四月行
軍副總管張寶均擒頡利以獻蘇尼失舉衆來降幕
南之地遂空

石雄 武宗朝

會昌三年春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劉
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
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沔自以大
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之衆寡見氊車數十
乘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
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家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
可汗請公主潛與侍從相保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為
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
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為棄輜重走雄追擊之庚子大
破回鶻於殺胡山可汗被創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大
和公主以歸

楊行密 僖宗朝

光啓三年淮南都將畢師鐸發兵討呂用之攻揚州
幽刺史高駢迎宣州觀察使秦彥為主帥呂用之詐
為高駢牒署廬州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援
秦彥引兵三萬入廣陵自稱權知淮南節度使楊行
密帥軍拒之直抵廣陵城下為八寨以守之秦彥閉
城自守遣畢師鐸秦稠將兵出戰稠敗死士卒死者
什七八彥怒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鄭漢
章將之陳於城西延袤數里軍勢甚盛行密安卧帳
中曰賊近告我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還李濤怒曰吾

以順討逆何論衆寡且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爲前鋒保爲公破之行密乃積金帛麩米於一寨使弱卒守之多伏精兵於其傍自將千人衝其陣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寨爭取所積伏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屍十里溝瀆皆滿師鐸溥章單騎僅免自此秦彥不復言出師矣圍廣陵殆半年秦彥師鐸大小數十戰俱不利城中食盡開門遁去

楊行密朱瑾 昭宗朝

昭宗乾寧四年朱全忠既得兗鄆甲兵益盛乃大舉

擊楊行密遣龐師古將兵七萬壁清口葛從周將兵壁安豐全忠自將屯宿州行密與朱瑾將兵三萬拒之於楚州別將張訓自漣水引兵會之行密以爲前鋒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處不聽師古恃衆輕敵居常奕碁朱瑾壅淮水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師古以爲惑衆斬之瑾與侯瓚將五千騎渡淮用汴人旗幟自北來趣其中軍張訓踰柵而入上卒倉皇拒戰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引大軍濟淮與瑾等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及將士首萬餘級餘衆皆潰從周屯於壽州西北壽州團練使朱延壽擊破之退屯壕州聞師古敗奔還行密瑾延壽乘勝追之及於淠水從周半濟淮南兵擊之殺溺殆盡從周走免遏後都指揮牛存節棄馬步鬭諸軍稍得濟淮凡四日不食會大雪汴卒緣道凍餒死得還者不滿千人全忠聞敗亦奔還

李唐 昭宗朝

唐昭宗光化二年馬殷遣其將李唐攻道州蔡結聚群蠻伏兵于隘以擊之大破唐兵唐曰蠻所恃者山林耳若戰平地安能敗我乃命因風燔林火燭天地群蠻驚遁遂拔道州擒結斬之

徐溫 昭宗朝

天復元年楊行密發兵討朱全忠以副使李承嗣權知淮南軍府事軍吏欲以巨艦運糧都知兵馬使徐溫曰運路久不行葭葦堙塞請用小艇庶幾可通軍至宿州會久雨重載不能進士有饑色而小艇先至行密由是奇溫

李神福 昭宗朝

昭宗天復三年吳楊行密遣將李神福擊田頵頵遣其將王壇汪建將水軍逆戰丁未神福至吉陽磯與壇建遇壇建執其子承鼎示之神福命左右射之神

福謂諸將曰彼衆我寡當以竒取勝及暮合戰神福佯敗引舟泝流而上壇建追之神福復還順流擊之壇建樓船大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曰望火炬輒擊之壇建軍皆滅火旗幟交雜神福因風縱火焚其艦壇建大敗士卒焚溺死者甚衆戊申又戰于鯢口壇建大敗僅以身免顏聞壇建敗自將水軍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臨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步兵斷其歸路行密遣滌水制置使臺濛將兵應之

省括編卷之二十一終

省括編卷之二十二

明　都諫錢塘姚文蔚編緝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兵類五代 四十則

晉王存勗 後梁太祖朝

夾寨奏余吾晉兵已引去梁帝以援兵不能復來潞州必可取丙午自澤州南還壬子至大梁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温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

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遣承業及判官王緘乞師於鳳翔又遣使賂契丹王阿保機求騎兵岐王衰老兵弱財竭竟不能應晉王大閲士卒以前昭義節度使丁會爲都招討使甲子帥周德威等發晉陽

又 後梁太祖朝

晉王軍于黃碾距上黨四十五里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

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爲晉人所殺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爲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絶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晉王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耶汝爲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晉王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旣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梁帝聞夾寨不守大驚旣而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

吳越王錢鏐 後梁太祖朝

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越將臨海孫琰置輪於竿首垂絙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礮至則張網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吳越王鏐遣牙内指揮使錢鏢行軍副使杜建徽等將兵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吳越遊奕都虞候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爲神吳越王鏐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及蘇州被圍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鏐以諸孫畜之累遷兩府軍糧都監使卒獲其用仁章睦州人也辛亥吳越兵内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

晉王 後梁太祖朝

梁遣將誣趙王鎔據其深州鎔命石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于燕晉鎔使者至晉陽義武節度使王處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晉王爲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久臣朱温歲輸重賂結以昏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宜徐觀之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爲之耳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叛況肯終爲朱氏之臣乎今救死不贍何顧昏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宜趣發兵赴之晉趙叶力破梁必矣乃發兵遣周德威將之出井陘屯趙州鎔使者至幽州燕王守光方獵幕僚孫鶴馳詣野謂守光曰趙人來乞師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比常患其

與朱温膠固温之志非盡呑河朔不已今彼自爲讐敵王若與之并力破梁則鎭定皆斂衽而朝燕矣王不出師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數負約今使之與梁自相弊吾可以坐承其利又何救焉自是鎭定復稱唐天祐年號復以武順爲成德軍

胡三省曰自戰國以來卞莊剌虎鷸蚌持犬兔俱斃皆此說也苟不能審勢見機則此說誤人多矣

晉周德威 後梁太祖朝

趙王鎔復告急於晉晉王以番漢副總管李存審守

晉陽自將兵自贊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以從辛巳晉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芻蕘者二百人問之曰初發洛陽梁主有何號令對曰梁主戒上將云鎭州反覆終爲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鎭州雖以鐵爲城必爲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壬午晉王進軍距栢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梁兵不出癸未復進距栢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勍等將步騎三萬分三道追之鎧冑皆被繒綺鏤金銀光彩炫燿晉人望之奪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耀兵耳不挫其鋭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天武軍屠酤傭販之徒耳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德威自引千餘精騎擊其兩端左右馳突出入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却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鎭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鎭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

王不悦退卧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褰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耶德威老將知兵不可忽也王蹶然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

又 後梁太祖朝

柏鄉比不儲芻粱兵刈芻自給晉人日以遊軍抄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詬之梁兵疑有伏愈不敢出剉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死丁亥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瑭李嗣源將精兵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勍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軍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匡衛都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選卒二百援鎗大譟力戰却之晉王登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囂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巳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昳之後飢渴内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時魏滑之兵陳於東宋汴之兵陳於西至晡梁軍未食士無鬬志景仁等引兵稍却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帥衆譟於西陳之前曰東陣已走爾何久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

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囂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不顧剽劫但奮白刃追之梁之龍驤神捷精兵殆盡自野河至柏鄉僵尸蔽地王景仁韓勍李思安以數十騎走晉兵夜至柏鄉梁兵已去棄糧食資財器械不可勝計

晉李存審 後梁太祖朝

初梁帝引兵渡河聲言五十萬晉忻州刺史李存審屯趙州患兵少裨將趙行實請入土門避之存審不可及賀德倫攻蓨縣存審謂史建瑭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南方之事委吾輩數人今蓨縣方急吾輩安得坐而視之使賊得蓨縣必西侵深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使建瑭嗣肱分道擒生建瑭分其麾下爲五隊隊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自將一隊深入與嗣肱遇梁軍之樵芻者皆執之獲數百人明日會於下博橋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爲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蓨縣未下帝引楊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共攻之丁亥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建瑭嗣肱各將三百騎効梁軍旗幟服色與

樵芻者雜行日且暮至德倫營門殺門者縱火大譟
弓矢亂發左右馳突既暝各斬馘執俘而去營中大
擾不知所爲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帝大駭燒
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戊子旦乃至冀州
脩之耕者皆荷鉏奮梃逐之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
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
騎耳帝不勝慙憤由是病增劇不能乘肩輿留貝州
旬餘諸軍始集

晉王 後梁主瑱朝

梁魏博軍亂縱火大掠劫賀德倫置樓上有効節軍
校張彥者自率其黨援白刃上剽掠逼德倫以書求
援於晉晉王得德倫書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
州進據臨清五月存審至臨清劉鄩屯洹水德倫復
遣使告急於晉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與存審
會于臨清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
空頲犒軍密言於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彥凶
狡之狀勸晉王先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頲貝州人
也晉王進屯永濟張彥選銀鎗効節五百人皆執兵
自衛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脅主帥殘
虐百姓數日中迎馬訴寃者百餘輩我今舉兵而來
以安百姓非貪人土地汝雖有功於我不得不誅以
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王召諭之曰
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爲吾爪牙衆皆拜
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彥之卒擐甲
執兵翼馬而從仍以爲帳前銀槍都衆心由是大服

又 後梁主瑱朝

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
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寂無
聲迹遣騎覘之城中無煙火但時見旗幟循堞往來
晉王曰吾聞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
乃縛芻爲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詰
之云軍已去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於襲人短於決
戰計彼行纔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黃
澤道險堇泥深尺餘士卒援藤葛而進皆腹疾足腫
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
勒兵爲備鄩至樂平糗糧且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
後衆懼將潰鄩諭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
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
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鄩西上
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鄩已整衆下山自邢

州陳宋口踰漳水而東屯於宗城鄩軍往還馬死殆
半時晉軍乏食鄩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
道德威急追鄩再宿至南宮遣騎擒其斥候者數十
人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鄩軍大
駭詰朝德威畧鄩營而過入臨清鄩引軍趣貝州

晉安金全張承業 後梁主瑱朝

梁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梁主
從之發河中陝同華諸鎮兵合三萬出陰地關奄至
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備發諸司丁匠及驅市
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四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

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
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
為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
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
引却昭義節度使李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
立將五百騎救之君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梁兵扼
汾河橋君立擊破之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
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
兵死傷什二三詰朝王檀引兵大掠而還梁兵之
在晉陽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

軍張承業恐其為變收德倫斬之先是晉王以德倫
為大同節度使過晉陽承業以其新降梁將留之不
遣

契丹述律后 後梁主瑱朝

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
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即選騎三
萬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
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
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
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

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
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

晉李嗣源 後梁主瑱朝

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閻寶李存
審步騎七萬會于易州存審曰虜多吾寡虜多騎吾
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無遺類矣嗣
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
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與
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甲午自易州北
行庚子踰大房嶺循澗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

千騎為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却晉兵翼而隨之契丹行山上晉兵行澗下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冑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吾疆埸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檛三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

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趣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北山去委棄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

胡柳之戰 後梁主瑱朝

晉王聞謝彥章死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屠上將其軍尚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福不從起師趣汴衆號十萬賀瓌聞晉王已西亦棄營而躡之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所至

營柵立戌壬戌至胡柳陂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畧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公何怯也顧李存審曰敕輜重先發吾為爾殿後破賊而去卽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

王師銀鎗都陷其陳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梁鄭州防禦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趣濮陽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藉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卽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日向晡賀瓌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為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天平節度使

閣寶曰王彦章騎兵巳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趨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為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决勝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巳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决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斂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擐甲横槊而進曰賊大將巳遁王之騎軍一無所失今擊此疲乏之衆如拉朽耳王但

登山觀臣為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元城令吳瓊貴鄉令胡裝各帥白丁萬人於山下曳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藉棄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晉王還營聞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喪吾良將是吾罪也以其子為幽州中軍兵馬使光輔為嵐州刺史

胡三省曰周德威之策即所以破王景仁者也若晉王能用之賀瓌必不能支梁事去矣豈必待李嗣源取東平哉

吳越錢傳瓘（後梁主瑱朝傳瓘吳越王鏐子彭彦章吳將也）

錢傳瓘與彭彦章遇傳瓘命每船皆載灰豆及沙乙巳戰于狼山江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瓘使散沙於巳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傳瓘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吳徐温（後梁主瑱朝）

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温率諸

將屢敗之徐知誥請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温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諸將皆以為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涸此天亡之時也宜盡步騎之勢一舉滅之温嘆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巳甚錢公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解方為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多殺何為遂引還徐温遣使以吳王書歸無錫之俘於吳越吳越王鏐亦遣使請和於吳自是吳國休兵息民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

後梁敬翔 末帝朝

張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閒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又遣閒使來告曰王氏爲亂兵所屠公主無恙今臣已北召契丹乞朝廷發精甲萬人相助自德棣度河則晉人遁逃不暇矣帝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釁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宜徇其請不可失也趙張輩皆曰今彊寇近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恐不支何暇分萬人以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焉帝乃止

後唐李嗣源 莊宗朝

時契丹屢入寇鈔掠饋運幽州食不支半年衛州爲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岌岌以爲梁未可取帝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先是梁天平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村留順密與巡檢使劉遂嚴都指揮使燕顒守鄆州順密言於帝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遂嚴顒皆失衆心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爲懸軍遠襲萬一不利虛棄數千人順密不可從帝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自胡柳有度河之慚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

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帝悅壬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勝趨鄆州比及楊劉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度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燕顒奔大梁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簹判官趙鳳送興唐帝大喜曰總管眞奇才吾事集矣即以嗣源爲天平節度使

後唐郭崇韜 莊宗朝

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爲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於帝請日行百里以赴之帝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兵塹壘重複嚴不可入帝患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今彥章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苟大軍不南則東平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詗知徑來薄我城不能就願陛

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綴之苟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奔梁時隸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臨濮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帝延光因言於帝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帝從之遣崇韜將萬人夜發倍道趣博州至馬家口度河築城晝夜不息帝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日王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戊子急攻新城連巨艦十餘艘於

中流以絶援路時板築僅畢城猶卑下沙土疎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勞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遣間使告急於帝帝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氣大呼叱梁軍梁人斷紲斂艦帝艤舟將度彥章解圍退保鄒家口鄆州奏報始通

後唐康延孝 莊宗朝

梁康延孝帥百餘騎來奔帝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爲南面招討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爲狹兵不爲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既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勳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斂行伍以奉權貴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陜虢澤潞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洺寇鎮定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帝大悅

後唐郭崇韜 莊宗朝

後唐帝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廩之積不支半歲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傳聞俟草枯冰合深入爲寇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帝深以爲憂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宏等皆以爲鄆州城門之外皆爲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以河爲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

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其志欲以雪國家之仇恥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臣常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鄙又決河自固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復爲備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冀有奸人動搖變生於內耳段凝本非將才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

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氣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

後唐李嗣源莊宗朝

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李紹奇擒王彥章帝

謂諸將曰鄉所患惟王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爲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傳於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衆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

友貞已爲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帝從之令下諸軍皆踴躍願行

後唐李愚莊宗朝

李紹琛攻蜀威武城蜀指揮使唐景思將兵出降城使周彥禋等知不能守亦降景思秦州人也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趨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曮竭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得復還此矣當盡力一決今饋運[illegible]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illegible]

驅宜按兵觀釁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爲之用宜乘其人心崩離風驅霆擊彼皆破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是日李紹琛告捷崇韜喜謂李愚曰公料敵如此吾復何憂乃倍道而進戊寅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即以都統牒命承捷攝武興節度使

楚王環 後唐明宗朝

楚王殷如岳州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擊荊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至劉郎洑希瞻夜

匿戰艦數十艘於港中詰旦兩軍合戰希瞻出戰艦横擊之季興大敗俘斬以千數進逼江陵季興請和歸史光憲于楚軍還楚王殷讓環不遂取荊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爲吾扞蔽殷悦

後唐王晏球 明宗朝

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指之曰地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爲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内潰帝從之久之王都欲突圍走不得出定州將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

胡三省曰用兵之術攻城最難然攻城有二術城有外援則須悉力急攻以求必克城無外援則持久以斃之在我者兵力不損而坐收全勝古之善用兵者皆知此術也

後唐孟知祥 明宗朝

兩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反璋引兵趣利州遇雨糧運不繼還閬州知祥聞之驚曰比破閬中正欲

徑取利州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吾獲其倉廪據漫天之險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今董公僻處閬州遠棄劍閣非計也欲遣兵三千助守劍門璋固辭曰此已有備知祥聞劍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庚辰遣牙内都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爲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又遣故蜀將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時天寒士卒恐懼觀望不進廷隱流涕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卻敵則妻子皆爲人有矣衆心乃奮董璋自閬州將兩川兵屯木

馬寨先是西川將龐福誠鍠屯來蘇村聞劒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劒州則二蜀勢危矣遽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趨劒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下會日暮二人謀曰衆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鍠帥餘衆褓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劒門十餘日不出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贄等克劒門徑據劒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趨梓州董公必棄閬州奔遂軍失援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乃焚毀劒州運糧東歸劒

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

西川趙廷隱 後唐明宗朝

石敬瑭至劒門乙未進屯劒州北山趙廷隱陳于牙城後山李肇王暉陳于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塘歸路按甲待之矛稍欲相及乃揚旗鼓譟擊之北軍退走顛墜下山俘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兵衝河橋肇以彊弩射之騎兵不能進薄暮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敬瑭還屯劒門

西川趙季良 後唐明宗朝

石敬瑭以遂閬既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知祥匿其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柰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其故曰我逸彼勞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

又 後唐明宗朝

東川節度使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暉曰劒南萬里成都爲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孟知祥聞之遣馬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詗之璋入境破白楊林鎮執戍將武弘禮聲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爲人勇

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禦之以彊衆心趙廷隱以季良言爲然曰璋輕而無謀舉兵必敗當爲公擒之辛巳以廷隱爲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廷隱入辭璋檄書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誣之云季良廷隱與已通謀召已令來知祥以書授廷隱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爲反間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

原缺第二十六葉

肇素不知書覜之曰璋教我反耳囚其使者然亦擁衆爲自全計璋兵至漢州潘仁嗣與戰於赤水大敗璋遂克漢州癸未知祥留季良高敬柔守成都自將兵八千趨漢州至彌牟鎮廷隱陳於雞蹤橋義勝定遠都知兵馬使張公鐸陳於其後俄而璋望西川兵盛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爲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都指揮使張守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塚督戰其將毛重威李瑭守雞蹤橋皆爲東川兵所殺廷隱三戰不利副使侯弘實兵亦却知祥懼以

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衆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東川將元瓌董光演等八十餘人璋拊膺曰親兵皆盡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餘衆七千人降璋至梓州其將潘稠斬璋首以授王暉暉舉城迎降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

契丹主 後唐潞王從珂朝

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先遣人謂石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不可輕請俟明日議戰未晩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苻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

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爲二步兵在北者多爲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近萬人騎兵獨全敬達收餘衆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是夕敬瑭出北門見契丹主敬瑭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

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服

後唐龍敏 潞王從珂朝

帝以晉安爲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永清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内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帝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决

石晉李守貞 齊王重貴朝

契丹至泰州巳未晉軍南行契丹踵之晉軍至陽城庚申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壬戌晉軍結陳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纔行十餘里人馬飢乏癸亥晉軍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士卒取其泥帛絞而飲之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契丹主坐大奚車中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南取大梁命鐵鷂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

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馬部都監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鬬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旣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决死矣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太原藥元福獨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爲虜矣敵謂我不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符彥卿曰與其束首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彥澤元福等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却數百步彥卿等謂守貞曰且曳隊往來乎直前奮擊以勝爲度乎守貞曰事勢如此安可回鞚宜長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横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山崩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鬬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鷂旣下馬蒼皇不能復上皆委棄馬及鎧仗蔽地契丹散卒至陽城東南水上稍復布列杜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成列遣精騎擊之皆度水去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

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邪李守貞曰兩日人馬渴甚今得水飲之皆足重難以追寇不若全軍而還乃退保定州

南唐孟堅 主璟朝

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州巳亥至白蝦浦海岸泥淖須布竹簀乃可行唐之諸軍在城南者聚而射之簀不得施馮延魯曰城所以不降者恃此救也今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

不能進退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縱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之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不能禦棄衆而走孟堅戰死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諸軍皆遁

後漢高行周 高祖朝

帝至鄴都城下舍於高行周營行周言於帝曰城中食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緩之彼食盡自潰帝然之杜重威聲言車駕至即降帝遣給事中陳觀往諭指重威復閉門拒之城中食浸竭將士多

出降者慕容彥超固請攻城帝從之丙午親督諸將攻城自寅至辰士卒傷者萬餘人死者千餘人不克而止彥超乃不敢復言

後漢馮道 隱帝朝

諸將討河中永興鳳翔三鎮久無功帝患之欲遣重臣臨督以郭威爲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威節度威將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李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

後漢郭威 隱帝朝

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從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舍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掎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及寧江節度使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在麾下受其恩施又士卒素驕苦漢法之嚴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以坐而待之既而士卒新

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己亥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白文珂栅於河西常思栅於城南威栅於城西未幾威以常思無將領才先遣歸鎮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鬭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憑城而鬭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夫勇有盛衰攻有緩急時有可否事有先後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溫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羽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

況烏合之衆乎趙思綰王景崇但分兵縻之不足慮也乃發諸州民夫二萬餘人使白文珂等帥之刳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威又謂諸將曰守貞鄉畏高祖不敢鴟張以我輩崛起太原事功未著有輕我心故敢反耳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臥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胡三省曰張敬達之圍晉陽郭威之圍河中皆欲以持久制之然敬達以敗郭威以勝者晉陽有援而河中無援也司馬仲達急攻孟達而緩

攻公孫淵亦以有援無援而爲緩急耳

周王峻 太祖朝

王峻留陝州旬日帝以北漢攻晉州急憂其不守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且遣使諭峻十二月戊子朔下詔以三日西征使者至陝峻因使者言於帝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帝聞之自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庚寅敕罷親征

周張永德 世宗朝

柴世宗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已亥晝臥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曹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爲奇貨賣於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幷誅之而給槥車歸葬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周藥元福 世宗朝

帝發晉陽匡國節度使藥元福言於帝曰進軍易退軍難帝曰朕一以委卿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殿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怱遽芻糧數十萬在城下悉焚棄之軍中訛言相驚或相剽掠軍須失亡不可勝計

周王朴獻策 世宗朝

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

實彊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彊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民之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上欣然納之

胡三省曰是後世宗用兵以至宋朝削平諸國皆如王朴之言惟幽燕不可得而取至於宣和則舉國以殉之矣

周趙普 世宗朝

周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正陽拒壽陽劉仁贍時趙太祖分兵滁州距壽州只四程南唐主李璟聞世宗在淮命大將皇甫暉提兵十萬控扼滁陽以援壽州太祖與暉遇於清流之關大為暉所敗是夜暉整全師入甜滁陽太祖兵聚清流處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

多詣以決曲直太祖乃微服往訪之學究曰皇甫威名冠東北大尉自諒與己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今兩軍勝負如何曰彼方勝而我敗所以問計於君耳學究曰然使彼來日整兵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柰何學究曰我有一計可以因敗為勝今關背有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也可以直抵城下方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既敗之餘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徑至城下彼方解甲休衆不為備斬關而入可以得志矣太祖大喜即下令誓師夜出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為備奪門以入擒之遂下滁州蓋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為屏蔽既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失援而淮南盡為平地世宗乘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璟割地稱臣皆由太祖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學究即普

續五代 四則

周本 吳楊弘演時 知兵緩急

撫州刺史危全諷帥撫信袁吉之兵攻洪州淮南守兵纔千人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日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請兵於楚楚王

殷遣指揮使苑玫會袁州刺史彭彥章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温問將於嚴可求薦周本乃以本將七千人救高安本以前攻蘇州無功稱疾不出嚴可求即其臥内彊起之本曰蘇州之役敵不能勝我但主將權輕耳今必見用願無副貳乃可可求許之本曰楚人爲全諷聲援耳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還乃疾趨象牙潭或曰全諷兵强君宜觀形勢然後進本曰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全諷營栅臨溪亘數十里周本隔溪布陣先使羸兵當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及將士五千人乘勝克袁州盡取江西地

陳紹臨危誑敵吳楊溥時

梁侵吳以王景仁爲淮南招討將兵萬餘侵廬壽吳徐温朱瑾帥諸將禦之遇于趙步徵兵未集温戰不勝而卻景仁乘之吳吏士皆失色將軍陳紹援槍大呼曰誘敵大深可以進矣躍馬還鬭衆隨之梁兵乃退温拊其背曰非子之智勇吾幾困矣吳兵既集復戰于霍丘梁兵大敗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霍丘守將朱景浮表於木徙至深淵及梁兵敗還望表而涉溺死大半

周世宗高平之捷

北漢主崇聞周太祖殂甚喜遣使請兵于契丹契丹遣其政事令楊衮將萬餘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白從暉爲都部署張元徽爲前鋒使與契丹趨潞州昭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兵逆戰張元徽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被殺筠遁歸上黨嬰城自守三月周世宗欲自將禦漢兵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摇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世宗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世宗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命馮道奉梓宮赴山陵遂發大梁至懷州欲兼行速進指揮使趙晁私謂通事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以聞世宗怒幷晁械于獄進宿澤州東北漢主陣于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衮軍其西衆頗嚴整周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世宗志氣益銳命白重贊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張永德將禁兵自衛

世宗介馬臨陣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楊衮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勍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髯曰請公勿言試觀我戰時東北風盛俄轉南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其主曰時可戰矣北漢主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耶北漢主曰吾計已決老書生勿妄言且斬汝麾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降于北漢世宗見軍勢危自

引親兵犯矢石督戰趙匡胤時爲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勢驕可破也公引兵乘高西出爲左翼我爲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內殿直馬仁瑀躍馬引弓連斃數十人士氣益振殿前行首馬全乂引數百騎進陷陣北漢主知帝自臨陣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元徽前略陣馬倒爲周兵所殺北軍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楊衮畏周兵之強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剽掠輜重役徒驚走揚言契丹兵大至官軍敗績餘衆已降虜矣世宗遣近臣諭止之不聽殺使者與劉詞遇復止詞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陣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敗之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計是夕世宗野宿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愛能聞捷與士卒稍稍復還明日休兵高平選北漢降卒數千人爲効順指揮遣戍淮上餘二千人賜資裝縱遣之北漢主帥百餘騎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筯或傳周

兵至輒蒼黃而去衰老力憊殆不能支僅能入晉陽

周李穀 世宗朝

後周世宗顯德二年詔親征唐命李重進將兵先赴正陽白重贊將親兵屯潁上帝發大梁命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唐遣劉彥貞將兵救之又以戰艦數百艘趣正陽爲攻浮梁之勢李穀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駕世宗聞之亟遣使止之比至已焚芻糧退保正陽矣世宗至陳州亟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李穀奏賊艦日進淮水日漲萬一糧道阻絕其危不測但

且駐蹕陳潁俟晝進至臣與二人共度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但若厲兵秣馬春去冬來足使賊衆疲敝取之未晚世宗不悅唐劉彥貞素驕貴無才畧其裨將咸師朗等皆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陽劉仁贍等固止之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既行仁贍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爲備李重進渡淮逆戰于正陽東大敗之斬彥貞生擒咸師朗等斬首萬餘級伏尸三十里收軍資器械三十餘萬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彥貞既敗唐人大

恐

省括編卷之二十三

明　都諫錢塘姚文蔚編緝
侍御仁和楊廷筠校梓

兵類宋元四十六則

潘美太祖朝

南漢主以李承渥爲都統將兵十餘萬陣於蓮花峯下南漢人教象爲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杖凡戰必置陣前以壯軍威潘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踶乘者皆墮反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

樊若水太祖朝

初江南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來歸乃漁釣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系繩其中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還得其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帝然之以爲右贊善大夫遣使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荆渚而下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碑口移置采石不差尺寸十一月潘美因率步兵渡江若履平地

太宗大梁河之敗

王宗沐曰太宗藉太祖初定之威一舉而滅漢雖其

殘弊垂亡然亦不可不謂武也歸而選將積財蓄力以謀契丹尚恐非其任而乃欲乘新勝之勢恐喝方疆之虜以僥倖得志此曹操之雄不能得之於孫權也而太宗中主其下皆庸才乃欲得之於契丹宜其敗也曹操知兵懲敗之過而失之於蜀雖不獲利而不及害太宗失慮不知成敗而復有岐溝之恥由是江淮飢殘兩川震恐繼遷西跳終其身爲基禍釀衰之主夫不見兵之勢不料敵與已之力而浪於戰者其有不敗者哉

田仁朗 太宗朝

李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砦將折遇乜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田仁朗行次水州請益兵留月餘侯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浹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彊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閑暇縱酒樗蒲副將王侁等因媒蘖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

張齊賢 太宗朝

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張齊

賢選廂軍二千出與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衂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鐙砦掩擊大敗之

尹繼倫 太宗朝

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耶律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爲短兵中其

臂瘡甚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爲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

曹瑋 真宗朝

真宗即位改知渭州徙知鎮戎軍曹瑋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隧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以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内閒田春秋耕斂州爲出兵護作而蠲其租嘗出戰小捷虜引去瑋偵虜去已遠乃綏驅所掠牛馬輜重而還虜聞瑋逐利行遲師又不整遽還兵來襲將至瑋使諭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乘人之怠請休

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甚疲皆欣然解嚴歇良久瑋又使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大破虜師因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鋭以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小憩則足痹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范仲淹 仁宗朝

陝西轉運使范仲淹言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昊賊深入乘關中之虚東沮潼關西川貢賦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爲今之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其關内使無虚可乘寇至邊城清

野不得大戰關中稍實不能深入二三年閒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歳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與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

張方平 仁宗朝

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虚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

范仲淹 仁宗朝

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尋露范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祐年方冠與將卒錯處

欽深擿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矣

种世衡 仁宗朝

康定元年夏戎犯延安种世衡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城之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世衡董役事世衡膽勇過人雖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

泉耶爾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錢工復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朝廷因署爲青澗城焉世衡至青澗教吏乃習射雖僧道婦人亦教之習以銀爲射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愧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矣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

定河河北有虜寨虜嘗濟河爲患世衡數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

王德用 仁宗朝

以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决

种世衡 仁宗朝

种世衡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屈强聞世衡至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往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耶遂冒雪赴之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州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世衡又以計去元昊腹心二將所謂野利天都者於是講和之策遂决矣

狄青 仁宗朝

狄青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度必用竒勝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卻聲止即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却虜人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謂青爲天使也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數追奔數里前臨深澗虜忽壅遏山嵎青遽鳴鉦而止虜乃得引去時將佐悔不追擊青曰不然奔命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也

又 仁宗朝

儂智高陷賔州復入于邕時交阯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之請于朝狄青奏曰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践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阯助兵帝從之

又 仁宗朝

狄青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賔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鬬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又 仁宗朝

狄青既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測賊覘者還言軍未即進青明日即整兵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余靖爲殿夕次崑崙關黎明整大將旗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右將孫節搏賊死

山下賊氣鋭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橫開合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爲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黨黄師宓儂建中等及僞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江口入大理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脇者慰遣之梟師宓等於城下歛屍築京觀於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廣南悉平

又仁宗朝

初智髙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賔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皷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時三皷元帥已奪崑崙矣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已近邕州賊方覺

又仁宗朝

其戰于歸仁也張玉先鋒賈逵將左孫節將右既陣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山下逵私念兵法先據髙者勝乃引軍疾趨山賊至逵擁衆而下揮劒大呼斷賊陣爲二玉以先鋒突出陣前而青麾蕃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逵乃詣青帳前請罪青撫逵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

韓琦英宗朝

夏主諒祚寇大順城中流矢遁去徙寇柔遠環慶經畧蔡挺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幣知延州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挫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塞下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初諒祚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會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款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

李綱欽宗朝

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

种師道欽宗朝

种師道帥師入援至洛聞斡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秪取辱焉今鼓行而進

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為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平仲為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

金使王汭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為卿故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俟彼惰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

又　欽宗朝

時朝廷日輸金帛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皆素為山西巨室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云士不得速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為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丁酉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斡離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

吏覺之斡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於募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

又　欽宗朝

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斡離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韓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諸城門開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

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李綱 欽宗朝

時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將折彥質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斡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境多輕動以啓釁侍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

韓世忠 欽宗朝

欽宗時宣撫使李彌大有大校李復者鼓衆大亂淄青附之彌大檄世忠將所部追擊世忠兵不滿千人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李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與共飲啖就降其衆萬餘

宗澤 高宗朝

金將粘罕據西京與宗澤相持澤遣步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

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語之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將也斬其首以狥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畧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飢餓困窮今河東不從敵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者本遼酋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縛堂上爲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眞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澤因是盡得敵之虛實遂決計大舉先是賊在磁以趙世隆爲中軍將澤去磁以州事付李侃及金人圍磁急世隆乃與郭進謀殺侃以遁判趙子節權知州事至是世隆與其弟世

興將三千人歸澤乙卯世隆入拜澤詰之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斬之時衆兵露刃於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矣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至澤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興欣然受命遂得州以歸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塹路以阻行人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斷之覘事者以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狀仰械送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于市見者皆慄

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相下各率所部相距于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爲二人相視赧沮而退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甚尊憚之言必稱宗爺

臨安要害　高宗朝

兀术自建康趨廣德殺守臣周烈遂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渡哉遂犯臨安守臣康允之棄城走兀术聞帝在明州遣將率精騎渡浙追之

韓世忠　高宗朝

金人至鎮江韓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术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旣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术也

又　高宗朝

兀术見海舟乘風使蓬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箬蓬則不攻自破矣兀术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术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术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焰蔽天師遂大潰兀术遂濟江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术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吳玠　高宗朝

張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一戰玠言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救而乘之及次富平浚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敵驟至輿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玠營軍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與弟璘收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

王德 高宗朝

邵青寇宣州進圍太平劉光世招降之尋復叛去聚其黨于崇明沙將犯江陰光世令王德討之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衆大潰翌日餘黨復索戰諜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悉平

岳飛 高宗朝

岳飛至郢偽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齊人救成餘衆益兵駐新野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臯復徐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

韓世忠 高宗朝

韓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眡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孛堇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孛堇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

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兵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
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旼亦擊敗金人
於天長之鴉口橋解元至承州北門遇敵設水軍夾
河陣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
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
踏藉溺死者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
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
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爲
中興武功第一

岳飛 高宗朝

岳飛奉命討楊太于洞庭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
戰飛曰兵法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
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
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
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
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
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
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
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之飛上其功遷
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受王燮令無功飛鞭士安

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
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
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議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
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
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
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
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以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
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
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
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

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
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
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
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
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
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
壅塞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
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
窮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
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

爲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渾浚嘆曰岳侯神筭也黃誠斬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云

張浚 高宗朝麟豫子

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浚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浚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浚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於中使諸將有所覬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

劉錡順昌之捷 高宗朝

副留守劉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彦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

至順昌城中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斂兵入城爲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汴皆攜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之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爲金人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步將許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梁軍士扶攜老幼而來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喜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候用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戰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我當爲國家殺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劉豫時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金游兵已涉潁河壬子遂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衆既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禄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

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而不敢近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五十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嘂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嘂聲卽聚金人亦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卽索靴上馬帥十萬衆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陳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

正爲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寡衆不敵然有進無退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邪且敵營甚邇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感動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如何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耳卽置鵞

車砲具不用而械成等還錡以文書一卷繫于械錡懼惑軍心立焚之兀朮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朮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

兀朮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大暑敵遠來疲弊晝夜不解甲人馬飢渴飲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錡士氣閑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凉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鋭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鬭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兀朮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毎進一步卽用

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卻官軍以鎗摽去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絶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　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以爲彊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皆鞭之遂還汴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

器悉徙而北意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又　高宗朝

世傳錡通陰陽家行師知避就錡在揚州命盡焚城外居屋用石灰盡白城壁書曰完顏亮死於此金主多忌見而惡之遂居龜山人衆不可容故致大變朱熹曰順昌之役正值暑天劉錡分部下兵五千爲五隊先備暑藥飲酒食肉以一副兜牟與甲置之日下曬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與一隊軍至令喫酒飯少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與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虜遂大敗緣虜人衆多其立無縫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卽斧直入人叢掀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倒卽壓數騎殺死甚衆虜人至是方有怯中國之意遂從和議耳或曰是戰也錡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香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下不得以故士馬俱斃云

吳璘　高宗朝

吳璘進兵援泰州聞金統軍胡盞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圈請于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彊弓次彊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彊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丙申遂進次劉家灣

時胡盞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
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
戰于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夜半璘遣姚
仲王彥銜枚涉河陟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
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
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盞善戰二酋異議璘
先以兵挑之胡盞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輕
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鬬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盞
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癸
亥以驛書詔班師

又 高宗朝

璘謂胡世將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
却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
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
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其情蓋
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
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
不能相及於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爲
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於兩陣
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矣

又 高宗朝

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宵兵非嘗試雖知
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
怠矣其反短制長之策亦是要在審蕃漢之長兼收
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
以勁弓強弩制其重甲以遠尅近強制弱制其弓矢
布陣之法以步軍爲陣心翼以馬軍爲左右肋而拒
馬布兩肋之間

虞允文 高宗朝

金主亮將率兵渡江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

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
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
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
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
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
他人壞之公受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
安避丙子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
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
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擐小紅旗麾數百艘絕
江而來瞬息之閒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小

郤允文入陣中撫統制魏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

畢再遇寧宗朝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唯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森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預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蒙古劉整宋理宗朝整宋臣降元者

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以玉帶餽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許之蒙古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爲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榷場誠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爲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内築堡壁蒙古又築堡于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爲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

王宗沐曰兵法有九地用兵者所必圖然未有如元人之必以此取勝者其亡金也據會河川以逼居庸則中原震出金中以下漢鄧則汴京危其促宋也蜀據天下之上流而彼自散關大理以臨蜀則夔盧歸峽爲之動襄鄂中原之上流而彼自襄陽樊城以度鄂則建康臨安爲之摇故得地利者有三利焉以高臨下勢便事利一也近已地而據上流進退有資二也下仰上以爲藩蔽撤其蔽則先聲震城守喪氣三也兩軍相持據高者勝趙奢先據北山唐莊宗引上土山是也一水相持擣下者勝張興世反鑿錢

湖王濬直擣石城是也自古以兵爭天下者多矣而未有用兵如元之精者以故滅國百餘而盡跨宇內兵無留行吾故著之於此以告後世之談兵利者

元董摶霄 順帝朝

元末董摶霄建議以淮安為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援救淮安誠為急務為今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瀕淮南之地及自沭陽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又於介中設一小砦使烽堠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併力野戰

無事屯糧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淮南北之民壯者已盡為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

續宋 八則

吳祚 太祖朝

宋太祖建隆元年李筠反謀已決樞密吳祚白太祖曰潞城巖險且有太行之阻賊恃保之未可以歲月破筠素輕銳若速舉兵擊之彼必出闘但離巢穴即

擒矣已一從其言遂親往次滎陽西京留守向拱勸上濟決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誅之儻稽浹旬恐賊愈滋攻之難為力矣趙普亦曰兵尚拙速不貴巧遲倍道兼行掩其未備可一戰而克也若使堅壁固守老我師徒餽運艱險上納之六月巳巳朔上至澤州召控鶴左廂都指揮使馬全義問計策全義請并力急攻且曰緩之恐生變上命請軍奮擊親帥衛兵繼之辛巳克其城

宋太祖

上久欲伐蜀而無辭會趙彥韜潛以蜀主與北漢主

約同舉兵濟河蠟書獻之太祖喜曰吾用師有名矣令彥韜指畫江山曲折之狀關砦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遂命王全斌等伐之且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者土地耳全斌等由鳳州劉光義等由歸州進十二月全斌入蜀興州屢敗蜀師擒招討使韓保正蜀衆大潰蜀大帥王昭遠保劍門光義至蜀夔州夔州有鎖江為浮橋上設敵棚三重沿江列礮具光義將行太祖示以地圖指鎖江曰我軍至此泝流而上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illegible]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

却郎以戰權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鎖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蜀守將高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走遂入寧江城彥儔自焚死乾德三年春正月全斌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路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閣南二十里至青疆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劍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進次青疆至昭遠鬪之留其偏將守劍門

自引衆退屯漢源坡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劍門已破昭遠股慄失次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宋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光義克蜀萬施開忠四川峽中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愈以城降時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彬禁止之故峽路兵始終秋毫無犯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爲之副趨劍門以禦宋師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儒無識玄喆離成都但携取姬妾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

縣州聞已失劍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廪而去蜀主皇駭問計于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爲我效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自發汴州至是凡六十六日初全斌之伐蜀也汴京大雪宋主設氈幃衣紫貂裘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感

泣故所向有功

張俊岳飛　高宗朝

紹興元年張俊討賊李成聞其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筠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俊歛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爲怯俊諜知賊怠乃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絶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絶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

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俊與飛遇成於樓子莊大破之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衆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銜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絶江而去因呼俊爲張鐵山遂復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群盜皆遁

韓世忠 高宗朝

紹興二年韓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棊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我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劉豫

岳飛 高宗朝

紹興五年宋與金人議和已定金以河南歸宋高宗遣判宗正事士㒟力制襄宛洛謁鞏上諸陵道過南

鄧時岳武穆駐軍在鄧因止之曰金虜無信君宜少緩㒟辭以王命有程辭去不數舍烟塵四起軍聲囂然於是失色南奔忽遇大軍望之乃岳幟也遂馳就之岳笑曰固謂君勿行正恐此耳然已遣董御帶牛觀察與之交鋒矣兵勝敗無常君王人且近屬也吾當以巳兵衛送君行數里二將捷書至蓋㒟未行前一日出師也

岳飛郾城之捷

紹興十年岳飛大敗金兀术于郾城先是飛留大軍于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术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术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illegible]汝雲與金人戰凡數十合金屍布野兀术以拐子[illegible]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illegible]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illegible]之兀术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illegible]後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术憤甚合師二十萬次于臨潁楊再興以百騎遇之于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戶

撤八千戶百人再與死之獲其屍焚焉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旣而兀朮果至貴將游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婿夏金吾兀朮引兵還汴飛使梁興渡河會太行忠義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沁水遂復懷衛州太行道絶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相對壘又遣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還汴飛檄陵臺令視葺諸陵兩河豪傑李

通等帥衆歸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衂金將烏陵思謀素驍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候岳家軍來即降金將王鎮崔慶李覬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金龍虎大王之將忔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金韓常亦欲以衆五萬内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黄龍府與諸軍痛飲耳因上奏金人鋭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會難失而秦檜方欲畫淮以北與金爲和諷臺臣請諸將班師且知飛志鋭不可回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速召還於是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郾城引兵還民遮馬慟哭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

上六郡閒田處之初兀朮敗于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衆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書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内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朮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飛至鄂州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宋孟宗政　寧宗朝

孟宗政權棗陽初眡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

股栗於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至是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又 寧宗朝

孟宗政守棗陽金師完顏訛可擁步騎傅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瀦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

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夜攻城運茆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毀樓掘深坑防地道刱戰棚防城損穿穿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鞴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氈析竹以刺七戕頹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傅正城金人摘彊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頓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瀼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刱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

省括編後序

治世之道闡說以言展錯以事靖亂摧戡以兵故一言興邦一舉輯事一捷收功其間有大窾會焉倘非明而熟于計鮮不當局而迷者吾師養谷先生問學家承淵源博雅舉三編六緯二酉兩觀靡不亶志潭思乃猶考信諸史于是手集成編目其顛曰言曰事曰兵揭而表之曰省括盖取尚書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之義也其首簡則侍御楊公　太史陳公　銓部賀公

詳哉其言之矣而復覈于自叙周不敏敢以管蠡之量究顥穹溟渤之無涯哉惟是聞雷霆者震其轟陟泰華者駭其絕周幸厠先生門墻寔兼董校讎欵識之役是亦持布鼓過雷門而童子跛羊朝夕于崩施之麓者能無以其震且駭者輒一鳴詫耶竊謂機張而括不動省者所以決也故等言也而出好興戎縣于語嘿等事也而倪休虆啓介于從違等兵也而出死入生衡于進止機亦何常之與有或為

谿為谷守雌而得算或若猋若電走鷙而濟謀或陽南其鉦陰北其轍為耳食所熒而闇不及覺或視比贅疣實副要腹為膺見所狃而燥不及圖有明目張膽堂堂正正而迎刃以解有色授魂與徐徐于

于而垂槖以入機宜至變應亦無方古之人所為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者蓋存乎一省矣先生是編由春秋迄勝國而款收其巧中之奇自安主及庶民而臚列其已試之畫凡二千餘年之事與其人俱往

之迹如身介其旁目睹其狀其當機者誰耶其出于機入于機而超然自解者誰耶夫酌于言筴于事籌于兵艱易不倖時夷險不倖地口吐一奇人持一幟如燃犀海澨珠瑠璀錯各獻其珍乃采明月簡

照乘燃犀者惟所用之矣先生舉治世以來天地間一大機括囊而括之于一腔而以其所為筌蹄印證者志不朽以發人之深省其嘉惠天下後世良厚顧周猶顧引其說焉先儒之言曰誠神幾夫機幾

也誠以神之有妙于先者矣不務審幾而聽于機機事也不誠是豫而機是虞機心也機事機心道所不載辛德立言者講道矣此編主于節善而富于疏謀雖醇駁互見而命之曰省括蓋省則誠于思矣

醇者師其心駁者師其智顧其所省何如耳所謂繹志不枉即羿之彀率何可廢也不觀孔子之于詩乎風而存鄭衛雅而存板蕩而蔽之曰思無邪無邪之思宅之乎誠幾動而神隨忽于機而化于道矣

思之時義大矣哉知孔子之所謂思則知先生之所謂省

萬曆丁未歲仲夏月吉知上海縣事門生李繼周頓首拜譔

省括編題後

虎林姚元素先生緜歷常登瑣闥晴窻之暇抽緒舊史取古人曰應御變之方彙為一帙而部分之曰言曰事曰兵其世自周迄元其人自明辟察相諍臣策士以逮蒭纓夷隸罔不收其文

自廟算帷籌工覩蒭蕘議以及閨慧嬰智罔不採其篡錄則本左氏短長涑水資治而旁撈子史之雅馴者芟繁舉要由本達枝一切稗官頡滑無取焉蓋一開卷而千百人之機智勇辯千百年之吉凶進退存亡消長瞭瞭如在心目洵矣保治制勝之的格君周身之彀率題以省括不虛耳

直指楊公悅是編也序而公之梓則先生門人李明府公為政而居中以文學掌故渴與校讎之役字比句櫛補苴缺漏庚二

季乃絕魯魚刻成先生謂居中宜有言末簡維先生援古證今孳孳體國偺彼機關發我神智合萬人以共射一招公收決拾之利其集思廣益一何忠誠篤摯也顧事變相錯若地形然轉盼咄嗟之間乍陰乍陽忽不知其

南北歧而東西從宇宙古今亦一大機局而可以陳言故牘膠柱而拾瀋哉是趙括之以父書敗而齊威公堂上之糟粕徒詒輪扁者誚也夫天地間靈明一氣鍾於人人則無人無機之用矣人人有機是人人而能為紀昌飛衛

而無奈利害中繫見開外縛旁觀夢於聚訟當局困於掣肘嗟唶自完家會坐失縱羿逢蒙之巧即有技安施記不云乎射之為言者繹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人繹其志以各射其鵠機不虛張矢無妄發故功成而德行

立則直指公所云澄我神識無動機心無傷手於機事真得阿衡氏遺旨也是先生所謂省也

歲在彊圉協洽玄月下澣通家後學温陵黃居中頓首識

省括編二十三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明姚文蔚撰文蔚有周易旁注會通已著錄是編采史傳中先機應變之跡自春秋至元季彙爲一書分言事兵爲三類以省括名編蓋取太甲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之義然兵亦事也分類未允間有論斷亦未見特識特書生好談作用者耳

智品十三卷（一）

〔明〕樊玉衡撰　於倫增補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二年於斯行刻本

智品題辭

太原王錫爵撰

余兩年來與士大夫語未嘗不流涕為言樊侯也樊侯六年崑山腹未飽崑米安所過取於世而中天至此傷哉天乎然余弟知侯廉耳侯沒而崑之人思侯痛侯曰為余言侯治行乃知侯非直确确如石而已蓋周官六計所謂廉能廉善畢具焉百而下乃僅僅與孔姑滅范萊蕪並名得無猶有介然不甘受之

色乎頃讀侯所銓次智品益慷
然悲之侯所品一神二妙三能
四雅備矣跡崑之人所以頌侯
者則猶四之中一之下也傷哉
天乎吾安得起侯于九京而使
之自窮其品也哉
乙巳冬十月題

智品敘

孝介樊公酷嗜讀書署中輿中
馬上舟中旅次無聊之際風雨孤
燈之夜無不寓之于書是僕以
嘗抱而饑以嘗飴矣而公之言
匝直咕嗶汲引爾也以爲之占
事無不滴于智者智之用在是
如日在人如目無学無術而以人
之國使偉何異瞽者務夜宵
求于暗室之中冥取所求之人
用子之智一一評之集爲一書名
曰智品首曰神之以迄末流秦

誠人偏垣而洞五臓之微也不
待占候視色而吉凶生死之狀
了然於胸中矣次曰妙之以圓
應此呂梁丈人与齊俱入与汨偕
出之妙也任風濤易[illegible]乃
陽侯之險無所坦途矣次曰變
變明於機此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
而芒刃不挫之手也[illegible]挑聲儒
劊皆衆理解矣次曰雅雅之与俗
俗無不麤疏在淺隨在失畏
子智深而勇沉禮行而孫出
夫是以百舉而百當也次曰具

夫取尾孫竈穴取狸狌捕鼠[illegible]
名世之不与少在故有修儒效
手小用如士捷手心志合衆心以
成其大正大人之事也次曰譎
晏子曰大勝時也小勝計也晉
文公譎而不正而城濮之功名
与召陵之績並今宋襄陳儒
而志者當無溺之辱詆之敗
[illegible]末曰盜盜之何若孫讓辭政剌
軻之徒有盜名無盜情衣冠仁
義之士有盜情無盜名夫愛
仲遇盜取二人焉學高之暴取

中不爲其袖佃惼無文吶之譽
不出諸口而忠實誠心信于士大
夫觀之曰知與不知無不盡哀
歎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公甚似之
歷官十載不浮一塵辭榮歸佚
親族先之所共知也是以謚

曰孝介先生語具江夏太原
傳記中不具述然予獨賞其
趨蒲之日去饑色卻笑含如
叫花及登第淚下如雨推因
定甘貧處約以安至第然何
莘心寧夫毛義之喜樊公之熱

一也抑如傲一世故受樊公不屑
一世故不受亦一也然抑如予
武審之僅佛仿蕭之觀又上
封禪之書則以道事君非所
以望于相如樊公其于何足人
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動心

者則廓廓然獻何在而不倫
然又在當時排大璫勇直負
有大惟有不爲而後可以有
爲觀白無歉之臣可與言王佐
其在斯人歟

甲寅孟夏友人孫倫撰

智品漫記

多聞而擇多見而識麈尾休譚舟楫自濟珠玉在前覺我形穢飽溷當路牽棠遠避三人我師安問純疵苦在塵紛隨手作記

日愼居士題

一神品

神品者機將萌而先知禍未發而先覩光怪么麽望之而走卽如神之智何讓矣

二妙品

妙品者機巳萌而禍且發運其智力轉移甚巧致宵人忸怩以韜穢羣豪跼蹐而斂暴功什百于戰爭乃妙有獨操者也

三能品

能品者事巳遂而禍巳成運策出奇旋轉威中如楊葉之射白猿望之卽號以此收功天下稱能人焉

四雅品

雅品者以凱正之心行轉移之術亦機亦枘非機非枘中倫中慮人我共濟此天下所目爲端人而要非畫地拘方以奠耦變偕務者也

五具品

具者備也可備爲有事之用具者器也可通於一器之致隨時便捷應而不窘無之未必決癰有之亦足解頤大之未必濟時小之亦足破結聊存以資用具耳

六譎品

譎品者蹤跡詭秘蹊逕回環揆之正人端士多有不爲而於事亦或有藉儻堪稱藥囊中硝砒乎

七盜品

盜品者性專陰而不陽情獨我而無世機枘横心穿窬對面譬盜憎主人不必其恒有怨也而不知者往往墮羿之彀中良足畏焉

楚黃樊玉衡玄之父評品
於　倫惇之父增編
古潤談自省季曾
宛陵黃一騰仲昇
滇屛陳龍光伯爲
武林錢養庶國蕃
楚郢胡承詔君麻
大梁蘇　進瞻叔
姑熟李萬化君一

新安程國祥仲若
臨沮張斗樞惟玄
金沙虞德陞元起父訂正
紀樊玉衡升之父校閱

書品卷之一

神品一　　若愚校

堯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禹爲匹夫未有功名堯深知之使治水禹稽首讓于益䟕夔帝曰何斯若眞出爾命圖示乃天禹方讓隱共所握括地象之圖故帝日出汝所天命也示是也乃天使汝治水非我也禹曰臣觀河河伯面長人首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臣河圖帶足入淵禹乃拜辭傷先人之功不成受誅愁然沈思乃北見六子獲玉匱之書以從事受黑書於臨洮得綠字於濁水發金

簡玉字於玄夷蒼水使者念是時水之患河爲甚濁河所被冀兗重而雝輕沸之所被徐輕而兗重青冀兗之流皆自其東北走海而冀又上京故治水之急先於河於是發迹壺口治梁及岐南至於華陰東至底柱鑿孟津疏三門以奠西河新二渠過洚水至大陸散爲九河合爲逆河以入海又準地之勢自北而南兗青徐爲東偏雍高於豫豫高於青徐雍豫餘流繇鞏洛而入河揚下於荊荊下於梁梁荊之水東自揚而入海故東南次兗青又南次徐四州治而河患息又南次於揚西次於荊

以爲江淮瀹濟漯決汝漢以通淮泗緣[illegible]而[illegible]次
於豫次梁次雍以奠江河之上流而洪水定
商容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
君也容曰非也視其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
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
其爲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卽
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于進退見周公至民
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人忻忻休休志在
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不惡
而嚴是以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
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
副是以知之
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
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
之故遲太公亦封于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
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聞伯禽
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
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
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其故何也管
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譆日之役者有執蹠
㾕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
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儐者延之而
上公級而立管子曰言伐莒者子耶對曰然管仲
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
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子曰何以意之對曰
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
清靜者衰絰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
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艴然充盈手足矜
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君舉
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
惟莒乎臣故言之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
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
吾於衛無故子盍爲請對曰妾望君入也足高氣
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
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
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
慚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
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

晉襄王欲襲聊阮使人於周曰敝邑寡君寢疾卜以䵷三塗爲祟寡君使下臣願藉道而徼福於天子天子許之朝禮使者長弘謂劉康公曰祈福受禮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此詞文而色武。長弘先知之也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女何以爲哉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彊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晉侯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

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犫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于是乃召犢犫鐸鳴而問政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于魯以胖牛肉迎于河上使者語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嘆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何謂也孔子曰夫犢犫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及于涸澤鳳凰不離其尉羅故刳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竭澤而漁則龜龍不見鳥獸之于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鍾于外。而黃鍾應于內。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違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爲之此乎于是遂回

[illegible]不渡而還
延陵季子遊于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吳使季札聘魯札請觀周樂魯人爲奏六代之樂遂

聘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乎仲是以免欒高之難聘鄭見子產如舊識謂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其萃于三族乎
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illegible]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于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汝私饋之[illegible]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否[illegible]之受罪不久矣語未畢季氏讓子路者果至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于鄭子陽者曰子列子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爲有道者妻子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饑色矣

君過而遺先生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其責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且受人之養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之人豈義哉其後民果作難殺子陽子列子之見微除不義遠矣
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

子釋之勿出于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
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今殺之智伯曰兵著
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
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
柰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
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
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
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
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
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

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
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
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
魏之君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
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
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亾地分爲天下
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亾也智氏
盡滅惟輔氏存焉

智伯行水魏桓子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
可以亾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
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
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
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亾難必及韓魏矣今
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
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
曰此讒臣欲爲趙氏游說使疑二家而懈于攻趙
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
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
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
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

太宰子朱侍飯于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
巵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
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朱曰令尹輕行而
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夫仕
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

騶布反高祖自將往誅布劉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
布軍荆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
不可無壯士以鎮之乃立濞於沛爲吳王三郡五
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
然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

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愼無反

漢惠帝崩呂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而哭不悲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悅其哭乃哀

初夏侯勝爲博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是時光

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

中曆蟠生於漢末時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迹于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三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唯蟠確然免於疑論

曹公遣刺客見劉備間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旣而諸葛亮入魏客失措急起如厠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亮徐歎曰覩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必刺客也急追之客已越牆去矣

夏侯霸降蜀姜維問曰司馬公旣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否霸曰司馬公自當作家門彼方有內志未遑及外事也公提輕卒徑抵中原因食於敵彼可窺而擾也然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有膽略精

練策數終爲吳蜀之憂但非常之人必不能爲人用而人亦必不能用之士季其不免乎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蜀滅而會反皆如霸言

山濤爲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蹋鑒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

王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敘致旣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旣退看之不輟乃歎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耶祜不

然之夷甫拂衣而起諸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
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

桓溫豪爽有風骨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
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
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後溫將伐蜀朝廷皆以蜀
道險遠溫衆少深入爲憂惟惔以爲必克或問其
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
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耳

琅邪王道子執政恃寵驕恣帝浸不能平欲選時望
爲藩鎮以潛制之問於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

恭殷仲堪何如雅曰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
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且幹略不
長若委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
爲亂階案帝不從

梁竟陵守孫暠翻城守張建並降裴俠曰暠目動言
肆輕於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後皆如
其言

隋末兵興魏先生隱梁宋間楊玄感戰敗謀主李密
亡命鴈門變姓名教授與先生往來先生因戲之
曰觀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搖而語偷氣沮者新破
敗目亂者無所主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
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手
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與先生曰吾子無帝王
規模非將帥才略乃亂世之雄傑耳因極陳帝王
將帥與亂世雄傑所以興廢成敗曰吾嘗望氣汾
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公拂衣而言
曰豎儒不足與計事後脫身西走所在收兵終見
敗覆降唐復叛竟以誅夷

樂人王令言妙解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
子嘗從忽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

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
子問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言頃來有之令言歔
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愼無從行帝必不返子問其
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者君也吾是以
知之帝果於江都遇害

衞公李靖爲僕射侯君集爲兵部尚書自朝還省君
集馬過門數步不覺靖謂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
將反矣

太宗令衞公李靖教侯君集兵法既而君集言于帝
曰李靖將反至于微隱之際輒不以示臣帝以讓

靖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制
四夷矣而求盡臣之術者是將有他心焉
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
三世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時武衛將軍李君羨
直玄武門會宴宮中行酒令言小名君羨自言名
五娘帝愕然又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爲
華州刺史尋殺之帝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
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俯察其人已在宮中不
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帝曰疑似者
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帝乃止

曹瑋爲定帥王鬷至定治事畢瑋謂鬷曰公事已畢
當還明日當少留明日餞食罷瑋屏左右謂鬷曰
公滿面權骨不十年必總樞時西方當有警公宜
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鬷曰四境之
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瑋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
德明嘗使以馬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
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十餘歲極諫其父謂以戰馬
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
用者瑋聞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
志聞其常往來牙市中欲一識之竟不可得乃使
善者圖而觀之眞英物也必爲邊患公其志之
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
樂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
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
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十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
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王安石用雍言
果驗云
李待制師中在仁宗朝因邸吏報包希仁叅政或曰
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無能爲今鄞令王
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此人世

貴其先識
元豐八年神宗升遐兵部韓宗師問宗丞程伯淳曰
今日之事何如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
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何如宗丞曰當與元豐大
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
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
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
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
初劉誠意隱居力學嘗遊武林西湖有異雲起西北
魯道源宇文公諒皆謂此慶雲公獨縱飲不顧曰

此天子氣應在金陵[illegible][illegible]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後謁賈鉉見有潔癖而去又謁王冕見其膽不足而去又謁方國珍處兩月偶情洽方移坐門檻亦去乃謁我　太祖入其境便傾心以天道後衆者勝一語契之遂置幄中多所咨受以成大功樊升之曰易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然則四方有敗必先知之皆欲將至有開必先皆自然神至之符也寧待形迹擬議思慮卜度哉此惟聖人然後有之亦不必聖人也豪傑之士往往有之噫所謂識者無非神也神有大小淺深精粗而識因以判焉若夫倚辦于見聞推測間末矣焉得神

智品卷之二

妙品一

昔者文王侵盂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悅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召公入王曰爲之奈何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召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

管子得於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皆謳歌而引管子恐魯止而殺巳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女謳女爲我和其和適宜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遠管子可謂能因事役人人得其所欲巳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而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乎

齊桓公謂管夷吾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爲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田莫不見禽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汚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爲不可優則亡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公曰柰何對曰公子舉爲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爲人巧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其爲人也小廉而苛狀足恭而辭結正荆之則也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言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爲之柰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

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惠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爲非衆人所可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我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至

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

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菑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菑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甿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鞝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閒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甿有所讎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吿桓公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咙其事易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羣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士之子恒爲士工之子恒爲工商之子恒爲商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慝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桓公曰善於是制國以爲

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于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其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

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獀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于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illegible][illegible]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福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菑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煮沸水爲鹽正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國也無鹽則腫守圉之國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出賂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皂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斤澤山間堁壚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

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十鍾之家不行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囷窌之數皆見於上矣君案囷窌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囷窌而不能挹損焉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使無券契之責則積藏囷窌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農

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根天下無兵則以賜貧甿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垠壏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釜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爲可耳桓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使其墻三重而門九襲

因使玉人刻石而爲璧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

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
每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
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于梁父號令天下諸侯
曰諸侯從天子封于太山禪于梁父者必抱菁茅
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
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
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
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
謀也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

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
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
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寧戚馳
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
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
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
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
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
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
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斷輪軸

下采杼栗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
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
餘家寧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
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之
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千鍾其出之中
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
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煑泲爲鹽梁濟取魚
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
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
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

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
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
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
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鐻枝蘭鼓則必坐長什
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
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
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
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鐻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
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
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

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予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饑齊東豐庸而糶賤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鏂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

錢也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饑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

龍鬬於馬渭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鵞鶩含餘秣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饑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爲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饑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此何以給管子對曰惟繆數爲可耳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皆堊白其門而高其閭州通之師執折箓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

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給峥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瓁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蟁虻巨雄翡燕小鳥皆歸之宜昬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

蓄物而賣爲讐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蟁虻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蠒縷不治内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爲囷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

曰成囷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囷京上以給上爲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爲也

蔡女爲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爲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爲天子伐楚楚伏因還襲蔡曰

余爲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因遂滅之此義于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爲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讐之實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

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公子重耳出亡于晉里鳧須竊其寶貨而逃公子重耳反國立爲君里鳧須造門願見文公方沐其謁者復文公握髮而應之曰吾鳧須也曰然謂鳧須曰若猶有以面目而復見我乎謁者謂里鳧須鳧須對曰臣聞之沐者其心覆心覆者言悖君意沐也何悖也謁者復文公見之曰若竊我貨寶而逃我謂汝猶有面目而見我邪汝曰君何悖也是何也鳧須曰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寧棄國之半乎其寧有全晉乎文公曰何謂也鳧須曰得罪于君者莫大于鳧須矣君請赦鳧須顯出以爲名如鳧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況有輕于鳧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爲右翁然晉國皆安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

方共食其肉繆公問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卽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巳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假之人也然且至而

死矣今予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予同耕則比力也至于說人主不與子比智也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耶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直君受諫者聖君受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釁咎血成于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

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辨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反色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色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見者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王曰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怪而問故優孟對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楩楠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是乎優孟曰請爲大

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槨銅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曰無令天下久聞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于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

厲公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閏月乙卯

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正月庚申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惟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周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

齊景公常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謂死晏子對曰此餧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于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殣何足恤哉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敖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下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于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于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刖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賚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拔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

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
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爲者也景公曰我探
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
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鷇鷇故反
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鷇鷇
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亦加焉而況
于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
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
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后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
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畾於君拂也君
胡不問於畾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
何必畾哉遂輟田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
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
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進
朝侍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
吾聞諸伯叔諺曰惟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
歎何也合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
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
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
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趙襄主學御于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
後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
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
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
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
臣尚何以調于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不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
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
以樂見門大夫入言于公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
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公曰客子爲樂對曰臣不能
爲樂臣善隱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
昧死御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屈五指公問于
隱官曰占之爲何皆曰不知公曰歸之咎犯則申
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
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使士渴四也
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
得達公曰善乃釿鐘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
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
使人遺老而亡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
勿往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
爲絶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
馬徑于殿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
其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
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
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
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

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
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
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
游之無有極時柰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
願大王山陵崩阤爲陵于荆臺未常有持鐘鼓管
絃之樂而游于父之墓上者也于是王還車卒不
遊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
西諫之于十里之前而權之于百世之後者也
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
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
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
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
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爲大室以臨二先
君之廟得無害于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
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作
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
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
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
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義禮一不祥也嗜慾
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

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
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
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
不能聽說人譬以太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
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至見
野人曰子耕于東海至于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
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接草而待
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爲之軾車公子晳曰
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

財三者固可得而託也遽伯玉曰謹受命遽伯玉
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于士楚王曰何
國最多士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說遽伯玉曰楚最
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遽伯玉曰
伍子胥生于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
平王之墓伍子胥生于楚吳善用之釁蚡黃生于
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
不閉國無盜賊蚡黃生于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
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
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

身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
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于楚
遽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亨魚溉之釜鬵孰將
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
為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
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
乃不為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
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

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
割隰朋善削縫賓須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
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
割之隰朋煎熬之賓須無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
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
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
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
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楊吾君之恥者也
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顏乃趣赦之

晉平公使叔向聘于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
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
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
敬民叔向對曰君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
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
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
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
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
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

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illegible]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illegible]奈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illegible]伯又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問父不可謂孝爲人

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緤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廚緤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

不敢時忌耳文侯于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勑
倉唐以鷄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
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
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
誰與謀故勑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
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
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
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
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
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噦

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
天子舍人之謂也

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
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
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
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
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
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
于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
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
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
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
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
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
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
相國衣二襲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鍤入曰
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
臺王曰何若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
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

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臺趾必先以兵
伐諸侯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而外又定農畝之
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已備乃可以作魏王
嘿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齊威王初即位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
伐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
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
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
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也譽言日聞
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苦昔日趙攻甄

弗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弊厚吾左右以求譽也即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津而闗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

齊宣王爲大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邦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敢問荆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今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爲鍾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而后葬今太子宜曰先君欲少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義也太子曰善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髠爲齊使于荆還反過薛孟嘗君令人體貌而郊迎之謂淳于髠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淳于髠曰敬聞命至于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哉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爲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厮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

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齊宣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田單見其寒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王不如因之以爲己善也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田取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善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歎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于廷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因使人聽于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

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令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鬬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月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于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

曰子無罪于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觴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爲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中山安平君以惴惴之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爲之柰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眄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禽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眄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益王車屬凡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袪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田居爲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眄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樊升之曰高帝曰三者皆人傑吾用之此吾所以得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吾擒也噫羽豈獨有一增而已哉張韓陳平皆羽之臣也羽不能用乃走而歸漢高次及南陽之士皆更始之臣也更始不能摭故望風歸

光武二荀陳郭皆袁紹之臣也袁紹不能用乃走而歸曹操自古興王之佐皆敗主之臣信哉夫曹操稱能用人矣九州百郡十有其八可謂盛矣而徐恕之謂玄德曰將軍撫誠與人人士樂用終濟大業曹公雖強無能為也噫然則玄德公之誠信德量又豈操所得而擬哉今觀諸葛公之託孤五虎將之忠勇用命黃公衡之死而心獄此皆自古帝王所無使備得盡其用者誅操如誅狐兎何足道哉諸葛公當年出茅廬者正此意耳雖然此皆不世之才得一士而可王者也然人才亦何常之有賈山曰夫磽确之地雖有美材不得生焉江皐河瀕不材之木無不隈大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故董允蔣宛費禕之徒賴諸葛公而顯而有宋如康伯可陳亮韓彥國館師之屬皆自沉沒惜哉吾是以痛恨于墻主也雖然又何止是管仲遇盜取二人焉其所使于諸國如公子舉者三人皆曲細之人也田忌策將子之為人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能存耳嗚呼聖人得位天下之人皆才也夫使天下之人皆才聖人亦何事哉坐而據天下之圖而已矣

楚民俗好庳車王以為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

趙孝成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終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

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
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
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
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
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
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
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
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
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
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
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
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
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
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乘質於齊
齊兵乃出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
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爲一宿之行田苓見穰
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
穰侯怒曰是何以爲公之主使乎冠蓋相望告敝
邑甚急公言未急何也田苓曰使韓急則將變矣
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
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秦王稱帝魏王將往賀魏敬謂魏王曰以河內孰與
梁重王曰梁重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曰使秦
求河內則王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
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
其上而王聽之何也王曰甚然乃輟行

秦伐楚使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
翦行請美田宅園地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
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
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地爲子孫業耳始皇
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
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中麤
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
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

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寒優旃見而哀之
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卽
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
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應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
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

得半相代
始皇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大笑而止
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羽怨秦之殺項梁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
漢王出滎陽至成皐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長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
項王擊陳留外黄外黄不下數日降項王悉令男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黄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刧外黄外黄恐故且降以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黄當阬者
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厮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

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漢王之國張良送至褒中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王無東意項王以張良從漢王廢韓王成殺之良遂間行歸漢　朱子曰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張良素多病從帝入關卽導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強秦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

漢高專任蕭何關中事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

陳平間行仗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腰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躶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

漢高帝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卽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

漢高帝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

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眞而主矣戚夫人泣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陳豨與王黃等反自立爲代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爲豨所詿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于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于曲逆下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

將者縣之吏命東垣爲真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廼從山南有之遠廼立子恒爲代王都中都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于靈丘

呂后用蕭何計誅韓信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爲相國益封五千戸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内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封君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汚上心必安于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

蒯通之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何不進之於相國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卽束縕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縕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乃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卽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

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韓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爲艱

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却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輙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

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歡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

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叔曰上無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於是上大賢之以爲魯相

田叔爲魯相民以王取其財物訟王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二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於是王乃盡償之王好獵相常從王輒休相出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曰是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以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赦之

楚元王初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

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爲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

使杵臼雅春於市
武帝好方士敬鬼神使人求神仙不死之藥甚至初無所得天下方士四面鋒至不可勝言東方朔睹方士虛語以求尊顯卽云上天欲以諭之其辭曰陛下所使取神藥者皆天地之間藥也不能使人不死獨天上藥能使人不死耳上曰然天何可上也朔對曰臣能上天上知其謾詑欲極其語卽使朔上天取不死之藥朔既辭去出殿門復還曰今臣上天似謾詑者願得一人爲信驗上卽遣方士與朔俱往期三十日而反朔等既辭而行日日過諸侯傳飲往往留十餘日期又且盡無上天意方士謂之曰期且盡日日飲酒爲樂奈何朔曰神鬼之事難豫言當有神來迎我者于是方士晝寢良久朔遽覺之曰呼君極久不應我今者屬從天上來方士大驚乃具以聞上以爲面欺詔下朔獄朔啼對曰朔頃幾死者再上曰何也朔對曰天帝問臣臣下方人何衣臣朔曰衣蟲蟲何若臣朔曰蟲喙髯髯類馬色邠邠類虎天公大怒以臣爲謾言使使下問還報曰有之厥名蠶天公乃出臣今陛下苟以臣爲詐願使人上天問之上大驚曰善齊人多詐欲以諭我止方士也罷諸方士弗復用由此朔日以親近

武帝乳母嘗于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東方朔朔曰此非唇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愼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慨戀乃悽然愍之卽敕免罪

宣帝卽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

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車獨
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
隨聞遂敎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
於是悉平

宣帝即位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光女亦未有言
帝乃詔求微時故劒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爲皇
后

薛宣從陳留太守入守左馮翊高陵令楊湛櫟陽令
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
竟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
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
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
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
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
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
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
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
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
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
以上或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
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
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
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得檄亦解印綬去

薛宣爲左馮翊察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
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
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
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材遷在
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
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
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
可憮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
卒功業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
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
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
者

清河胡常與翟方進同經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
心害其能議論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
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
如此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尊讓已其後居士大夫
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

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悉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爲銅馬帝云

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新市平林諸將以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李軼初與縯兄弟善後更諂事新貴秀戒縯曰此人不可復信縯不從縯部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耶更始以稷爲抗威將軍不肯拜更始收稷將誅之縯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執縯殺之秀聞之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縯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光武時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攻劫所在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各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不收捕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問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

明帝爲太子時鄭興子衆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因梁松以縑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下獄死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於辟

明帝以宋均爲尚書令均初爲九江守九江舊多虎暴嘗募設陷阱均下記屬縣曰猛獸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姧貪進良善可一去陷阱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嘗曰國家喜文法廉吏然文吏習爲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也帝善之

荀恁字君大亦修清節資財千萬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王莽末匈奴寇廣武聞恁多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

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月餘罷歸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矜高未嘗修刺侯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好賓客更遣使要丹皆不能致信陽侯陰就者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而至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

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一坐皆失色就不得已令去輦丹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王烈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穢得免

郭嘉潁州人初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難矣遂去之

高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得不仕鄉里有爭財持兵而鬭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爭者投兵謝罪

太尉楊彪與袁術婚曹操惡之欲誣以圖廢立收彪下獄使許令滿寵按之將作大匠孔融與荀彧囑寵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不報考訊如法數日見操言曰楊彪考訊無他詞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操於是卽日赦出彪初彧與融聞寵考掠彪皆大怒及因是得出乃反善寵

管寧與邴原華歆為友時天下大亂寧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原及太原王烈等俱至遼東度虛館以待寧等寧乃廬于山谷之間時避難者多居郡南寧獨居北示無還意也鄰人有牛暴寧田寧為牽牛著涼處自與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慚寧所居屯落皆會井而汲男女混雜每至爭汲鬭閱寧多買汲器分置井傍而先汲水以待來者來者得而怪之問知是寧乃各相悔責不復鬭訟矣

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曹

丕篡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至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子康及孫恭前後資遺皆受不讓至是月寧盡封還之

賈詡事曹操時操子丕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丕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而已操又嘗屏左右問詡詡嘿不對操曰與卿言不荅何也詡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操大笑太子遂定

程昱事曹公日適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守鄄城有兵七百公欲以兵三千益之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不來攻若益以兵則必攻攻則必克紹果以昱兵少不肯攻曹公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矣

先主入益州張飛隨諸葛亮泝流而上至巴郡巴郡太守嚴顏初聞迎先主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及飛至嚴兵阻守亮謂飛曰嚴顏義不屈卿何以處之飛曰顏身爲亡虜不降則死耳亮曰卿等方與劉豫州共定天下借資于蜀今初入人國如何殺義士飛曰已諭乃下令曰軍中敢有害顏者誅無赦卒生獲顏左右將至張下引見飛呵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便斫耳何爲怒邪飛壯其言親爲解縛延之上座謝曰卿豈不聞商亡而微子歸周乎劉豫州與振威俱託宗室一姓相承何用爲嫌厚加禮意引爲賓客亮謂先主曰飛武人也而義釋嚴顏有國士之風先主悅賜飛金五百斤銀千金錦十匹以飛領巴西太守封新亭侯

先主時天旱禁私釀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論罰簡雍與先主遊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先主於是大笑而止

丞相征南中孟獲率衆降遂至滇池南中平亮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諫曰公天威所加南人率服然夷情叵測今日服明日復叛宜乘其來降立漢官分統其衆使歸約束漸染政敎十年之內辮首可化爲編氓此上計也亮曰若立漢官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立

漢官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衅重若立漢官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初定夷漢初安故耳卒如亮策

劉先主用法正言取劉璋時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先降以事覺不果及璋稽服先主亦遂薄靖不用正謂先主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必以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乃厚待靖

法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飧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以法使不得行其意邪

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諸人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前當亮六十里亮聞懿垂至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亮意氣自若令軍中仆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引軍趨北山亮拊手大笑曰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還白如亮言懿後知深以為恨

蔣琬為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朝野大安

東曹掾楊戲蔣琬時與言通不應答或以為慢琬曰面從後言古人所誡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心欲反吾言邪則又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督農楊敏常毀琬曰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或以告琬并請推究之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後敏坐事繫獄衆懼必死而敏竟免

魏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司馬懿督張郃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丞相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分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佐以下咸以賊衆彊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

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涌、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售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卻司馬一戰大克此信之由也

魏軍次興勢、假費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棋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獨對戲不輟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敵遂退

諸葛瑾與權談說諫諭、未曾切愕、微見威示、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如物類相求于是權意往往而釋

孫翊性峭急喜怒快意吳郡太守朱治數責諭之翊怨於吳主吳主望治之督翊也而素敬治難自詰讓忿忿不解諸葛瑾揣知之而不敢顯言乃爲臣論以獻其指以爲人臣之事君能出其身以攻其所愛此其爲國不顧身社稷未必無係也吳主覽而歎曰孤聞命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校尉殷模獲罪羣下多爲之請吳主益怒惟瑾默然吳主曰子瑜獨無言乎瑾避席曰主臣瑾與模俱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携老幼歸命至尊在流隸之中蒙生全之福不能躬自督厲陳荅萬一至令模孤負國恩自陷罪戾模之過亦臣之過也臣謝過不暇何敢復開口乎吳主聞之愴然乃曰特爲君赦之

阮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以酣飲爲常昭初欲爲子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皆以酣醉獲免及司馬昭輔政籍從容言于昭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即拜籍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來虛譽亦遺山濤絲百斤濤受而藏之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遺者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故

瑯琊王入至建業以王導爲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會睿出觀禊導使睿乘肩輿具威儀導與諸名

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士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之循榮皆應命以循爲吳國内史榮爲軍司馬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又以紀瞻爲軍祭酒卞壼爲從事中郎周玘劉超張闓孔衍皆爲掾屬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爲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温太眞所說温嘗爲東宮率後爲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温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温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温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已乃重問温太子何以稱佳温曰鉤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爲孝

初張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康成主雄不許駿乃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雄僞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萬里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者當斬之都市宣示衆目曰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琅琊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東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邪司隸校尉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肯留且試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豐大天熱可且遣下吏小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淳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憚哉雄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彊何不亦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仇耻未雪枕戈待旦何自娛之有雄甚慚曰我之祖考本亦晉臣遭天下大亂與六郡之民避難此州爲衆所推遂有今日琅琊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國者亦當帥衆輔之厚爲淳禮而遣之淳卒致命於建康

桓温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及王坦之欲害之坦之懼問計于安安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温坦之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温笑曰正

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
晉穆帝時以謝萬監司豫等州軍事王羲之遺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共苦則盡善矣萬不能用矜豪傲物但以笑詠自高兄安深憂之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托軍士欲圖萬以安故止

謝安相晉苻堅率衆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謝玄入問計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玄不敢復言安遂命駕出山墅于時親朋畢集安方與玄圍棊賭別墅安棊常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反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時桓冲亦深以秦寇爲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缺宜留以防西藩冲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及玄等破敵書至此時方與客圍棊安看書竟置書圍棊如故客問之乃徐荅曰小兒輩遂已破賊　蘇東坡曰安亦非矯情蓋萬目觀望事體應爾

謝安知桓温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之輒改由是歷旬不就温薨錫命遂寢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胡兒既無由知父爲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虚託引已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問代所以亂故鳳具以狀對且請曰代王初亡羣下叛散遺孫冲幼莫相統攝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讐其勢不敢先發俟其孫稍長引而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絶之德於代使其子子孫孫永爲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

王猛督諸軍十六萬騎伐燕慕容評屯潞州猛進與相持遣將軍徐成覘燕軍期日中及昏而反猛怒將斬成鄧羌請曰賊衆我寡詰朝將戰且宜宥之

猛曰若不斬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罪猛又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矣成既獲免羌自來謝猛執羌手而笑曰吾試將軍爾將軍於郡將尚爾況國家歟秋七月甲子猛陳師渭源而誓衆踊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見燕兵衆盛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隷見與公勿憂也猛曰此非所及當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殺傷數百人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餘萬慕容評單騎走還鄴於是秦兵長驅圍鄴

晉遣侍御史俞歸至涼州授張重華侍中大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涼州刺史西平公歸至姑臧重華欲稱涼王未肯受詔使所親沈猛私謂歸曰主公弈世爲晉忠臣今曾不如鮮卑何也朝廷封慕容皝爲燕王而主公纔爲大將軍何以褒勸忠賢乎明臺宜移河右共勸州主爲涼王人臣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曰吾子失言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貴者莫若上公及周之衰吳楚始僭號稱王而諸侯不之非蓋以蠻夷畜之也借使齊晉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之乎漢高祖封韓彭爲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之也皇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寵榮極矣豈鮮卑夷狄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有重輕今貴公始繼世而爲王若帥河右之衆東平胡羯修復陵廟迎太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重華乃止

趙思綰少時求爲將軍李肅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它日必爲叛臣肅妻張氏曰君今拒之後且爲患乃厚以金帛遺之及思綰據長安肅閒居在城中思綰數就見之拜伏如故禮肅曰是子巫來且汙我欲自殺妻曰曷若勸之歸國會思綰問自全之計肅乃與判官陳讓能說思綰曰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若以此時翻然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孰與坐而待斃乎思綰從之遣使詣闕請降

慕容垂稱帝于中山其子盛在長子謂慕容柔及弟會曰主上已東興幽冀東西未壹吾屬居嫌疑之

地爲智爲愚皆將不免不若以時東歸無爲坐待
魚肉也遂相與亡歸燕後歲餘西燕主永悉誅儁
及垂之子孫男女無遺
宋文帝遣到彥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
爲之空虛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坐帝問庫部郎顧
琛庫中仗有幾許琛詭辭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仗
秘不言多少帝既發問追悔失言得琛此對甚喜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椽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
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
望于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

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一日
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
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
俄而齊王敗人皆謂爲見機
青龍時禁地多鹿有詔殺鹿者死弃籍其家有不告
者同罪禁地廣輪千餘里鹿日蕃息百姓病之是
時蜀兵數犯境帝問高柔曰安得猛士使守西界
而虜不敢犯乎柔對曰臣聞聖王用兵百獸皆可
使戰今禁地有鹿可萬頭陛下何不使之帝笑曰
聞有驅虎豹而軍者矣未聞使鹿也柔曰何但鹿

鶴亦可使昔衛懿公有乘軒之鶴而民不得餘秔
稻戎人伐之公使國人迎之國人不往皆曰使鶴
今天下未一戎馬在郊正宜積穀養民以卒大業
而乃有獵禁羣鹿暴犯殘食生苗民雖障防勢不
敢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方今天
下生財者少而鹿之所損者多卒有兵戎之役水
旱之災何以待之于是帝悚然更令使民得捕鹿
無傷禾稼
蒼梧漸行凶暴屢欲害蕭道成嘗率數十人直入鎮
軍府時暑熱道成晝臥裸袒蒼梧立道成於室內

指腹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神色不變斂衣
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
射堋而一箭便死無復的矣不如以雹箭射之乃
取雹箭一發即中道成臍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
此堋何如
斛律光鬬琅琊王殺和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
故自不凡入見後主於永巷曰小兒弄兵與交手
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出千秋門
瑯琊必不敢動乃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
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天

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帝曰瑯琊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

元魏清河太守房景伯有民母訟子不孝景伯母崔曰民未知禮召其母子侍堂下觀景伯供膳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曰其心未也凡二旬餘其子叩頭出血母涕泣乃聽還卒以孝聞

高凉王那等破蓋吳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鎭將陸俟曰長安險固風俗豪忮平時猶不可忽況承荒亂之餘乎今不斬吳則長安之變未已也吳一身潛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矣諸將咸曰今賊黨衆巳散唯吳一身何所能至俟曰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首猶能爲害吳天性凶狡今若得脫必自稱王者不死以惑愚民爲患愈大諸將曰公言是也但得賊不殺而更遣之若遂往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俟曰此罪我爲諸君任之高凉王那亦以俟計爲然遂赦二叔與刻期而遣之後數日吳叔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

崇頓丘人孝文初爲荆州刺史鎭上洛敕發秦陝二州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一宣詔旨而巳不須發兵自防使人懷懼也乃只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邊戍略得齊人悉令遣還南人感悅兩境交和

李崇常延昌初都督江西諸路事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言巳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數旬乃告之曰君兒昨不幸遇疾暴死了也苟泰聞之悲號不自勝奉伯但咨嗟而巳崇遂以兒還泰奉伯乃款引

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廓謂尚書令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司空徐羨之羨之曰黄散以下悉以委蔡以上故宜共參同異羨之起布衣無學術直以志力局度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　沈約曰廓固辭銓衡恥爲志屈豈不知選録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暗時艱不欲居通塞之任遠矣哉

周遣杜杲送陳安成王頊南歸陳主謂杲曰家弟蒙

禮遣貴周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去年陳以魯山郡昭周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惇睦九族恕已及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士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陳主慙曰前言戲之耳待杲有加

妙品二

唐太宗幸慶善宮大晏會尉遲敬德與坐者爭長任城王道宗諭之敬德拳歐道宗目幾眇帝不懌而罷謂敬德曰乃今知韓彭葅醢非高祖之罪也敬德由是懼而自戢

帝以盧祖尚才兼文武命鎮交趾拜謝而去既而悔之辭以疾帝怒斬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曰文宣狂暴然魏偘除光州長史不肯行文宣赦之此其所以也帝曰然向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爲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徵善回人主意或逢帝怒甚徵神色不變帝亦爲之霽威帝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鷂竟死懷中

魏徵日親於唐太宗時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

高宗出獵遇雨問谷那律曰油衣若爲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緫章中高宗將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以為非便

高宗聞之召五品以上謂曰帝王五載一巡狩羣后四年一朝此蓋常禮朕欲暫幸涼州乃聞中外咸謂非宜宰臣以下莫有對者詳刑大夫來公敏進曰陛下巡幸涼州亦宜王略求之故實未虛令典但隨時度事臣下竊有所疑高麗雖平餘寇尚梗西道經略兵猶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戶少寡供侍車駕備擬稍闕臣聞中外實有竊議高宗曰既有此言我止度隴存問故老蒐狩即還遂下詔停西幸擢公敏為黃門侍郎

天后既立國號周又欲立武三思為後狄仁傑切諫后曰柰何有武氏臨朝萬萬之謠對曰陛下改萬歲登封又改萬歲通天又改大足元年則萬萬之數足矣后大悟即有歸中宗之意

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常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大慙乃嘆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

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狄仁傑從容言於太后曰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意稍寤他日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又曰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以警陛下乎）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為眉州司士參軍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

宋璟在開元初進御史大夫遷吏部兼侍中玄宗幸東都次崤谷以馳道隘黜河南尹及知頓使等官璟曰陛下始巡幸即以道不治罪二臣繇此相飭後必有受其敝者乃免黜璟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於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則進退得矣帝善之

安祿山反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憕盧奕蔣清首以徇河北眞卿紿諸將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

唐肅宗時李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建寧王倓數于上前詆訐二人罪

惡二人譖之於上曰倓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
王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內懼俶
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
俶曰竊爲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平京
師則告還山俶曰先生去則俶益危矣泌曰王但
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爲九月
廣平王俶入長安捷書至鳳翔百僚入賀上召李
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
之職矣泌對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
自然請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

及今成功主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
意乃可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入蜀因就泌飲
酒同榻寢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
之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閒人何樂如之上曰
卿且眠泌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臣猶不得請況異
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許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
意卿疑朕如此是直以朕爲勾踐也對曰陛下不
辦殺臣故臣得以求去若其既辦臣安得言陛下
鼎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既
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

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
子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但爲小人所教欲害其
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除之耳泌對曰
若有此心廣平王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
流涕嗚咽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泌曰此
皆讒人之言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而爲此乎且
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
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
此可以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
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者非咎既往乃

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宏天
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
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
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
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
今陛下已一摘矣慎毋再摘是時廣平有大功良
娣忌之潛構流言故泌及此泌求歸山不已上不
得已乃聽歸
僕固懷恩反刑部尚書顏眞卿言以郭子儀代懷恩
可不戰而服李抱玉弟抱眞亦言朔方將上思子

儀如父兄帝謂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乃以子儀爲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懷恩走雲州

李泌爲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志在苟得詎能定中國耶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志

忠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縶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敝我常以逸待勞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軍手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衷甲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十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朝恩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山人李唐見肅宗肅宗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遲乃往朝

段秀實以白孝德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爲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邠人之嗜惡者竄名伍中因白晝羣行丐頡於市

有不嗛輒擊傷市人椎釜鬲甕盎於道甚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言秀實自州至府白狀曰天子以生人付公公見人被害恬然不爲意其如大亂何孝德曰願奉教秀實因請曰公誠以某爲都虞候某能爲公已之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秀實徐解佩刀選老躄一人持馬徑至晞門下甲者皆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眙秀實因曉之曰尚書負若屬邪副元帥負若

廚邪柰何欲以亂敗郭氏俄而晞出秀實又曰副
元帥功塞天地今尚書恣卒爲暴使亂天子邊欲
誰歸罪乎罪且及副元帥矣今邠惡子弟以貨竄
名籍中殺害人藉藉如是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
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乃載
拜曰公幸教晞卽叱左右解甲秀實曰吾未晡食
請爲我設具已食又曰吾疾作願一宿門下遂臥
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明日晞與俱至孝
德所陳謝邠賴以安秀實之力也

涇川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

告之者段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
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

德宗卽位淄青節度李正巳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
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
淄青將士因以正巳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
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從之正巳大慚服

德宗永泰元年吐蕃自北道趨奉天党項自東道趨
同州吐谷渾奴剌自西道趨盩厔回紇繼吐蕃之
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京師大震急召子儀屯
涇陽軍纔萬人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
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
固懷恩已死成相與爭長分營而居矣回紇在城
西子儀因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回紇欲與之共
擊吐蕃回訖曰郭公在此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
見乎光瓚報子儀子儀請挺身往說之遂與數騎
開門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胡祿
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
儀免冑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
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
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

深入吾地背恩德而助叛臣且懷恩叛君棄母於
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
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
汗晏駕令公亦捐館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
總兵於此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
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吞噬我
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羊雜
畜長數百里瀰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
好破敵以取富爲汝計孰便藥葛羅曰吾爲懷恩
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

儀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陣前家族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酹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鄉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竟與約而還吐蕃疑之夜引兵遁去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賊虜敗散京城解嚴令公之功也

舊制天下錢帛皆貯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使奏貯於太盈內庫使宦官掌之由是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復窺其多少宦官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至是楊炎請出之以歸有司帝詔財賦皆歸左藏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李抱眞當朱泚之亂遣客賈林以大義說王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心尚猶豫抱眞將自造其壁乃悉以軍事委司馬盧元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厲兵東向雪吾之耻亦唯子即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朱滔攻貝州足下既不能與競長雄豈可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且詔書罪己禹湯之心也上方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而泣涕下交頤武俊亦泣左右皆泣抱眞因退臥帳中熟睡者久之武俊感其至誠乃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爲昆弟而別旦日合戰大破滔

德宗貞元中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値霖雨道途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叔明之子昇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輿相與齧

臂爲盟更鞚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郜國大長公主第密以白上上謂李泌曰郜國已老昇年少何爲如是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誰爲陛下言此上曰卿勿問第爲朕察之泌曰必延賞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爲上言二人之隙且曰昇承恩顧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而郜國乃太子蕭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郜國肅宗之女適駙馬都尉蕭升女爲太子妃詹事李昇出入主第或告主淫亂且厭禱上大怒幽主於禁中

切責太子太子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巳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柰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上怒曰卿何得間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爲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違朕意何不愛家族耶對曰臣爲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

此必復殺臣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以姪爲嗣臣未得歆其祀也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臣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臣昔者以建寧之故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又爲陛下相又覩諸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冤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死常懷危懼臣亦爲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搆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如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屢監國託附者衆藏甲又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鞫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性急以建寧爲冤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

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三人與臣鞫實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蠭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苑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

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歸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扣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間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

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寃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傳卿代代以報德何爲出此言乎

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婚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於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於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爲今之計當以回紇爲先三國差緩耳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言上曰朕於卿言皆聽之矣至於和回紇宜待子孫朕之時固不可先是回紇助唐討史朝義德宗時爲雍王充元帥可汗屯陝州王往見可汗責王不舞蹈從官韋少華死之於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即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

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朕固非耶對曰臣爲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於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既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己與之和但不能不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宴勞之於元帥府先

亦未嘗見也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之防也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死不足以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入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入城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爲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爲之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飲五日天下豈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服牟羽母捧陛下於貂裘叱命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己爲是乎不屈爲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於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二人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自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柰何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曏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復京城之勳夫何罪乎吐蕃

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讐況其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爲陛下別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上曰朕與之爲怨已久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爲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厚故聞臣爲相而求和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攜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也上曰至德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又安肯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且發一書耳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約五事皆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則既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柰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

強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成安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五萬匹

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粟二百四萬斛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未暇以復府兵也上曰然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乎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月則不及矣今

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貯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以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

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卽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師得免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卒皆土着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庶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

田者什五六

樊升之曰經畫區處以圖萬世之安則子產有言政如農工是也經畫區處以應一時之卒則子產遇火一切火政是也記曰息則張而相之敝則掃而更之周悉委曲中人情合事勢賈生之治安晁錯之兵事江統之徙戎山傳之名言是萬世之至畫也李鄴侯之屯田虞伯生之墾野平江伯之漕運是一代之至畫也李允則之築圃起浮屠范文正富鄭公之救荒是一時之至畫也畫極其至則人情允協法成若天造令

出如流水矣雖然歷覯前世盡當而行者有幾
賈生且以憂死李范且以[illegible][illegible]商君車裂吳起
肢解然則王荊公之于宋又何足怪也韓富諸
君子持之于上吠形吠影之輩持之于下一議
未立壞之者如蝟毛而起雖欲有爲可得耶知
司馬不能過之于紹聖之後固知荊公不能得
之于元祐之前也噫

德宗謂李泌曰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愼勿報讐
有恩者朕當與卿報之對曰臣素不與人爲讐李
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日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

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然臣今日亦願
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
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于國
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
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
鎭之臣無不憤惋而反側恐中外之憂不日復生
也陛下以李懷光爲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
此陛下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
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
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
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
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剖析乃
知社稷之至計也晟燧皆起泣謝妖僧李軟奴自
言本皇族見嶽瀆神命己爲天子結殿前射生將
韓欽緒等謀作亂其黨上告上命捕送內侍省推
鞫李晟聞之驚仆於地曰晟滅族矣泌問其故晟
曰晟新罹謗毀中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
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連
引必多外間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之上從之欽
緒奉天功臣遊瓌子也尋斬軟奴等八人北軍之

士坐死者八百餘人而朝廷之臣無連及者遊瓌
委官詣闕謝上遣使止之遊瓌又械送欽緒二子
上亦宥之泌曰軟奴之黨猶有在北軍未發者請
大赦以安其心正月朔赦天下

李泌在德宗朝陝虢都知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
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
達奚小俊爲援上以泌爲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
欲以神策軍送之對曰陝城三面縣絕攻之未可
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单騎入上曰单騎如何入對
曰陝城之人不貫逆命此特抱暉爲惡耳若以大

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舉大兵
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便爲臣用且今
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勑燧與臣同辭偕
行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
一勢也上曰朕方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
使他人往對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
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奸謀他人猶豫遷延彼
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將
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
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營在

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覘
者馳以告抱暉稍用自安泌具以白上曰使其士
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泌與馬燧俱辭行
泌出潼關宿曲沃將佐皆來迎去城十五里抱暉
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
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安堵如故既入城視事賓
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
其常理泌到自妥貼不願聞也泌但索簿書治糧
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
自今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不能入故丐汝餘

生汝爲我賫版幣祭節使愼無入關自擇安處潛
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
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既遣抱暉日中宣慰
使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詣陝
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
師懇請赦宥詔謫戍天德軍歲餘亦竟殺之而抱
暉遂亡命不知去向

李泌在德宗朝議者有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修
石頭城上以問泌泌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
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滉之力
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
永嘉之行以爲迎扈之備此乃人臣忠篤之慮滉
性剛不附權貴以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上曰他
議洶洶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
臯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
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卿柰何保之對曰滉之用
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他乞宣示中書使
朝衆皆知之上曰人亦何易可保恐并爲卿累泌
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上謂泌曰卿竟上
章已爲卿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

身泌曰臣之上章以爲朝廷非爲身也上曰如何爲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惑而諭韓臯使之歸覲令滉感激速運糧儲豈非爲朝廷邪上曰朕深諭之矣卽下泌章令韓臯謁告歸覲面賜緋衣臯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卽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旣而陳少遊亦貢米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邪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唐因河隴沒于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

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旣絶人馬皆仰給于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甚厚乃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皆停其給胡皆詣政府告訴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于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者當令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邪于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押衙餘皆爲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市人皆喜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一門俱戰死獨京杲至今日尚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惻然傷之左遷京杲

陽城召爲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天子厭苦之城方與二弟痛飲人莫窺其際有謁城者城引之與坐輒強以酒客辭城輒自飲客不得已乃與之酬酢或客先醉仆於席上或城先醉臥客懷中竟不聽客語

李絳在唐憲宗朝值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李吉甫請興兵討之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

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圖矣今懷諫乳臭子
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
怨怒必起然則向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日禍亂
之階也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
哉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
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
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
賞其人使兩河藩鎮恐其麾下倣而效之以取朝
廷之賞亦恐懼爭爲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
兵者也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

則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田興晨入府士卒
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爲留後興驚仆地久之
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勿犯副大使守
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
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冬十月魏博監軍
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
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
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
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
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爲重
朝廷爲輕矣上竟遣中使如魏博宣慰李絳復言
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柰何棄之利
害甚明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
上從之乃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興感
泣流涕士衆無不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
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刳河朔之腹心
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
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
賜之左右宦官以爲太多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
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

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哉借使國家發十五萬
兵以取六州朞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
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平
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即遣知制誥裴度
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賞軍士六州百姓給
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
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
裴度爲相時敬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
奏言國家建别都本備巡幸但自艱難以來宮闕
署屯百司之區荒圮弗治必假歲月完新然後可

行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因
止不行

淮西將李祐有勇略李愬擒之待以客禮諸軍日牒
愬稱得賊諜者言祐爲賊內應愬恐謗先達於上
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賊耶何吾二
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械祐送京師先密
奏曰若殺祐無以成功詔以還愬愬喜曰爾之得
全社稷之靈也或與同宿密語有竊聽者但聞祐
感泣聲

李愬之將襲蔡也舊令敢舍諜者族愬刊其令一切

撫之故諜者反效以情愬益悉賊虛實

李愬之夜襲吳元濟也用降將李祐以突將三千爲
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
殿出文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
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彀弓會大雨雪天晦
凜風偃旗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者衆張柴之東
陂澤阻奧皆未嘗蹈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
取吳元濟士盡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
業已從愬不敢復自爲計愬道分輕兵斷橋以絕
洄曲道又以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
城雪甚城旁皆鵞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
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
殺門者開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
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
曲子弟來索褚衣尒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
曰常侍何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
愬計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而
以書召重質重質即單騎來降進誠火南門元濟
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
愬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厨廄厮役悉用其

舊

鄭綮字蘊武以進士登第累擢左司郎中家貧求郡
出爲廬州刺史黃巢自嶺表還經淮南剽掠綮移
黃巢文諜請無犯郡界巢笑而從之一郡獨不被
寇罷郡麤錢千緡寄州帑後郡治數陷盜終不肯
犯鄭使君寄庫錢

高仁厚圍楊師立於梓州爲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
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君緩師十日使諸
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者當分見兵爲
五番番分晝夜以攻城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

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於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衆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賊平

高仁厚攻圍楊師立夜二鼓忽賊黨鄭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其旁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大併兵南攻中軍仁厚令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兵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壓之壕中多斬獲而還仁厚念諸棄寨走者所當誅殺甚衆乃密召孔目官張詔諭之曰爾速追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入寨皆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詔素長者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爲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聞賊昨夜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隨之既而審其虛復還寨中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獲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自今兵不復出矣

高仁厚受命往伐捕盜使楊行遷討盜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到營中邏者疑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諜也仁厚命釋縛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於獄云詗事歸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情非得已尚書欲拯救湔洗汝曹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尚書當使人以歸順二字書汝背遣汝還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横及百姓也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遂遣之明日仁厚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

以安眠飽食看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
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留五百兵守之餘兵悉
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厚將至
遣羅渾擎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橋
箐以邀官軍仁厚詗知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
如昨所以語諜者賊大喜呼譟爭棄甲來降仁厚
因撫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
出渾擎狼狽踰塹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械送
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明旦仁厚謂
降者曰始欲即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
心藉汝曹爲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
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矣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
五十爲隊授以一旗使前揚旗疾呼曰羅渾擎已
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寨居寨中者速如我出
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
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遏之衆投瓦石擊
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明旦又焚
寨使降者又執旗先驅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
迎降求自投深塹其衆鉤出之已死斬首以獻將
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
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
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
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
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
火光已待降不暇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
寨奔阡能明日羅夫子阡能謀悉衆决戰計未定
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
兵衆皆不應明旦諸寨知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
阡能阡能窘急赴井爲衆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
羅夫子自剄衆挈羅夫子首縛阡能詣仁厚擁馬
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可控訴今遇尚
書如出九泉覩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讙呼不可止
賊寨在他所者仁厚分遣諸將往降之出軍凡六
日五賊皆平

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戰數不利
欲退保銅官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
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淸野以老其師時出輕
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
坐擒也戴友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勝負略相當
今悉衆致死於我我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

士民從公渡江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
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
思歸之心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
楚王馬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輳
湖南地多鉛鉄殷用軍都判官高郁策鑄鉛鉄爲
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
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
桑蚕郁命輸税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
盛
後唐莊宗獵于中牟踐蹂民田中牟令當馬而諫莊
宗大怒令叱去斬之伶人敬新磨者率諸伶走追
其令擒至馬前數而讓之曰汝爲縣令獨不聞天
子好田獵乎柰何縱民稼穡以供歲賦何不且饑
餓汝民空此田地以待天子馳逐也汝罪當死亟
請行刑諸伶復共唱和於是莊宗大笑赦之
劉智遠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
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
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
軍中所有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
外大悅

唐主畏太祖威名用間於周主遣使遺太祖書餽以
白金三千太祖悉輸之內府間乃不行
馮瓚知梓州纔數日會偽蜀軍校上官進嘯聚亡命
三千餘衆劫村民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
烏合之衆以筵梃相擊耳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
潰矣城中止有騎兵三百使守諸門瓚坐城樓密
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因縱兵追之
擒上官進降千餘人
宋太祖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
凡易十姓兵革不息其故何也普曰其故非他節
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惟
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
未畢上曰卿勿言吾既諭矣頃之上與故人石守
信王審琦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
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
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安枕而
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
誰不欲爲之守信等乃皆惶恐頓首曰陛下何爲
出此言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其如麾下之人欲
富貴何一旦以黄袍加汝身雖欲不爲不可得也

守信等乃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
哀憐指示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爲
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
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
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
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不亦善乎皆再拜
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
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乃設通判
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
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隷
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
乾德三年置諸路轉運使自唐以來藩鎮屯重兵
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送使留州其上供者甚
少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輸送汴都無
得專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置
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
不預僉書金穀之籍于是財利盡歸于上矣殿前
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而
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内兵凡材用伎藝有過人者
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分遣禁旅戍守邊城
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
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致於驕惰皆普之謀也
郭進御下嚴毅宋主遣戍將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
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
誣訟進不法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
漢來攻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
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
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宋主
從之
賊呂翰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而進曹翰知之令擊
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集天明遂遁
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太宗欲誅之以寇
準居樞密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呂端謂準曰上
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告之故端曰何以處之
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
此非計之得也即入奏曰昔項羽欲烹太公高祖
曰願分我一盃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
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
不然徒結寃讐愈堅其叛心耳太宗曰然則如何
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視之以招來繼

遷雖不即誅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
矣太宗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其後母終於
延州繼遷死子德明納款請命端之力也
太宗不豫呂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
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叅知政事李昌齡等謀立
故楚王元佐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
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太宗崩
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即紿繼恩使入書
閣檢太宗先賜墨詔遂鎖之而入皇后曰宮車已
晏駕立嗣以長順也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
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眞
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
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
徵終南隱士种放不至放洛陽人沈默好學以講習
為業學者多從之詔使徵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
聚徒講學果為人知不得安處放乃稱疾不起帝
嘉其高節命有司時加存問
曹武穆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憚之自是邊境無
虞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候
騎報至諸將相眎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
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為襲已盡殺之
王旦為相時寇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排設如
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為人所奏帝怒謂旦曰
寇準每事欲效朕且微笑徐對曰準許大年紀尚
騃邪眞宗意解曰然此正是騃爾遂不問
王旦為相時曹瑋知秦州懇乞求解帝問可代者旦
薦李及衆皆謂及非守邊才本州將吏亦輕及會
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釵者及方觀書亟命斬
之觀書如故楊億聞之具道其事與旦旦曰禁軍
戍邊白晝為盜固當斬也烏足為異旦之用及但
以及必能謹守瑋之規摹而已馬軍副都指揮使
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為變上召二
府議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
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今若擢
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上謂左右曰王旦
善處大事眞宰相也
曹瑋為邊將嘗出戰小捷虜引去瑋偵虜去已遠乃
緩驅所掠牛馬輜重而還虜聞瑋逐利行遲師又
不整遽還兵來襲將至瑋使諭之曰蕃軍遠來必
甚疲我不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

甚疲皆欣然解嚴歇長久瘴又使諭之欲定可相
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大破虜師因謂其下曰吾
知虜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
矣若乘銳以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小憩則足痺
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帝在位久儲貳未立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帝曰朕
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
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
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曰襄王可乎準曰
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爲可願即決定遂以襄王
元佩爲開封尹封壽王以準參知政事
寇準貶雷州李廸貶衛州王曾疑太重丁謂執視曾
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爾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
也曾踧然懼遂不復爭入內押班雷允恭嘗勾山
陵大行事判司天監邢中和謂允恭言今山陵上
百步法宜子孫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第移就
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貴橫衆莫敢違即
改穿上穴既而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坐擅移皇
堂杖死允恭初下獄曾欲因山陵事并去謂一日
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爲後明日朝退當
留白曾因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
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乃貴謂爲太子少保分司
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illegible]行欲亟止召當直
舍人草詞仍以謂罪狀[illegible]告中外一云丁晉公執
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文正一切委順未嘗忤其
意文正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
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
步大悔之不數日丁遂有珠崖之行
唐待制肅與丁晉公爲友宅正相對丁將有弼諧之
命唐遷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
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後
因晉公南遷嘆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流動多而
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冢百官耳
真宗不豫李廸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
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
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曰
王所需也廸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
見之大驚意其毒也即上馬去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乙科知崇陽縣民以茶
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榷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民

拔茶植桑民始以爲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而
崇陽之桑歲至爲絹百萬匹云
張忠定公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
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
又詢則事無不審矣李畋問其旨曰詢君子得君
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
亦十得八九矣
張乖崖守城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於大
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
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讙
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
主帥不得專制故失利詔誅監軍黄德和或請罷
監軍仁宗以問夷簡夷簡曰不必罷願詔都知押
班以後但擧有不稱者與同罪可也仁宗從之翌
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
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
仁祖不荅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
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
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荅不覺
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佗都不言彼兵事
勢只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他也
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時范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
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
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
出游又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
以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並興又新敖倉吏舍
日役千夫兩浙大饑惟杭晏然仲淹之力也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
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趙清獻公忭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
價踴貴餓死者十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
人增米價清獻公獨榜衢路令有米增價糶之於
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公治
民所在有聲在成都杭越尤著
程顥爲鄠縣簿縣有稅官以晌播聞然怙力自恃前
此監司州將皆憚之而未發顥至其人慨言曰公
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將發某某勢窮必殺人顥
笑曰人之無良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
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敢言

卒私償其所盜以去
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明道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密府三人屢于上前爭論晦叔獨不言上顧問之晦叔方開折可否語簡而當上常納之三人亦不能逮也出則未嘗語人當時譏晦叔循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

辯
東坡論高麗進奉狀曰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國母令賫金塔祝壽臣以爲高麗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苟簡無禮莫斯爲甚若朝廷受而不報或報之輕則夷虜得以爲詞若受而厚報之則是以重幣答其苟簡無禮之餽也臣已一面令管勾職員退還其狀云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擅奏聞臣料此僧埶不肯已必云本國遣其來獻壽令若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於此僧狀後判云州司不奏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投進執狀歸國照會如此處分只是臣一面指揮非朝廷拒絕其獻頗似穩便如以爲可乞賜指揮施行
宋張方平知諫院値元昊旣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封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強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於西北爲兩得矣時用其謀
李綱欲用張所然所嘗論潛善綱頗難之一日遇潛善欵語曰今當艱難之秋負天下重責而四方士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日議置河北宜撫司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如所之罪孰謂不

宜第令日追不得不試用之如用以爲臺諫處要地則不可使之借官爲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似無嫌潛善欣然許之乃薦之於上
劉豫揭榜山東妄言御藥馮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洲劉綱繳奏綯榜趙忠簡公與張忠獻公進呈忠獻奏曰乞斬益以釋謗上不應又曰不然乞遠竄去上未允忠簡繼奏曰馮益之罪事實曖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略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浙東忠獻怒

忠簡不主已意忠簡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
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昔袁紹李訓必欲
盡誅宦者基亂漢唐其事可鑒今益罪雖誅不足
以快天下然羣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
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謫輕
必不致力營救又幸其位必以次窺進安肯容其
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可
破矣忠獻歎服其言

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
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
儒者不知變繩束頗嚴諸軍忿怨統制酈瓊等與
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坐失
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
夜公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
可成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
邊賴以安

种世衡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崛強聞世衡至來
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
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往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
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
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卽帥部落羅
拜皆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
煩益糧而武力自振

浙東大饑王淮薦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熹
至部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米遂輳集熹日
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
官吏憚其手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帝謂淮曰朱
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
徽猷閣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
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以償歉蠲
其息之半大饑盡蠲之凡十四年以米六百石還
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故雖
遇歉民不缺食詔下熹社倉法於諸路

趙汝愚先用韓侂胄通宮掖立寧宗事成加侂胄防
禦使侂胄大失望徐誼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
飽其欲而遠之葉適亦謂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
節鉞宜與之朱熹曰汝愚宜以厚賞酬勞勿使預
政汝愚謂其易制皆不聽

邵靈甫宜興人僩樂施予家蓄數千斛歲大饑或
人請糶谷曰是急利也請損直曰是近名也或曰

衆饑將自豐乎曰有成算矣乃盡發所儲自縣至
洑溪鎮除道四十里水路八十餘里逼𣝶盡溪入
震澤邑人爭受役皆賴以活誠得救荒之法
金宣宗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
鄭氏以年老侍側宣宗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
子主後事言絶而狙夫人秘之是夕后妃問安寢
閤龎貴妃陰伺機慧嘗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
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爲變卽紿之曰上方更衣后
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
立皇太子守緒
元康希憲受命節制諸軍事時西川將紐鄰奥魯官
將率兵應渾都海八春獲之繫其黨五千餘人于
乾州獄而先送二人至京兆希憲謂僚佐曰渾都
海不能乘勢東來保無他慮但令衆志未一彼軍
或見其將校執囚別生他心耳可因其懼死並加
寬釋就發北軍餘丁往隷八春上策也初八春旣
執諸校其中疑懼果駭亂四出及是諸校獲全紐
鄰奥魯官得釋反大喜過望八春果得精騎數千
將與俱西渾都海聞京兆有備遂西渡河趨甘州
廉希憲每奏帝前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王府多所
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強耶希憲對曰王府事
輕天下事重時方尊禮國師命希憲受戒對曰臣
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乎對曰爲臣當忠
爲子當孝孔子之戒也
虞[illegible]、[illegible]善二人初相得至京師乃復不相下董士
選之自中[illegible]　[illegible]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士
選曰伯生以教導爲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
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乃下馬入郵舍舉酒
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
求得佳士爲朝廷之用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
光顯然恐不免爲人搆間今爲我飲此酒切勿如
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釂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不
待他日今已隙開矣請公再賜二卮明善不敢忘
也乃再飲而別後貞人吳全節求明善文旣成明
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成季爲我洽
具招伯生來觀之集至讀其文曰公能從集言去
百餘字乎明善卽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
益當明善大喜遂驩好如初
國初陳埜先之子兆先合淮兵二十萬屯營方山與
海牙茂才等相望　高皇帝命廖永安馮國用先

攻兆先營大破之進拔其柵擒兆先盡降其衆得
兵三萬六千人擇其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
人者多疑懼不自安　高皇帝覺其意至暮令其
悉入衛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侍臥榻旁　高
皇帝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乃相語曰既活
我又腹心待我何可不盡力圖報

陳友諒戰敗鄱陽　高皇帝遺書令速決戰友諒得
書怒留使者不遣猶建金字旗迴廻巡寨令獲我
戰士皆殺之帝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其軍
有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

殺又令祭其弟侄及將軍之戰死者

成祖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通命解縉等檢閱凡言
兵食事宜者留覽其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因從
容問縉及修撰李貫等曰詞涉干犯者爾等宜皆
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　上
曰爾以未有爲美耶食其祿當任其事國家危急
時官近侍者獨無一言可乎不必曲自遮蔽也後
貫坐累繫獄十年死

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
里濟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進

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大難在宗室中朝廷謂
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濟召入仰面大呼曰陛下
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
赦濟以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
捷諸將樹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
碑人莫測其故後　文皇過徐見碑大怒率左右
鐵椎椎碑再椎遽曰止止爲我錄碑文來已而按
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濟姓名正椎脫處得免濟
曩之祭禳碑也淮上諸將敗建文君召濟還京初
濟與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厲名節濟好術數

翔止濟勿爲此濟不聽已而有兵事濟又勸翔學
我術翔曰我願爲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
濟曰我願爲智士也翔竟死之建文君急召濟入
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爲
建文君落髮濟從之出每遇險幾不能脫濟以術
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建文君至南京人尚識濟
至京莫知所終

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於河間東昌等處生養
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機騷動
幾至變亂至是發兵征湖貴及廣東西諸處寇盜

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於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初仁宗監國時命皇太孫出居庸迎太行皇帝龍舉皇太孫潁行啟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仁宗顧楊士奇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不及士奇對曰殿下未踐祚今居喪無所事有事自應行常用之寶其東宮小圖書亦閑太孫出外無行事惟有上稟朝廷之事可假之行此出一時之權歸即納上仁宗即取付太孫曰有啟事以此封識來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因顧士奇曰汝此說是雖出從權亦事機之會昔太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乎

宣宗爲皇太子方九歲祖母張太后取金符入內浮言籍籍楊榮楊士奇哭臨畢請見皇太子即叩頭呼萬歲羣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君子謂二楊定大謀以安宗社無忝古之大臣云

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今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亡深爲

可憫又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其地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清解發戍宜從南北所宜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兵部侍郎鄺埜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恐啟奸端各將誰歸竟寢

景泰中帝意欲易太子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爲之默然蓋帝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

上一日從容與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況景泰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爲非順幸賴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置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爲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時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令查究上召李賢曰此事恐驚動人心賢對曰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報陞職者四千餘人盡首改正

弘治十年命戶部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糧草時北邊倉儲告乏大夏受命經理瀕行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凡境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輸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積蓄有餘蓋往時糴買收糧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准告報以故中貴子弟爭相為市轉買邊人糧草陸續運至牟利十五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自得告輸中貴子弟即欲收糴無處可得邊上軍民云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僅見此耳

孝宗時以孔鏞為田州知府鏞平生以忠信自勵事英憲孝三廟皆處外所至聲績裒然言信行達知田州峒獠倉卒犯城鏞涖任纔三日郡兵盡巳調發眾議閉門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祗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

大談耳鏞曰然則束手俟謚乎眾曰即爾誰當往鏞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眾猶諫沮鏞即命騎令開門去眾請從主兵鏞笑却之眾乃乘城向賊啟門賊以為出戰門啟一馬一官人出二夫控絡而巳門隨後閉賊遮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峒寨有所言爾當導我賊叵測姑導以行遠入林菁行間顧從夫巳逸其一既達賊地一亦逝矣賊控馬入山林夾路罥裸人於樹者遙望見鏞呼號求救鏞問人乃庠序士前期赴郡為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鏞不顧徑入峒賊露刃出迎旁刃夾擁如林至巢穴鏞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參見賊取榻置于中鏞座呼眾前眾不覺相顧而進渠酋問鏞為誰鏞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鏞曰然賊皆羅拜鏞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於凍餒聚此苟圖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剿絕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信能從我當宥汝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賚汝爾後無復刼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眾錯愕爭曰誠如公言公誠

能相恤請公終任不復擾犯鏞曰我一語巳定何必多疑衆復拜鏞曰我餓矣可以食來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鏞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鏞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廬設床蓐鏞徐寢賊羅寢府衛明日賊復進食鏞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粟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鏞顧曰此秀才好人汝旣効順可釋之與吾同返賊即解縛還其巾裾諸生奔競去鏞鞍轡出峒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鏞命呼城中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而降導來陷城矣爭問故鏞

言第開門吾有處分衆益疑拒鏞笑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却城開鏞入復閉門鏞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而去迄終任不復出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時蘇州逋稅七百九十萬石公閱牒大異詢父老皆言蘇吳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不能支盡流徙公創爲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况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圖局收糧公令縣立便民倉水次每鄉圖里推富有力一人

糧長收鄉圖里人夏秋兩稅加耗不得過十一又於糧長中差力產厚薄爲押運視遠近勞逸爲上下酌量支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淸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爲舟楫剝轉諸費塡出銷入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十五更有羨正統初淮揚災鹽課虧公巡視奏令蘇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場准爲縣明年田租聽竈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緣繪宮殿計用牛膠萬餘觔遣官勅公上供甚急

會公議事赴京遇諸塗勅使速公且還治公不應至京言京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出餘米市皮還庫十四年邊事急工部索兵仗數百萬計公出餘米造上明盔者須水磨非遲歲月不可公令且沃錫旬日畢辦每遇凶荒輒便宜從事補以餘米賦外更無科率凡百上供及廨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河道修葺濬治一切取給餘米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于稽考奏遣曹屬盡括餘米歸之官于是徵需雜然而逋負日多人益思忱之功

陽明先生因左江道參議等官汪必東等稱名陶白
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剿然尚有流出府江諸處者
誠恐日後爲患乞調歸順土官岑猷兵一千名萬
承龍英共五百名武靖貢兵一千名住劄平南桂
平衝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
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乃諭之曰始覩論議似
亦區畫經久之圖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
蓋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各
徭征剿之後有司即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
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稠狼卒憑藉兵力以

威劫把持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末矣殊不知遠來
客兵怨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備意求
索訾詈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
釁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敝四也欲
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賊而
反爲吾招一寇其可行乎合行知府程雲鵬公同
指揮周佩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
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
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諭以　朝廷所以誅剿各
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
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
之心毋爲彼所扇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
服立爲酋長以連屬之若賊巢能改惡遷善實心
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即待以良善決不追既往之
惡爾等即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　我官府亦就實
心撫安招來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就爲之選
立酋長使有統率毋令涣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
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
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以去根荄深耕易
耨芸菑灌溉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有秋穫夫善

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
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待於甲兵者也
又曰該府議欲散撤顧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
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
衆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
每五百名爲一班每兩箇月而更一次若有鵰
剿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
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
牌門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
而備追捕剿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也

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守備参將調用仍遇緊急調取卽要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違特刻守巡等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虐應故事

陽明先生見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嘯聚將用兵勦之先犒以牛酒銀布復諭之曰人之所共恥者莫過于身被爲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過于身遭刼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憤然而怒又使人焚爾室廬刼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

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耳爾等當時去做賊時是生人尋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耶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做賊時拚死出來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于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鷄犬尚且不忍況于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于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于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誑爾若謂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于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

父母者亦必哀憫而赦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爲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出則畏官避讐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跡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乎爾等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卽視爾爲良民更不追爾舊惡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

任恣為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
刻年大軍圍剿巢穴一年不盡至于兩年兩年不
盡至于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
等皆為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于天地之外矣嗚
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
而至于殺爾痛哉痛哉與言至此不覺淚下曾長
黃金巢盧珂等果率衆來投願效死以報
王文成公初撫贛時見各屬財用耗竭兵力脆寡衛
所軍丁止存故籍府縣機快半應虛文禦寇之方
百無足恃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奏請兵非調土

軍即倩狼達乃行文各兵備官曰古之善用兵者
驅市人而使戰假閭戍以興師豈以一州八縣之
地遂無奮勇敢戰之夫近據兵備副使楊璋呈將
所屬各縣機快通行揀選委官操練即其處分當
亦漸勝于前但此等機快止可護守城郭隄備關
隘至于搗巢深入摧鋒陷陣恐亦未堪為此案仰
各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
絕羣膽力出衆之士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
輩務求魁傑異材缺則懸賞召募大約江西福建
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為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

以四五百名為率中間若有力能扛鼎勇敢千人
者優其廩餼署為將領召募犒賞等費皆查各屬
商稅贓罰等銀支給各縣機快除南贛兵備已行
編選外餘四兵備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精壯
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二就委該縣能官統練專以
守城防隘為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
着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召募犒賞之費所
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別選素有膽略屬官
員分隊統押教習之方隨材異技器械之備因地
異宜月逐操演聽候徵調各官常加考校以核其

進止金鼓之節本院間一調遣以習其往來道途
之勤資裝素具遇警即發聲東擊西舉動由己運
機設伏呼吸從心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
護守防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
賊漸知所畏而革心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然後
聲罪之義克振撫綏之仁可施弭盜之方斯惟其
要後廣東韶州府申欲留兵防守公復諭之曰本
院募兵選士欲弭盜安民各掌印官務體立法不
得已之意酌量事勢通融審處苟無不盡之心自
無難處之事兵法謂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今各縣

所留之兵、止於防守、而兵備所選之士、將以勦襲、防守之兵、雖老弱皆可以備數、而張威勦襲之士、非精銳不可以摧鋒而陷陣、況各縣所留尚有三分之二、而兵備所取止得三分之一、其於大勢未便虧損、今取三分之一、而遂以爲地方不復可守、假使原數止此、亦將別無措置之方耶、又況勦襲之兵既集、則兵威日振、聲東擊西、倏來忽往、賊將瞻前顧後、自然不敢輕出、各縣防守、愈易爲力、此於事理亦皆明白易見、各官類皆狃於因循、憚於振作、惟知取私便之爲利、而不知妨大計之爲害、

宜各除去偏小之見、共爲公溥之謀、若復推調遷延、夾攻在邇、已經　奏有成命、苟誤軍機、定以軍法從事、

王文成公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曰、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　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爲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illegible]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

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爲周身之慮、而不爲　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　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爲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已仰遵

聖諭、公同總鎭鎭巡副參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應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爲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曠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爲、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

猳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墻墉之限、猶牙童梏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縶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墻墉之限、猶牙童梏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illegible]無連屬綱維於其間、是有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修其墻墉、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逸逃、而不知踐禾稼、决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命[illegible]臣、猶以為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材落、而經理其城堡、因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為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為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恥、所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為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恃　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己見而倡臆說、亦足以搖衆心而僨成事、故臣不避煩舌之縢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

張江陵曰、制禦土夷之道、惟在謹修內治、廉察邊[illegible]、毋令貪吏需索、結怨起釁、禁緝四方奸徒、毋令教唆播弄、致生嫌隙、鎮之以威、示之以信、毋以小術欺誘之、但令遵奉約束、不廢貢職而已。此外不必過求。其中或有爭忿相訟者、兩是而俱存之、桀行會勦、亦毋輕為奏請、待其彼此相戕、勝負已决、吾視其理直而為衆所服者、因而撫之、理屈而為衆所不悅者、因而除之、即疆埸定矣。何至紛紛勞民動衆、敝內以事外乎。

或云其官羅姓者、曾出使川中、泊舟河邊。川中有一處男女俱浴於河、即嬉笑舟邊、羅君遣人禁之、男女鼓譟大罵、人多卒不可治、反拋石舟中而去。乃告之縣、稍鞭數人、既而羅公巡撫蜀中、縣民大駭、懼其相禁也、相聚求預備之方、羅公亦心計之。是日又泊舟此處、大言曰、此處民被我前處治一番、今乃大變好了。嗟嘆良久、川民前猜遂解。

樊升之曰、天下之事、一而已。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是以壯馬健兒、不如老婦吹箎。虎步淮南、亦有元龍三書、王文成公曰、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及其時而興之、是以為

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當時釋思田[illegible]
作其新附之氣揭斷藤而掩其不備之機疾如
雷霆翕若風雨可謂妙矣雖然猶不難也至其
一切處置之妙所謂謀成而敵自敗城完而寇
自解險設而賊自摧威震而奸自伏者其妙又
何如雖然猶不難也其在南昌忠泰引軍塞城
挑數啟隙禍在反掌而先生處之所以怒敵而
附我者蓋妙於無形而入不可知之神矣夫我
賞而彼禁則衆將何怒民去而城空則賞將何
乘而北軍不習水土死亡月有先生遇之拊棺

嘆息厚與襯錢一以撫其衆一以慘其情時都
經兵火命民祭享陌陌莫亡家家哭泣百萬之
師聞之一時愁怨泣下前無見敵之利而後有
鄉關之悲遂我而不直彼怨彼而不怨我忠泰
雖欲不歸得乎垓下楚 倘 喜哭泣壯馬健兒
誠哉不爽故坡公聖於文者也譚笑怒罵皆是
文章曹公聖於兵者也拊手歎笑即是兵機然則
妙豈在遠遠即不妙矣故曰因其固然